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二冊目次

蒙隱集二卷（宋）陳棣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鮑廷博知不足齋鈔本　〇〇一
澹軒集八卷（宋）李呂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二六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一）（宋）樓鑰撰　清初鈔本　〇九二

蒙隱集二卷

（宋）陳棣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鮑廷博知不足齋鈔本

蒙隱集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陳棣撰。棣始末、諸書不載。惟凌迪知萬姓統譜載陳汝錫字師予。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浙東安撫使。子棣字鄂父、以父任、官至通判潭州。今考集中知軍劉公挽詞第三首、自註稱紹興初、先子帥越、與汝錫時代官階皆符、當即其人。惟譜稱通判潭州、而集中食枸杞菊詩自序稱僕官桐川、又有我今作掾嘗苦饑句、稍爲不合。或初仕爲桐川掾、後終潭州歟。集中有甲子除夕詩、甲子爲紹興十四年、則猶高宗時人也。栝蒼集紀載汝錫嘗有閒愁莫浪遣、留爲痛飲資句、爲黃庭堅所賞。則其家學淵源亦從元祐而來。棣詩乃於南渡之初、已先導宋季江湖之派。蓋其足迹游歷、不過數郡、無名山大川以豁蕩心胸、所與唱和者、不過同官丞簿數人、相與怨老嗟卑、又鮮耆宿碩儒以開拓學識、其詩邊幅稍狹、比興稍淺、固勢使之然。然統各體而觀之、雖乏鴻篇、實殊僞體。大都平易近情、不失風旨。較以生硬晦澀爲奇偉、以鄙俚蕪雜爲眞切者、其品固有閒矣。宋代遺篇、日傳日少。錄而存之、俾談藝家見所未見、亦稽古者所不廢也。自明以來選宋詩者皆未及。厲鶚作宋詩紀事、亦不載其姓名、則原集之佚已久。其卷帙多少、不可復考。詩惟一篇題甲子、其年月先後亦不可知。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按體區分、釐爲上下二卷、以略存梗概焉。

宋 陳棣 撰

題范烏程松桂亭

誰云宰邑難宰邑有真樂但知弦歌興永謝塵埃縛琴堂吏散晝日垂朱箔燒香對棐几文史資優學一洗朱墨昏至味非糟粕范公今循良一日聊笑謔回視阜曾單政可束高閣苕溪古疾邦繁庶類京洛壯哉萬户邑何異逢盤錯公來省其俗治劇操至約政成日有餘空庭可羅雀西園久棄置疏町走芭屬經營四顧閒得

地平如削築堂號松桂軒楹敞寥廓雖無松桂陰胸中自占上至況逢賢使君成有新詩落異時採歌謡持用獻木鐸

題友竹軒

畏夏若炎熱開軒除鬱蒸檐前烏雀喧朝旭上朱扉廣閒栽函丈詩書浩縱橫些礴環堵間幽獨懷友生古人在黃卷千載使我傾出門窺物變草木各舞榮青、墻東竹見汝眼忽明愛玩不能忘移根傍軒楹俯仰與竹俱定交見深情不是無朋友此君冰玉清風吹萬籟響寒韻竽笙我獨哦其間詩作秋蟲鳴瑣瑣亦有實斯汝向秋成鳳皇何時來翩、翔我庭

樓軒偶成呈同僚

我本山中人勉强束冠帶文仲輒有拘似被天工械誰令作此來政爲窮所賣規彼五斗粟折腰何足怪敢希拄頰傲寧免望塵拜平生浩然氣摧落廿伍噲茲軒粗可人虛名供眼界得從黃始游佳處時一解多生作蠹魚復此償書債雖抗塵土容敢、詠壺在同纔多後逃臺閣鵷鴻翼胸中有雲夢略不見芥蒂吏師有龔黃民

賊絶蜂蠆而我踊後塵嘉穀雜稊稗詩壇欲尋盟恐墮拋塼戒翻思石鼎句自取侯即敗終期揮理窟一洗剸榛陋得肉姑置之大嚼聊發快

次韻曾教授新闢柏桐軒

柏桐有正性梁琴豈其天昇護自輝耀弦徽設鏘然深衛社旁標政爾終天年復恨南城栖猶知過飛仙廟前今安在爨下亦浪傳何當生學宫廣文貽新篇邑跌辭吟杜陰休眠晝邊端如兩高弟儼立聽誦弦又如雙青衣對舞風露前方依植壇杏不羨千雲根日哦二木間

妙意遺言詮霜枝未摧剝月影相回旋後彫歲寒見始三
華春意全比德君無愧五柳徒自賢

再次韻柏桐軒

脩垣蔽軒楹如觀坐井天高人為拔俗物趣俱森然柏桐伍蒿萊混迹幾歲年俄驚倚丹楹況得依曜仙佳名一品題好語萬口傳高參溜雨句美並朝陽篇掄才犒往牒樻陳棟楝遑論功及乃祖屢薦薰風弦謙居幾拔下優在良梓煎剃徫入貢時曾不教棹楫固殊上林木虞衡日量銓且異濕室樹衣冠時繞旋此方安静僻所

發唯生全植物貴遂性憑君較愚賢

次韻蘇伯言題所居鑑止軒

小軒旁容膝詎敢邀君詩君詩丞借重物趣俱新奇檻前列蒼翠檻外浣漣漪凭欄作癡兀欲静忘五綦湛然脩明鏡水定心不馳微風忽披拂巾袂飄變移細思東坡公昔與穎水嬉此樂五十年人間真未知

次韻鄭舜舉題蒲飃文翠軒

人生一漚浮何適非暫寄會須脫塵勞談文不談利爾軒得此君意愜投宿者未堪食鳳皇已足巢翡翠惜哉

小牕擁此地久何闕想當未闕初草見蔬書累高垂四
披拂便有無窮意紛紛市塵子冠蓋亂如沸僕今見清標魂魄復喪氣客如王子猷不速端可致嗟予飽憂患久矣無佳思舊學已榛蕪閑豈知二市肆羅無日聊為將軍地斗酒詩百篇是乃公能事

次韻陳季陵記夢

夜聞得安寢方期萬事休那知清夢中蟻穴有勝遊朝把南柯麾莫獵龜山頭停杯猶未舉頃仰二十秋等為幻緣縛名實或相浮郎郭蕉中枕徑渡竹葉舟俄頃失

所歷變滅隨東流遊仙豈神交因想理或不至人本無夢偶夢非謬悠乃知一念熟寤寐敢何求子建賦感甄空貽方策羞何嘗破諸妄自足消沈憂政使對癡人言之亦寘勿尤

先春賦梅一首

興客到先春哀思覺飛越時當萬卉凋似補群花闕始信元化功生意何曾輟却疑鈞天邑群仙委珮玦不數藐姑仙神膚瑩冰雪癯瀟抱清幽卓尔負奇絶生香巧藏寳靜豔羞容悅陽前知獨復歲寒見孤潔我來觴其

元作與只皆可
當似誤
目字紛排字
閣本校出

高誤エ句目
多一字
疑衍見字

下生對垂々髮頭白不待催顏頹爲介設因思年少時
高枝手攀折林逋與何遜妙語誰優劣老矣吟事慵大
笑天心如鐵何當夜深來更看梢頭月

惜梅

朔雪浸寒々無嚴威等群木東君惜江梅先與借微烟遠
物呈新奇亭々付幽獨天然冰雪姿不許鉛華污疎影
浸澄波斜枝度脩竹奇標含春容清致山腹夜月耿扶
疎寒風來馥郁素艷等瓊瑤真香笑蘭蕙昨宵風顛
遺英滿平陸潛々誰問蒼天葉枯何太速淩晨眠霜林餘

芳猶五六不厭終日看尚可供詩目

次韻葉夢符端午

吾邦重午節與郎皆可萬遊人肆喧闐畫舫紛布通
風伐羅鼓聲桐觀競渡滕豪務相誇水陸爭治具酣宴
瓶之罄嶽迫日云暮春朋從喜壽賢讙浪時一渴竭來廷
尉府官冷知誰頓吻燥無復濡枵腹何時飫堂々匡廬
來解后冒同趣攜家如遊我市飲若旋酤遙知分已薄
更喜吾智眾慚非浴沂人師志蒙推輿賢我孤荒資材
方爲調護高談驚四筵坐使見兒女怖便當進壽國未

元本作白
頭似誤
閣本論並亦
未可從

閣本得作
字錯字
次下元本添
一字
疑衍

肯多文度長篇聚珠玉綺語斥霞殿贊人生類飄蓬會合
寧有數交情論白頭何必論新故

沈德和使君生辰 四月

星斗煥靈精川嶽儲英氣散爲天地祥鍾作人間瑞正
歷五百年乃克見名世長庚夢太白斯文得鼓吹巖高
生申甫中興資屏衛君人不時出或出豈無謂若廊賴
嘉謨民物美一利權與生吾道羽翼與副六藝我公豈其
倫稟賦已殊異由來活國手固自有次第
麟閣仙蓬萊蘭省星躔次曕之已足榮到者亦未易惟

公名德尊飛聲從童歲青錢中妙選豈止一科第果聞
超卓姿徧歷清華地青藜照讎書赤管供奏議視草昔
常班觀耕嘗入侍熙朝百度新一麾頒卧治欲知天眷
隆御屏題姓字公豈久外人趣裝宜早計
桐川古桃州地僻官事少簡靜空有餘苛刻則煩擾公
來省其俗好尚已默了碧澗燕寢香青鞋閑章參醮
雨初匀棠陰風自掃回觀漢循良未足語治道豈惟術
數多更覺規模小公將宰天下一郡乃戲縱便當作吏
師詎止爲民表邦人何所祈區々頌難老

化工有至仁噓為三月春寧知清淑氣回薄在茲辰並 七
辰亦何有瑞霄見老人黃堂沸笙簫邑宴席方橫陳寶籙
酌流霞豔歌飛梁塵未嘗王母桃敢存家莊椿戲子令
何幸明時識鳳麟馬曹寧寄傲鼠技屢迷津尚容東郭
吹敢效西子顰楚人將視鈍斧挻埴煩陶鈞

釣瀨漁樵行送嚴守薊伯業赴闕

漁樵生長于陵州偶為城市遊逍遙相逢欲話平生事
以手加額頻點頭自言家世居村落頗厭吾邦風土惡
大饑小歉偶一遭棄擲鉏耰弄刀槊二十年前事可驚

錦襦繡帽爭乘城犬羊日久人忘戰衣冠荊棘戈鋋腥
去年未賞無餘粟往往驚頑如麇鹿大開陳廩貸兼并
却笑鄰邦才食術只今豐登天報施餘糧權散麥兩岐
牛羊日落草萊處場圃秋深穲稏時丈老歌謠童稚笑
歡聲萬口如同調向來游手今良農今日富腴昔荒嶠
漁樵無事官無逋民不識吏無追呼田間第見隨軒鹿
道上兼無攫肉鳥問云何術能臻此盡道我公才德美
文采風流求古人循良事業空前史公今未我歸朝天
舉棘戟鑾何當前願公早佩紫荷橐穩我擬續甘棠詠

欲研遺愛傳千古政聲未暇從頭數大書特書不一書 八
請歌漁樵當日語

次韻陶毅道觀漢積仁詩編

令尹韜潛藏六龜逸韻長夏兒輩知刻藤敲冰琢玉板
月兔脫穎供毛錐冥搜豈但夢春草招隱昔嘗吟桂枝
江山駿奔來筆下疑有神助非人為公餘退食醉經史
底用紅裙捧玉卮凌雲未讓相如賦解共聽衡詩証
容陶令賦歸去且效謫仙歌別離手題六紙勿輕示把
玩自足娛安期千篇政恐雷電取殺何不許門人覽何

當築壇拜詩將一看橫槊英雄姿

題李杜畫像

吟詩莫學李太白千首萬言皆酒色吟詩莫學杜拾遺
一生抱恨長嗟咨二家胸中有佳趣詩酒聊以發其情
世人有眼誰識真第見詩偏不見人借令置之廟堂上
事業自當風驅將群脫連帥以將軍英風義氣高凌雲
我今再拜瞻遺像猶疑飯顆相逢梯詩題繪事在人間
光燄何曾長萬丈

鄭倅生辰

閩本十八滿縣

螢雪雜知 閩本校將

柯山插空天爲陵飛仙窟宅無纖塵隊雲孝秀神所
相豈但嵩高生甫申笑別方壺離紫府道音清標映華
纓二十八宿羅心胸霽月光風映眉宇書帶家聲舊業
相國邸第南北分人間未有見三絕天上曾覩瑞五雲
箋詩傳禮窮家學豈止談經能析角鼓篋來爲璧水
遊賢關英俊推先覺雄文大手古無倫安知韓柳非前
身方期江夏無雙譽只許樊川第五人厭直承明祈外
補暫擁屏星左銅虎萬口爭歌王海沂懸榻已題陳仲
舉籍甚聲聞丹只願許聽歸車赴賜環歸持清禁蒙荷

囊却踏彤墀玉筍班我今幸遇懸弧旦敢采民謠書歌
翰一言何以祝我公願輔君王到不朽

古游俠行

君不見長安俠少兒臂鷹走狗爭輕肥一朝遼瀋國士
知笑睨骨鏤如冰漸翅閃負重但細事拔山扛鼎馬能
爲橫行匈奴　萬騎冐以秘計干闔氏朝稱番部暮
解邯鄲圍軍中不聞天子詔何來灞上皆兒嬉我有黃
石書儒子漫多奇我有歐冶劍荊卿何足揮運籌折衝
祖席上料敵決勝如若並世遺右文歎數森然有勇略

應作陷見 孔空

閩本補壞字

閩本古滿一字 但不坐松 點

將安施漢皇方安宣室對壘干戈不用鞄虎皮使我不得
封萬戶恨不生當高祖時

傷春詞

春風兮颸颸春日兮遲遲草木秀兮原野蘭茝芳兮水
湄美人去兮何所白雲深兮莫窺望極浦兮掩淚倚危
樓兮懷思鶯囀兮凱語蓮娟兮蝶飛感微物兮靈偶私
自憐兮芳時玲瓏兮瓔珮沈寂兮蕙幃對芳時兮太息
豈獨凜秋兮足悲香消悴兮鸞鏡粉委積兮堆蛾眉
登山臨水兮有蘭蕙斷雁沈無兮無錦書鶗鴂鳴兮衆

芳春冉冉兮不可羈人生行樂兮將何之王孫王孫兮
胡不歸

食枸杞菊 并序

侯官桐川廨舍道子城多叢杞野菊每歲自春徂夏
擷以爲蔬甘芳之味音珍羞無以比也偶讀陸龜前後
杞菊賦成古詩

君不見天隨有宅松江曲屋隱墻陰多杞菊課兒採擷
入盤盂已著芳香勝粱肉又不見蘇公昔佩刺史符賓
客少至無與娛偶餐杞菊作後賦捫腹噴噴循軒退歎

人材腸眞食杞居士戲筆聊爾耳膠西自古號庾邦齋
廚蕭條享需此我今作掾長苦飢一區不異耕田時太
倉紅腐才五斗舉家食粥穿君詩頳玉井木未荒樹綠
穎苦苔蘿舍下官閒擷取芼春羹杞菊未芽皆不叔三
年享此似無厭飧二者誰云不可兼行趣歸樊耕谷口此
物猶堪饒南畝

次韻章子堯文梅

先生讀書常閉戶卒歲優游娛藝圃風霜筆舌待時搖
錦繡肝腸終日吐鳴騶未驗北山文絳帳且爲東道主

怨作尋梅得得來南枝未落北枝開攀條弄英不能去
只恐白日空西頹臨池照影都無伴偶持幽香不用媒
主人生來繇傳癖宿耕德稍無退及形模奇古每羣字
議論縱橫時奪席但喜君横孔聖編那知梅怨樞伊笛
正值清霜爛熳晴賓從滿目皆豪英未聞東閣縱何事
要見詩鳴許不平明日定摘花下醉想公不負白鷗盟

驟雨口呈賀夫

屏翳驟馳雲陣疾西山猶銜車輪日忽雷震地窓戶搖
急雨翻盆遺瀹溢雷燒空天爲低黑風逆浪海欲立

縱多虛態未爲珠直使長鯨那暇吸章末號呼山鬼驚
珠璣亂進歎人語由嗟未白紛紛稚穗抽青青歲歲
童稚休傳蜥蜴歌倉箱行見生民喜樹端發翠喜濯枝
池面凝混占戴笠插首呼晴鳩婦鳴旋看炎漲魚兒出
官扉書賞無襟涼屋滿飲饕手床濕鷗鷺明還引望遙
邑様聲裡催詩急請君速著瑞雨頌要工新編蕪菁集

送李明甫召除奉常簿

濬主臨軒達四聰政如麗日明高穹傾葵春鄭燭幽隱
熙然萬物還春風君時新百度人蹤明稚西垣東省羅鵷鴻

驛車趣召無虛日高陽才子咸登庸古桃小壘江之東
爾來屢事何其豐使君已秉蟠拗筆尺一手令召我公
我公智略眞愛龍劍佩合侍明光宮昇平雅樂欲大備
暫借筆端調笙鏞奉常地峻位望隆不與列棘臣寺同
文傳章句群絶外器識鐘子泉樂中不顧封侯食萬鍾
不乘雲　遊樊桐羨公此行登仙去載賡直工徹九重
上空更化歸醇醲論思獻納宜居中旂若訪章子吉士
餘論無忘釆菲葑

雷雨歎

閣本補堪字

堪字 閣本正之

凶年老弱難相保歸與婦謀謀不早啼飢滿耳不忍聞
待得麥秋人已瘠有辭有說重啟喙欲說未說眉再蹙
就令相視飢餓死何當持汝歸富人朝歸富人夕得粟
啟口尚堪同食粥愁容斂衽哽不言稚子牽衣啼且哭
答云至此奈若何離別孰與性命多他年豐稔五穀熟
勿吝百金來相贖

題能止軒

安身南北皆吾里勿較使行兼居止心猶泥絮吹不起
豈有顧甲生微泚方塘淨綠含真理與我娛嬉聊爾爾

佳處難言還隱几冷暖自知魚飮水

端午洪積仁召客口占戲東坡仲藏

佳節撩人愁欲卧衙門部騎傳呼過相招酒泛菖蒲
應召鄒枚雜郭賀歌聲嫋不定紅兒酒力真堪欺白墮
自愧雖非頹倚樓何當一敍陳州坐

春日雜興五首

春色遽如許春愁一望賒簾低宜著燕柳暗欲藏鵶
鳩催疎雨蜂臣趁落花只愁清景促無計駐晴車
地僻近煙蘿門無車馬過林深宜雨意野曠見春多

軟旋人醉情嬉姹女歌顛狂江上興可奈少陵何
攜壺護芳茶終然委路旁踏青心欲醉舉白興何長
夢覺池塘綠詩成草木香慵追時俗好獨立倚蒼茫
鴨綠前溪漲鶯黃遠柳垂微波春羅帶細葉展顰眉
酒當歌頌傷春更賦詩東君無限思全在野桃枝
料峭寒猶薄陰雲帶晚煙雨催鶯語懶風作勒花天日
永消香篆愁添漲酒船爲君借餘景收拾賦新篇

春日偶成三首

東君馳驛騎萬里一宵通柳眼嬌晴碧桃腮泣露紅

鵝安淺瀨乙羽性柔風莫向高城望愁生阿堵中
雨後春逾麗年堤漲綠波侵人花氣釅刺眼麥芒多能
縱閒衰笠秋千鬧紛繁光景難把玩秀句與酒磨
陋巷逢春日生涯亦足誇堆錢聚榆莢積雪撲楊花旌
旆千行竹笙歌兩部蛙憑誰爲寫摸似個五侯家

再次韻

小園香初足枯池水乍通抉簾延舊燕掃徑覷殘紅寂
寂梨花雨斜斜柳帶風東君有餘思料在一壺中
雨過灘聲急無風亦自波花稠春意鬧山遠月明多地

僻無來轍門閒欲設羅胎中充礧碌詩酒謾指磨
老去歡情少逢人强自誇閒愁付舊業衰鬢恥簪花倚
杖閒捫虱臨池戲詠蛙深慚詩律細何以世吾家

登顧春日雜興五首

南陌遊人少東城去路賒昇芳開蛺蝶失喜謾占鵲着
物春猶淺薰人氣自花夜來風雨急驚動醉香車
幽懷聊自適疎性懶相過塵事偏宜少詩篇不厭多三
人花下酒一曲醉時歌此外非吾事陶陶奈樂何
遣興文楸內微吟錦瑟旁泉聲石口靜月色竹陰長酒

入肌膚暈余餘齒頰香望歸却回首此意送微茫
紅春不帶暖過年食筆去嫩綠方迷眼輕黃未上眉世
情無足語節物縱堪詩未展搏風翼鷦鷯且一枝
疎鍾餘遠響野燒喜孤煙輕暖花邊日微寒雨後天才
能拚祿緩詩思上灘船却憶峨嵋老吾侍已百篇

春雨

春雨止復作無聊終日閒殷紅悲着地淺綠暗歸山雲
暮久蒙潤風扉每自關愁端與詩思容易滅來顏

寒食懷公濂發道

滯落留影漾風流陳太丘別來添夕夢歸日負春遊已
吠杜鵑火辛汗寒具油不知行樂地能語野人不

倦暑

試作西風想煩襟欲撤涼李沈寒玉碧瓜泛金黃羽
扇徒揮雪紗廚不貯香白醪雖可樂染指敢先嘗

感懷二首

憂來年來勝幽居興倍長望隣愁共遠撥與事相妨斜
月先生坐脩椽影轉廊是心無起滅世態自炎涼
巳數東隅失桑榆活莫收只知心緒撥那覺鬢毛秋有

酒堪癡拙無門可避愁吾今知此意萬事付悠悠

遣興

早願風雲會那知歲月侵未應忘故步已覺負初心慧
帳聊陸伏天閑隔遠深且憑詩遣興往事任頹流

靜夜

靜夜披黃卷青藜照五行恨無知我鮑空負起予商學
業心將棘功名鬢欲霜此自應自斷無復問窮蒼

晨起趨府

五鼓未停撾喧呼趣早衙霜風晨正急望月曉初斜輿

竹依青蓋籠烟悶絳紗三年蝴蝶夢笑殺野人家

清晝

庭院延清晝疎櫺轉午陰悄無人過眼卻有事經心續夢聊欹枕牽愁擬破琴可憐精衛志欲障海波深

獨覺

搖滴蕭〻靜微涼午睡穿一鶯啼有餘韻蟬亦不多時篆燼回風滅花陰映日移覺來無一事追賞綠蔭詩

疎梅

發興江頭路相將月下臺衝行逢絕袂追視得疎梢木

家隱集卷一　知不足齋

偶當三嗅石腸應九回鍾情推我輩欲去更徘徊

古刹

古刹荒塵外詩園屋角西殘〻細猶鑽仰尊羽共依棲清影無城遠孤杖落照低丹梯僮容躡極目飽雙溪

芳園

熱葉翻輕韶暮園池近日光雕闌紅玉列羽盖碧稍張中蘿雞滋蓮〻花開寧久長當年金谷地棒棘斷人腸

挽丞相祁國公三首

台宸求良弼鈞衡得偉人文章昭黼黻勳業見經綸化

温當作收于文…也

恩本補此字

洽編氓息時調寶歷新方祈禾霖雨纖復齊筑宸

寵極心彌小名尊貌愈恭勳業雙輔弼孰冠廬海

宇熙春物遲陣〻夕燦了無能致績愧筆畫彤容

強仕登黃閣班不家緋成龍臂追丙魏有〻經手舟

楫川方濟龍蛇曷陂鵠天胡雨泣泰興奉世但宋宋

挽知單劉公三首

種與〻三冬富讀身百行兼文章崑玉瑩政事具邦鎔才

贈榮登早心休進取廉與刑今已矣遐想淚空霑

歷贊紅蓮幕初分翠竹符五遷恩始沃三已慍曾無

家隱集卷一　知不足齋

劒宮幽壤儀容儼畫圖傳家有餘慶桂武看諸孫

昔我先君子期公泰詩清索文詁作贊揞袖濃言誌偉

節人難與高風史無傳邑碑誰秉筆幀採入新編紹興初先

子[illegible]公自鄉里來[illegible]以公名[illegible]記左史[illegible]君[illegible]子時[illegible]庭[illegible]問公所得所為文公且笑且[illegible]

[illegible]行狀不載

挽潘右司二首

南州推望士北門仰良臣風流高閭里聲名滿搢紳課

兒千卷古與友一堂新石折符幽識山頹哀哲人

再奉祠宮逸三遷省闈榮拒不持從棗四首還往城闉

鷄搏方急龍蛇夢忽驚但餘豐碣在深〻氣猶存

挽中書舍人葉公三首

博學該群籍飛聲諸上庠巍科曾冠貢要路遂排翔
府登清選銓曹得望郎九重方簡在一鑑遽云亡

綸歷清華地辰星紀未周雄文藏鳳閣直筆著螭頭閣
望高簪紱論思動冕旒從班無跬步底事却回輈

久厭承明直退宣使馹風乘軺循浙右持斧肅江東共
傒鋒車至俄驚夜壑空傳家賢令子濟物有陰功

挽知錄李元老二首

德齒追前輩聲華擅隽游心期師孔孟文欲比曹劉丹
桂枝高折青雲路未周日駒偷過隙夜壑護藏舟

枳棘棲雲翼芙蓉泛綠波談玄三語足折獄片言多紫
綬黃梁夢俄悲化鵬露歌陰功付諸子異日踵巍科

挽王簿吳宰庚三首

德行追前輩聲華擅一鄉游心終藝圃得隽屢文場小
試棲鸞棘連飛存鶚章傳嗟才室闔地不許翥鵬翔

昔我先君子時稱裁鑒公知君非介紹屣館接兒童倒
屣迎王粲登門得孔融他年記先友孰不仰清風

憶昔荊湖日童心惜未開七年勤衛止一字有從來模
範聲如在音儀挽不回依歸今已矣空語寄餘哀

挽內兄余聘可三首

中外六兄弟相逢非角中追隨萬里遠友樂半生同勝
韻談非霧高懷氣吐虹紛〻身外事回首萬緣空

結髮事鉛槧終身尺寸功婚情多病後斂恨不言中户
有三珠秀家投五嶽窮空山埋玉樹腸斷白楊風

去〻松楸路悲聞薤露謌齊眉垂婦約華髮重親悲禮
酒清狂後論文慷慨時傷心棲止地無復見形儀

挽江公三首

彩筆傳家學春華飾妙詞品題風鑑遠論議月評推柳
岸陰將合濠亭迹半臨治家有遺訓留付寧馨兒

世路方巇嶮高情與衆殊一官聊戲劇三徑盲荒蕪當
樂身兼有功名累獨無豐碑誰秉筆持此載賢愚

憶昔覊棲日唯公迹分親時虛銀燭夜琢句錦囊春棋
敵年先勁弓號命中頻向來行樂地無復見斯人

挽虞士宮公

慶歷元臣後勳名泰華高當年遺德澤流者盡豈果高盛

世誇榮耀唯公隱寂寥潛輝傳野史猶足見清標
家富倉箱積陶朱伯仲間提身郭有道教子富無山錢
鉄周貧匱乏刀圭起病痾遲知公不死與子賞遊玄關

挽處士吳德載

憶昔知公日東嘉泛蔡中遊從三月久談笑一尊同卻
晷爪盟袁忘舊酬歡紅傳心棲止地萬事轉頭空
范蠡操舟日相如病渴時瓶罌雖屢罄砭劑已難施泣
露鶴原隊松塋厲庠悲更咽垂白叟〻送寧馨兒

挽潘夫人

閬苑花歸後香〻夜舊綺羅已應陪仙衣無復步後裁遺
訓芳蘭佩慈容想月娥空山埋玉處悲歎歲笙歌

家隱集卷一

付以疑是位以閣本付
以二首疑則送一人耽題可存
可閣本同
卻本

家隱集卷二

宋　陳棣　撰

送鄭舜舉赴闕三首

書帶傳家飽六經飄〻詞氣海東青英名久合班朝列
麗藻行觀扶帝庭脩翮摶風上閶闔巨鱗縱壑聲滄溟
投機敏合寧容髮願報除書慰側聆

東萊雨噤指長安正是前春快活天酒病詩愁應有夢
鳥啼花發正爭妍君家異北今行矣我滯周南豈偶然
東閣他時訪遺逸為言憔悴館難還

籍甚聲名若日邊英辭健筆許誰先冥之華省呈書上
付以赤墀香案前好向從班光玉筍許扶簪炬照金蓮
此行何啻登仙去願拜車塵爲執鞭

暫綰桐川刺史章優〻布政漢循良鳳銜初下新頒詔
雞舌仍聞舊賜香前席久虛思見賈奏書增寵眾徽黃
從今定展調元手小試東城見雨暘
備員無補見然言幸書為官似馬曹毋苟無音持布鼓
更容考技試鉛刀兼收屠賜百金諾借重終期一字褒
廊廟他時應有待哲將幺麽寄甄陶

春來

春來庶物最先知凍蝶癡蜂便欲飛好雨應時生地脈
迅雷剖蟄震天威光風蕩蕩翔空闊和氣駸駸發細微
解道碧苔紅藥句令人却憶謝玄暉

次韻王有之主簿

春歸滿目盡桑麻岸柳數陰荻有芽急景出谷留石火
餘香何處認空花曲眉持酒員成愛纖手分茶亦浪誇
欲醉流霞亭瑞聖直須同過五侯家
蓬生敢望直如麻才思員同焦穀芽擁被舌吟唇獺瑣

毫編細札眼昏花羨君得意方豪縱怨我無知絕誕誇
輸與能詩王主簿騎驢人句法自名家

次韻葉秀實縣治環翠亭

亭高望遠破天慳萬疊晴嵐頫仰間着屐行追靈運逸
垂簾元宏提之間詩豪會見揮銀筆酒聖端能倒玉山
杖僂欲歸聊徙倚栖鴉寒帶暝煙還
合綴嚴宸玉筍班尚勞小試遠書間溪鯤未擊三千里
天驥終歸十二閑望氣行看求利劍知音當已識高山
逍人富貴君宜免來訪山陰興盡還

畏途蹉跌幾間關浩氣寧存天地閑沈湎恨無千日醉
浪游贏得半生閑觀書尚喜眼如月搜句誰憐肩聳山
三徑曉來添兔興柳梢桃色報春還

陪五馬勸農後出山晚會桃花塢

晚參旌騎勸農回賞遍郊原錦繡堆掠面快風吹酒去
逼人疎雨送詩來鳴鳩乳燕聲聲好豔粉夭桃一笑開
欲遣巴詞侑盃酌千鍾萬斛未容陪

題温守梁尚書新創富覽亭

傑構雄檣倚碧空玲瓏窓戶逗青紅因山下地心機巧

望水如天眼力窮千里勝形吟筆內萬家和氣飲盃中
吏民共指雙旌語令日梁公昔謝公

次韻陳公薦荷中即事時推排物力不得往來

料峭輕寒春寂寥雨餘庭竹韻蕭蕭一池芳草夢吟合
數點殘梅雪未消寸步思君成瘦悴片文怡我足稱謠
相過政恐逐驚庭惡客從來不待招

次韻錢道玉泉小集時公憲以病僕以巡檄不與

激水聊充一笑嬉病身西子想當時應憐波底無雙豔
直恐鐏前有腸斷笑我獨將愁醞釀開君長舌酒禁持

山中異日尋遺事徒見吾家伯仲詩

諸公見和次韻呈鄭舜舉錄事伯仙尉

冠佩追陪後半生每慚蕭艾倚蘭英閑揀真醉酒賢聖
得句尊論詩文兄天賦君才行有兩人言爲諧坐無成
登壇已拜風騷將誰敢區區躡盖明
家聲赫奕繼更生草聖縱橫亂伯英鄴下文章惟七子
穎川人士有諸兄新詩爲物無餘態硬語盤空若混成
吏隱一官聊戲劇他時勳業奏承明

用韻戲贈賈涪眉安并呈鄭舜舉王有之二丈

碧玉雙簪兩髻丫猶憐春恨正萌芽停桃空對無情水
倚欄誰憐解語花嚴肉幽閨深鎖名毋令狂客浪若誇
須知三昧非凡手北苑知名第一家（時賈買宿錯身中宿學有成舉未見）
品之

次韻魯挺卿病起二首

河陽桃李未成陰已覺栽培用意深病起暫同中酒味
詩來送有惜花心卷全浩氣虹千丈瘦減清標玉一尋
春待吾儕共行樂莫言無暇儘登臨
一寓聊寄古揚陰燈火蕭條語夜深強對簡編聊適意
欲參佛祖問安心青衫有約還輕別白髮無期苦見尋
咫尺佳時修禊事蘭亭老筆爲君臨

代上時相生辰四首

國論直庭正尚同唯公英略與天通一絲不斷千鈞重
九鼎重安萬世功獨見豈超流俗外先幾端在笑談中
際高極厚知難報願輔熙朝到不窮
中興事業耀無前明聖相逢運半千奏納有生歸禮樂
全提鴻化入陶甄八風自轉成天籟五緯更調祚有年
體物形容勞頌筆浪云無象豈其然

春光先向臘梅歸正值崧神降嶽時卓秀宜疑天地相
輸忠唯許見龍知八珍錫燕宮廚送百兩傳宣驛使馳
底事淹留千載後吾公然服致兒嬉
武定文明過千秋光輝無復見方頭身更萬變心方壯
仁極千官前更依賀厦阻趨承相關分符假守于陵州
長生不老何須祝元是丹臺第一流

錢使君知府生辰

天眷中興瑞玉麟果聞崧嶽爲生申遂須聖主千年運
領略東君五日春從世豈功名爲儒使家清德冠簪紳

仙風道骨應難老　會向瑤宮侍帝宸

十載幽居安綠野　一麾出守擁朱轓　華堂不聽紅兒唱

淨几唯聞黃妳言　庭下芝蘭方踏盛　腹中梨棗已長存

梅花欲報和羹信　故向清香到壽樽

上梁尚書生辰

破臘霜晴快活天　少微光彩頫台纏　來從紫府飛仙籙

生作皇家閭世賢　勳業定銘鼎彝儀　容端合配貂蟬　外

家舊事今重覩　又致昇平五百年

一麾卧治鎮江濱　若許後應須要溥　十載從班聯玉筍

六城課最用循□　□□□□尚書履　借君難私刺史天

其從公歸綸扉唆　四海望陶甄

上苑春光一夜回　和羹消息報江梅　從容舊事追前相

折桂新榮付老萊　千里頌聲形鼓吹　萬家和氣入樽罍

明年此日趨當闕　待看僊□□□來

陳鎮江生辰

協氣盤空兆吉祥　挺生英偉輔明昌　依乘聖陛風雲久

游戲人間日月長　落落詞華天藻敵　堂堂儀表國輝光

煙梳破浪來何事　祇為宗門一辦香

力致功名上要途　忠嘉屢奏玉音俞　持荷久侍甘泉橐

剖竹仍分刺史符　撫字雅聞閒燕寢　經綸先已定規模

久虛左轄寧無謂　天子疇庸正用儒

著物薰然一氣和　溫溫眉宇得春多　腰黃服赤渾閒事

柳綠花紅奈樂何　舊事幾經銅狄語　佳詞慣聽雪兒歌

一杯何以為公壽　願借長江萬里波

立春日有感

剪綵殺添悵袍　惡髻花空映鬢毛秋　流年舊事陳留樹

佳節新春報土牛　里社許沈貧可恐　身名拋擲老空休

天高難問平生意　一笑寬心任去留

王有之見和復用韻二首

年來慵惰畏多愁　怕見君才得意秋　問下不敢期乘駟馬

隱卿深欲拿蝸牛　賦成春服□□□　□□聞情且罷休

說道無心閒更幽　杖藜時為好山留

小雨冥冥暗市樓　無聊一日似三秋　前來□積飛堆千斛

健筆期君回萬牛　語□未應書咄咄　見聞應用賦休休

曉來春到西窗下　時喚一壺黃□留

高師魯以詩求鶴膝杖且有詩□□□之□戲□

其韻

莫將好語起時名寔唯聯稱得最高酬唱蜂腰徒自苦
棄捐鶴膝太無情故人何止十年別上座曾同千里行
散策尋幽江上路何時歸踐白鷗盟
葉枯寵辱只強名老去無堪只自驚尤物端能亂人意
爲官安得有詩情暫憑竹杖聊相謔敢對金尊略放行
果向詩壇尋舊約心如江水不須盟

容舍春游

婉晚春歸無女坊輕陰淡綠紅長守舍春作伽客年〻悵

草色隨人處〻青爲米未容陶令去餔糟敢笑屈原醒
詩成錯道人淹無事消磨楊花晝掩扃

又次韻馮文度春晚二首

花梢疎雨下巫陽酒面新紅捲殘黃老去光陰春苦搖
閒中氣味日偏長方塘水滿丙魚躍故壘泥空乙羽忙
剩作篇章酬節物忍令相背去堂〻
春到窮檐分外和典衣日〻飲無何未陪蠟屐尋幽樂
已覺詩囊得句多顛書醉狎無畦岸從教平地有風波
脫巾露頂君休問倦客應冠底用散

題義烏縣繡川驛

湖漾晴波滿意秋山攢遠翠兩眉愁一川晴西烟翠柳
千里寒光月滿洲直恐斷限橫北固定知絕景冠東州
塵纓欲濯滄浪水怳見沙頭雙白鷗

再過繡川驛

霜林病葉日凋殘更覺年無眼界寬天外碧雲山共遠
指前明月水爭寒溜〻夜氣侵肌骨嚴〻詩愁入肺肝
欲去自憐心未愜爲君滿意更重看

永嘉旅中

小雨凄風釀早寒行廚蕭索酒壺乾抄書時自哦哦語
把菊誰同仔細看收拾夢魂歸枕上掃除愁思寄吟端
家山只在一帆外望臨煙岩故倚欄

盛暑宿集福院晚風雨大作

火雲燒天〻爲高畏日爍地〻欲焦能舡浮江線溜澀
招提稅鞅頻樹消風聲臨〻闌山閒雨腳霏〻轉樹腰
猶有奔馳覓何事此心寧不愧漁樵

甲子歲除一夕曾與光子論詩有云未能免俗猶
聊爾無計爲生只送窮此吾頃年詩也亦亦得之

否某日巳在家集中既皆涉書二章

驚風急雪不勝寒。葉索桃符歲華殘里巷盃盤喧笑語
兒童燈火守更闌年催老色歸雙鬢詩卻窮愁入肺肝
無復斑衣頌椒柏只將淚血灑毫端

昔年浩氣詩誰舉詩禮趨庭侍燕閒但喜新陽更唱律
豈知班髮共改朱顏時桃知燼傾蕉葉獨擁寒爐短博山
不見詩翁送窮處空留舊額在人間

再次韻

畏途憂患飽相諳爆竿何當問懶殘每覓楚來詩思苦

更因老去壯心闌年光背我捐難助世事甜人嗜馬肝
擬畫寒燈殘漏永已知春報到林端

擾擾勝勝度歲年只應今夕暫休閒又開玉燭更新齋
那得金丹駐舊顏是處搖名爆竹誰家紅玉擁頹山擇
毫不作驚人語句法由來似等閒

庚申日戲題

多情郎物舌撩人用事能華巧鬬新老去唯愁添甲子
年來不獨畏庚申身間淡淡心機靜夢作飲飲自適春
政使三彭肆讒舌冰壺皎月本無塵

次李元老刺王令周簿喜雨

阿香破旱用功深更遣新凉入素襟曝日已通賢令禱
望霓聊慰野人心水添淺瀨征帆穩雲掩殘陽古樹陰
洗眼看君調變手一同先已荷商霖

山色雲容瀲墨深隨車甘澍灑衣襟神龍應禱方施力
虐魃爲殃豈有心洗出質當無滯著養成稼穡有餘陰
他年德政君須記能遺驕陽化作霖

次韻馬仲元推官賀五馬喜雨

甘澍隨車未足賢旬霖小試漲晴川洛洛舊綠低蟬柳

聽聽新流響曾露田刈稻艖鏡帶酒載叩門乞菜不論錢
老農只恨歌襦袴書道今年勝去年

次韻喜雨兼簡吳老

此身閑世一浮漚無地安巢拙勝鳩賴卽聞君歌喜雨
果裡知我適堪謀宵自足誑生涯豐歲仍寬子美憂
遙高人稱寂處娟娟窗竹不勝幽

次韻喜雨

兩氣侵人襟袖凉詩愁恰與沈東陽試朝秩馬催田駸
昨夜雷車動阿香鳩婦豈知良苦去留年聊亦爲時忙

芙蓉秋水須佳句妙意兒捉到香詮

次韻陶錢貢喜雨

環珮來從十二峯飛廉清道駕豐隆已占月暈離星次
欲採民謠詠雨濛健筆輸君三峽峻新涼許我一尊同
豚蹄斗酒無多請神報鄉人亦已豐

次韻陳季陵主簿秋雨

一雨庭蕪便許涼掃除旱魃化驕陽微添遠水羅襟潤
已覺疎苗玉粒香樂歲可期賢吏賞閑才無取爲詩忙
蕭〻枕簟偏宜睡留入華胥正渺茫

客舍久雨無酒戲柬沈泰叔

秋來淳淳數曾乾旅邸無錢尋丈間擬仗神功擊陽石
却疑天漏類陰山已甘從事經年別未放管城終日閒
欲課新詩强消遣客情無賴語淺慳

次韻

莫詩絕句笑語乾誰令指手斗筲間長看險語懷東野
俗狀塵容愧北山車馬無堪泥滑滑蛟龍不放水雲閒
翻思九夏無涓滴天意何如向日慳

次韻陳季陵貢酒二首

西風曾未入梧楸已有騷人怨凜秋草賦未爲儔文圃
破愁空召麯生謀君方買笑金陵去我欲乘桴滄海浮
後夜月明應好在一尊能爲輟行不
山遠誰憐眉黛愁水明遙憶眼波秋久拋大白猶閒事
卻對短檠眞拙謀楚佩紉香塵未暗巫雲賦夢語多浮
麥彥政恐關人怨曾設當年擁髻不

次韻劉伯瑞貢酒

貧病相仍拙方散將斗酒博西涼自憐里巷棲遲久信
覺尊罍氣味長王斝文飛君有約紅裙共醉[illegible]何曾一

樽聊慰相如渴要聽歌聲過女墻

謝汪汝平送酒

塵土侵陵老瓦盆腹中磊磈與誰論閒披黃卷欲愁枯
忽有白衣來叩門和氣醲人紅綠眼濃香破鼻曲生存
倒罍澈底清如水不比春江帶雨渾

汝平諸公見和復用韻二首

鵝黃快瀉映金盌白墮湘郵莫並論酩酊不妨尋醉倡
鞠躬底事入公門不禁歸往〻陪嘲謔筆札時〻荷記存
指日看君乘障去好將韜略請无渾

新詩敢提兩翻眞樽酒何時與細論擬把銛刀佯巨闢
欲憩布鼓過雷門天心月脇形容偏春蚓秋蛇體勢存
但得唱酬爲老伴此生眞眼未容渾

再用前韻

刺頭底事向彤筵沈湎應從酒惡論人世百年都是夢
醉鄉四達絕無門顚狂自索形骸外酣適寧知禮法存
日飲亡何眞得計衷然由此脫全渾
隨地何勞負甑眞事同電往不堪論歸休我願白駒谷
登用君宜金馬門氣習肯隨流俗變笑談如見古人存

詞源清澈加甘井愈汲方知愈不渾
陶冶無心齎與眞等閒如意難論年光未易留駒隙
世事唯堪隱鹿門久客思家垂髮滿小儒憂國赤心存
江山遂有新亭歎麟借伊川化陸渾

別墅寄栗城開沈公聞有詩見嘲次韻代柬

誰爲東君得意花尚留紅藥殿群芳臉霞得酒生朝暈
衣翠籠紗弄晚妝臉報侍風來蝶翅殘音和露到蜂房
惜花極力搜佳句瘦損東陽笑沈郎
翰林憶昔詠孤芳自合移根向玉堂貴客親拈天女手

侍臣應帶御爐香花前未許退之醉江上空嗟子美忙
一夜殷紅飄落盡不堪寂寞對霞觴

次韻艾愼機縣庠蕉花

蕉心擢秀占文庭潤沃偏宜雨露馨已向杏壇新表瑞
眞嫌花譜舊無名決科此日先幽讖記異他年見史評
況有能詩賢令尹將美事付群英

艾以諸公雖賡其詩意似不平戲用前韻

載味君詩字字新方知後賢有光前文章素蘊五經笥
姓氏行添千佛名藉有瑕底指示階珠無假妄諂評

官閒聊戲讀小草銀鈎亂伯英

次韻蘇守金橘

孤根移植自秋山長養潛私刺史天青女染成金色淺
湘夷剖出蚌胎閒懶非甘吉曾同傳恥與相依誇旅肩
況有詞章傳樂府佳名從此入新編

白菊

千芳百卉正凋零喜有東籬獨秀英粉艷眞能延月妍
檀心端不羨梅兄騷經豈爲黃花作丹鼎應須素液成
勿訝聞遲後佳節白衣猶見向淵明

次韻梅花四首

得得尋梅已覺遲倦欄空賦惜花詩流傳遠信人千里
漏洩春工雪一枝照水丰容妃子浴傍山瘦影伯夷飢
最憐清絕牽情處月落參橫畫角悲
凍合千林暖未回一枝先見臘前梅寒溪　月憑誰賞
冷蕊疎香不自猜賴有此君爲伴侶略無凡卉作輿臺
采香直折江頭路應爲多情得得來
鑄玉凝酥若未勻南枝芳豔壓天眞橫陳月下無雙影
占斷人間第一春屈子須紉蘭蕙佩騷公羞卜杏花隣

廣平見謂心如鐵翻學高唐昔賦人
愛花長苦恨天君政恐内花賦洛神江上風霜方破臘
嶺頭冰雪已回春故人遠信來千里浪蕊凡香隔一塵
天與孤高超世俗有將晚韻乞騷臣

次韻劉叔言新雁

倦飛聊復下江湖此去衡陽萬里餘陣合魚麗司馬法
字排草聖右軍書隨陽度塞身無著凝織銜蘆計已疎
一抹參差無亂序似聞衙鼓列趨胥

觀曹壽卿上舍詩軸題其後

君詩字字敵雙南直把驪珠取次探李杜盟寒誰共主
曹劉機淺不須參囊中句好緣多愛天外心歸計飽諳
讀罷長編如雋永自然齒頰帶餘甘
欲觀騷雅繼周南虎子應須虎穴探策蹇衝寒將頰冒
過堂舍麗囊同參書能泣鬼世誰信詩解窮人我自諳
但得低頭拜東野此心依約已先甘

旅中有感復用前韻

插楫憑誰爲指南叢林深處不容探年光有限堂堂去
世事無心細細參故舊白頭多未識比鄰青眼喜相諳

此生自斷何須問荼苦從今等薺甘

戲德秀叔道

小樓新築靜朝初依然叔軸閒書已無塵落清聲外
空有香分煮手餘古試寶銷神劍去高唐夢破曉雲疎
園扉只掩青青草門外應無長者車

使君饋食戲以啄教校

朝來食指非常動果報兵廚已割烹德且多從事酒
珍庖特異小人羹虎頭食肉方友金羊脚疏疏應震驚
還遣細君眞得計隨緣燈火任卿卿

送余朝綱雜編

胸中渾〻之新奇處存熊態百萬師較藝昔曾窮五技

遂書今復墮三癡退飛堪愧一爲甚書鋭那知直愈衰

自計拋書無復用緘題連寄仲舒幃

偶書

詩魔夭抵解窮人到得窮來句益新筆下自憐無好語

眼前底事最清貧莫言天祿書猶冷滌器臨邛酒市春

自古才高多命薄區〻何必論錢神

戲效連珠疊頭體

淙流　潺潺流經石岸崎嶇沙岸平高樹影藏低樹影

前灘聲掩後灘聲飛含飛去語含語歸客歸休行客行

望斷誰憐魂欲斷詩成轉覺畫難成

戲題酒肆

一氣無私萬物春小兒造化果能神鳥啼花發渾如許

酒病詩狂那厭頻倒着敢朋山簡醉典衣誰許少陵貧

上林五柞他年賦詁作臨邛滌器人

夜雪

書幌夜雪欺無月曉來疑擁絮時日寒旋見較紅生野水

東

似看寸碧出遙山詩成巳覺風生座飲散依舊月滿鞍

夢破小窓依約態渾疑暮雨共雲還

挽處士喬公

姓字詳聞月旦推典刑尚可一班窺義高諾重人皆仰

壽失全存自不欺富貴浮雲曾唾去死生幻泡獨先知

挽提幹趙君

一經教子陰功遠印綬纍〻看異時

識君童稚尚成人旋見從師與十日新一舉文場收雋譽

十年仕路困清貧豪滌從前中腎瘦減相如病渴身

婦善如顔還短折傷哉命也重悲辛

挽張世英母夫人

異鄉辭柩寄生涯朝露依稀歎落花萬里扶櫬風正慘

音塵香冷月初斜魂歸故國三千里地下高原一萬家

明日送車應擊轂不堪閑淚灑邊笳

歲桂餉鄭舜舉戲筆代柬

天香薰透辟寒金擣〻搥黃漢額深多謝西風吹幽夢

猶隨秋蟾到珠林

折得天花滿袖香小窓寂〻伴凄涼何如乞與文園客

瑶髻斜簪試晚妝

再次韻

翠葆低籠衣綫金，惱人風味在秋深。不緣月窟移仙種，安得塵寰有桂林。

天與花神漏洩香，故教醞釀待新涼。丹鉛不御丰容淡，一洗塵凡時世妝。

次韻徐庭珍春日雜言十首

溪風嫋嫋索詩翻，兀坐書帷怯峭寒。老去見春惟夢寐，此心底用借人安。

身如不繫一虛舟，入眼江山總舊遊。視昔視今俱勿論，且憑從事到青州。

燕雀經營競短椽，未容蝶夢到花前。吾生樂閒春榮謝，自歎如蠶已再眠。

擾擾勝勝且罷休，會數奴橘滿汀洲。但教方寸無餘事，不必林泉學枕流。

輕陰醞釀勸花天，節物撩人接禁煙。沂上未成曾點服，杖頭聊挂阮生錢。

沈酣麴糵不知春，塵設雀羅誰叩門。拄頰看山無限意，陰晴變態異朝昏。

卉木爭供染妙筆，春工試手為裁成。紛紛落蘂隨遲雨，寂寂游絲惹外晴。

幽花野草兒難栽，信水豈豈一笑開。既許遠攜吟事去，未應空掉酒船回。

冶葉倡條過女墻，依然還作故園香。雄蜂雌蝶無聊賴，

書

小兒造化本無心，孰為芳時作主人。唯有丹青留得住，好令晶畫寫花真。

次韻陳季陵元夕

山城燈火欲黃昏，滋雨疏梅暗小園。回首武林行樂地，太平風物似開元。

歸休無賴曲肱眠，掃盡繁華只一燈。冷淡生涯吾舊物，前身疑是小乘僧。

傾我笥為塵客，如君眞是謫仙人。相逢不作尋常語，一笑同酬撩酒春。

李倅生辰三首

伯陽飛御上層天，經世要務豈謫仙。炯炯方瞳眞壽相，

不勞公祝自長年
心聲沖虛厭物波柳前首蓓雪兒歌能指伐性嬋娟斧
不必櫻枝號養和
文章洪〻若江河錦囊嘲吟得句多欧思絲綸須大手
許看

挽奉議劉公度四首

爽與當年話上庭款款月夜前聽匡才高不第空嗟惜
一命聊爲末命光
平生學術在斯民經積□□白未伸遺□障掾曹聊小試

一城惠愛已如春
風鑑高明世少雙家榮桂扇擅雄黃須知柱下書言手
元是東床坦腹郎
挂冠神武歸與旅捧恩綸賜佩魚誰謂桑榆將暮景
驊來度事卒門閭

過馮公嶺

趁促能輿破曉晴嵐光滴翠夾衣輕日籠青嶂翠中出
身在白雲深處行

陳公藻爲筍仍許作包子

玉版禪師未應供錦綳稚子散分珍并包更藉稅柳屑
風味懸知定可人

晚春道中四首

薄書叢裡制歸身萬樹移〻淺綠勻試向小園尋落蕊
殷勤拂拭見餘春
歸途極點物華非僅色隨風上柳枝撲〻晴香繞芳草
却疑春去未多時
纖濃掃盡換清陰便有南風欲扇琴誤道仙郎歸閬苑
小兒造化本無心

芍藥無香擬荊棘綿　猶苦仍枳壺直須強作留春計
爛醉黃公舊酒爐

回文二首

春晚落花飛綠草月明鶯語隔桂枝人歸碧閣江天暮
夢斷愁深夜漏遲
遲漏夜深愁斷夢暮春天江閣望歸人枝桂隔語鶯明月
草綠飛花落晚春
衣露暗淚香凝怨錦縈新詩遠寄愁閑減帶銷紅玉瘦
粉憔妝淺翠蛾愁

戀蛾琴淺妝補秋衫瘦玉紅綃帶減圍愁寄遠詩新織錦

怨凝香淚暗霑衣

蒙隱集卷二

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二月初七日校完并校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八月初四日恭諳

文淵閣校正一過

澹軒集八卷

（宋）李呂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澹軒集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呂撰。呂字濱老、一字東老、邵武軍光澤人、其行事不見於史傳。惟周必大平園續槀第三十五卷內有所作呂墓誌一篇、稱其端莊自重、記誦過人、年四十、即棄科舉、至七十七而卒。又稱其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讀易六十四卦、皆爲義說。尤留意資治通鑑、論著數百篇。蓋亦恬退力學之士矣。朱子嘗爲其父作墓誌、今集中尚有上晦菴干墓誌書。又呂立社倉、朱子爲作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老而不遇。呂歿後、其子文子以集求序、朱子語人曰、李文之文、可謂有補於世教、未及爲序而疾革、見於文子所作跋語中。今觀其詩文、雖多近樸直、少波瀾迴復之趣、不能成家。然明白坦易、往往有關於勸戒、不失爲儒者之言。朱子所稱、實出公論、不盡以其子游於門下之故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澹軒集十五卷、與周必大墓誌相符。然世無傳本、惟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謹採掇裒緝、釐爲詩三卷、詩餘一卷、雜文四卷。周必大墓誌一首亦附之卷末、以備考核焉。

欽定四庫全書

潛軒集卷一

宋 李呂 撰

五言古詩

題君山愛松軒

青青窗外松高下如羽蓋不論霜雪晨屹立風雨外深根蒼茯苓千歲坐可待世情若炎涼一日幾變態此物獨堅貞雅志在久耐清聲冷鏗便時奏莊生籟

陪海翁遊玉澗

夜琴響空山臨流水方折老仙何處來吹簫共清絕不知廬仝家還有許風月

抱膝庵

青山不世情終日獨秋顧脩竹戢寒姿不受纖塵污閑寬寄散緣良以二者故出門欲安益揭填未識路曆陪誰與語餘子安足數豈無王謝家搖尾覓一遇自分懶性初非俳優具由來務利交叫且不保慕何如屠堵靜對古人語從渠我樂而復吟梁甫

送高丞別字

君侯七閩英學問早有聲猶未冠鼓篋游上都文成筆五色四海仰名譽調承於汀邑有實不騎圖揭來對二松清標映冰壺粹然眉睫間春變庠序儒胃中浩然氣固已雅萬夫我昔臥洲渚以歸以為徒屢枉高軒過我冠講唐虞馳騁文史樂時得陪客舒不代處及肆此情將焉如飢作兒女態揮淚沾衣裾覓溪豈眼我足創方超超恨望不遠送搔首空歸踏所親舊行李早達三山隅安居未容久決作朝省趣因賢世所急居才應時需彌補仲山父再天墨閩漢勿以得失覺行當翔天衢愧之折蕪贈短篇見區區他時當交公開闔奇熱魚

乙巳四月比屋多痧疹瘟疫盛行作五月盡猶未已也病者延綿在寢治療不獲其法往往失生□殊可惘痛乃作病當事一首以紀之

去年秋冬交句盡雷聲隱忽瞳瞳燠青紀閉百亦雨澤不時下快雪慵復射斛澗水通一遂春風

二月前行人汗流背 中遷變素商氣稍稜已
三布時過赤鐵水復衣日 里食夜增被變理失其
鄧老弱生疵癘疹疫無 則得癢痾十室閒九病
顔色非人類明晨甚風留風伕尚云兩秋燥虐雨歇矣
威火爭熾爍石更流金懸烈捨業景天本至仁長懷
好生意恢網疎不漏蓋高卑聽覗夫誰執其柄慘謬乃
倒置感召豈有由下民亦何扉我欲借扶搖剖心明玉
陛九閽群虎守未許凡骨詣頽天向光鑒甬正天之紀
唐新集 卷一 三
甲庚先後三寒暑無驟至春榮不妄施秋斂仍合義四
序遞侵陵功成慎常理三垣決命座百辟森列位星辰
各授職剖措豈私遺巽風司號令閶式輕行止雷霆東
鉄鉞職殛必嚴究鬻閻剖焦怡 和不擇地福員發萬
里一一防稚斂日月黃道明泰階平如砥豈穢被率土
壽域已遐邇闔閭禮邈舟 自不起吾呈免焦勞隣
敢望風靡聖世作幸民請 曰始
和許尉仙田 可憐之態壁閒之什

乞羅民宵征出糧旨門 閒填壑哭吳未足含乜
閒況多山破田惟中下年 累殘逐末貪白話一逐
歲不稔大半為飢者必考 之誰歟可貴藉哀哉南
畝農長乎服耕稼傾困了租賦僕逃吏厲罵作已無
糧貪暰爭論債負逼登庭脅求 乞早夜遑遑生計盡
失所安足許尉仙明達人出語補風化咄彼衆介家欲
往當愧謝
喜入杉嶺 此行寄呼米綱鮎欽剖南庠篤曲卷米先生先先人米基文本至而反故
唐新集 卷一 四
云 然 欽 然
行盡山嶺頭歡喜入鄉關淹昨冒雨去寒溢亦多端自
登糧綱船出入狗實覓水漲泊無岸水落淺湊灘直待
風水順搖櫓離江灣儘蕩做細 託龍運神姦篙工精
詩羅顛剌過千山脫或小不契風波生坐閒寬 輒拘
潘伍嗆仍比稠疑慮旅涉 遂羊觸藩俱得黃叢叟
可與話歲寒論文消永晌 留夜聞傳聞白水發川
途阻瀾漫余益 歸 嚮陰悵懷陶靖御不肯

致一官况為太倉鼠惜不安肩輿走泥塗僕夫愁
險艱附舟計已左且復行光機恨不早興盡而知
還明朝得善達那假生羽探子爭候門細君捲簾看
真樂未渠央等簪共團欒尚論數千歲窺管才一斑稍
定理殘編補綴令可觀尚友天下士博約加雕鑽遊談
皆無味素手空厚顏底事通神明至理吾豈慢設有無
交國而後不可干但患志匪堅作詩幾肺肝

題吳徵仲常齋

人心非無常因為外物禁喜怒列火熾寵辱結鋒森從
茲失本然至理而淨沈達人解其會魔軍詎能侵盤石
可轉移明月猶晦陰卓然有所立此道古與今顏淵無
終食孟子不動心先君名齋意欲修端可尋

題伯丈人黄待制歸 小堂

君子重進退大節貴能全厥志在冥鴻耳非開杜鵑縣
車亦優寵揮金樂耆耳高風激俞懦千載要釋肩

送吳晦叔之建言

我昔遊白鶴山川氣洪之邂逅識吾子長然嘆孤音日
日望飛鳴泂狀迴至今王笑出堅璞木老生喬林書生
一足道聊用慰苦心始駕百斛船掛帆發江濤破浪當
自茲意象殊駸駸天分拓王度清閎盧宸襟調秀罥
騰氣力戈挺森荷衣縛異時恐之寒蟬啼江城惜此別
風雪作晝陰何以託遠懷酌酒拊劍鐔翻海氣搖膏巖
列楚端侵唯應向雲夢夜夜飛遠岑

勉諸子

孔子昔當厄以桓魋故韓信伏胯下將壇起徒步聖
賢昔未遇未免失常度固知天地寬出門多齟齬貧賤
勢易陵動息要衛慮綈袍戀故人進食哀漂母小人不
及夕爲知鳥鵲舉桃花倚春風一落隨夜雨況螢火殘
光未有羲和馭君子並松柏挺幹傲寒暑昭然揭之是
進與衆瞻睹群兒勸修讀文行師遠古莫學小兒輩啾
啾燕雀語顏淵犯不校萬世共尊許孟子善養氣衆功
不下禹潢潦無以源忽之遠歎慕吾言可書紳審思宜

在汝

遣興

生人無喜怒喜怒由外觸平地有風波安居多禍患緬
懷先哲士每用此理燭顏子不貳遷所樂一瓢屋

題少室故居

拾遺舊隱居一故長蓬蒿在昔考槃初擇勝得無營羊
腸穿人迹丘壑方自蒙風雲景星觀奔走紛兒曹屈伸
固相感舒卷隨所遭莫言從此去索價還能高

近世詩者尊尙苦味有感成詩

悠悠古先酒麴蘖化爲醴適口固匪他詩人詠其旨歧
黃作本草甘辛味所紀性淸香滑辣四事世云爾孟說
注爲苦目不燭厥理至今宛公詆遂以說爲是飛鮮隨
號嗜不爾遂遭詆氣臭炎上作無與諸膳比人情本弗
食嘗者爲雪恥郷家集衆藥意在爲諸子未聞無其故
反以彼爲美一呷三掉頭强哄牙聳起從來好歎但可
畏非可喜狐負之和名酎作攪腸水因思俗爾例類此

蓋多矣大路指以迂曲從偏踐履鄭聲旣可惡滿市更
盈耳憔悴問姬姜一猶雜蘭芷會濁和者衆獨淸覯姜
菲荅惡久相渝何特酒而已至當終難掩豈必隨風靡
草興會有時周道本如砥

見諸公古風有感而和

吾慕嚴子陵躬耕寄事外弗處有道來安得從郭泰恥
因粟五斗陶令腰束帶三賢甘寂寞舉世措機會是心
本通明忍把塵埃蓋洗耳潁陽水要使蹊淸籟紛紛難
興言簡篇猶可賴

適見諸公詠梅之什因用其韻率作者同賦

影落林塘四斜入茅簷角月黑縞袂逐天寒翠袖薄世
無杜陵人淸吟久寥落詩魂不可招遠水誰當酌

復次韻二首

旹出萬物表翠芳誰與角正色淡無邪天香淸不薄舊
時對花飮寧恨霜月落老作花下僧瀹茗當杯酌
元是第一花何沫爭頭角桃李待春風妖嬈恣輕薄幽

人似歸膚告氣作磊落感此歲寒枝悠然成獨酌

遐挽海大夫 以齡

大夫古君子不可令人求[redacted]貪饕口不休設一
朝鮮事任東國茂勳啟此 今已 公血
[redacted]道[redacted]遼天手血首

戒蠅詩

我風造惡業平生苦癡癖蠅喙利如針棗箕倦揮拂彼
蠅叢更深曾不慕香潔衆閙悉飛舞嗜此穢腥血我雖
以慈愛汝愧旣可雪狂念儘不從善計有一說海上逐
臭夫正是女汝儔速往從之將從容度歲月貪婪志願
足入吾永除絶相汝下劣輕不過藉炎熱微倖豈可常
肅霜防凜列

秋書 一折集 九

家有含笑花開因成三首

山花弄春妍紫霧巧映帶凝羞香乍吐蠻鬟有餘芳
藥畏陽艷愁紅爭斂笑幽姿小嫣然巳復俯下蔡
正色巧避藏天香借可帶若爲忍一嗽恥效娘蕩態奴
紅春事退絶意亦矜矣質素本任其羞挑鄙吾蔡

花開晒羣芳裝浮利映帶根移下岩谷本無塵俗態紫
嫮芳丰含羞翻嫌汚香氣我欲譜此花法書令之蔡

送江宰別

行李枉門下駕言歸帝都三年宰杭州聲敢材有餘檢
身不容玷清水瑩玉壺遇事有所立風雨信不渝吐哺
出延客戀搦時侍儒雅量不遺物狙詐嘗腐奴留中水
鑑明黑白分兩途慈良恤民瘼嚴擇戢黠否去夏忽大
饑米粒貴比珠農民旣無蓄官廩素乏儲君以身任責

秋書 一折集 十

詢謀及樵蘇咸聲鄰短日賂錢萬夫一一勞措畫晨
飯當至晡惜哉當路者訪問亦已疎此功有古人反輿
乏及供要當公論定會有聞天衢我爰耕谷口屹然如
枯株他人不著眼屢辱顧草廬晩暑時蜚禮侍以國士
徒臨別難為懷欲贈將馬如但爾益磨礪器宇恢遠圖
貴富皆分內青雲君豈無力疾出送別酸風生道隅征
旆不容駐極目空躊躇

丙辰夏和周宰

愛公北堂幽清邦出塵外登臨攬萬象氣宇自怡泰目

寄孤歸鴻道孖不下帶山水含清暉况復總其會隅岸
列喬松亭亭若車蓋雲過矯虬龍風來聽竽籟於此省
借留飢氏斯有賴

讀太白集

吾宗老太白俊逸自幼年學成喜任俠長劍辭三川無
心驕爵雀急義散金錢曳裾半天下所至驚四筵筆陣
掃强敵詩情快湧泉一朝見賀監薦謁君王前金馬得
供奉酒徒同醉眠從駕方連召扶頭得十篇奴視高力
士風期昔仲連青蠅工點玉錦袍棹迴船自謂天地臣
浪稱平地仙志大雖難掄身危幸保全江陵欲難作
澤見畏充仍喜宮辭句渾如諷諫篇至今讀青史終始
無間然

貞婦

婉彼鄒氏女其父昔籍兵嫁作耕夫妻婦道以勤稱厥
夫墮農業居肆寄郊坰薪爨不時給野粟未滿缾行年
三十餘臉白兩鬢青誰家馬上郎一見矚目成留連不
忍去斜紅掛日竽携籃夫偶出次第陳私情示以篋中
金持贈固不輕正色叱走之郎馬不及來未幾老狂生
樸被問宿程百計誘與語棹酒欲同傾寬前理殘麻不
顧空丁寧復出綺香囊藉以五花繒擎來通鄰重難受
心不平收之致敝篋生竟正經營託言姑少待反把柴
門扃長聲呼四鄰悲切不忍聽遂踶夫亦歸縶縛訴縣
庭縣官頗嫉惡覈遺肚其能撫几三嘆息恨今無肉刑
吾聞秋胡妻死有不朽名又聞昔羅敷語直理甚明人
生各有偶勿用行兼并奈何世混濁强暴相侵陵鄒本
微賤人姆傅初不經何況抱貧苦守身此長城後世述
其事足媲古烈貞誰秉董狐筆大書播餘馨

胡程寺二首

上天一何慘盛夏忍霜飛竟希甚母去焉用此身為空
餘白雲念無復彩戲時一恨一灑血何以報春暉
忽逢助勞且兒汝拜我前低頭勿頌壽廻公冤不天泉
南西北去日月時序遷日歸爲君麓高墳鎖瞑烟人事

右聞令季某以辛巳四月二十六日夜宿是寺更之明日偶值生朝不勝哀慕之情姑述數語非敢言詩之體泣血書志于壁

改過詩

顏子趣高遠改過不待形子路雖未及有聞思欲行庸人過莫知心目任盲騰縱復覺其然如醉不顧醒愚頑孰可歎徒自蔽聰明直待形迹著巧鑄誤任營辭屈既無益欽翼如凍蠅黎責介于石安取冥豫成訟要免終凶誅始那用爭噬餐知節愼損疾在室懲下交慄不憤惡習難薰烝師誨當佩服勝己求友朋過言與過行然檢莫暫停粗能遵此戒無忝爾所生海鷗識機深良馬認鞭聲爾過勿憚改豈知禽獸情善惡審取舍勿用苦叮嚀

泊當公步涉豫章境江流淼漫煙村夾岸景色橫出顧挹不暇舟中偶獲古風一首

我昔閱畫圖酷暑江天景是行不作難巨艦寄萍梗拖樓一放目合付詩管領煙雨山出沒浦溆林逾靜水行三四家畏途事畦町聞牛負為鵲散牧無人境淼淼萬頃波撒捺小漁艇南風吹霽月碧玉篆天淨清絕逈如許獨恨句非警強作捧心顰語出報肯綮莫載多驗人鮮顧埒男模寫入新詩敢憚再三請

贈上官法師

法官道家流修奉有年所靈驗感人多時賢贈詩句一日來訪予三拜進賓席函袖出異書雷文加釋注恭手偏披閱因果皆有據紛紛秦漢後死者略可覩推量巧心計悖道左君父貪婪蔑仁義往往被斤斧廣經吾聖人有理無其故造乎震炎伯隱慝才頗窮嗟乎三代前樸實猶近古後者業雖熾日甚造罪苦不然子之書何延遠有許自居田野間非事聞亦屢又知今視昔已稷不勝數蚩彼無知輩徒誦孝悌語人貌犬豕心理頭入織汚俯仰多厚顏明勞恐深負目前迹為樂遑恤盈壘寧願手持此書鍊石置通衢比屋得大誠毋致壞天誅下愚終不移自取任從渠有能用斯言僊籍登不誣脫

或秘忠示與道終懸殊述此贈行色予其信否乎

題叢碧亭

主人厭塵俗不使居無竹詩翁愛詩史詠歌長不足篩
龍徧山園嘉名榜華屋何當秉逡興倚欄聽戛玉

聳玉亭

昔我隱居東有圃廢不入平生愛竹心要與共晨夕種
之三二年小笋生鮮鮮歷嵗既云久盤根日以闢環植
數百挺大者欲盈尺直節聳昂霄瑩潤如玉立邇来苦
芜蕪小亭廢營葺東山舄甫妥從此可揮掬為翻清陰
多更與廣封殖本因待時來春風揚為力

十五

遊青玉峽

嶷鈎掉銀潢飛下作驚瀑奔泒兩山間峽石峙青玉大
聲殷其雷餘響亂琴筑潑神龍居𤩹濁不敢觸派別
入危亭滿散如轉轂亭前石磴斜伏鴻蠟明穀我來濯
塵纓一覽駭心目霧罩香爐峯靈鶴舞見腰山尖麾更
好恨不騎黃鵠老坡五字句欽祉三復讀是翁久已僊

醍醐隱絶足猶有出塵語與世作軌躅援筆記姓名良慚
學貂續

答官仲儒

風俗去古遠人偽日政常故知取士法時焉立紀綱設
科發日漢稠名始於唐前輩務實學倡道賴歐陽當世
所得盛登用多俊良釗指殺百年講求屢更張爾来取
進士輕快好文章嗟手鐃裡塔轉身筵屈行莫論稽古
力所貴時學長日稍太迂拙下語甚肺腸雖云事場屋
浪逐槐花忙竟如卞和璧三獻足已傷既然違好尚敢
不知括囊聽渚溪之泉可以供酒漿拾東園之果可以
資餱糧鵝語古聖賢曝背做羲黃羲命要不愧胡為乎
皇皇故人弗予棄妙句深激昂清逸屢謝追風騷屈宋
努報言之瓊瑤微吟罰寒螿

十六

寄題余氏桂亭

主人開隙攬嫻種洛中貔諸郎請嘉名笑指亭下桂根
分月暈寒花染天香細珍重青雲梯[illegible]金未為貴

古意

鵩鶚嘲鳳凰飛鳴競啾啾鳳兮問彼鶚見憎何因由我居在丹穴下瑞暫來遊棲梧與竹實食息無外求爾本挾妖怪隱身向陰幽所至興禍事皆不藏戈矛晝伏作鼠態白日照可羞吳齊適其願惡類自與儔志尚素不同何殊風馬牛嗟予月旦評豈論汝劣優汝道自取辱要得妄怨尤自古盜憎主何異鵩輩流有如夫子聖武叔非宿仇臧倉沮孟氏豈為魯君謀但當礪風節汝自函如鉤

某伏蒙文人金判出示嘗與侍郎鄭公虔沙泉唱酧詩軸率爾次韻

在昔紹聖初群英萃朝紳道鄉致諫舌勁氣排天閽雷霆固難犯鵷鷺皆喪神獨一黃右轄從容爲奏陳主聖臣則直攀檻古所聞龍顔爲稍霽技荒貸斧斤公亦坐此去剖符漫朱輪斯人下世久藹然播清芬袁盎當漢代引卻慎夫人用舍雖異致萬世嫡庶分何使李勣輩將順恨無門但為此家事一言陷其君陸贄得罪唐不測我隨身陽城以死爭父之理頗伸不如漢汲黯同朝有公孫約議畢即倍巧辭閉其臣於惟我聖宋盛養士氣振世代稱忠鯁虞唐何足云且如唐子方指論叔房覩縷論燈籠錦將貶嶺外春君謨立殿拗開救蒙寬恩宛陵風雅手長篇紀詠存嗟嗟此鄙黃袁陽畧同群近則唐與蔡輩出有弟昆赤心要無負肯受富貴吞鄙哉賤丈夫肉食苟朝昏傾危不遑恤是非誰與論前史豈不載開卷徒沾巾火請珠玉書颯颯若處雲退追古作者寧讓聖俞文顧我亦何人濡毫來效顰二賢迹益顯餘波激後塵

酬令裕見寄之什

伯牙不鼓琴良爲知音微淵明琴無絃判扉晝常閉吾道傳滄洲初不待識別叔孫志諧俗禮樂用緜蕝子陵持正論阿諛腰領絶寧可負釐方枉尺未應屠郊居本寂寞況乃生計拙食指日益繁資用時告竭客至坐無

穩寤與鄭公坪、天隨拾杞菊、焉能饕餮敍平生所厚人、過門或電擊、言開貴易交、一命已變節、包苴既無魚、椏褐儀造謁、潤遠故人書、誰復訪衰茶、有談手可炙、其如火不熱、聞酸蚋必聚、其如醯不到、向來出肺肝、生死語虛設、醇風忽澆漓、仁義從蕩滅、江湖足相忘、何苦想離別、黃君忘年友、歲寒我輩列、抗志忌詭隨、講究亦可悅、高堂甘旨奉、敢以貧故闕、姑從教學牛、俯首掾林樾、近枉寄贈篇、用意尤清切、似聞於易道、朗誦口不輟、類態

澤畔癯、輩編老披閱、未達言外意、搔首撻碇疏三聖日星垂墻仞靡、容晉動靜本自然、發明賴前哲、屈伸相感簡至理甚昭晰、泰反復於隍、需順出自穴、機緘默循環、勿用勝口說、寒泉終可食、但貴井常渫、正之豐而食報稱愧瘋裂見許更然來諒不出良月、莫學王子猷、興盡江天雪

七言古詩

題焦山寺

水輪依風負坤輿、百川東流同灌輸、掀巾之陂蓋吞受沃焦之山初不濡、雲根終古捕江湖、狂瀾滔天隨卷舒、空神廻颩避突兀、海門排霄发相扶、僧居蟠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昔遊玄冬崖壑枯、洪濤濺雨吹裳裾風來駕朔怒海若、濵澎跋浪鯨鯢魚、明淵咸池相蕩潏月阿日窟漂方隅、此身浮泛一粟聚、四大濕相滴空虛、鍼鋒題特妙善住、蚊睫坐晒焦螟居、山中老禪眼於莧香飯遣化分彫胡、重淵出廷舞蛟首、方丈宴殺凝薰爐

夜寒果月照、濁水乞取壞衲摩尼珠

題宋德器致爽軒

將軍嘯吒風雷生、一諾之寵千金輕、仰頭看山默不應此段王郎真絕人、人言爽氣定何物、面目儼然君不識非氣非祲非烟雲、可以意了難口說、子猷狂蕩人笑癡先生作齋人愈疑、但知訣河不救渴、豈信秀色能充飢千峯横青翺過雨、折簡招歸入詩句、儻有俗客來扣門為道我眠卿且去

滄海行

滄海有船不可度癡人求仙死不悟児郎斷乳能幾時忍令萬里投蛟螭児啼母哭抱父泣丈書催行星火急一樓船一去更不歸至今思家朝夜啼人生不禁别離苦但得生存猶一處君不見咸陽百萬家長城白骨埋泥沙

宿遊仙巧裕齋夜無蚊蚋熟寐達旦

處處如雷針在舌咂膚成群難撲滅主人作官重膏血未勞揮拂蚊自絶荆棘不産茅山旁天台有菌皆可嘗期君守此化民術異類盡令回善良

寄題張道士招真閣

君成道去何許寂寂空山號行府自從漢末人相值因循今莫覩凄凉古廟落葳颭水遶閣庭紫嫩苔勅今立觀奉香火屈指三十年中來道士張君見奇古精力强明奈寒暑從前觀心力勤苦經畫一新舊堂廡書閣仙者好樓居傑閣翠飛接雲衢往來世外隱君子萬一鶴馭停須臾我勸張君更磨鍊莫遣光陰隨物轉一朝平步玉皇前何處群山不相向多少紛紛塵世人夢中説夢元非真妙處工夫如會了千百世界現全身

寄贈天台石橋京行人

無心曾看石橋雲有耳曾聽石橋水俗塵未盡難重留飯麻纔竟歸心起自從一别五春風夢繞橋庵西復東雀噪亭前幾茶鼓蛇蟠砌外護瓜叢更憶依人兩馴鵲朝朝飛下瞰真閣樹藝土菌定登盤林麓素無虫獸惡江湖遐邇皆畏迹誰知世上有華胥五百開士去雖久猶餘一老能清癯幾年屑屑不窮居棟宇增新問金碧風月忽寄盈尺書約我重來共晨夕恨不速駕鵝鶴皮屈伸臂項款山扉相逢空作解垢衣水邊石上同茹芝

送趙参儋

六月紅塵如火烈朝來一雨炎威歇漸看蘋末起凉飆推上水輪作清絶王孫叱馭欲何之直向銓曹射佳闕天生良才必有用宜應付與增等捋髭低頭弓祠祿

歳寒頻獲固窮節，儻逢佳士重爲論。平視朝紳可頡頏，
翻我幽居苦羞縮。却掃柴門學藏拙，每向水邊狎鷗鳥。
未遑郊外習綿蕝，君能脱略以時從。遊嘗爲一觴姑可引，
臨行尚作半日留。滿泛青甆話離別，秋風若遇南飛鴻。
好寄一聲慰寂寥。

次張丈潛龍圖寄黄魯直太史韻

嗟翁署門無客訪，妻孥不識官漫浪。載醪問字人稀執，
舉案齊眉婦供餉。父甘造化相疾苦，自墮醪中獨無恙。
從來文字焕星斗，落筆風雲隨欬唾。不停聲吼更少日，
抖擻化工窮想像。故令饑腸强吾本，暮年洗心推意向。
耳今聽蕭索香領，筆力尚餘千鈞壯。忍飢未悟詩能窮，
作鮑懸憂福無妄。憐翁判與身世遺，顧我强飄兒女愴。
謝翁事業故不貧，與人胷中無盡藏。

賀吳守被召

吳公骨秀如天人，胷襟落落皆經綸。少年固已富家學，
筮仕聊稱梅子真。挽弓馳馬特餘事，智勇未減飛將軍。
向者長汀初擁節，冠擾聚集驚鄉村。誰知撫定有長策，
不戮一夫全得新。稚耋讙呼弛兵革，至今安貼無叛民。
移帥贛川尤鎮静，宿姦褫魄東前奔。往年羣盜號淵藪，
一旦荒殘安鋤耘。錢流地上非横索，鈴齋生歡生陽春。
踐更蠶猎威望著，素柬公廉政有神。貪吏望風爭解去，
兔民在處皆獲伸。還家安席曾未煖，迅召連催已在門。
或人未免巧求譽，我公特立天下聞。厥今器識兼文武，
倒指誰歟當此舉。江淮百萬屯邊兵，轉輸饋餉偏吳楚。
中原荆棘今幾年，師老不試殊貔虎。陛下赫然奮與論，
天意可見公宜處。裴度指日平蔡州，充國先零豈難取。
唾手風雲會有時，佇看大將建旗鼓。勳功異域鄙班超，
歸佐熙朝作申甫。

送黄仲魏赴廷試

我昔嘗爲東南行，煩君載酒送城闉。酒闌上馬意惻愴，
似歎飛沈異鱗翮。我言君豈噲等伍，霜蹄偶蹶未爲失。
整蹄易使千里寧，比駑駘才寸尺。轉頭日月曾幾何，

君已聲名滿蟾窟突呼角冊下吳會去意猛作秋鷹掣
君家孳德知何年弟兄頭角俱突兀仙枝萬丈不供折
人家生子嘆豚犢春歸洲渚波面肥江神為君好風日
君王正御紫宸朝蜀士半居青瑣闥舉聯即日九天上
判司卑凡等廝役何來於我作魚羨吾今洗眼看鵬擊
人生行止特未定遇坎乘流聽造物唯有名節不可汚
與君相期保黃髮

和韓義仲主簿古巖韻

君不見版築當年胥靡徒兆象忽與帝夢符臥龍抱膝
吟梁甫劉主不憚三顧廬又不見形模苦遺婦女哭袖
手不解世俗書碧山幽棲載典籍銀魚楚彙甘林居出
處雖云蘭菊異道則一貫無二途要之窮通有定分所
學豈以世俗拘一旦風雲合際會坐令四海如唐虞不
用山林並容爾胸中經濟當日如世間餘子真碌碌得
失交病言囁嚅生前雖志一飽足趨時嫵媚忘遠圖夫
君承平相家子典刑自與今人殊青春已負老成望句
日九坐聖賢供腹笥兼收線五色準擬補袞需時須豹
變要是有毛質鵬飛九萬看搏扶古巖風月鎮長好請
著斯名銘座隅

登賦堂 為樊仲作

紫雲之山幾千丈勢壓岐莪欲爭長茫茫巨浸劈山開
萬穴魚龍寄深廣眼明還見使君家華堂夜魄栖簷牙
手鉤峽流挹嵐翠珮繚緲凌雲霞仲宣登樓炷能賦
字字悲哦嘆羈寓他人有心予忖之魏牟劉顏渠不顧
使君胸著萬卷書向來游戲從魚符拂衣歸臥喚不出
但有憂國心帶紆日落未落飛鳥戢却立闌干思橫發
一川煙收歌太平萬古關河感亡國麗詞落紙煥黼裳
細研物變窮天藏憑誰篤之九天上我無羽翮不得將
公爭豈久椿棘下拘曳猶能援司馬子虛大人何足云
願賦蒸民追大雅

次韻令裕富詩

寓形宇宙有感發無一不可供詩眸風花浩蕩百變態

草木榮悴皆窮搜渾成功括造化盜未許斧鑿孰爲傚
要當險夷隱地出或平或激如水流不才正自困識罵
白璧爲蹈非所投自憐不具正法眼解頤安足論膚酬

承使功仙尉出示直翁感興之作輒次其韻

蝸頭蝎角使人愁貪先務勝如爭舟洗心塵逐市朝樂
着眼未省林泉幽塵埃平時正汩沒出處與世相沈浮
由徑反訝詹臺子掇葵仍笑公儀休懷哉古道久寂寞
似爲不至三十秋孰知名教真樂地徒以得失爲已憂
騎馬四馳失其馭故蹊一去何當求羨君淵原得所自
結交道義相追遊箇中有路儻深造直與古人爲輩流

自臨州還題杉嶺鋪

自東徂西三百里還閩入浙半月期人生奔走遽如許
世路險夷當自知造化密移真戲爾嘗當時來則爲之
盱盱睢睢亦何益磊磊落落終大奇

澹軒集卷二　　宋　李呂　撰

五言律詩

送仲袁赴廷試五首

亂石搜琮璧修梧待鳳凰地靈其閩闊世眼但尋常枚
文更誰子平生唯此郎連城不當價容易莫商量

霧豹文章異淵鯨𡱁角雄荒陂寒泣露空谷暮號風突
起能無意平沈未分窮不知貂邑地今硯破窗中

欲獻琅玕腹君詩有宿盟雲天宸極邇日月袞衣明太
平薦何武諸公傾賈生三山移步到寄語問玄卿

一元誰破碎河洛漏微芬星斗昭乾緯葩華粲地文班
揚渾細事伊傅有殊勲補綴非神劍相期敬所聞

元龍湖海士可但習茅廬詩老經從地爲功疏鑿餘蜀
峰帆影隔郢樹寫行蹤大史行天下歸來好著書

挽昭懷皇后詩二首

帳御還龍洛禕衣閟鮒隅光華隨渭水巡狩隔蒼梧已

案閟閣二字文義難解閟字字典書亦不載今無副本可校姑仍其舊

卜先朝祔旋閟反𡨋虞昭懷千載識不朽程椒塗
隧冊哀禁絶鮮原卜兆安世冢金穴舊天𨻶王衣寒何
意薔花祭空遺刈晩閟神游泰陵廟永護月衣冠
　次浯陵游北巖寺伊川謫居嘗傳刻於此有鉤
深堂曾直名且書之故寺有四賢像伊川魯直
康節尹和靖
隔江定佳處放屐得幽尋直上雲根徑盡行霜葉林皆
人非避世此地可鉤深何物能熏染幽禽亦好音
　癸丑季春上洲頹岸出鼓冢冢中有塼云元嘉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余功曹冢後世子孫
長與富貴宜賒因題數句
八百年前宴功曹身姓余元嘉兩行字鼓甓八分書富
貴念猶在子孫今已無癡人不備省視此竟何如
　丁巳三月送周宰行
中郎宜有後餘慶在孫枝學術堪時用公卿半已知五
行人鮮儷四字格尤奇自此官清要毋忘老布衣

　予一病七十日心事牢落作詩自解
抱病憫巾櫛自慶作黄冠披褐襟便短抱鞋步稍安忘
機任俗薄遮眼把書看未必不爲福善乎能自寬
　多病
守靜偏多病爭先素不能材非經世具分合出家僧利
路防深穽窮居任曲肱息交休攪攪藏拙要僜僜
　遊希夷觀觀李河仙人修道處
祕館白雲遙來遊記昔年黄冠姿𢹂甚敗屋意蕭然訪
古知儒葛看碑識漢嬌危欄聊徙倚風袂欲翩翾
楓老丹成染蘆輕雪作花晩風何處笛疎柳欲栖鴉絶
壁生虛籟晴天點片霞莫教殘酒醒客𩦲易思家
　遣興
天淨鳥飛遠路幽花自香春風吹草木野水滿池塘事
去青山在人閑白日長興來搔白髮微意久難忘
　懷黄令裕二首
小齋閑卷罷尚友憶黄君語孟能精熟圖書正討論梅

黄風送雨江漲野連雲何日相尋去書燈共一時
今時求此道篤志孰如君經訓多成誦疑難喜細論利
交甘若醴世態薄於雲須秉歲寒節深推孔孟尊

有感

入務市朝念在家雲水僧善惠妻法喜嶽連女摩燈忙
裏且尋靜熱中須放生時時發深省綺業莫教增

觀荷

適當寒沼上更在月明中露重跂珠濕天高蓋鏡空參
差千蓋綠淡貯數枝紅華髮秋風裏詩盃屬老翁

對竹次韻

舉世稱三友無心是此君笑花何足並俗客未堪論不
忍疎風月須教動拂雲晚涼欣對罷借色入清尊

挽上宮文季直二首

蹤跡半天下聲名洛士林搢紳爭汲引歲月𨓏侵尋後
輩尊時尚斯人竟陸沈只言餘慶在子舍日駸駸
念昔康强際摳趨几杖前交遊推上行禮遇屑忘年木

落雞坂風酸薤露篇空餘兩行淚飄洒對新阡

晚步

薄晚𨓏高林好風吹我襟斜紅翻鷺翅空碧澄波心雲
捲牛羊下煙汀竹篠深一聲漁笛罷[illegible]送餘音

代懷祖上舅氏

天上玉麒麟橫秋典氣新書凝心篤好隷戴日長春亘
去攀丹桂須為近紫宸外家多慶事接武有名人

○五言長律

絶塵軒

昔年陪仲父杖屨集幽軒門占歸輪道交無市井言池
邊對茶酒園次有雕園蟬蛻寒雲斷程荒春草薪增新
寬戶改尚喜典型存結客登臨去茶瓜勿憚煩

○七言律詩

歸自南康寄懐宋君

過盡重湖復過山陰凝忽變雪花團路迷曲折易成遠
風助橫斜巧送寒憶昨片帆離渡口特煩千騎駐江干

如今想在芙蓉觀獨據胡床㘅漫看

弔霍光

官安將欲貴仍驕父子同誅嗣孝昭博陸時方專國柄
濟陰早已被方招老妻安得謀靈幄劣女剛將冠內貂
白去副封奇禍作後車傾覆更蕭條

七夕次韻

天上佳期歲一來人間急劃莫相催鵲橋成後天孫度
雨泣懸知𧰼馭回見女欲呼爭乞巧樓臺羅列勝傳杯

欲搜好句陪年少病士鮑無工部才

送雙峰聖僧遺像還山

枯木形模酷肖之紙應鐸落自秦時定光燈耕奴觀子
圓覺門風出自枝貂晦無因觀大用感通猶得見全提
要知取次爲霖去便是元初利物機

天章閣成應制次韻

寶構雲屯珍木才璇題金膀倚天開高連色界非非境
光動星躔兩兩台上帝圖書開玉府從臣冠佩繼鱗臺
韶音亦許賡宸唱榮勝鄒枚後乘陪

自題安樂行

老於世事盡忘機古廟寒灰閱四時稟賦舊爲天地貴
遊閑那許鬼神窺無能緑綺陶彭澤露地白牛僧大潙
只此瞿曇安樂行從何處覓是和非

艷雪軒

生平雅不樂城市背郭開軒喜再來煙淡山屏青未了
晴曛荷蓋翠相挨倚風柔弱休栽柳照水橫斜剩種梅

東興秪應清坐好此懷難向俗人開

送許尉子雲二首

泰望排空揷鑑湖先生氣稟舊東吳胸中今古幾千載
筆下波瀾雄萬夫綵棒當門姦自肅土神應夢昔何殊
榮歸快作朝天計臺閣歆傳得巨儒
漸入曾現斫蛟手學異門作陸仙雪月精神齊句法經
綸器識得天全評品合在羲皇上許我難堪叔度賢出
處相忘同臭味寄懷猶望掾來篇

送陳尉別二首 名次公字子容
奕世雄題鴈塔名於今父子自師生詞場魚貫真無敵
慶事蟬聯盡有聲雅興莫追吳市隱橫飛端繼紫微明
陸中丞作尉日一夕土地神現夢有云 從來忠鎰驚鄰里且喜三年鼓不
鳴
試吏誰云百家底長材元是萬夫雄鉛刀豈斷焉能較
涇渭區分獨至公顧我每慚天下拙得君見許古人風
明年還憶蓬蒿徑身在瀛洲雨露中

天台石橋設茶供
聞說天台誓未發中年方遂此煎茶不行四十九盤嶺
那見二千餘叢花架壑橫空秦度龍脊崩雲裂石怒雷車
他時乞我三椽地莫效曇猷滴兩窪

師正堂二首
物我雖殊理本同冀來身教易爲功表端豈但日間影
德盛應如草上風作宰心君生筆下照人胖子驗胷中
平生得力今拈出尤見操存合至公

額垣荒棄幾經霜今喜崇成肯郭堂雅欲援琴追宓子
時從退食詠羔羊澳流碧遶知平篆山木陰連不斷行
穠恐詔公臺省去空教南國愛甘棠

挽贈錢侍郎端禮三篇
人間富貴豈須論三百年來積慶門名紀太常高大父
氣鍾仁祖外曾孫心存忠孝源流遠義薄雲天色笑溫
屈指前時功德業悠悠誰似典型存
仙風道骨本飄飄萬卷詩書樂一瓢落筆雲烟盤錦繡

滿腔星斗絕塵囂熟知可使邦風美豈但能令國計饒
四海後公歸致主方今天子舜承堯
天地生成無用軀青箱世業一愚儒幾同海上屠龍術
空守巖前待兔株自信平生非木石誰憐半世混泥塗
幸逢點鐵爲金手乞與挼身造化爐

上元漫興
天上元宵放月明張燈何苦浪經營一毬積日方呈巧
千片輕綃僅湊成里巷禽呼傾坐去街衢蟻聚側身行

誰人能向循良道何不留心勸耦耕

上元應制次韻

華燈不夜照青春鼇背縮山迥絕塵已遣燭龍銜大炬
更開璧月駐飈輪長疑化國烟霄近未覺壺天曉日賓
知是奎文臨海外賜章今夕龍光頻

遣興

丈夫各自有立志或出或處非一途主父直須食五鼎
淵明元祇愛吾廬俠居自大同蛙井巧進翁前乃盜竽
顧我蹉跎未忘學肯將身世較盈虛

病中遣興

多難從來氣不舒老而多病肯學如足爲所賴非心害
目昏猶欲見蠹書白晝欲眠神思倦青春閑度物情疎
生涯淡薄隨時過他是他非莫問渠

詩勉粹夫進學兼示諸子

闊憶當年闕孔門未能無意覺斯民浮名浮利雖關命
多病多愁故惱人九十春光渾易老二三子者莫回猶

老夫耄矣誠堪笑何惜同來試問津

吉祥寺舊名永壽初李昇爲徐温養子徐知訓
不能容置酒欲殺之行酒吏刁彥能以手爪昇
悟而逃伏此寺山谷作記無答書

拈提一徑入蒼楊羅竹千竿粉籜香正要銀絲好看客
不須雪亂苦搜腸興亡徐李一彈指文字晁黃兩擅場
八十老僧無個事猶將經卷佞空王

感興

聚蚊元同水上鷗癡人貪智不知休生便當路裁判棘
死代群經作馬牛上瀧計全謀蜀道長安功半歷沙丘
古來大手猶如此只合將心向內求

見菊

病夫自瞻起凌晨屢菊朦朧破萼新雨細正堪添潤澤
煙輕尤覺長精神近來霜重傷不死幾見民憂霍滯頻
却是東籬勝黃菊不堪塲裏當鈆錄

庚戌仲春攜小子訪別晦翁過觀友人清卿之

門。其嗣子尚幼不果見次早道經江清卿墓下
悵然有懷
肩輿兀兀度山村。些雨淒風日易昏。問店舊曾來托宿。支頤今覺頓銷魂。故人委蛻荒春草。倦客空懷合暮雲。古木陰連藏小隱。招呼無復笑迎門。

次黃象之韻
陳山元是讀書山。碑云進士何仙舟讀書處 相望麻姑留醺壇梵刹。雄誇今日勝隱居。誰作故人看閙隨米運川涂迥喜入林亭境界覓我已經營謝公屐竚君好去九霞宮

居軒集 卷二　十三

借用鄭秀高韻
性學無毫未易通。疎庭何敢議軒雄。文章事業須年少。朴鈍情懷屬老翁。閒把笑談窮物外。饞見今古箸胷中。獨來方寸有餘地。喜到小齋緣素風。

憂旱
田圃如燔本葉黃。火輪從早出扶桑。佇觀罪己伴湯德。更願求言擧漢章。寃死豈能無孝婦。當烹應復有宏羊。可憐野老呑聲哭。此意何由達上蒼。

送王聲卿赴廷試
怪底先生思湧泉。少年筆勢已翩翩。馬嘶長道空驄首。龍擊滄波竟上天。分附風雲身九萬。更看禮樂字三千。期君未可班行去。細聽臚音翻座前。

送黃元董赴廷試
江夏無雙敢擅名。君家群從總能文。丹枝只爲一門種。黃卷仍收再世勳。天上鶯遷方接武。眼前鴛塞漫成群。蜀軍自昔稱尤選。一戰憑君靜楚氛。

居軒集 卷二

送鄭順之赴廷試
半生鐵硯不償勞。攬鏡驚心已二毛。縛虎正須還老手。捕貂未肯付兒曹。九天日月披晨霧。三峽魚龍息夜濤。聞說西湖冠天下。水光山色動揮毫。

送楊文赴廷試
只今冠蓋盛諸楊。連歲科名霸雁行。筆下戈矛吾退舍。胷中珠玭海傾藏。雞群有鶴人誰識。熊掌兼魚子饜嘗。

一振斯文千古事從君更爲引天演

送楊道父赴廷試

每念先游嘗慨嘆於君先世最周旋神駒墮地真千里
老木蟠空已百年此去漢庭應籍甚向來蜀產久蕭然
錦衣歸日烘晴晝應與萊衣巧鬪鮮

送趙滕仲赴廷試

過眼紛紛亂驊騮誰知龍種不尋常更生學苦藝外熟
長吉詩多錦作囊已作怒鵬橫絶漢更應鳴價集高閭
天將一第酬寒士分付宗枝亦有光

贈畫師郭叔瞻

蚤覺儒冠多誤身聊工傳寫養偷閒丹青造數殊能事
造化生成萬通真筆下豈容行路眼中誰自解是人
會當詔作雲臺像畫手惟君妙入神

喜雪應制次韻

嘉平瑞雪映蒼旻寒凍河源萬里沙貝闕珠宮皆雲海
瓊林玉樹散空花先春知爲農祥應澤物深隨德意遐

不隔龍光起于草何妨梅柳自萌芽

追挽劉平父二首

奕世族常記姓名屛山道學藹餘馨流風與世爲標的
好義於君見典型琴韻祇求追古意吟懷偏喜傍林扃
相逢恨晚情猶厚悵望音容隔杳冥
高才入用合求聞却向丘園號隱君肥遯古人眞我事
泥塗軒冕付時人黃粱未熟驚塵世白璧空埋慘暮雲
賴得相門餘慶在諸郎崢玉正詵詵

登一覽亭有懷亡弟成老下世

本年懶向此經行上巳重來雨作晴三徑就荒春草合
一亭依舊碧山橫悵懷征壁空陳迹極目園林不勝情
老境何堪風斷雁倚欄揮淚咽溪聲

代人次韻

當時選勝入經營杖履寧論陰與晴丘壑只應朋次有
溪山故着面前橫可憐永隔笑談樂何況從來兄弟情
峴首人登休墮淚攪林風雨作秋聲

宣和殿新竹應制次韻

千竿倏忽散層雲，疑有風雷為駿奔。峻擢已應淘地媼，巧栽仍復借天孫。已驚虎豹留皮處，更看龍蛇起陸痕。一云晴聽瑟瑟吹竹 綠瑞露深深浄落痕 聖主工夫同造物，坐令溫詔發霜根。

題游少張退老軒

勞生著意在紮觀，饮熟黃梁萬慮寬。滿目琴書聊自樂，半窗風月不吾慳。從誰更覓安心法，問看幾經行路難。料想已能同水繞，任他留次九疑山。

代人挽妻父號道者

里閈推高足善良，不才何幸玷東牀。修容方喜超賓館，冀鶴翔成擧酹觴。晚鐸飄聲空有恨，酸風吹淚不成行。諸郎頭角多餘慶，留贈行看為顯揚。

癸丑七月十九日以老病分任諸子以家務因為詩以示戒

子舍分勞非獲已，息肩養病禁閑居。家傳道義頻加意，俗變便宜莫計渠。要是人人躬孝悌，更令世世飽詩書。從今光大成吾志，可免時稱賤丈夫。

十七頁看 夫字止

澹軒集卷三

宋 李呂 撰

五言絶句

復齋學者

孟氏求放心羲易戒迷復可嘆聲利場紛紛競馳逐

漁溪釣者

踞坐魚磯上無心同狎鷗敲針謾勞力故爾按直鉤

臥雲樵者

山深成獨往伐木聲丁丁莫作爛柯客長年玩一枰

老圃拙者

春蔬含綠滋荒畦自鋤芟萬事付一默維摩許同參

雲莊耕者

莘野樂堯舜谷口貴其鄉自是不可掩區區非近名

題七者寮為劉平父作

瑩心冽寒泉砥節介如石本無市朝念自與紅塵隔

題東寮

羲和鞭日馭鞚勒自暘谷道人耕寸田閑窓納餘燠

止宿寮

所重一言契寧辭千里期他年風雨夜還意劇談詩

山臺

爛展恣幽尋未能得其要登臨一放目千峯供俎豆

寓齋

萍梗天地間初不異萬物可能欲深省惟有一事貫

觀善齋

羣居有深益相視無餘事此道存諸中瞭然見眸子

和邑宰張元若酹月亭詩四首亭乃大守寨定撿郡舍

太白邀月飲祇許老坡會汗漫赤壁遊浩歌邀相對

周郎佳少年定霸在一戰魁哉志士心分陰疾如電

古人有大志閒賜非惡聲信知酹月意與此同條生

明府命世才宇量特闊遠偽名江上亭拈出句中眼

橘香亭二首

滿林飽風霜千奴列亭下未許吳姬手揩此長聲價

花落飄碎瓊果熟染黃蠟張君鼻觀聞莫著蘭麝雜

鐵笛亭

孤吹人已遠橫笛處猶在清名欣有託再雲破天籟

井泉

山溜泓泓澄清甘歸色味儻逢張又新應不落第二

禪友

寄語同參人切忌隨他轉若向句中爭相逢不識面

碁友

閑尋十九路坐斷千萬心運覺何為者當知惜寸陰

琴友

金玉聲清圓鸞鳳勢翔舞重是古人風勿效兒女語

文友

攡辭氣為主盛氣理或差太音等韶濩小巧同春葩

題君山觀柘真閣六首

蠟屐發興屢幾為春泥阻此行不作難霽色隨步武

數峯碧嶒峗烏君成道山仙遊杳難問空鎖白雲關

雙蔓正排空云是真人府採芝何許入忽此駕脩羽

觀宇藏山崦昔居火宅僧因緣有時節羽服奉香燈

翬飛新樓臺像設舊金碧焚脩人已老倚杖對山石

彩侍過邱林星行忽一周春暉今已矣涕淚不能收

巢雲

幽棲寄山隈欣賞亦何有時許巢白雲紛然入窗牖

上黃端明壽詩以竚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為韻

韻韻

英聲久飛揚寰海共傾竚學者仰泰山蒼生待霖雨

器識誰能及功名自有期一朝聞正論親切在彤墀

獻替先其大從容接每三但知言蹇蹇肯顧府潭潭

伏節朔庭回建議光明入盡得强敵情何人敢輕褻

俱升時許同孟馬寧處後人特踊謙光我獨知德厚

姓字本無雙山林今見一動必合禮經心焉在王室

溫旨再褒榮王人就容諗早晚詔公歸餘波潤羣品

骨秀類天人神清若巖電壽與山嶽齊造物兹可見

戢子甘藏拙無心學草玄自然多坎壈不是樂盤旋
阻陪稱壽席想見醉芳樽嘉慶宜圖畫簪紳徧子孫

瑩心泉

脩綆何妨汲羸瓶不自任從渠清徹底伴我歲寒心

漁艇

撇烈非為魚流行本處山白鷗正得意相逐過前灣

自警三首

爱之能勿勞忠焉能勿誨彼有不爱者善意翻成累
當仁貴不讓見義忌無勇今人無魏顆勿望渠形夢
嬖人排孟子通國謂匡章內省倘不疚青蠅徒自忙

椿逕

栽培護靈根夾道若車蓋坐待八千歲儼立風雨外

題破石鋪

往返數百里上下幾重山僕僕名利客不知行路難

茶竈

中坻出盤陀曲突非刻畫仙翁碾玉塵盈甌試春色

盍正本居仁知堂隱求室 二詩刪去方畫一

居知堂

一水繞平冢諸峯長滴翠先生樂考槃默與方寸會

隱求室

清風一丘壑外物皆土苴患失彼何知爭先我無暇

溫泉

陰陽分二氣鈞播立萬物泉脉或寒溫初非擇地出
太樸一已散人偽日滋彰持彼炎涼態指目為溫湯
匡廬發源初絕景邇如許尤幸遠市朝不遭豪右取
懷哉經始心與世共遊賞為語往來人莫起驪山想

題吳仲微常齋

達石情忘倦移山志必通朝朝勤覺運井井策新功

七言絕句

和吳微明疎影橫斜水清淺七詠韻

深叢茉莉香有餘穠李爭春俗不除借著推排風味勝
尖新莫向小梅疎
避俗淵明心會景秪詠孤松秀冬嶺爭識槎牙竹外枝

月上空堦閙金影

倚竹風神不勝情裁雲刻月鬪輕明澄鮮秖合騷人惜
懶對紅塵肉眼橫

嶺上休將貝闕誇江頭聊比玉川家箇中真趣誰能會
獨對回風雪陣斜

碧澗潺潺碁山紫閉關危坐心如水窓間微見一枝橫
鼻觀得香尤可喜

勝賞須傾竹葉清此花元自聖之清髓思杜老尤躭翫
野水橫吹當酒行

斜入茅簷如有恨高情每賴吟題遣要知調鼎會有時
且占寒溪照清淺

秋旱

天公作意雨垂垂風伯顛狂散翦絲執法若能誅首惡
更將京觀築虹蜺

伏承伯丈人侍制侍郎九重涣號三聘鼎來促
裝發戒道即膺爰立謹吟成送行詩五絶句緒
寫臆拜呈

漢庭待觔久懸車松竹蕭踈護葺廬爭奈蒼生待霖雨
未容安石愛幽居

嘉謨豈但國蓍龜猶學端爲帝者師聖世欲收仁義效
行看平步鳳凰池

孟子正心邪說息昌黎首唱六經明可憐後學多趨末
重振斯文藉主盟

膴膴周原二百州欲圖恢復豈難求既煩元老爲時出
但願宣王益內修

梅花映雪送征鞍要伴先生耐歲寒收拾好歸調鼎用
春來枝上已含酸

送千二十姪五首

江頭片片玉梅飛嶺路迢遥雪正迷東輿爲誰騎馬去
不辭迎凍解雙蹄

賢哉東道世崇儒愛子尤專擇楷模責望須精舉業
未應道義略唐虞

紛紛世態利爲言此道誰人識正傳爲己爲人宜兩盡
莫教渠笑舍其田
江左風流久擅名成童擲地作金聲清新俊逸俱難及
若比前賢更老成
却喜君知取友端詩情遊戲志睎顏更煩爲說開三逕
安得斯人數往還

和感懷韻

四時迭運春復冬莫把窮愁變兩峰牢掣鼻繩休放却
鏡中已失攜時容

象之晚坐有感次韻

丈夫不作宋玉悲珍重陶潛菊一枝寄傲北窓緣底事
只應真趣少人知

題長灘鋪

一丘一壑吾臭味真是真非總有無月笛煙簑秋正好
急須歸釣渚溪魚

十四一姪見贈節竹杖以詩謝之

嘗瞻南極畫圖中壽相偏宜九節節珍重阿戎來寄我
慚無林下老仙風

澹軒

窮耽世味不關驕安得羨墻暫見堯未到聞韶飽三月
且求陋巷樂簞瓢

代人上建守四首

潛藩雄鎮七閩頭覩覩賢侯利澤周不借寇恂留潁尾
却教郭伋再幷州
可怪熏風最不情生兒不舉世相仍自從節省歸新歷
添得王民幾萬丁
邵渚繇來便救焚富沙拯溺濟飢民從容妙得調元手
好轉洪鈞拱帝宸
悵懷往事我何知作聰重來觸緒非無地可咥家十口
蕭然相對欲誰歸

題君山愛松軒

嘗愛山間老喬松棲煙宿雨盤虬龍道人所愛偶相似
許我來此聽松風

辨義豐老人師傳聞疑大乾事迹

義寧欲末隋爲遷解符西浙心悠悠沈舟廿作夷齊鬼
不與宇文同戴天

游鉛山石井

碧玉壺中仙洞府玻瓈無底涵煙雨好將潤澤天下施
沾丐寧論數千畝

次蕪徽明諸公韻三首

鏡中已失舊時容懶問春來白與紅君為花愁成獨醉
餘酩何惜命鄰翁
未許酴醾浪得香殿春時出一枝芳從他百卉隨風舞
獨立晴天試艶粧
黃雲看即變成秋春事餘寒得少留此去浣花猶遠在
誰人能為作遨頭

過孝義亭作詩寄歸代書

終夕離家行百里山椒一上一回頭此來頗快凝陰相
寄語妻兒勿過憂

登徐孺子亭

昔賢久矣埋黃土獨有清風翳壞堵曾將一束莫生芻
今與遊人閙歌舞

簡龍集令望

乘興來尋老樹村接談才祇叙寒温翩然掉臂凌風去
何似王猷不及門

南康道上

穿山深徑如行巷拱道喬枝欲化龍開闢從來年代遠
不知過盡幾人蹤

復聞杜鵑

憶到盱江聞子規五更自在勸人歸而今饑起蓴鱸念
不為山禽說是非

宿洪氏南軒

馬乳龍鬚方壓架玉簪羅盖漸平堤揭來閱釋塵勞念
况有清風入枕幃

懷馬山柏庭僧宗文

清風明月休論景翠竹黃花不離禪好箇趙州關捩子
陶潛欲辯已忘言

遣興

一身欲着自無處萬事不疑心始閒僕僕紅塵皆相占
何時挾策過東山

代人挽妻父號道者

清園貝葉是平生爭利爭名謝不能黃卷曾修出世法
今朝聊作在家僧
朱不塵網輕相誤果有天堂定許登來去於公當自在
空餘像設在冰繒

己亥出南康宮伯稱以詩贈行次韻三首

誰憐甲子混泥塗老鈍何能展壯圖方恨此行垂索去
辱君贈句當驪珠
丹楓攝攝掛晨霜笑指匡廬路許長且喜眼中無逐臭
自然心地發清香
君才端可用於時努力行將徵主知出處到頭皆分定
相期於道不須離

贈朱少南別二首

外貌休辱飣座梨應知石裏蘊瑰奇從來善相書前史
為識英雄未遇時
朱君精到古人趣踏徧東南稱獨步秖今應詔非乏材
頭頊拈出棟梁具

澹軒集卷四

宋 李呂 撰

詩餘

一落索 送游君安解驗竹尉

琢成玉樹誰解著雲斤月斧短篷羸驂樸樕一懷塵土嘆雄圖傷別緒 主人不語花能語若欲留君不是留君處碧落紫霄樓觀參差煙霧一梯空鴻鵠舉

浣溪沙 題上卿亭

章水何如穎水清江山明秀發詩情七言還我是長城 小小細花開寶靨纖纖玉手見雲英十千分名酒十分傾

念奴嬌

海天向晚漸霞收餘綺波澄新綠未落山明真箇是一雨秋容新沐喚起姮娥摩雲撥霧駕此一輪玉桂華澄淡廣寒誰伴幽獨 不見弄玉吹簫樽前空對此清光堪掬露鬢風鬟何處問雲雨巫山六六珠斗闌干金沙澄淺影轉西樓曲此情誰會倚風歎橫玉

前調

素光練靜照青山隱隱修眉橫綠鳷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光奔雲湧霧飛過盧仝屋更無塵翳滿軒風撼梧竹 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醉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橫翻然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

滿庭芳

光拂星榆輪高金掌暮煙飄盡澄空素娥幽恨霜艷洗鉛紅醉把摩雲妙手教纖翳不點青銅清多少天高露冷爭占九秋風 歌鐘邀勝侶闌攀瓊樹簾捲珠宮算庾樓吟賞今古應同多謝秦娥絕唱聲悠颺入雲中留仙住莫教清影容易轉梧桐

醉落魄 有序

予病足酒圖閒江梅漸開不能一舉觴對景呻吟因效山谷道人陶陶兀兀之句法其體

作此以遺興云

休休莫莫當年不負西湖約一枝初見橫籬落罥攀闌香長是醉鄉落魄 而今對酒空斟酌老來多病情非昨誰人伴我臨東閣冷淡吟懷猶可追前作

朝中措

展屏山色翠連空瀟洒冠閣中背郭元無塵事披襟時有清風 君侯雅致臨流句麗受月情鍾樂府直追歐老堂名新自陶翁

前調

堂成開宴日無空景占四時中畫棟翬飛星漢彫欄鎖斷花風 薰人和氣清談四坐雅量千鍾早晚催歸天仗往來還記溪翁

臨江僊 洞庭湖懷古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帝子有靈能鼓瑟悽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前調

家在宋墻東畔住流鶯時送芳音竊香解佩兩沈沈都緣些子事過却許多春 日上花梢初睡起繡衣閑縱金針錯將黃暈壓檀心見人羞不語偷把淚珠勻

沁園春 老興

射虎南山斷蛟北海恍如夢中念少年豪氣霜寒一劍清時功業月滿雕弓年去年來成底事已一半消磨成老翁邪堪更病爲城遣愁作兵攻 無悰慵語西風正獨倚危闌送塞鴻道酒能消遣因酒病減歌能消遣歌爲愁濃大造不爐冶去萬卷詩書寧憤窮都休問且試彈綠綺閑和秋蟲

木蘭花慢

沈吟不肯晴窓畔小字銀鉤題欲遍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欹斜終帶軟 重重說盡情和怨珍重提携常在眼暫時得近玉尖纖翻羨縷金紅象管

水調歌頭

山雨喜開霽爽氣滌煩襟晚秋丹葉飄墜籬菊散黃金
徙倚闌河凝望回首光陰輕駛倏忽二毛侵須信人間
世莫放酒盃深　一星子名與利漫浮沈塞翁禍福無
定此理古猶今妙處秪應親到外物從渠舒卷出處我
無心袖手無新語洗耳聽清音

鳳梧樓

一歲光陰寒共暑一日光陰只箇朝還暮有物分明能
喚惺晚鍾晨角君聽取　擾擾勝勝勞百慮究竟思量
沒箇相干處只有一般攜得去世人喚作閑家具

點絳唇

去歲天涯一燈閑作幽窓伴酒來須滿不待傍人勸
今歲天涯又是年華晚淒涼慣問天不管只我何曾管

調笑令

掩袖低迷情不禁背人低語兩知心煙蛾漸放愁邊散
細麿從教醉裏深小梅破萼嬌難似春色著人吹不起
莫將羽扇掩明波灔灔光風生眼尾　眼尾寄深意一

點蘭膏紅破蕊鈿窩淺淺雙痕媚背面銀床斜倚燭花
光報今宵喜管定知人心裏

前調 飲

摘蘂和香滴得成更將白玉琢飛觥嬋嬌一任香羅涴
更折花枝作令行香浮金鱗翻蘂盞笑裏桃花紅近眼
粉壺琥珀為君傾弄翠援紅歸來晚　歸晚思何限玉
墮金偏雲鬟亂傷春誰作嬉遊伴只有飛來花片幾回
愁映眉山遠總被東風驚散

前調 生

玉笙吹過古梁州暗學芙蓉一樣愁倚闌重整金條脫
對檻不卸紅臂鞲淺淺綠靴雙鳳困柳弱花慵斂新問
嬌多無力任薰籠又報杏園春意盡　春盡斂新閑暗
春盡斂新閑暗傍銀屏撩鬢攢眉不許傍人問簾外參
紅成陣銀缸挑盡睡未肯腸斷秦郎歸信

前調 博

綠檀屏下玉成圍喚擁金盆出注時多情故與諸郎戲

集052-059

不惜春嬌兩鬢垂珠璣滿斗猶慵起玉馬象盤還得意
漏冷銅烏喚不譍更移紅燭挑花底。
花底錦鋪地繡浪瓊枝光似洗一心長在金盆裏翠袖
懶遮纖指珠璣滿斗猶慵起過盡紅樓春睡

前調 歌

賢川六疊小香檀玉笋纖纖不奈寒淺破朱唇促新調
紅絲短琵未須彈錦字兩行粧寶扇扇中鸞影迷嬌面
蘭葉歌翻春事空珍鳳雙鸞兩含怨
含怨兩顰淺西髻雲鬟低玉燕綠沈香底金鵝扇隱隱
花枝輕顫當筵不放紅雲轉正是玉壺春滿

八寶粧 懷感

門掩黃昏盡堂人寂暮雨乍收殘暑簾捲疎星庭戶悄
隱隱嚴城鐘鼓空堦煙暝半開斜月朦朧銀河澄淡風
淒楚還是鳳樓人遠桃源無路 惆悵夜久星繁碧雲
望斷玉簫聲在何處念誰伴茜裙翠袖共攜手瑤臺歸
去對脩竹森森院宇曲屏香暖凝沈炷問對酒當歌情
懷記得劉郎否

卜算子 悟

心空道亦空風靜林還靜卷盡浮雲月自明中有山河
影 供養及修行舊話成重省豆爆生蓮火裏時痛撥
寒灰冷

鷓鴣天 謝人送牡丹

甲帳春風肯見分夜陪清夢當爐薰寄香若傍闌干曉
定見堆紅越鄂君 雕玉佩鬱金裙憑誰書葉寄朝雲
蘭芽九畹雖清絕也要芳心伴小顰

前調 寄情

臉上殘霞酒半消晚粧勻罷却無聊金泥帳小教誰共
銀字笙寒懶更調 人悄悄漏迢迢瑣窗虛度可憐宵
一從恨滿丁香結幾度春深荳蔻梢

澹軒集卷五

宋 李呂 撰

序

送周術士序

周公系出某少落魄不事家人作業持其術曰三命曰五命翱翔江湖涉二浙走巴蜀閩一歸閩粵其足跡所逮幾半天下行萬里而未厭也從士夫遊世所歆艷者鮮不識也一日袖手跂於衡門之右會余送客揖而進之澹軒道所由來頗自衒其術之精因謂之曰余少也不無意於速化選耎數奇退而自屏於無用之學亦有年矣子之術神余何以子為問試取一二親舊五行叩之凡他人以為肯綮者周輒迎刃而解辨析品藻若無疑滯至其巧發奇中坐者為之激節噫周之術可謂不苟然者矣惟天降衷在人受之而為命故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古之所謂命也今之談命者其學蓋自司馬季主時已有虛鳥祿命等語後人又推廣其道於是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會而觀之而休咎生焉至於支干五行錯綜萬變運式布棊星推歷卜分寸薄厚寔探造化刑殺所臨或遇而為福貴祿所會或陷而為禍卒然未獲其指者比比皆是必也窮年皓首其閒人也眾其取類也多然後察往知來如衡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秋毫不得而隱也然猶有賦稟殊異分野乖宜毫釐之差眩目惑心庸有未盡者焉嗚呼如是其難也要其所歸特不過逆數之一耳非向所謂命也觀季主所以曉二大夫使之茫乎失色亦必有道矣夫鍼膏肓而起痼疾求有益於問命者將不止於此子盍歸而求之壬寅首夏序

烏洲李氏世譜序

初祖自唐末卜居光澤之烏洲卒葬本村世號員外墳墳園占地從廣所抵伯祖長官嘗慮從官轉徙為隣畔侵併具言於邑大夫給據以照屬朝廷舉行經界里正行量步畝又狹於當時所載姑附見於刪定之砧基歲

在已丑其審率宗族環以版築辛卯之春北溪泛溢墻悉浸仆基石僅存其兆域之內凡有二冢居其中者特大數十年來墳土消落冢面之塼畢露塼側有文曰咸通五年二月葬其左者差小文曰咸通二年某月葬或有李家冢三字然世系悠悠傳錄不一考於高曾以來誌墓之文或云有嗣者出於青州之千乘或云唐大中閒都官員外郎頻為建州刺史有惠愛卒官下時邵武光澤未升郡縣隷建州境子弟有不果歸者留居于此自大中改元咸通適其時也質之本傳時有不合豈登載之闕軼為之後者疑以傳疑迄未有以取正也迨紹興戊寅送婦翁之官御史府道出雲際邂逅族人季英者備言少時及見其家舊譜則云初祖公達偕弟公遠實南劍望姓以事往來吾里有高公者豪據烏洲館二公於別室奇公達妻以女高無子盡其貲以奉焉三者之說未知孰是要之雲際所聞頗詳首末差若可信今譜目之曰員外從長官公文舊稱也自昔相傳初祖之後分派為四是則同考四子名皆從走咸有隱君子之操當唐末世亂避難散處以蕃以殖曰超北徙雲際得建安劉侍郎夔所撰仲權墓表則曰超生朱朱生德榮德榮生巽巽登第太宗朝仕至度支郎中際山以南李其姓者悉超之裔也其東徙邵武之將渠之从里曰赴曰越皆為茂族大丞相綱父子兄弟聯芳接武蓋居將渠焉曰起世其先廬主產業不樂從吾族其後也呂丱角侍諸父聞講道德事奉常公與仲權之孫演友善同處太學相謂兄弟又於外村上官必發家得奉常公與其祖判官名晉卿內簡目其妻李為大姐者亦視仲權為祖父以此推之仲權正與司空同行又聞之從叔父字興祖嘗言於鉛嶺族祖恩州故箚得片紙若祝文文葉者稱戶曹之父大公祖則十公二妣皆危氏以仲權墓表考證世次十公當名為起昔洲之艮維有墟墓環以石居人皆曰公墓又北直戶曹故址變為灘磧久矣惟公墓在近歲溪東民李與兄弟掬田於故溪中纍石

以障水水勢益西瀧嶠公墓且盡時登仕刪定二父猶無恙遷之六蘭口其存者内棺底蓋而已朱墨間錯濇色儼然太公葬浮際原長官嘗侍奉常公一拜其下後無識其處者户曹有鄉行三長列上得王氏版命几三鎮之曲直取決焉五季間人家貿賣券契經印押乃可施用辛亥刼火之前尚及見之司空在太宗時部民兵督餉轉海溺水死少已志於學五經皆手抄廷評公少孤刻苦自立學益富作詩得少陵句法自是烏洲之李遂與閭家代不乏賢焉若夫得姓者必出於隴西至於命氏之由蟠根奕葉則備見於典膳丞延壽之序傳茲不得列云時大宋淳熙四年歲次丁酉五月二十六日

甲午裔孫呂謹序

諸子命名序

吾家徙居烏洲世載禮讓垂三百年高祖廷評府君高蹈林泉寓意詩律聚書教授澹然無營曾祖太常府君以豪邁逸羣之器鼓篋遠近遊學成登進士第年才二十有九仕雖益困而惠施則廣篤生三子其仲與元祐諸公上下議論是為黨人其季則吾祖九府君以孝悌然諾信於鄉里先考奏名進士府君少而苦學處閭門不違父道出而遊庠序與四方士大夫遊見者畏服其遇人急義而有信其臨敏明而有守夫人皆知之吾不足以知也吾不幸早孤奉素業祖不敢失墜吝汝諸子可毋念汝祖若曾高若遠祖之為乎吾不足使汝學也吾今命汝以名表汝以字姑述在昔聞於祖父之訓明以教汝汝列聽勿譁曰紹祖夫保家之主固已難矣彼菑穫之喻非廣所陌也堂構之辭非侈居室也肆前修之立身行事垂範將來汝既知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徒知而徒言豈若躬行而允蹈之也其字汝以景行曰懷祖夫孝始於事親終於治國平天下人能以深愛之誠心推而上之則知尊祖故知父而不知祖不足以言孝孝不備則本不立矣祖乃生人之本孝乃為人之本有本則雖放乎四海可也其字汝以孝本曰閱祖六經

皆載道之文諸史皆應變之迹學者之所盡心吾人號為務本況濫無統適足自亂博學詳說莫知其要非古人之所貴也其字汝以守約曰相祖行成乎身功加乎民非必處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必出也然上下進退神龍不能違其時行止久速聖人必曰當其可其字汝以時可曰襲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苟為不然則忝爾所生忝所生則忝厥祖忝厥祖則惡名隨之矣其字汝以世舉曰壯祖夫壯非君子事也故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然興事赴功類非懦弱之所能詩不云乎克壯其猷史不云乎老當益壯言壯則有盛大之意故有大者不可以盈志愈大則心愈小為近道矣其字汝以處謙噫善人不善人之師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今教汝不於其他特不過稱吾父祖之行事與夫所以責望於後人者述為訓誡命汝名字俾之覩名思義可謂待汝不薄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等氣類克肖胥以進修究以器識厥

幾乎不墜其緒也捨此則為自暴自棄矣書云惟狂克念作聖唯聖罔念作狂是知狂聖之辨亦念與不念而已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宋乾道九年癸巳八月初一日書

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今社倉之制其說有二曰儲米以備賑貸之用也斂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耀做隋唐舊制而創為之蓋倉以社名則賴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涖邑數月適連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視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某余始到官知其人焉一日以其事諫之寮友與夫鄉人之善者僉以李為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相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粗可以給一有水旱之變則食為之不足於是溺子而不舉者俗誠有之賢令尹得不為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況闕米於新陳之未接則憂

不在鄉而在市蓋販者無千金之積停者無三日之聚鄉人挈擔石以趨市少則有踊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盍有以為備乎然捐米以惠人非買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糶非建倉以別在官之廩則不可以圖久於是議以克合適詳視崇安之成規講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買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千而糴米所直數亦稱是李又推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維持之意幽遠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歲終計之已支百斛今買田之外益以沒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千斛若糶以時直而糴以平價雖歲稔亦蒙利焉夫不規剩利以糴則可使常新取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目前觀之若可以詒後而貽遠矣獨念夫崇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為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今吾邑舉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為之助剏其設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容有小異至於救民於艱為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牧民之吏率以三歲而終更斂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百里之治欲民化而俗善茲特其一端耳若夫富室之兼併豪民之武斷惡習相染而敝民間出頹風相仍而擻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詎止於此耶姑摭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冊著為砧基簿且復為之序以冠其首用詔來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

會族講禮序

某比見吾宗生聚日蕃至講禮之時特不過冬年兩節而已惟會面之時如是其疏所以異於路人無幾又況其間傲岸簡忽不能推見根本苟且自便居幼惟憚其長之見則矙亡而題其門居長或見其幼之來則戒僕以拒其謁遂使服屬未遠累年或不一見異時邂逅或不相識風俗至是亦已頹矣故嘗與衆僉議高祖大理

評事府君高祖母光澤縣君實夫吾族其別三祖曰朝請大夫府君曰河源主簿府君盍封殖之今本村上下東門東外及部武磨灘居者皆三祖之子孫也今欲每遇冬年就族人之家稍寬廣者設廷評光澤及三祖之位供以香燈酒果糾合族黨上自吾兄弟下及諸曽其日巳刻咸具盛服（或公服或襴幞或衫帽或小衫各隨其宜但不可用道服背子）相率畢集尊卑以列薦獻如儀然後自尊及卑逐行講拜就坐茶湯成禮而退于以尊祖于以合族使子子孫孫咸知其所自來且知族屬雖廣而同出於一氣也則事長慈幼之道不下席而得而親睦之風將不勸而自厚矣嗚呼自廷評公至吾兄弟凡五世自吾兄弟至諸曽又四世矣合今四世自勝衣以上略計幾二百人族姓之蕃求之吾里殆難其匹既蕃矣又能世其素業久而不墜抑又難也欲其素業久而不墜舍禮何以哉然則茲會之設其繫吾宗之隆替甚大豈曰小補之哉今議本村東門兩處每節各委謹幹弟子二名掌其事前期編

具咨請量收少錢備香燈酒菓之屬措置器具坐次詰朝鋪設務在整齊衆集贊導薦拜毋得差紊仍署簿一扇逐節開具與會之人行輩年甲及行禮節次取尊長簽押事畢差定後次掌事付之交管及眞像器具等悉令藏去毋致損壞其與會者若有疾患死喪急幹遠出等事不果來者許前期具假伏報掌事者照會其有傲岸簡忽苟且自便托故不至是不知宗族之誼在所不齒如此庶可以持久凡我同志念之重之

送吳必裕序

吳必裕長年斅學僅支菽水之奉囊無餘貲瓶無儲粟人所知也今春遽失所怙惟是附於身者正未有以處賴故端明黃公揮金濟辦得就木焉在殯且久必裕索居四壁骨立容瘁茫然復無以為葬一日問策於李某某曰必裕故家大乾之中坊世號著姓內外姻黨蟬聯甲族固不少矣豈其間無高誼薄雲如端明公之用心者必裕試一叩之脫遇一人盡捐麥舟則子先君之事濟矣不

然集衆服以成衰必裕猶當俛首爲親不憚於屑屑若家於衰則不可也必裕勉之哉

送龔伯成序

龔一新伯成漂汎不偶比丁內艱而堂有嗒然之老零丁窮瘁苦無以自存昔原壤之母死夫子不以其遊於方外猶助之沐槨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今伯成以文學授徒四方俊秀從而與之博約宜亦不少況親故在東阡南陌者聲相聞也烏得不爲之動心哉凡諸往來能隨力薄助俾死者有歸老者有養斯亦古人患難相救恤之意子勿謂當世無其人焉因行試以此叩之

與四八姪序

族祖南恩州房近來孫枝彫零尤甚其有者四八姪而已年雖過中或尚有嗣續之望近議定牛嶺高氏爲進舍夫斆學者所獲僅了定禮許以年下畢結茫然未有其資吾宗敦睦有素非他人比不免徧詣懇投能隨力助成之是亦義舉此姪家無四壁族中前時吉凶徵逐皆不暇講其或追念於此量施以爲之報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與六七弟命子名序

余從弟季嘉年四十有三實始生子爲伯祖父提擧公之曾孫公在元祐間以論事得罪入黨人籍去今八十許年而爾之子始生謁名於予予命之曰挺字以嗣直取魏鄭公古之遺直其後魏謩挺挺有祖風烈之意願吾弟勿以貧故謹教而成立之則謩之事業將復見於吾家兄老矣所以期待於爾父子者不淺尚克念之庚戌十一月十七日長至澹軒翁述

澹軒集卷六

宋 李呂 撰

記

義方堂記

紹興首元歲在辛亥建寇一夕闖通奄至先廬數百楹燔爇殆盡自是所在竊發人不奠居先君乃相水東之仙岡差若僻遠旁有山逕倉卒易於奔避營治粗畢攜累居焉居之西偏創小堂下瞰池圃旁闢軒窗置几案橫經以教子而命之曰義方不幸先君早世權厝其地扶挈老稚復葺故址依從諸父為求師問學計是後堂乃屬之僧菴迨辛巳遷神於獅山而堂遂廢於乙未每過其處但見荆榛櫛比痛悼隕泣若無以自容今年二月因獲掄材鳩工直丘壠坤維相距二百舉趾考槃數椽其從十有八尺廣則倍之而增其二焉雖輪奐一新而規模格物不敢有加其舊復用昔日之名揭之楣間示以不忘虛其中席以奉安遺像嚴戶牖於夾室北設臥榻前列琴書輒取顏曾之所事以名其左曰四勿右曰三省使子孫篤志於學者肄業其下朝夕相見先君之為人如親承其謦欬而取法其用心出入踐古人之迹而志其遠者大者則於先君為無負矣惟我先君居仁由義不務表暴私門寡祜降年弗永故晷不見於施設然推其行身及物無愧幽顯則知其志之所存者夫豈淺淺哉使命與時會其所成就決非碌碌者比也新安朱先生故已撫其梗槩銘之墓石矣幺麼小子詎敢復有贊述推原先君命堂之意以勉進來者庶幾獲此而佩服之爾苟為不然利欲內焚而趨向弗類交遊便僻而傲誕自喜有一於此誠先君之罪人為斯堂之所擯矣至於歲月悠久成毀有時想後之人豈無同乎我者嗣葺之然則是名之作將愈久而愈光未可以世數議也於是乎書淳熙十五年歲次戊申四月丁夘子男某謹記

孝友亭記

先大父處士府君以大觀丁亥六月二日終於正寝迨巳丑始克以禮葬於邑西溪口之源旁立亭一所以備歲時拜掃陳薦於其下蓋宅穸之初叔父所創也歲祖屋老日就頹圮越淳熙巳酉相距巳八十三年矣長孫某率從父弟順輗忌日齋享清明拜掃之費選匠掄材取椽題榱桷之撓壞者墻壁瓴甓之崩缺者悉更以新好稍復其舊從兩架梁外壁以為房使守塚之家居之授田四畝以為衣食俱令以時汎治庭宇掃除敗葉勿

使壅滯補葺罅漏勿使穿穴為經久之計某念幼失所怙逮事日淺嘗聞之叔父言大父為人軒昂磊落慷慨有大志善談吐重然諾治生義然後取不務苟得有為權譎之言以進者皆噤不得發先是奉常府君早世大父上有二兄而下有一從父弟往往皆欲自奮於文字中大父獨與其叔父河源主簿府君分典內外河源府君貿遷川廣閩歲一歸久以為常大父專意經理以奉親肥家為巳任河源府君既卒官大父以其子少親往

護柩事叔母與親母等咸得其懽心待兄弟若一內外無間言營治勤劇而不私其利周人患難而不有其恩待人不以貴賤咸主於禮遊謝公丈璀謫居邵武大父與之親厚每談論竟日不倦後始知其不事科舉為之慨然初奉常府君捐館用治命歸葬杭頭其隣張姓者以孤弱見陵誣訴於官經時不決部使者為之移獄隣郡大父時年十四毅然與仲氏同往就逮仲氏尋以母疾告歸省覲大父獨留對辨如理爭者屈焉奉常府君

得不改卜人以是知李氏兄弟屹然有立決不久為人下繼而二兄俱補中太學居十年而仲氏登第河源府君亦以是時得晚官伯氏浮湛場屋逾三十年五舉乃登第再長劇邑皆以廉能稱仲氏歷官多在京陝好義敢為與任公伯雨龔公夬輩上下其議論春秋曾未五十生鈞黨廢錮其從弟亦一意學問經明行修不以生計累其心凡宦學所需東西南北靡不應辦時吾家丈風特盛子姪入上庠者近十輩資糧之出略無彼此之

異復積其餘以廣阡陌後先夫人與叔母相繼以壽終視家貲已十倍於前既免喪始議應諸子分法裂而為四季氏則遷居後巷未幾大父與二兄復合其業歲有增羨又十年不幸大父傾背仲氏亦歿於海陵既所次年伯氏解官順昌始與兩孤姪分田析居惟我大父盡瘁於家財不異藏田無別籍以此終其身至是猶未免致疑有業已分而未肯割稅者有受分後乞檢會契庶者卒無一毫之私可得而議嗚呼大父持家四十年其平心盡己如一日推其用心當於古人中求之若近世則未之有也其亡也士君子識之者各以所聞見為哀挽無慮百餘篇獨石公惠之詩尤為精確其詩曰孝友陽司業山林陶隱居平生高士傳晚歲竺乾書彷彿勞招奠髣髴會墓東無人上公行誰為表門閭以大父之平生詩句槩盡之矣茲因修葺甫畢而亭榜偶犯高宗陵名輒石詩首韋而易之曰孝友又摭遺事為鄉人所知曉然明白者為之記庶使後人於誌墓之文可以參考

云十有二月既望孫男某謹記

潛軒記

予居之西北隅下瞰清溪長林茂竹映帶左右清風明月之徘徊沙鷗宿鳥之鳴舞四時之景足以怡情悅目者不可以殫數因即桂林之側做軒以面焉暇日挾策登臨開卷會心自謂羲皇上人不是過也間遇有丘壑者見過相與徙倚抵掌談笑索我於形骸之外曾不領夜晨而日夕是亦景物有助焉爾故予掇其景之尤勝者名其軒曰潛蓋指水之德以言之夫水之為物以清明為質以潤澤為功納污含垢是其量也任重致遠是其材也有是數美而獨以德取或者疑焉殊不知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諸中必形諸外即其表以觀內可也使水之性因時而為炎涼隨人而為曲折不當其行或承之羞尚何德之足云乎且人之好尚不能盡同其於物也固有權然相契者不可得而聞矣是故仁智之樂出於動靜之本性孺子之取得於清濁之

自然至於穎陽之洗耳皖叟之泛湖淵明歸來而賠賦魯望散人而記號是數君子託物寄意不於其他蓋有在矣自非順性命齊寵辱不染一塵心法雙泯固未易語此東漢黃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波不可澄淆其道於是歟故前史美之有淵乎似道之語予嘗謂使斯人坐廟堂得時行道視富貴為何如而所立必有若頹波之砥柱者其器識可卜也若夫有所陷溺則廉恥汨喪隨波逐流而無所不至矣是宜知軒裳之可貴而不知仁義之貴知紛華之可樂而不知名教之樂舐痔御車猶將甘心焉彼孰究夫水之理之貌也或又曰子之所謂諸溪者其源不過五十里其深不盈數尺譽而名之不已侈乎予應之曰有是哉客之迂也濫觴非多其流可以滔天纖雲之生不崇朝而雨萬物是皆水所致也特患其無本爾子溪豈無本者哉夫謂能行於其所當行能止於其所當止則子溪有焉邇以遠近深淺議之客莫我知甚矣噫濊汚行潦荐鬼神而羞王公不曰不可於子溪不有間乎客退書之壁以自廣云李某東老記

劒州普成縣孫氏置四大部經記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而群迷偎偎如搏風影莫或趣入佛則哀之於是假以言詮申以義諦旁譬曲引俾因指以得月故為書凡五千餘卷而其徒集而藏之曰大藏既以為浩繁莫適徧覧則又摘其帙之最巨而心要之總轄者曰般若曰寶積曰華嚴曰涅槃別而藏焉曰四大部故凡喜事之闍黎信心之檀施力不足以及大藏者則為是經之為嗟乎佛以一妙音足以證真而入理薦祉而却災彼五千卷四大部何多少之校哉劒之屬邑曰普成有孫氏自其先世與大雄氏有緣其子某信奉尤篤嘗以蒸裸不績有慊於中乃焚香佛前願捐金市經將藏之家以丐冥助已而果得子某滋喜初意益銳未幾畢事赤軸琅函端行楷畫無一毫苟簡龕幄秘邃種種嚴護與經相稱龍天鬼神畢來持衛於是其子育日設無遮供及四十二僧就閱是經因以

落之遂求記於予志其亡予謂世之人貪得吝出抵死校毫末所積巨萬惟家之肥惟身之豐惟子孫之愚扳一毫以奉佛搖手不可今孫氏乃能踴躍發心弗勤弗鄙咄嗟之頃辦此勝緣比其儕類頓不大異況熊夢應期蘭玉秀茁明瑩皦然因虛厥施倘推是心卹貧拯孤與病與老則異報胥來將大於是非吾私言實佛之言孫氏子能藏佛經必能聽佛言故告之弗疑

光澤縣大寺寨修倉記

由光澤縣治北出四十里所有寨曰大寺在熙豐時以隣寇廖恩吳筍之嘯鎔相襲往來踐蹂而縣之境北直江東視三方獨為闊遠其地多峻嶺長谷盜得出沒其間民罹其害於是部使者以郡縣之請工其事於朝寨由此建既成郡撥禁卒九百五十輩充入之闕則就招以足其數總一歲轉餉幾千斛因創倉其側以便出納當秋收時郡撥民租委僚吏受而儲之然其規模草創弗能支遠漂搖於風雨穿穴於雀鼠棟撓墻圮因仍不治所給之粟半為土壤毁墟之官睨而弗視以為常焉吁養兵之道如是其何以責人之死力也哉紹熙癸丑巡檢李君始就職見而戚焉未有以處也會縣主簿張君來領輸務遂以告之張君聞之慨然輟常所得食錢三萬悉以付李君俾治其壞李君得之市材鳩工土木並舉梁梠榱桷之朽蠹者易以良蓋瓦甓塼之破缺者補以全昔者環以叢墻今則壁以厚版蒸濕之氣無自而入蟲鼠之耗易以補剔繚以高墉限以深塹可絕穿窬之弊用度不足則李君捐俸以繼之黝堊丹雘煥然一新器用應湢莫不備設先是一兵月給一斛八斗七升例捐其七升斂而藏之別庾以備不常之需吏並緣為姦莫可稽較李君之至盡以與之曰無汚我且撤其藏以剗去本根蓋不惟茲寨永久之利抑去其害惟保障之說我國家所以廩給之者雖厚費不憚在官者又為之瘝身經紀全畀所給唯恐有不足之憂如二君之用心者果何為乎當無事時爾吏卒得不挽強超距以

闕其力進鼓退金以羽其令一有寇警則捐軀思奮以
圖報效庶爲無負僕群聚怙強飽食之嬉則將焉用保
障矣張君名彥清建之浦城人連四薦得第一行作吏
已爲當路者所知往往數仕以事張君亦勇於爲人不
自校計利害以能集事如是倉之爲者殆未可以一二
數也抑嘗聞之前輩宣政間有太學生張公某者受知
時宰客其家一日論及時事直忤其意拂衣歸自號草
堂翁終焉嵒乃知爲張君之曾大父則張君之氣節豈

無所自哉李君名某家世爲將居滑臺今爲太末人蓋
仕未幾已能究心乃職以起廢革弊律已御下爲首務
是不亦可尚也夫是役之成二君屬筆於某謝非其人
不可則爲次其顛末并書二君之出處俾後有考次甲
寅年冬十有二月東州李某記

書

上黃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十二月二十日從表姪孤子李某謹齋沐栽書西向泣
血稽顙再拜授家童走二千里謹投上提刑察院大閣
下昨者先考窆不獲地近諜遷奉重惟棄背之初遑迴
反葬雖請銘於大人君子而幼稚無立不能自致比長
頗遊先進之門而時已後矣今幸因改卜竊有請焉痛
念先考刻苦爲人不務苟進雖當時爲之若無甚難自
今觀之蓋亦鮮儷某嘗采傳記所載其閒但一節可稱
附託獲人萬世不朽而況當擾攘之時處奔競之俗固
未有能自堅其所守之死弗變者也使幸而遇知音若

班馬輩則亦足以鼓名教而振頹風矣彼世之賤丈夫
朝不及夕其商榷古今題品人物非貴耳而賤目則捨
心而求迹若此者皆不足與論也恭惟吾丈行高當世
文追古作月評之下尤慎許與列在先考實爲畏友宜
盡知其平生欲銘其行可傳可信非吾丈其誰乎且吾
丈亦有不可辭者抑嘗聞司馬溫公與范蜀公相處歡
甚每謂吾二人兄弟也但姓不同爾既約更相爲傳而
後死者則誌其墓故溫公之亡蜀公實爲之志先考之

於閤下學同志合無愧二公弟所鍾有厚薄故先考不遇以死今吾丈橫翔臺閣爲時正人聖天子惟刑之恤眷求重厚付之淑問而吾丈游更數路陰功偉然行當賜環福徧緜宇其於故交豈以不遇以死而易其心哉今諸孤之計不過欲獲一言以伸遺恨於地下諒吾丈决不忍深拒之也比歲季弟還自治境竊知吾丈亦有意於此自非惇篤能若是乎況先考心之所欲爲力之所可任吾丈旣詳知之矣以成敗而論人固知吾丈之所不爲也若逕賜之銘豈惟不肖子之幸是亦先人之意所有行狀幷眞贊繕寫拜呈其筆其削唯所以裁之干冒威嚴不勝哀切戰懼之至荒寒不次某泣血稽顙再拜

與何少卿干墓誌書

嗚呼文之難銘人之墓之難蓋分不深則知有弗究知之矣文不工則辭有弗達辭達矣非天下重名則文有弗傳爲是三者可以無愧唐韓退之號文雅且望尊斗嶽一時大夫士非其銘死不瞑子孫不名孝而退之亦矯矯自喜不輕一語可人其所作半天下傑士非功業文詞赫然則行義風操有絶人者然私考之他雖數叙博贍論辨雄俊卓當代奇作然文而已矣至其銘孟東野銘樊宗師銘李元賓則事核而言激情切而意深訂詞華則本其學術之淵源評操踐則極其出處之本末至於表忠壯則髮怒衝悼窮屈則涕交隨言言字字如出肺肝豈非數君子於退之自是平生故人其聲氣其趣尚相於爲甚深相接爲最久數君子之心固退之之心退之之心固數君子之心則其見於辭非若他人之勉而爲迫而應是故用其情者又重以絶代之文濟以高世之望顧焉得而不傳嗟夫退之遠矣今有人欲銘其先而遇文如之名又如之而又知其先如彼之於東野於宗師於元賓者其可不亟拜亟懇而求之乎某之微懇尚忍言之某兄弟不孝險釁所鍾無以永延先君起部之命於天封割巨痛踰累年而未平今幸旣墊獨

墓石未有文私自悼嘆與不基等因念平時從游非碌
碌子而曰四海賞音百年知己未有出閤下者異時傾
蓋定交握臂吐膂殊姓氏而弟兄異肝膽而一體詩簡
之聯翩緘劄之往來炯燿篋笥至今宛然則庶幾分之
深知之究者矧閤下之文今世所無有每妄論之如水
出海涓滴萬壑如雲出山頃暫千態其傳緗素鍥金石
照映四裔者如玉如金且又人品絕高物望甚偉龍郎
之舊人元老之故家書命勸讀猶名散地向者鬼蜮不
量欲毀圭璧然摧姦觸邪之氣烈烈炎炎上薄日月吟
嘯瘴鄉萬撓不挫卒起佐大府以時召除由是德愈尊
大節愈白則今日天下重名閤下有之豈是三者其於
銘人之墓固傳銘先人之墓則益傳視退之之於數子
猶有矜色則某兄弟於此汲汲焉以求其可後耶抑又
有說先君捐館舍時諸孫用治命卽葬因緘其行寔驟
族而謀皆曰必何公為此銘者非公寧不銘時閤下方
偃息湖外道阻遠不啻天上人或怵之曰見公將何時

盡他求私謂不然天下事有不可知者見公無時固然
然安知公之不亟見也姑待之已而閤閤下起廢新
召摧不楚不吳而蜀寔來某聞之喜不寐曰事果有不
可知者而前怵之者亦曰持之誠庭之果此其兆矣是
以前日既見將以是請未發口而閤下首及之嗟夫此
豈但人意亦天意然則閤下其決興衰於未泯之魂垂
德於不朽之骨將以一字寵光之使死死生生均拜大
賜矣抑又聞退之銘柳子厚亦以故人然其朋比之愆
輕躁之短蓋而愈醜援毫之際倍費洗滌句宮傳之銘
元稹亦然斯二子皆道不戰欲醉聲利虧名義至生辱
其友死又辱其文識者悲之伏惟先君起部剛大之正
性潔白之峭行懿文寔學無愧古人白首一節歸老牖
下存無靦顏沒無愧魄於閤下之筆似不辱異時文成
閤下必拊卷而嘆曰吾誌人多矣唯郭有道不愧則某
兄弟寔與榮焉行狀一編并浼台聽

上晦庵干墓誌書

十一月日孤子李某謹齋沐裁書稽顙再拜獻於知府
祕書明公閤下某嘗觀蘇公子瞻之集有祭張太保文
其辭曰某於天下未嘗誌墓銘者五人皆盛德故求其
所謂五人者曰司馬文正富文忠趙清獻趙康靖及文
定而五其後復銘范蜀公李太師而已如王郎子陸道
士暨保母妻妾之徒蓋不與也竊隘其言以為此五君
子者數在王室太常紀之史冊書之使無蘇公之筆愚
知其不朽也非若抱道懷義無所設施儻非盛德之士

或誌或銘則草木俱腐矣審如蘇公之云則得銘者無
非達官偉人彼清介自守禮法是蹈厄窮而無位者皆
在所棄矣不幾於失人乎愚意立言之君子於所紀錄
特視其自立如何耳蘇公未足為通論也某之先人不
幸夭閼自其幼年服儒者之行以終身焉平生安於義
命不得少見於世在殯二十年餘某不孝罪逆始克遷
奉惟是表墓之石藏久未立非故緩也蓋有待也共以
明公果行育德出於生知正心誠意得之大學極高明

而道中庸尊所聞而行所知真積力久內外昭融某雖
頑鈍竊高明公下風亦有年矣今歲夏初幡然有廬阜
之興實非為廬阜也正欲解履崇牖樞衣函丈少得望
見君子之容以償其夙昔之願耳無何行止非人所能
而會合之期如此其難也故經至洪井以事而歸引領
悵然走介裁叙自狀其過方廣獲戾豈意明公辱賜之
書情誼灑落與進之意甚於傾蓋顧惟一介之賤何以
得之下拜啟緘三復愧歎是以冒霜淩雪奔走千里使

幸而得一見足矣豈圖謬摛與進一旦寘之坐客之右
慰喜過望輒有瀝血之懇久欲訴於明公之坐喋不敢
發然念昔之壯而今已老若復遷延是自陷於因循之
罪晝思夜度未免一吐下悃執事庶幾矜哀而憐之
竊料明公仁恕存心仁斯立人恕斯推己純孝優於錫
類全德富於有言尚論人物主於至當初不以貧賤利
達為閒是誠小子之幸會也夙夜以思儻獲明公賜以
一言雖華袞之贈何以加焉謹持所親游君之狀稽顙

俛伏於明公之堂下惟明公惻然興懷憫其所以來之意俯筆大書而遂賜之豈特先人得伸於泉壤抑所以加惠李氏者為無窮凡某中外銜戴大造及雲礽而未已也痛念先人不逮中壽事迹不白行狀所述特取有據雖小必錄冒塵聽瑩不敢毫髮自誣至於筆削之際明公取其應於銘法者存之可也嘗聞之季札之葬吾夫子實為之銘石刻具在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萬世景仰想其為人徒以兩語重也然則某之望於明公意有在矣惟是哀誠所迫曾不自知其僭越短書見意荒陋不文退而屏息俟命廡下明公決有以察之而不加罪也區區不勝惶懼戰越之至不宣

澹軒集卷七　　宋　李呂　撰

行狀

黄君行狀

公諱崇字彦髙姓黄氏武城東人也世濟之美著於檢討呂公夏卿所撰太常丞諱康有隱德遠近尊之子孫服其教往往為偉人吉士始以其季子職方郎中汝寄累封為丞太常有孫尚書右丞履被遇神宗贈至司徒於公為曾祖祖諱汝臣不仕父諱豫用從兄右丞奏補假承務郎皆以孝謹著聞鄉邦公自幼力學日記千言人謂必大其門者年未冠而承務任以家事遂無仕進意公兄弟三人於序為次承務之喪生計未裕送終之費皆從巳出初不課於昆季曰視吾錙銖之積僅足以襄大事吾知為人子而已及至葬為禮甚備親者韙之母夫人孫氏春秋髙性嚴而多疾公致養勤劇侍其帷心家素清貧公獨當幹蠱[illegible]其鄙李某者頗尚氣節

推服公之為人頗輔公以經綸於是罄所有以付之李亦傾家貲以合焉隨其所得未嘗較計多寡與之處十五年終始若一公之兄遊於外不幸感時疫以殁他人無敢往者公毅然告行千里還柩檢視其槖得餘貲千緡盡籍其物以歸丘嫂公平居恭儉自守一介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轂衣食具無所愛由是公之二子學問涵養早稱令器發策決科為時聞人其伯氏實冠多士轡有公輔之望仲氏連宰劇邑以愛民職吏得名

公方耆老秉安車左右就養諸孫詵詵儼侍其前以娛朝夕故吾里之父兄誨勉其子弟者畢援公為美談公以二子登朝叙封右宣議郎致仕某年正月十九日考終於仲氏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以其年十月某日葬於先塋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封太孺人通詩書以禮法為內助先公二十年以卒二子長曰通判建州名某次曰知南劍州沙縣名某女一人適免解進士劉紀孫四人曰源曰瀚曰滋曰浩皆[illegible]於學孫女五人長適右廸功郎倪治次則某之室次女許嫁將仕郎吳應時餘未嫁某始也升堂拜公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莫見其怠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退而詢諸人咸謂公自少壯至老未嘗不然然後知公誠敬之道得於天性非勉強於頃刻之間彼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似未足以況公也公孝弟於其閨門應遊於其鄉黨雖埋沒幽塞其潛光隱耀宜積久而愈發頌惟篤生賢嗣進用於時所以顯揚公之盛德徒見其方興而未已也姑述公之賢行以待太史氏之採擇紹興二十三年三月日隴西李某狀

祭文

先考神像祭文

維慶元元年歲次乙卯十月壬子朔二日癸丑孤某向者重建義方堂於先塋之前示不敢失墜先訓堂成置香火於其中以奉塋遊而未有像設家奉舊真一本重加表飭卜以是日奉安於香火所謹以酒果昭告於先

考奏名進士李公之靈曰公以弱冠學富有聞家難時危志弗果伸抱恨早世僅逾五旬有堂義方貽厥子孫棟宇就頹名不可埋改建於斯用詔後人公之道義發乎精神已瞑乃傳彷彿其真安奉有嚴昭示無垠入拜公像尚如公存仰此先訓期於克遵公亦赫靈大振於文何以報公日新又新尚饗

祭亡弟仲老文

去臘收汝手字方喜汝脫厄雖未免臨汀之行然大率若不足深憂者揮淚遣書相勉以處患難之道無何老僕不忠聞汝感疾於南畑安意以為時氣委其書於何氏妹而還方再遣汝仲子而汝之病革矣嗚呼痛哉方其病也不得評汝之藥餌遽至氣脫脉盡而不可救暨其亡也不得視汝之屬纊求必誠必信以斂手足形此生者之所甚恨也天其或者扁舟西來在途旬餘始達故里既易棺衾骨肉環視其面如生哭而問諸左右則知汝臨終之際也善其言及所以區處後事歷歷不亂

亦可謂收之桑榆能不自同於醉生夢死者矣嗚呼哀哉吾兄弟四人仲季相繼而夭原其致此莫不有由然一物之成敗係於數者尚可以推況稟天地之中以生者其不苟然明矣聞汝之語能歸之於天則我輩自今固可以妄言矣烏亭之原杉木之案凡久識之日月有時命汝諸子奉柩以埜槨周於棺塜周於槨稱家有無不侈不墨山明水秀拱揖顧抱汝其安歸以利汝後若夫先疇尚足以具饘粥典籍尚可以業子孫使中饋量入為出而緩急不失其序諸子各隨資稟而士農不失其職至於維持大綱凡與叔弟當分任其責則汝之門戶折而復振尚庶幾焉苟為不然徒有區區之心亦末如之何也一觴之奠餞汝永訣慨念同氣不覺淚血

再祭成老文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壬午朔二日癸未兄某順同姪道祖以家饌清酌奠別於亡過百十三弟成老之靈天禍我家一何慘也吾先考寔生四男命叔氏仲父

其居膝下者三人而已吾年六四遽失所怙零丁孤苦
汝時生纔數月甫及成童忽苦危疾内則吾母日夜祈
抱外則劣兄請祈救藥幸不至夭長而岐嶷眉目如畫
吾以幹蠱爲已責專勉汝以問學資性警悟衆謂必大
吾門不幸先妣棄背兄弟出處不齊遂復分異汝較藝
擧場往輒不偶伏闕上書人微不召長年道路固已喪
志況經人間憂患可悲可愕者亦云不少矣無何仲氏
忽蹈禍機萋斐貝錦往往而是至於臨危下石者未必

非平日親厚之人吾惴惴慄慄重足仰面傍徨乞救動
遭白眼求其一出言一引手欲解我於重圍者蓋亦鮮
矣汝乃欲掉三寸舌汎汎求援信乎其氣沮致疾以死
嗚呼冤哉痛莫甚於此矣四人之中吾年獨長仲季相(世)
下世今其存者惟吾與叔氏同氣之親猶有四妹一則
心疾不事三則隨宦四方相見有時彫零若此老境何
堪汝爲歸人諒不復戕顧矣嗚呼哀哉吾能撫汝以生
不能起汝以死能友愛於身存不能致力於喪葬此吾
抱恨於無窮然吾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人不
勝天久矣汝英爽如存豈不吾亮(諒)耶屬開壟期相去止
隔三日率叔氏及道姪倉忙具奠意復不滿姑用見勤
擧觴一酹相念平生終天之訣腸裂復蘇尚饗

萬松開壽藏祭前妻墓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夫李
某以家饌淸酌昭薦於前妻高氏之墓某與君結髮六
十年(矣)共處九年而君長逝卜埜溪東鷄籠之麓曰李窠

已五十年矣君之行實予嘗銘其阡焉惟是氣序流易
松風草露有慨於予心者迨今猶未忘也予後君一歲
生今七十七既老且病齒牙筋絡日夕作楚中歲以來
又病脚氣自去夏發動疼痛交攻唯恃淡粥以苟全性
命思欲預爲終制卜於他所又輒不合嘗因往來見君
兆域之左正直坤維約十擧武似可以爲予歸全之所
以問日者莫不以爲宜退而喜曰予與君契濶許久今
乃營壽藏於其側使異時尚獲相依於冥漠之中雖百

千春秋孰究其終窮既安且固以利我後雖前昨相從之日淺亦可無憾今也偶値歲月日時之良日者以蹐用之存歿俱便遂鳩工平治基址凡百務從質實自首丘之外唯有水路拜壇下創門庭實不可闕者粗令為之廣彼此無害但不至廣有興造以侵傷山氣至於整治墓道穿池栽樹修葺守屋因以精舍廣開窓戶使子子孫孫中有好學喜靜者肄業其中因以省視丘壟皆吾兩地之所同也當其始事酹觴以告嗚呼吾言悲夫寃其有靈尚鑒茲哉

代妻父祭從兄居士

惟靈服膺孝友人無閒言遊于庠序列雁差肩運有通塞處之恬然一旦棄去默求性天脩脩丈室布衣蔬食日給何營姑曰藥術有餘則施凍餒殘疾三十寒暑渾如一日人偽紛紛公造者真反覆萬變孰驚其神仙化者誰惟公閒人彼豈渠持御風凌雲公之云逝特其委蛻葬之高原亦聊復爾死生去來公無悲喜而某也獨感念疇昔咨嗟涕泣有愧於太上之忘情者矣

祭妹夫何叔京文

吁嗟叔京操行孤堅宅身端靜顧自幼以常然非矯揉而後正博極群書問無不知據傳記之同異曾不差於毫釐在昔嚴君道承伊洛得學文於家傳唯名教之可樂忘寢與食用志不分自視猶以為未足求益友於多聞棄華就寔水落石出一官不究於設施微意遄閒於遐革吁嗟叔京全於性者如此其厚固於數者如彼其少緊顔跖之不齊蓋自古而難曉追惟親誼垂三十年念發妹之多難藐孤甥之不夭日月有時將臨祖載既歸安於几原朔厥後之必大吁嗟叔京為真死矣而有不朽者存以彼易此夫又何言嗚呼向雖出處之不同猶覬笑談之可共自今無復此望也想音容而一慟哀哉尚饗

告城隍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三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丁卯李

某等敢昭告於本縣城隍土主之神某等承邑大夫見謂縣學頹弊弗葺則壞又曰縣治之西得隙地於陰陽風水為勝因此時移敞舍其舊而新是圖諸君冠章甫而談仁義得無動心焉語屢出輒不應者累月一夕復申言之勤惻之意有加於是以其説請於神工祝致辭聽可否於杯珓連獲吉卜乃敢承命屬季春中澣其辰丙寅始從事於勸率越翼日丁卯糾合同志以牢醴修敬於靈祠惟神實降斯土巍然生像公禍福之權享一邑之奉凡厥歲時莫不持香幣進卮酒奔走於祠下者亦以其有禮義存焉耳今夫子為萬世禮義之宗主無夫子則人道滅矣神安得享有此巍巍哉彼釋老之宮金碧相煥至教化之地則填漏支傾反不如郵亭傳舍若神豈得坐視而弗救自今以往當使境之善類莫不欣然響合不日成之無有後艱則神之聰明正直誠有助於風教而神亦永有依歸非敢私禱也尚饗

代趙宰移學告廟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三月丁未朔十八日甲子具位某敢昭告於先師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先教化為本某謬叨邑宰兩年於茲矣顧瞻學宮棟宇傾頹日就毀廢惟是俎豆之事因仍苟簡仰不足以奉承聖師俯不足以振作士氣心實愧之屬者邑士復以陰陽向背為請願協力移建乃即縣治之西偏卜云其吉地靈形勝面勢當陽前仰後擁山秀水清於是言出未幾衆口和附咸曰禮義興行異人傑出於古有光其在斯乎方當謀始用伸虔告聖神其聽之尚饗

諸廟謝晴祝文二首

極雨極暘俱稼之害禱於有神動輒響答比以霖注仰祈開霽復踏其私神豈吏之恤寔民之憂躬謝祠庭亦以故云

春霖連日寔病苗也吏惟民憂中心焦也有禱於神福可徼也晏寒日暾報之昭也敬拜祠房致懽謠也一觴之醑栢與椒也尚享饗

若雨不已農末俱傷告爾有神惠肯熙陽應不旋踵其德昌曼施豐報微以試可將終此歲功尚降之祥尚享饗

醮詞

淨獄設醮詞

國家閑暇堯仁方徧於九垓囹圄空虛漢律遂敉於百里幸追承宣之責實繫覆燾之功用昭謝於洪私庶瀝迎於和氣明慎而不留獄敢矜五聽之精禳蒙必有豐年更賴三清之助

潛軒集卷八

宋 李呂 撰

雜著

錄祖先遺事

吾李始居光澤有二說今並錄于左尊長所傳初祖仕唐刺建州以卒葬于上洲今塼塚見存每塼志云咸通五年二月卒葬其左一塚塼文云咸通二年某月葬或有李家塚三字或以為始祖之配而不詳的伯祖宣教嘗申縣出掾稱初祖員外而不名伯祖寺丞及先祖之誌則云諱頻考之唐史文藝傳都官員外郎李頻大中間嘗為建州刺史死官下有遺愛州人廟祀於黎山大中繼改咸通以其時考之說頗為類容或有焉但本傳載歸葬壽昌而今塚在此為不合故某往嘗為文以謁黎山有曰蓋共為公支庶或兄弟之後此一說也度支仲擢之族居于雲際之紫溪皆言其家舊譜初祖公達南劍人與弟公遂偕來光澤郡盤有高公者夫婦獨居

烏洲館之奇公違納以為墳因家焉生四子名皆從走
度支公曾祖名趍趍生朱朱生德榮德榮生䟐䟐是為度
支烏洲派別之祖諱起此一說也往時從叔興祖為某
言嘗于族祖恩州天常亂帙中獲片紙若家譜不全載
戶曹之父太公祖十公二祖母皆危姓推仲權之世數
視戶曹為小功伯叔父故太博與仲權之孫判官序兄
弟蓋是時昭穆猶未泯也等而上之則戶曹之祖十公
即諱起者是也又吾家有祖坟北溪旁辦公墓頭人以
為戶曹之祖四圍埋石為記某年少時猶及見之庚申
辛酉為水侵嚙墓既破有棺木貳片在外漆猶鮮朱地
黑花豈當時所尚然歟登仕刪定二叔合族遷奉於溪
東曰上欄夫人之葬不及知其處族中除夕門祀上代
十二叔公相傳應役死於兵世祀不絕或恐為十公之
弟戶曹之父若浮際諸叔云伯祖宣教初幼侍太博猶
往拜掃並不言夫人墓是自無能知者今所存唯上洲
兩塚最古歷年滋久坟土圯落冢室暴露己丑十一月

其親屬增益其封環以垣墻墻旁元有烏臼數株移
植使若歲取其利以為修葺之費戶曹十四公諱泰有
鄉行王氏孫以命以為官華縣南塔坂夫人亞氏葬上
欄在今圖極處小父伯父右同宮廿一公諱建中手寫
五經國初勤王死事太博卜葬衣冠於溪東曰黃獺夫
人上寶二十九娘葬上欄之大窠元有小相思木環列
墓側廷評三十八公諱鐸開寶乙亥生文行甚高有詩
句行于世享年七十九光澤太君黃氏十五娘江陂黃
延之長官之女兄太平興國辛巳生享年七十皇祐庚
寅七月二十四日卒其年葬杭頭太博生于祥符甲寅
追慶歷壬午登第起家為象州司理參軍以知州王益
沖奏公士行清修頗有學問勅差象州州學教授慶歷
七年廣南路西轉運使杜杞提點西路刑獄公事李永
德奏公決獄公平臨事幹敏保舉堪充縣令任使就移
黃州黃岡縣令丁母憂皇祐五年服闋有舉主九人注
昭信軍節度掌書記丁父憂至和三年服闋授夔州奉

節縣令嘉祐五年以夔州路轉運使馬仲甫等六人奏
公素能自潔寔有可稱保擧堪充京官親民任使勑改
著作佐郎知江陵府公安縣事八年轉太常博士治
平二年差知興化軍莆田縣事轉屯田員外郎未拜卒
於任時治平丙午八月二十九也歸葬廷評墓次後以
伯父提擧贈至左朝請大夫仁壽縣君高氏爵里卒葬
具于忠肅墓先祖妣不肖嗣某陳公所爲墓誌先祖父
母之葬李太師斯和從叔知縣實誌其墓先祖妣不肖

嗣某嘗自爲行狀求黃待制爲之銘許而未作
戶曹乃五代時王氏承制所命向記三七叔父云嘗於
十伯祖家見之命詞有鄉行素高爲衆推服等語戶曹
公生頗優裕咸平間有産錢一萬六千烏程塘石多其
世業家居烏洲之北歸後坊時比隣有樂姓者以貲相
高今正在其茨陵埂外仙子蔔療石乃洲上人汲步戶
曹性嗜驢人居希少傍溪皆其畜牧地
司空公手寫六經在門裡十七六叔家爲水所漂司空公

縣令上官氏二十九娘後晉天福八年癸卯生至大宗
天聖三年乙丑年八十三感風疾以家事戒子孫後不
知棄養歲月廷評公善飮酒既醉益莊謹鄉人戲之曰
李公收足蓋甕正酒壜耳
廷評公暇日必挾冊徜徉田野尤樂邑西之徐原時人
稱多虎一日散步山徑虎自林中奮迅橫出公少避道
誓曰業昔吾風生儻無負於汝汝宜好去略無怖容虎
亦弭尾徐若化伏者廷評公自後坊水患初徙東邊後

一夕遺火焚其廬得前坊危氏舊居焉有惡隣李燦者
膂力絕人被酒過門必拔柱以示勇公明日則起而築
之未嘗輙校率以爲常太博公既得第歸公一日杖策
將度溪西素苦足重一足才及船艇燦從旁推之船離
二三丈公偃仆水際同渡者扶掖以歸公以自跌語諸
子明日燦踵門愧謝自此不復失禮云
廷評公作詩琢句甚工有送子入京詩云父子相傳世
業儒只將筆研作耕鋤爾今應念趨丹闕我且貪閑守

斅廬酒酌十分須酩酊遂登千丈莫躊躇明年二月并
三日好報平安及第書又有圃茶摇雀舌叢草墜龍鬚
池閣魚容坤堂幽木養奴啄食雞呼伴逢鷄蟻報王等
句惜不見其全篇
太常公少時與河源在仙花院讀書寒月坐夜必預設
氷水一盆才覺睡思遽投足其中或至通夕不寐中年
右足致疾遂偏小云太博公常曰光澤縣君曰聞廬山
藏書甚富某也欲往傳誦所未見者但擾一鞍錢則可

去矣光澤君如言賚遣之抵旴江好事者爭就致饋盡
以所獲附還爲甘旨之奉至南昌謁太守吳公路時以
其頭方號吳大帽投所業守也留便館見其子齋郎公
退復與語樂甚聞其能飲連酌數巨白飲之皆盡徐出
平昔所難賦昔凡十題題注韵脚且問有曾經燈窓牢
籠者否曰二題蓋嘗爲之它則未暇也因授公使悉賦
馬公還寓所一夕草具繕寫既成天已辨色走至郡宅
上謁太守未知賦就將拒之典謁者復曰賦就矣吳公

驚起迎揖就坐它客皆未暇及也每讀一賦韻韵稱賞
命駕至上藍溪院復禮群僧駿馬已而群僚皆至于是
辭往廬山傳審次年入京補中裘粮之費皆南昌所辦
太常河源二公友愛如古人每入京弟負書篋兄步隨
其後河源力足健率先數里太常公至投店食寢畢俗
時人歎美之嘗約曰兄弟四十不得祿當推一人任家
責後太常公二十九入仕河源每來省則仁壽君還處
別室兄弟必同榻卧起後太常公在公安河源過四十

未第請以前言公既清俸得二百千曰汝事濟矣但未
可遠行日復一日欲別不忍如是復閱數月河源一日
致懇于仁壽君君爲饌具醉太常公以酒河源始得去
太常醒末河源曰去矣太常大怒爲之不懌者數日兄
二公友愛之道非世人所及者甚多惜子孫所知止此

贊

三身贊 并序

予嘗讀司馬公所謂解禪偈乎實易知有益于世哉

余敍之作三身贊儼其義止此視余之言若有契者
有外乎是則愚不足以知之矣
清淨法身　是身本寂湛若止水六用未兮塵何從起
圓滿報身　本來具足無欠無餘何以報之渾然厥初
千百億化身　行成乎身非數可擬妙用縱橫在此而
已已

澹軒自贊

天賦我形非鳶肩虎頭故不爲論相者所知收天生我材非犧尊文楸故不爲運斤者所得蓬髮垢面而語言悠悠短褐無絛曾莫知其可羞至于聖智德行之實古今成敗之由時賢置而不論肉食鄙而不謀蓋嘗掩卷而嘆息三復而綢繆闚其墻而窺其戶泝其源而涉其流彼王之良安在顧駑馬以何尤勿戚戚乎世態之可惡勿汲汲乎聲利之可求能不以趙孟之貴爲貴聊揮塵宴坐而心與造物者遊

又

非丈室之病夫非澤畔之癯儒翛然其貌齒髮尚疎諒無酒色之敗亦匪名利之拘凡世俗所謂憂者若無足以涉吾地而入其郛然則有異乎此者能無憂乎過四十而無聞責之者誰與視伯玉之知非尚庶幾于良圖夫一念之間天地懸殊曾不思于往行又何晒于前車咄形吾自偶贊吾自書豈徒然哉蓋將有警于余也日謹一日勿用勿諸植後彫之松柏收晩景于桑榆

祖先畫像贊

有斐君子溫恭而文隱居求志與物爲春凌暴不較遇虎能馴臨書是實不顧屋焚醉吟自適逢恤窶貧

夫秉禮遜內助慈良介乎娣姒以柔遇剛篤生哲人實大吾李源深流長實自茲始

七歲詠馬人知遠到弱冠能賦日可千道甫壯而仕愛民奉公其率樂易有古人風世繼以文子孫孫子又生孫曷有其已

父克選婿獲先大夫成夫教子振耀鄉閭發居二紀不

出戶庭孰播厥聲于翁欽銘
致養忘仕人以孝稱親歿從兄室無私營輕金重諾
然鄉評詩禮學于蘭玉充庭仁義之澤貽我後生軒昂
磊落庶乎丹青
幼從姆傳克著功容令妻壽母以禮始終命服之華報
則未豐義利後人世祀無窮
致君澤民公無其時枉尺直尋公又弗為與其跼蹐于
鹽車孰若潔身以全歸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如公
則誰況彼畫史曾莫覗于風規徒睥睨其遺蛻而欲髣
髴其精微者乎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弗知其他以畢此生心慈而貌嚴
衣故而尚潔來裔百世瞻此像設

叔父衡陽府君畫贊

紹興戊寅七月十四日衡陽尉李公卒于正寢惟公生
于紹聖己巳八月二十
四日子時享春秋七十越辛巳葬於邑西塔𡋯祖塋之
右不利隆興癸未歲改卜于磨石之原與後夫人合葬
公之亡也距今四十年矣子男惠卿用郊恩贈公某官
一日命工重繪公像求贊於某某不肖視公為季父先
君早世公敎誨成就之意甚篤其敢以老鈍辭謹昭撫
公之平生以為之贊其詞曰季父秀發自其弱齡軒昂
磊落議論如傾早習王氏學校推稱中喜顚老入其戶
庭或貢或舉焰然有聲累舉不第造物何憑晚得試吏
猶以疾廢築室奚孫優游一紀無念無求晏坐而已屬
纊無亂言猶在耳有子顯登始贈京秩淑慝之報雖久
弗失相彼小夫朝不及夕天定勝人視此可必

跋

書法華合論後

余舊得無盡翁法華合論欲刻以示誦讀者而未暇吾
弟某欣然願刻之經云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又云入
無量義處三昧夫義無量則非分別解說曷從趣入合
論之作剖析精明發露祕家其于法華固重關密鍵之

靈鑰而琵琶箜篌之妙指錚然執義求經未免逐塊要必知無量義處乃可然則孰為義處止止不須說吾法妙難思

筆談跋後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龐說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迴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張次公亘次公者豈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跋虞公墓誌後

前輩學問涵養非直為利祿計官崇卑固有定分就其職任孜孜不懈尊所聞而行所知如是而已

跋伯祖宣教書白纖畫呪後

先伯祖順昌府君元封癸亥中手寫迨今淳熙甲辰一百二年矣其獲而藏之已閱三紀比因抖藪敗篋見其字畫楷古丹墨猶鮮獨恐粘綴歷久脫落且悵念前人既以清修雅尚持其身復取嚴淨教法防其外自律如此宜其潔白之操足以播餘芳于無窮也展翫再三油然起敬乃命其曾孫浩重加褾褙以傳示久遠云

跋東坡表忠觀碑字

老坡所書小字表忠觀碑絕不類異時所見豈非造妙入神將無所施而不可耶

附錄

隱君李濱老墓誌銘

嘉泰癸丑秋邵武軍光澤縣進士李閎祖袖書過余

示其父隱君潛軒集十五卷朱侍御熹元晦手書一大
軸及鄉先生太常伯黃簡肅公之子衡州守瀚所述墓文
來求銘章余讀隱君之文大抵有補名教且知為元晦
益友又衡州父子盛稱其賢是可銘矣按李氏自唐末
居光澤君諱呂字濱老一字東老高祖大理評事鐸能
詩教子始為著姓曾祖太常博士贈朝請大夫諮陝肅
公稱有古人風祖濟不仕太常李卿燕定銘之父純德
有學行特奏名不及試元晦誌其墓云利不自予惟義

之取其源遠矣君幼莊重記誦過人十四喪父能自立
學于從叔西山先生郁蓋元祐黨籍諱深之子紹興初
特起者年四十即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為義說徧
觀史傳百家之書尤留意資治通鑑手抄至數四凡興
衰得失論著數百篇事母宜宮極其孝敬教育弟妹使
有成立聚族千指昕夕擊鼓集衆致禮寢堂然後序揖
自少至長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君曰自幼習之猶息則
自息乎為會宗法歲時設祖位合族者翁聚拜飲福秩

然可且觀也平時容止詳雅居無惰容學務躬行深惡
口耳之習既切切訓其子孫又以身化諭後生尤不喜
言財債苟可愛物利人則勇為之邑宰張訢以春夏貴
糴立社倉平其價下戶俗不舉子議給粟助養育行旅
有病創屋療治條畫精明槩括纖悉多自君出元晦作
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老而不遇也予觀易首乾坤
而以元亨利貞為四德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和于
義乃宜得宜可以利物也禮記大學亦謂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小人反是然則合利義而言之斯不易之理
獨孟子告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截然判
而為二蓋戰國之君知以利為利不知以義為利所謂
易經大學彼惡能知辟而闢之時不同耳若君者其善
學易大學孟子者與慶元四年六月壬辰以疾終享年
七十又六年六月乙酉葬所居之烏程原先娶高氏郡
人挺之女再娶黃氏御史臺主簿貴之一女簡肅公猶子
六男紹祖懷祖閎祖相祖遵祖壯祖五女適林郎真州

錄事參軍馮森進士鄧潭伊□適上官嘉會從事郎主管
尚書户部架閣文字吴炎孫男十人寅□□方□文子容
敏學敏行務錫敏功敏修敏求女八人曾孫男十五人
文子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今授隆興府奉新縣丞銘曰
以義為利君子攸行以利為利彼哉小人我嘉李君隆
師親友允蹈經訓[illegible]知之非苟家範昭垂守之勿諼奕世
其昌視此銘言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一）

（宋）樓鑰撰

清初鈔本

攻媿集一百一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樓鑰撰。鑰有范文正年譜、已著錄。其集載於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而世所傳鈔本有僅存四十二卷者。蓋流傳既久、多所佚脫。此本原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史藝文志及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相同、猶爲舊帙。惟中闕第七十七卷、據原目爲宣王內修政事光武大度同高祖二賦、玉卮爲壽宅道炳星緯二詩、用人安民治兵三策。又闕第七十八卷、據原目爲御試進士舉人召試館職閣職省試別試解試上舍州學諸試所擬策問十五篇。又闕第七十九卷、據原目爲宴會慶賀致語十五篇、上梁文四篇、勸農文二篇。其第七十三卷、據原目闕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跋清閟居士臨修禊序二篇。第七十四卷、據原目闕跋劉元城江諫議任諫議鄒道鄉陳了齋五人帖一篇。而第五十六卷中揚州平山堂記亦闕其後半。諸家所藏刻本鈔本並同。今俱無從校補。至第四十八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有青詞朱表齋文疏文之類、凡一百六十七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

聖訓、概從刪削、重編爲一百一十二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廣其傳。鑰居官持正有守、而學問賅博、文章淹雅、尤多爲世所傳述。本傳稱其代言坦明、得制誥體。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鑰草光宗內禪制詞有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二語、爲海內所稱。此言其工於內外制也。本傳又稱鑰試南宮、以犯諱請旨冠末等、投贄諸公、胡銓稱爲翰林才。今集中謝省闈主文啓一首、即是時所作。此言其工於啓劄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取其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二句、載入評詩類中。此言其工於聲偶也。而袁桷延祐四明志稱其於中原師友傳授、搜羅淵奧、經訓小學、精核可傳信。尤能盡鑰之實。蓋宋自南渡而後、士大夫多求勝於空言、而不甚究心於實學。鑰獨綜貫今古、折衷考較。凡所論辨、悉能洞澈源流、可謂有本之文、不同浮議。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行盡松杉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諸句。而病是集多叢冗。謂表狀內外制之類、刪去半部亦可。然貪多務博、即誠齋劍南石湖諸集亦然。蓋一時

之風氣。不必以是爲鑰病也。至於題跋諸篇。尤多
完元本本。證據分明。不止於居易錄所稱三笑圖
贊、吳彩鸞玉篇鈔、唐昭宗賜悟實敕書三篇。毛晉
輯津逮祕書。摘錄宋人題跋。共爲一集。而獨不及
鑰。其偶未見此本歟。

攻媿先生文集目録卷第上

四明樓鑰大防

卷第一

古詩

攻媿齋

余以攻媿名齋俞致翁惠書謂君無媿可攻者讀之悚然不敢當以詩謝之

謝湖山居士和陶詩 吳給事芾

送袁和叔尉江陰

登育王望海亭 林景思雪巢

題龍眠畫騎射抱毬戲

題羅春伯所藏脩禊序

送伯舅江運幹 大雅

月夜汎舟姚江

送王正言守永嘉 遊龍瑞宮

三日不得過都同塘 宿佛日山

求仲柳招遊山歸途遇雨

吳江舟中

讀范吏部三高祠堂記

總都綱峯 雪壁道傍怪石

栢蒼渼㶑 石門洞

大龍湫

寄題張法曹臨雲軒 迎雲亭望海中諸

次韻翁處度同遊北山 遊白石岩

約諸公舟遊龍湫

送劉仲起主簿 王侍御壽詩

鮑清卿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生客次韻

贈尤孝益老

歎喜林吏部有詩次韻

送王通州 哭王知紀墓

仲舅尚書生朝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次韻胡元用茉莉花

同官登勅局小樓觀雪

久不作詩喜仲兄還隣居因成長句

送林宗丞淛東議幕幼

臨海縣治琴堂

送石應之司戶歸刻以室迩人遠韻

送王仲聆倅興元　中山
沿檄柯山歸别張特秀
次韻沈史君懷浮園梅花
送王本林推官分韻得錦字
彭子復臨海縣齋
送虞仲房赴潼川漕　奉口遇雨
遊天台石橋

卷第二

古詩

史少師賜第賞芍藥分韻得木字
送錢伯同寺丞守嚴陵
送捐蔚勳授書守眉山
送何道夫祕監守潼川
送趙子直貳卿師三山
王叔鮮次陸子元郎中韻
主簿送僧義仲　偕老融墨戲
獨旦蕈大九五從珠韻
雪　少兄及其率會
送元才弟赴水陽監鎮
伯中弟生朝賦荼蘼

黃岩金節仁挾棠委羽同詩
音林　陸清
送劉晉父監嶽
王成之給事園山堂
淅初陽谷及白岩　宿游獨峯下
送顔希聖尚書守泉南
陳順之灵璧石硯山
跋江季恪所藏修禊序
送劉德脩少卿潼川漕
次韻李季章薄泛湖
送楊廷秀秘監赴江東漕
送曾無玷寺丞守池陽
劉望之國錄惠禾文卷次韻為謝
餞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韻得華字
送張定叟尚書鎮襄陽
送鄭惠叔尚書守建寧
送蘇壽甫少卿赴潼川漕
分韻送孫從之司業使湖廣得千字
送王恭甫倉部知澤州
題范寬秋山小景

江西李君子能〻和墨及叠梅良齋
許以三奇而特非所長也
分韻送盧國華福建提刑得華字
題老融畫牛溪煙雨
慧元叠寒林七贊
李文授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為謝
次韻六和塔秀江亭壁間留題
跋袁起岩所藏脩禊序
送陳君奉舍人東歸
次韻趙子野石城釣月圖
成溪道中　哭哀汪圭僑墓
次韻蔣德要三絰
吳參議建觀齋　送姜子謙丞於潛
送從弟林韶尉東陽

卷第三

古詩

送制帥林和州歸
賦揚州伯父海檜
跋綦北海庵從書事詩
送萬耕道師項費

寄題高汝一少卿議玉堂
侍仲宣同諸表游山　大梅山
全我潄石亭　又次韻
送鄭楚客司法之岳陽
史清翁次前韻覓酒以金川玉友一
餉瓶西安酒一斗送之次韻
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
適齋次韻
送元衛赴長亭塩場
送從子流寧鄣鄉
送高仲達赴淮倅
秋雨凡坐王原慶携孫吉父菊花借
和見過有分韻之意次韻
送王粹中教授入蜀
山行辭承喜載新竹　小溪道中
辭題魚屏
范牛　白辭
寄題台州倅所寮竪 在前
王原慶新遷居南堂以古風求寫扁
齋二大字并石刻次韻 在前

贈范釋文秀才
送陳表道宰南豐
陳天成詩多和東坡韻茲因寄喜雨
詩走筆謝之
六月十六夜觀月翌早紀所見成長
話
它山堰
林海之求僧陳君奔爲寫山谷句俞
清老詩而賀之次韻
送秦仲㤥制幹
送蔣德常宰鄱陽
題家二畫
二龍
一虎
送陳道遁任三山
送姜子謙宰鍾離
送滿丞劉川
送王知漢宰建德
題趙尊道屋注圖
題高麗行看子
送李少陵脩禊序

卷第四

古詩

題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
再題行看子
寄題吳溪英玩芳亭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送潘丞上虞
送伯中弟尉新喻
送張子宏分教溧陽
送君可宰會稽
欽情王千里得王大令保母帖刻爲
賦長句
題資政招賞川海棠次袁和甫韻
泉口淨明院畫寢
賦蔣甥若水番馬圖
陳表忠求魏
盧甥申之伺吳門寄顏樂閒畫跋
題申之寄示吞鄭畫軸
六宮問天地宇華
贈成都魯議書悔字林叔
題資政當山堂
風琴
寄題臨江徐祕閣儒榮堂
送袁恭安赴江州節推

趙南仲寄王朴奩猶大戲為之賦
朱季公寄詩有懷真率之集次韻
吳少田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
貺勉次來韻
龍潭丈室一筍穿入露滿其上因賦
之
旱久無水王伯容分惠挑源大谿泉
時以長篇水至己雨是筆次韻
送蕭寄富陽
又送泥子淮
寄題林宗山泉亭
送趙仲禮守天台
贈桐守文李通人
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山
谷晚在宜州或求作字谷問欲何
書則曰惟先生之意谷許以書范
孟博傳或謂南方無漢書谷曰平
時好讀此傳遂默誦而書之旧聞
此說又知有上饒大夫家顧見不
可余子壽來入判暮博記善屬文
偶談及此又出摹本及尊公跋語
於知其為先世旧物也為賦長句
謝葉處士馮焰
送宣宗爲保寧軍掌書記

卷第五

律詩

試俞垧長頭筆
訪雷撰丈於范村山間不得見
送倪正甫侍郎使虜
送王仲言添倅海陵
寄題延平范氏六桂堂
京仲遠尚書為潛齋子作二大字
送李伯和吏部提舉浙東伯珍寺丞
將漕夔門
送范文叔禮部守彭州
送趙德老端明帥蜀
次虞國華提刑所寄韻
古梅遺張時可
李才翁賀除天官次韻
劉德修右史去國示所和送丈東谿
又楊子直詩走筆次韻

謝袁起巖侍郎送蠟梅奉老母
送曹南仲寺丞守永嘉
過上虞懷謝駙馬畫雨
荅錫杖平老
送潭尉海陵僕寄示潚
次潘安叔寄新詩韻
送內弟江強仲赴台州祝官
少潛再兄王畫錦防伯中弟有詩次韻
王原度新盤餐齋然走筆次韻
送趙振文主簿
病足戲效樂天體
林韻茅上連桂堂牌金牌後
題林氏香巖庵
送江強仲還官所
寄題吳武岡縣尉經德堂

卷第六

律詩

送季舅江江州太也
送內弟江尉翁適侍同赴臨川推官
環村躑望　又次蔣捐仲愚韻
送元積弟赴永嘉酒官
同王原度知道游天童
東谷　千佛閣
從子滌灘寒納涼
韓謁吉縣省後還海陵
題少潛兄得閒
送猶子湖寧浦江　慈溪道中
題惠崇着色四時景物
送吳參議家　即事
吊陳衛道墓
游大海山梅仙岩
虎家
謝潘福叔惠紅梅有序
山行　金歸
次吳伯華韻　送子風送梅技戲作
菅江送客　午睡聽雨
放鶴送潘泰叔司理
宿青山涵秋
長安清獅天宗寄以小詩

太湖磐石　送宋李公伸嚴陵
以十月菴雜松竹寘銷中照以銳屏
用清韻
次周益公韻有序
題鮑武子所藏老融二牛圖
謝少微兄惠壯丹
戲和陳詩卷
題陸放翁詩卷　過溪子澤家
送內弟汪莊仲赴兩浙倉幕
贈龍游術士胡呆
夜生
再送潘恭叔
以大經左氏傳莊子遺伯中弟有詩
來謝以韻
中秋無月　贈丁桐士
淨明方丈
新開門經戲謂太守
小溪道中　送從子淵葵
早起戲作
午睡戲作

卷第七
律詩
南山廣莫軒　秋潭古丈
送趙主道節推　弔僧老塔
湖寺觀競渡
夜携家登南渡橋
題蘿月上人送鴻小捲
贈于湖劉相士
五月望月餘曆家又言六月朔日蝕
題賀監李謫仙二像
病後戲作　枕上
謝蔣行之送菊
聽事落成老母置酒喜而成詩
十月十七日夜　織錦春盤
詠諸弟以退空洪老詩來寄謝
寄題上鄉道判可高亭
中秋次從子涔韻　楊花
送南趙仲璵溧水
戲題龍眠馬性圖
定山　小酌元衛弟聽雨

潚再往剡中念之不切作詩寬之
觀雲寄蘭講師　過故家
題侯于氏媛親　丹桂
下元日暖甚夜風雨大作早微雪後
　子湛以醪醴來
送朱林正守南劍
送柏孫隨侍上霅　戲作
諸瑩拜掃晚歸長汀
送朱季公守封川
以玉蘭贈王潛史
送趙清臣守桃江
楊花
送王伯喬守筠陽
別王恭林　別長女清
題資政園梅篆　示侄子
贈宣梅呂生
潚自剡川寄水晶蒲萄
送汪莊仲赴江東倉幕強仲別門簽
　判
送元鎬甫赴淮東總屬
陳君奇既亡汪文子攜其所作春秋
　後傳以送行詩求次韻
送趙伯藏添倅永嘉
金寢　與仙閣
送趙晦之丞彭澤
何虞評戲作
又謝中之示詩卷
送秦仲防通判
謝剡中沈元龍惠詩
謝舒景叔寫照見贈
庭前一蓮著花
清月下鼓琴用潭韻
同仲觀廷君丹與訪別
仲觀有詩來謝次韻
謝王粹中惠白鶴仙隣川觀班竹杖
　并竹輿

卷第八

律詩

會無逸郎中名燕居曰和三徑社有
詩次韻敬和念之宗只請夙林

老來　長生草
謝黄汝濟教授惠建茶俞惠山泉
史子仁碧泚
題趙晞遠二疊
送陳表道倅岳陽
元珍弟酌别賦此贈之
靈芝寺
閭丘醫視脉曰老人之脉如小吞有
　感
貢闈對硯盟發歎
次韻李孟遠使君与林雲巢子季武
　詩
玉堂早起　贈徐松
經筵講書儀章進詩
題天竺珪老復菴
為倪正父尚書題壯懷堂扁以詩來
　謝次韻
卷第九
律詩
送趙德老觀文東歸
送倪正父尚書守南徐
戲題十四絶　梶寮新府
大雲趙振文寄詩言秉月之舟清甚
　次韻
酒邊戲作
葉居士金鉛蟬喜神見惠
頃游龍井得一聯王伯齊同兒輩游
　因足成之
海潮圖
題范武子所藏醉白堂記有序
謝雷季仲梶客惠社餅
姜彥發參政壽詩八月二十一日有
　序
題孫谷橋書閣圖
肆赦小雨　時車駕之旋在晨上誡上孔華戲謂余同君胡長春免雨主俳遣戲小詩
題老源王少卿上小亭
題江路季侍郎所吳道子天龍八部
　藏
謝顏樂閑集韶駱

題徐季可知縣所藏楊補之二蚕
嵩岳圖有序
寫照葉康士求贈
元日
題郭恕先雪霽江行圖
奇題江西劉氏勤有齋
書葛氏詩卷鄰有致仕心周達十
殿上聞杜鵑 王伯齋染與
乞出過傳法閣 伯森歸姚江
行香聞杜鵑
送蔣甥若水便覆北行
夜讀王丞家絲酒詩編 大人攜酒泛湖
寒食 劉寺卧事
卧事
津發濟寧而成詩併勉約
十月旦尚煙用災公服二月行告雪
寒甚服單
泼子淮過有寄伯中弟
贈僧文可往黄州遊東坡寺
三月七日 上賜牡丹并薔薇露切

酒
史清翁談詩走筆次韻
以吳安石沈辰寄顧樂閣
觀玲泉亭飲水
贈蜀二史有序
題江路李尚書所藏米元暉蔣山出雲
如月十一日約孫婿男
送孫韶弟守寧序
又示沃子瀍 寄孫韶弟
朝退
劉德修赴遂寧示和篇跋除荆南廣
李起宗舍人恬然亭
伯中弟可林堂
海棠 後周
贈能道人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明小瑞
揚州瓊花
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和御蚕
贈劉帝欽尚書

戲咏我葵莪成首槊
戲題相玩蕉
午暑　省宿
水蕉
送楊侍郎提舉浙西并寄陳表道
八月四日既霹靂碎大柳木
雪光
謝陸伯業通判示淮西小集
蕉菴清坐　蕉菴暮歸
病告　假上侍立寒甚
嘗蔣戲作
重陽滹生日時年四十九矣
花紋劍舍人示文正公象笏
送黃貫頤道人住茅山贈以小黑玉虎
贈凌一源道人

卷第十

表牋
禮部名表
請舉樂
皇帝第一表
擬第二表
至尊壽皇聖帝第一表
第二表　擬第三表
擬壽聖皇太后牋
賀正旦
皇帝表
至尊壽皇聖帝表
賀三宮受冊
皇帝表
壽聖皇太后牋
壽成皇后牋
賀皇后受冊
皇帝表
至尊壽皇聖帝表
壽聖皇太后牋
皇后牋
壽成皇后牋
謝賜春衣表
賀會慶節表 青百官詣北外乙在北出倚執數戶作今指手北 紹興三十一年以右丈拜 四浙從三班邑後有 重華宮侍班表時配部 宮從迎焉左相當

卷第十一

表牋

謝溫州到任表
謝中書舍人表
謝　壽皇聖帝表
謝給事中表
謝權吏部尚書表
謝兼侍讀表
謝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表
謝中大夫表
謝授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賀重明節表慶元〻年

卷第十二
表牋
賀瑞慶節表
謝再任宮觀表
賀皇子降誕表牋
皇帝表　太上皇帝表
太皇太后牋　皇太后牋
太上皇后牋　皇后牋
賀重明節表慶元〻年
賀瑞慶節表

賀奉上　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
太后　壽成惠慈皇太后　聖安
壽仁太上皇帝　壽仁太上皇后
聖安冊寶禮成表牋
皇帝表　太上皇帝表
太皇太后牋　皇太后牋
太上皇后牋
皇后牋
賀皇后受冊表
皇后牋

卷第十三
表牋
謝大中大夫表
賀重明節表慶元三年
賀瑞慶節表
慰壽聖太皇太后上仙表牋
皇帝表
太上皇帝表
皇太后牋
太上皇后牋

皇后牋
謝再任宮觀表
賀重明節表慶元四年
賀瑞慶節表
謝落職罷宮觀表
謝宮觀表
謝進封開國子加食邑表
謝通議大夫表
謝再任宮觀
謝復職表
賀瑞慶節表嘉泰三年
謝再任宮觀表
謝落職表
謝龍圖閣直學士致仕表
謝落致仕除翰林學士表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修史
表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謝 皇太子牋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謝同知樞密院事表
辭免參知政事表
謝參知政事表

卷第十四

表牋引篙

代宰臣謝宣示 太上皇帝 御書
表
代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
代宰臣進 仁宗皇帝 今上皇帝
玉牒表
代 皇子鄧王辭免冊立 皇太子
表以下五首
代謝冊立表
代謝 太上皇帝表
代謝 皇后牋
代謝受冊表
代宰臣賀立 皇太子表三首
代賀 太上皇帝表
代賀 皇太子牋

卷第十五

代謝吏部侍郎表 以下四首代程丞相作

代謝侍講表

代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代遺表

代知泉州謝進職再任表 以下四首代旧氏作

代謝隆興府到任表 內書大獻

代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代謝宮觀表

表牋

代謝宮觀表 以下三首代史侍郎

代謝皇太子牋

代謝皇太子宮講堂絛章轉官代

代賀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表 代鄭郡處州

賀太上皇耕籍

代賀太上皇后牋

代謝立皇太子降赦表

代謝御書感百僚于詔石到表

代謝直祕閣表

代龔參政謝慶壽赦加恩表 良茂

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

代謝知瓊州表

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代趙侍郎遺表 靜中

代陳閣學遺表 居仁

狀劄

卷第十六

狀劄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辭免除起居郎狀 紹興三年四月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辭免除給事中狀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乞宮觀第一狀
辭免兼侍讀狀
乞補外劄子
辭免除職與郡狀 慶元元年五月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辭免復職狀
辭免與郡狀
開禧二年乞致仕狀 十二月
第二狀
辭免復職狀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 開禧三年 四月
辭免召赴行在狀 開禧三年十一月
再辭免召命狀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再辭免狀
謝宣召入院狀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狀
再辭免狀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乞賜莫枝光議文錄用鄭諤之後劄子 同倪思

卷第十七

狀劄
辭免簽書樞密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辭免同知樞密事劄子
辭免參政事知劄字
賀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嘉定三年乞歸田里劄子 四月
第二狀
嘉定四年乞致仕劄子 閏二月
乞加贈彭龜年及錄用其後劄子
嘉定元年乞歸田里劄子 七月
第二劄
嘉定五年再乞致仕劄子 八月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嘉定四年再乞致仕劄子 五月
第二劄
第三劄
親書奏謝 御筆劄子
乞增葺錦照堂劄
進東宮賛獄圖劄子
乞錄用陳傳良之後劄子
嘉定五年乞致仕劄子 三月
第二劄
第三劄
嘉定六年乞致仕劄子 四月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第五劄
第六劄
第七劄
乞御書錦焰二字劄子
乞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卷第十八

狀劄

知溫州薦胡宗應炎良耕狀
除中書舍人薦莫光朝自代狀
舉楊簡列仲光狀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舉宗室伯淶師淳狀
除權吏部尚書薦謝天錫自代狀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舉馮端方江峙捷防狀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虎自代狀
舉余應符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薦沈瑞叔王度劄子 同從官
舉閻二德秦季趙積兼充邊郡狀
薦黃膺卿林椅劄子 同倪思

卷第十九

奏議

論玉牒奏語

論土木之費
論六曹法司
論治道任宗正寺主簿
論責成
論宗室石逢獄辭
論浙江渡船
論道學朋党任宗正丞
論明政刑

卷第二十

奏議

乞上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温州任上
論恢復諭溫州士子狀 祖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論訓練禁兵
論保治 任考功郎中
論流民
乞罷溫州船場
論寬刑罰轉對

卷第二十一

奏議

實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
論郊廟之禮 清獻奏事
論階州秦案宣引
論君道難者 服引
論君心
論賑濟

卷第二十二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第二劄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倪思除傅
報 第二劄
上壽皇聖帝劄子
上兩宮奏疏
議明堂郎中集議
再議明堂御史臺集議

卷第二十三

奏議

論初政

雷雨應詔封事
議祧遷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
從官
議立　四祖別廟
論未嘗補外
論君道

卷第二十四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論通下情
論通心知安辭朝辭
論　本朝專尚忠孝召除翰林學士
論風俗紀綱
論仁德剛德
論內外之治

卷第二十五
奏議列叢
論聽納
論師臣不可輕出
論役法
論軍器所冗費
福建鹽法
論主簿差出之弊
乞　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卷第二十六
外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陳彥端
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
太乙宮
武經郎趙不流換太子右監門率府
率
拱從善循修職郎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全照降兩
資放罷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
鈺降兩官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
資

何謙言孟王縮修職郎
朝散郎溫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福州觀察使王朴父康贈武功大夫
威州團練使
寄資右武大夫遥郡防禦使　皇子
嘉王府都監韓世崇轉歸吏部在
京宫觀
承節郎潘時奏嫡母孔氏年九十一
歲封孺人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帶階
心本主降一官
嘉王府講尚書徐章官爲各轉一官
承敘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黄裳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黄艾朝奉郎
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知福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罷判使
泰和知黔州
泉州同安縣尉晏廣廟敕封威惠侯
承直郎沈憲司檢法官時孟陟降一官

放罷
卷第二十七
外制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晉
視作一等放罷
入内内侍省都知鄧從訓請奉上
高宗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
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
倪思等爲係掌長孫奉主各降一官
禮部侍郎倪思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仲
隆興府住山字應府碑打患余使
朝請郎致仕劉璉降一官
提陵郎錢迎降兩資候服閡日与達
小監當
寄資訓武郎　嘉王府都監朱思
正
成鎮知黔州
寄資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重華宫
祇候董文閬轉帶吏部

秉義郎閤門看班祗候韋林根差指
除一官
郭棣知溫州
文州吳惠迪安侯加封嘉應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
譓降一資放罷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承信郎石瞀父棠年九十五保義郎
致仕
[illegible]
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
朝請郎張柳除兩官 [illegible]
運判剌史知和州乙依舊將武大夫
利州團練使
寄資訓武郎轉果轉歸吏部在京宮
觀
文林郎監泰州壇倉周大老除兩
資放罷

卷第二十八
外制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鏘為鄉

民新水傷糧斗免損八八除一官
嘉王府講尚書徽章官屬諸色祗應
人各轉一官資
內知客修武郎令攄秉義郎戴勲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
等進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旺楊旭剌
遣李瑞禪敵沈明黃毅林春吳琏
蔡顯右班王佐迎寧李鈞孫彬陳
珞曹渙三決黃又陳注換武翼郎
秦彥諸州馭伯兵馬都監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許
胡彝宗明澤孫仲右班盛俊兵俗
郭錫換從義郎
神騎救補副指揮使姜勝煥秉義郎
宣武散補指揮使徐成換從義郎
天武下剌副指揮使呂俊換修武
郎

趙介脩從事郎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
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蕭鷓巴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
轉官回授母洪人耶律氏封郡夫
人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熊
會遷迪功郎錢廷上忠訓郎郜師
孟忠翊郎王允迪訓武郎李邦彥
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
郎張建餘傅從义郎何洵保義郎
金彥達進武副尉王仲各轉一官
武功大夫和州禦防使殿副都指揮
使郭果落階官
閤門祗候訓武郎李彥摠從义郎李
則秉義郎楊應龍奉人使列
闕一十當各轉正官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

資
皇妹祖士岘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不終轉一官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閤門宣贊舍
人
致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呂似
之追復中大夫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
寺皇會要弄禮儀使轉一官
從事郎趙彥逵收使能中減磨勘減一資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理司戶兵
朝請郎尉閣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
運降兩官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變為提刑陳倚
申居雅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
与郡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徐先上殿陳
劄降一官
守資右武大夫遇郡團練使符
滌降兩官放罷

内侍高品李元炅浮忠翊郎放罷
閤門祗候潘贊路看班
皇后親姨傾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直敷文閣史彌正為高燮奏屬雄公
事落職罷宮觀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

卷第二十九

外制

知漳府鄭聞江東提刑
知瀘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大理評事李珏再任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偁人乞用父遺
表恩澤封郡夫人
忠訓郎興州遊奕軍权統領常崇轉
一官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刘擧安
軍司右軍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
技例數教少各轉一官
高燮知廬州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琥為彪參
官錢降一官與閑慢差遣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州刺史多
能多聊胘使父母中遺表各轉遠
郡團練使
孫保閤門舍人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繼周磨勘轉官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岳霖贈四官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

卷第三十　江州

外制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中舍人黃裳給事中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右正言胡榘左司諫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宝文閣直學士程入昌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国夫人宗
氏進內國夫人
御史臺檢法官李灝太常丞六傳移
亯年司農寺丞元係村大中辟差大中戶部張杲
都官員外郎趙謐戶部員外郎主簿
左曹
趙思誠知德慶府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厭廷平兩浙運
判官
陳揚善知光州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呂大麟知常德州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
曾祖贈太師耕鄉進封英国公
曾祖母周国夫人葉氏贈周國夫人
祖贈太師沂国公寔進封福国公

祖母楚國夫人伏氏贈尚國夫人
父贈太師衛國公鎮進封魏國公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
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故妻魏国夫人徐氏贈秦国夫人
大理卿王尚文直龍圖閣知平江府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知雅州宋南強知合小
木待問知湖州
貴誥大理評事

福建提刑李壽疾太府卿
顏師魯知泉州知贛州
新寧國府林大中
廣東轉判黃揖再任
宮人王安轉夫人
直龍圖知贛州丁里秘閣修撰提舉
隆興玉隆万壽宮
秘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左改
轉一官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
　徙任浙東提舉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後俠秩滿十
　年轉一官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卷第三十一

外制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
　郎徐誼右司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秘閣兩浙轉
　判官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
司農寺丞彭龜年秘書郎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輔太府卿四川
　總領湖北轉副張抑太府少卿湖
　廣總領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宣教郎史彌係保秀王孫女夫
　轉一官
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林工
　部侍郎謝深甫磨勘轉官
張允中謹修　王牒循從事郎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
太學王頫減知常州無錫縣吳獵潭
　州教授項安世召試並除秘書省
　正字

戶部員外郎趙謚遷郎中
蘇八任太學正
趙不忽知西外宗正事
江東提舉董㷆戶部郎中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張杓徽猷閣學士
　知建康府
顏謨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煥章閣直學
　士知興元府
王藺知江陵府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

秦焴知嚴州

吳宗旦知舒州

搉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倪收趂增羨各轉一官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恬軍器監主簿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卷第三十二

外制

國子司業彭龜年除祭酒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

右司諫胡紘司農少卿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頴供奉官仕慶贈太子少保

曾祖母龍氏贈高平郡夫人

祖贈秉文郎不求太子少傅

祖母太孺人亮氏贈咸寧郡夫人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知夔州趙華江西路轉運判官

江西提舉劉先祖知夔州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將作少監黃艾右正言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致仕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

知建康余端禮吏部尚書

閩北提舉張孝曾夔路提刑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

四川制置使京鏜權刑部尚書

秘閣脩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脩舉除集英殿撰

梁季秘知光州

李沐吏部郎官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太府卿辛弃疾集英修撰知福州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
知遂寧府單夔知建寧府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
中奉大夫知棻州府張杓大中大夫
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勘轉官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仍
依嘉王府翊善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官黃世明
轉兩官
新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集英修撰耿秉權兵部侍郎
皇孫祖少保士峴贈少師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
舉轉一官
直秘閣京西轉判恭稱顏直煥章閣
知靜江府
廣西轉判方崧卿京西轉判提舉張
釜廣西運判
太常寺李謙浙東提舉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府
木待問知寧國府
成都提刑楊王休知閬州
續耆成都提刑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吏部員外郎曾還直煥章知平江
府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
淮西提刑張閎之修職郎安豐軍
六安縣令六子屢救活投水人一
千四百餘人循一資

朝奉大夫知敘州許孝似夷賊作過
不能彈壓降一官
朝散郎敘州通判李梗孫節制義軍
發動夷賊降一官放罷
諸王宮教授楊大法國子監丞黄度
並監察御史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
知郴州姜鑑河南提舉
吳總知廬州
知太平州葉翥知婺州
徐元德知均州
太常博士陳楝秘書丞著作佐郎李
唐卿著作秘書范仲黼著作佐郎校
書郎並秘書郎正字蔡幼學校
書郎
太學博士郭康大常博士曾秘國子
博士太學錄雷孝友國子正田滂
並太學博士
黄士寅籍田令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易晦
國子錄
閤南運本郭德麟宗正少卿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進封郡王
士峴母三人並贈縣主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除封贈
曾祖慶太子少保
曾祖母徐氏齊安夫人
祖鐸太子少傅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父贈通議大夫給太子少師
母始入康氏咸寧郡夫人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
官回授本生父琳贈承事郎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
孺人
胡澄知光州趙彥琥知容州
四川提領楊輔直寶文提舉四川茶
馬

卷第三十三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
萬鍾司農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
胡晉臣贈紫金光祿大夫資政殿大
學士
潼川通判劉光祖基儒林郎贛鄉州
龍水縣楊安孟賑濟有方循一資
會集知嚴州
沈雅知房州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
長卿廣西提刑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
新成都府司户李脩己將所得官資
回授父詘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
人
新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張杓依舊知
襄陽府

左司鹿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
徐誼左司員外郎
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
樞密院編脩官呂棐太常丞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
都進奏院羅克開國子監主簿
潘景珪知湖州
沈瀛知江州
承事郎叙州宣界巡檢程仲乾因夷
人作過被擒特贈兩官與一子進
武校尉
湖南提刑孫逢吉秘書少監
楚州參忠訓郎添差副總觀昌教習
放用弩手轉一官
蔣門郎公輸莫士璲印表並大理評
事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司農少卿詹体仁太常少卿
蔡戡司農少卿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
知明州宋伃兩易知泉州
司農少卿胡琢湖北運判
高文虎將作監丞
汪梓軍器監丞
戶部侍郎趙彥逾工部尚書

卷第三十四

外制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
權戶部侍郎
直秘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
知臨安府
戶部員外郎黃黼直秘閣兩浙運判
李大卞知漳州
虞根續宥前成忠郎袁奇滿三年轉
一官
監建康榷貨務武翼郎趙公運修武
郎丁昌時收趁增羨各一轉官
周琥太理寺丞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陳安

轉運副刺史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判潭州周[illegible] 朱熹知潭州
陳公亮江西運副
吏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
戶部郎中趙琣軍器監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勘
轉官
寶文閣學士太中大夫趙師魯轉一
官致仕
顏師魯贈四官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禮部尚書
致仕
尤袤贈四官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
秘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磨勘轉
官
吏部尚書羅點除權字
兵部侍郎耿秉除權字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权字
江德輸知慶府
宮人符氏、轉永寧郡夫人李氏、轉
通义郡夫人
江義端知舒州
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州
趙彥操戒亭修奉王陳煥章閣待
制
趙不流
趙彥操
湖北提刑張埈江西提刑知池州軍
議湖北提刑
朝議大夫煥章待制馬大同 唐勛轉
官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
太府丞魯三聘秘書郎
太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
之丞太府丞
宗正少卿鄭次諸右文殿脩撰知池
州

忠翊郎曾思正監轄製造 御前軍
器所賣及五年轉一官
金壽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陞朝
官寺加封祖父母、、定詞
宗諫御監郎以上封祖母并母
成事郎內外陞朝官京府京官選
人在外京官選人封祖父母父母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贈太子太保
曾祖母高平夫人龍氏安
夫人
祖太子少傳不求太子太傳
祖母咸寧郡夫人仇氏濟陽郡夫
人
父太子少師嘉應太子太師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中

四明樓　鑰大防

卷第三十五

外制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权吏部侍
　郎致仕
　沈揆贈四官
皇太后慶壽武學生加封祖父母〻
〻定詞
上舍内舍生
　外舍生
勝捷下名都虞候楊彥換從义　王椒
　換秉義
正進之知德慶府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　王宣侍
　許右選
浙西提舉黃遹本路提刑
吳正丞郎公顯浙西提鹽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
　士致仕
太府寺主簿林思齊大理寺丞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
修職郎权建寧府政和縣尉胡紀拾
　瓊許伯詡等循兩資
余永錫知閬州
王寅知江州
丁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謝源明直焕章閣知温州
幹办審計司范蓀太府寺主簿
趙像之福建提刑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焕章閣
宋鈞大理寺丞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
淮西運副趙師𡚒太府少卿淮西總
　領
廬州修城官潘武郎建康都統司中
　軍权副將馬再武吳顯郎右軍統
　領毛致通武經郎右軍統制馬進
　各轉一官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翰林醫效王樹熏　重華宮祇應
寶政二年轉一官
余徽知常德府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慶勤轉官
知開州何源母太淑人石氏授　慶
壽恩封寄安郡太夫人
太府少卿吳琚太府卿淮東總領
迪功郎李閎父仅甫授　慶壽恩封
承務郎致仕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轄遞鋪梁青
違滯全字牌降一官
國子錄陳苞武學博士
王介國子錄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
王溉戶部郎官
夔路運判馮震武戶部郎官四川總
領

太常寺主簿張貴謨司農寺丞
太社令陳克太常博士
判建康葛邲改判隆興府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直學
士依舊知建康府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盤太社令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祕閣知[illegible]
進士張昉陳彝答賑濟補承節郎
承信郎権貨務檢法使臣錢焯收趁
增羨轉一官
陳讜夔路運判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舉
奉議郎提轄権貨務謝伋收趁增羨
轉一官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
文思院造　皇太后尊號冊寶監官
經改陳廣監門儒林黃概各循一
資
幹辦審計司判試之大常寺主簿司
德秀大理寺主簿

福建提舉張滂提點坑冶鑄錢
宋之瑞提舉福建
從政郎楊州司法林麟捜獲銅錢循
一資
四川量試宋子伯楊時敏補承信郎
鎮江都統閤世雄營軍五希戢事修
家賴遠郎刺史
慈福宮內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永
郡夫人高氏清河郡夫人郭氏並
韓國夫人胡氏蘇氏張氏並封郡
夫人
煥章待制趙不流特與正任承宣使
知宗正事
修職郎鄧守仁與正旦使新廚循一
資
姚業知邕州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四川茶馬未致知京西運判
判武郎監推貨務陳仲堅收趙檜美
轉一官

倉部郎中鄭湜大理少卿
起居郎陳傅良秘閣修撰　嘉王
府
帶御器械宦汝翼復元官轉環衛官
文林郎張允中護修寺望王帶循
一資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畫狀官循兩資
慶壽錫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
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還
詔
宋子汝神與特補承信郎
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耕避捍除直
秘閣
前知建昌軍趙彥政拖欠月樁錢降
一官
沈介知岳州
趙不邅江西提舉
卷第二十六
外制
知婺州葉翥知紹興府

新知紹興府傀思知婺州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
列太又局降授憂官大夫吳挫降授
　中官大夫荆大声降授中官正刑
　李棠同列局降授局今同論史並
　復元官
脩武郎監建康府権貨務門茶以
　趙增美轉一官
建寧府浦城知縣劉恭祥降兩官永
　不得与親民差遣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趙彥操轉一官致
仕
帶御器械ム　知閣門事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法
　總轄收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
　行遣郡判史
侍御史張叔玠权吏部侍郎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
右正言黃艾右司諫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
司農少卿蔡戡司業卿
劉光祖司農少卿
顯謨閣待制黃裳給事中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
將作監黃由起居郎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
參知政事陳騤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覃恩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任
　合磨勘循資定詞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端明學士知江陵府王藺資政殿大學
　士知潭州
知常德府左樞右文修撰知江陵
　府
兵部尚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以
覃恩贈中散大夫

參知政事陳騤誥　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教太子太保
曾祖母姚興郡夫人戚氏河內郡夫
人
祖太子少傅策太子太傅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
人
父太子少師克太子太師
前母平樂郡夫人戚氏文安郡夫人
世咸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夫人
人

卷第三十七

外制

妻東平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禮部侍郎許及之誥　覃恩封贈
父朝奉郎贈朝請郎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繼母太恭人任氏封太令人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丘崈磨勘
轉官
見任侍從誥　覃恩轉官
兵部尚書羅點　告尾同
工部
戶部侍郎袁說友
禮部侍郎許及之
起居郎黃由等誥　覃恩轉官
起居郎黃由起居舍人沈有開　以下
告尾同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侍御史兼權右司諫黃艾
翰林學士李巘
刑部尚書京鏜
兵部侍郎耿秉
工部侍郎謝深甫
給事中黃裳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吏部侍郎張叔椿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誥　覃恩轉

官定詞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該覃
恩轉官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翥 以下各官有告詞同

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何澹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陳居仁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大同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鄭僑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夔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章森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吳挺

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持繼

同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寧府宇文价

卷第三十八

外制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任宮觀該覃
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韓彥直以下首尾同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劉國瑞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覃
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以下 詞首尾同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朱昌國

中奉大夫万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
仕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
柴瀾札擬舉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
李壁秘書省正字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　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廉少保
曾祖母文安夫人龍氏崇國夫
人
祖太子太傅不柔少傅
祖母濟陽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父太子太傅善應少師
母饒陽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僉書樞密事羅點勑除封贈
曾祖起太子少保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祖琢太子少傅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
世齊安郡夫人滕氏封通義郡夫
人
妻贈淑人黄氏永嘉郡夫人

卷第三十九
外制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
給事中黄裳禮部尚書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祕
書郎王奭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
佐郎
祕書省正字顔棫祕書郎項安世獄
並校書郎
淅西提刑黄適湖南運判江東運副
傅伯壽淅西提刑
知樞密院事陳騤勑除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教少保

曾祖母河内郡夫人盛氏鄭國夫
人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祖母傅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父太子太師說少師
前母文安夫人戚氏杞國夫人
母濟陽郡夫人王氏信國夫人
妻魯郡夫人宣氏胡毅郡夫人
知樞密院陳騤該　覃恩轉官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　覃恩轉官

四川制置使丘崈煥章閣學士再任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翰林學士李巘知婺州
檢正虞孟於太府卿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
中沈作賓檢詳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丞
軍器監丞汪梓金部郎官大理寺丞
周璲刑部郎官

大理寺丞彭演大宗正丞
大理司直朱致尺太理寺丞陳據大
理司直
兵部侍郎耿秉煥章閣待制知太平
州
太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權司
封郎官
太府卿詹体仁直龍圖閣知福州
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
瀘州安溪寨番官王璧男天麟承襲
補承信郎
江西運判趙螢知隆興府
沈清臣江東提舉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講以下二首
嘉定元年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卷第四十

內制

明堂禮畢告謝天慶觀青詞

蒲散衆表
明堂礼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賜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
士并授改恩數不允詔
賜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
免不允詔
賜汝州防禦使韓侂冑辭免再兩
官不允詔
明堂礼成奏謝　諸陵表文
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啟建祝
壽道場青詞
蒲散衆表
賜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賜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
要不允詔
安穆　安恭皇后改謚告　太廟祝
文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賜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
損之獎諭勅書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
答
口宣
賜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
撰不允詔
瑞慶節蒲散道場賜乳香口宣
三省　樞密院
殿前司　馬軍司
步軍司
瑞慶節萬壽觀蒲散道場青詞
蒲散衆表
瑞慶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蒲散衆表
賜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
新承章批答
口宣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李秋淫雨震雷罪己責躬 御筆
詔
賜王蘭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賜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
免不允詔

卷第四十一

內制

不允詔
賜告口宣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賀金國生辰使副[illegible]提[illegible]引關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鎮江府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賜新知鄂州吳琚辭免不允詔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
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
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
允詔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被褥鈔鑼
密賜大銀器
賜生餼
賜內中酒果
朝見就驛賜御筵
就驛特賜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賜內中酒果
在驛特賜射弓酒果
特賜射弓 御筵
特賜射弓例物
朝辭就驛賜酒果

賜御筵
回弔祭國書
回賀登寶位國書
報謝登寶位國書
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奉上 孝宗皇帝謚冊寶 成穆
成恭皇后改謚冊寶奏告 天地
社稷十神太乙祝文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賜新除刑部侍郎畢挺辭免不允詔
侍講陳傅良朱熹宣赴經筵職回
謝宣吞詞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賜曲謝
陳傅良 朱熹
孝宗皇帝謚攬下日改撰龍輴奏告
祝文
孝宗皇帝攢宮神圍除去鋪屋寨木
等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 永祐
永思陵祝文
賜吳琚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賜王藺辭免 皇恩轉一官不允詔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吳環吳琚同
吳環加食邑實封制
吳琚加食邑實封制
蕭鷓巴加食邑實封制
郭杲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蕭鷓巴同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蒲散朱表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賜梁總辭免奉使回程特轉一官不
允詔
賜知明州何澹辭免增任藩邸講官
轉一官不允詔
金國弔祭使人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鍍銀盒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路賜使副冬至節銷
三節人從
鎮江府賜御筵
盱眙軍賜御筵

卷第四十二

內制

孝宗皇帝祔廟脩製祐室　太廟殿
宇廊廡權奉安　神宗禕宗於初
獻廳時前奏告祝文
權奉安　神主祝文
祭祀　太廟土地祝文
閻仲揞康伯修奉　攢宮傳宣撫問
并賜銀合茶藥及蠟賜一行官吏
工匠等犒設口宣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啟攢
前久日初啟奏告
發引時前奏告　啟攢行禮
祖奠行禮

下皇堂時前奏告
掩攢畢迎奉　御容詣下宮奉安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　天地
社稷　太廟別廟　太乙宮祝文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賜知泰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
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賀登寶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皇帝本命萬壽觀青詞
滿散未表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　重華宮
鼓吹導引曲道宮
孝宗皇帝神主自　重華宮至　太
廟祔廟鼓吹導引曲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奉礼祝文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成穆成恭皇
后神主同時祔謁并祔奏告　祖
宗帝后祝文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

藥詔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太昌張大經
敷文閣直學士程汪大猷顯謨閣待
制致仕陳叔達寶文閣待制致仕
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
合茶藥詔
賜
銀合臘藥勑書
荊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
張詔趙廓劉忠劉粟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畢
金
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軍恩轉
一官不允詔
詔特轉一官不允詔
春分前修飾　攢宮奉告　諸陵祝
文
賜參政事京鏜辭免　孝宗祔廟畢
特轉一官不允詔
太上皇帝本命太乙宮設醮青詞
賜伍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金
國賀正旦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筵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賜御筵
平江府賜御筵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使副春旛勝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賜生餼

賜內中酒果
賜被褥紗羅
入賀畢就驛賜酒果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無題
賜大銀器　回程賜御筵
孝宗皇帝祔廟畢章
太廟修置　太祖至　高宗室　帝
后主神祏室畢工時前奏告逐殿
室祝文
逐殿奉安正祝文
孝宗皇帝祔廟時前告遷　成恭
成穆皇后神主詣幄次權　行奉安
以俟同時祔謁并祔祝文
太上皇本命太乙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宣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文
天地　宗廟
別廟

太社太稷
太一宮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改元慶元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
永祐陵　永思陵　永阜陵　成
穆　成恭皇后　攢宮表之
賜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蓋大
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磨
勘同按不允詔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紗羅
賜使副春幡勝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賜酒果
齋賜大銀器
賜內中酒果
賜生餼　特賜御筵
特賜酒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賜射弓例物
賜御筵　特賜銀
回程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賜龍鳳茶金鍍銀盒
平江府賜御筵
鎮江府賜御筵
盱眙軍賜御筵
賜
知樞密院事陳騤乞歸休不允詔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改
元告奏祝文
天地　景靈宮報恩觀同　景靈宮后帝　諸陵表文同　天慶觀
宗廟
社稷　太一宮
金
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盒
平江府賜御筵
鎮江府賜御筵

盱眙軍賜御筵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
允詔
賜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
允詔
賜正議大夫陳騤辭免除職與郡不
允詔
賜王藺再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賜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
允詔
賜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京鏜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口宣
賜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宜州觀察使新除在京宮觀韓㐌胄辭免特轉一官不允詔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騤辭免不允詔

孝宗祔廟德音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卷第四十三

內制

上幸祀歲生命以 太祖升祔奏告

天地 宗廟祝文

社稷

諸陵攢宮表文

賜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不允詔

禧祖 順祖 翼祖 宣祖遷殿奏安祝文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荅

奏告太廟祝文

口宣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制 十二月二十八日

賜告口宣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報謝使副林季友再正已回程到闕口宣

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元慶

賜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元年正月一日

賜太府卿吳琚辭免換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賜新除觀察使謝淵辭免不允詔

賜知紹興府葉翥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權太傅
持節導　孝宗靈駕及奠謚冊謚
宝梅攢宮轉一官不允詔
賜鄭師禹辭免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口宣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師加食
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
邑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宜州觀察使孫瑠辭免　孝宗遺
蒲散朱表
賜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
實封不允詔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
功德疏文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陰雲不見祭謝祝文
皇帝本命萬壽親設醮青詞
蒲散朱表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
愚辭免不允詔　二月二十四日

賜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　玉牒
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權提舉實錄
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辛文价乞
奉祠不允詔
賜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辭免
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蒲散朱表

賜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
揮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巘乞宮
觀不允詔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祿
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 四月初四
賜告口宣
賜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
允詔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荅
口宣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
詔
賜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賜京鏜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
斷來章批荅
口宣
賜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荅
口宣
賜謝深甫再辭免僉書樞密院事不
允仍斷來章批荅
口宣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
來章批荅
口宣
賜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
不允詔
太一宮祝延　太上皇帝聖壽設醮
青詞
滿散朱表
賜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
玉牒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
詔
賜參知政事鄭僑辭免權監修國史
日曆不允詔

賜銀盒夏藥勅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蔺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逾
侍衛馬軍都虞候張師顔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張詔趙
取劉忠刘震田世輔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
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皐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蒲散朱表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　永阜陵攢宫
表祠
賜戶部侍郎袁説友辭免兼侍講不允
詔
賜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允
詔五月十一日
擬進郊祀御禮 紹熙五年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擬進登極赦文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卷第四十四

內制 翰林學士知制誥 附閣語三年十二月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詔 十二月十四日
劄子附
賜吏部尚書史彌遠乞侍闕州郡差
遣不允詔
賜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婁
機辭免不允
賜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
楊次山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錢象祖再
辭免不允批荅
口宣
賜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
仍斷來章批荅
口宣
賜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
允仍斷來章批荅
口宣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

荅
口宣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史彌遠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
免不允詔
賜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讀章良能辭
免不允詔
賜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
允批荅
口宣
賜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閤門事楊
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賜右武郎知閤門事楊石辭免除觀
察使不允詔
改嘉定元年報二十六日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宗廟 諸陵
太社太稷 太乙宮

諸陵攢宮表文
賜史彌遠褒諭
賜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
修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
牒官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婁機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司安丙
乞宮觀不允詔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荅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侍讀侍講官奏賀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賜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
召赴行在不允詔
閏四月起居諸 帝后表詞
諸帝旦表

緒后旦表
緒帝謝表
緒后望表
戒飭舍吏劄 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戒飭四川將士詔 四月九日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逾再辭免不
得再有陳請劄
賜侍讀趙彥逾兒思宇文紹節侍講
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一官

不允詔
賜新除刑部侍郎曾從龍辭免不允劄
賜吏部侍郎張季樗乞宮觀不允劄
賜刑部侍郎曾從龍辭免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不允劄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故皇子肅王坰興靈前夕 勅祭文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 永阜陵攢宮
香表詞
賜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兼知揚州畢再遇乞奉
祠不允詔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青詞
天地十神 太一九宮貴神 嶽
鎮海瀆
宗廟 別廟
太社太稷 雨師雷師風師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賜 皇太子 ㄙ辭免每遇視事令侍
主牟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 閏月二十四日

賜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
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劄
賜 皇子太子辭免侍立會議不允
批答
[illegible]宣
不雨來青詞 二十六日
賜皇伯嗣秀王師㩦生日劄 五月十五日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賜銀盒夏藥勅書
知瀘川府費士寅
四川宣撫使安丙
江淮制置大使丘崈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
獵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
趙淳
侍衛步軍都虞候措置防捍江面
王處久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
事張良顯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
世輔王大才彭輅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
汝霖劉元鼎魏友諒薛九齡王鉞
賜
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
辭免不允批
賜
閤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書

卷四十五　二十三日
內制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再乞宮觀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暵星變待
罪不允詔
賜知閤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
楊輔乞宮觀不允詔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乞祠不允批
賜右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
詔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
批
皇帝本命萬壽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樣鐘祝文
天地　社稷

酬神

賜知樞密院史彌遠乞祠不允詔

賜衛樞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賜衛樞乞解罷機政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口宣　褒詔

賜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褒詔

賜史彌遠再乞歸田歸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褒詔

賜刑部侍郎曾煥乞祠不允詔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辭不允詔

賜僉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旧林
致不允批

雩祀祝文

以前一日奏告　太宗室

上帝　太宗

皇地祇

再奏告　宗廟別廟

太社太稷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賜江淮制置使大丘宗乞致仕不允
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
詔

賜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實
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
詔

賜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
史日曆不允詔

賜刑部侍郎曾煥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賜史彌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疏文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曆日

勑書

賜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里闕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梁季珌乞特次州郡不允詔

賜文彌遠辭免同提舉編脩勑令不允詔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崈再辭免召赴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詔

賜皇太子生日詔 八月七日

賜金國諭成使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御筵

鎮江府賜御筵

鎮江府賜銀盒茶藥

平江府賜御筵

赤岸賜酒果

賜御筵

賀生辰國書

賜通奉大夫趙師睪辭免復寶謨閣直學士依所乞宮觀不允詔

內中禳禮設醮青詞

賜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康建府仍奉祠祿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青詞

天地

宗廟

別廟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太社太稷 雨師雷師風師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祭告隨神

賜鎮江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賜何澹辭免兩江淮制置大使不允批

賜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司李大性辭免乞奉祠不允批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崈辭免不允詔十八月

卷第四十六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卷第四十七

成穆皇后改謚議

成恭皇后改謚議

劉忠肅公覆謚議大中

王節愍公覆謚議倫

楊忠襄公覆謚議邦乂

進故事

唐鑑　資治通鑑

唐鑑　三朝政要

漢書　資治通鑑

卷第四十八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止齋春秋集註序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范忠宣公文集序

王魏公文集序

東都官文集後序

清真先生文集序

北海先生文集序

卷第四十九

序

薌林居士文集序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靜退居士文集序

筠溪文集序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松庭詩序

環溪文集序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酌古堂文集序
見一堂集序
髮菴居士文集序
雪巢詩集序
靜矯述論序
紙閣詩序
教魔子集序
三家詩押韻序
求定齋詩餘序
卷第五十
序
六老圖序
樂書正誤序
燕樂本原辨證序
復古編序
辨志錄序
西溪會要序
班馬字類序
歷代帝王總要序
溫州進士題名序
送趙廉州序
送王粹中序
贈釋南陽話人書序
鄭氏田賦集序
法華經類應錄序
聽老語錄序
卷第五十一
記
中興顯應觀記
奉
重修太常寺記
台州社壇記
澧陽樓記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真州修城記
奉化縣學記
安慶府脩學記
黃州貢院記
卷第五十二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鄞縣經綸閣記
定海縣流海樓記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平江府賸儀堂盃像記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嵊縣瓊浦廟記
桐廬縣桐君祠記
建寧府中應周真人祠記

卷第五十三

記

遺老堂記
會稽縣寬蘭堂記
昌國縣學申義堂記
奉化縣恕堂記
清馨堂記
望春山蓬萊觀記
沖和堂記
揚州平山堂記

卷第五十四

記

靈寶山錦綺記
天童山千佛閣記
安巖華嚴院記（氏鄉田尚書注）
徑山興聖万壽禪寺記
江州普照院記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魏憣大聖塔記

卷第五十五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錢塘縣廳壁記
沿海制置使參謀廳壁記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錢清鹽場廳壁記
池州教官廳壁記

卷第五十六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荊門軍義勇甲狀庫記
泰州重修捍海堰記

卷第五十七

記

姚餘縣海隄記
象山縣渡船記
范氏復義宅記
江氏報本庵記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記

碑

聚奎堂碑
長汀庵記
李氏思終亭記

卷第五十八

啟

謝移解啟
通添差教授王大傅啟
回交代李教授啟 水
謝試中教官除溫州教授啟（以下溫州教授內十五首）
謝省闈主文啟
通太守曾吏部啟 夬
通太守莫給事啟 濟
通郡通判啟 乾
通趙通判啟 公佩
回瑞安胡縣丞啟
回錢錄參啟 佃
回陳司戶啟 懽

回前寧海沈主簿啟（吳傑沈在秦 所作館下登第）
（沒啟放不復任）
回永嘉徐主簿啟 縂
回瑞安林主簿啟
回平陽李縣尉啟 順
回郡庠職事啟
謝除刪定官啟
通浙江安撫李參政啟（所任內）
通吳給啟
通轉運使啟
通交代徐教授啟
回詹狀元啟（南雄以下九首通判內）
回王主管啟 綠

回寧海楊知縣啟 烈
回石司戶啟 宗賜
回添差錢節推啟 慶祖
回寧海方知縣啟 果（[illegible]）

卷第五十九

啟

謝除宗正寺主簿啟
通溫州交代沈廣事啟 內
回瑞安知縣啟（首招知 以下溫州任二）
回沈主簿答 要傑
回楊秘監啟

回王原父主簿啟
回李布岳先輩啟
回張子宏教授啟 謝作辭居跋
回翟司戶啟 大正
回上虞杜君昆仲啟
回陳勝私先輩啟
回西安高寺丞啟 文喜
回賀致仕啟
回真正字啟
回趙昌甫監嶽啟
回伯張修撰交啟 汝廣

卷第六十

啟

代賀魏王判明州啟 以下十五首代先公二部

代賀史丞相啟 浩

代賀葉丞相啟 顒

代賀蔣丞相啟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啟

代賀范舍人啟

代通婺州王給事啟

代謝戶部侍郎李啟 陛陟啓

代賀林左史啟 枢

代賀汪舍人啟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啟

代通交代李知丞啟

代通蘇通判啟

代賀鄂運使啟

回劉監場啟

回奉化趙縣尉

回曾僉判謝復官啟

代賀倫提刑王旦啟

卷第六十一

啟別集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啟 以下五首代舅氏陳尚書大猷

代賀錢樞密啟 端禮兼提舉德壽宮

代賀錢參政兼知樞密院啟

代回高恭議啟

代田陳節推啟

代謝直秘閣啟

代賀虞丞相啟 允文

代賀沈運使啟 複

代賀李品運使啟 正己

代謝知溫州啟 以下二首代知溫州王侍御伯秀

代賀史開府啟 浩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啟 伯圭

代龔參政回廣東林提刑啟 光朝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啟 濛

代仲兄謝左藏庫門啟 錫

代陳叔楊謝興國軍教授啟 大年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啟 棟

代汪景孟上龔參政啟 茂良

卷第六十二

啟別集

代通王明州啟 佐

代通福州陳丞相啟 俊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恩澤啟 衡
代通薛通判啟 鳳
代通劉湖州啟
代通趙郡王啟 伯支
代通李都大啟
代謝知潮州啟
代謝劉提學薦舉啟
代賀王虞事啟 十朋
代通薛尚書啟 良朋
代賀趙明州啟 伯圭
代上呂鎮江啟
代通韓總領啟 彥直
代謝臨安府通判啟

禮書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澤納幣張氏書
季舅弟三女許顏氏書
任表兄之子請婚書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次女許鄭氏書
從氏姪請婚陳氏書
治精婚吳氏書
答綦君綸文書 叟生
從子擇請婚舒氏書
內弟任文可請婚薛氏書
沈慶鄉侍郎女許陳氏書

啟

代通李殿丞啟

卷第六十三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少虞兄請婚孫氏書

書

上宰相書代井文
上宰相書
上蔣參政書代范孝除
上洪丞相書代表兄孫公和
上趙憲書代趙推

上葉樞密書代人
上宰相書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中

攻媿先生文集目錄下

四明樓鑰大防

卷第六十四

書

答朱晦菴書
徽泉明吳守黨罪棄
答杜仲高書旃
答柴院之子楙書
答趙淡父書
答趙師中書崇憲
答歐徐父書
答楊敬仲論詩解
又答論易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答徐丞相書適

卷第六十五

銘

胡德容要靜室銘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族兄德潤硯銘
王端本硯銘

贊

伏羲像贊　康坡画贊

昭、自人贊　自贊

伯氏小崑山贊

十六叔祖画贊　趙尚川畫贊

陸從老真贊　莫子大画贊

叔韶弟画贊　高令之画贊

從子海脩淨業欲彌陀像亦贊

觀音像贊

定光佛贊　南山律師贊

寔芝律師贊

哲老真贊

湖心竹谿政精師贊　端岩益老贊

鑑堂照老贊

介菴策老贊

雪菴從老贊　英老真贊

寺上人真贊

晧堂遠老真贊

圓齋菴澄師真贊

偈頌

英峯二偈

新昌石佛

跋惠本祠老所編類海

題老融画猶動

西山僧老天半求一言了邑寧藕話

代書

戲贈惟雲平老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戲題珪老借菴

次仲旧韻寄獨菴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游雪竇双溪登雪巖有懷海印雲老

金華叔本老循僕婆塞布衣寫選僧堂

三大字亦以顆話

題寺居仁桶枕圓

題壁笑菴

昕老白雅鑑堂來住廬山山中先有

鑑堂

跋陰森與惠老偈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江耐翁以最首座十玄頌見示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戲答孟老寄方竹杖
答東山一老二偈
送一老往廬山歸宗
送庠老顧巷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青全無用格錄
跋正法眼藏
卷第六十六
雜著
高祖先生事略
永歸念精說
贈種茶陳安士
從子佩改字景則
跋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書老牛知恥事
姜子謙邑鍾離桧益
趙子泳循齋說
趙元衛菟齋說
贈筆工呂文質　賜徐心鏡
雙溪金居額巷說
趙甥叔明和鶴堂
名原孫　徐聖可字說
卷第六十七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
相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弄璽節批答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恭題進賜陳傅良　宸翰
恭題　仁宗賜董淵　宸翰
恭題　仁宗賜懷璉　御頌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御刑　初書
恭題向公趙所藏　仁宗　宸翰
恭題趙時敏家藏　兩朝賜碑
恭題　神宗沈括　御札
恭題　徽宗贈沈臨　御詩
恭題宇文紱鄭所藏　徽宗御書儆

禊序
恭題徽宗賜致仕紐先　御詩
恭題　欽宗御登十八學士圖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恭題江達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御書中庸篇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恭題專彩所藏迎請　太后鑾圖

卷第六十八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定武脩禊序
跋秦淮海帖
　書鄉孝子行實後
跋陳氏續家書
跋吳生畫像卷
　李廣射虎
　山水平遠
跋韓幹馬
跋徐舊伯橫翠碎葉
跋徐子由蜀坡圖
跋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跋任氏香園記
跋王清新畫卷
　郭岸小松木　全幅枯木
　橫坡山水
跋霍氏琳川圖
跋王公保行述參政敏肅公文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跋陳忠肅公表藁
跋百醉老人詩
跋先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跋趙清獻公遺事
跋戴伯興古屋詩卷
跋劉行山帖
跋朱濂山自撰墓志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初歷卷
跋楊伯子詩卷

跋秦淮海戒帖
跋鄭老田遂山詩稿
跋杜祁公惠詩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書周禮井田譜
跋諸名公翰墨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三亭賦
龍眠九歌圖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書張武子詩集後
跋趙居晉所藏張紫巖帖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跋陳齊蘭徽學
跋書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薄薄酒二篇
蘇氏璇璣圖
跋安光遠所藏祖庶故詩跋

人張總得與其父子仲帖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卷六十九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主英宗敕草魏野中堂圖
蘇子美詩
東坡祭范蜀公文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黃太史書少游海棠詩
蔡京自書寵補元符黨人詔草
跋喬仲常烏僧補經圖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陽有與薛公期駕部
山谷艸聖
唐子西與游氏帖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柳詩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王荊公書佛語
林和靖與通判啟
右軍章草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一篆一詩
跋陳閻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跋曾氏獨醒雜志
跋趙伯山青㵎楚書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閭丘使君詩
書張待制竹齋後序跋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跋東坡護兒章告昭陵祝文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又四賢圖
跋了齋有門頌帖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王右軍東方畫贊
黃庭經
王大令洛神賦
東坡救月圖贊
東坡醉中對客醉眠詩
跋卞居謙摘秦州長史楪弁宣徽院
公文
跋陳昌年梅花賦
跋孫德輝作薛持國所居記
題李光祖所藏遠祖選定海縣告
又蘇黃門帖
書董賓次元帥事述耘
題魏忠壯侯行實攷
題蘇魏公所臨閣帖
題華氏中藏經

卷第七十
題跋
題陸宣公奏議纂要

跋石曼卿老松詩
跋周公禮殿圖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跋任氏所藏外祖江少師帖
跋参寥詩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跋謝子溪所藏吳季陵游練書
又題所書羅良文三篇
書史適贈趙仲堅題其後
跋周尚書詩軸武仲
跋桄國夫人晚教圖
跋范石湖游大巖詩卷
跋徐神翁真蹟
跋姜氏上梁文藁
跋傅權良所藏山谷書父〻詩
文孫鴻慶傳作和州墓銘
跋可寺上人所藏史文惠公
跋褚河南陰符經
書閱門故雲集後
跋趙清臣所藏濮緣
跋桐陰釋家問
跋張德深辨廣
劉允叔羅紫衣和作合前題其後
跋朱嚴正所藏書画
徐季海題經
李公乘書樂毅論
龍眠蓮社橫卷
跋李孟達大世祖少卿詩卷合車
跋沈果雪菜帖
跋吳僧君遠所書觀音經

卷第七十一

題跋

跋楊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画卷
道衍　桂花
跋龍眠二馬
跋趙恭父古易補音
跋季馬騶
跋王伯長定武脩禊序
跋趙振文經幢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跋李莊簡公與其婿曹純老帖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 盛京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跋蘇氏廻文錦詩圖
跋東坡行香子詞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跋遺教經
跋東坡紙帳詩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書從兄少虞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店
跋王恭淳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跋先太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書悅汲蒓贈姜子陽題其後
跋孫章別集

卷第七十二

題跋

跋沈智父所藏東坡帖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錢明逸 張文潛
林和靖 蔡緒明 范太史
劉靜山
李西臺
錢西臺昆 呂芸閣大臨 蘇後湖庠
游御史酢
趙清憲
徐東湖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曾子方
石曼卿 張都官
張魏公
呂子約

卷第七十三

題跋

周運峯 朱灣山 王侍郎伯庠
徐明叔列溪雪霽圖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題晁滌父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跋葉氏夫人墓誌
題姚宣伯所書許斯一孝子墓表
跋張忠簡公詩帖闕
跋王如晦文卷
題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題劉師文晁仲乞增母壽疏稾
跋阜陵與宮人帖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跋秦王獨獵圖

卷第七十四

題跋

闕題
題黃刺史公移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題楊經唱和帖向薌林樂桂蕭魚
寺門楊忠
跋傅欽父所藏職貢圖
跋二疏圖
題柳公權所題洛神賦
跋金縢圖
題韋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又心經
題蕭刑部詩卷致堯
題李文敏公遺事
題李山房與山谷帖
題黃子耕定武脩禊序
題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題尊堅
跋韓忠武王輞
題韓忠獻公遺業
題桑澤卿蘭亭傳摸
題王知命帖
題蔣充宗所藏錢松窗詩帖
跋先太師與張檢祥帖
跋陳君楚薌圃考直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跋田吝季希岳欵

題王顏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題王岐公端午帖子
跋周侍郎三帖
題韋逵之所藏唐石經詩序
題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又信岐二上傳
跋張正字莊子精義

卷第七十五

題跋

題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跋趙忠定公家書
題白樂天集目錄
跋戴式之詩卷
題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憤晉勅書
東坡嘯軒詩
付宣奴樂毅論
淳化本脩禊序
邵康節觀物篇
溫公奏藁

卷第七十六

題跋

歐公與劉原甫帖
韓魏王與歐公帖
又與秦太虛帖
跋黃子適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題朱晦菴書中庸
題曾校書被召省劄辭與陳蘭啓回被召不行
題何澄菴和學官八詩
跋鄭德與歷代蒙求

卷第七十七

題跋

題黃長睿東觀餘論
題楊州伯父耕織圖
題先太父嵩嶽圖
跋春秋繁露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篇
跋周氏棣華譜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文字詩
跋八陣圖

跋山谷奇崛帖
劉資政游縣學留題
跋袁光禄與東坡同官事迹

卷第七十八

題跋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跋唐林父手帖
跋六逸圖
跋吉日圖
跋文文惠公帖
跋范參相江西唱和詩卷
跋岑元暉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跋曾居南所藏先侍郎劄藏

卷第七十九

題跋

跋顏書　跋蘇書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溫公侍兒銘
蔡端明吐谷渾曲
呂韓公帖
趙德父帖　范寬雪景
燕文貴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跋張勳中篆金剛經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與可老木
東坡漁父詞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跋趙氏所藏大士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跋東坡備水帖
跋李莊簡公與傅模風帖

題東萊呂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題彭于壽甲寅奏華弟日錄手澤
跋韓熙載投異狀
題何萍林枸僞楚檄藁
又節林蒙規
代史少保恭題 御製和詩
代仲男汪尚書跋子齋表藁

卷第八十、

青詞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 同侍從
先君旭幽青詞 平受
又小祥 疏意
母氏頤樹隔盖青詞
保安熙青詞
疏意
丁巳本命熙青詞
疏右語
東樓畢工熙謝青詞
政府禄大青詞
保安熙青詞 代魏丞相

又

下元設保安熙青詞 以下代仲男
奉使回程熙謝青詞
森秀菴畢工熙謝青詞
仲男九幽青詞 代表弟
禱畢青詞 以下代求嘉背
疏意
謝雨青詞 一
人日設熙請
題意
禱禄風潮青詞
郡治禄大青詞 代天台守
叔祖母九幽青詞 代五叔
江氏從姑保安熙青詞
景盖旧奉使还熙謝青詞
九幽青詞
季男九幽青詞
疏右語
馬氏建黃籙熙青詞
城中禄大青祠
疏右語

從子伯時九出青詞代諸子

卷第八十一

疏文

高宗皇帝小祥疏文 溫州江心寺

高宗皇帝大祥疏文 同郡官

成肅皇后小祥疏文

重明節功德疏四首

瑞慶節功德疏五首

天中節功德疏四首並代作

東宮 太子妃

宗正國 溫州守

放生疏文

會慶節功德疏三首

放生疏文

皇后生辰功德疏三首

東宮 太子妃

皇孫

皇孫生辰功德疏

金山寺水陸疏文 代仲舅李仲回

普覺觀音祈謝疏文 溫州教授

祈雨六首

海神廟禳風供解疏文

郡治祈雨供解疏文

淨光祖佛謝雨疏文

送蒲杓潭聖水供解疏文

普覺寺禳風祈雨水陸疏

海神廟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撤空道場疏文三首

城中禳火道場疏文二首

育王作潼川水陸疏文

右稽附

持鍋三經發願文

卷第八十二

疏文

鶴湖已老住溫州淨光疏

丹丘同老住雁山崇德疏

皇甫道緣住玉隆宮疏

智門蒙老住台州瑞巖疏

昕老住台州宝嚴疏

雪庵堂老住文查疏

又
眞濟美老住慶元湖疏
雪老住育王疏
寶雲觀老奉　勅住天童疏
呂妙巖求僧疏
西者竹者求僧疏
陳如璧求僧疏
王妙容求僧疏
溫州北山隱應修造疏
開元觀修造疏
台州棲霞觀建三清殿疏
化經幢疏
臨安縣葬遺骸疏
開元甪珈衕疏
環村建橋疏
妙應院募隨年錢塑佛疏
奉化告成院造藏殿疏
開元寺修造疏
白水鑄鐘疏
修董孝子廟疏
慈溪崇壽觀修造疏

建井亭疏
妙應院作塗田疏
岳林寺作塗田疏
修戒壇疏
慈溪縣建夾田疏
東湖二寶山鑄鐘建藏疏
龍潭發源院起殿疏
象山棲霞觀起殿疏
黄州雪堂建思賢寺疏 代鈕文彥作

卷第八十三

祝文
溫州修大成殿祝文 教授
台州謁廟祝文 通判
東嶽行祠
夷殿行祠
諸廟
靈康王廟
謁廟祝文
先聖
諸廟
溫州謁廟祝文 知郡
先聖
諸廟

祭酬告祝文
辭廟祝文
先聖　諸廟
工部加贈樊黃祝文四首
移長江庵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祭位
先君工部　土地
畢工奉安神主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代工部
主
皇太子祭諸祠祝文以下代溫州守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迎神像行道祈雨
謝雨四首　祈晴三首
謝雨四首　祈晴三首
祈雨雪　謝雨雪
祈禳颶風　謝晴二首
開元寺迎精祈雨
迎精遠城行道祈雨
祈雨雪　謝雪
發海舟
禳衛颶風三首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又許修廟
龍潭請聖水祝文
迎回龍王行道祝文
甲子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平水王禱旱祝文
鄭先生廟祈雨祝文
祭句芒神祝文二首
春賽諸廟祝文
王侍御謁廟祝文
先聖　諸廟
外極樊黃祝文三首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台州

卷八十四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同侍從
祭龍參政文茂良

祭滕栖霞文 蔚然同寺監丞傳
祭王丞相文 淮祠
祭羅樞密文 點
祭趙覲文文 彥適 又望事
祭趙侍郎文 粹中
祭莫侍郎文 叔光
祭陳閣學文 居仁
祭史數文大 猷正
祭王侍御文 伯祥 又同官
又路祭
祭薛寺正文 季宣 又薛寔
祭鄭龍圖文 伯謙
祭呂太史文 祖謙
祭呂寺丞文 娃之
祭從舅汪制定之 天觧
祭姜總管文
又同鄉人
祭劉宜人文 王台州母
祭史宜人文 大傅女
祭族兄心上人文
祭謝雲泉文 傑
祭周判通文 去非
祭陸提刑文 洸
祭趙安國文 鎮
祭張梅州文 祖順
祭趙運使文 善意
祭舒僉判琥通判璘文
祭仲兄少微縣丞文
祭李府兄文 奉化鄉人
祭來兄馮籍田文 端方

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叔父郴州文 以下代工部
祭安康郡俞夫人文 蔣參
祭伯母馮恭人文 同兄弟
祭王樞密文 剛中 以下代仲舅
祭鄭衡州文 若谷
祭趙路鈐文 不抗 蜀同鄉人 以下代仲
祭徐少卿文 子實
祭趙恭人文 王州之室

祭袁通判文 韋
祭魏丞相文 代王知遠
祭王舍人文 以下代陳閎學
祭刑置人文
祭王參政文 之望 以下曾吏部
祭劉衡州文 翔
祭王詹事文 十朋 又代莫守
祭韓寺丞文
祭鄭司法文 楯 司寶
祭陳司戶文 儔
祭湯寧海文 烈
祭陳安丈人 膺事長翁 女兄孫表 隱問以下同寺作
祭劉天名文 孝棠
祭周侍郎文 代侍從

卷第八十六

挽詞

史文惠王挽詞
指客謝公挽詞
觀文殿學士陳公挽詞 騤
林正惠公挽詞 大中

江文定公挽詞 安山
觀文殿學士趙公挽詞 彥逾
襄忠簡公挽詞 機
少保李公挽詞 孝友
王文忠公挽詞 十朋
錢殿撰挽詞 佃 端明殿學士 公挽詞 孝辰
趙侍制挽詞 靜中
端明殿學士王公挽詞 希呂
尚書尤公挽詞 袤
程文簡公挽詞 大昌
吳侍制挽詞 博古
王給事挽詞 佳
顏侍郎挽詞 度
陳文懿公挽詞

卷第八十七

挽詞

端明殿學士陳公挽詞 均
仲易敷文閣學士汪公挽詞
楊侍制挽詞 玉林
沈憲敏公挽詞 樞

尚書湯侍挽詞 碩
南侍郎挽詞 飛卿
南書張公挽詞 柳
曾侍郎挽詞 失
金給事挽詞
鄭司法挽詞 頊
梁仲蒼挽詞
翁府君挽詞
陳崇道挽詞
魯少卿挽詞 壹
吳通判挽詞
徐府君挽詞
魏監丞挽詞 叔珍
族兄通州挽詞
周太傅挽詞 以能
碩人居氏挽詞 王尚書之室
扶風馬君挽詞
黃君挽詞 周子及
陳秘撰挽詞 季善
徐季節挽詞
周德遠挽詞 汝能之兄
盧夫人挽詞 武岡通之母
孫夫人挽詞 周子及之室
鹿夫人挽詞 同年鹿尉振之母
旌表門閭安人陳氏挽詞 庚事良翰之姊
孺人陳氏挽詞 同前

卷第八十八
挽詞

王通判挽詞 瑛
何司業挽詞 伯桂
大碩人儲氏挽詞 葉尚書翥之母
孺人曾氏挽詞 葉寺正之室
孺人陳氏挽詞 周子及之母
孺人林氏挽詞 盧彥德之室
石南康挽詞 滋
臧監丞挽詞 春卿
臧挽詞 樺
戴縣丞挽詞 粹
姜德豐挽詞 浩
胡縣獄挽詞 徽叙
登永秀挽詞
趙孫矜挽詞 不枯

令人王氏挽詞表兄陳左史之室
太淑人葉氏挽詞侍郎夔之母
從姑夫令人挽詞
太恭人劉氏挽詞王台州之母
蔣慈谿挽詞
吳大監挽詞飛英
梁運使挽詞
李撫州挽詞庚
王遂安挽詞時謙
趙提刑挽詞子儀
李度支挽詞嘉言
安人鄭氏挽詞木唐卿為銘
王夫人挽詞陳少南之室
方運使挽詞有開
倪通判挽詞鉞
王武陵挽詞銖

卷第八十九

挽詞

袁府君挽詞文和升之父
朱婺州挽詞安國
莫銅陵挽詞堂
張泰州挽詞禮本
周路分挽詞表臣
彭宣義挽詞汝知子復父
沈朝奉挽詞雲章昱之父
石通直挽詞在問純度之父
王檢正挽詞
張欽州挽詞舟之
陸郎中挽詞
齊國夫人曹氏挽詞趙知宗之
信國夫人秦氏挽詞林子長之母
王夫人挽詞羅尚書外祖母
恭人孫氏挽詞曾南仲母
恭人董氏挽詞劉侍郎韜母
恭人胡氏挽詞陳奉直子能之室
趙司戶挽詞秀夫
王太卿挽詞正己
徐少卿挽詞子寅
陸提刑挽詞沅
史敷文挽詞彌正
寧海劉君挽詞次皐父

丁寺丞挽詞 允元
曹工部挽詞 栢
范致政挽詞 樗
王觀國挽詞 覲
高端升挽詞 元之

卷第九十

挽詞

錢江陰挽詞
李刪定挽詞 卦蓋
趙左司挽詞 章
古興化挽詞 叔逵
寧海驗君挽詞
東坡史居士挽詞
劉吏部挽詞 慄
戴縣丞挽詞
王提刑挽詞 正功
鄭華父挽詞 若容
姜鍾離挽詞
顧養直挽詞 義剛
孫子才挽詞

俞通判挽詞 彥宗
朱參議挽詞 子紹
魏郎中挽詞 熊慶
宋南雄挽詞 价
莫子執挽詞 珪
繆伯恭挽詞
朱鈞南挽詞
盛夫人挽詞
宜人史氏挽詞
太令人軒氏挽詞 趙山南井白 巷居士 舜覔
宜令閑氏挽詞 趙翌 卅室
太孺人蔣氏挽詞
百四從妹挽詞
蘇江陰挽詞 升能
趙縣丞挽詞 彥宗
鮑潮州挽詞
張運使挽詞 孝仲
張工部挽詞 李樗
戴廻功挽詞 應庶
宜人楊氏挽詞 鄭華父室
孺人錢氏挽詞 丞相之女適曹氏
齊安郡夫人金氏挽詞 趙左司公碩室

挽詞別藁
大令人趙氏挽詞王師樞母
安恭皇后挽詞 又
楊武恭王挽詞存中
同前
陳文恭公挽詞康伯
同前
何内翰挽詞溥
姜祕監挽詞師仲
許待制挽詞尹 同前
唐舍人挽詞閎
李公執挽詞
呂崇德挽詞責閎
卷第九十一
挽詞別藁
王縣尉挽詞孝直
同前
潘大卿挽詞
樊運使挽詞光遠 同前
莫將仕挽詞隨
任主簿挽詞崇善
同前
梁審計挽詞李琦
太淑人管氏挽詞
陳夫人挽詞程吏部母
陸參議挽詞洸
李克卿挽詞唐佐
周左司挽詞諧
王夷仲夫人挽詞
陳夫人挽詞
茅夫人挽詞鄭嗇虛之母
張夫人挽詞余元老之母
王修撰挽詞
卷第九十二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先兄嚴州行狀
卷第九十三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卷第九十四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
太師王公行狀
卷第九十五
行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特贈奉
江公行狀
卷第九十六
行狀
華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致仕贈金
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
卷第九十七
行狀
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王
公行狀
卷第九十八
神道碑
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謚
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奉　勅撰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奉　勅撰
卷第九十九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
神道碑
僉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
節愍王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一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
碑
卷第一百二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
謚忠肅彭公神道碑

宝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三
神道碑
銘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曾公
神道碑
卷第一百四
神道碑
僉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五
神道碑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卷第一百六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
公墓誌銘
卷一百七
墓誌銘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
銘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卷之一百八
墓誌銘
丼祖居士張夫人墓誌銘
盛夫人墓誌銘
江元適墓誌銘
知嵊縣季君墓誌銘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洪子忱墓誌銘
蔣德言墓誌銘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鮑明叔墓誌銘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卷第一百九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盐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永寧郡夫人滕氏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
墓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尚書
孺人俞氏墓誌銘
趙明道墓誌銘
奉議郎黄君墓誌銘
周伯濟墓誌銘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一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黄仲及墓誌銘
趙深甫墓誌銘
安元遠墓誌銘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二
墓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績谿縣君樓君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三
墓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駱觀國墓誌銘
朝請大夫曾君墓誌銘
參議方君墓誌銘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四
墓誌銘
林甫君墓誌銘
戴後仲墓誌銘
通判姚君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贈金紫光祿大夫婁公墓誌銘
司法晁君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五
墓誌銘
直秘閣徐君墓誌銘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周伯範墓誌銘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大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卷第一百十六
銘
瑞岩谷庵禅師塔銘
瑞岩丙窓禅師塔銘
雪竇足庵禅師塔銘
卷第一百十七
課藁
受降如受敵賦
擊楫誓清中原賦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脩身以立為本賦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取夷狄以權賦
濟河焚舟賦
本强則精神折衝賦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高祖好謀能聽賦
子使漆雕開仕賦
天下有傳檄而定賦
仁孝二致同源賦
孟荀以道鳴賦
殘月如新月詩
癸背游晴軒詩
置酒沛宮詩
天寒到客房詩
貧知橘柚來詩
背水陣詩
鯤化為鵬詩
一月三捷詩
清泉帶塵襟詩

復見宜軍詩
物色訪嚴光詩
冀北馬群空詩
習馬長楊詩
飛泉潄鳴玉詩

卷第一百十八

和舅氏適齋汪公尚書詩
適齋慕香山之高續遠歌代集香山
詩句次韻
適齋示泡水大篇效元白体為相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歌韻
表兄陳安行還右司仲兄還大理丞
余還太府丞寄詩為賀次韻
適齋掛劍次韻
余初除西掖適齋惠詩以二甥相娃
演綸為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乎
辭謹次二篇為謝末章以屬安行
余乞郡得娶以詩相迎次韻
約訪玉鄉已已而中輟次韻
謝太守選雪次韻

清高閣觀雪次韻
真率會次韻
楊聖可𦘕集余方歸自桃源不及預
次韻
汪建可招游藏同次韻
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韻
吊王卿之喪次韻
喜雨次韻併呈郡守吳守文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
韻為賀
送安表兄癸次韻
尋春次韻
次韻十絶
休官
發書
見客
出謁
赴會
病起
安心

讀書
染鬚
修養
同年鄭青溫寺丞直華文閣致仕次
韵為賀
次韵四絕
初得曾孫女
茉莉花
從子將修築重荷池上
山亭納凉
次韵五詩
山行野老問年
暨鄰曾溫恭社
秋涼有感
諭悲秋者
回錫麻酬之樂
八月十四日攜家延月次韵
次韵十詩
客自中次韵
戲和三絕

脫衾
藏械
倪偏
晝寢正酣以二十韵詩來並為次韵
次贈少微兄韵
桂花開約客次韵
蔣德尚碁會辰日次韵
太上皇帝聖体清康老母進封信安
郡太夫人適聯除敷文閣學士有
詩賀次韵
次題晚上人閣　靜軒韵
次韵十絕
碁會
老態
晨朝懶起
見客
晝寢
喜閑
讀香山詩
即事

西南山

燕居

子成兄年八十六史子久八十二男氏八十一會于適齋次韵二絶

卷第一百十九

北行日録時待次溫州教授隨侍兗公守括蒼先仲舅汪尚書大猷之肆

乾道五年己丑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卷一百二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

四明樓鑰大防

古詩

攻媿齋

余以攻媿名齋俞致翁患書謂君無媿可攻者讀之惕然不敢當以詩謝之

聖賢不得見道散固已久學者多自賢鮮肯事師友顧冥声利中悔吝皆自取動言先媿怍未知果然否寨過之未能先聖欲善誘ゝゝ孟氏言聦布樊倉歙參乎病知免遂使啟足手寧知

[illegible]

陳文通處獲紹鎬々玉局翁尚友謝琛課飽喫
惠州飯追和欲同謫湖山先居士宏才盡廊廟
出入曾五紀懷題自奉少屢賡歸來辭吾行有
先兆老龍卧林年高德殊御向來撤勒手井
心手畊釣築室仍居泉石造琛突亭翻望堂
皇蓬萊对圖嶠涉園日成趣過客酒頻酎岩々
篤霍婆烟々雙駢嫠壁体默聰明坐是樂道熙
西疇時告春東皐快鋤嘯襟期古勝合此々不
容認尽和靖節詩筆走追風騄又如變是鎔騰
宜徑披荊人主嗜慾深山林不俱燒何當從公
游倚然寧荷蓧小子敢言詩未免爭華影西施
难效顰卻鄭思貽笑思欲焚旧藁世味輕咀嚼
精㚑辭蘇州曾引孟貞曜絕去輪墨畦毋鑿澤
決竅尚成痕幾焉求暇期逺肖

送袁和叔尉江陰

澄江少日曾經行高城傍有長江横君山特立
江之汀下瞰淮甸一望平中港引潮深見声万
頃灌注溉農耕國戰今幾二千齡黄歇此地虓
重看旧以邑屬南蘭陵疵于秦命吏失亭今爲
裂地爲專城独當一面行凄雄井市雖小民厚
生四十萬㪫輸賦征船商輻湊彔貨贏牒訟繁
省官曹清一邑負郭相依遷守宰同僚齊原冕
脉絡貫通易尽情尉職充畀近骊鯤坐閱是否
寔權衡僚郡孔道囲將迎我乃靜趣如郊垌安
與丞行人子隶况有海錯供庖烹河豚鱸鱠鮮
不離車盖蛤蝌物蔡羨夫君傳家有典刑父子
知己人一經詩書滿門不愁鄉豈羨漢士黄金
籯萬口久不徹帝京九萬自此開鵬程平生寒
窓照短檠冉乇于古無遺形𥿻年射策當彤庭
歸領後生爲主盟友朋講習誠專精世故多端
須飽更京口直下連諸漕官府關捕行旅驚建
頭久無夕烽青要在弾壓潢池兵簿書期會勤
經營人物酬應審重輕一言行之可終身諱毋
失己毋失人贈人以言豈吾能願書於此三折
肱奉以送君々誠聽

登青王望海亭

瘦藤拄破山頭雲山𨂂尽処闊危亭平田万頃
際大海々无所際空冥々乾端坤倪悉呈露飛
帆去鳥无遁形蓬莱去人似不遠指點水上三
山晴衮衮濤雲恐未免僊有風取吾當棄是中

始覺宇宙大眼力雖寄予無礙雲夢八九不足
吞回視塵寰一何隘曾聞芥子納須彌漫說華
庵含法界為我振衣千仞岡笑把寰瑞捲煙海

林景思雪巢

四時不皆雪陸居本非巢高人與寄遠表此一
把茅吾非二祖可放立寒齊腰吾非鳥窠師結
廬真樹梢白日照我心不以見峴謝兩脚踏實
地風雨无深搖作詩寄益王寒瘦逼島如落筆
句驚人不復尋推敲客至不問誰談若君子交
直氣干霄上下視鄙斗筲富貴須封枕誰能箪
紅泡附離山幕燕自謂添才勝先生閱世熟凡
坐山城柳春陽含有時蹕回於繁艷錫山寄雄
文凛然竪髮毛我非敢言詩為君聊解嘲

題龍眠畫騎射抱毬戲

綠楊幾枝拂平沙柔稍裊裊隨風斜紅錦未地
不及尺錦袍壯士欲縈鞦橫膺箭鏃湍分鞦一
箭正截紅捎下前騎長纓拖綉毬後騎射中如
星流繡毬飛硯最難射十中三四稱為優元豐
策士集英殿金門應奉人方倦日長回過衛士
班亂騎如雲人馬健駕幸寶津知有日寄畢馳
驅欣縱观龍眠胸中空方寓駿因洞心千万变
迫圉大槩寫當時至今想像如親題静中似有
叱咤声墨淡紈缺錦繡脱開窓撫卷三太息世
紀胡塵暗幾回安得士馬有如天長驅為破單
于戰

題羅春伯許蔵修禊序

東游登會稽祓見蘭亭不見碑北过中山府缺
訪其碑不知处間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绝
难遇曾经郤律鍾繇去至今明唐拓如慕時將
一二饒唐使持歸姓之恍見觀來知玉石真在
否易化江南於近古他日轉形呼韓作傷尹勤
銘師來过定武只問居王氏此碑打向人間莫
論數

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次其韻

誰欣往前路夜深以琴鳴天高韻氣肅月斜映
珠星稼林聊蕭瑟泉声激琮琤彈者入定佳能
使東野聽東带不立朝選夜有空庭龍眠發妙
思神交寄香冥不見彈琴人畫出琴外声郊寒
凛如对作詩太瘦生恨不從之游撫卷空含情
青巖抚伯又

東樓德澤流元筹哦公挺生慶所鍾瑛枝玉樹
瑩精彩廼然不墮風塵中少年慷慨吐虹氣文
詞元不滅脩葉胄中游羅經綸才判劇截繁將
餘子曾從蓮幕試牛刀本城但識到切書渊懿
薦口動人聽一語便逾華袞褒上方欽華巖面
譽東材果的異剌史不偕一勺飲貪泉清德冷
冷今可紀覺軾雍容安之澗到即合詞稱自人
送茲十載棠鹿節建令万里回門春洞庭風月
瀟湘兩君主元復變南循杭事已得中立渊運
指家山賦歸去南堂松竹渊蜜村大渊東渊雷

公來朝陵召節赴天渊衣此使財婦長淮廣陵
卧治要渠直金節熒煌照熊軾底用腰纏十万
錢且看自享三千石忽思鄉臉寒添姜拂衣歌
遂鄉閑情視去西門如脫履亮色藹然渊澗生
春船重泛西湖上水光山色鄉元恙主人帶領
東風回故園桃李倍清爽秀艷皆負三山歸輸
園老檜蒼龍姿了无塵俗状人意錯几長物皆
瑰奇橫岸綸巾披鶴氅神情直出羲皇上塵寸
利頭曾不閒卧聽歌童傳燰響百花叢裏浮自
我與來一盃復一盃人生亦欲自適不富貴于

我何為我中春況屬懸孤日叟君亭榭風光煖
东君猶惜一分春不許芳菲作春殿綺羅夾溪
和煙蓮不見酬酢盃相傳此時更復借一辭君
從何此按連邀五侯貴盛德來美譽傳不流高
阳里何如清白傳家風世青氈尽來參燕居
今來相比鄰其如四海填闐韶朝來在朝
夕何數蒹雁從成群笑落城中有作宅十洲三
島環其側皆中未不藏南山幼成歸作茹菅容

送僕曹泣運幹 大雅

人生自古悲別離、、今日何是悲試問大日

行者雄節江名族真[illegible]乳犢燕鎖驅十圍凜
、端有然韵姿教熱剛立不慈威笑視風輩何
賠常州縣小試叢中錯跌績今在[illegible]口碑姓名
通籍黃金渊使 王僉紅蓮池染時幕府多一
了生麼公畏邀以媱只今方當多可將正要名
十同驅駒森、百可虎子號荷戈今駐淮东西
西淮千里復使麾幕中僚吏皆權摩惟公婉畫
明著龜亦如懸河不可限胸中武庫深难窺決
策囯有堂上奇朔風吹空黃草齊正恐秋高胡
馬肥芳人相顧门睽、見公比去手援以公独

樸被行不疑單車西去征馬嘶平生氣槩衡虹
霓恨無尺箠笞羌夷方〻天相中興期黠虜戴
頭來边陲碩公速蹄功名机會奴不臧何家為
出门千里何足辭但願滿引金屈卮

月夜汎舟姚江

秋暑不可耐發思泛中川晚来興有適溪船偶
及门凉月纔上弦平潮可黃昏倚檝縱所如卧
看龍泉山長虹貫空闊过之凛生寒蛍積與孟
佳夜氣方漫〻草虫鳴来去飛鳥相与还仰瞰
數明星舉手摇碧瀾坐客惜此景不及携清樽
兄酒要不惡猜擲足盡歡盡歡有何好叩舷渡
無言

送王正言守永嘉

江头潮生江月小暝煙綠暗蘆楊邊有客扁舟
送史君道傍不怕揶揄笑向来一别三换歲正
喜情親渭憤倒吏民引頸望旌麾空有離愁滿
懷抱史君謹殘方卷書古事〻可俱了〻便應
珥筆侍天陛不然代言登鳳詔瀛壖山水久寂
寥為屈朱轓来坐肅恰憶峯高旧題詠赤城所
在楞竹能承嘉名郡太守尊吳運使來詩絕少
天作雁蕩地為藏蝶履穿山未曾到改接却向
簡中去更將江山助詩好齋鈴静处定得句不
待池塘夢春草去年海水上平地大風駕浪從
天抄蒼生識〻生魚頭聚落隨波逝如掃今年
二麥連野秀田家扶犁可耕稲史君憂國眉不
開叱馭徑行仍及早哀哉千里方更無縣官租
錢活户蕨縱民自恐上不足誅取何憐下无告
邦儲邦本孰輕重肯使疲民困徵擾君不見岩
〻千古陽道州以拙催科自書考

遊龍瑞宮

澗山望危石君西凜如鐵路回兩崖開見北高
崿嵘偉氏名公卿森羅会翔列大小藏迅霆玄
雲動擊犹疑隧不作雨空翠裂冰雪野水不知
源進經幾万折子長真豈奇万里探禹穴我家
南水東扁舟輕入越竊此半日閑到处飄清絕
傳聞古洞天瑤臺照金闕神仙杳难閉一笑山
石裂相逢客路中翻手數年別勝地更蹄胸莫
默歲當抗

三日不得過都泗橋

南朝何公抽高冠嘉遯愁射光高潔一朝送入

疑化　疑儀

都泗壕壩咲此逢於此绝东亦何為走塵埃數
年不記幾往来船横三日不得度愧想高風安
在哉

宿佛日山

平生臨平山知踊藕花句軽帆幾来往山色猶
知故寧知千万峰中間着祖趣蕭〻蒼髯翁可
指花城路我来恭正濃天寒日將暮雲深鐘廿
鳴目喜白勝具綸怀玉局僊老筆掃剝霧玉翔
偕相持珠旗竟何所惟餘滙注水蒼龍角牙露
人間翻覆手烈日變炯雨俗子胜炎凉三四錯

眠宇道人笑視之万化隨所寓深坐十笏一
息了千慮箇中誰得知飛鳥背人去

求仲柳柳遊山歸逢遇雨

竹輿遶湖濱宿雲尚斂浥経剥玉岑下坐支客
話集起氣天石山万松介而立梅天氣清潤空
翠好可挹古藤幾百年枝蔓兩山夾見説暮春時
花葉光熠〻直疑若潛虬知起夜来蟄俯玩巖
寒泉甚冷不掇吸相将上龙泓壑鞅謝羈事洞
有靈鰍居臨深心岌〻魚游明鏡中巨浪充三
級寒苦載水去萬頃關原濕濛〻山雨来歸僕

烏乱急野哭殊未已日晏不暇給衝泥上湖舡
兩陣遶奔襲飄風將急點回旋驚四入中流益
傷兀短蓬不當笠停篙亦大之於势不少戢我
徒方嘯歌弗為改豪習但恥餅罍罄莫開杯還
還

吳江舟中

阿連父吳共一被小别愁生夜無寐風帆特我
上征途回首江山日千里小舟横卧吳江水夢
回依約蕭斋東五更漏急月黄昏烏散一声人
未起

讀范吏部三高祠堂記

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灵或可招小山以後
無此作具區笠澤丈寥〻几從虹蕩双槳寓
目滄浪獨悄悵筆福不倒三峽流数遠招之恐
長往爾自陶朱今董狐楪艳磊落吞江湖瑰詞
三章抄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来誦詩凜生
氣君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独釣膾鱸魚茶竈笔
床歸南里先生同是丘壑人只今方追功與名
謝公投畀恐未免便看林薮生風雲他年予業
滿爲吳乞身歸来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

我漁簑理烟艇

僊都独峯

漢家武徹求神仙万士携擊多夸言蓬萊隔海
不可到属車古羊上橋山傳聞黃帝久仙去胡
為有石高嶒吭游談不經理欲厓護言此地藏
衣冠縉雲自是仙窟宅万整千嵒比如櫛突然
一石摩青雲造化應當巨靈擘仙風吹墮碧蓮
花玉井半空人不識望之不計几千尺八柱擎
天类其一相衰制行高且孤万世犹餘立懦夫
英塊凜凜今不死化作此石山之陽橫斜轍迹
依然在我求何能窮古知

美壁道傍怪石

能閑談山座奇石東南空之如尺壁誰知狼籍
乱如麻往往嵌空癩鋑刻長安东風万步山搜
扶珍怪窮人間計說一舸載數箏經上艮嶽增
巍頹當时巧匠斵山骨寔之計千高突兀千戍
動地胡塵乱坐使奇林成棄物君不見黃金橫
帶𫝹神運不数甚城拜三品只今零落荒草中
万古凄涼有遺恨木人漂漂不如土坐閱興七
知几許人況嘆焉不前古稚不言恐餘誰

括蒼溪漲

雨餘大溪觸山流豪势直欲凌沙洲浮梁中分
斷蝃蝀流沫東去行蛟虬人家嘈嘈避新漲突
椽苺苺添平疇漁翁輕生有如此小艇撲絶随
飛鷗

石门洞

扁舟百里建城回青山中断立两崖清都虎豹
隱不見但見閶闔排雲開峯回天書大飛瀑声
震万壑驚春雷撳鑠目極九霄外玉虹千文飛
空来一冬青女斬天雯不知限此山之隈傳聞
神龍卧其上寳藏擊碎真瑰瑰胃中先自無塵
埃到此更覺心崔嵬天風為我喚空翠春水瀉
入驂人懷請仙曾来寫勝句刋韵又為開天台
我慚筆無挽杀力醉墨滿壁誰高栽或言龍湫
更奇絶雁山高処淚重嵬我方携笻往尋訪未
知比此何如哉

大龍湫

北上太行東禹穴雁蕩山中最奇絶龍湫一派
天下無万口喋賛揚同一舌行行路入两山開蹭
磴苔痕滑將抵山窮路断脚力尽始見銀河落

双澗拒羅宴坐看不厭騷人弄詞閑搜抉謝公
千載有遺恨李杜後生吟不徹我遊石门稱勝
地未信此微真卓越一来氣象大不侔石屏倚
天鷲児設丸泉直自天際来々処益謫声益烈
漢地倒瀉三峽流到此相銜定儗峯雁山佳趣
須要領一日尽游神思飛騷龍高卧涣不應自
愧筆端无電掣輪囷蒲牢満不懸非霧亦烟亦
非雲我闷涷雨枷纛时噴擊生風散空澗更期
兩後再来看浄洗一生烦惱热

連雲亭望海中诸山

雁山本在雲海中波涛千古相撞春泥沙洗尽
見山骨岩壑所在皆玲瓏是誰一口吸水尽平
地卓立成奇峰至今往々有遗迹相傳渺瀚何
能穷我欲單騎来自东佳处十数一覧空晚登
四十九盤頂縢望巨海煙蒙々群山錯立不知
其朝日照燿天霞红渲闷现奇定多有鯨波掩
藏深莫通我无太真蝬犀法安得一濶湛虚宫
令闷滄海变成陸却与雁山争長雄

寄題張法曹臨雲軒

張侯名軒意可知必登太々看雲物我雖未謂

登軒坤不卸要我已人詞尔时膝下邀以嬉歡
歡數語々不遇娛特嘉禾先淮官舍佰买耙
不怡安與相将甫水满日々東望劳支眼秋风
酒撒依星馳歸拜觀下聊信眉官予百程不吟
遥歎去故園行遅々重来橘柚黄金垂霜着新
蟹双螯肥海魚时鮮一尺圍数奉色參春為期
睹雲之思今同之慨然落筆成新詩人間至乐
在庭闈何用自傳檄官为君方歡解左顧龜我
亦日思投檄歸相望百里伊菜衣従伦天外間
雲軒

以龍翁處度同遊北山

而夫持鍾行我先場奇程路其智身我杖枯藤
衣短枝患氣已出屋峯巖何郎飽叔飽经歷勝
処一々手自編我携旧杞訪除迹止惢急景不
阳延當年共登青雲梯全日邀我為擊鮮始現
神龜閣青此上百石壁悉乱泉隐清遠基乎可
坐下翻乱石如磨鉄懸崖双瀑瀉空雪来自一
搖狐雲天却渥下流湧深陰崎嶇直到清潭边
朝阳射无破西闕断虹上下遥偃傳聞高山
更高処雅有々路從兩偏同々无邪漫妙予益

酒自搞脚力全誅鋤荆棘窮鳥道欲進不得意
愈堅旋呼童僕累危石笑採野菊聊盤旋捫蘿
騰身上苔磴牲〻攻呼爭著鞭側行危步澗決
背石角或使衣裳牽步蹶身在懸瀑上又見高
以樹泓淵自笑泉石成膏肓愛畫不識蟻慕羶
峽巖數峯巧遠護妙處二老物無傳脫迹塵埃
到此地便覺神思飄〻然回首江南塵一孌坊
郭歷〻眼欲穿相期更看水流處步復未偕參
軒翩一上千尺窮山椒著闊靡迤流蒼烟尋源
不能且志迹石俛觀雎鷲神鍋退求歸徑惘難

問蒇羅所在翔窟纏我方御縱風烟表拔〻衣
扶身欲仙晚歸拍提各痛飲擾壁屋壁長短篇
載筒環山覺清歌霰出珠穗心亦憐慕拜相與
論訛葛棟拳劫妨揮五絃人生易老費撰換勝
與大率須少年伊余歷聘佳山水愛奇切慕太
史迂明年奚署衰故步与君共枕蒲流眠

遊西石巖

我遊僊都覓獨峯巘迹雖在車不通昇湖望極
幾悵悵〻无羽翮凌天風茲来樂成望白石玉
甑突兀摩蒼穹人言真人老聃裔鑿開洞府遺

僊蹤无人分登青雲採蹄攀伴我杖梅節縈回
約畧三十里躋過万疊高巃嵸斷崖冷〻落殘
雨双石凜〻亭孤松知微山椒下谷口石榻屏
曲邊碧枝頗疑山高氣凝凜古来積雪〻未融
是誰[illegible]斧劫鶴斲僊洞双開驚神工岩罅白日
尚幽閉別有石巖開天聰傳聞峰頭躑清泚沓
鏽消滴声冬瓏舊身更与上虛闊海山錯直烟
濛〻脚底千山行伏龍手揮五絃縹冥鴻霜林
搖落當玄冬長嘯一聲万象空解衣寄宿呈迭
寒魂夢亦墮冰壺中曉看日出滄海東爛炬百

芳峣天紅眼高不數雁蕩雄行回下笑康樂公
未能攀穀迹隱翁顏亦有意婧林宮三山不竟
去人迹安覯羨門宜相從騎鸞驂鶴太多子但
欲御氣遊无窮

約諸公雨遊龍湫

昨暮与君上龍湫天久不雨无湍流嘯呼樹掌
嘆不應悵望瀕亦令人愁夜來雷鼓驚龍起
澴声乜奄亂人耿莫辭重勤尊者居士看倒翻
三峽水

送劉仲起主簿

劉郎鸞棲海湄邑，不減向來入妓習。凛然軀幹
郎之温語恐傷人，中有主論交誰厚矣。甘醴御
吏以嚴無東瀛，公餘黄卷頻卷舒，蓋圖工夫回
秋加壽水嘉素多君子，僚休沐我盟有清集。伯倫
忽去誰鯨吸，欲挽不留情悵〻。君年才盛才有
餘，迭縣寧客在羈羁。期君連蹈功名，机塞草連
雲翔風急。

王侍御壽詩

史君威名聞四方，南床凛〻凝秋霜。史君和氣
到顧越幕府，相渭夜飛雲頻聞，※雲行多无定。
知來隨御史車，黄堂洗印未多日，慶朝況當
懸孤明年。豐登以可数，父老兒童争起奔。遅明
賀駁擁辨門，試拾珠瑶作詩語。史君風度神仙
人，相門出相寧非真。妙齡丙科接笑自，脱趣嚴
召依風雲。靄瑞献言姿聽偉，至今讜論时傳誦。
踏遍玉山十二峯，翔尋春州地塘，畏人傳史君
威棱〻。掇知威震元莫行，蒼黎如戟面如鐵。忠
養自有循良稱，高牙入境紛進謁，賓僞庭趨艷
聲。扶民生共喜處，日温吏付独提，春冰裂向春
變州如寄，迭良某落脱望景瑩，送朝金課居鄭

一夜半帝席為之前，東嘉〻為股肱郡，小試望
之三輔。送會循故事，入三公，致君要使登堯舜。
東風來動春光回，梅花照眼歌送閒，吏民合詞
誦雅俺。一笑千里傳銀杯，佳兒恂〻授衣鉢，玉
樹芝蘭俱秀發。江南世胄比長誰，更看雲來萃
簪笏。平生知己今上天，敢復坐嘆寒無檀。已言
未足賛公壽，載誦峻極崧高篇。

鮑請卿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坐
容次韻

鮑侯年少老文章，藝苑嫂游富耕獲。胸中涵養
自成趣，妙処正恐兒輩竟。我懶門巷非尺五，字
欲問奇雅与權閒。樽竹院望同醉，遮眼膳何
太虐。團圍十客踏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投壺
雅歛了无恨，於恨事公一前却。海棠春渥照眼
明，風物點〻情非䏻。從教雨洗胭脂，猶小摘伊
姑供把握。夜闌燒燭照春嫣，靚妝如在結綺閣。
墙頭西望憫蜀錦，嫣然一笑無声示。乳紅亞地
繞作菌，正須席地天易暮。要知富貴出天姿，艷
一香夫桃何足録。主人小蒜真好多旨，李居〻專
一室，洞门不鎖要客來。笑君太似羊公鶴，雨餘

珠淚色慘悽一顧正嫌無伯樂忽驚新詩來叩
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塵中傳現字款援我堅降
幡甘面縛請明已過雨不沐雲霧忙四山脚
摺摩病目不應連及此紅英半零落搔頭尚有
未開花縱已難拔亦何恩知者既負而吟游何
使一春終落實含須來此君賊之正要重闡誦
新作

贈見孝益老

先孝長老師益蘇魏公諸孫見返
壽為台州判官別四十餘年一見

歡甚林吏部有詩次韻

鵠原鴻雁行此理懸諸天万事可變滅天性難
雅過顯蕃幼出家叢林同方埤一鉢寄西東悠
々經九年孫慕壽浮雲百念灰見姻難兄忽相
逢觸動歎喜緣見門信可惜往袂何翩々吒孫
擇僧領來同時參禪刺々道家世客談如送泉
玉堂与黃閣衣鉢親相傳游宦非乃益不敢替
所見先師錄喜坐悟情靈磨指出全非偶爾絶
倒秋風前手持詩卷來謂予何先言饒以天性
註入生至有原嗟我偶日謂翼豆本同根一

旦成仇敵釜中急相煎寧知有往入苦艸夢阿
連相見无鋭時警如魚躍淵回知出世法情別
証不然又當作大覌勿為愛鋼牽千山元不隔
毋庸嘲咏眠

送王道州

九嶷之南為春陵瀟水清映山為城郡齋止擬
山亘上一覽万家先遺形家君頃年入蓮幕我
不涉往空馳情先生分符此中去心旌搖魂隨
雙雄先生平生能文章身上著作承明庭與篇
隱快出如響一時自許文章鳴高詞坐奪造
化巧凜々韶護聲鏗鏘把魔口論非无意親扶
咸粵賊南征頻陶楚俗未蘇息精疲不厭嗟疲
試上賓儒術饒吏手拔去強梁孫孽技成球
召歸來覲天子日夜閣延英風流千古三覈史
往經勢嘆阳先生毋庸自書追科考但願寄我
春陵行

哭王知先墓

知幾少也與万子哭談了自謂顏寡合見我轍
傾倒百年能免見一別逝如掃父子俱埋塋嗚
命何其早回來論文話如涙傾宿艸此意誰復

知窮數令人老。

仲男尚書生朝

去年生朝燕務山館舍，朗朗屋百間，紅裙合樂飲徹旦，坐上貴客皆酡顏。今年生朝半歸路，竹輿瀟瀟晚衝雨，回頭風景非去年。當時賓客客何処，仕已喜愠曾何分。適意未成楚子之嘆，問栩栩之圄自若，世情物態徒紛紛。平生知足志閑退，歸老鄉閭了無悔。但欲年年醉西風，坐閱人間百千載。嵗入閏百月日不同，尚書入望古顯顯，明年李孫公壽安知不在槐庭中。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君名切斗魁，步武上青冥。蓬萊群玉府，圖書照奎壁。郎官應列宿，寢處象緯邊。胡為作使星，炯炯向江国。仰奉鶴髮親，版輿映萊服。昔日紅蓮池，師垣資妙畫。方將散餘澗，連城被膏澤。官權與民錄，豐檢煩張羅。小試活國手，瘦識賴休息。便歸侍玉皇，拱立香案側。富貴殊未已，行行上鸞掖。君其妙璸綸，三能看齊色。

次韻胡元用末利花

殘暑未盡秋欲來，玉刻万葉瓊英開。孤標雅韻一枝足，江上紫翠空成堆。素娥常與明月約，青女細把輕綃裁。主人好事趣時買，買買真此地真宜我。墻間閑地方丈所，絕年累饒裝層臺。春風秋卉紛五發，胡葵芳藥參排徊。服明忽見此奇絕，弟富素馨兄弟梅。夜深魏香生幽独，未許蜂蝶來栩陪。糖麗封餘有闌玉，金須掃取添花栽。吾聞閬山千万木，人戲視此不蒿菜。何如航海上天闕，玉色照映增嬉。林斷涼徙倚看不足，坐見日影敧庭槐。

同官登勅局小樓觀雪

去年嵗晏登雨腸，應府預防欠惟一雪祈穰。適精靈脱赤粗，飄瞥六花舞空虛。雲氣不待簇伯隨，旋除殘春寒尚深。忽覺雲模糊，撲鹽壓街篝。最聚生層，隨班上閣，恍若登蓬壺。岧嶢官殿深未廉，黄金鋪百種，樹璽居半。天散瓊琚，又疑守護嚴，宝綱絡明珠。参差鴛鷺行，簪笏皆沾濡。退歸玲局中，窓間竹扶疎。為思此絕景，往往終年不應。慣凌寒閑門守紅爐，為君登危攫深蒼。從驢酥崖觀髏吳山，参蒼望西湖瓊枝。宿飢鷹玉樹走轅盧，吳万里還容我。歎且呼

生欲斷五言所愧李与蘇君写工唇膽灞橋去
騎驢

久不作詩喜仲兄過隣居因成長句

宦游各天涯星州今雁行官居畢里新相過復
相呈西隣仔老屋往來連户窓水竹占島勝風
雨對一床十年短檠灯〻夜分餘光晃曹亦可
乐洛誦声琅〻天边有信雲隨風正乱揚相期
奉旨其桑衣戲親菊新晃皆偽蘇此意可暫忘
詩成喜可知且復醉吹觴

送林宗丞謝東議幕府

先生風骨天与清孤松野鶴何瘦生胸中落落
寄五経大篇短章筆縱横壯年文壇諸老驚俯
御世故双鬢星万事不理詩自鳴笑視軒冕秋
豪輕市者争利朝争名著脚往〻連訛盲評先
生四五官神京又復歸去鴻冥〻甚家急貧理
不應況復察旧離觴傾先生自喜得此行福粟
可已啼號声秦望之山高且平卧龍横亘環州
城鏡湖千頃波不與晉宋遺蹤多豪英設幔了
無塵務棄執物吊古暫閑情我亦久矣懷滄
演旦夕歎羨徒油屏相望樓檳三四程詩成尚

得尋前盟

臨海縣詔琴堂

子賤彈琴真是琴我今无絃知琴心使我不得
琴中趣絃以擠綆誰知音才術高低不自由單
父二子心則倖後人不得彈琴暇勿以戴星爲
可羨也

送石應之司户歸對以室迓人速為
顧

揵徑揖揌南家僙識少室窮達豈无命踏地胡
不笑之人吏海隅所吐万未一遠遠誇无当君

其賀終吉

年來嘆離群瑶琢殆无凡質允季孟落驚貽貴
尺寓炙君留春秋煞龍方自適蹣跚更著鞭洗
眼日千里

南明千古秀慶源久益新劍溪照人請况復屈
斯人椽拰不容留擬觴思拜親他年風雲中扁
舟僅知津

平生貪發心山川恨悠猶寧知日相隨懷抱竟
不展樽酒了無暇離情果深淺室迓執許殊况
今乃真遠

送王仲於倅興元

蜀道難〻於上青天蜀道易〻於履平地蜀山
天險固自若視難為易在人王尊真有四方
方志叱馭從行了无累早登岷峨任險峨談笑
動行千万里漢中由來號雄府勳意謂棄之
為可惜君今此去良似之更欲遠遊尋故迹漢
都南鄭路通當秦置万年山往湖陰拜將餘
高臺武侯葬處空松柏大哭出門何慨慷天涯
離愁各今鵜荷君走馬却送我李侯參語夜未
夫君方往蹈功名軌何止別駕歆王祥先正九

不足採注

年遺愛在更勢故留話甘棠仲於象衡刀森攻入蜀特所用

巾山

兩鬢龜龜隨雨行勢欲吸盡西江清是誰絲以
千丈城欲去不去豈不知化為青山鎮東隅首
羅寧堵双峥嵘安與從東喜逢迎哭指鬢皆同
來登春殘雨足綠陰成山鳥相和声嚶嚶自從
半山經小亭仰望巨石枝軒檻千山万山擁翠
屏陰靄歸靜織雲與翠微下有長江橫衣〻不
盡千古情橫軒俯瞰万丸平佳処歷〻堪指名
雪蓬處雲連曲肱峰𡗗蟻棲殘僧扶欄更上

三兩層一覽物象无遺形促倚未厭茗枕欲長
嘯西腋清風生親顏甚惜輪為停我心色笑喜
不勝願我双親俱遐齡方瞳鍊顏華髮星如此
兩峯相付青

游微柯山歸別張特秀

我昔志李年侍親宦西安縣无非序校見君平
生頭君才壯熱出逸駕不可攀夜窗共藥燈
春遊合杯盤虛堂卧雲嶺欄閣橫雲爛柯上
危磴烏巨訟談謂是時氣相高亦論俱爛翻一
別三十年天衢見我冠殷廬看快科蓋袍立清

班黃隙星號湿大貂力能彎弓来又立載短書
能長楷出手捧檄走吏膺不知烟雲迹嘆人遠
一朝脫羈樊適意縱劇談福飲到夜闌十步九
太陷如有亦孔娘進哭老先生畫圖勝青綸特
顯頓何為一昔成大還回君我泊氏人琴有餘
嘆感今念疇昔相与蹄陝潜教人嗟無兄悦之
春受殘有酒不得飲有琴不成彈緩歸坐吟屋
使我惆悵顏我歸不可追倚門夢連環君言欲
春探仰我行路難孫出不得去僧坊話間閑手
各幾半百段会與心班何處更有待此心雖石

碩群變發狀突爲聯不當樫氣岸有如君者身
薄尉間協車勿長鳴余當上天關移祛不名別
雨声為潺潺君有門戶責懸勤願加餐

次韻陈吏君懷得國梅巷

玉人迴立山谷畫不有使君誰与憐毋庸高手
然風景為暑佳句增孤嫋瑩淺盤影漫千樹橫
笛吹殘又一年行間年改更多在使須躍馬趍
平門

送王木叔推官歸得錦字

王郎天下士中和自生累洛然初無營見昔輒
欽社幕中資姚畫處乃極精審与人如恐傷律
已謝水壞深恐為缺與要使鷄食甚一寸憂國
心發年不甘寢此意大未酬退靜若已是使之
侍所季庚幾人奠枕向來親閣之未免斷之嘆
以詠而雲飛賴有東陽沈露章極推轂分巔可
裁錦風流有如許不復嘆躊躇如君堂邊萬人
物妙流品方應奉香火為貪隸祿稟与君幸從
募心交今十稔堂惟我惜別行道情尊從紅過
色河以翠柏風愈凜獻君殊菜叢一意護簡餅
棄對宝康歉添名以拾潘行吳無多言悵岐且

制欽

彭子復臨海縣斋

軋道癸巳冬此邦我徒行辯倣氣未珍才器真
赤城來訪海金九緣紛緩橫翹然工尺高閒
足戒右銘緋細圭大息更聞悲歎声試詢來者
誰共言金姓彭我財諸旁人姓邑其時与造予
來贄倖客鋃方贊停夜闌簫鼓沸屏予先成
起望論與美壯況糞連荒百堵日已作斧斤喜
丁曾樓度動書兩無環中庭久乃遊其閒宏
犬使我留住置既深穗斲削仍坡精田里不知
役纖粟無踰往安得屋頭頭實乃有寧馨退食
不苟處扁榜皆從君中虛物自照政平由心平
擇柏已可悅況有賢弟兄小亭真吏隱縣擁高
山青琴堂雅增深其意宜細評智調天下理參
言笑後生大弦可以急小弦恐弗勝參意屬纖
嗔主欲如訴管手足民無揩吏囂益相乘不如
踈節同示以信与誠施行有次第幽遠無隱情
上下始相應溫和亮以清子賤意不傳槿許勝
載星彭令蓋得此訴以千里秋此非以政李渊
源苍分明行笑解那去乘心已先傾太守鷹之

朝一鶚飛青冥儔無蚍蜉援日夜思歸耕我無
萬賢柄直書氣填膺安得採詩官取以徹明廷

送虞仲房赴達州漕

我來丹丘乘貳車送客往往万里餘盛山使君
别寢久漢中郡丞新寄書公指四明喜隣境無
年何知成書餅揚雄忽作橦梓行去路六千郵
何迎餘杭名家多俊奇君於筆行尤伯蒼雍容
音韻足爽騰百家到手無詩掀向来郎曹天只
咫引身閑山樓高船畫楫歎御清節高露中覩
見越王不妝行叱馭不作难手進西日又長安
長安日近公應往未放使星臨蜀山不然一行
亦不惡潼應如錦城樂鄉侯公名藥如在拾
遺風采今能昨流馬本年諸葛公飛輗止欲移
前功渭民險遠日凋瘵摩撫要令識甸問児公
五絶追罕祖隷古真有兩漢風歸来富貴因未
晚為傳此李西東

奉口遇雨

七月欲尽八月初天久不雨暑未徂下田焦卷
上田槁愁嘆不止田閑夫傴僂水車軋夜響
灃河揭廛成坦途喜見此溪深且廣玄雲忽起
西北隅林間械械水源起兩岸人物歡歡呼未
開濟沛潤龜坼且使万物聊諧霈船窓飄酒味
蓬滿客意自適涼禪袂引自東望雲氣薄未知
帝城有此無傳聞之日方奏告便有響應來斯
須人家百万苦炎熇君王齋禱幾月餘君王齋
禱幾月餘雲師雨師共疾驅

游天台石橋

兩龍爭欲赴深壑觸破山骨成脩梁蹈之共出
一門主凛凛直落千丈雄初疑鞭石跨滄海絶
勝衆鵲構銀漢豈須高驤前峰過往呼山中真
宝坊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古詩

史少師賜第賞芍藥分韻得木字

帝城有僊山双徑森可玉洞戶入深窈突兀見華屋相君領賓客紅藥想嘗試霜刀妙裁剪烟脂點冰數枝弱不勝花萃葉共斜齊矗向來爭春風桃李媿粗俗百卉紛何在庭樹擁新綠此花夫人所儀立見幽獨相君戴花笑和氣供可掬人言此花勝相君意傾屬誰知心廣大何物不蒙福盖以庭中花而宵弃凡木君看擇勝具所在可追逐自言居閒時情話會親族一花有可現爛賞貴銀燭此心何拔擢寓意本无欲以此宰天下以此鎮藩服兒童与花卒人人歌相國有能達此現春風四時足

送錢伯同寺丞守嚴陵

嚴陵錢使君丐外得請外府同僚相与飲餞于錢塘之謹其病瘳弗得預方得請之初其嘆曰去年送君來今年送君歸君笑曰此即送行詩也卧病枕上口占

去年送君來今年送君歸君善分去就我獨念別離君是忠孝家襲業傳金龜門戶二百年所寄在一變少年便老蒼兒今更踰歲不獨抄言語理窟深莫窺健筆照乎澤典刑從可知向來集祥琴欲把江海麾促召歸田班退食方委蛇世事等飄瓦人情嘆然異同非渾金質百鍊豈不衰浩然賦歸歟潔身而去之爲療曾未幾棄我忽若遺君既棄我去謫仙後追隨陵去二良友挎桂重分岐前別易再會亦見當何時才具素絶倫涵養日以滋且爲牧嚴陵赤手摩瘡痍歸來應不晚青氈當爲誰願君厚自愛歲寒尚相期

送楊嗣勲校書守眉山

我生東南陬不識蜀道難覩君眉宇秀想見岷峨山漢廷射策特連璧照鴛班伯氏書万言遠駕不可攀並爲得君游願得窺一班仙凡隔弱水樓辞良亦限翔並万里別望望何當还三蘇騎鯨去詞章滿人間豈無後來者遺珠有餘歎願君勉樂全飛章達天閑根固此最急餘可付

等閒宣室行見思朝暮當于環別諸敢言詩屬
臨不容捏

送何道夫秘監守潼川

妙齡冠蜀士名声振玉鐵晚随白節来天朝增
羽儀我昔俤冊丘鹿侵掛冠帰群公俱祖送見
公西三詩闕根着鞭先自言乞蜀匯拳〻慕下
風直欲夢見之还朝把高致氣宇清且茂称者
不容口往〻同一詞始見荷曲倒笑談破忘病
况當秋風高濫吹参試闈怎害得一堂豹班容
管窺叔度真似道瘡生信忘機親疎皆不可况
容孀墻諸生諸公来誰曰無吾師叩簾貮三清
響答了不疑私謂如此人定應倫論思胡為帰
與勇抗章氣不衰鼓益万里外抱孫更戍悲摧
鹿東以去無人留孔鸞別懷不自勝別酒聽淋
漓他時念老成追鋒且樓西公能重来否如意
非吾私

送趙子直戴卿帥三山

一識登程班人明謂公逢建吳帥七閩人胡為
公至公今第一流志操古与期兩州有遺愛江
西猿霜威重来長道山批勅惠殞關一片憂國
心輾轉中夜思正色抗危言傳誦滿钟捿造膝
有啓沃削藁知者誰此心與天通此意上所知
所以名愈尊万口同一詞進用恐不速小却我
數啓天語自昭然更欲試望之况彼三山重謫
帥皆宸衣旌行堂細事叛政不待期登門恨最
晚真味志職微自黯空惜別不解留孔鸞十連
駱歛惠居中乃其宜試問行道人但知望公帰

玉版鮓次陸子尤郎中韻

鱘黄不減鮓多鱣逆風鼓鬣噴腥涎漁人不顧
浪如山談笑坐致扁舟前一釣香餌不得去何用
大網相牽纏揮刀鱗肉骨巨口餐喁誠可憐
珍鮓不變不論錢頸蹙万里顏行肩星郎日參
玉版禪頗歆蔬食供盤筵尚書親作孟宗寄生
竟七箸生春耕却笑多事張茂先先怪異説
空十年

走筆送僧義冲

一氣行太虛流行紛不齊要之本無物洞然無
是疑梵志有至言还我未生時燒了似不曾亦
有毛僧詞仲師名家子少年習裘冶談吐霏木
屑落筆皆珠璣自称十年来不復念作詩空門

坐枯禪椅語知非閑之意已消談笑到日西
習氣終未盡旧編述自擕秀句堪供佛古作
力可追愛玩不去手未免成一癖又欲上西湖
駐錫來詩離我生涯宿業筆硯置蕭寺羅枝握固
胃腎未老神已疲幾欲焚故稿要使心清虛居
詩既不作何不棄之万事都放下一意探玄
機語羅漢自笑無使高人知作詩固無用參禪
亦胡為功人支白蹈坎紙何必揮不如兩俱忘
他時共体佛
　　惟光融墨戲

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濡毫洗盡
始輕拂意匠經營極深夐人非求似韻自足物
已忘形影犹映地慈宿露日未高雨帶寒烟山
欲暝中含太古不盡意筆墨超然絕畦逕蚤家
安得論三尺身世生緣俱墮甑人言可望不可
親夜半叩門寧復聽三生宿契誰得知一見未
言心已應叢頃千丈雪散空上有清池開鍳鏡
意行忽發虎溪笑許作新面寫西勝歸尋一紙
五十尺傅以礬膠如練淨自知能事難促迫捲
還松窓待清興筆端膚寸寸口何如西林東堂應

界定何當一日快先睹洗我昏眸十年病
　　獨早蕈次九五搭叔韻
朝菌晦明雖不知食之突貫東南味瘦郎二十
有七品一見流涎驚絕異相甄剪韭留可却味
若應無夏虫近大阮哦詩声未了又索藥芝今
再遺近來拈折尚未荃拳拳頗媿無饋偽容
小摘寄情親會遣長髯見芳意
　　雪
丙午九月才入冬晦日忽驚雪堕空傳聞都城
更漫早万官入賀明光宮自從閉齋更不雨和

氣真於青春藏斗柄插子日丁卯夜偏裂缺鞭
雷公後以震霆呈三四驚破蟄戶紛昆蟲寧知
玄冥全未究翻手作雲千里同暗窗初聽酒珠
雹繁二滕六方施工一日喜見兒呼積忽寒侍
伴烟不融二日三日遂盈尺常潤田海思無窮
古來詩人詠不盡巧思横出昌黎公少時奮筆
不肯已老矣袖手便蝶慵兒曹作戲記夢舞
後鄉距金双雙誰人若欲檢持思更作玉山高
數峯移時判見兩冰柱輝映愈覺清心胸見之
瀟瀟忽披瘦起呵凍筆尋詩閉門一番天宇

闢素蜆百万繇長空風㩳椿玉宇滿抄界千林寶樹春玲瓏恨無高臺三百尺雖覩万象凌空漭因知幻景有变坡一時如入崑閬中仙家俄頃閱塵刼安知此際非神功勝者半未米價賤便歛扶犂随老農墻頭濁醪走未过相与痛飲歡年豐

少兒及真率會

畫錦坊中作真率群從相遇無俗物主人就樹折楊梅醉倒薰風穴拂〻小舟傍城登雉堞坐看白鳥叠回波閑吏撑出洞天去傑閣三層高实冗樽前賦詩貴神速十分鋭似遼天鶻佺他銀漏促殘更要見林間紅日出

送元声弟赴永陽監鎮

吾翁積德厚九子宦其六不幸失二人孤雛紛在目三弟尚白丁升沈猶未卜吾人扶門戶参主知鼎足脱死憂患餘瘉親頂水藪阿連先着鞭去〻長江曲弱冠承賞延十載荷衣綠簡闊困家食才就五斗粟要知官無卑豪髮當畏肅背耕兩大圩变輸十万斛垵之城未肯虽辞直自最就別動万感酌酒再三祝吾子素解事涉世要

来熟意行酒撥理言輕恐招辱王事宄一心言指如站竹復三接細行累大德陰騭植阳禄豈惟贈尔言余亦每自思公餘稍有暇更取故書讀行矣更自安當声要人續

伯中弟生朝賦荼蘼

春日足風雨不如艷陽天桃李但成塵㒀上西湖舡春餘忽微和酴醾發清妍池塘苔草莹咒凌俯阿連中庭月方午密林濾清煙縈〻青羅帳架〻白玉鈿幽欢久不講群從俱謹然銀燭煌高燒妃子浴温泉花以酒為名我以拜相傳斕醉不浚辭斯會期年〻

黄巌金鄭仁叔宰委羽同椅

君不見王君羽化脫奈厄故山至今名落翮又不見烏程野鶴投筆毛倭良称瑞民斯労何如奉林控宦登青霄傳然委羽登山椒青衣出入洞方香紫氣氤氳風尚飄今君覩於丁令威寢取久去双鳧歸山川良是人民非一新琳宮还旧観黄山父老歌猶良福君詩句携雲旁更將山名比壁標百碑枕能微骨方

青林

郘齋偶休詠驅車出西城依依山水佳瀟瀟松
栢声雪餘春意動新緑生坳泓行行到青林老
眼增双明主人喜客来倒屣欣逢迎幽居迹甚
避徒筆詩方鳴回首几年别千里揺心旌相見
文勝隔此意梳未平不如造斋閣四座酒重傾
風流陶彭澤醉阮步兵看劍引三尺論文驅
六丁緑野秀横檻山寺傳遠梵石鑄幽泉溢脚
底鞋雲生詩覧參云会心道逞君争哦詩為禽應
羽炬林鵝鶩清欢未云足累句忽已成環坐黎
十眉峯酒酣三爽満壁酒醉墨海黄金餘清我
才媿此集君預身前監吏歎才傳我秋風為君
行
隱情
右軍沭文軍過迹入深竹我来尋欷歔人亡但
空為靈龜閣澄潭華守对飛瀑苦人命何之尚
想旧茅屋吾闻右君子半載守孤独楚些不可
招怀哉愴喬木
送刘晋父監獄
濟南刘夫子生未逢百罹乃翁負長才宦游至
京西將當建炎尚寇盗紛呆否轉徙入湘廣一
家僕陷危五年買海舟万里向鮭埼舟破投汞
嘉有如烏擇棲哀哀老語中菜葵山之陽母家
在衡陽孫蘖往相依文卧諱瓊疾羸窮命如絲
事母以孝聞執喪礼無虧庐墓屛葷茹至行徹
丹墀有詔寵敬番得官祇奉祠行年六十二霜
鬚照尾眉慨然念防墓千里来海涯西山如蓮
華古今家累累况此公宿䒻蕪穢不復諸孝思
鈞世切冥漠何以推行适為吳嘆智力無所施
有僧吳九齡自言記當時君闻亟叩請束阅楮
荒基吾師墓泓公少也從吾師墓中有啟識倉
猝不暇碑素棺無石槨灰炭周四圍君方感斯
言鑱穴從旁窺其言皆可驗自此不置疑惟餘
蓋棺木遺骨不堪移斷石表故阡遂塞無窮悲
此傳考而然斗酒如覆卮与君登山椒下上凡
如飛該事才數日藹然不可為孝感人豈仰真
有神相之君曰其不孝廷奉敬失期未得如有
失既得佛禱願嘆我誠塞陋識若顆已達一朝
来短孔謂我從上碑啟、真白對安得施繫維
藏侯旧山長參語心相知謂余當詩此頌風徽
洗濟世出世間法君方極玄机引証即騰語䛫

困乾散詞衡陽尚寄書豈有鴻雁歸後會游無
日爲賦古别離

王戍之給事園山堂

煙雨望麗陽前山羅紫翠照水抱南明不弓巾
子肘竭來登園山一覽万山會道城山同多少
地要爲最主人意軒豁物景供驅快山椒謂章
广迎五風埃外一物無遁形所在見纖芥請霸
扇天壤佳樹隔闌闠俯仰隨取舍左右從所牀
門增尋故步扶藤許徑遶恍然主絶頂更覓宇
宙文搏酒發功酬恭神更勝敗秋高月色皎淨
空了無碍不伕攀仙掌徒手吸溪瀬兹堂極崇
敞意若欠還邀先植易生木徐待松柏究望遠
何可書意满聊自昭無使山下人或謂窺外内
但恐延賜環樹藝或不遠先生味斯言一哭桐
鎖解吾特餙園丁隨處添翳薈他時遊扶珠吾
靈益可愛

游初陽谷及白巖

重來游仙都止欲訪伏峯寧知一峯外佳境無
終窮何處顔川子鏡巖便相逢約我游白巖輕
舟借溪翁斎餘尋宿諾秋春彼滂々清澈見石
底鉢刻鬻神止肝登初陽谷但見石巖空兹浮
懸崖下万石森羌從上有勝絶地古語留郭公
忌神謹呵護雷霆掃塵蹤擒船到白巖倚望播
請風縈回進石屋孤竹攢沙峰洞府仙所闕無
由五西東知艤過巖下數仞如崇墉石趾平如
鶩奇怪遥蒼穹更尋小蓬萊俯瞰瑪夷宮篇師
進涕窮捫蘿捨枯筇游子非不多無人解縱容
我因一日留恐尋極山中秋旻快排蕩日長如
春融歸坐独峯下石影横空濛急呼醽醁清洗
此磊砲胷中有濟勝具未能上金龍鳥君揮玉
絃快皆送飛鴻

夜游獨峯下

峰背正白月舒光峯影横野万丈殆御之殊高
五車尔嚴遮星斗摩空蒼中秋風露清徹骨望
望直欲隨風翔歸尋玉虚步松徑月輪正謗門
十突

送顔希聖尚書守泉南

聖朝寶運開虞唐太平天子垂衣裳悚張昭具
崇儒良能不願依日月光用之則行舍則藏孔
門賢德遥相忘朝望方陰位文昌驻步可到中

書堂冏公擁麾何太忙公然三請志益剛俞音
一下冥鴻翔行李纔出臨清江爭留孔戟動朝
行公更偃俯不敢當老成全德真圭璋遍如春
風嚴如霜相臺我多齋朝綱賢閣嚮風士氣揚
天天小天稱公方五年更嘉益而彰金華功講
言加辞明主傾聽談皇王蓋膺枯除任贊褒名
遂身退天所臧明哲保身　更康高風可仰不
可量泉山懷土接臨漳建牙千里開封疆老龍
負角寵煌煌何殊衣錦还故鄉賤子薄宦接王
楊曾陪御史臨文墻風雨宵燭夜未央劇談就
記声琅琅茲來謁斋尚書部始尋故步依門墻
西風津頭望歸艎鏡公不留遠予将　南宮念
公未忘忘公雖遠去如在堂過凡重來上幾場
夾輔大業校中邦倫有重事須弭章

陳碩之靈壁石硯山

陳碩之吏部靈壁石硯山中有双
澗低處為硯下米元章題云唐弘
文館校書李群玉有詩南唐李重
光故物也蒋毅楼文會有詩次韻

右畫法書撰四壁中有米家真宝石碑奉孫鎣
外瀾流他物雖奇敢争席旧属米山老仙人佛
印乞之如乞鄉阿章有力負之走一肘據取成
紛綸山石天然非琢磨是時有水生巖㵎至今
研池尚餘潤歲月既公增不多凡年後見士夫
說一旦書看形儀月傳連玉立兩於莧主人照
映水雲澂陳侯之富可敵國會有宝光驚四塞
呼童吸尽硯中水更為輕雷現奇刻不啻回首
江南李宝唱多態似春水不如北石千載懷玉
砌雕欄尋據秋寶胥詳之真不易負後寧知而
輕棄乃今傳玩如凡人當日璞窓宝自秘端
歙争名南北郭多何當門楊布鼓相臺謁屁更
不須衹合獻綾蔭風雨

跋汪季路所藏脩禊序

瓜和癸丑賢群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
丹青右軍妙禊序文采繫日星選文乃見遺至
今根昭明字畫最能意自言勝平生七傳到永
師楚嶽過金瀛蝌才尤初重名已徹天庭屢詔
不肯獻託言墜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
論說始万状徑取歸神京力才悅如失何異叔
六丁文皇好已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筆勝

寓賜公卿惟北宋武本謂出歐率更捺撑独秘
善遂以鐫瑤瑷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扃邪律
戕石晉𨋢覩不知名意必希世寶璲最載輜軿
帝犯既北去棄與朽壤并々乃遇知者龕置太
守廳武云政宣間此石歸紹彰又言入內府宣
取忽遇程芝青繼铨巻拓本手不停叠紙至三
四肥瘦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熾栢于我見
十數本对之心歆醒江侭瑞明子吋古自弱䛖
錦囊荷檳倒快觀喜失声帶流及右天性々字
不放而此術金好護持如有靈兀王號侍雅異
論誰与評硬黄極摹寫唐人若无秘覆本滿東
南瑣々不足呈就有婺与抗衡倪近瑣珩右軍
再三作己覺不鄙情心纂且手追安能效筆精
響搨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
縱橫況我筆素拙何力埜群英近亦得四物庶
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者語安敢輕孤風邈难
繼悵望寔鴻社

送刘德脩少卿達川漕

清朝重争臣選嘏妙一世矯々刘御史一鶚勝
百鷙顧瞻最有力步武亦嚴毅一生憂国心千
古敢言氣々足充所爭文餘行甚意遇事徹奮
發觸邪無顧忌乗驄村且止斂手已知避但思
補袞闕何暇為身計独立當雷霆三進氣弥厲
去晉国遂々出畫囗嘵滿上終行其言群賢爭
挽致將輸向達此寓宜尚書秘風載仰清喉進
退當难易伊昔聯周行睽違多餘歲忝為同舍
郎愈篤金蘭契洗眼看騰上寧知攬征袂抗章
數高絶勇退亡知愧去句窮日力予環日月寘
承君送遠鄉硬語吁可畏毋以安自滿當為不
止足臨別提斯語少公究明誼万里爲同心繫

蜀安有異

次韻李季章監簿泛湖

仙舟共泛滄浪去且向蘇公堤下住西風吹就
芙蓉城青鏡開粧西呈露皇家々法宗儉素家
心但欲來爲路離宮別殿無興作天以西湖供
一鐘吾儕公退得清賞酒餞基杯不知暮深知
夕照恋狎鷗又忍听朝進根鷺自憐三入鳳皇
城歲月黃塵爭閑度湖光正欲捲簾看風色更
燭寒帷護孤山不見処士廬司馬空尋蘇小墓
酒乾人醉歡有餘聯騎还趋湧金路歸來健倒

渾不知旌竜燈前臭香霧丈人公子其來王曽
為出邊根妙句匆〻借韻僅成章敢詑齊前鸚
鵡賦

送楊廷秀秘監赴江東曹

平生楊誠斎可仰不可見去年人一書老韓忽
同傳道山故仙伯再上古文殿蓬萊九請凌掌
力愈椎徒独抉風雅轍孰敢當白戦一官定一
集流傳殆千巻独工見大匠有枝不敢献誰持
斫槃扁往掣巌下電誦之百僚上慙汗几破面
公〻欲何之江左去秉傳臭閒長相〻仕已志
欣然共〻日暮雲薦紳極迎愬挽公不得留觴
豆紛祖餞淮甸三山高滇公知江練君王念疇
昔臨遣花縺綣公手遂來歸客傳清閒燕坐寝
淮南謀如彼雲見晛從容姐寄推侵搖掃古沐

送曽無玷寺丞守池陽

我朝衣冠盛名家数三曽南豊暨潁川後赳参
温陵迎來蝶川狭騑〻蒼簪纓奈風雁塔中参
差見姓名君于素額出健筆縦横江右両壯
縣談笑政已成河陽桃李花武城絃歌声入朝
八九載去擁池陽旌年家有旧好一見意氣傾
更因刘卿史乃君丙少錢去卜八月部居亡轉
為亟中都但之何名低空乞上陞因俱賓廉楼
睠倆交情多陰尤可惜糊塗例缝迎阿連安焉
客庶几多合并寧知成勇退掃袖尋帰程秋滿
素簡静〻不足煩公行要當拭盤錯才多新發硎
似聞有劇部武已薦長卿君其少停驂有詔來
皇扃

刘望之国録恵示文巻次韻為謝

吾聞三峡江端流下无底吾聞岷峨山聳秀且
千里坤維氣淑靈所産多士名高文既鍠然特
立亦卓尔久慕黄中刘近有貢公喜丞得留士
問人物定誰比少年負奇節論事如翻水万里
見張胡義激非氣使賢閑遂為家八尺見英偉
諸君皆斂避树与推德意恵我春容篇句法参
子美再論平生言作者真近侏戦陀佳徒芳泰
貧不知正漢唐取与守支覆皆造理篇鎮論加
詳河溯紛鳥峙詢源既渊深借問涉無涘渋今
使諸生教育均蒙被論議帰正乎辞章掃浮靡
古人去已遠時毋今彼状君其挽之回續弦須
承髓

餞李君堯著作守眉山分韻得芳字

天下大峨山椎秀盤孕地山雄不在眉所在擁
空翠矯矯三蘇公挹此淑靈氣文章垂日星照
映蓋一世李侯起廣漢射策叩丹陛褒然出群
英東南籍名字來上著作庭行入甘泉時詞爲
把一麾西歸尋渠市吾聞此州俗秉法更陳義
學德坐鎮之近古易治翻君家義槩堂活人百
萬計老親懷故山色養謹承志返家万里餘赴
鎮夕可至不作題柱驕堂有晝繡意班班老萊
衣人間真樂事忠孝無兩心出處固一致他日
上恩君命駕當不俟此別諒非久毋庸掺征袂

送張定叟尚書鎮襄陽

武部尚書張公出鎮襄陽士夫莫
不惜其去昔韓昌黎送鄭尚書詩
韻必以來字祝使成政而來歸疾
去而顧歸蓋人之至情也而公自
受隆委謂邊事非可遙辦願加久
任庶有成績憂國而不爲身謀聞
者壯之某嘗陪郎省餞別公韻得
壞字來能措辭維又隨西蜀諸賢
之後始得詳聞臨遣奏請之言授
簡夜歸亟述長韻

公家忠獻公勳名照雲壤南軒傳聖學後進斗
山仰尚書天分高百聞真朗朗日坐四益堂濡
染恥逕奮小出輙驚世發譽自英蕩而朝倚才
力三接承露禁堂堂尹京手風采僕張徹九衢
寢桴鼓終清朝訟館行流化清議閒市鋤巨驅
鈐奇畫無人士交孚吾黨政成化自行拔奚揮
詰積皇家重閫寄衛闢勞注想穀牧起葉中帝
曰汝其往人多惜公去地位切名兩惟公不擇
地引義犹慨慷附度更周詢千里若等丈尋揮
受臨遣因得進忠讜邊臣固多事備禦當弃講
要須久其任百弊隨剗磔顧假臣歲月表裏如
指掌人材固不乏第一戒欺罔模拙勝巧心好
佞寧木彊願求忠信士杜直謹珠貫更選覺
果奏請應如響上問卿何先安靜最爲上上憂
棄漢閒襲楚欠遮障公因論形勢袞袞到避執
是時晉在洛武昌勢相向是爲必爭地南北彊
隄防防維居上游事與古殊狀狂虜雖欲來無
處可傳餉況今三墉靜皇靈方遠暢与蜀相犄

角國勢自增壯尚期致尺寸和疎意非廣忠肝
氣凜々秋旻足排蕩上喜委顧寛趣行開玉帳
指金示優寵諭賜頻上相惟公最得士離別俱
悃々薦紳紛祖餞直欲傾家釀賦詩寫胷臆一
一成披襟家声与国事負荷有餘量边頭十万
兵公臨如挾纊吾聞胡運窮群酋欲争長不戢
將自焚前轍有狂煬當為不可勝有和譴毋倡
千載羊叔子制敵恢天綱行將友斯人山川固
無恙備成抗机動應煩謾諸將功高歸來晚會
見登弼亮他時名父子繼踵凌煙像

送鄭惠叔尚書守建寧

十五年前送別詩道山持節向江西々年又見
送公別大夫擁麾鎮閩越向來惜別同已深今
日掺袪尤動心尚書自是第一人氣義相許救
胷襟南官五表平明入列碑傳聞俱聳立　壽
皇聖孝冠百王三復高文天為泣擢震蟠坳宼
數新果然百日掌絲綸抵圭修聘稱應變握節
不撓威殊鄰直上銀臺尤振職李蒨　氣桀財批
敕　嗣皇鋭意新百度筆端真有回天力星辰
聽履冠文昌急流勇退驚朝行望之正欲試偶

瑚長孺寧肯薄淮陽孤摽自憐銷壯志三入備
門空負媿薦人不進終不已独賴當時言有味
公在忧嘆一吾州公去無人為王留公乎行歸
佐天子嗚作管晏畢微休

送蘇壽甫少卿赴潼川漕

老坡送江直入海君今歸尋江之源外臺去鄉
若不遠為持使節臨潼川君家々世四海聞單
于一問驚胡塵歸來便合上漕禁朝為日念樸
峨岷賢哉群從傳家風多郎名節世所宗諸卿
亦淩載清德況君又似尚書公　壽皇念旧久

更深聖明親擢傳玉音君歸寧能及黔突宅應
召驅來進尋清獻入蜀携一龜君々數鶴同載
歸他時未免蕙帳怨人在西清鶴自飛

分韻送孫從之司業使湖南得千字

夫君静而敏人十己則千擅破万卷書操筆思
湧泉古事与々事一一探本源蚕蟄塲屋声作
吏志益堅竭來上清班漢庭誰在先雍容行必
書史館躬繫鉛片言寤明主立使登諫垣拳々
憂國心傾倒十三篇司成天下選歸志已浩然
赤日送妻子襆被尋歸船諸生蕃陽城欲挽不

溥專免持湖南節征袂何翩翩憶昨忝同登于
之三十年朝行喜相會終恨非宦聯請益殊未
饜匆匆路離筵詒以長官來了以緒衣还書生
素安分豈閒封与前第惟公輩流自應留日边
德星聚南楚予環當茹連事体有關繫臨岐欲
無言

送王恭父倉部知洋州

天清無雲秋氣明好風叢桂傳芳馨乃於此時
送君行江空日短难為情叅從汉川馳大名眉
宇瑩徹春壺冰語輒傾倒心地平大滿小滿韶
鈞鳴　孝皇一見喜不勝壁水道山照群英潼
川題与遠有声痛洗瘴痍民醒　天子呼來
再登瀛典鎖著作承明庭絕域往陪蘇子卿馬
上談笑胡人驚歸來期君侍西清胡為西去謀
專城士友重歎君不廢視此進退秋毫輕洋川
風物天下稱文翁流詠人藏廢當時扰侍群玫
成君今未到意已傾奇哉大編秋江澄圖史万
卷鷗与盟殘編斷軸恐飄零數輩裝潢手不停
我亦重來預彩纓三日不見節吝生況此搖桂
將長征欲挽不留鴻冥冥賜環勿憚万里程江

山多雨峯繼描繡藻王度扶中界

題范寬秋山小景

山高最雄圖意足不待大尺楮埋千里長江浸
樓翠谷家雄雲慳忆徒意會笛戈森三尺使煙
君俗子對此備格律嚴母寄獨超邁洗眼照窗
明妙處好不昧流泉見原委者屋分向背推車
度危橋指路向閒隘輕舟最渺莫浦嶼如有待
山鞍瘦路骨汀洲橋若帝木柔黃欲脫秋容儼
然在霜餘無片雲層層敛沙界被毒目力疲歎
賦無可柔退山寸四寸万象黔紬芥敲識無窮
意譜李更天外

江西李君子能ㄒ和聖及屋梅良齋
許以三音而詩非所長也

游藝無小大要皆如本原後人喜意作終曾娘
前賢老諸妙對勝法程王屑得成假李心名空
揮手雙煙補之貌梅花深瘦切濃斜折枝映月
影意態溥之天李君信雅尚二者將求全豬公
競稱許識之乃識然江西有詩派敢敢但成編
籍事未易窺君尚加鞭

分韻送盧國華福建提刑溥華字

盧侯塲屋声天馬騰邊注殘膏詒後人奇姿吐
天葩來蜡九陌壓去種河陽花向來再去園盆
山建高牙平生長者李靜篤語不諱古井絕徵
皮璞玉無纖瑕使星照蜀道惠愛流三巴吏姦
賴剔磨民瘼爬搔飽田里誦盧公兒童知国華
白首尚郎潛坐嗇事如麻翩、擁軺車去〻向
合沙軺行借君去牽酒相邀遲共登鄉予峯巨
石臨啥呀郏來登湖边野梅訪萌芽老柳擷黃
葉枯荷矗寒茄恭拜戰文秋醉帽欹烏紗伊昔
送君行相去万里賒荷君遠寄書詩〻來東嘉

一見又歲別歲念成浴袁君役褰睢往成嗟不
待爪先薪上永船何殊泛仙槎作賦喜奉妹上
家仍过家與計止来殊所恨成天涯尚凡或留
行船鼓母庸艇

題老融畫牛溪煙雨

暝煙吹雨冥、雨牛半渡深溪京塵久汗巾屨
頗思歸濯吾纓

慧元盛寒林七賢

旧有唐人出遊圖謂宋之問王維
李白高適史白岑參人人多盛士
賢不知果七人為誰或云是潘逍
遥然未見所據病起坐攻媿齋元
公忽作寒林七賢相寄余方夢寐
故山見之灑然戲作數語謝之

羣賢俱詩豪時代不同處安得寒林中聯鑣騁
相語誰敢創妙意臭味無〻古吾聞顧陸筆寓
意或如許机李並美蓉雲中蕉葉吐元師〻老
融後善掃風雨作好寄攻媿歸與渺烟渚旧六
〻別亡來知果誰与我欲從之游韻敢刪倚倡
盛我往執鞭敬為李君御

李文授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為謝

鄴侯插架書最多筆力推奇天所命万人海中
深閉門理窟搜奇到幽夐羨詩無律如山論形
織豈堪珠玉贈賦時〻歸夢入故山曳秋松間記
投贈因君佳句發秋思便欲歸尋旧三径兼句
足癖不良行况復突然如金觀夜來一雨洗阿
漢蒼溜滴〻清入听晨與剝啄誰叩門乃有同
声喜相應讀之恍若濯清風自覺昏眸怯明鏡
伊余何幸點班行結交往〻多名勝夫君平处
顧情新解道澄江如練淨從今我乃得四友不

持官[illegible]上[illegible]拜[illegible]武[illegible]高執扶[illegible]
靡定田[illegible]撒愈頭風今頸長爲起衰病

次韻六和塔秀江亭壁間留題

江外參差列万山飛家深在万山間好山止不
用錢買但要來者自先閑[illegible]少[illegible]
水能回[illegible]不[illegible]處去
歸老

次衣趙崇嚴所藏脩禊序

悵望當時真蹟臨摹祇在定分千載但稱合作
誰能有[illegible]斯文
定本爲世第一[illegible]又[illegible]定武前[illegible]日錦標五軸
向來不直一錢

送陳君峯舍人東歸

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中和兼万入始得一
美賢夫君乃其人[illegible]一已百千飛黃欲追風兒
複勤者鞭文陣叠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
頻名貫斗牛躍閒道更然早自言若隊淵出登
龍虎榜往上鵷鷺班中閒几流落情相窮訴傍
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
兔園握爲柱下史遽居紫微垣去天[illegible]尺五朝
[illegible]爭進言性君最秀
[illegible]三進加勤拳天高
听赤[illegible]袂何[illegible]次韻玻同列空懸願
君雖未必去一去勝[illegible]留孔徵有坏不
得尊況自欲去何心挽歸[illegible]生[illegible]何爲与
[illegible]年[illegible]後才九日相与同[illegible]年苦契
僚[illegible]差肩判花同代庵君思如傍泉上房
岬數[illegible]房騎一篇一篇輒高[illegible]始娩余先
春秋時[illegible]建隆編周官授大音所得偶
未全聚[illegible]餞別滄江边君將[illegible]陵我
針綿上同[illegible]船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
別孤帆渺[illegible]不可制隨君壁中川

次韻之手野石城釣月圖

石城江頭可憐[illegible]照六朝清夜獵古往[illegible]來
知几何長江[illegible]蕭[illegible]葉謫[illegible]去後詩興寒王
孫詩瘦清[illegible]蕩坐無奈扁舟笑樂把緇
溪字江手[illegible]楚[illegible]宿霧卷空天[illegible]東風
吹句入長安一卷風流坐中得初得神意請再
讀自坎平回頭明月私如故世上無靡徒紛更
想君一葉万撇舞夜靜水寒誰与語船頭有酒

且孤斟莫向金陵重懷古

成溪道中

寒潮高於常黃流躍西河人牛力俱壯相与衝
流過潮落勢回衡轉擢依豆阿暮靄起平楚阿
雲翳寒沙夜分潮復上檣声軋軋膠大江渺無
津不知身在何餘生一葉舟兀然聽風波吾親
白雲下况尓方卧病遠游非吾事歸矣毋遲㽞

哭表弟汪去偽墓

内弟幼而敏执志欲决科一行械曹掾吏才犹
患无謂當爲時用吝吝如命何通籍已遲阻入
幕終踐蛇我生依外家侵尋閱羲娥視君如同
氣竹馬声相和少長聯柯席詞場渓磋磨相期
到晚歲扶履偶婆娑亭知五年別君隨東遊波
憾同成溪行我為君柔羸馬駕黃一千篇無傳
信过重來意慘怕擲擁山崖峩嗟君父与兄相
望空山阿宿草理白壁寒風撼拱柯况吟病哦
昔有淚如懸河

次韻蔣德要三径

居山或叙因得閑刀賦謠成樂静方退衆作三
径客而山致朝爽當肯在泉石况當秋空淨方
里看一碧

苦參議達觀齋

君不見大鵬与鷽鳩自適俱是逍遥游又不見
大椿視朝菌一倍一短終朝冬况乎秋毫為大
泰山小莫寿殤子彭為夭漆園老子超然作主
論雄奇定非錙免脛從短鶴脛長蠻觸亦能成
戰場杳兒悲翠兩置之請書傳纂得古年世人
顛倒名利途蹄樂分寸爭錙銖阿伯犹鷲比海
若井蛙睢雖何足錄試同方氏走城市躍馬徒
行分賦貴却登高處望塵中但見紛紛如聚蟻
暫高犹尓况乎高神游八表非我豪寧能高举
去人世勿與役役隨論論是知達人有大觀蜾
參為同聊自現倘然無入不自得處若終身仕
成漫吾侯晚到東海濱能諧也故危獻欲相逢
一哭兩莫逐似知我亦箇中人

送姜子謙至於潛

處則有超逸出則將吸松眉宇無一塵出處皆
雍容君看妙蓮華本出汙泥中兩松痛婦溉下
有蔣書叢汙染無二致喧寂本亦同於潛潛戰
邑蜀道方里通王今存古意民風尚醇醲一邑

既當閒尤宜撫瘡痍藍田文最高後李仰歸公彼言蓋有激林書但稱空成業漫不省丞試堂眞聾姜氏太嶽後吾門蕃家風教子延名師列碑多儒宗宮庠既開荒書種慶所種樣桂雙枝秀益見筆硏功後生日加勉衣鉢傳無窮君才有餘刃壯行氣方充功名與植輪勁翮看摩空我歸幸同社葵酒時相從尊前不忍別吟愁多陽春我宗老楊州丑記有遺蹤何來耕織圖爲煩訪溪翁

送從弟叔韶尉東陽

阿連妙也奕孤立生氣骸壯年淨詞鋒傾心予鉛槧勝庠困蓋鹽世科修德占再與建桂堂宗祖眞不忝況將尉東白士交尚歡鹽惟我愛予深光又徒不厭固知爲予喜顧亦動吾念贈予當以言苦口當針砭吹邑子旧游歷〻數付店棠陰見郎君遺老喜窺覘其民最醜豪情僞靡容掩莫恃采採威要使暴巾墊子文多主就詞采更華瞻吾聞時俊者塞門荅叉姑前賢最加謹臨用更重檢把時可待聽又庭溥錦楼吾家有秦風厥目久濡染毋庸纂衆李功麻先以儉酒酒更宜戒平地有深塹酣暢當有時切習孟激濫辭論毋過高斯言都防玷主節毋務奇躁等心成借外物思過分撿身但多欠飢嫌一尉卑封清尚爲傑仕途固險巇大要進以漸不須苦求知眞知奏臆對何來湖海豪四十可收斂寧爲炬畫錐莫作露刃劍匆〻梯桂別魚鮮酒一方醲刮目待子歸閨俾吾言驗

攷槃先生集卷第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

四明樓鑰大防

古詩

送制帥林和叔歸

使君一何清鶴骨天與瘦少年場屋聲六藝飽
芳漱一行起作吏所至已不苟[illegible]朝凜大節論
事凡更當於古必体國平正無[illegible]以為不
採風采照宇宙出入有本末眼見已三紀來不
為[illegible]結綬去點不好高三宿徐出晝
天[illegible]陳義堅素守頓以嘗採政復來守
節[illegible]名實[illegible]十方端到
眼[illegible]遠[illegible]過[illegible]介及強
使[illegible]人誦南山[illegible]六邑
供[illegible]贊不容口律身[illegible]嚴[illegible]吾時
吏事[illegible]呼燭侵夜漏公退入室[illegible]諸條後
來[illegible]洛論出[illegible]蠏蟻年南塘路來
往[illegible]行收婦老幼公心信如
水[illegible]有州[illegible]
欲賦[illegible]
上心重[illegible]
杜毋君看臥轍人誰能使奔走挽留不得留百
拜願公壽老我幸同朝傾蓋已如舊聯事東西
省交情久益厚我歸公亦來門戶託雲覆黃堂
聞參語惟我与[illegible]揚旌鳴鼓吹賁然逢蹋華陋
清談不受私翁婦甿不受豪命就不知幾履戚
是繆惟公見善明力行真耐久有時抱與言心
同蘭共臭搔桂筆思別追送到觽墓公雖不好
飲勉為引醪酎公去我亦隱藪水翻絲袖花溪
游何評望之數料候千里共月明懷人重搔首
惟應折梅花臨風為三嗅

賦[illegible]海檜

潛虬[illegible]勢出青雲表為問孰向
此中蟠生[illegible]秋眷後晚團圓蓋月輪平矗
[illegible]星[illegible]枯榰當面結生香外有霜皮細
勻遶乃知造化有神巧散作樛枝窮樹杪雖非
直幹棟梁材怪怪奇奇樂幽窈獨秀海山浩
議駭浪翻空雲縹渺蛩芽自有甘露[illegible]几
經霜月吮呼嘯老氣本天然後生[illegible]時可
戎家[illegible]好事[illegible]但覓千金[illegible]有力
[illegible]

師欲伏毫端揩解衣盤礴意慘澹卷起生綃色
徒憐我來青邊立寒峭自憐氣與秋天高倚節
一笑賓亦攷聞尊相與傾濟醇請當如此如好
賢為君三復緇衣篇時時來前看不是終待結
屋平湖邊

題蔡竹海庵程書事詩

晉陽國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使司
倉海承尚想健筆驅長風指揮倚滿如何童山
興肉相當杜功斷碑母肅爪蔡二州筆非可鑿
坡中

送方耕道帥瓊管

黎山千仞摩蒼穹巍巍獨在大海中自從漢武
置兩郡異人往與朝廷廷歷吏黃不勝計唐
設五筦如客邑羈縻□□□欲事体全有中
華風生視中原不可近熱黎百洞蟠疆封或往
徐聞向南望一粟不見波吞空靈神至境如聾
吞杠帆鼓掛輕飛鴻晚行不計幾多里桅岸往
往夕陽春識東大食更天表舶交江上供對壽
勢渦至如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攻
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古今事變無定論雖

信指之與楊雄四州偶分各置守瓊臺帥閫尤
尊崇惠哉大蠹擁方伯鼓吹振響飛蛟龍漢家
威名兩伏波盧丁以來我宋工衛公精忠尚如
生妙語先有玉局翁史君更事素高明昔言
鏡摩青銅比取行行不作難平生惟伏信與志
布宣王灵千里外並使向化來歸當第惟選方
習諫望政化要當率貢聯露中能見趙王石自
然心服易從頑犷未率宜以漸勿示駭政先
含容平平之策用定遠下下之老書陽公吏民
生長同安王尚當摩挱如堇叢爾傑寔游豈得

已七十多失職悲途窮名分畢身不可黍更念何
處不相逢官事既了與無間可使和氣俱沖融
卿閒情別情所鍾臨岐為傾瑰珀濃手遲兩日
念遠去欲留奈何鼓逢逢顧君穩度三合溜早
歸入侍明光宮

寄題高汝一少卿識山堂

廬山之高誰不識欲識其真了難得往來山中
最親切嶺為橫看峯是側曾從彭蠡望山外識
得山南眛山北山体如如本不動人若求之愈
多惑君搆一堂據盧城香爐五老皆嘉賓莫問

後前与向背面目迮君丢識真君〻与山如故人慎毋忽作白頭新堂中燕坐靜且壽君其於此知吾心

侍仲舅同諸表游山

來游大梅山涉山知几重平行十畒閒俯瞰他山峯一步一步高勢欲凌虛空左顧九地底樓臺鳴鼓鐘蓬萊又在下直思船引風又疑海水竭洞見瑪瑙宮行〻愈就傾攺步尋昔封十年旧主人相对如夢中清談虛閣上坐到夕陽春年來蘭畏影製方慕冥鴻入山非不潔犹有竹人蹤安得更深居尚友荷衣翁未聞梅子熟寧能嗽青松庶几適吾心餘生得從容

大梅山

此山名大梅驅車入山麓試問山中人山名竟誰屬禪家聞道場為說梅子熟儒家指惠崙廢此隱梅福或云古有梅其大蔽山谷至七二梅梁昊響皆其族他山枕鶯瀉為祠桃殿歷三者尚推愚禪師有道旋餘皆不可考安得究圖録但愛山又山喬林聞脩竹

金毅徽石亭

溪聲真是廣長舌歷劫談空声不絕不知來自何処山一意傾東忘万折我欲漱石何水濱無茶甌才搖落頻夜半寒声到客枕只疑身是枕流人。

寄題台州倬廳雲壑

頃年登瞻赤城裹江迮城中万家市路中寄我雲壑圖快讀新詩服如洗回思歲月如星流念〻飛空尋旧游披圖哦詩想幽致直欲携節上山頭聞有於莵在岑蔚晚棲寒鵶敢翔集几年榛棘蔽巃嵸一朝絕境從中出細路雖非五達康莊回自覓蹊且長万壑風生開絕頂一丘曲折於中藏老砂射日銀星炯梅峽含風襟袖吟千巖高下各異狀如障如鐘亦如領天景須憑意匠營山不在高傍則名規撫已定力未服他時會有勝王亭風浪隔闕天垂幕安得扣問親刺嗽詩夢到故山川聽美不知鐘鼓傳

王屋廣新迮居南堂以古風求寫恕齋二大字并石刻次韻

三槐諸孫有奇士才高時未过時尔作詩尤能備東体短章大篇仍雜擬解紛使掉三寸舌隨

陸蘇張何足比鵾鵬猶未離風塵蚊蟜尚尔蜡
泥滓平生曳裾何侯門豪傑闢風親瞻企只々
交游亦同落濩、一身嗟独峙槐陰滿庭砂何
在夂寓瀛壖成故里瀨湖小樓太孤露何殊玉
川洛城裏迎來深入作郊居高屋好山成二美
未能揮劍斬樓蘭几欲袖椎摧晉鄙便將拂袖
武陵溪誰能著脚長安市西門性急佩柔韋柳
子氣高賊曲几衛守全似歸栄棄芳芷大勝居
儻耳我詩非工字尤拙荷子愛志剛見喜夜來
縱筆寫想齋自笑黔驢技止此更求古刹補少

作顛記醉中魯諾唯旧書紛沓貴授尋然鑰未
開塵事起呼童卷送三數軸僅可障風同故紙
新詩渴來丞予和韻字敢追張長史不須更枝
若海中一笑以送隨棄幾徑須携酒登南堂朗
詠白駒三四章

又次韻

投老歸初前進士時与田夫相汝尔淵明賦歸
何敢望曼容自免差可擬門前鵲羅真可設老
圃灌畦聊自比想齋空洞最相親笑談顛覺滑
無滓時々过我共衡孟望、不来予為企丈夫

未遇困泥塗誰識鸞停兼鵠峙方期從容結詩
社相与浮湛何閭里一朝别我欲遠游欲入桃
源深洞裏為言半隱欲偕行一子風流真儀美
向来早有四方志行尽東南到边都只々名利
遂両忘爭心無復於朝市秖有吟詩興未闌連
得新詩照塵几調高韻險不易和白雪陽春驚
俚耳年登六十鬢未斑秉哭一行若可喜宗盟
莫逆素相忘並轡笑談無杖妖湖海豪氣儘收
斂以想名齋几一唯匈、捲袪不得留危酒未
乾人欲起寄声半隱不容言空有語離書滿紙

歸时齎和必盈箱寫尽山川詩作史送子才歸
深閉門莫問是非并耆數但期遠歸亦升堂西
湖仍話若知章

送鄭楚客司法之岳陽

先生作賦真八吟高処独步無古々少從三山
来四明一辟士子多耆發我嘗來事六七載膏
馥沾匃資之深穩名文場学帝制至々不敢忘
指南莫々二子俱秀爽還以一經無籯金長公
奉母上巴陵念君遠去因論心見君詩編筆雖
敏三嘆永見朱弦苦海瀨裝攻幸解組未知官

路多崛嶔先生賦編更熟讀非止駢儷誇詞林
其中関鍵妙一世字、諧協如鳴琴訣經況有
著述在持論昔為向与歆青箱但能世其業前
躡驥軌將駸々君家曾無雖可卑遵次幸状突
不黙不惟毋老身非少廉介又務循宦箴量入
為出可不謹斤々飢食寒有衾非求多蔵第約
已瓶儲紙裹迸可尋法曹持平守三尺平反一
哭神所臨謹毋失己毋失人同列當和肘盍簪
上官善事免贖職首上尻高宜致欽岳阳樓號
天下稀地坼吳楚連衡郴洞庭漫汀天立壁君

山當中出青峯向來命名字以楚宦遊直到重
湖得登樓談吳傾儋屬風流欣遇賢侯任君行
處得江山助新篇寄我毋浮沉樽社欲言不盡
意更取濁酒從君斟太守任沫道原

周伯範碁會以足疾不赴走筆寄坐
客

里閭講碁社大要率且真豈惟爵苛礼正欲衆
首類何來賞花約深愧負此春、來顧多事殆
如參与辰今朝怡々堂坐上几々賓黙計病或
故約略三數人益知會合难李酒勿問廵碁枰

雖勝負清新想歌脣僵臥一榻上執熱难屈伸
斐然中前盟余將踵後塵

史清翁次前韻覓酒以金川玉友一
枕瓶西安酒一斗送之次韻

社中日相從此意豈不真其初定要約深期往
來頻々年若多故孤負四郊春清和到新秋其
間足良辰而我独抱痾未能會嘉賓定天得玉
友風味尤可人思与君痛飲欲招後逡巡忽烏
得新酒亟遣從入脣別有酒一斗併使君意伸
我雖不敢嘗為洗曾中塵

陳炅成用東坡韻請獻高齋詩韻賦
適齋次韻

二公脫辭軒覓勞兩齋莫亦適与高堂登雲山
仰清獻平地著屋山周遭向頭日过適齋一鈞
游尚想隨児曹方從家舅乎俱隱野鶴誰能鳴
九皐加我數年未納禄解去簪紱甘同絕世間
此事要識破差知不可容一毫顛川尉儷賦長
句數寸土骨煩君搽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
銳萬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長松相倚憩青蒿
我々無復望禄仕不應招我更由教

送元衛弟赴長亭鹽場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補養遇事輒
加誨幹蠱靜而加省次無咈隘々為職卑益宜
守臨滋澥毋謂官為小要使所居大毋言才可
了饑身列纖介我家門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
心求子親勿自澥亭民亦良民就謂否無賴官
吏既擾之兼并青遑倩狡詐亦良苦樂嚴色牝
萊輸鹽不得錢何以禁私賣所在積蠹良法
漫多壞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為誅
空髫姚難蓋不應行一切逃使絕称貸富者能
用智正思盤大道本自義家無壯子弟宗族各
失涯涘有知己人方且把一麾四海皆兄弟官
齋善待之眠食謹調攝家務須自持俸薄用宜
嗇無使實漏危栗別動深念毋忘故鄉思一書
抵万金時寄賓鴻歸

送高仲遠赴滁倅

高氏在四明於々為清門貳卿追素高夫人德
尤尊子弟尽恂々夫君更春温昔年奉慈親定
省嚴晨昏々日當門戶友愛深弟昆伉儷信緣
合瑞良由性根門中有孤孩極意均撫存与我
寡取侍息久何在貪者庶少貨公私可縫常毋
年登九十家居幸康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深
戒幸子去不遠時々可歸拜小別不足惜輕舟
送前道

送從子沆寧鄉鄉

小阮幼鍾愛長乃遭百罹風木既深痛探華更
纏悲所賴有吾子獨立守家規上有門戶託傍
孤與孀忽為麿國行泝江秋為期冬滿與夏張
漢水足險巇掺袪送子去風帆不可羈城中楮
為幣已下尤可知定知公事少不必事作為有
親兒女次房了婚嫁不可解於心皆自以為　恩
不言而躬行後生熟見聞諸郎已秀發穎異有
佳孫鄉評共歸重內外無閒言公勤官業廣所
至治不煩儼舟何處西行々佐侯藩環滁皆好
山風月當平分醉翁与樂全遺蹟々尚存况有
賢史君易鎮方比隸公餘陪嘯詠相狀如瑤琨
生來仕平進自坎宋兩轄從兄々排貴驤禁萊
掖垣君其繼英躅復收旧青氊老我得投閑頻
年接清歡同社掺君袪戀々傾離樽梅風吹溽
暑祝君尚加餐

秋雨兀坐王厚慶携孫吉父菊花倡
和見过有分遣之意次韻

五載社門居海角無復翻增賦紅藥自憐荒徑
菊猶存夕餐空待秋英落眼明喜見綠叢〻始
也抽苗〻蒲握扶節著噫養孤芳剔棘旁連細
開斫天香入骨徐吐荅中有秋風非外鑠傳聞
南堂有佳種頗过屠門思大嚼爾亦有意欲見
之㸔意未容兒輩覔乃知便許移芳根不止同
官供小摘要令寿客来駢肩何用潭水求延年
有時採之東籬边不覔南山在眼前淵明千載
幸同調老我㸔際方悠然西風吹花日夜急散
金生看開田〻雨詩先到衡門下思向平臺尋
戲馬從君九日去行樂莫為登高淚盈把

送王粹中教授入蜀

王粹中教授赴新蜀帥尚書黄公
之招万里有行古調一篇贈别因
誦所聞以求益雖然陳叙不暇較
工拙也

萬山四塞圖平陸太為閬中次為蜀我生東南
未曾到蜀土游從聞頗熟自從襄阳上峽途高
欲登天下臨谷女媧大山𡨚空虛麻綫名雅千
萬曲行人一升鹿頭關下瞰平川如益幅〻員
二百四十里〻出劣緡民日蹙向來陝西五路
兵退守諸關籍他役計臣權宜重增賦民力尚
寬隨所欲尔來因仍七十年鬼不輸錢無兩粟
民生哀哉不堪命外若富饒中不足益梓尚有
繁盛風夔峽窮民几比屋惻耕危獲供秋租欽
多標稈無嘉穀朝廷謀帥弄印久宣諭尚書剖
符竹尚書當〻第一流翦增相望氷映玉胎書
挽君為㸔行古人義縣非流俗居亦慨然挈家
去搊袪未免再三視君行豈為溫飽計一本高
飛恰鴻鵠丈夫生有四方志登覽山川非碌〻
須為假吏到燕山本行先邪山經讀所至訪尋
多得力中原至〻在合日北征西征昔有賦何
肯徒行空遝〻子西嘗回过峴首遐想羊公欲
相沃閬右放賣眼拔鏃表留牟使癰潰肉試推
此意何前去到處前人有遺躅豈丁開山果何
在聲皇寿边言可覆鎩門石角皆北向雪嶺界
天望身每高皇將壇在濆中武侯八陣留魚復
棧閣繩橋世称嶮威茂渡篠来更旋李冰離堆

如底柱大寧鹽泉若飛瀑四路尤多未見書買
歸何止三万軸黃公次仍蜀擣杭石湖居士吳
船録若宜預考經行地却隨所見書之牘幕中
便可資籌策遠叢因茲增蘊蓄文闕護瀘不在
瀘南在沉黎邛崍九折是君家世尤當知〻藝
祖按圖揮玉斧大度河外等棄之本朝終無南
詔患一語決定無敢邊戍都郡庫子白袍後來
之秀日盍奇周公禮殿巋然在壁像盤古繼症
犧春秋奠謁用旧樂想見即奏并威儀該經約
史各專門李問可以相發揮康節遺書有傳者

不踏師問窮精微光天僅得十二三声音律呂
無由窺更有異聞多細事試因餘暇質所疑青
城大尚訪仙迹晉賢史變窟峨眉街杏華盤路
九達江鏡灌錦如行池古栢参天二千尺水游
鼎立三石犀藥有珂其說尤詭字書不見頼与
檀金堂鸚鵡掃孤塔蒼溪橘柚玉出犍嘉陵梵
像烏最巨閬州城南天下稀少陵入蜀往來久
頭行萬里方知詩我懸寡聞言又拙君其更爲
加詢咨老我無復爲世用但當社門待君歸〻
期未知果何時〻寄又褚寬吾思

山行歸來喜栽新竹

平生好看竹每見覓相与小丈或贖寄一〻皆
媚嬝恨無地可種所至遣竹訪近方閬門徑得
地尋丈許乞鄰栽百箇参差正當户天公有老
眼惠以三日雨山行不厭泥但喜竹無苦歸來
報平安翠葉多楚〻不妨來子猷奚必希蔣詡
何當遣扶疎歲寒等君侶

小溪道中〻。

曉出城西門循墻過南境夏橋日況輝洗唇月
成影細〻川路進時〻水声冷敲擾權金調樂

北寒夜承

醉題魚屏

土千買得見屏風白魚相逐荻蒲中俊尾揆刺
有生意旁人未易分雌雄屏後諸孫更雍容識
〻無數逝西東我雖非魚知魚樂〻処来必魚
知懷

花半〻

人間吾何要一斗花仙真筆倍風流縱牽雖未
如自放忱勝更著金龍頭

白醉

陶內翰清異錄肴載開元時高太
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
其三日冬日初出銘日折膠隨指
夢想炙背金鑪騰空肤蓍白髮余
愛其言取以名日閣陳進道求惠
大篇次篇
處世難獨醒肘作肤簪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
大味天㧠与日帽且免供酒事謫居幸三適詩
此更慙媿向來六適進時書見清異君家老布
衷相京諒同氣曲身成直身朝寒峨失記醉中
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呈贈奇温难語綿綿麗

贈范緯文秀才

指蓧范卑自題云中興道士范子
泯異人也淳熙間武昌羅端良史
君遠可待編有贈畫牛范秀才一
詩愛玩不能去手時時誦之以寫
云世世之悲悲十八年矣有范緯文
叩門初談風鑒旋及墨戲事自言
視子泯為大火行羅史君贈詩即
其人也既試其說数語異之

中興道士以斗鳴潑墨而果先著声妙入神品
仍有靈犹不識之歙其名曾得烏捷雨横軸人
有石摺才一幅武昌使君阻寄詩末言秀才乃其
族忽有緯文來款門自言真是當家孫曰拍羅
詩吾翻然他詩歷歷俱能言一見前畫歎真蹟
頗得生綃奮吾筆為作來禽对石摺一掃横披
生意出我詩不工人已陳有詩豈復能動人為
君一寫文君語更求知己如羅君

送陳表道宰南豐

吳君出西郊送子之南盱子為名父子才器真
瑞璵乃翁老從仁循吏追雨都直公工擬人謂
比王仲舒積善以餘慶才公大門閭子能傳家
季何止讀父書執喪真有闻孺慕久不俞彈琴
不成声雨上何條條文場曾得隽一跌重歎呼
通籍金閨中夷廣困少遲邑中有三當声名與
境與士夫秀向文比屋多為儒万里此發軔肯
中有全模特列更求言老馬擬問途乃翁同社
出親誼崇絲衲以規不以頌不自知其愚民社
非細事比地壯大邑不飲第一策精神長有餘
以此奉塵剎以此當方殊何宜不可為禍福皆

在吾劉芭最為难謹畏可無虞試看悔吝者实
惟予之辜氏力久已困來兄索我担欲如古什
一攻楚难吹竽古意竹々法目應知樂輸有興
匆遽革有姦毋亟鋤責已重以周撿束到錙銖
兩脚踏实地處事随精粗碩不在斟𤋮獨不在
吏胥苟以明恕行久之定文字為善无逃名实
著名与俱歙吸信罰定富貴不容圖三年报政
成明時其舍諸老我世無用情親昔自昧尽妝
一盃酒惆然勝子袪相從忽成别加餐意何如
陳天成詩多和東坡韻茲因寄吾兩

詩走筆謝之
一春畬々困多兩雖曰如膏更成苦自知滌後
必成旱果見晴天兩黄之速旬不雨已嘆嗟滌
滌山川雲不吐未聞鶉鳩鳴屋角但有蚊蠅爭
振羽一梅歷望、重梅旱魃為妖無術禦間居
憂国後雲霓夜　三星正當户君王側身嘆凉
德雲漢之詩無媿古避殿減膳寧以躬己責綴
日真有補史君精倩尽誠意千里帰心祢杜母
四郊神物招蟠蜒所在痰祝如手抚風伯在々
誠可訟已聞石燕空中舞時々小雨慰人心渴

飛流青僅見乳傳言望日當通濟老巫乙得灵
神謹[illegible]然三日果應期靡袖不舉誰為主河流
頓乙復旧痕良苗喜見与南畝中宵愁念不成
夢摩[illegible]使腹眠清午從々一飽便可望城京行
見曹孫度涑侯忽龍春容々扁從遺長須入城府
歎君健筆今已老不草勸書相賢署破翁相去
乙百年時出新詩追步武
　太月十六夜現月望早紀所見成長
謠
海雲湯立双鐵山明月正在山中間初疑漢陂

藍田出水面又似長風吹度玉門関須臾雲过
月愈上太虛點綴飛翻白衣蒼狗不足寬千
变万態俱可覌忍馬横卧如蒼龍驪珠顆下光
團圓山河清影見歷々桂枝扶踈若可攀夜深
酔倒鷄鳴起光景不類居塵寰長廊蹕然朝曦
發望舒犹掛西林端我欲呼吸晶華駐朱顔左
有金丹在玉丹昔聞兩曜在天如磨蟻日行日
止一度陰太陰行速朔必會金餅旋復成弓彎
八卦万物尽閲擊歷右不已真難凡息景憎恍
难控搏但見霞彩生斕班老我已復卦氣閑季

道無成空自嘆不如安坐委天順一聽運促更
循環

屯山堰

屯山吾鄉絶境也屢游而不及賦
近過其上得前四句而歸李夏爵
熏午寂無事因足成篇写罷長哦
遐想勝地寢覺風生兩腋汀垢堪
清此之陵陽吟語尤為避暑上策
也

屯山堰頭足奇觀有方雷〻声不斷誰把并州
快剪刀平剪波瀾成兩段四明山泆水源遠中
壑會谿長漫汗滔天狂潦不少留鴻入長江勢
奔竄賢哉唐家王長官歎圖永利輸長筭想得
惨澹經營時下上山川應飽看回橋千嶺桐廣
聯惟有鈜山撩東岸遂於此地築横堤截取中
流心自斷斟酌利害不全取高下參差僅擬半
水大十分七八江餘倦三分供溉灌支流游〻
穿壁成脉絡貫通平且緩旱時亦此水亦足生
使千年志旱暵無窮廟祀报元功像設森嚴人
敢玩梅渠天矯有冥助大惠於今尚能捍前箏
所作多神異日月喜成赤心貫後人小智或更
易貴盡之大隨破散河堙盡淤謀不集堤斷河
傾流甚悍羣民縮手人共炔仰望古人重興嘆
古木颷風汲甚碧巖屏倚仰册書嫕更須積雨
看驚湍濤足奔崖何足擇云家不遠財一遊疑
艇盃綸流可乱入月儻有僊槎来便欲索之派
天漢

林復之求借陳君李為寫山谷与俞
清老詩而和之次韻

峅墨氣何鋭為德意何闌劝沮皆不可要惟心
所安何必校登規強歎如中冕余者歛光衣以
次傳何难

送秦仲防制幹

秦郎相家子校取一寒士不味膏粱珍嗜書如
嗜炙仕途樂乎進欲上行或止制使遠識需婉
盡幕中試不避嫌畏譏但欲了官事君賢他可
及好善無与比公餘仍進秦訪問無巨細片言
苟有關必欲窮根底一介有可觀寵闘必覓復
老我甘投閑鄕門人所棄惟若與時好時來訪
生死淡交久而敬請談或移晷一朝語余别揍

祛不客己向來二三公頗亦同臭味去〻群欲空〻君又行矣欲歸投金瀨尚眷浦東水結交多老蒼要路有知己青氈我家旧勉氊吹上第先聽傳除書使我喜不寐別後未相忘毋吝書一紙

送薛德常宰鄱陽

基社頗寥落聚會多參差矧如吳居賢貴重双雨金豈可無此君周旋相與深一別歸未久征鞍又駸〻老我苦多病別酒难重斟掺袪不可留贈言勉覩箴吾聞古番君甚得江湖心官無崇与庳時無古与今古人乃能尔斂袵當致欽我亦一丈夫毋謂力难任未暇言偃歌肯弹宓賤琴明恕加撫摩細故多覩鄰同寀吏易焉賦重民弗禁飛鴞懷桑椹烹魚溉釜鬵此邦熟往來當有慰黎黔君能賤世科鞠材仲明替公餘圖遠業書讀松竹林故家未見書校讎如向歆時〻為尋訪歸來共書淫勿以三徑荒閒作莊舄吟勉哉赴功名莫待二毛侵數年儻加我寒盟尚能尋

題家藏二畫

云龍

老龍卧海沙竟來求欠伸珠光發海底閃然日有神畫龍不蚤会必推烟与雲此龍未嘗動其見爪与鱗一龍望見之争心生怒嗔奮迅晝欲前使尔雲滿身不知出誰筆定非塵中人若非親見之何由寫其真雲濤方洶湧恍若湫無津為霖會有時正尔良苦辛乃知青雲高不如寂寞濱深雲處或飛去十襲聊自珍

一虎

一虎弭耳行一虎五〻而顧猫膂刀天貰亦尔剁媢嫵媢嫵尚耽〻況復逢其怒吾聞宣城包今古稱独步投老筆愈精利牙爪可怖方其欲畫時閉戶張絹素磨墨備丹彩飲酒至斗許解衣忽盤礴手足平地踞顧盼或騰擊窺之真是虎捉筆一揮成神全威不露此其真是〻為我振蓬戶藜藿悴不採何止書狐兔

送陳進道倅三山

陳侯少有場屋声歲在壬午聯薦名晩年游〻安里居君亦懷紱歸家庭春年連姻更同社臭味相与如弟兄一朝話別欲遠去洗盞更酌歌

渭城今沙樂土宜宦游或渭不減洛與京平分
同月信可樂人家弦誦幾連甍豈惟帥閫賴閎
映定知秋闈望陶成西都外司掌宗盟頃君共
二為之丞勿謂為丞但虛稱前途要當自此來
惟君儒雅闢簪纓種李成蹊筆縱橫與篇隱快
了如響清談呼飛四坐傾詩筒來往附郵傳時
出妙語人為驚梅花芳樹照山白荔子百種輝
空明九門雄尊盛官府三山森聳多地靈長樂
一志書不盡平生頗恨未經行煩君傑句為摹
寫遠寄使我心神清

送姜子謙寀鍾離

濠梁自古揚州域禹娶塗山城尚留鍾離雖嘗
作楚縣子男之國書春秋畢渠爭桑起吳釁邊陲
陵央道除漢鍾離奉屬之九江群典手置郡任
愈優蕭梁尤重比徐鎮高齊人為西楚州正觀
割准疆理失元和如水號否倚阻冰蒙兆書之冊
奇畫如之熙寧接淮山築堰誰與謀漫引童謠
為激湍沒工沈鐵不勝計欲灌壽陽為鏖丘霧
昏三日水恰出一決空貽千古蓋上格下格果
何在西豪東濠地是流守邊在人不在險險阻
阻如故事不辭元魏擁兵數十萬爭去堅守窗
其首向來擁潤一尖據漂漂連貽胥肝憂刺史
舊帶兩城使過口兩城城在不君侯妙年筆為
投老位證青畢徵休世科高挹更腴仕戎黠壯
志求是酬欲效金城上方略窮游直到窮邊頭
三光五嶽氣統分設疆概想何時收邑事不足
煩大和程訪古今資遠獻老我充用重多病為
君相與數賦為基社冷落故人少況復臨風送
行舟音君往赴功名會努力自取公與侯又聞
魚臺在近境誰知魚樂如莊周烽沈枹靜若多
暇從容何惜觀游嬉

送滿丞劉州

工部丞昆立我生丁巳年比吾既逾冠再轉丞
金陵年齡過半百奏子城松軒親見勤小物如
彼少壯然受輸燮行業暴不取一毫飛謙至恭
日純恐勞弗宣泄方壯有室行乚試劇川地遠
觀使親捧外有主田惟當念家祖奉職罔不虔
邑無不當問爭亦不得專退充為邀事進勻至
侵擢將生才不才其間要求循去年昔早歎穀
熟殊頗偏未知催科時何取何當鐲一十七鄉

民戶口富人烟去天曾不遠嶽色易以傳天寧
九十餘父母俱華顛況子勤幹盤盂不深炭情
食祿須盡瘁毋嘆我拙賢不應頻往來待有繳
可認時時寄安書何殊在自前秋賦已復近公
餘更加艱金罍喜接境一水通鄉船地財儻以
病尚能權擊鮮

送王知復寧建德

筮仕一何早字民一何遲歷歷三十年中間多
險巇宦途秪平進分寸窮攀躋最後官胄監一
賦黃金閨低田能自愛風鷁甘退飛寧為紅蓮
幕祛舜武陵谿親堂多功止君去功不宜拾家
有賢媛應門委任見安居捨大廈列屋閭歌姬
風霜登客路單車如鵷鸞身決有如此端是英
雄姿有志事竟成不後一年期明詔趣鶴班壯
路羅入時羸渴為君子充恭相國旅古群是滿
灑異來國征追守宰俱賢明斯民其應戲杭常
欲走別有足如紫維牽酒向西望離懋澈天涯
惟居方素高邑若不足為謂難易特至謂易後
難去老我百念冷安能效良規既甚薄領初過
庭聞田詩惟畏為過寡惟勤無功蔚遂訓儀如
在終身當誦之

題趙尊道屋註圖

趙尊道制幹以龍眠渥洼圖示余
余曰誤矣本韓幹馬東坡外為賦
詩老此龍眠所臨而以後為前俾
易之為書坡詩于後而次其韻為
突十六拔集詩云十四匹豈誤耶
良馬六十有四歸騰驤進止給不齊權奇倜儻
多不羈亦有顧影成驕嘶或行或涉更相顧交
頸相靡若相語盃出老杜沙苑行將軍莫子早
有聲中閑名種雖群龍無復瘦疥爲暮啄當時
玉花可媲龍復曰去盡鳥呼風開元四十萬匹
馬俯仰興亡空見盃龍眠妙手欲希韓莫遺鉄
面閑兩看

題高麗行看子

高麗貫人有以韓幹馬十二匹質
於鄉人者題曰行看子。按此黃縑
上書韓幹馬來歸以綾尾以精紙
皆麗物也聞其懷金來取因命工
臨寫而歸之再用東坡韻書臨本

之後
竹批双耳風入蹄霜鬣剪作三花香相隨西去
皆良種感首势竄迎風嘶丹青不識陸与顧麁
人傳來譯通語裝為横軸看且行云是韩斡非虚
声圉人乘馬如乘鶴人馬相語同呼哪中有二
臣真游龍爬梳迥立綠楊風實胡携金贖此馬
嗟呼上人臨旧金我詩無分到三韓寫向歙圖
時自看

跋李少陵脩禊序

唐文皇之賜韓王有崔潤甫之題
為可放若李重光撥鐙書斷然無
能效之者其為真筆何疑朱徐開
皇之記則已見于裴之序開元末
止現來遠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
書以為最善本則真善矣辯才之
本既殉昭陵今世止以定武本為
弟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亦本自
應在墨蹟之下則知此本信為冠
絕蓋希代之宝也然考之新旧唐
文崔諤弟液滌及從兄泚並有文
翰君請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
滌明皇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後
賜名澄如此則液為湜之親弟而
為秘書監者滌也又宰相世系表
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
次子擢〻之液子吏部員外郎弟
而子挹〻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
滌秘書監如此則液為湜之從弟
又不為秘書監傳之与表已自不
同而滌之親筆乃尔如是知作史
與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何賦長
句以副少裴好古之意

蘭亭修禊永和中群賢高會俱雍容有軍作序
亦寓尔蒸草乃致傳無窮自言缺若有神歸他
日屢書終不同歷代傳宝在秘府尤其喜者唐
太宗當特搜羅極心力摸本一〻彼群公惟此
真跡最奇絕蕭梁開皇有遺踪親御奎文賜元
嘉凱蟠鳳翥何其工辯才所取秘照陵此衣一
洗凡馬空崔家兄弟列清要諱子況後翔龜龍
圖書四部資校讐當時尚有正觀風自古此為

最善木冰衛匠該題甚恭李王深得撥鐙法筆
力絶勁稚江東在軍以来皆妙筆名勝異代知
租從病餘扶憊行歸松李居携來爲發家平生多
有旧墨本一見使我開心胷摩挲嘆息不自已
至寶盍入明光宮隱居怀寶玉亡不悉異氣或
能牛斗衝叩門有客勿傾倒恐有御史來乘驄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

古詩

四明樓鑰大防

趙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

危樓傑立潭府雄仰望縹緲何穹窿擎以八柱
真良工恍如太天移海東扶欄三級猶復綴八
窗交暎光玲瓏更二一層過不伺歷覽万象俱
空濛東南太白金峩峯兩山千疊青芙蓉環遶
不斷如屏風平時弥望禾芃々城郭市井聚螘
蜂煙樹高低知几叢澄瀾一片磨青銅潮來江
張颿在鄮海市三垂屬提封四山寬闊城在中
地平樓上望易窮要浮高卧陳元龍熊公府
難從容二閣均在道佛宫江山浮助無道蹤眼
前突兀急步逢主人輸国坑掾陸彝文書柱
石功名遂身退西明晨卜筑深静休高嘯百閒
朝々羅心胷咏嗟不待琴鼓琴最後奇觀變虛
空窗户未須濕青紅似閣殫陵周盞分亦作妖
樓高北蔡相望落々見兩翁心匠不謀如影從
我欲數攀恣方濃一々朝登姚君發矇不願侍分
飲十鍾不願舞女紛歌僮揮架叠万并藏重契

身願為書蠹蟲不然掴陪夕陽春与公急攔送
冥鴻

再題行看子

先引護欄趨子驄九馬迮遠俱相從黑駒騧黄
騅素騮亦有驍面仍銀騣夏圉一種青於藍迮
明錯靴皆如龍或驂或蹄恐馳驟坐競陸争聲
瓏〻入間安得有此筆一〻必自大開中不惟
骨相異凡馬圉人貴介多雍容三花翦鬣白官
樣空鞍更以香羅幪中間二者蓋天馬齒稚已
老氣尚雄不知數出横門道双立柳下青陰濃
撞韃拜領刷背脊旋梳騣尾揉請風人〻生意
焉欲動態度図各各不同韓生去我几百年漂
色尚濕青與紅不知何時墮鷄林万里遠在東
海東賈人勞乘得寓目一見絶歎丹青工千金
可買真不惜忽復携去何匆〻丞命臨寫得形
似如此神駿那得逢開元内外馬盈億色別為
群從登封歸生新甦定傑出七尺為騋八尺駥
向来皆迯繋金絨帰来歇殿頭已量伏櫪寧能
志千里却笑區〻據鞍矍鑠翁

寄題吳議英玩芳亭

吳侯奕〻天分高歷記万卷無丢亳青雲垂上
忽帰之年来益收湖海豪志同三閭則異玩
此芳物亭之扁親彼籲頼名何苦鼻間栩〻忘
欝陶詩文論軻寄海嶠靈均細論元乃芳与君
齊年況同袍𥘉今衡門後逢蕩有芳可玩便有
適草間野卉時一遭離茳辛夷蘭杜若末暇一
一追離騷 時文皆以屈平吳目鳥言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高士不為薄子厳論此殊不遭何不可而況主
簿乎天君豈其剤南明𥳑陸初要知官無卑禄
可代耕鋤正須有小稽伏氏能樂輸錫復兼尉
曹藏窮随除驅而職去民迹亨途此権與君誠
吾里秀賢厚秉有餘理蛇有陰德映雪讀古書
起家佚儒科郷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与之
相娛小別不足惜未免務子𥘉邑境迹台剡好
山環四摘一子丞鄰封川陸通舟車乗興或一
往経敉造迶除公餘想績文尤當惜看諸會看
吳公賦擲地金声如

送濤承上虞

我老不復仕行時掛衣冠兩子俱試今官職恰

一般乃以且書考上虞為之官人言易捧檄歸
奉重親歡我意正不爾期汝改可覘食焉息其
事古訓戒捨鏝汝職去民親謂書當細看一邑
無不問正爾良獨難江海而三番長侵捍蠻瑞
湯濤如山潮至不留殘宜和有遺迹能使湖
渡灘陂湖謹蓄洩可以救旱乾長溝濟漕運浚
治令通寬然皆丞所職句悍心力殫江頭有東
山永懷謝家安迢有夢與豈覘捷君二謝尚友
更從游尚李加研鑽平時固知汝庶謹無斁謾
談世終衆深送汝能忘言故歸未帝鄉舟馭多

往送夫已固不可待人亦多端周水遠通審善
遺非意千窮達自有時此理真如丹聚散不足
較豈得長團欒閑靜寂所使汝具自加發有時
或棄與往來二子間蹈而送汝行浮家當游般
走筆如家書詎能苦雕鐫

送伯中第辟新喻

伯父盛德人伯中實喜子不雅能象賢氣貌亦
相似幼日讀父書結字得良體辭然金玉姿少
日期千里寧知涉上庠蹉跎因名第晚始著青
衫酸寒欸一尉欣然投戍時往成真樂事自推

群從希惜別不能已中年重離別況我衰如此
親故側休悉況復於吾弟茲行豈得休雖怀聊
還往勿悼三年留江南富山水尉曹官雖卑去
民最密迓一日斯必葺職務毋少殆善保金石
軀離觴且同醉歸來畢婚嫁相從則暮齒教子
以義方忍貧稅經史素業與有傳見進未見止
大兒方決科如摘頷髭吾子尚徐其驅中途所
披喜

送張子安分教澧陽

澧陽渺何許遠在天尺頭噴為郡樓記圖志不
可承王侯録故實瀕亦費冥搜忠以申明著李
有車公後外换蘭江水下俯偃明州讀書記群
玉詠樂思浮丘況得子李語謂冠漢南州見謂
顏謝不豈碑照城郭可憐城與樓百姓不知修
乃知尚有遺家傳載鄭侯張君詩客授益嘗叙
其由為我謝澧人卿以追前蓋居家世為儒青
緗襲箕裘太玄伯諸虛探賾深可鈎君才靡數
器博洽誰與倚南庙雅第一鵬鶚快九秋得官
愈嗜李手抄不能休館殿要人物承宣登琳璆
演綸及視草如居真勝流蘭芷主須進暫須為

遠游居方侯众時相依意綢繆樽酒接從容詩
篇更唱酬論文究々昔祈理到孔周老我潘無
律摻侍不容留別桑滄感子傾蓋當相投公餘
文字欽能思故人不。

遠周君可寧會稽

作邑誠匪昔況子之稽山飛萬視兩浙朝家知
其難驛々數万戶賦重民生艱山陵五雲飛
如護力更彈頗費方乜敝法令貪至於殘越久瘠
也甚當饋餽發歎名臣為指力誠願宜少寬不
齊物之情蘇事終更糾與欽及鶴脈流戶多殺

嘉竟來得君領修令何其煩適才善劇劇而庶
逐通班誠心試求之要使後可觀百仕不出鄉
習俗皆素閑里嘉賞客撥尋乃秉燭輪略如仕
於鄉非意不得干況昔攝邑久疾若知民間故
吏想欲在疲民知長官宜若善易耳未免迷以
言權雖乎正同事體終兩敘趣亦不計久為真
事多端遇事勿生風三思庶能安試整覺薄壺
取我前碑看六一真格言生古當銘盤問來難
奉母敬輿令似潘外尽樂字帶遠分憂慈蘭蓮
峯聲望重待子與門閥他哉發改書仔矣閑天
閑

錢請王和里得王大令保母甎刻為
賦長句

書家千載稱蘭亭蘭亭真蹟藏昭陵只々定本
誇第一正現臨寫鐫瑤璦黃閣閣下得宝墨右
人皖執墜於石大令親書保母銘況是當時晉
人刻執雖破裂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鐫其間
曲水悲夫字駁々欲度驊騮前我家阿連騁虎
手更得退堂方外友王君素出三槐家參坐會
文真耐久田丁初來獻小硯尋見津々苦徵溜
細審背刻晉獻之家和行佛在旁古巫訪田家
叩所從始知冢崩隨意取大甎支牀得前段撤
倒浮屠全尾首字為十行々十二百十有七二
字隱交蟠方壺不復見貞石擁藏松亦於我得
此碑喜不寐摩挲三歎々未有與寧甲子十四
周更閱三年仍乙丑若非洞曉未來數安知八
百餘年後坡翁應來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
人知父童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二王遺蹤
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為成勝事至
宝呈露瑞有時越山盤屈獻与義付与耳孫世

守之煩君更爲擭幽竅或恐意如梵有知
趙資政招賞川海棠次表和叔韻
少陵千古詩人傑每見名花輙題絶錦棠無如
蜀川盛見說千林天纈大篇短章今無數忍
材炊花舌如結黃鸝御子万里來春光頗向東
南洩操開老子携春歸移石聲林表高潔崇桃
炫晝不足言紅艷燒林疑益烈棠梨小紅自退
聽不待驗人定傻岁西登蜀道歸海濱一琴一
龜全晚節嘉招容我到花下春酒新篘公自挈
攀翻和捶人共醉十二金釵不成別表安參生
爲長㖸同氣相求磁石鐵不須高燭映紅粧佳
月自能明作哲紅潮滿頰卧林間風流誰敢來
分別
泉口淨明院晝寢
沙頭右招提往來幾經行茲來當春晝解衣熇
西掘王五青琅玕小窓虛且明紙帳白如雪眯
軟枕更平偃仰四体適欠伸困思生須臾右脇
卧往入華胥城无人夢自覔閴然四无声林間
婆餅焦悠〻時一鳴翻身更從容意泰氣亦情
連輈走丘壟百粿不遑寧老我久倦游幸茲息
營〻衰相益已迫世念日愈輕自欣天与閑身
是半髮僧未能遂高隱庶裁保餘齡
賦蔣甥者求畫馬圖
何處驅來良馬六騮當參錯如花簇胡爲不作
騰驤去各有游韁繋前足胡人下馬但少休
倚甎衷眠正熟酋豪棟前奚奴撫意欵特摩不
道鹸琵琶横僔續〻彈一夫坐聽胡中曲卧擁
提壺倚引飲英氣乱髮須皆貴族沙磧坡陀高復
低天寒不見寸草綠我行燕薊頗見之狠帽烏
靴乃其俗匈云悍勇不知義要以赤心置其腹
嗚呼安得壯士健馬咸作使坐令戎虜皆爲臣僕
陳表道惠米纜
平生詠嗜惟湯餅下箸輙空眞隽永年來風痺
已觸口厭聞來力勸正熱江西諸將來作纜攜
送銀絲光可鑑仙禾爲餅亞來舞細剪暴乾備
健啗如來螺髻一毛披卷然如蠶都人髮新絃
未上高盤〻嶼羞長縷紇軋〻肝江珍品雅南
豐荷君來歸搞來東知君正直如羔羊貽我素
絲踰五緫仙禾本出從嘉穀色味但同無餅毒
鼎深熟煑葱豉香大美元年加饕匈有時飯素

笔以齏餽口屬饜味更奇東晳一賦不及此為君
却作補亡詩

盧甥申之自吳門寄頴樂閒畫牋

年來吳門箋色澤勝西蜀春膏最宜書葉葉瑩
栗玉吳甥更好奇惠我小岳幅闊絨綠散紅麗
玩光溢目巧隨研光花傳色濕丹綠桃杏春芳
嫣蘭桂秋始肅趙昌工執枝露華清可掬妙手
真機之藏去不忍觸苟非歐虞輩誰敢當簡牘
又聞樂閒君古篆頗絕俗併求數紙書寄我慰
岑獨

題申之寄示春郊畫軸

如意鶯鶯春意足細草綠迷芳樹綠鷗鷺無數
泛陂塘羊牛相与隨芻牧幾年不泛浙西船忱
如蘇臺倚平川閑人憂國無他策但願好雨成
豐年

六言問天地寶華

昔年曾賦虎丘猶恨靈巖未游天池之景絕勝
寶華有水倒流老矣不復西去夢入陶朱扁舟
煩君為我尋訪能以新詩寄不

贈成都魯議書 惇字叔獻

君家江發源我生瀛之端相望万里外中間几
山川近聞令子敬文價驚鸞鴻何由夢見之央
吾儕在前幅中筆英標衛袖出文編例從平生
欣謝陝河漢懸老我三入朝廣識西蜀賢相與
論諸公為居最周旋自言隱太城讀書三十年
城中竹谿居肥遯遠市塵清谿擁屋後綠樹環
前軒一舟號横雲可泝復可沿拂衣下三峽非
為名利牽灔澦進古作海潮賦新篇旧依樟閒
公來共商東船顧我何所取有懷俱尽言老龍
苦多病堂樂無少痊佳客不容留欲著歸騄鞭
閒為惡草具弱居少留連服無錦綉段贈有来
綠絃一別無復會參差意茫然蜀山渺何許同
声惟杜鵑

趙資政當山堂

我公仁存心樂山心如丹平生經行處不厭行
路雅青城及大面万疊連百演捫參仰脅息亦
嘗坐長歎初成歸四明得地數畝惺城隅路窮
際小滴水注灣叢條漁家市中有屋百間危樓
俯人世一看山四環堂深無他景紅以城當山
城荒披綠芳青青遶樟間秀闕遠滿門生对無

晴攀日久氣亦佳鳥飛相与还終日看不厭從
侍十二欄有如擁春華管窺見一班况兹綠陰
成連朝兩滂滂濃翠直欲滴秀色凡何餐我家
但環堵窮耳目重跧出門得曠望還望羅烟鬟
有時碧雲湧半空發南嶺須臾輒變成欲駐良
亦艱羨公得佳趣容我游其翁悠然時見之重
門匀令闋

風琴

淵明有琴不無絃自傳綿喜聽人彈不如空中
風度曲隨風往來聲斷續非宮非商從君聽不
中律呂無譜成文如用韻來孤城細似蜩螿蒼
蠅聲華亭夜鶴圓吭清韻動長引寒蟬鳴或絃
風咪咪霄漢又恐優佩雲中竹使其似由無别
調安得自在聲泠泠恠喧尚謂勝鼓吹中鳴猶
以黃鍾和絲不如竹乃得語類此尤數俱彼吟
幽人院靜新涼生入風不聞來緩横聽罷六尺
午聪足佛々神來傳廣陵

寄題臨江徐叔開儒業堂

論水海豹來京識辨帶老齊漢遷之元祐政和
能賤時女真熾海東乞師以燕伐燕夷攻夷吉
国何与潛与期島夷日張耶律畢城門失太玦
魚池暫亢雖入空無責免夫賦又東南書廟謨
顛倒凡逆施中原丘墟責誰尸高皇西馬與
渙灘南巡国步尤阽危神旗比指虜屢隳天難
悔禍寇未韓兩邦交聘玉節馳廿年不見紅旌
旗紅胡窮山不自知意欲投晉陵江南安知送
死燕城两倒戈势如蟻潰提三年猶賜無能為
再尋和議平創痍中間紀載紛是非顛末不備
之懷私痛定泣血作者誰拿言紀年疑傳疑徐
君憂世老不衰會择秉作無禁絲系現直筆多
所資遂蒙漢關生光輝儒業名堂本刺辞大書
流詠見豐碑我前假吏信琬主故宮禾黍傷離
々洪河大山望而悲壯士無數詞馬肥謂国有
人何至斯無心耿々淚自揮年運而往不可追
因君來見儒業詩感觸善緣矢以詞無由繼覽
讀書推酬得啟付用激臣子無窮思

送袁恭安赴江州節推

袁氏四世九五公唐朝三相傳家風君家九代
擅儒業高曾藝苑俱稱椎大父樽尊古居子諸
父名高表吾里一門子弟更競爽擢取高科自

君，始九江需吹今幾年去〻渌水依紅蓮忘年
論交互相予吒酌欲往难留連老我秋来抱病
久臨岐無由置尊酒秋從卧内叙離悰悉、掾
祛仍握手鵬程万里兹攜興平持義方師有餘
送人以言古訢重雖誦訢閒寧起予君肴公孝
与孟博大守坐嘯仍盡諸一郡之玫賴閲决千
里應須念民瘼鄉州義事煩主盟纖悉於余無
隐情處事條理亦為政知君生仕當有声尊公
亦入閩中幕公退著書端下悉君才更得江山
助簡書既省尋家李君行遠棠未可量弟兄丹

桂綫斉芳老悴無庸况多病尚能留眼看翺翔

趙南仲寄王朴畓猫大戲為之賦

鬡鬖两狻猊胡為到庭户細觀畓手妙模寫真
態度意足謝繁筆不待丹青汗乱掃腹帖毛頭
足巧分布屹也如愁胡君揖眼光注豈惟足生
甃垂耳紛敗絮掉尾固自若狸奴為驚瞿側耳
實畏之衛目猶敢怒誠知畏形似不吠亦不捕
对之輒一笑聊用慰沈痼

朱季公寄詩有懷真率之集次韻

伊昔羊尹臨丹陽真率之名初濫觴香山尚齒
當會昌卧雲不羨坐巖廊七人各列官与鄉年
德俱高世所珮丙午同甲遷相望清談生風想
東〻耆英人物心軒昂賦詩遠追白侍郎文富
歸休壽而康衣冠十二何鏘〻吾鄉五老如鴈
行至〻明鄉尚推楊家甥仕宦接王楊肩壽邀
及渭水姜我如傷禽趨鸞凰忽驚騎箕歸録潢
何來雅約繞寶藏萊芙草具烹蔬肪四皓中閒
有夏黄綺〻義風誇句韋年來抱痾久在林同
杜關別如河梁君尚遠宦瑜瀟湘又阿對川想
其棠蔭两窗烟橙桃鄉何時歸要朝士坊思傳

新詩几生光斂衽正色而賞芝詩境几成破天
荒餘為續貂未須忙静掃歸期應未央歸蹤未
衰亦老耆莫年廿与子同嵗何事相望天一方

吳少田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
貺勉次來韻

江左一世稱名公首出列懷与正濛自高直以
天自况向正數係言高墻虛声一傳實何在但
知景附而風從我剩諸公門户開普納万象如
虛空群才俱入大鑪鑄鑄人端如金在鎔又如
東君一布令白者自白紅自紅巖、千載玉屑

老少年往以吾道東肯千樂全攻六一二公自
是燕許宗奏篇六論初流傳四海一日俱承風
其間傑出六君子香薰班馬犹鳥還海翁又分
江西泒作蜀序次由來中峨詩作文各務安蔦
鷄不媿兆海融坐今文物槐前代王盟豈非諸
老功固知文氣僵湿籍亦許詩律沾徐湿究丘
諸黃接前筆宜有此甥風味同蚕堂决勝翰墨
場筆端豪健誰争工新篇句〻多酒落妙畫字
〻真玲瓏惜我生晚百餘載歐蘇之門久登龍
尚茲蹉跎未闘步參舟之魚渴豈容我方投老

与世陽狀忘憂景方朣朧十年屏居可羅雀何
人恭顧一秃翁儼然衣冠見吾子文書衛袁名
自通向來兩卷餘百篇諷味至〻未能窮更携
大篇如拱璧刻劃无盡貫珍璇人言霜蹄騁夷
路我〻秋隼凌二峯突余过屏擁前良此事如
何着得懷老我不入杞梓林嶧陽灾隐如孤桐
平生習氣掃欲尽只有媿処著力攻子帰求之
有餘師惟知嘆隗錦綉胄肘〻杖屦許来往庶
可歳寒相始終

龍潭丈室一筍穿入露滿其上因賦

之
一筍入屋照座寒凌晨巧有清露溥益信露珠
自根起正如真水朝泥九厦屋不應為汝穿不
肯屈節斜倚欄干霄拱雲已在望且復自保青
琅玕

旱久無水王伯容分惠桃源大谿泉
將以長篇水至已兩走筆次韻

七十老翁門畫閉終日蕭然無一事却因不雨
動哀懷擁汤黃堂与祠杞兼旬旱涸井不通井
泉歎竭知無計僮奴抱甕和比隣水不得清權

無浮旧詩見說横谿源有水側出万竹前考之
尔雅名沈泉顧思走介分微涓去之一驛不易
到千著坐想空垂涎不知何人剌啄扣我門惠
以小罌重稚鸎相傳啓封一勺挹清如素試茗
碗異增研况當精禱已孚應三日瘖溜俱㵝漾
病中一笑成荒爾城闉安有泉如此吳松四橋
思陸羽白帝城西歎子美何用中濡取揭子已
覺清廿來人盡前人所品殊不定一下一高隨
所喜老我仕世能幾年引飲一瓢數子淵行見
甫田取十千坐使遠近俱安然欲和大篇不覺

況吟久學缽成章懋敏手

送潚寧富陽

富春富山水地勝雄三吳壯哉十万戶哉邑拱行都大江橫吾前上下方貫趨吾子丞剡川儛事寡已鈕試縣力愈勉指立規模雖治縣古有諸近頗多著書棹閒愛汝學誨語皆良圖先我不惜別所望安宮吾汝亦頗練事正恐方尚陳我以熱肺腸有來應所須遇事費十忍一跌真不虞雖當從心年貌〻姪不踰況汝年方壯勿恃才有餘鑲輸於寬并任誕寧大拘三年待汝歸二親真侍閭

又送從子漼

二孫吾所愛別去孫閭情阿剡將賞延佇子性亦表婿子善誘之也日使有成公餘松竹林共勉洛誦聲

寄題林宗山巢龜

彼澤之陂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何潔清亦許豈不好紉蘭綴離何足多七十二鑽無遺策不靈於己徒遭尼人生何用千歲為爾似巢蓮足清白

送趙仲禮守天台

棹間杜稷臣卷藏經濟手功名付諸郎秀出諸公右大兒倅東嘉洗印未云久次子鎮赤城急流去何驟二者皆為親欲奉喬松壽況有戲綵堂可繼清獻後勤封尤便養榮侍各晝繡春風扇微和安興要出岫家傳吏師法從政於何有還歸駕鴦行金印當繫肘向來嘗佐郡山非君僚友南渡多比客風味中都舊士夫喜公來紛紛迎馬首其中多故知頻問老夫否

贈相手文李道人

生有文在手縱橫殆天予其間動成字往〻傳自古舜夏梁武〻老十子貢五李文太叔虞仲子竟歸魯仲弓有鈎文寧我亦握戶敏士自文雅習道本因輔鄧渊彭神符璞〻不足數李郎陶士衡三公皆定數白帝嫁奇瑞見謂漢世祖何為言禍福歷〻如君語自言傳希夷妙處勝況取見手知國封况此細紋縷研油燎旗檀始見掌中膚何如一覽頃坐談樂與苦老我縮袖間不復煩推步子其訪塵中英傑在何許

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

山谷晚在宜州或求作字谷問欲何書則曰惟先生之意谷許以書范孟博傳或謂南方无復書谷曰平日好讀此傳遂默誦而書之旧聞此説又知在上饒大夫家頗見不可余子孝來入荆幕博記善屬文偶談及此又出摹本及尊公跋語始知其為先世旧物也為賦長句

宜人初謂宜於人業肱老人竟不根承天院記顧何罪一作致死海南濱賢哉別駕春迁客不恤罪罟深相親褱、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贊紙勾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閲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迎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此倫坡翁待毋曾啓問百謫尤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自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尔況其眞蹟公清俸發堅抵可立懦夫羞佞臣

謝葉處士寫照

頃在朝行葉處士先遠烏金寫照置於山林中飲然自贊有出山林如許盡歸去蓋志於歸也一歸十三年既掛冠再寄一圖為老人呈狀形容變盡非復故吾矣戲作長句謝之

老我舊曾官日边隨東年除仍歲迁妥子日夜念鄉国但欲共耕餘上田葉居寫照妙一世畫我形模在山水有如虎頭貌幼輿正合置之巖石裏犹記有客為諫言盡更野服為貂蟬我笑不答心不然拂衣徑詩歸林泉歸家歲月不知久十餘年中不何有此心炯炯尚如丹只為幽憂成老醜久矣与世俱相忘荷君我庶老蒼新圖白髭添一二豈知双鬢皆成霜兩圖对掛耿相照顧盼從容成一笑更添松竹作壽星我已甘心就枯槁人言姿態与眞同如照止水窺青銅明知已非故吾矣小孫指點能呼翁君居天街踰稱首侯王生面羅左右边頭飛將新立功颯爽英氣照窓牖名滿四方求者多千金造門君不呵能事固不受促迫應酬雖繁可柰何

胡為有暇又哀抒楚〻裘濃意尤厚我〻乞是
行路人不須重累丹青手

送宣宗禹保寧軍掌書記

宣之為姓世所稀暇日試為君家推宋之宣公
含與夷子孫相承此為基或云出自曾宣伯元
和姓纂言則非西京功臣虎與義侯封累世皆
宗枝盛於雲陽宣巨公光武稱其勝二龔鄧為
司空懷在趙選〻久矣無元記宗君家本自太末
來世以儒術為家風尚及唐識諸父行君方髫
亂成孤童艱難歷僑弛中立〻行俱下致時習
日從一登賢士庭貴名日起人誰及今遂真似
青銅錢一躍龍門浪三級吾鄉驚喜破天荒歸
見朋儕愈譏艷寶藝古郡名浙東往泛綠水依
芙蓉如君入幕假途尔及主民事宜加工亨途
万里才發軔務汝使勿金樽空從今家声當愈
大生使宣氏崔衷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伍

四明樓　鑰大防

律詩

試俞珣長頭筆

倦游俞老人中州霜兔抽豪飽盛秋平日裀覩
管城子〻結交今得貫長頭

訪留昭文於范村山間不得見

黃扉處士掩松關小立松風去住難可歎山中
真宰相未容神武掛衣冠

送倪正父侍郎使虜

經帷覩見犯天顏口伐何勞抗河汗故國應悲
周黍稷遺黎猶識漢衣冠珠鄰謀報終難恫累
歲要盟恐易寒懿望金城上方略始知顧收在
金臺

送王仲言添倅海陵

万卷詩書老雪溪頎然二子和顛驚艷鮮伯氏
父亡矣猶幸夫君及見之來上鵠行人謂晚往
舒驥足自嫌遲迆時返何雲門吾布襪青鞋尚
可期
遂初陳迹邈塵煙掔歡青箱極薦楊談笑於　儼

情易厚典刑使我竟差強重屏旧畫論中主右
殿遺文語阿章旧事從今向誰得尺書時許到
淮鄉

寄題延平范氏六桂堂

高門儒效許誰同秀氣于今照海峯家李一枝
連五桂地靈兩鈞化致截三人衣鉢清名接桑
毋贊纓慶事重披芸孫枝更林立不獨万戶褒
侯封

京仲遠尚書為濾淤子作二大字

濃墨新題付濾然松坡為予老談天憑君推我

廿年蜀何處隱耕耦上田

送李伯和吏部提本浙東伯珍寺丞
將漕夔門

變々君家好弟兄皇華交映棣華明幾年並列
金閨彥同日俱持玉節行万里往臨夔子国一
江先到越王城會聞婦取青氈旧都似當年老
二卿

送范文叔礼部守彭州

憂国葵先重憂君心似丹旌塵雖自適懷抱未
全寬直道任三縣故人憐一字潛陽母久駐旌

後進鵷鸞

送趙德老端明帥蜀

自名洪泰老尚書叱馭辭万里遠兩地恩榮
真赫奕四川父老定歡呼乘崖袍帶今重見清
獻琴龜我更無燭向籌邊樓上望歸來方略上
新圖

次盧国華提刑所寄韻

持節歸來上粉闈祇今一節又何之樂天好向
追長慶元亮高風把義熙我恨別多仍會少君
雖去避堂教遂闊山茘子煙晴畫莫惜登臨勝

賦詩

古梅遺張時可

枝封蒼蘚濃花疎一種風流高更孤試問約斋
三百樹林中还有此枝無

李才翁賀除天官次韻

九年奔走祇思閑歸夢時々墮故山已愧演綸
詞禁上更堪曳履侍臣闈官曹顧我空無補世
事惟君了不閑但欲相從游物外不應久此妨
清班

我居銓部閑聲揚鯨美寒窓只意魚每念故交

今有幾兒如盛德豈容蹤京塵共嘆淮人老市
道誰知有隱居久著筆端括偈甚楚波正欲借
居餘

刘德脩右史去国示所和從父東谿
及揚子直詩走筆次韻

年人為辦樂年書却向空山問草廬世上榮枯
年定在眼前戲言竟何如寸心未徹九重上百
口仍行万里餘只恐君王思旧李便有飛詔促
嚴徐

東谿詩似老彌明傾蓋論詩絶点塵筆墨為伏瑜

年尽歲江湖乞得自田身出门遠送成惆悵年
許相留吏主臣但須皇天開老眼不應空谷滯
斯人

閣下相期久山中把酒稀未能容我去又復送
君歸柱史寧終隱感顏皆思遠壯心誰与語看
勉一灯微

謝表起巖侍郎送伍艳奉老母

犁銷飛蓋擁生香冰雪精神試晚妝鶴髮慈親
餞一笑玉人何事晚升堂

送曾南仲寺丞守永嘉

六和久坐趣歸鞭却送旌麾水竹边年說可稗
新令尹有詩重送老同年城隅録行今安否廣
下朱彔定儼然回首東州真贡境美居此去若
登仙

过上虞懷謝駟喜雨

变旧詹潘伯鷥淌浄洗炎歊百處寬咫尺東山
見膏澤令人更憶謝家安

答錫叔平老

老我寧生不願餘歸来但欲賦閑居灌園自足
供朝膳且奉尺人御服与

送滿尉海陵併寄示瀟

二子俱從官重親足自怡汝餘行幻李吾豈恨
輕離平日自知已真心更与誰臨文有遺志此
足憶兒時

處已要寡过居官勿頹餘動成侄嵗别勝寄幾
行書公退仍多李心清俗慮君但知行所職通
塞昕何如

次滿安叔寄新谿詩韻

曾游明月旧双谿老去情懷百不如变候新谿
自不到更懷重和寄来詩

送內弟汪張仲赴台州税官

離鞍去去不容攀，柳下門墻躑躅還。可想紅窗新龍斷，不妨狂類看巾山。右軍墨妙惟修禊，太傅才高亦抱関。只親庭母若思，有人能作遠齋閑。

少僭兄再五畫錦坊伯中弟有詩次韻

東樓舊日史居家，盛說于今說孟嘉。畫錦門墻再興起，萬衣巻口借輝華。雖無霍氏聯三戟，背李楊家獲五花。尤喜桂枝香不斷，藏書滿屋是生涯。

王泉慶訪盤谷蕭然道翼次韻

髯絶詩人太瘦生，也無杜食與南烹。君看俚語亦堪笑，何日能填鼻下横。

莫嗜鱸魚如先曹，但思葉飲李參寥。塊翁晩節更清苦，正修新英季自調。

送趙張文主簿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双槳蕩秋瀾。已知官業非時樣，尤善情親耐歲寒。志大自然羞附驥，官卑何用歎棲鸞。少卿卿上加文度，更仕年時劉眼看。

病足戲效樂天體

課得遲遲如藥逢，新太醫居閑幸餘暇，養病任多時，步履雖非便，調琴足自怡，晩来風雨急，高卧到辰時。

叔韻弟上連桂堂牌会群後

成家舊鼓百餘年，書種于今幸有傳。折桂時能敢黄榜，背堂賴子抱青氈。一新齋榜照華屋，共集尊罍指日長。須信此生彼可畏，要當争著祖生鞭。

題林氏香巖庵

後步浮佳處，秋深路欲迷。倚松披數畝，立竹徹三鈴。若隱山猨呼，灯照石梯。乾與空翠濕，投轅喜過棲禽。

送汪張仲近官所

又向州丘去，安書易往还。園庭官事了，莫放舊書閑。問訊堂巢老，寄懷巾子山。經行皆舊境，自幾日蒼顔。

寄題吳紹古縣尉經德堂

向令主真下讀書，經德中心期知，共遠奥味許

誰同吹笛夜凉月舞雩春暮風直須涵詠熟毋
負象山翁

攷槃先生文集卷第五

攷槃先生文集卷第六

律詩

四明樓　鈴大防

送李君赴江州太守

清直如公天自知晩年百順了無虧九城臺下
方迷施五老峯前定擁麾題坐喜逢陳仲舉攝
休好從度元規太平散更無由到傍聽中和樂
職詩

勇甥相与自垂髫游舍歸來鬢已凋生上可無
卓武子酒酣騎竟盡寬饒喜公自此騎千騎顧
我從今守一瓢間与過齋同悵望草堂擣酒幸
清朝

送內弟江耐翁隨侍因赴臨川推官

之子長才盡要律未知此別幾經春且爲臨淄
庭子經作臨川入幕賓生長外家身已老周
中表意尤親後今家尚須情實莫事虛文李
外[illegible]過
入

環村晴望

一冬求雪雨還晴瞻喜春朝見玉塵不爲偶同
佳客到誰能深入亂山行雲窓霧閣知何限玉
樹瓊枝到處明更喚輕舟同穩泛小谿何似剡

絡情
筍輿衝雪过溪橋流水方東未晚幽白棗不知
梅奪色青边尤喜参成苗煙深帶雨参差下空
閣随風自在觀可是忍寒詩更切故求野路縈
瓊瑤

又次蔣甥仲愚韻

山色空濛雪更奇滿空碎碎疏璃寒侵著屋
春無霧凍合梅花夜不知处處輕舟勝路滑洋
々流水樂人肌与未但覺酒腸闊江海安能突
漏危

送元積弟赴永嘉鹽酒官

宦游五載住中川似与邦人有風緣昔日江山
知好在旧游人物想依然吾家無後逢过福子
去惟應要何連政尚放使霸業永為言播今是
聲身清
我家清白世相傳上部真清更有年百口未曾
營計活一生惟喜種心田吾方奉母耕綠上子更
務封何酒泉兄弟同寮則自勉只將家訓作青
氈

同王原慶知道游天童

旧游曾記貴中身一日重来白髮新行尽杉松
三十里勇来樓閣幾曲回匆狎鷗亭外波瀾濶宿
鷺池边草木春白笑賦歸知許久始来此地作
閑人

東谷

旧說東柯谷茲来到此山樹深烟冉冉花落雨
潺潺有客礼師塔何人印祖關天違秋水远芳
意尚人間

千佛閣

平構雲棟塞空虛倒影仍臨碧玉壺千佛威光
歸寶所九霄宸翰纍河圖人天共護来曾有熟
雀相驚不敢窺試問南栁童子看化城曾見此
樓無

從子游灌寒綱琮

楊柳陰陰映粉墻蜜雲蔵雨晚来涼荷歎出
欄干上笑艳江天吸淨香

犟請告歸省後送海陵

吾子違奶者重闱俱無恙雞留毛義檄又送子
真還西去匆千里東歸行二年詞場期自力放
取旧青氈

題少潛兄得閑

亭下氷吞空輕舟処〻通閑情誰得似邊与更
何窮詩社牽相过醉鄉時一中我家元不遠只
在小橋東
平日居多暇如今我与閑人歸真得地更隱勝
居幽烟波一千頃奇磨三回間天寒倚脩竹空
翠濕衣裳

送徐子淵宰浦江

註云宦路足堪放送子之官挾放心廣今有餘
無橋君議恭已甚自崇深安興何用資三釜慶

問時通於万金公退讀書三子侍縣斋松竹已
成林

慈溪道中

双檜真成鵝鶴鳴容愁厭苦要竟鴦須史廢竟
稱根數一覺醒来天已明

題惠崇着色四時景物

田說惠崇貞鳧師生绡四幅見天機鷺翻桃李
韶光撫鵝浑蓮塘暑氣微風劲賔鴻霜始肅空
歎花鳴雪初飛分明知是丹青巻仍歎沙頭哭

送吳參議来

才氣勇先前人推李子與賈俟潘臨剖竹制幕飛
依蓮幕利從身外風流到酒边四明故会過两
載浮周旋馬記題名石仍吟遠观篇留行何惜
矣執别但洸然我已甘投老君方欲引年未知
重相日因斷五湖紅

即事

十日閉寒雪不成獮殘春遣更霽晴深山萬臥
如春暖遠髮飛數自石鳴

吊陳衛道墓

問時通於万金公退讀書三子侍縣斋松竹已
成林

慈溪道中

双檜真成鵝鶴

送吳赤誠來

才氣勇先前人誰李于鱗侯潘臨剖竹制綦飛依蓮勢利從身外風流到酒边四明欲会逢两載浮周旋馬記題名石仍吟邊覌篇當村何殊矣執别但茫然我已甘投老君方欲引年未知重相日因斷五湖舡

即事

十日陰寒雪不成隔殘春過更樹晴深山高臥如春暖遠鬢飛蚊自石鳴

吊陳衛道墓

平生李傳更加詳和會三家終較量一意可憐成夢蝶多岐終是易亡羊門前修竹連岩桂道上芙蓉間海棠何似剗除閑草木青松一色蔭高岡

游大梅山梅仙岩

萬憶西京梅子真人言羽化匪沉淪海瀕古墓己先路山外高峰寧有神欽論至今光漢傳清風猶足盡秋旻何須更説神仙事終老市門良可人

虎象

辛勤王押史珠襦或見又牙出骨須驚歎一心朕護法歎惟于載尚全軀舍威寒〻空裡骨遺像眈〻若負嵎及見當年梅子熟自應聲倒老奴姓

謝潘瑞叔惠紅梅有序

潘瑞叔惠紅梅一本全得官江梅也香無如之但色紅爾種自湖湘非他種比自此當稱為紅江梅以别之王文公蘇文忠石曼卿諸公有紅梅詩意其皆未見此種也感嘆不足為賦二十絶

旧家虎李種河阳今日紅梅自楚湘根撥送春君意重為移佳艷到吾鄉

貴婦曾為点水肌今有偶廬染素衣何似胭脂天賜与暗香猶在是耶非

為君手種向南窓誤認昌州移海棠元是玉妃生酒暈賬中仍帶返魂香

前身施粉忘太白今日施朱惡太紅説與南人倒不信清香方斛在花中

破浚鞋紅色漫譏絳紅空自咲春風何人擊碎

珊瑚樹惱得嬌姬面發紅
旧見寒花蠟蒂紅，寧知沁入靈膚中，絕憐金谷
佳人墜，到地余香撒曉風，
梅花凡種盡相開，老矣才欲見此君，相与對花
文字飲，絕勝歌舞醉紅裙
人間丹桂之徽黃，本見紅葩鮮有香，惟喜此花
兼兩美，麝臍薰徹絳紗裳
初移湘水一枝春，曉護還欲為我分，夢入山居
三十樹，何時醉對看紅雲
歲晚紅英繞澗柯，土人元那醉顏酡，廣平賦就
如逢汝，鉄石心腸可柰何
少陵年後詠花開，未見胭脂一抹腮，可惜當時
詩興動，止因東閣看官梅
坡翁看意賦之詩，讀說穠香已透肌，若見此花
應絕倒，惜君生晚不逢時
花品元膚定等差，国香国色属吾家，海棠止自
慚粗俗，莫向漫山兔李花
不李江頭玉樹寒，壽阳紅粉旧粧殘，嬋娟可是
慚隨俗，莫作金沙鑽骨看
客來試与倚欄干，拂〻清香觸鼻端，終做比人

渾不識，不應敢作杏花看
金側江梅臘裏芳，紫綿新拂漢宮妝，臨川借得
江梅白，傾国天教秪見香
詩老為花空自忙，想應未識此奇芳，青枝綠葉
何須辨，兼杏安粧如許香
只說梅花似雪飛，本顏誰信暗香傳，不須添上
徐熙蚕，付与西湖別賦詩
縞巾練帨玉為肌，誰点微顏向北枝，若使罗綠
見顏色，定須將此比紅兒
自昔梅花雪作團，紅梅晚不可人看，江梅不解
追時好，秪守冰姿度歲寒

山竹

行入春山紫翠中，入山深處更桃紅，一百五日
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千頃搖青兀敵地
四山聳翠欲浮空，野橋橫跨漢如練，待買輕舟
下釣筒

金瑞

金瑞垂耳小韓廬，飾以重綵馴可呼，誰挈冬青
碧陰下，恍然如見挈桐圖

次吳伯華韻

一身遇坎復流乘景物當前亦自由草淺人行
回作徑水分沙聚看成洲吟詩首爲鈎棘句遣
意即是逍遥游爛醉不知門外事夕阳日〻下
西頭

從子佩送梅枝戲作

向來地暖見東房常帯叢江梅欲戲華不似青春
三月暮南枝盡子北枝花

箐江送客

箐江十里路逶迤連兩岸平疇接翠微巖潯閑中
乘岳舫隨潮西上趁潮歸

午睡听雨

老年樂事莫如閑午睡醒來夢已闌枕上欠伸
犹懶起更听簷外雨珊〻

放鶴送潘恭叔司理

冲霄六翮困蓬蒿清唳時〻迩九皋鶴立固應
鮮独出雞群未免欽從劳相激顧我憐冰玉欲
去知君刷羽毛辛勑樊籠随所適乎〻飛去不
須高

宿育王山涵秋

清冰未此尚涵秋雨後山泉自在流夜暗寒声

午睡听雨

老年樂事莫如閑午睡醒來夢已闌枕上欠伸
犹懶起更听簷外雨珊〻

放鶴送潘恭叔司理

冲霄六翮困蓬蒿清唳時〻迩九皋鶴立固應
鮮独出雞群未免欽從劳相激顧我憐冰玉欲
去知君刷羽毛辛勑樊籠随所適乎〻飛去不
須高

宿育王山涵秋

清冰未此尚涵秋雨後山泉自在流夜暗寒声

朱家族裔中尤舒儒吏清名史特書正爲畜天
恩所部至今庙食盛御閭舍入曾賦發公瀬李
子方題沖李與但向宗阳增薮荀桐鄉今却在
桐庐

以十月菊維松竹宴餅中照以餽屏

用滿韻

中有菊源天地寬香然漢照武陵寒莫言洞府
无由入試向菊花背後看

次周益公韻有序

某比從宋南劍獲拜觀丞相益公

宋家族裔中龙舒循吏清名史特書王為當夫
恩所部至今庙食盛御閣舍人曾賦蒙公瀬季
子方題评拳興但向宗阴增蔽蒂桐鄉今却在
桐序
以十月巍継松竹宴餅中照以銳屏
用滿韻
中有巍源天地寬杳然溪照武陵寒莫言洞府
无由入試向巍花背後看
次同益公韻有序
恭比撰宋南劍獲拜觀丞相益公
力挽能驅兩肩葡日蟲居身疏退斯文由与後
人傳
六一先生蜀継川兩孫俱丞相君年詞場鏖戰
今成夢潭府斉盟望若仙致路三公旧同甲洛
阳四老信差肩坊名丙午真奇事写入詩編盍
並傳
順當做守向中川公在黃扉已数每々念蘧龍
睿接武自期雖大工登仙入朝終嘆一交臂間
道几思偏祖肩数仞宫墻天様遠此心何日遂
親傳

别駕帰來自贛川相迎方歎别经年為言相国
珠玑語寄向桐庭山澤仙妙句聳觀親望手満
城爭玩日研肩退憐母子方偕隱却恐虚名似
此傳
男甥相為老鄞川况值慈親九十年屋船時追
唐賀監留與璣訪漢梅仙官名自媿偶同楸才
望如何敢並肩誤辱品題稱踏似此声渠楚更
堪傳
題绝武子所藏老融二年图
佳哉淡墨掃人牛一笛横風各自由平日深知
為用拙如今但欲老西疇
烏捷離主意遠逐穀菜俱忘取次歸駿犢跳冠
仍却顧老融于此寄天机
謝少微兄惠牡丹
乍觀泉石分新種想為熟山憶旧聽病後不妨
風韻在此花之外更无花
方剪欄干第四花玉人點诀过吾家捻红玉翼
皆名品醉眼相看到月斜
蕭鼓声中醉九旬落红万点正愁人眼明忽見
傾城色更向尊前作好春

戲和澤詩卷

琴史心偏好丹鉛手自磨哀箏含周杜吾子擇
余波歆動玉條脫酒傾金巨罗好為文字飲竹
樂未宜多
山色蓋初樂湖光鏡始磨竹梢輕墜雨花片亂
隨波塵尾揮東晉花舟弔狗罗莫愁春易老觴
飲一春多
澄江如練净新月似鐮磨老柳亂輕絮良番點
细波歆声追古郢詩價怯新罗到処迷成醉芳
醪旨且多
暮年甘散誕悲久消磨自媿今摩詰誰憐老
伏波清新懃度信敏慧謝深罗惟有詩情在琥
訨益雜多

过後于澤家

楚〻初篁脫綠苞城居约略似荒郊立膏更得
春風力直引薔薇上竹梢

題陸放翁詩卷

妙歲初驚渴驥奔新詩熟讀欢微言四明知我
堂相属一水思君誰与論茶竈筆林懷甫里青
鞋布韈想雲門何當一棹訪深雪夜語同傾老
瓦盆

送内弟汪莊仲赴浙西倉幕

家食八经秋兹焉喜宦游性依王仲宝况事薛
居州寄信憑鴻羽題詩記虎丘雲飛親舍近時
望海東頭

贈花林術士胡杲

方咲刘郎问丈釣携来禍福本无门世间生死
病死若時至即行何足论

夜坐

晚涼徐步出柴扉方变浮雲在窗冥漂似鐵山
參缺月薄于春絮边疎星正放夜久池天籟充
喜空明翳南青雨氣未平花欲動電光前后射
中庭

再送潘希丹

戒似征鴻弋猶纂君如放鶴去還歸秋空今日
真成去好伴閑雲自在飛

以六经左氏傳莊子遣倘中弟有詩
來謝以韻

手欲究百家隔奴婢年来識鄭玄頗我年多
千卷函念君未有一經全詩書以醉不容韞父

子穿耕期有年此但古人精粕冝更須往此悟
貞筌
書種傳來直到今讀書几似孝樸潾欲君終就
九經庫與子平分一片心更向漆園窮妙旨何
殊清廟奏遺音中郎書籍付王粲想得知余此
意深

中秋先月

凉意秋將年深期月影清作霄雲五綴今夜雨
縱橫膽久何曾著更閑妻暫晴起來聊瞻望終
欠十分明

贈丁相士

相形何似且論心眼力工夫見淺深古怪清奇
任君說爽臺一片若為尋

送叔韶弟赴官多清

叢爾多清鎮蕞行止為貧九夷猶可處千里豈
無人官守毋畢小城居縣卜鄰老矣平日事所
至若終身

淨明方丈

雲深宿雨未收晴短艇迷來叩梵扃山澗擁路
侵石磴天風吹霧暗空庭苔舖野中濕新綠玉
立修堂洗田青老我時時假僧榻夢魂真向醉
中醒

新開門桂或謂太窄

門外頻空擴雙轄路太虛誰與列桂樹正亦對
吾廬委歲曾修葺數年得定居賈鄭夫伯仲衣
錦旧門閭太辦三間屋先載數席識炊娛戲來
服晨夕奉潘輿馳為容易狭奇卻任有余林念
知己吞餅果豈無儲細中松階嫩新葉得雨初
旁希仁者靜未覓故人殊屋永翻名屋更長理
旧書何妨抱琴醉佟好帯經鉏耋稃同世吾見
孫共卷舒眼花多掩卷髮雪不堪梳少飲毋求
醉徐行可當車此生千百是祇願老樵漁

小溪道中

簇簇蒼山隱夕暉遠看野鷹著竹爆火之不動
方知是一搭碎雲寒不飛
后㵎環村傍迴游鳳山寺下換輕舟舟人努力
雙篙急引得清溪逆岸流

送從子澗葵

最起霜如雪天寒水欲冰引舟拖急瀨扶杖歷
危層北航若多事二殊俄㸃明小阿理白壁悲

慵不能勝

早起戲作

枕穩衾溫夢乍回閒居不怕漏聲催天明更欲
從容睡長被孫兒攛掇來

午睡戲作

早起三朝當一工老來貪睡不相同偶然一次
五更起卻用重眠到日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律詩

四明樓鑰大防

南山廣莫軒

廣莫齋風盪九州亂山無數點平疇一千里外
在吾目三十年來只此游地下天高俱歷々鳶
飛魚躍兩悠々昌黎費盡南山句賸望還能似
此否不

送趙主道節推

君來入幕恰三年我幸投閒識此去娥參時々
因事見柔風凜々儒家傳易林律本君顏寄月
窟天根語是圖向訊難兒死恙否相忘千里各
瀛壖

湖亭觀競渡

涵虛歌舞擁邦君兩々龍舟來往頻閑月風光
三月景二分煙水八分人錦標奪得千人笑晝
鼓敲殘一半春薄暮游船分散去尚余簫鼓繞
湖濱

龍潭古丈

又因寒食此中來窗戶盡名絕點埃山裡春風

无闻新海寀阆过地寀阆

吊僮老塔

僮老相從五十期来瞻遺塔我心悲當時旧話
无人說空有门前洗鉢池

夜聲歡登南渡橋

幾过長橋下清宵淨意竹風高江水急月上海
潮生空迎寒逾峭更深境过清扁舟难久駐轉
棹间归槎

題夢月上人送鴻小樓

雨洗春山空翠新叠槎不見送鴻人薜蘿清夜
月依旧无痕新詩泣鬼神

贈子湖刘相士

自咲今年卦氣周壯心銷鬢毛残明知七尽十
无多子口問何時可掛冠

五月望月蝕曆家又言六月朔日蝕

閩夜争巻呼相傳救望舒偶月雲暫破貞桃月
之初熟謂蟇蛛蹈端知曆不踈太阳交蝕近試
看更何如

題賀監李謫仙二像

不有風流賀季貞更誰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
今河在相对畫圓如有神
斗酒流詩動百篇鑑湖斗酒兩俱仙早知今日
犹相对不向稽山田酒舡

寫懐戲作

河東發疾未全除一飯充飢不傾余縱有珍羞
难下筯真成惯〻食黄虫

枕上

不守庚中不坐禅老来触事摠悠悠天明门外
无来客终好蕭〻听雨眠

謝蒋竹之送菊

秋老懐情终自覚眼前只欠菊花園今来三徑
双株秀元得重阳兩日看玉軟金輕无限態風
高露冷不勝寒画人相对成清律止尔落英供
夕餐

听事落成老母置酒喜而成詩

数椽增葺荀全詩敢受吾庐喜得掃児輩粗能
勤父義老天元不貴心机年来每愧渝初理病
裡尤知悟昨非從此蕭然無一事但當日舜老
菜衣

十月十七日夜

蟄蟲坯户六徃旬掣電驚雷君莫春震起日比蟲
千百億不知何処更容身

織錦碁盤

錦城巧女費心機織就一枰如許奇彷彿回文
仍具備縱横方罫君分畦爛柯未易供仙爽畫
紙何須清老妻如欲枯碁輕且穩當求白象与
烏犀

叔韶弟以退堂洪老詩未寄謝

不受人天俱廿心樂隱居空穷千里目吳攤一
楼書玫媿老年用退堂閑有餘相望可抗节何
日詩吾序

寄題止鄉通判可高亭

撐坡直上可高亭未見高々説見名想像豈能
勝一覧登高安得快双明大龍湫下听雷吼白
石岩頭看日生咫尺好山隨杖屐自應老筆擅
詩声

中秋次從子岺韻

兩餘不見日西沉將謂中秋只作陰任月忽開
千里影騷人滿慰一年心掃除當辟風堆動澤
撥太陰雲尚深坐待寒光誰會此阿咸為我發
從吟

楊花

杜門無緒看芳菲見説楊花満路飛謝汝不隨
人吟暖自風翻舞到柴扉

送南題仲丞溧水

不用匆々恨別離故與春畫綵衣隨往題斯立
藍田壁更訪清真溧上詩公事毋庸持手角鄙
封真是和頃荒日哦新句頻相寄明月清風慰
所思

戲題龍眠馬性圖

狗子已知無佛性馬又何曾有性來伯樂若來
休著眼任它騏驥混駑駘

它山

素蜆横卧作雷吼日射細鱗銀雪光安得此身
如白鷺洛然終日在梅梁
过尽水禽并野鳧風標惟許一春鉏可憐久立
梅梁上不為谿先赦馬魚

小酌元衡弟听雨

小閣臨流暑氣清藕花的々照人明移牀更近
欄边坐要听碁声雜雨声

適再往剡中念之尤切作詩寬之
剡縣不為遠丞官勿謂卑鼓盆知愛重去国倍
行遲堂上森三党房中秀不見加餐了官事莫
賦悼亡詩

覌雲寄蘭講師
蒼狗俄然又白衣未後何處去何歸无心出岫
还歸去莫向秋風説是非

过故家
園〻桂樹擁簷牙旧日軒黄〻滿樹花惆悵秋清
无一葉空餘枯枿繞寒鴉

題後子決娛親
阿我築屋為娛親野草閑花日〻親我奉攲輿
未奉酒新居親寿佽失人

丹桂
碧雲步輦紫金鞭風靜秋高千万枝嬌額塗黄〻
元自好是誰深傳寧翅脂

下元日暖甚夜風雨大作早微雪後
子謀以酴醾来
眼明喜見早酴醾窓外風号集霰時梅蕊巴憨
前臘破芳心休用怨春遲納涼除夜昨幾似見
雪芭蕉今不疑君使洛人真得此應須更説百
冝枝

送朱叔正守南劔
舎人彂筆旧甘泉家季相傳子姓吴朱美夾何
為太守〻阿連剖竹向封川
揭李曽叢劃劇户貳車仍賛虎頭城朱轓小試
承流手要継桐鄉循吏名
万竹蜻山暖不乾雨龍潜水氣猶寒〻邱斋見説
真圖畫公退何妨一倚欄
下水上山腰帶州人家无數起危樓遨頭不用
喧簫鼓祗把清詩紀勝游
同盟東下或西征老我惟知官送迎祗恐攺成
登省户未容歸騎向西城
名登法書知幾編榛銓寧復計求田麻沙賤買
新文字歸滿米家書畵舡

送杓孫随侍上庠
阿斗生来十五年未曽一日去翁前剡詩勿靡
家庭同習吏仍求域呈篇婚官有涯真是幸巾
箱所蓄要相傳崇器錐小性非魯口授詩書加
愛憐

戲作

二子為亟分越邑女兒隨婿过江南矣言屋裏
成岑宗匹似當初只在廬

諸堂拜掃晚歸長汀

兩意早上〻寒雲晚更低空中時散点道上不
成泥綠柳飛相映黃花麥無奇迂回餘百里喜
見旧松堤

送朱季兄守封川

韶陽生長十餘年城郭重经固宛然嘆息紫微
仙去久尚餘遺墨照山川 見舍人君韶十四年季公生於壬戌
桐鄉漢有大司農封守今推陳秀公居何邦人
著遺愛近追桐葉遠家風 陳秀公曾守封州有忠愛
鄉譜久說鳥行吳剖竹封川与叙川不用对床
風雨約政成問取旧青氈
吾鄉基社屢凋零賴有朱家好弟兄奉酒看〻
故人少陽関莫唱斷腸声
妙舞清歌有二妹後堂曾見綉罗襦嶺南太守
風流勝不用帰無戴緑珠

以玉蘭贈王習父

一種香蘭玉色新仙家分得蘂宮春調高頻勝
誰能稱付与能言解語人
華屋瑩飛慶事餘芝蘭玉査喜庭前似聞楚曉
芽祠茁便看藍田生晚煙

送趙清臣宰姚江

玉立君家好弟兄藍田風来照花城版輿奉母
人間盛千里何曾去送迎
鄞江水与舜江通久矣盛名滿一同試問何時
到封部數声柔櫓一帆風
長江東去跨虹橋千丈横隄捍海潮更向烛谿
圖永利坐令百里沸歌謠
才叉恢〻妙齡娟鄰封撫字尚何难更能触事
加長慮自有甘棠向後看
婦家故步懶重尋藏杜年來恐不深短棹有時
乘興去経登竹所听鳴琴

楊花

兩壓輕寒春較遲春深不見柳綿飛忽然飛入
閒庭院疑是故人何處帰
柳綿無數撲枝頭日暖随風撲画楼万象可觀
惟有雪喜看晴昼滿空遊
為我輕攀緑柳枝帯花低護天〻携归日長深院

微風動要看縈綿當面飛
野芳庭草是二涯老去秖宜閑在家幾日惜春
當不住小襲為我拾楊花
送王伯奮守筠陽
三槐名德萃清門七葉為州賴有君道院無忘
山谷賦郡齋當繼穎濱文君應膝上憐文度我
向東林憶右軍振起家声差易耳便看奏最矚
青雲
別王恭叔
兩見雖近隔江湖賴有王郎慰寂寥速詩双親
官道院為同尽室餞西橋船脂遮眼最閑念客
路尋仙勿憚逢別後飛緘問安否數未合口訪
山樵
別長女清
老我年來不念輕文姐助我以琴鳴芸窗相对
成三年游戲棋彈似一声奉酒不提千里別登
途知用錢程行郡齋自是神仙府會有揖庭玉
樹生
題資政園梅篆
小徑回環里許長寒梅森列間疎篁路如古篆
壹繆篆身似蚰蜒條印香九折坂中經蜀險八
盤嶺上趁朝帷歸來游戲通幽處笑病危途九
太行
示後子
東院敲棊西院琴固知猶勝別勞心少年不比
老癡叔且偽書窗惜寸陰
贈宣梅呂生
西湖處士賦疎影未似希貞好樂章豈是無情
甘澹泊受他風月幾淒涼
謝自剡川寄水晶蒲萄
馬乳從他雅蒲甾未知清嚼水晶宜固知一縣
蒲萄熟不用勞人數向安
送汪涵仲赴江東倉幕疆仲別門叅
別
小見遠齋老子今三四秋弟兄登官路親無駐
行舟老病無詩思氣懷重別愁外家門戶盛玉
力紹箕裘
外氏家恩厚文昌独我知居敝酷以易喜有寧
馨兒遇事行方便提身謹護持公餘定多暇黃
卷有餘師

蚤歲过姝浦貪程不入関君今参儉幕特得上
斉山膚使貿闵决吴俣伴宴闵好音頻寄我嘉
此一開顔
之子游何許平州更玉州山川掎勝绝幕府信
風流翠微寒迎秀金蓮夜不收天涯念鄉国少
上仲宣楼
見説剔門地如門蔽楚荆旧時為内郡今日号
边城但守平〻策毋求赫〻名勉哉闵此際従
此振家声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南徐来往飽经过總餉資齋入礼罗子去幸陪
郎湛輩居今还是伯沐金閨通籍邦時方可鐵
甕名城景最多我有浄名遺記在試従丁井訪
維摩
十人兄弟五人存心事方欣得細論可但衰遲
憐遠别祗因喜懼有慈尊倚門何丐朝吾子發
策还知望好孫從此三年風雨夜寂寥基局与
情樽

陳君奉既亡江文子攜其所作春秋
後傳及選行詩来次韻

名盛望尤備技被実与繁無由究〻大業獨幸五
斯言書在经逾顕人亡道更尊九京如可作与
子共南轅

送趙伯藏添倅永嘉

當代搾間老吏師佳児官業具而欲已娟儒令
牢花縣止要王祥康海何得助江山詩與逸乎
分風月羽觴揮安車何日迎清献又向堂前戲
綵衣
分教分符㦣五季異鄉幾若故鄉然帰来幾作
池塘夢送别款随翳御傷同斷甘林應飽熟乎
栽禁实想芳鮮邦人若問老州牧為説清霜徒
鬓边

晝寢

彈徹悲風更廣陵滄浪一為濯塵缨邯鄲杌上
夢初覺喜厯簷蝴蝶雨声

喚僊閣

上到危層莫喚僊紙憑横檻挹江天江天如許
来借眼何用纽僑更偓佺
多少尋僊更不还渺茫竟随有無間便其真有
毋庸喚僊自曾城我自山

犯暑来登覽松風爲洒然龍泉登古井紅影卧
中川万簇寒林秀四山秋色鮮詩翁不可見況
敢喚飛僊

送趙晦之丞鼓澤

浹旬歸来涉李深孤雲天出亦何心公餘岩下
讀書去遠継風流石橋林
淵明事晉肯臣劉仁傑忠良不附周見説三吳
參明士光尉斯盡得吴溥配蘋蓋南唐吴季爲鼓澤主簿高郎見六朝
陶令居官入十日始爲督郵方跋歸居家門户
要興起来閑凱然詠式微

阿虞試畔戲作

阿虞開剖畔盤中事、都筆要李翁最是傳家
清白處不將及手向礦銅

贈别盧甥申之歸吴門

千里何妨命駕来賠言未厭已西馳子休重賦
瓊瑰贈我亦懶歌親戚離好向清江論樂府更
從桑子説新詩樂闡引紙王十尺爲篆雖騷继
李斯

又謝申之示詩卷

不見吴甥十一年新詩示我百餘篇古風已喜
能行意近体尤欣細膩騷宅相無成殊在側參
官休歎坐無趣作詩勿謂今餘事更下王夫继
玉川

送秦仲防通判

清德曾聯啓廣碑猶昌清受畏人知秪緣一介
弗輕取坐使斯民不忍欺瀨水家傳御書卦宣
城手爲送行詩與刑尚继金臺旧馬氏一門誰
白眉
題與再到海東道嗜李深於入幕時一字未通
終不置五行俱下尚熾遲情親端有卜鄰意别
後寧勞望月思老我妄因可重見祝君来此擁
旌麾

謝剡中沈元龍寄詩

東陽何事到東州百篇曾無一語酬深愧松窗
無一致叢書蒲卯已先秋千金既竟成虚擲双
璧还驚又贈投别後未知何日見但将吾道付
滄洲

謝舒景彬寫照見贈

誰寫衰容入畫圖本来面目旧形摸幾年老瘦
莫如學不道今吾非故吾

庭前一蓮著花

門外荷蓮從露茅緑雲平地擁秋霞病夫不能
出門去且看庭前第一花

清月下鼓琴用潭韻

老稱圖樂鯉在庭文柜為鼓玉琴声起未同作
悲風曲倩竟先秋日影清

同仲覌還居尹兵訪別

晩年来定一枝巢到處盤頭無杷茅又歎孝家
过尹陜何殊樂通向章ₓ郊居今去此誰招隱老
更後誰可還交見説衡門臨野水秋深客我昔
推獻

仲覌有詩来謝次韻

危機屢見剱鋒炊書及挂冠神武時從此含蔵
三十方笑来禅浮幾張起讀書腿下病勤旧攻
媿瘠中老住持速办小舟胸往交今精力未
全衰

謝玉梓中惠白鶴仙麟川覌班竹杖
并竹輿

麟川倦館翠琅玕為子携来白鶴山未效葛陂
龍種化絶勝湘浦淚痕班裁為柱杖一尋許巧

作輕爽四天太慳見子門生俱努力病夫欲过完
餘迷

攻媿先生文集卷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

律詩

四明樓　鑰大防

曾無逸郎中名燕居曰如三續社有詩次韻欵郡會三家罢讀双林

通也通天徹箇中千岐雖別大都同兩家偶爾流傳盛一貫皆之内外融欲境掃開心在我滓雲散盡月當空感而通者從來說不感須知自有通

老来

老来何以度光陰秖有圍棊與鼓琴棊為心勞味对局琴同背弱倦調音曲琴時復同尼父面壁何妨李少林氣習未除祗自笑又還弄筆動微吟

長生草

玻璃擢葉玉蠶根千里提攜壽海隨兩澤不霑仍自潤土膏無著自長春歲寒秀色鎮依旧日暖素英能一新我欲餌之求久視恐居灵已不靈人

謝黃汝濟教授惠建茶并惠山泉

幾年不泛浙西船每憶林間訪惠泉雖好誰如廣文老親携直到病夫前細傾瓊液清如旧更瀹雲茱未始全或問此為真品否其中自有石如拳

史子仁碧沚

相家水有四明山更葺桃源徹巷間四置樓臺相映發一川煙水自彎環中川累石勢寒巖城上遥岑聳翠螺旧說夕陽無限好此中最得夕陽多

題趙晞遠二畫

藻鯈數尾已如生妙絕魚兒作隊行不是深知濠上趣未應筆底得從橫魚儒

窗前驀見一枝斜照眼英英十数花千載簡齋仙去後何人更著好詩誇里梅

送陳表道倅岳陽

垂上青雲去如何乘式車輕為千里別時寄幾行書剌劇才無滯傳家李有餘當塗足知已應不費吹噓

聞說巴陵好樓高占古成湖光千頃白山色一螺明赤壁沉沙戟蒼梧老樹精好詩收拾下寄我慰離情

元珍弟酌別賦此贈之
帰来十暑人三霜衰病那知謁帝偏棣菊初期
光陶令種瓠應是笑刘郎不辭白首登鰲芋正
歡青衫及爲行今夕團𡨚同醉後未知何日駕
帰舩

靈芝寺
送客靈芝寺凭欄山有無白後朝北闕始得見
西湖烟外移雙槳波間浴野鳧清空不見駐日
首又神都

閩丘瞽視脉曰老人之脉如小春有
感
老去光陰似小春如何比得少年人君看瓠李
秋風後縱有花開不是真

貞闇对硯盤発欢
老去未志黄与朱琢成三硯樂閒居豈能更作
諸生業但欲頻留後世書視草北門才已尽持
衡南省計尤疎便須再挂衣冠去约汝同帰故
草庐

次韻李孟達便居与林雲巢子李武
詩
古梅巨石瞰清池觴詠曾陪老落期副我遂成
千古恨傳家空有一編詩便君尚爾悲陳迹慶
士惜非同此時若使南樓与清賞胡春應奉庚
元規

玉堂早起
早起多奔走旬休亦往还偶因二士試始得一
朝閑靈鵲花枝上魚金莳带間素餐終有愧只
得旧家山

贈徐松
我為浮名愧引年老餘八十尚靦然不如合郤
談天口帰向白雲深処眠

経筵講詩徹章進詩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幾过昭回光飾物剛健位
乘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独攬權珠鈿及共盤擢
任列閣顧叢目方謨始震心最急先未遑親政
理前務開经筵恭儉甘早寡嚴拱细𥳑書居
勤已甚坐侍礼無前講徹詩三百時違運半千
諸儒深論說六義極摩研循聞毛公傳尋參鄭
氏箋慨尋中古意重是秦王編旧本三千首终
存十二篇雖遭煨烬厄所賴誦歌全闡迹回農

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遁酌典業文明毓宗國
思平賦南山樂得賢艱難由后稷勞來美周宣
起自紹熙哉迨茲嘉定年開雅後肇被殷武遂
終烏竊數傳中旨忘光被通聯 神文期繼踵
元祐信齊肩内殿鋪雲騎雕鞍相錦韉茗分龍
焙品香拂御炉烟舞彼臧宣力孤生亦備員少
時曹李依老去未忘筌納禄誠休哭帰耕久晏
然餘事儀促召擇里謂登僊詞禁容揮翰天官
命典銓豈知侵莫境重得恃甘泉朽質何能報
屢軀泊歉猶尚思塽謫隸海嶽效塵涓

題天竺珪先後菴

路從天竺更微南衲子邀余過後菴八陸照人
瞻膚葉一峯當户擁晴嵐奇友初動玩象畫万
腸兹覌師老耨六用不成均此理摺巖客我為
周參

為倪正父尚書題壯懷堂扁以詩柬

謝次韻

久矣君宜任厥諧果隨召駟上天階幾年不作
相逢夢一日俄傾積别懷情厚夫君幾飽叔愚
如老我類高柴它時户卌高懸後直款扁舟訪

水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

次媿先生文集卷第九

四明樓 鑰大昉

律詩

送趙德老現文東帰

趣还宗老侍経筵宿望許謨信帰然引疾屡煩
頒漢制賦帰先已買吴舡去年趋召叨同傳令
日求閑媿着鞭未得相逢出関去羡公徒御若
登僊
往还不过酒三行成敗同覌碁一枰東海敢言
成二老西湖自足度餘生蝎来便覓屠蘇事帰
去定須尋旧盟錦里錦坊秋色裏夢魂先已到
江城

送倪正父尚書守南徐

君如春柳我如松晩歳重逢意愈通日日公餘
捜理窟時時史暇樂詩叢交朋罕有心相照兕
弟惟應姓不同此别未知何日見擒袪無語对
西風
滿腔忠膽与嘉謨空洞元無一物餘有語莫非
憂国志欵行猶上萬吴書已収勇退成清節更
喜高眠即故廬廊廟須公経濟手不應欽惠向
南徐
幾回去国向吴興出処雖事不平茲以優恩臨
不固地姑蘇直寓西清羨君決去行何速媿我
永帰計未成湖水東西又千里壮懐堂上未忘
情高

戲題十四絃

十四朱絃欲動時波間流羽看瑗娟孫疏不隔
如花面声恚还同墮馬兒谿蟹霜餘崇塞鋼簷
蛛雨後理輕絲曲終功客拄無弄一吐空嗟醉
不知

樞密新府

平生若欲住山間每恨家居不適山游倦思未
参宥密公餘却得对屛巒擬琴万壑自同響後
步一丘猶可攀信疑終非吾久処乞身惟待老
御閑
門号容書府心存次媿斎倚欄臨眺沿林狀看
懸崖稿葉鳴軽雨残山擁半階退公成吏隠足
以暢幽懐

大雪趙振文寄詩言乗月浸舟清甚

次韻

老我心知筆力衰猶依臘雪瑞清時三茅奇觀
点雉过白玉峯頭灯万報
万玉真妃挂佩琚渠園授簡當相如莫嫌一水
限吴越雨岸交輝合太虛
雪光絶勝水銀〻末覓僊家隔一塵真境宜居
著佳句賞心樂事更良辰
見説中宵泛綠舟何人同賞大江流陽冰伯雪
應為伴更約禪人白道猷
旧聞老其擅詩声夜泛錢塘向鳳城今日清游
更豪逸雪花和月卅帶潮生注具宋周煇紹与初詩傳也有一月夜游錢塘江詩邪且為孫翁月年行

此帖妙光相居白樓五百下今隨四百年名所賞遊

酒边戲作

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来自覓癡未報君恩
帰未許摶前蓋听撲魚兒

崇処士畫貂蟬喜神見惠

重煩妙手貴丹鉛貌出衰容信宛然君看頭顱
已如許豈堪頭上著貂蟬

頃游龍井得一聯王伯齊同兒輩游
因足成之

路入風篁上翠微老龍蟠井四山圍水真綠淨

不可唾一作未不知水從何処魚若空行無所依勝処雖多終
莫及旧游雅在事皆非秖今匏繫何由到徒羨
聯鑣帶月帰

海潮圖

錢塘佳月照青霄壯観仍看半夜潮每恨形容
無健筆註知收拾在生綃蕩摇真恐三山没起
尺真成萬里遥金闕巍峩天尺五海王自合日
來朝

題施武子所藏醉白堂記有序

醉白堂記相臺旧刻已不多見施
武子得太清楼所藏真蹟一代寄宝也魏王向
交香山拔翁詞翰兩絶畫錦故居
昔嘗以假吏过其門巷恨不一到
其処太清圖書流傳至此撫卷無
非可歎者事至今日數又不足為
之慟哭可也

堂名醉白尚存不詞翰輝光射兩聨天下曾除
蘇氏李禁中却有太清楼旧碑於世已難見真
蹟惟君乃得收感歎不堪衰涙落林慮山下水
空流魏王以相州城中無水於林慮山引水入城毋負郡中溉灌之利

謝雷季仲攜露遺社餅
龍分餅卷荷深情割肉烹鮮不厭精譚府始知
嚴社祭褒門又得說庚鑄洗穊用薦送巡酒下
著如簪杏董吳同看粉揄未能去歎隨秋燕問
歸程

婁彥發參政壽詩八月二十一日有序
某伏聞生申之旦正得秋而万宝
成真是一季好処中秋佳月浙江
大潮皆每歲所有天香菊桂俱不
伏重陳今則吳朱君壑詩謗一百
省步之時況值合宮大礼儲君受
冊前星誕育昴宿凝祥相去只五
日閣賓滌惟公為旧參都省後堂
祝壽之儀久不講此公首當之今
八以慶朝祓試鼓吹嚴更警場頗
成唐律發樽前一粲云
青宮冊宝盛朝章玉佩珠旒照日光儲采久貞
三善得生朝相去半旬强五千餘卷參元留一
百省年身更康都省先曾同參酒負閣嚴喜又
傳觴易逢皓齒今歌曲难值嚴更听警場慶爭
方來真可卜祝公黃髮相虞唐

題孫谷橋墻間圖
墻間不是又之他猶自施々驕室家齊國一人
知許尔寧知後日事如麻
同知義利本殊途莫笑墻間乞祭徒正使往來
多顯者此中无要著丈夫

肆赦小雨（時將赴正播叅在正勝上礼筆數謂余同居與長來見而上屆逢歲不詩）
端門宣赦樂次然高擇迹庭降九天始覺孚边
鳴械々漸看笏上溜涓々我班金闕瑈竿側君
得玉皇香案前雨立同知同陛陽一言猶幸賴
優旒

題疏隙王少卿占山亭
納々乾坤一草亭西山冬見若秋屏霜餘遠水
呈天碧雨過庭空現帝青遠去真成陶令隱高
怀長似屈原醒旹堂同類々猿子精 猶尚凝
有靈

題汪季路侍郎所藏吳道子天龍八部
妙絕天龍八部圖細看真不失錙銖声名自足
高千古題品尤难遇二蘇旌旆見旒猶可想鬼

神人物亦何殊君看坐位蘭亭中費盡工夫李
得無 二薛謂子美子脫也

謝穎樂閑篆離騷

樂間下筆素非高攻媿耽書老更饕賴我好看
春小篆煩君為作楚離騷晚年應悟成瑀扁
飲猶堪寫鬱陶喜劇但知歲十糵瓊瑤気以報
投施

題徐荃可知縣所藏楊補之二畫

誰種殊梅古岸頭推篷贈見倍清幽君看竹外
一枝好莫有江南萬斛愁

梅花屢見筆如神松竹寧知更逼真百卉千華
皆面友歲寒祗見此三人

嵩岳圖 有序

先祖太師齊國公元符中知河南
府登封甚達炎兵燬先集故物煨
燼無遺見時輔及見楊州伯父藏
嵩山圖丹青僅存雖傳錄廿四峯
詩以生晚既不逮事不知有石刻
也張放遠為京西傳寫嵩登封旧
碑得之驚喜告得為謝

先世前蹤不可追居從何處得全碑上橫嵩岳
三千丈下列齊公廿四詩宦另攜仙林旧事舊
名四壁認遺基青題真我家物歟以瓊瑤學報
之乏

寫照葉處士求僧

幾年依樣畫葫蘆自作葫蘆李佛徒一筆從今
句斷了一瓶一鉢往江湖

元日

歲當庚午旦庚寅最喜明朝遇上辛五福來臨
吳越分更放三日即饒春

題郭起先空齋江行圖

妙絕丹青郭起先幻成空齋大江船诊流更飽
輕帆奔上水仍勞百丈牽挨艳長年撣歡動豪
惟佳客若將仙侶親曾隨滄浪月棹這蘭成射
策年 十八歲時侍先叔父鮮于枋于江

寄題江西劉氏勤有齋

樸斷敷苗當用勤況吾儒者務多聞喜書樣架
非閑我一卷入心方為君為李從來無止法立
身寧稱富多文自憐習氣今猶在尚欲焚膏到
夜分

書葛氏詩卷 詩有歎世心閑遠十首

來年六十蚤休官海角林閑保自安一紀時客
奉香火七旬還許掛衣冠重來深慨坊夫路此
去終朝保歲寒三三上封事歸來得葛家詩卷却
羞看

殿上聞杜鵑

梟晚三年侍玉墀高梧又擢鳳皇枝封章屢上
未容去更向殿頭聞子規

王伯齊恭題

書髻相見辭江濱莊蒲𢧐鴛進五句頌哉顏歎
貌似葉許君長鬚亦如銀万金安得神仙藥一
咲重來日日春從使星星還復出不妨時作少
年人

乞出過傳法園伯齊佛姚江

扶病趁朝一禿翁重來郊兔咲何嘗夢魂長是夢
雲北歸路何時向浙東深頂饌身隨舊龍雲旁
李目送飛鴻主人行所終須到最憶東軒一枕
風公

行香聞杜鵑

墻西綠柳杜鵑声哉老何堪側耳聽我自賦歸
歸不得不須苦語更丁寧

送蔣甥若水使屬北行

曾為假吏到燕山送子長征不作難故国能无
咲余泰中原應欲觀衣冠黑甜教飽宜如愛紅
皴黃園止可覌行矣勿為兒女态指期良月待
君還

夜讀王承家聯句詩編

向來深夜燭雙輝不聽清談又許時淨洗俗腸
惠吟燭為君讀盡一編詩
錬句工深与味長固知家李需青箱莫言一齊
姓字易更欲為余領錦囊

寒食

輔政无功日數從佳時欲餐屢傳宣已蒙被賽
仍分茗既荷賜年更擊鮮酒号流香盛宝榼炮
般新火撒青烟孫兒不識君恩重但覓東宮則
劇錢

夫人碧家泛湖

三分春色二分休始見以軒泛綠舟諸子侍行
歡盡日一翁獨坐泛于秋滿斟美酒應同醉是
処名園為少留閑觴在前雷雨后待晴此日秋

君游
即事
壯志摧頹甑上泉豈知官舍傍漢隈此身不是
京塵裡皷了淞山看臘梅
刘亨即事
不到茲山二十年豈知重見田山川煙淼星不
見湖水且看長空万里天
飛來何事仰空流光數明珠散不收注篆昔時
曾撒斂至今拋擲未曾休
澤茶濟存喜而成詩併勉約
戊辰貢年恭余知曾璇孫兒劉智蘭欣波令秋
重損蓉喜吾即日可言帰门闌有慶人爭賀父
子同登世所希痴望十人俱上第坐令燈錦倍
光輝
十月旦尚暖用夾公服二月初告雪
寒甚服單
向暖先添夾方寒却用单不稚春料峭況値雪
飛翻但欲朝像難求已多安衣囊如欲懶帰
去兆江干
從子淮过首寄伯中弟

我家伯父德余輝吾弟風標具体微七業於廊
五事奮四人先喜一稚飛忍貧老尚甘筆食撥
子今方權首闈他日双持跪六桂麻衣俱換綠
衣帰
贈僧文可住黃州逃東坡可
一坡久矣郡城東居士未游地望樂同舍衣田
頌作詩拓植堅拂看談空共多麗老沈江宝要
來潞州尤藝翁去作閩山第一代灯灯相續到
兄寄
三月七日　上賜牡丹并薔薇露功
酒
我見牡丹東海涯暮年歌謂到京華林論十品
洛中譜鷰看百枝天上花況有八珍來禁苑更
加双植賜流霞園门能暖聊同醉稽首將何報
定家
史清菊談詩走筆次韻
公退门庭静軽風輕絮趁故人驚一見小酌散
千憂西上不容久東帰又別愁何當泭舟尾從
此遂帰林
以興安石陸底寄顏樂閑

興安樂石響于桐作阮琵堪謎仲容咸兜樂闋
真好事為君添起晉琴琥

观冷泉亭放水

冷泉淺泄使人愁閘板纔波去不休岸側細泉
穿亂石始知別是一清流

贈蜀二史有序

紹熙四拜蜀士李德秀甫登科求
致其事以榮親見帝詔從其請
其時任西掖預少詞命　今皇帝
兼士蜀又有二人焉同姓史氏其
一縣州司戶天應為其子箕同登
遂以身之官求封贈父母其一成
都府司戶公亮自陳棄志願得一
官之為此舉　上益嘉之各特指
從事郎致仕　至朝孝治之盛十
九年間見此三人坤維士風于是
尤振輒成唐律表賞喜之私仍寄
居路刻德修
老夜挂冠懶凌彈爲君登第與林官辛武育子
事尤美專以為親人更難旧說三突皆特操全

看二士倍榮觀同歸跳及裹楊芒一舸濟風
廿四灘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蔣山出

雲

龍盤桂昔名鍾山雲起從龍意自閑膚寸須臾
我載帽生看雨滿人間

九月十一日約孫得男

郡齋孤吟記夢門今日寡翁更覓尊生晚不能
聽大父年高卻幸見孫嶷今鏡朝知免用但嘉
吾蘭近念繫顯汝莫守家法為儒衣尊鉢到付

見贈

送叔韶弟寓華亭

試邑雲間事最多更將心力細嘘磨圍知三鄉
五茸勝景余千詹百執何敵乎泰頂施麟鏖虔
民正欲聆謠歡現統德作三年許綠正黃丞晏
未暗

又示從子壹

此縣人歆第一奇過庭為有寧聲兇親旁色春
宜加護戶外方嚴勿預知寫意叔鷂須自勤讀
書松竹有余師它時刮目相朝待建旅家風望

一夔

寄叔韶弟

何速試邑有成規誰謂雲間不可為能使鎮滿
倫家处且如官府太平時客〻非客淺多福祿
〻何如去見思子路當年曾請益更須先倦以
終之

朝退

謝事不得去趍朝愈東難誰講八句若日胃五
更寒指求柱持笏腰酸趁路數細思誰縛汝只
合挂衣冠

刘德修赴遂寧示和篇政除荊南漕

老矣思帰鉄履韓七旬望八合抛官職待來去
計安出君教西还事〻難好向渚宮春欲續更
從雄楚縱還現上游正倚公為重莫向達路更
上灘

李起宗舍人悠然亭

遠游蜀道歷艱難徑上甘泉韵尾間荷囊思思
誅芘背拂衣自喜見南山當時旁舍基除在田
首重髻巽已玟先友碑塗尽陳迹寒空依旧還

煙鬟

伯中弟可休堂

夫婦老相对閨门貧甚安六見但力李一子幸
仙官香火祠初奉勲名鏡裡看更當聪五桂納
禄西和雍

海棠

海棠昨日始萌芽一夜驚雷發万花老眼恍然
何所得夜雲卷外見飛花
海棠初發為題詩終見輕红万点吹已惜露英
繡滿地更憐几片胃殊绿

後圃

春雨才晴氣已和暖風吹動百花窠绝憐玉肩
如吾髮绿者今稀白者多

贈魁道人

千載隱潭衛居然爾肺清枯禅参懶瓉老氣敵
詠明筆底煙雲妙人論勢利輕飛门截昔别江
海一浮萍 借韻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宋元𥖁湖山瑞
雪

筆力誰能似虎兒思陵親為御珍題小臣不識

湖山好但欲扁舟泛劉蕃

楊判瓊花

回憶 積六十年秋深恨不見芳鮮茲從淮上
來千里非比人間聚八仙曾六參國称小異謀
應后土處孤妍或言天秋識虛語崇捧中分出
偶塑

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 御屏

周公多藝孔多能 徽廟才高更倍增除卻万
机都不会至今遺老話 昭陵

贈荊車茂猷尚書

戒筆重來髮已皤正元朝士苦无多才堪柱石
愁帰去未比楹類一老何

戲咏戒葵錢試首菜

回首閒來裝尾春橫風吹盡已成塵秋葵族就
誰云巧紅藥當前太逼真硯消磨人達冷子翻
階得句誤詞臣園丁妙手有如許。犹移坐圓剪
綠人

戲題胆瓶萱

盡胆新裁出社窑滿中數芙浸雲苗瓶非野水
无由整葉解流根自不凋露滋甚儲陶令菜風

插欲簪芸由瓢相携同到緑天下别是閑山一
種萱

午暑

炎官火傘草中逼病老低垂氣不蘇雅李孫見
頬飲冷時將冰水流霜鬢

宵宿

樹滿芳山緑正肥香稍日々向南帰如今身在
三茅外卻看帰鴉止北飛

水萱

猨々水芭蕉如將隱士拈清風来処遠祥暑坐
中酒

送楊梅叔提舉浙西并寄陳表遵

雨々卻星映使星老人星彩對晶明寮惟共喜
行獄甸洗印仍欣就帝城五馬况當思始拜三
吳從此政尤清使看端處求稱壽同听萬呼万
歲声

八月四日晚霹靂碎大椰木

秋分雷自合收声白露明朝忽震霆怪得空中
驚敲倒鄰墻老柳碎中庭

灵光

魯邦宮殿久荒荒惟有靈光最久長身於露光
終變物歸然別有一靈光

謝陸伯業通判示淮西小藁

四海詩名老放翁遺編俱在迹成空忽從淮右
傳詩卷近比錦南真父風暫向壺頭追馬援何
當甫里訪龜蒙江山為助多佳句莫惜南來寄
新鴻

蕙菴清坐

薄晚歸來煙已蒼雲蕉一葉障斜陽不須久住
潭潭府始覺山林興味長

蕙菴暮歸

綠蕉陽下透斑衣飯了從容到夕暉老子才携
節杖去孫兒各採竹圓歸

病告

閉户垂簾終自如几筵終日擁紅爐得歸且可
偃游老此地何堪養病軀

殿上侍立寒甚

小雪以來霜氣清今朝寒色倍凄凝稍前侍立
急遮障吹得半身真是冰

晝寢戲作

雲路殘牙幾年未落欲空得魚惟食柬捨肉只
餐葱林怡紅棲饑雁吞栗棘逢何須如斂樹始
解振宗風

重陽藻生日時年四十九矣

汝生四十九年春犹記雙親喜得孫當暮知非
过能寡欲言寧易道孫尊喜吾父子為知己賴
有詩書遂滿門但得團欒長似此年年黃菊醉
清樽

范叔潤舍人示文正公象篇

千載威名文正公忽瞻遺篆壁雙瞳敢從象畫
窺諸叔曼批尨鮮喬大志秉立定知論君推至
今犹想氣如虹舍人接武登廊廟定宜甘棠採
祖風

送黃貞讓道人住茅山贈以四里荒

少從黑虎谷中行晚得於竟玉瑯成輟以贈君
俱隱処大茅峰頂晚風生

贈梁一源道人

知君曾住武當山更道尋幽滿鏡閒老夫元孫
穷勝処但思歸去臥鄉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　四明樓鑰

表箋　禮部名表

請奏樂

皇帝第一表

春秋重改元法蓋先于五始君子不為樂古先越于三年請為王言冀同民樂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系隨　列聖媄待　三宮綿于屬心既極語敬之載　重華尽孝道承過密之余復烈祖之報厚莫重焉砥文孫之制期已从矣况淺　高庙即安于神御　孝皇儲和于梓縣下逮御人遏陰樂槃翀至春而追号進宝冊以始尊頭飭收思容偈乃戒鑄八音而應律蔚万舞以充庭仰奉　重親益見慈闈之喜下字東听普臻和氣之祥

擬第二表

曆主承休光啟太平之運三正肇始益勤治世之音羣神百辟之誠未動九重之听溶陳叅積進罟宸旒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御裕心傳率循家法念　德寿詒謀之重休　重華尽孝之勤既居崇高富貴之尊未聞文來節奏之美聲音不足於耳豈為是哉礼樂不可去身有為貴者雖　聖帝尚謀於餘暮而礼經尤務於適中莫先鳳曆之循至上龍樓之奏豈止居臣相悅萬成祉徵角之詩将与天地同和益致形声之應

至尊壽皇聖帝第一表

高踊万乘聿重協帝之華躬行三年由尽慕親之孝週時陳於用宜盡循牽於樂章爰奉異察仰于淵听中謝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怡神於淡游物之初惟付託之得人宜燕閒而养性方且美備在念疏素以居既已　舜禹之傳乃親為曾閔之行期可已矣必欲加隆禘而廟然尚云寧戚稱平時不可世俗之樂豈今日忍聞堂上之歌然而和琴俯就於成声鐘簴再经於改火不應慈極尚遏諧音伏望酌先王礼之中念　聖子承顏之养居然笑語後寬追遠之思鐘鼓管弦益致尊和之美

第二表

三年执礼已往徒月之期五日受朝當備鈞天之奏援尋草而有請閉俞音而未領尋恐久稽

羡須再瀆中誠竊以帝舜既命大禹猶歆六律
五声之闕漢皇上寿未央亦以万岁大矣為樂
益己膺天下之養盍具奉朝廷之儀若稽舊章
允屬盛際恭惟　至尊寿皇聖帝陛下道高物
表德邁古先既全与子之明尤盡因心之孝謂
太宗就簡遠為三十六日之期而晋武欲為莫
起數百餘年之陋出於独斷高掩前聞群臣仰
体聖心於薦岁忍形於巻牘迨茲即吉乃敢發
端既已遏音於三載之餘正當成歌於十日之
後況卜元正之吉將新徽号之隆僅非廣奏於
和声何以崇戊於侍典恭聞南内將騰听樂之
章欽想東朝亦望承顏之樂仰祈睿旨俯徇与
情

擬第三表

薦貢封章祈奉九成之養未承詔命敢稽三請
之勤中謝恭惟　至尊寿皇聖帝陛下高視帝
尊共為子道自畢因山之奉已今外除靡從越
紼之權竟全終制遠伏先王之法肯循後世之
常迨其今号何以尚此至矣盡矣願聞大舜之
韶儆如釋如當語太師之樂雖歆勿用其將何
辭濟濟中表傾听笙鏞之間欣欣百姓喜聆管
籥之音

擬　寿聖皇太后牋

三載遏音已全于中制兩朝就養當偕于和声
中謝恭惟　寿聖皇太后殿下德兹娥華行齊
任姒佐中興之業協濟艱難贊內禪之明共安
閒燕比鷺蒸頻忽逮帝御乃安長樂之居密受
重華之養神孫御曆寶冊陳儀豈應迎年而不
為樂琴瑟之友鐘鼓之樂諒未忘懷極之思羽
籥之器綴兆之文願俯狥與情之請

賀正旦

皇帝表

歲必履端蓋叠四時之首年初建号有光二帝
之傳詔慶事之昌來致群臣之善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行健离照繼明正月之吉始和
春祺既集四海之內咸仰王化方行當饗同帝
政之時把漢曆改元之日喜騰万衆上寶冊于
三宮肅領千官奉玉卮于前殿偕偕瑶瑛
之飾創開鐘鼓音籥之音益知兩德之在初說
謂太平之元象同八荒之寿域登庶俗于春臺

臣猥与同行敀逢殺旦方千里若九想闻望于
堯雲呼万歲者三敢競伸于虎拜
至尊壽皇聖帝表
歲之朝日之朝方肇新于風曆尊之至恭之至
愛敬慶于忞樓欢動宫闱澤均海宇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位居慈極仁冒群生一道
心傳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三登化洽上際下
蟠于天地之间乃釋万几之繁坐受九重之养
惟時上日为異常年 聖子陟元著遵制揚功
之意听朝奉冊見歸美報上之誠八音克諧四
方来賀宜時應瑞之可慶誠為曠古之未聞臣
等恪謹覔趋伏深竜忭躍少訪道于空同之上
王當儲神于穫漠之中何止八十春以大椿而
為久敢祝三万歲獲母慈而見然
賀 三宫受冊
皇帝表
衆翠鳳之東講歲儀于元日錢白玉之綵上徽
称于重親慶事既既佈區宇賀中賀恭惟 皇
帝陛下与天同大如日方中克寬克仁允恊成
湯之德從精惟一密承慶舜之傳爰奉 三宫

之欢以垂万世之則討論故实倫極嵩高視
慈福之稱名皆有頌聖人壽之祝侈 重華之
顯号尤彰為天子父之尊當運日之武阳喜積
閉之殖解而師風伯既已肅清乾端坤倪為之
呈露雲狀天發音旋漢殿之朝罢拱玉皇親下
堯階之拜欢声相和叶气横流惟天人順應之
甚明知社稷長之可下臣等幸緣際会獲奉
周旋快覩聖時寵侈鉛遐之始頓降孝治一如
正觀之初
壽聖皇太后殿
涌嗣歲之瑞辰上巫天之大号 神孫長礼親
来翠輝之朝 聖子承顏同受雕琱之冊中賀
恭惟 壽全皇太后殿下行齊任姒德迈娥華
登輔中興之功載擇内禅之策由長秋而登長
樂安崇已見于先加自始興而至始邇載穀益
知其未艾惟壽万五福之首而全乃群倫之先
均年尝奉于母仪今日尤膺于 祖后礼容甚
盛鼓舞惟均臣等献成云 趋班惟謹得少廣
大道本無迹之可名居來朝之尊祈後天而難
老

壽成皇后牋

万乘来朝當夏時之上日 三宮受冊到大母
之丕稱衆歡兩間欢呼四起中賀恭惟 壽成
皇后殿下謙恭壽柔懿内充奉慈極之天顏
曲盡問安之禮性 壽皇之内治克全燕翼之
謀礼既備於尊榮心益安於冲澹共都顯号受
婦父母之尊仰嗣徽音九修婦姑之盥俱以壽
康而獨用何勞警戒以相成臣等欣際休期獲
覩倚典録思齊之什維周匹休者長樂之居与
宋無極

皇后牋

羽葆翟車陪六飛之法駕瑶編寶刻上 三殿
之隆名既備徽儀式昭内則中賀恭惟 皇后
殿下处心淵静迪德懿恭五日受朝當謹問安
之奉九重視膳每言佐饋之勤追配毅旦之礼
成想見長秋之喜信尚須扶日嗣奉徽容克膺
相傳寫方備於一道姜姫在上以昭續於徽音
臣書領廷紳与覩國典展宮中之寶諜是異於
外朝奉堂下之音爰助成於和氣

賀 皇后受冊

皇帝表

九重涣号實遵慈扆之謨万乘臨軒爰授中宮
之冊肆稽故實備著礼容竊以地本法天乃著
順成之德月惟避日遂參久照之明況居大寶
之尊盍正内朝之助天作之合王假有家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道貫三才愛均四海祝承付
託之重允矣輔佐之美若時元妃作配龍潜之
際儷我宸極有開熊夢之占誕布玉音進登褕
披贊侍膳問安之孝尽求美審官之思臣等恪
領廷紳与聞國典乾坤定矣式舒象歷之文鍾
鼓樂之徧继周南之詠

至尊壽皇聖帝表

神器有傳悍止徽房之号得儀昔備肆放寶冊
之嚴化洽綿區慶婦慈扆中賀恭惟 至尊壽
皇聖帝陛下德參覆載道極範圍憲治天以治
民有光前烈天与子則与子啓佑後人乃當命
禹之初首眷嬪虞之日用修明教以正人倫風
蹕来翔副以翟車之盛龍樓問寢加之褘服之
華臣依附末光相成鉅典御遵層訓等見正家
正國之規肇固皇圖知卜世卜年之久

壽聖皇太后殿
神孫御極發止於長秋天仗元庭用揚於顯册
寧閑宗社歡動宮闈中賀恭惟　壽聖皇太后
殿下氣毓沖和性資淵靜化行南國正萬世之
彞倫壽處東朝受　南宮之孝養屬消穀旦肖
上隆名既先　慈福之儀旋講籍清之禮含飴
示愛見寶曆之託傳衍餕得人想慈顏之有喜
臣等駿奔左列鰲抃惟均家法相承咸仰徽音
之嗣毋儀有則益觀王九之基

壽成皇后殿
坤柔而剛既參内禪之筭婦聽而婉俾正中闈
之儀中賀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週日為明與
天同大贊至尊之孝治一紀于茲安長樂之宴
居萬年有永謹二南之正始備四德以相承慈
典告成慈闈胥悅修家國非常之慶實社稷垂
姜之休臣等獲際明昌不勝鼓舞炎琴瑟而樂
鐘鼓莫先儷極之昊本夫婦而始后妃茲實彝
家之要

皇后殿
榆翟褘衣爰正内達之禮金寶玉冊式全昭伐
之儀慶衍宗祐歡同宮振中賀恭惟　皇后殿
下肅雍成禮柔靜資生發開璧燕之祥允協維
熊之夢躬儉節用致君子之家肥順色承顏化
天下以婦道爰自御圖之始允符儷極之美實
命　慈皇藏儀穀旦是謂人倫之至益彰女則
之嚴臣等日覩殊文欣逢盛際閨雎麟趾既已
先正始之基周姜太任當無媿思齊之至

謝賜春衣表
春日載陽肆頒於命服工恩難報仰謝於皇扃
列辟同辭閶門受賜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業
陰潤色遺處仔懷大舜之垂衣裳茂以加此神
禹之美黼冕香集間然迺俯念於廷臣仍奉行
於時令爰賁以帛俾華其朗視爵秩而有差校
寵榮而如一臣等敢不退揣其分思稱所蒙暮
台南在位之風期屬羔羊之節效齊國老人之
語請遺天下之衣

賀會慶節表（紹興三年以左史揖西掖侍班恭後有旨百官詣重華宮拜表時禮部郎已在北宮從駕五相當公請就殿門中仰今游子此）
虹渚發祥爰紀生商之旦龍樓啓慶敢伸戴舜
之誠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游物之

初怡然于淡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聿成威治
之勳上際下蟠于天地之間同臨春和之氣備
禦圖而蒙福与太極以同功禮奉玉巵豈循漢
殿之制書陳金鑑何待唐臣之言臣等肅領鵷
行恭舒虎拜祝南山之万壽齊箕先疆效嵩岳
之三呼歡声旁洽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表啟

謝溫州到任表

起家為郡俄及成時便道之官已共侂度戴
恩而甚厚宣德意以具孚中謝伏念臣一介書
生累朝世祿濫　聖主飛龍之始偶玷末科遭
明時振鷺之班無安平進久与憲章之筆削屢
參史牒之編摩定佐治于偏州復句稽于列寺
天府式邦財之重司宗書帝系之繁比終累譯
之期忽冒朱轓之寄惟此東甌之勝實為左淛
之雄爾任冷官茲叨假守山川如故風俗粗諳
雖無竹馬之迎猶起蒲鞭之望以前日侍諸王
之意加惠斯民于此邦揚淛水之波廣為膏澤
要令上下俱無于苛且庶几田里寬銷于嘆愁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深軫黎元敷求長吏謂
臣游登王國必能亂惻怛之仙念臣四对天顏
固無俟丁寧之諭是以左符分界不待朝參羨
旨趣行免加臨遣幸遂承親之志實勤忘闕之
私臣敢不律己奉公平心待物惟忠惟孝誓堅

終始之誠濟猛濟寬務勉中和之政

謝中書舍人表

史筆屢書深慚無補綸闈久假還命爲員當控
避而弗俞竟周章而就列中謝伏念臣受不蔚
蔣涉世闊疎偶承累葉之儒科復預清朝之官
使往分郡寄何有民庥當　壽皇御極之時曾
四登于文陛逮　聖主題期之始遂三入于脩
門晉汙郎省之聯拔倫旻閣之式貿泉出納雅
謹倣司空慄纂修伏尋敵步晉班左城拚事而
垣記注非工有娛嫿拗之直詞章至陋殆爲鳳
閣之羞矧執愚之不移或遇事而輒發防矣已
甚忤物且多方書棋之交懷恐顛踣之未免力
求引退敢覬褒升不思敵枯安得涌泉之敵身
章增煥更貽濡味之訖茲居伏遇　皇帝陛下
僉受群言序稽衆度謂臣粗視小伎故使當訓
誥之司察臣素稟朴忠或可效涓埃之助孜于
詳試有此設思臣敢不思稱所蒙益共尔位言
惟作命少裨雷風鼓舞之神忠以事君當謹朝
夕論思之職

謝　壽皇聖帝表

柱史先負久虞弗黙詞臣濫制迺忝超除揣陋
質以奚堪望慈宸而知幸中謝伏念臣頃叨末
第已出異恩再歷周行推自安于平進郎承清
問嘗屢貢于愚忠出分海嶠之符八就星曹之
列　聖作明述視見式時年除歲迁寢塵清貫書
言書動懃無蠲翠之功如燕如綸徒積代庖之
娛時以外庸而自詭乃四親擢以為貟退省僥
途益增戰慄茲蓋伏遇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
達源繁表探賾古初奔聖廣淵居域中之有大
危微精一爲天下而得人式詔燕冀之謀茲見
儲才之效俾令令膺猥論思臣敢不深念遭
逢誓堅操守揶戴　兩朝之眷敢務苟容頓殫
千慮之愚以伸忠報

謝給事中表

允負詞掖久俱固功進戰瑣闈忽驚誤渥洊訓
辭之甚寵揣分量以奚堪中謝竊惟封駁之司
實關出納之要詔敕之布君相所爲有唐則許
塗竄而奏还本朝則令詳酌其可否宜求人
望以贊政經豈伊妄庸乃丏銓擇伏念臣迂愚
自信執滞不通秉筆螭拗固有慚于良史演綸

鳳閣曾何取於陳言屬無直於禁林章親逮於
共運書詔擬委靡容娶刻之奄景令流行歎助
風雷之迅僅免之事安敢辭勞翰閣記於宸衷
俾驟膺於夕拜不改北門之舊旋仍東觀之華
加賁肙章增光從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屬
精初政垂意群才用舍之間初無適莫論奏或
至不吝改更知臣備歷於艱有愛君之志謂
臣素懷忠直頗辭論之忠遂致孤帝蹤亦叨陞
委臣敢不倚恩効李務勉後圖親年益高但有
溪斯之意主恩未報尚希批勑之風

謝權吏部尚書表

充員增遷白籲周渤撰長銓曹恩蒙寵仰皇
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中謝竊以選部特衡
風号六卿之長吏昌吟覆冥為八座之聯非素
推公方不足以杭吏姦非妙有德望不足以獻
与論錯黃散之下無參琴同尚措紳之流鮮不
渊繫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
不逮人李徒泥古一為支郡三入脩門久侍
上皇愧愚忠之无補親逢 嗣聖尚褒擢之有
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勑謝李譜之器倘徇留
莞之論屢寬鈇鉞之誅去省服者五年遂躐登
於家宰離班心者一載遽首列於後臣架林兼
內制之文史館修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
回須御府之襲衣荷之輦帶駕天閑之良馬衆
以雕鞍但善睨覯之私敢云稽古之效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寬本異才
踵登持橐之逐優容棄物猥貸吹竽之愆宜黜
而迁以榮為懼臣敢不深思使肖勉竭疲庸為
山公啓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
足言勞尚幾與選之平步助官人之道

謝兼侍讀表

升班政部方虞與選之難進讀露門更辱兼宮
之寵徧墻莫避擬荒是憂中謝竊以帝王之學
必以李門為急如怀素元量之選奈為覽史之
貴由宋侵夏竦以來始有讀書之職仰惟 睿
主光紹炎圖首闢講帷詳延從橐考通英之田
加 賜坐以甚優於英膳之餘俾侍言而更入首
對 三朝之寶訓次觀先正之奏篇宜求鴻博
之儒以助緝熙之今如臣至陋涉世多艱豈期
累歲之推遷寢歷明時之榮要詞垣翰苑代王

者之敷言火观往庭極書生之榮遇况從夕拜
擢費天官朝入君门方被宸綸之渥暮吸私室
又驚涣汗之頒是何遭逢有此僥冒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屬精庶政垂意多聞廣廈細旃許奉
清間之宴應衣傳帶不遠咫尺之顏自古所稀
于今獨盛撮令來至躐冠群髦臣敢不擁衛旧
章勉图微效海涵天覆或容中外之忠日謹月
來庶有毫釐之補

謝顯謨閣直学士知婺州表

典選無聞古上陵視之清承況已被載叨出守
之行寵躋延閣之班增貴轄藩之寄祗膺明命
倍激危衷中謝伏念臣奮迹孤单逢時休盛亟
自東嘉之收名尋登左省以推迁代言斯潤色
之工封詔之塗歸之效主于袖書視中勸講論
林皆儒者之至榮豈生平之敢望誤恩而踰
分致私室之擬災重貽慈母之憂益動故鄉之
念力祈閒退仰賴矜從偠邦分宝發之區李士
寓文謨之直繇常伯而出於故事或有此除考
公論之帰在小臣恐非所稱美逾肖牆之避從
谋慮闕之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覆育群生

敷求長吏察臣昔當一郡樹摩粗損於微勞念
臣今歷三朝進退敢全於素守俾司乃牧備
便其私臣敢不欽服訓詞益思砥礪五百里白
函不遠燠天之威二千石惟良少展涓埃之報

謝中大夫表

由從部以守藩方陳祠請因年勞而進秩更法
綸言被恩以次感銘何極中謝伏念臣生逢聖
世受国恩雖歷仕累朝章相継百年之外
而傳家三葉俱荷踰六品之階敢期後嗣之微
乃越先臣之旧共承遺訓未知闡詩门礼之言
追仰前賢徒有愁長懸知之請豈特一门之幸
宴為千載之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優待臣
工仍嚴銓法三年考績既容賞典之家一礼既
崇爰示榮遇之寵臣敢不激昂素守樹載隆知
僕謙方興娩之兇寬之对誰明既遠敢忘伋黜
之忠

謝禮部江州太平興国宮表

分共理之符敢起一麾之欢康視耋之稀終俞
三請之辞尽出上恩護伸素志中謝伏念臣禀
資至陋涉世最疎謬蒙三聖之知寖躐六官

之長轂金華之講而為金華之守曲從外補之
求由麥士之直而寓麥士之班仍冒覩除之遲
已过家而上冢將叱馭以登途屬以母老易危
署行致疾群醫俱試百口相驚迺上需章謂必
嬰於巖讀旨須温詔乃許援於官期感泣之深
憂惶實切卒更旬㶜又露忱裡特覔方俞之誅
竟兄秦祠之㒒仰陛私之过尊誠近北之所去
去魯行遅难效齊知之揖瀞報刻日趁章客李
密之悚情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仁本愛人孝
先錫爾几加讖技奉青舄履之遺苟有魏祈濟
栒芻莞之賤使遲安於貞館得媛侍於慈闈詿
致不銘首肺肝躬陳叔水況此歷崙之久方休
疲曳之餘凱風自南獲遂孝親之樂世星共北
誓扇報主之心

賀 重明節表慶元元年

廷者明作者丕方燕脩於壽慈一曰壽三曰康
宜大來於瑞慶茲逢誕節倍激忱衷中賀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玩道希夷儲神獲漢尊居特室
成 三朝脫屣之高坐閱皇齡受万歲奉巵之
券功隆太極事越古初當今賓為之時際此流
紅之三慶錦宗社吹動宮闈臣久塔從班遍叨
外補天衢鈇杖莫陪豹尾之中海嶠傾葵仰望
龍樓之表

攷現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表牋

賀瑞慶節表

神筴紀元方懋繼承之烈流虹啓瑞載逢震夙之期允屬照臨率均抃舞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冠古歷數在躬纂　列聖之丕圖謹三宮之色養益仰守成之美日問興寧之勤良月就昷爰韡大來之慶後天難老坐隆不拔之基臣竊食祠官馳神天陛修菲求之敬既稽顙谷之私奉香火之祿敢效華封之祝

謝再任宮觀表

祠庭繼廩其俞惟新郡牒臨門從天而下悅不知其何自凛歡更以增驚仰惟寡思敢不低拜中謝伏念臣才非適用子不知方幸逢熙洽之朝寖冒清華之選四載預論思之列無補涓塵平時於出處之間粗分尋尺始因請外遂畀輔郡旋以便親力求貞館虞懷盖高之聽俾蒙優欽之仁繼辱簡知再叨共理不圖出守了復一麾來者謂可追惟閭門而退省以其所以券敢謀食以自營重尋香火之緣尽出見疏之素惟序年樓貞之勝自　熙陵祀年而來寓祝聖之虛名得奉金之實惠書同毛檄吹動萊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履載無私照臨不顯達潛神之覺士咸與明揚念簪橐之旧臣未嘗終棄賦以斗升之奉增其儋石之儲臣敢不益体洪私誓堅晚節為子華之母而請粟寧待人言班閭室之祿以代耕實銜君賜

賀　皇子降誕表戊

皇帝表

笑咨昌期方侈　三宮之慶国宜元嗣实隆德載之基溫詔四馳驩声一律中賀竊以　本朝之傳　列聖所未聞長嫡之出中闈今方再見況五世高曾之上寿當　三朝撫運之盛時首開長發之祥益茂無疆之祉恭惟　皇帝陛下仁霑動植德冒華戎堯帝聰明既親于九族周家忠厚宜見于百男爰稽熊夢之占允協燕禖之吉事關宗社喜浹抵臣頌玷從臣寄幸休員館拜殿陛之名表真綴鸞班誦朝廷之德音敢同鼇抃

太上皇帝表
尊居慈康方均万国之驩慶篤神孫益衍四朝
之盛宮闈喜溢海家恩深中賀竊以漫甘露中
嘗有甲觀命召之爰唐開元際亦稱三日臨湶
之儀曾未有親黃屋以非心見綠車之載青恭
想天顏之悅咸欣帝系之昌恭惟尊号太工
皇帝陛下道體純乾功参太極傳神器而与子
爲天下而得人仁声素洽于民編福祚遂綿于
世嫡克岐克嶷含飴自適于圣情曰寿曰康歲
孫愈隆于邑恭臣曾從屬車之後逢臨時室之
嚴奏未央五日之朝恨陪下烈效嵩岳三呼之
祝提罄微衷
太皇太后殿
尊慈無上方歌眉寿之隆慶系有傳及見耳孫
之育古今創觀中外均欢中賀恭惟尊号太
皇太后殿下化始周南德同神亨坳中興之運
姪儀坐閱于三朝瀋長發之祥帝統遒覩于
五世倫寿富康寧之福形覃郣岐嶷之嚴仰推
毓夏之原是啓生商之瑞臣叨塵禁路退奉祠
庚春而秋、而养執計後天之算子又孫、又
子益逮過歷之期
皇太后殿
居壽慈之宮仰尊祖后歌震夙之詳誕有
曾孫茲振古之未聞亦本朝之初覩中賀恭
惟尊号皇太后殿下德先恭儉雖本仁明親
見堯舜禹之傳共循一道上有姜任姒之圣冝
致百男果慶中闈遂生元子惟天心之眷佑成
閨婦之安蹷臣祇奉貞祠俎陪賀啟本支百世
方欣五世之同堂壽考万年坐看卜年之過歷云云
太上皇后殿
思斉文母媲慈極以俱尊于赫爲孫由中闈而
載育仙源有自圣統其昌中賀恭惟尊号太
上皇后殿下德茂塗山礼隆渭涘上皇与子
贊成脫屣之高圣主奉親倍喜含飴之樂當
漢覩命名之始想唐宮臨湶之同四方流聞万
口交賀臣嘗叨持槖退獲奉祠移壽康之班
莫預千官之末衍雲来之慶更祝百世之期
皇后殿
任止柔伸將行册礼祥開游石震首得天材上承
列圣之休益修重闈之慶中賀恭惟皇后殿

下世傳勳閥德鹿帝姻帶弓韣于禖前允協遂
祠之瑞設桑弧于門左果符熊夢之占 三宮
喜嫡長之昌妨秉啓元良之正稽前朝而嘗見
在今日以贈老臣退処衡門阻趍秘殿壽如山
升如日頌賡歸美之章衣文裳弄之璋更獻多
男之祝

賀重明節表慶元元年

黃屋非心坐撫重爵之節玉卮爲壽適臨載震
之辰慶溢宮闈歡均海宇中賀恭惟 尊號太
上皇帝陛下仁心愛物德澤在民天下爲一家
既全禪遜之盛域中有四大然冠古今之尊明
繼聖而帝業愈隆子生孫而宗支有衍咸啓華
封之祝想陪漢殿之儀臣將奉外祠違瞻慈極
嵩呼万歲莫陪就日之班花戴千官猶稽需雲
之宴

賀瑞慶節表

虹流電繞式符長發之祥地闢天開方際中興
之運一人有慶万壽無疆中賀恭惟 皇帝陛
下受命皇祖紹休 列聖問之翔間之野莫知
神化之方作之居作之師独得道原之大惟此
就盈之月是吉載風之辰仰 三宮燕喜之歡
衍億世延洪之祉臣叨稽法從得奉奠祠帝所
遣瞻敢作釣衍天之夢延神布列想嵩岳之呼

賀奉上 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
太后 壽成惠慈皇太后 聖安
壽仁太上皇帝 壽仁太上皇后
聖安冊寶禮成表牋

皇帝表

尊処凡重莫先于孝治慶錦四世俱上于隆名
誠稀古之未聞喜當今之独盛中賀竊以加
光佑慈惠之号昕既 二后之尊崇 聖安壽
仁之稱仍謹 双親之奉縟儀具設綵仗交輝
天地爲之清明宗社于焉鞏固恭惟 皇帝陛
下日行舜德思廣文聲爲治國必自齊家惟篤
近乃能遠翔 當旋轉乾坤之始克躬問安視
膳之勤遍四方國之歡用剏 三宮之號臣屛
甬東府寓直西清澤等彩纓雖阻陪于鳳蹕範
金鏤玉徒想望于龍樓

太上皇帝表

備九重之色養祇奉慈仁得万国之驩心載揚

顯号皇儀其秊孝治孫、光中賀竊以圣〻相承
本朝爲盛安、克迓三葉尤隆惟寿居五福之
先惟仁在四端之首尊号二圓不可以易言
蕩兮能名要當秊其大者恭惟　尊号太上皇
帝陛下躬帝堯之盛篤仲尼之恭廣大之配乾
坤宜享延洪之美忠孝之及草木益昌積累之
休仰　睿圣之毖期極愛欽而尽道視奉鞄金
之宝首按鏤玉之编兼寅美以特書製孫文而
相接凡居衆慮閔不瞻依仕須侍祠恒拡帰貞
聳飾据璚琍璜之佩莫陪天仗之朝闕鐘鼓簫

籥之音尚想龙楼之曉
尊处東朝坐見　太皇太后殿　魯孫之孝治礼癸㐂服載加
文母之鴻称大册告成本朝增重中賀窃以寿
先獨用其著箕疇丕本思齊曼歌用维慈爲三
宝之首既以益隆福者百順之名又皆兼備兹
御鋪張之盛弥光保佑之功恭惟　尊号太皇
太后殿下德孚柔坤道参太極克舜禹之相授
贊睿断于宮中姜任如之俱賢播徽音于寺內
隆興而後四秊将儀紹熙之間寿修盛事剏視

提于神器竹記得人冝首工于瑶编祗承于帝
吹傳有载無及奚疆臣弁辭点從班欣逢曠典宮
闈冉淵想闲天仗之来賀嵌群趋奠預廷伸之
後
鏤白玉之牒上　皇太后殿　徽称於慈尊建翠華之旗蔵樽
儀于圣代吹傳宮壺慶洽姓惟中謝恭惟　尊
号皇太后殿下德侔娥娶齊圣任姒再世揖遜
実参泱于廟謨　三宮康寧㬢垂崇于邑恭惟
神孫之尽孝仰　祖后以承休取仲尼五美之

言監老晦三宝之訓用形容于懿範以昭著于
孫文臣退処海陬阻趋天闕瞻　寿慈之新牓
莫与班聯歌思恭之首章第勤頌祷
太上皇后殿
宝册誕揚即秉慈闈之懿徽称備本益增母道
之先宗社愈隆華夷交賀中賀恭惟　尊号太
上皇后殿下圣齊任如德媲皇英方绵四方之
休觀受九州之养王母之坐少廣寿同無期驕
虞之在呂南仁不勝用御　嗣皇之尽孝極礼
典以帰尊　三殿交歡方方同慶臣比叨荷寵

玆獲奉祠引振鷺之班莫陪進旅而退旅繫琱
琚之牒更聽大書而特書

皇后牋

三殿褕容偕上鴻名之懿一人孝治端由內助
之勤凡屬照臨奉深抃蹈中賀恭惟　皇后殿
下慶錦奕世位处內朝閒教所章有卷耳樛木
之美柔儀克謹奉長樂未央之𦘕聿嚴揄翟之
衣同工琱琚之冊邦彝方耀家法愈新臣須玷
禁塗玆安海嶠側聞曠典但知歎聳之欢遙望
昕朝莫遂覔趨之願

賀　皇后受冊表

廷揚大冊克儷于褕容位正中闈聿嚴于內治
欢傳禁掖喜浹民編中賀竊以尊、親、既極
三宮之奉夫、婦、是爲万世之基須制綍于
嗣服之初飾褕衣于歷年之後礼文惟稱地道
有光恭惟　皇帝陛下德秉世修合由天作上
未央之万壽方陳漢殿之儀嗣太姒之徽音更
篤周詩之慶卷耳之志當位於君子思齊之聖
以御于家鄭朝夕以至於憂勤夙夜不忘於警
戒於焉正始宜尊爲恩臣退奉貞祠恭聞盛典

漢之廣江之永適覩美化之流行渭之涘洽之
陽咸慶旧章之復見

皇后牋

陳仗楓陛毋昭丹宝之華正位椒塗光被褘褕
之飾事閑宗社歡動宮闈中賀恭惟　皇后殿
下慶襲安門行高嬀汭起家而居寶位奄綍天
御承　三后之徽音盛興昔成內朝增耀臣祝
娟好逑向樂敦鍾孟彰后德寰輔九重之孝治
但惟謹竊粟白艱迍雖滯於周南化已行於漢
域葉林草剖雷業乙夜之規後槖趨班阻与長
秋之賀

岐峴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四明楼　鑰大防

表牋

謝太中大夫表

一身去国方叨祠廪以卧家四品須綸乃次年勞而增秩素餐已甚冊䀿知歸中謝伏念臣少也教育晚而多幸備早衣之吏三朝許厠于周行聯紫橐之華四載得陪于後列踰涯自媿補外以行荷　聖君從欲之仁賤員館祝聖之粟班通禁路尚汙文謨内閣之聯法應吏銓遂躐秦官大夫之首寄禄復高于世曾被恩得奉於視殁視賈誼之超遷固非敢望比申公之即族豈不懷慙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器使群工曲成萬物念論思之旧侍未忍退遺付品式于有司許容平進周章登受府傴何言臣敢不祗服訓辭欽承命數老疾而無職事実深稱于閑居優游不忝公卿持未知于报所

賀重明節表慶元三年

少皡司秋適届肅霜之候重明麗正攸逢繞電之辰慶洽　三宮歡騰四海中賀恭惟　尊号太上皇帝陛下道隆遂古澤浸生民引养引恬自得怡神之樂無倫無敵尤高乎子之明福如日以正中年与天而同久千秋紀節固知萬屋之非心万歲争呼又見玉巵之為寿自己有耀申錫無疆臣當侍宸旒茲游珍館恭陳虎拜阻陪漫殿之仪遥想龙楼後數華封之祝

賀瑞慶節表

斗樞電繞良月占載震之祥石崖天奇令名採中興之頌四方來賓百福具宜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夙曹聰明躬行勤儉本　三宮之色笑孝治日隆得万国之驩心休祥雲委當重熙而累洽能持盈而守成咸弼就日之誠欣贊淩天之筭臣頃陪鸞扈親覩龙飛王万年之觴夢徒游于帝所接千歲之統心惟祝于皇齡

慰　壽聖太皇太后上仙表牋

皇帝表

奉慈尊于四世孝治方隆傳遺誥于万方哀号何極中慰恭以　尊号太皇太后道高任姒德邁娀媧三朝居長樂之尊九秩享無疆之寿手提神器親授　曾孫功成不居仙去何速恭

惟 皇帝陛下躬承慈訓罔報洪恩比而晰朝
倫四海九州之恭東朝晏起怀千秋万岁之悲
忍徒五日之哀持用周期之服頓益寬于聖抱
期少慰于視慈
太上皇帝表
太皇厭代慈晨興哀攀慕所臨悲号何及中慰
恭以 尊号太皇太后道妙千古母儀四朝决
内禅之詳謨切在社稷受曾孫之色養福等閑
陵乃以微痾遽傳晏起恭惟 尊号太上皇帝
陛下仰遵遺訓祗服通喪頓寬 聖子之孝心
勉徇先王之中制
皇太后牋
慈福上賓悲纏率土受欽素著哀動重闱中慰
恭惟 尊号皇太后殿下夙奉太任親承大舜
婦听而姚实為内壺之觀表致其哀莫贖終天
之痛頓遵礼制少抑孝思
太上皇后牋
孝、聖弁遐慈荨永慕恭承函問约極悲悰中慰
恭惟 尊号太上皇后殿下寅奉重闈恪修陰
教方日勤于孝养期仰嗣于徽音胡不万年忽
成千古在人情而难处莫聖念之少寬
皇后牋
光佑訃聞遐遐哀動螺失慈荨之葯諒增悲慕
之心中慰恭惟 皇后殿下四世承顔累年逮
事鷄鳴問候無勤禍翟之行鶴馭登仙遂有雲
霄之隔頓推至理少仰深衷
謝再任宫規表
僻居海嶠推戴上恩游畀祠官忽頒成音慙無
報国之所喜便事親之私中謝伏念臣滌倒亡
堪遭逢过分奉身而去抂歸錦上之由畏影自
憐更卧瘴濱之疾當一喜一惧之交初何三仕
三已之致云幸遂投间度允恭志屬書再考未
免有言既微九重亟蒙從欲闔门相賀遂覺乞
米之憂連歳何功徒致取不之誚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曠旒無蔽著履不遺求爷国之世臣
尚其餘几数正元之朝士今亦無多賜以斗升
濟其菽水臣敢不仰御隆施退適餘生顧朝暮
承顔得效老萊之戲推漁樵混迹敢忘魏闕之
心
賀 重明節表慶元四年

継明而照四方夙紀誕彌之節得秋而成万宝
是當我震之辰慶溢霄垠歡均海宇中賀恭惟
尊号太上皇帝陛下尊同太極福浸黎元由文
作子述之明得內聖外王之道脫屣崇高之表
怡神爐濩之中鳳輦來朝當電繞虹流之日龍
樓上壽皆山呼鼇抃之人眷筭無疆洪國有永
臣既收朝蹟薦処祠庭与造物者游敢陳金鑑
之録獻封人之祝徒想玉卮之仪

賀瑞慶節表

良月就盈出震五百年之運四方來賀仰祝三
万歲之期宮壺交歡宗祊協慶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行符乾健德与日新寅奉重闈深思付
託之重游開二閣用廣緝熙之明益增孝治之
隆坐振儒風之盛如雲如日喜逢誕聖之辰非
霧非煙式贊興王之瑞敢伸虎拜用贊堯齡臣
丹奉貞祠僻居下国嵗冠疏列莫陪嵩岳之呼
泚筆歌功頌獻語溪之頌

謝落職羅宮觀表

杜門却掃幸家食之少安褫職羅祠忽臺評之
下及尚後寬典秪荷隆恩中謝伏念臣贛愚直有
餘積冥自信生逢昭代屢忝周行年除歲遷寔
由于親擢左提右挈歡藉于先容久居封駁之
司几作怨仇之府用過其分思稱所蒙始求補
外以救人已叨臨遺請援閑而奉母放又辱務
後五年自放于江湖一飯不忘于君父獲棲故
隱可謂幸民既就通內閣之清班窃珠庭之學
祿餘生何有惟斷、以無他公論弗容尚斷、
而不可煩言衆至百鏑奚逃仰聖度之恢洪閔
危躬之孤露爰施薄罰以示小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務包荒爵惟取貴衛漂推許終不
可以假人臣即既銷首退足明于無哉俯憐簪履
之旧猶當縉紳之間臣敢不屏息訟愆扶誠戴
德循南陵而戒眷退甘三釜之貪望北闕以傾
心莫效一毫之報

謝宮觀表

杜門窮巷將沒世以訟愆賦栗珍臺僅踰時而
復旧開孤迹自新之路承天君莫報之恩得之
若驚感而至泣中謝伏念臣頑塵驚綴親觀龍
飛詞禁代言首播絲綸之命挂惟進讀不違咫
尺之顏一去闕庭四叨祠祿初出懇祈之切兩

蒙簡記之私惟此俛逾尤為優異雷霆所擊寧忘失著之憂日月有明忽照覆盆之下豈無望於万年之後不謂得於旬朔之間顧鑄戢之告未積而視壐之摩已繼人謂去珠之再得自憐隨甑之猶全頓增簌水之歎足慰桑榆之晚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仁兼棄物道本用中芝柱呈祥方炳灵于大室玉卮為壽喜親慶于慈闈廣四海以推恩軫一夫之失所有如閒廢亦荷務存臣敢不仰體隆知益安愚分半九十里深嗟末路之難取三百闔徒切素餐之媿

謝進封開国子加食邑表

戢在琳宮方謹祝壐之奉詔分毅壁更蒙予色之多敢期洪私下及散地中謝伏念臣頃叨推擇濫与論思自登瑣闥之聯已狂禾食之賜明晴未棄歸枕得于祠官比岁以前居常露于效需賤息既承于延賞先臣復被于追崇独此加恩格而不下方斯念咎噤弗敢言顧三百户之通門知所自念五十里之小相去几何進茲榮澤之頒始冐綸言之寵毋升次郡爵進小邦再拜知為一門增耀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礼罙宗祀惠及臣工仁不忍于遐遺福靡求于專鄉遂令遠外亦荷寵先臣敢不俯媿素餐著銘丹悃奉揮就列莫輸奔走之勞分土疏封安有蕃宣之力

謝通議大夫表

桐館無庸犹含八年之課宸綸甚渥俾居四品之官拜命增榮捫躬知懼中謝伏念臣才非適用仕止為貧幸逢掄選之朝濫冐論思之列久司封駁徒積悔尤覩龍飛寔專內外之制旋弁鴛緻更兼文武之銓爰揣分之易盈以治民而自諒毋既登于大耋身亦竟于䟽游力請投閒仰蒙俊敢江湖粗美久甘漢者之争隈簪履弗遺深媿康人之继衆方奔劳之是惧何增秩之敢言漢詔律頒尚得逡大夫之後隋官手進犹使陪廷據之餘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圖大宅中撫徽接下函明考績一付有司之公日月之為功俯及後臣之旧有如衰廢亦玷廷臣敢不仰私与堅既節与之三簽方佩鴻承戲鐵之殃加以數年祈遂垂車之願

謝再任宮觀表

孤蹤去國六換歲華明命臨門五叨祠禀積素餐而自愧拜黃牒以知歸中謝伏念臣處世最踈逢時多幸把麾江海因得遂于歸耕吟履星辰今猶成于昨夢戲舞已閑于七秩親年既越于九齡無由陳力于清朝秖合抵閑于故里竞畸至薄欢徼祿之未志吏考將更鶯俞音之游及呈止寬憂遁于數口又將芻溫餼于二年有何旁鮮蒙此技養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躬操入柄坐制万方念筆橐之舊臣雖老可錄軫蓋推之至意尚爾不遺使仍香火之緣以遂山林之適臣敢不祗承恩渥涵泳化風悲水有餘得教業衣之戲雲霄在望惟存報闕之心

謝復職表

四年負譴尚玷從臣之階一札疏恩復還學士之直周章拜賜感激為榮中謝伏念臣愚不知方志徒泥古憤吏郡寄嘗辱賜環委直朝行寢叨持橐代言機勅曾何有于論思約史侍經每自慚于玩愒典銓未幾嬗授以歸尋力請于真祠仍寓班于內閣致煩言之俯及甘暮景之宜休敢意務存曲加收拭特寬漫律申畀文模深憐為養之勲又予祝釐之祿後天而下括已老鸞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仁善貸謂臣親逢初政曾爾帛吳之後陳察臣自訟宿愆不忍一青而終棄爰軫蓋帷之念未忘簪履之遺臣敢不祗戴寵光日思報稱奉百歲之始益增華子之歡誦万年之詩願效封人之祝

賀 瑞慶節表嘉泰三年

蚤作十年益啓昇平之運逢辰千載又更震風之期兆姓交歡一心同戴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儲神淵靜流化儉蓮仰 列聖之好生守為家法規四方而兼愛務得民心生疑稽古之勲增術後天之美臣屏居海嶠遠跡宸廷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東勤善頌效嵩岳万岁三呼之祝莫預周行

謝再任宮觀表

一收朝請分老瀛壖六畀祠宮誠知濫胡顏而亟拜徒空食以懷慚中謝伏念臣晚幸偷安近尤多病四支而三痛楚几遂作于癈人十日而九呻吟稚退量于薄命第八懸靚之待養曾無他計以謀生尚存未盡之年更望無功之

椽仰于洪造方局地以靡遑敢謂隆寬俄自天
而賜允里閭改觀奎韓交歎共踏新涯之光榮
又獲全家之飽煖卽衡门而被寵望家極以衡
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天覆
俯憐瞽履之旧未忍遐遺又与斗升之餘使能
粗給豈止一大之受惠實令群下之歸心臣敢
不強整衰殘愈思感励奉琳宮之香火每自処
于幸民掛神戎之衣冠冀終全于晚節

謝落職表

孤臣失察盡寘大何工聖隆寬止使薄責俄自
天而有命几無地以容身中謝伏念臣生則多
艱仕皆過分幸遇千齡之会屢叨八坐之聯歸
奉祠庭犹膺西清之直坐糜廩粟不勞南畝之
耕頃蒙乘障之除膺千起家之寵方循牆而引
避痛涉此以纏悲頓平時蔵独之最深矧存岁
抗表而致毁猥緣視覺非意相干不審防閑自
貽伊戚仰公朝之矜恕念旧物之猶速挽李士
之班再斯可矣使臣二之甫其在茲年近釋服
以及期敢陳詞而謝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昊旒無蔽瞽履不遺以天地之心為心何止国
君含垢之意謂兄弟之子犹子真得聖人現过
之仁遂于危戰止用輕典臣敢不闔门念咎望
闕歸恩三黜何言但有動心忍性之戒余生無
几徐上引年告老之章

謝龍圖閣直李士致仕表

致大夫之仕仰賴矜從進李士之班弗容避免
念餘齡之無几幸晚節之苟全量卜已盈感深
聖注中謝伏念臣李從泥古才匪適時三列皂
衣屢叨罘近文塵青瑣遂積怨仇敢自詭以治
民為專求于奉母優尋一紀孤苦再期耄矣無
能每媿祝壓之稟仕為而已况逮告老之朝孝
貢封章遠報君父書古情之上達荷人欲以天
從措頒東海之濱戢峻西清之直鹿車还里难
忘貧賤之時鵠馬負圖乃畀衰殘之後何寧寐
之敢及六家世之所無茲非幸故不越足矣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新惟日仁覆如天俯春
玄微忝嬌陛隨班之旧更憐骸骨當老飛草詔
之初尚间生全不忍遐棄焊頒茂渥式貢劳进
臣敢不内誓丹心益堅素節退人以礼已增鏤
骨之於教子以忠使效捐軀之報

謝落致仕除翰林學士表
代危㒒直又見卯年之周視草為員後塵乙夜
之覽扶危避而何幸尋故步以知慙中謝竊以
詞禁邃嚴宸居密邇有直諒多聞之益乃可預
于論思為溫厚爾雅之文始宜司于播告鼓風
雷之大號增日月之末光歷得英髦昌勝邁遴
伏念臣李惟涉獵才乏菁華頃戴筆于螭坳尋
演綸于鳳閣以先朝之門客為天子之私人方
成王訪落之初與聞國論建漢家更化之始首
被君音惟投閒一紀之餘旦告老三時之久茲
以晚境衰殘之迹參內朝供奉之班念斧國之
世臣所存無幾歎元和之學士不謂重來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思任舊人幸修庶政覿綱日
振急聞忠亮之言殫事求與尤務坦明之衢遂
令庸陋亦玷招延臣敢不情葺荃詞仰裨藻飾
尚祈聖度俯矜草芥之微終俾凋年遂遂桑榆
之暖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修史表
比蒙召節趣歸紫宸之班疊被恩綸尽復青氊
之物德有乾坤之重身固淵國之危中謝竊以
才不可以彊為人當知于自度非山濤之識量
豈足典銓必陸贄之文章始堪視草露門贊緝
熙之益虎觀資潤色之工曾未能其一焉况可
兼天四者伏念臣既衰无用已試罔功屏居一
紀之餘旦經告老八對九重之下恍若更生而
為冒遴部之首除尋禁林之故步進讀讀間之
燕充負華蒯之間敢言眼亦之仰時深愧汗責
之無日自章愈快喜飾增華儒生之為詞臣設
孝公朝之寵天子以賜學士尤加眷加之禁茲
茲伏遇皇帝陛下政務惟新人先求舊取之
數路宜廣擇于時髦任于一天從從妨于捷徑
凌競拜命顏顙知慙臣敢不勉策庸愚仰酬眷
獎掌遴而分文武詎敢辭孝無車以示子孫終
期淂謝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誤恩下逮捍綴近聯遞牘上陳未頒俞旨仰冒
基高之听不嫌再瀆之煩中謝洪惟案覈特重
右府宣䘏為三軍五兵之本柳使閒一日万几
之微才則甚班宜何必倫猶愚臣之妄取荷

上聖之深知起之掛冠閑靡之餘處以持橐清
華之旧強顏衆久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之論
思何以稗夙夜之宿慮進為承明之直更列元
良之賓揣己奚堪逾涯莫甚歎望 皇帝陛下
備垂淵鑒洞察悃衷念已迫于桑榆盡居閑地
憫未遺于簪履姑寘從班引永經耆之材以翊
昇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銓部為貞犹未銓于滿歲机廷遷式乃遐靡於
頒恩逐歷靡皇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宸莫崇于
執政職尤重于本兵必求文武之全才以任國
家之重事迺陽甫定尚勤宵旰之憂邦域以寧
允藉謀謨之助豈庸疲庫可与几微如臣者資
实腐儒仕叨法從由久司于封駮故多積于愆
伏十載歸閑仰戴乾坤之施一朝収召復覩日
月之明不堪昕履之華伏上乘車之請敢期誤
渥俾贊洪樞血氣既衰上合奉身而去軍旅未
學冒知基命之衆玷書殿之清班忝儲扃之下
客被綉韉于工駟束鞶帶于袞衣衆食有加寵
榮已甚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人惟求旧政務
圖新謂代言于受禪之初未忘孤迹迫趣还于
更化之始深閔凋年豈天衔業之可称益自眷
私之过學遂容僥倖倍切凌兢臣敢不深感隆
恩愈盟晩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耄矣
無能終恐負知人之鑒

謝 皇太子牋

謬參樞筦仍污紫殿之班兼与儲闈始下青宮
之牒以榮為懼得寵若驚中謝伏念某少也無
奇晩將為用掛冠而去負成治世之辜民扶杖
以觀親睹 聖君之更化首被衆召重覩清光
俾視草于鑾坡旋典銓于選部露門進讀州府
細書旧物復還空積始矣之愧故山在望但祈
得謝而歸敢冀明論擢登右府致此血氣既衰
之逆剩于衣冠甚偉之中揣已奚堪荷恩有自
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性鍾玉粹孝极金声
于戒中供肅偉凝旒之側官僚妙選誤收華髮
之餘某敢不勵篤才用酹鴻造退憐已蓋老莫
能陪宿安之司勉誦所聞庶或補元之德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省府跕寨忽叨再命需章避寵尚閔一俞爰存

瀆於哀慈冀終田于渙渥中謝伏念臣 引經納
祿奉詔還朝始膺典選之塗適與和戎之議既
不能出音策以遏國勢又不敢抗高論以衒時
名深惟世務之宜遂定從官之論鄰盟既講邊
倫粗寬魏降何功姑致就戚陳之得利張騎離
老當使知將相之有人賴 聖慈俯徇于和親
社臣下盡為之引咎自媿寡謀之甚難陪基命
之司殆無他以寄賴惟竭誠而報主日圖內治
之要未知所先府厭中言之求尚不暇給有何
勞敕邀秩推遷不勝撫蔟之憂徒謹循牖之走

伏望 皇帝陛下俯垂淵鑒洞察愚忠豈惟微
臣懷以榮為懼之恐仰祈眷寵篤居安慮危之
心精求文武之才用贊樞机之任

謝同知樞密院事表

遲宥密之班未知圖報拜使蕃之渥弗許終辭
自揆愧逾实深感惕中謝窃以皇家罷二府之
建任國匪輕机庭分四等之差官毋求備矣相
並蕪于使領副樞足贊于事几既曰才難豈容
序進伏念臣少無可用老尚堪扶病何以对使
朝幸不遠于咫尺瞻顏而居旧著預奧補于豪

分假寵已多自闲未得敢謂七旬之後冒參兩
地之榮異與國悉戴之官已為過分加溥化寇
準之戒尨媿無名偶緣達吾之同時因與政途
而接踵在法當從既起筆橐之職計日而言僅
周天地之數併增米食游被匪頒燕盞伏遇
皇帝陛下茂建大中丕昇興運請服肱所寄方
橐進于時髦雖竭力既衰亦使陪于末議未皇
席暖復俾階升臣敢不仰戴隆私益堅素守邊
陲府發頸禪內治之謀里社相望期遂歸休之
請

辭免參知政事表

進參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封未回淵聽游帝
緩祥之切敢辭脩遽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逮
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實倍費于保全
一朝收召而復還又屢叨于樞權非敢志知止
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病交侵強顏
而自覥年踰七邁積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
間稍有毫塵之補序遷而上已分已逾而況執
業牘而書名雖具負而何益对冕旒而奏多無
長兼之可陳謨寵所加群言必駁欽望 皇帝

陛下念經綸之事重思輔賛之才雖別選英髦
俾作調光之助毋容衰瘁更貽濫吹之譏或畏
旧班俯存振近
庶跌後告老之私

謝參知政事表

克式樞庭方慙玩愒晉陪宰路遽被推遷倍深
臨谷之危莫遂循墻之請中謝竊以朝廷建輔
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定名
稱于乾德復官制于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
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再掌吏銓但守停
年之格濫居宥府未寬思職之憂繼粗竭于讜
才繆莫裨于末議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新
侵將顛天而致禱誤恩狎至貢恭地以靡遑況
秉鈞當軸之虛負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
章之約仍從商皓之游命服雖須復賜天閑之
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在本兵尚爲統
冐茲叨助理尤懼曠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盛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樽俎坐底于外寧聚
精会神力先于内治東求俊乂寘在禁諸偉今
衰退之蹤亦忝延登之數臣敢不益殫愚慮仰
賛宏規曰都曰俞願竭慕吁歌之喜知足知止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三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四明楼鑰大防

表牋別稿

代宰臣謝宣示　太上皇帝御書表
宋玉高唐賦　傅毅舞賦
陸機文賦　嵇康琴賦
曹植洛神賦　王粲登樓賦
史節故事段　陳羽古意詩
蘇軾養生論　周興嗣千字文
御跋

乾道年　月春被　賜貢竹草書總十卷臣下拜瞻玩心目開明竊惟書法自東漢迄于晉唐代有名家然莫不祖述鍾張憲章羲獻而各得一偏未有超軼技乎其萃者恭惟　光堯壽聖憲天体道太上皇帝高蹈羲皇之上遊戲翰墨之間初若无意而筆力所到自得之妙集乎大成如春雲行空千狀万解遂視前古有不足進固知天縱之能心与神会非卑庶曲斈之所可攻也帝王餘事抑能至此顧不休哉三月　日臣　恭題

奎畫昭回來從慈極睿思優渥宣示遂聯是何不世之逢獲快事先之觀中謝竊以翰墨有法肇自東都帝王好書無如正觀雖具龍蟠鳳翥之体往為心摹手追之勤若夫天縱之能拔乎其萃自得之妙集此大成聿觀歷代以还未有今日之懿恭惟　尊号太上皇帝陛下宸衷淵静帝斈融明一札細書居多方圓之賜六經大調式畀膠庠之傳既全脫稿之高益有怡神之樂坐追此道作新斯文取楚客之賦篇逮梁臣之韻語舒鋑自適肆筆而成乃因五日之朝併演十編之富恭惟　皇帝陛下茂隆孝治仰識圣心金口發明究犀書之蘊輿雲章交煥掩二典之光華是維餘事之能然誠非曲斈之所及中秋將展于尊閣外廷成与于榮觀臣夙際休期幸瞻鴻藻登床龍取何敢致哥人之豪鏤玉匪頒尚几為私室之宝

代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

朝建天官寔绝吏銓之要詁刊治典恭承圣作之規今秉日以畢張集前編之未備幸終戒筆敢後奏篇中謝臣竊以皇家題累洽之期遂部

有一成之法屬中興之始爰盡纂于由章迨更
化以來嘗再參于中制惟奇請它比隨日以滋
而巧吏猶緣姦而奮迺 四紀之沿革修爲
一代之經常然而漢定章程止由柱史唐更律
令亦任柄臣未有上軫淵衷俯垂明聽凡日甲
令之著首塵乙夜之觀親灑宸毫具標汙簡
使擇尋而盡善更容開釋其所然既咨可録之
言時出非常之斷合吏封勲考之目貫勑令格
式之文以至点贓罪之賞延進軍功于流内思
防覺假例絶收接莫非近石而使今務在夲宏
而撮要筆則筆削則削回有差就官言宮朝言
朝此爲依擬恭惟 皇帝陛下治先自内名不
假人澄之省之源已羆道揆定七司之制更肅
班條立通用以去煩文申權宜以存故典攀捕
有酬獎之等陞政易參照之科使官人之方得
以兼明于覈實之攻識非以補臣等粗殫未敉
奠塗清光事欲右集稱制仰勤于臨決于非山
甫有司終媿于將明尚冀頒行庶湿遵用
代宰臣進 仁宗皇帝 今上皇帝
玉牒表
神文出治光紹 三朝 膺主鬯期系隆
聖燈皇猷而潤色鷟翠琰以昔輝中謝恭惟 列
皇帝陛下政用時中言爲世則繼志述事親承
太上之心傳遵制揚功盡循 我宋之家法眷
仁皇云盛謨延今日之寵規惟天全之元運基
四十二年之治惟乾道之懿將繼五三六經之
隆爰命儒臣並修史牒登我斯謹会粹不遺稽
故事以成編爾昕朝而進御忠厚之及草不知
積累之自來廣天之配乾坤宜拾盡之能見乎
籤初秋金匱祕藏臣獲遇休明居懃畏領祖功
如在期我續于无疆帝業方宗嘗時書而不一
代 皇子鄧王辞免冊立 皇太子
表以下五首
冊煳胃陳祈免升儲之命皇恩加厚未頒賜元
之書仰叩九重敢伸再瀆中謝臣聞元良以正
万國記言世子之能繼明而始四方易謹大人
之象以恭粢盛之祀以繫德兆之心苟素望之
無聞皇盛儀之敢受伏念臣性難語工孝不知
方仰承君父之規久親師傅之誨奉長安日迫
之材發之奇辞辯陳由牘工之書素无英識戴

乾坤之大造升爵位之崇班安知惟德之維城
但媿無功而受祿綸言忽播猗嚴爰闡實惟不
稱之慚忍難冒非常之寵伏望皇帝陛下特回
聖意俯聽忱辭不嫌渙汗之收姑寢宸宮之建
誓度子哉以答睿慈

代謝冊立表

睿音中頒誕開宮邸微躬內媿亟上封章恩深
弗遂于循墻愳甚有同于臨谷中謝臣聞仰覘
乾象前星密近于帝星俯察坤維少海寔源于
大海歷稽盛古必建元良自非有賢聖仁孝之
聞備恭敬溫文之懿何以貳体宸極上位少陽
伏念臣李識无長器資非敏寔託本支之盛屢
叨爵位之崇日就月將幼已漸于慈訓夏絃春
誦今未底于多聞自媿暮庸居然親惧忽拜正
音之寵冒以銅輦之榮入侍皇居仰承天序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周溥率明照几微膺
列聖之丕圖奉上皇之色養眷求主鬯以重
承祧儲德未克冒副人神之望睿漠素定不由
羽翌之成臣敢不益念前修永遵雅誥謹文王
安否之問敢忽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礼
賜

代謝太上皇帝表

從五日之朝風荷抱孫之愛拜十行之九儼膺
立式玄求仰慈訓之曲臨惧徽躬之匪稱中謝
臣竊以大人有繼明之象蓋取諸離長子為主
器之親致受之震豫建儲嗣雖本前規獲奉重
親未知今日伏念臣幸以弱植出逢聖時列亞
保之崇班初非功致斯貢王之号爵深愧名浮
徒以託体宸承休慈極忽頒冊誥叨処青宮
共知睿斷之不回寔本聖謨之丕顯茲盖伏遇
号太上皇帝陛下德高堯舜道合羲黃雖与
造物者遊自求至樂仍有孫謀之遺以求无疆
爰奉曠儀以安神器臣敢不力修四季於奏
兩宮之愛自親仰体承祧之重幸修厥德敢忘
念祖之勤

代謝皇后牋

坤德无疆寔依亨武震宮肇建遂及凡材中謝
伏念臣託質天支承華壼則干戈羽籥教雖備
于四時父子君臣孝不絛于三善忽承褒揚之
冊俾掌監撫之权仰宸斷之剛明賴母儀之裨

助茲蓋恭遇皇后殿下德齊任姒賢過娀嫛
閫教聿修坐致人倫之正淵謀經遠更固國本
之安臣敢不居近正人勿尋旧李祗召而不犯
馳道勞奉君等問安而必至寢門益虔子職

代謝受冊表

銅門肇啓方慙主鬯之良撰冊誕頒叅臨更軒
之禮恩隆天地惧劇淵氷中謝伏念臣素乏材
猷積叨寵數金印監綬叅處于宗藩青蓋班輪
儼升于儲位復差良日爰御正衙播金石以盈
庭傑瓔綏而就列授之寶牒訓以綸言退省其
私不知所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高世表
机冶物先斷自宸衷豈私十愛子藏益聽輿蓋
重于承祧臣敢不仰侍聖謨恪供子職出有師
八有保起居惟近于正人覲期父等則君夙夜
益勤于順事

代宰臣賀立皇太子表以下三首

家嗣稱賢咸仰吾君之子儲闈定禮果安天下
之心歡動兩宮慶均四海中謝恭以離著麗天
之象繼明实繫于天人震有游雷之文主器必
歸于長子開東朝之縟禮綿列聖之王基膺
古難逢于今創見上惟皇帝陛下孝如虞舜
樂似文王愛奉親歡屢上王巵之壽大寧國本
首開銀榜之宮慶幼海之澄淵瞻前星之騰耀
一人獨斷非由羽翼之成三善自將克荷宗祧
之守臣叨居近列恭覩盛儀日下重光已徯風
武之德嵩呼萬等敢忘爲美之誠

代賀太上皇帝表

神謀早定俾建元儲聖孝丕承誕揚震刱事閱
宗社喜動華夷中賀恭以四觀之主嫡定孫但
有命名之愛一日而見三天子正閑臨濠之歡
孰在信書以爲美事曾不有傳神器而與子見
東宮之主孫介弟祿于光耀固蘿國而有永恭
惟等号太上皇帝陛下道高百聖仁衆萬方
登延孫謀獨專後天之奚儲登世嫡並仰前星
之暉問安獲享于重親主器躬歸于長子臣欣
逢盛際獲在邇聯下世下年期過周家之曆重
輪重潤頌賡漢樂之詩

代賀皇太子牋

儲德日新久繫于衆望賡謨獨斷爰奉于瞻儀
眾我兩闈驩呼四起中賀恭惟皇太子殿

下地居冢嫡天与奇姿震一索而得長男宜膺
王邑之寄漢元年而建太子益知享国之長迎
九庙之儲休信兩宮之増慶人心自定神器愈
安山彝鎮鴻材進臨難哉元良既正不煩賈
之言盛美难名莫尽下蘭之述

代謝吏部侍郎表 以下四首代魏丞相杞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揖弍秉銓復叨改命循墻
莫避臨谷增危中謝伏念臣獲落无堪迂愚自
信止以経营于薮水攷尝希望于斗升昨自外
官恭趋严召猥厠内朝之鵷列覩覲上圣之
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筹边戍募先就畫之
可称將命膺庭幸欢盟之復佈冒桂史祠臣之
選兼宫端室牒之司初充左右之先容尽出圣
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掌天官一新亀紫之榮
仍假銓衡之長莫田成渙徒繳嚅素玆盖恭遇
皇帝陛下虚以受人明于分職憐臣孤立于宦
路惜川未光謂臣曽歷于劇曹付之重委臣敢
不寅道邦憲严飭吏姦朝夕論思急肃之严吾
之叁籌書期会度勉追裴馬之名

代謝侍講表

揖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経帷更承請问退慙
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羈艰李元师
法頓孤陋寡闻之習但為夫科之貧如疏通知
遠之経素圣專门之業矧是帝王之大李非為
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渊源之藴豈
容模李獲侍細旃玆盖恭遇 皇帝陛下巍巍
成功謙謙終言特降至言之勢並収万録之言
遂容草茅之臣亦与金華之講臣敢不罷勉微
内繳緝旧聞為二三万言之辞敢求释義暢五
十八篇之旨度補重明

代辭免進国史轉官表

約史何功敢叨醲賞騰章避寵來拜俞音荐貢
誠衷仰于虚听中謝窃以一三朝之治迹 為
万世之成規信傳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
則筆削則削屡資多李之儒而臣方式政之未
九適成書之已久暫領纂修之職曽无润色之
勞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況近辞珍
賜 陛下固已許其廉玆蹤崇資公议必傳以
為笑謂少者辞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
為非雖故事之有初在微臣而焉敢伏望 皇

帝陛下俯矜賤悃特寢異恩益使人心知清朝
以名器為重誓殫愚慮効薄伎于志傳之間

代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无罔死不忘君豈效忠之
可已危操欲吐老淚光傾中謝伏念臣辱自羈
單本无俛覩昔蔚熙朝之鵷序親逢　上聖之
危孔猥以謭材屢叨隆委凡一時清切之選皆
九重特達之知矣久而使仕其間備更險阻畝
告而尔順于外嘗与論思寢歷政塗遂登樞席
迄緣樸拙用速顛躋備嶙磨罹之遺族畀屏藩
之寄人言噂沓何敢控陳天鑒高明卑蒙昭雪
賜以貢祠之祿予之祝殿之名屏迹衡門御大
恩而莫報馳心魏闕傾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
益衰桑榆既逼老將知而疾及福已逝而災生
臥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魂豈嗟頃刻之
难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　皇
帝陛下治功雖欽圣德又新總万几之要以冲
漸天和合群美之智以維持国是尚安慈極日
承菽養之歡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任用随
氣察志与殫王度清夷固毋煩于尸諫死期
迫促徒自切于哀鳴

代知泉州謝進職再任表（以下四首代汪尚書大猷）

承南服之流忍叨因任進西清之秩拜辱東知
拜宠命以增榮俯慚躬而有靦中謝伏念臣驀
身寒遠遭世休明分甘州縣之慶勞敢望朝廷
之拔擢十年服采獲登侍從之班千載逢辰由
被圣神之眷比雖拜六官之長犹未為二卿之
負及遂求閑逸起攺封退惟愚屢已劇優隆起
誠外藩以治民而自說務更下考無報政之可
書方將重上貢祠之章豈意更畀李士之列一
安閑裕初无常家之称更与泉麾仍謎蕃襄之
後已試如此其可再乎无功而迁誠為遇矣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政先寬核恩不遐遺念微
臣非可用之才粗堪郡寄謂長吏多數易之弊
就畀雲書復增延閣之華益重专城之任臣敢
不勉其未至究所當行久悉勍民既無勞于訟
俗務攻吏事庶不負于分憂

代謝隆興府勁任表

上印泉南方遂祠庭之請把麾江右巡叨帥閫
之除猥荷東知若稱塞為中謝伏念臣幸逢昌

運祭綴後班昨辭遠于修门効蕃宣于邇服日
駐堯天之日月身留閩徼之山川未及終更已
叨因任共知鼯鼠不堪五枝之劳自分鷦鷯唯
望一枝之足委申诚悃仰扣渊聪幸蒙從欲之
仁獲遂投閑之志千里未还于榆社十連復冒
于綸音施從时于清光误親承于縻奨授之方
略俾以牽什兹延見于吏民方究詢于風俗雖
南昌之名郡實 上聖之潛藩襟帶江湖首尾
吴楚而賜方若止賴春耕秋斂之勤凋瘵已蘇
犹藉左翊右參之惠必得循良之吏庶安流冗

之民豈慮惷愚堪此委寄兹蓋伏遇 皇帝陛
下誕張治具駕御人材察臣久被使令既除知
于德意念臣備嘗險阻亦粗識于民情特畀虎
符俾彈駑力臣敢不布宣寬大禁戢姦欺當使
田间尽改帶力之習且令州縣毋存拜筆之風

代賀 太上皇帝上尊号表

啓龍樓七十之慶春朝将展于上儀率鵷列三
子之臣至朔先加于徽稱事高治古歡溢綿區
中賀窃以若舜于天堯帝聰明而遜位以武為
子文王逸樂以延年不有極尊之稱曷為甚盛
之奉鏤白玉之牒為美 兩宫建翠華之旗親
朝五日書契未有宗社无疆恭惟 皇帝陛下
道尽事親仁先自内謂富寿之福為彝倫之所
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犹尊况承社稷之托
親見春秋之高自非得九州四海之驩心備五
帝三王之全美何以致之慈極副我渊衷爰集
廷紳取于經而定大号更推帝泽欽持福以錫
庶民 上皇增万寿之昌尤妙副徽音之懿至
矣尽矣不可有加舜之蹈之莫知所自臣退甘
屏處莫与駿奔参溥伎于後宫之閒敢怀故步
效三祝于封人之請徒切愚诚

代謝宫觀表

十年念咎踡地靡遑一日奉祠從天而下孤迹
有自新之路 聖朝无終棄之人恩重难名感深
至泣中謝伏念臣猥由寒陋误辱眷知持橐近
班何有論思之益把麾远郡粗殫惠养之勤鄉
閑甫遂于归休師閫忽以于推择恵出意表盗
起鄰封调戍卒于屬州授五將于造數不虞宿
將及隨姦谋方騰訟过之章乃被訾师之命太
兵雲集谓當指日而可禽醜類膺奔曾不向戈

而内向辺追蹤于山谷尚假息于朝晡績既弗成罪將誰執七旬未拾莫寬兩顧之憂三褫猶輕殲道南遷之謫獲歸故里已佩深仁自量横斤之餘宜在執何之外敢圖鴻造憫其垂朽之年特渙綸言廩以祝厘之祿削刑冊籍叨竊素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政先懲核動加矜軫豈為匹夫而求全允易使令不以一眚而終廢俯憐庸懦曲賜涵容臣敢不擢髪有懲銘肌戴德散材无用深知復玷班聯之籍壯志雖衰尚渇效糜捐之報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四明樓　鑰　大防

表牋

代謝宮觀表以下三首代史侍制彌文

賦祿真祠俯從私請陞班改對更出鴻恩是何極陋之蹤得此殊常之渥中謝伏念臣志徒慕古才不逮人由犀校之諸生叨承延賞勉其裘之餘習偶玷世科甘從州縣之勞敢覬朝廷之選雅膺主曰敎于田李放徽臣誤簉于淵衷自給札于中書寖影纓于冊府追量僥冒祇務靖共閨當持節以言為旌郎予環而就列寸長尺短第知自竭于愚忠年除歩迁何意遂塵于法從代言西掖進讀東宮皆老父之故官実儒生之希遇力辭禁苑改式秩宗感懷三千茲豈眷祠之地春秋八十不勝愛日之思奏牘朝闡俞音夕至廩以祝厘之粟寵之椅橐之聯亮无莫報于公家頃俾悉田于丕造甫还私室已拜宸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政本用中仁惟厚下素矜樸拙初无進取之心重賜褒揚庸示保全之意父子感深面並泣里閭圍視以為榮臣敢

不增激儒衷稍休務廣循陵承志庚凡弃宜为
养之風悉闕馳诚尚勉移孝為忠之節

代謝 皇太子牋

儲禁簡僚久充員于中護祠庭得請仍當戢于
西清退省至愚敢忘所自中謝伏念臣稟性甚
翁賦性尤踈一經徒守于家傳累歩浸汙于朝
躋拙雅老及獲際聖君乃眷潛藩曾差甘盤之
旧遂塞小子亦陪綺季之游自慚遅頓之資充
補温文之李丐閑得寵拜命知為 盖伏遇
皇太子殿下盛德在躬勞謙礼士 西宮侍膳
益勤什日之誠呼里沐親深察 望雲之念俾從
私志実荷隆寛以敢不祇服训词仰承色养扶
羸東下趨奴述于鵷行矯首西瞻尚馳心于鷄
戟

代謝 皇太子宮講堂徹章牋

儲闈進讀嘗与英游奏議終篇遂迁爵秩曾是
優隆之渥亦霑遠外之蹤中謝伏念臣李匪洽
閲身逢盛際宸扆念甘盤之旧俾鯫生獲擬拾
賓僚位惟備陸贄之書命鶴禁亦為之训説倫
見徒論之用具存议之言戒彼衆車 实為可
盟中其佸畀傾有何勞方茲去国以奉祠乃以
徹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己知慚茲盖伏遇
皇太子殿下任重承祧志勤好古傅 圣文诚
明之李自得之心玩名匡論谏之文如对其面
尚思記誦使遂發經、敢不拜手祗荣銘心戴
講明之不急

代賀 光堯寿圣憲天体道太上皇
帝 寿圣明慈太 上皇后上尊号
表 以下三首代温州曾吏部逮

巡事倫成雖圣人能饗帝徽称昊奉辭天子允
有言驩動 两宮祀刑四海中賀窃以太二立
德本无第于飾名大美不言綺昌資于崇報雖
九戴已 于鴻号而一人尚歉于宸衷乃因悉
时之禮併奉累朝之曠典恭惟 皇帝陛下精
思被勤祖孝通神明登文任之崇高受 上皇
之付託主危称寿規昔有光宝冊奉親自我作
古謂天祖羅物式敍时憲之明谓道法自然更
著体元之止命音設布盛事一親万国得驩心
共仰仁天之大百加德教益知圣治主彰臣

出守徧州恭承明詔捧觴再拜锡四鳳闕之春
稽首三呼但想龍樓之曉
賀太上皇昒来
礼行于知咸慶縟儀之倫萬昒于文聿屄微称
之加復載両間驩呼四起中賀窃以光〻者室
高之貌用形容衿博衍優游蕩乎民无能名把
著見于聰明文思仰光仁〻之天文边陽德之日新
宜因万神受職之時臣益天德得名之懿恭惟
尊号太上皇帝陛下怡神于淡遊物之初
膺寶籙以典邦授神器而与天凡此知人安
民之要博諸问安得膳之间黄屋非心樂道遥
千特室紫壇藏事人祷履于慈闱雛東謙萬莫
四枕請光之太〻之謂圣已图万国之欢天法
道〻法自然益顯百王之冠臣叨遇熊軾莫遵
鶴行想漢殿之觴寧免滞南之歎効華剌之視
敢忘拱北之試
代賀太上皇后牒戕
倫奉盛儀诞揚懿號凡資持載罔不驩呼中賀
窃以迎長者三王之郊既吉處于上帝有名者
万物之母爰晹美于慈親益增地道之光深刻
天心之簡恭惟　萬号太上皇后殿下德高任如
功迈诚蠢力贊麿詩親授　重華之帝萬同
太極式安長樂之居受五日一朝之崇備四海
礼州之养爰国大地式奉徽音其疇謂視四明
用顯進賢之志老氏以慈為宝于昭生物之恩
合兹二者之称仰止一时之盛臣分符有守悉
闕光階莫陪掖掖之趨但劇葵心之向
代謝立皇太子降赦表
㒶禁寵開宸綸誕布法前星之瑞象仰黎重暉
楊少海之餘波沛為膏澤神人胥悦宗社萬安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道冠皇王仁霑動植端
居南面受　先帝付託之隆豫建寅宮綿有
宋延洪之祸爰推恩霈下及黎民豎万国以属
心盛一人之有慶臣叨紆郡绂阻賀闕庭玑屋
欢呼咸喜元良之正微衷感励謹宜覔大之書
代謝御書感自條于詔石刻表
詔音中頒具孚羣听震聿中錫下及僕邦凡属
照臨奉知感奮中謝窃以官刑敬有位之士成
湯切戒于三風手書賜坊国之臣光武寵叐于
一札聿稽前代王者之盛来如今日天语之温

蓋九重雖係于躬行而百辟或遠汗德意玩岁
惆日猶有滲㴌拱嘿之流易慮洒心尚之底厲
激昂之氣仰勞輸墨下訪臣鄭一親璇球之列
傳甚寵鄭之速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循名責
實任吳使能形憂勤于宵旰之間十年于此示
好惡于用捨之際四海胥然爰申播告之修更
謹厲精之始臣叨膺郡寄肅奉訓辭祗率乃僚
各共厥職欲令貴為毋亂敢為放謾之文今聞上
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代謝直秘閣表
邀膺郡寄 札先善狀之称寵直奎文忽被寵光
之渥榭躬有靦拜命增榮中謝伏念臣李昧家
傳方非時用猥緣遭際淂效馳驅衣以繡衣雖
謹惟良而拆獄置之粉省未知何自以為郎退
尋于越云唐我假未嘉之守四救莱邑重冊展
之憂勤一介萍蹤荷玉音之臨遣首問吏民之
疾苦備閱田里之歎愁凡所奏陳悉蒙垂衣移
鄭邦之粟不容遏糴之私蠲下邑之租又免進
科之擾罷民粗給和氣隨生雨賜以時黍麥增
稔園墻方歌于聖德誤恩乃于守臣顧枕字反
之徒旁姚清華之非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核孝宣之名實聰光武之权網民瘼是求尤重
尋城之寄並書加厲滋多循吏之賢頗如徽臣
六霑醲賞臣敢不仰御鴻施俯竭駑才未諫五
千參之書已冒登瀛之目加枕十万戶之衆誓
堅根国之心
代龔參政謝 慶壽赦加恩表茂良
慈是介寿率陪前殿之樣慶沛頒春首被通侯
之寵循墻莫避踣地自驚中謝竊以堯年符箕
位之期舜孝極重華之盛請祷寿之祝百僚咸
與于駿奔下覽大之書万国且霑于錫賚豈繁
逆列独冒殊恩況亂繳之文嘗獲登于徽冊以
猯珊之質偶進拜于上公固已不勝千載之榮
敢意更窃九重之眷封疏过郡地衍多畲端章
浦以立朝安敢周旋之中礼分茅土而建社自
懃談笑以封侯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篤奉
親仁均厚下廣宮闈之至樂用以及人錄臣子
之微勞遂先乃邑臣敢不誓殫素節仰报鴻私
五日一朝恭虔天顏之睟穆不年億載永贍孝
治之光華

代仲兄謝衆州到任表
負丞棘等久愧空餐假守桐廬邀叨共理初以
還卿而拜命終照便道以之官被寵過優撫躬
莫稱中謝竊以子陵舊隱浙水奧區寺為 太
上之潛藩今實行都之近輔頻年旱潦浸多凋
瘵之民累政推遷宜擇循良之吏如臣者稟生
甚陋懵學寡聞猥承延賞之吏如少者棄之役
偶平韶獄八仕帝京財貨累如丘山敢辭委吏
文書盈于几閣第謹收司遺戀敷局之刪修絕
脫選途之塵從進參外府曾何補于公家移貴
司刑顏服勤于梟事銜上恩而莫報念色養之
多違因謁告以遂媮以治民而自詭仰蒙睿眷
特畀左符方少遂于家居忍又承于之蓋 勅
步方勞于旰食謂小臣曾附于清光故衆吉以
趣行免內朝之臨遣望龍顏于九陛不勝戀闕
之心寺鶴髮之雙親少展循陔之志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臨万寓器使群材培植邦基光里
牧人之任茂隆孝治術推錫類之仁雖久歷于
王官必加試以民事有如臣輩亦在選中臣敢
不恪奉教條布宣德意中外本一致顧何有于
于嫌疑嘖有煩言自貽伊戚惟若親民之始嘗
陳同罪之章歷時雖多逃責元所焉絜而不保
其往袛佩訓詞之溫取人而失之以言深犯丕
門之戒檃什鐫削仰累保全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取下雖公待臣以恕謂引其類以俱進任
則任專若簡乃循而弗咎將誰執臣敢不日
思創艾益謹品題應物未明當起徵羨吹薺之
念求賢圖報敢蹈因噎廢食之
代謝知瓊州表
一九十行裡遠遠于態載四州百洞幸利涉于
鯨波首及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奮身疎
逖賦性愚蒙叨世賞之延屢由宦途之滯宇
民誰向愁非製錦之二式政衡陽有玷題与之
苦谷地褊財匱不堪步計之支吾已甘置散之
選頃分隨郡未及朞年賀殘望輕易致人言之
科安有復然之望豈圖叔拭更任當宣春古珠
崖實今瓊莞邈在万里之外顧居一海之中漢
晉廢置之不常隨唐分合之靡定久服 本朝
之聲教遂同內地之元風惟黎毋錯居當謹邊
防之慮而賈胡選集是為舶政之源自擬庸虛

难勝寄委兹盖伏遇 皇帝陛下仁恩溥乎德
務包荒細懷弗服之人遴擇竹符之守知臣嘗
更于遠外致可承流謂臣備歷于險艱庶几使
過臣敢不仰衍思紀謹布邦條奉依西伏波之
神毋碑之令播之隆仕方行志敢為乘桴之海
之言忠不忘君徒誅登樓望京之白鑿禪竭力
用答鴻私

代賀 太上皇帝慶壽表

啓七十之慶將傳万歲之正危率三千之臣先
上 兩宮之寶冊美倍形容之至光增授受之
初孝治愈隆生民未有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
尊于父方當親着哀之衣德為聖人而得其名
詞可發壽常之号一紀哉加于繹無九重尚睠
于渊衷兹講未央之儀爰採康耀之誦崇为慈
扆禮及中闈恭惟 尊号太上皇帝陛下道大
难窮功成不有聰明邁德于昭與子之公返乐
延年自德縱心之适曰仁曰德允能名為好武
乃文紀其盛者 尊号太上皇后殿下湘成爻参太
極睿贊重離天下循而地上行九謂 之道
堯甫御而舜化而實同稀有之期 皇帝陛下

愛篤恭君親傳家法謂壽富之福惟壽倫之所
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久而尤喜况承社稷之託
獲見秋春之高不有極苻之稱曷為甚盛之慶
優游情衍雖問之朝野而不知楊厉鋪張要編
之詩書而光妣礼文曁古雲物效祥欢均軒陛
之間化決華夷之外臣与瞻寓路入觀龍樓萬
歲傳呼絨四海九州之 皇乐諸袍端拜頌十年
一慶于修齡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郡染青袍叨与太官之益花栽絳縷更分禁藥
之春敢望微生叨承華寵中謝伏念臣等作椽
浮精牟植荒蕪吐天葩之奇篇初无詞采蓄瓊
林之茂典咸戴恩榮謝桃市之旧遊尋杏園之
故事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霑行著材育菁
莪万国春陽頻遺于寒谷九天雨露遂均及
于群英臣等敢不種李積文去華務實芝蘭馥
烈但堅自潔之心桃李芬芳共樂不言之道允

代趙侍郎遺表粹中

負罪屏居方还田物卧病垂絶將謝明時頃属
纏以甚危犹恋軒而不忍孤忠未泯衷涕泛頌

中謝伏念臣起自詩生祖傳末李弟兄射策偶
登淺造之科州縣服勞安有功名之望眷奎音
敘秋于羣策謂故家或有于遺才嘗曰輪對之
初談辱衮褒之寵神全氣合不自知遇主之因
年除尚迁職寢工從臣之到二史屢書于玄勤
三銓深杞于嘉歎承拜瑣闥工知却古人抵勤
之勤建明府試敘以奉 列奎在天之灵雖自
詭以治民誰敢忘于報国追馳陽之奏課就茗
水以交得枝檄得閑焉處田明之旧隱騰章椃
賊誦言一華之函寬固知不辯而自明卒荷容

光之照矜以久困賜以更生通禁路之班許
尋放步趨廪人之粟俾盡餘年未酬肉骨之恩
俄屬負薪之疾水浮膚而成痼藥苦口而弗灵
殘息僅存大期已迫愧論思之無補尚攀戀而
有言伏望 皇帝陛下寅奉慈闈益隆宝祚以
寬仁壽天下之脈以清靜養主躬之和等 藝
祖肇造之功早止末向之往念神州沉淪之久
无望北伐之図臣易簀何為盖棺遂已生无可
恋啟言滞太史于周南死或有知尚可无杜四
于輔氏

代陳閣李遺表居仁
承命造朝旋抱貫薪之疾奉祠还舍迎吳易簀
之言忍死有陳报恩無所表明時而何及麗哀
涕以空悲中謝伏念臣生也士昔詡而孤立自
士賣而策進士奉大対于 高皇之廷錄冗僚
而登皇官受異知于 孝宗之奎音游李省出
試刑魔狀寘郎曹始遍更于宰椽擢居柱史遂
徑躋于詞垣陟彼屺以遷袁子之琴而終剬誤
蒙恩康屢異左符際 責主之題則弁太拜而
令阃無徑煩使臾坚徇国之心縱有微勞皆是

守藩之哉敢意凝旒之眷忽叨召節之欲雲氣
在前不許三山之到君门甚迩翻成万里之遥
抚落爾以自傷懷孤忠而莫吐卒困陰陽之寇
竟違咫尺之顏荐貢忱誠僭于渊听念甘泉逶
臣之已老況正元朝士之先多祝恩之請則卻
而凌常寵且之寵則辭而不獲仰戴天地生成
之造浮為山林休之谋然而精爽欲離形 容
尽安枕家而迹未定过信而病益增见方卧于
漳濱蒐已遊于岱嶽龍虎深孪愧未補于秋毫
駒隙易馳將盡先于朝露少留殘景胃進危衷

恭願　皇帝陛下寅紹皇圖聿新孝治躬勤
以致中興之業進英俊以肇太平之基內修外
攘坐復　祖宗之舊東漸西被聿觀聲教之行
臣竊恩兆何益推遜已歷寄五紀恨莫賦于歸
田冥漠九原願敢忘于結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 紹熙三年四月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居郎者有起命自天措躬无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于清光螭頭之班允先于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注之司如某者李不知方才非適用自登仕路屢豎朝行但期早進之安敢啟超遷之望忽叨新擢實出誤恩已深拙薄之憂更重積薪之媿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賢才俾退即于塒聽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兼權中書舍人者自揣愧迷弥增震惕伏念某技於篆籀見謂瑣迷學術素疎且多廢忘曩迂左陛曾閱日之未深密侍清光惧記言之非稱矧是綸之要非辭章典麗不足以色潤王猷可使凡才而与寘參造命之衆非知略該通不足以裨替國論

華選暫承人之雖弗許于控辭退睥時是顏豈
容于冒進欲望朝廷特賜數奏曲回宸命更選
詞臣俾專柱下之官庶惟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中書舍人者
看詳自中抗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爲
要知制誥者以一日爲榮前代選才凡試言而
後授近時拜事多謙岁以爲責察之加詳過子
明試臣自項承乏最爲國不詞華不足以彰播
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廣逃点取

冀 親除狀望 皇帝陛下俯鑒愆衷亟收成渙
俾仍記註之舊精求潤色之工庶稱師言且安
愚分

辭免兼實録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兼實録院同
修撰者叠拜寵光伏增震惧竊惟以 高宗皇帝中
興之烈信遠邁于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録之書
乃可傳于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寵摹如臣蠢愚
遭世明盛自懃簿宦奉三入于修門雖既從班
未一登于東觀爲員詞衣方忝誤恩共二使宮

敢汗清選欲望 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
髦使專掌于王言庶或逃于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君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兼直學士院者
忽拜恩光俯增震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榮
雖曰兼官亦當遴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登瑤
世祖嘗爲瑞屋之枝久從吏役豈能工制誥
文之作業磨垒之深知獲备詞臣之下列叨居
西掖已惧惶黌拜直北扉尤驚誤寵猶清選尚
稽于間閑領林何急于充員伏望 皇帝陛
下洞鑒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曰簡方當視草之
得人奕俊駢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給事中依
舊兼直學士院者惕飲向寵命莫措微躬竊以掌
制禁恒久慚无補進管清瑣有惧非宜蓋机要
之愈嚴聚五緘之攸繫自非孝足以思潤國論
智足以深照事机或非其人必害于政臣退量
至陋宗恐不堪昔惟甚色之司猶虞球闕旋任
塗歸之所是速顛濟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

詞翰清切之地圣思誠厚愚分难安自知斷斷以死他教必斷　而不可伏望　皇帝陛下收还成涣俯鉴恍衷別擇時髦俾當夕拜歷几得抗勤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辞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圣旨除权吏部尚書兼職依旧者宠光下逮惕惧靡遑窃以選部收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揖事六叨八座之称繇难求傑異之才犹當取殘歇之旧臣一登仕路三入修门年除岁迁寝踰于始望寝鹜梦愕蚤蹈于危机推滋瓚闈几更月琯遇事輒發徒自積于兢惕音為多方日虞于何謹敢期屢獎亟賜褒迁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費于東觀仍視草于北门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發伏望　皇帝陛下收还成涣改畀責賢俾退服于旧班庶漸伸于歸志

辞免陞兼实録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圣旨陞兼实録院修撰者疊被崇累增職灼窃以　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宠募臣才不逮中戢多共二北門視草領五枝云已劳東觀濫巾曾一辞之未措矧乍躐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谓宠光進升論撰銓曹至冗尚憂綿力之弗勝髦漢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音鑒遴擇实能庶大典之速成免正朝之虚授

辞免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圣旨兼侍讀朝拜宸綸暮叨思命退量讅薄累切鹜惶窃以帝惟抚往之臣左高露门進讀之選旬非耆儒碩茖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閒何以贊緝熙之盛如臣至陋冒宠已多推近才閱于七年超躐寝登于八座已不堪于共二尚故望于臣三昨為執筆之官犹慙于記注今進迩英之列安有于發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鑒俯照愚衷樣图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容一介專意三銓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天听伏念臣庸陋永堪敢萌崇望比自三汙朝籍六閱岁華　太上擢之冗

撽之中保居詞掖　陛下賜以便蕃之寵遂長
銓曹侍帷幄之深眾極儒生之榮遇訖無毫末
御費高明況今福過災生量盈器益近遭介弟
之戚復有冢婦之喪重貽親憂无不違處連念
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寖衰喜懼交切久
去鄉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延畀臣祠
祿使息疲勞或得州郡差遣許其效力于外庶
凡不妨賢路少逭負災于冒天威臣下情无任
望俱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與郡狀慶元年五月

右、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職與郡閒命
六初揣躬知惧伏念臣久玷近班无補明時自
揆小器之物盈況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悃仰
叩宸聰果蒙從欲之仁俯遂問安之志已為厚
幸數激殊榮乃叨寓職之恩紹畀典州之寄實
踰始望爰瀝悃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賁
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顯謨閣直學
士知婺州恭拜綸命若臨淵谷窃以東陽望郡

偕選循良延閣顯名以優耆德豈容一介之賤
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入修門十更除日經
帷史觀實為儒者之華翰苑銓曹寖躋從班之
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分外之章幸
動蓋高之聽本欲少休子疲曳敢期遽受于寵
光伏望　皇帝陛下俯鑒抗衷特回成命庶以
祝釐之祿從其季祿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宮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干宸扆伏念臣比以使親求外
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謨閣直宝婺

分符一旦得之實踰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冢以
遂私心誓當免竭疲駑圖報君父已擇行日即
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感疾脾胃始則
冒風作熱以臟腑勝下利年已八十有六平時
素康強而氣血既衰不堪耐勞合既伏枕旬日
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无退候舉家
煌擾朝不謀夕自知稽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
又准七月二日指揮以臣蒙奏請時應未申到
任歸守監司排日催促疾速赴發仰惟　陛下
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豈不願在臣即被郡事

上寬煩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偃並方命迹凡似之跡不授誠 陛下勤恐難逃譴責震恐憂惧无以自容臣与老母祖与為命既未容扶持上道又不可单騎先行若更迁延月日深恐輔郡久无正官或致闕誤重臣之罪无以自逭欲望圣慈察臣田中之吉出于恳切特賜官現差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几母子或可保全尽出天地父母之恩靡捐頂踵不足以报冒犯天威臣下情无任皇惧陨命之至

第二狀

臣比蒙圣恩除臣顯謨閣直学士知婺州臣暫还鄉西郎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畏暑感疾瘧痢交攻屢頻危殆不免控告君父乞奉祠侍养得旨不允此既是朝廷故事及有量展赴官日限旨揮明給之頒詞旨温厚撫矜危悃洞照员情登拜三讀圈门戚涕臣仰御 隆天厚地之恩不敢随即再補今詔下几旬局脅不皇臣母雖用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月日安得頓復回覌罷勉上道深慮頗隨母好相与為命又不可单騎先往深恐稽留君命使婺女久曠守臣之戚臣則有罪不免復申誠祷欲望睿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差臣在外言覌一次使得杜门專意臣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恩上呈仰助孝治之方一千冒天威臣不情无任惶惧俟命之至

第三狀

臣比以母病陳乞宮觀狀雖尚書省劄子奉圣旨不允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拜命三次周章局蹐无所措躬伏念臣愚愚不肖误蒙 陛下拔擢便親求外过家上家恙荷矜從誠顧勉竭少因扶效而况臣所得州素為浙東住郡則计祖履当争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实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閒而年高易于感動近嘗夜作噎逆次日心脾疼夢几于委頓闔门无以自存驚惴度日比去舟行三日至越道六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尚須扶掖方能起坐委难支吾老迫于威命勉強登途既百不濟万死莫赎昔陈实為太丘長吏有许称母病求假事覺収之以為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臣雖不

孝安敢爲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
許子君父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
宮觀一次使臣得以杜門尋醫藥之奉保全
老母之餘生臣無任祈天望聖惶懼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知婺州自天
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比剖右符暫歸故里屬
親闈之感疾听宸陛以陳荷温詔之一綱控情
枕辭而三請因殊庭香火之奉得尋心醫桧之
營仰戴恩私復成藥喜忽蒙東記再畀藩宣不
移東婺之輔郡俾遂南陵之孝養因當仰徐趨
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孝益高九近九齡
之虞雖官程甚近尚踰數驛之遥俛狀持以亟
驅恐疲勞之未免況臣世系本出郡封至今三
邑同姓之人不減四明聚族之衆詢于宦路或
講宗盟親疎之間每各斯起豪患不堪于累旹
聰明無識于前時敢以妄庸冒此煩劇欲望
皇帝陛下收還成涣別遴長不庶安衡杖之居
以盡晨昏之職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復元職名依舊
宮觀臣趍闕成命深震危衷伏念臣過邁昌期
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施因奉母以求閑
比歲家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尚遭白簡之彈
奢地靡遑敢冀青瑣之苗忽族綸于北闕復竊
徽猷攝清拜寵若驚祝壹如放不圖簡記遠及
職于西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　皇
帝陛下俯矜賤悃亟寢綸恩庶安敝里之居免
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與郡臣恭聞明
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叨眷一經本因覓奉仕踰
三紀非敢爲高論思無補于清朝吏迭遂良于
輔郡爲親向歸故里九易寒暑復職而畀外祠
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闔門皆驚久伏丘樊豈不
願承于任使況疾病猶當出效于驅馳茲貴
儒童買有危悃母以十九四之耄曰抱沉痾臣
以六十九之年又嬰宿疾獨二人相與爲命無
一日不曾用匡湯藥扶持苟延暮景里閭勞若
其見貴情心志已凋殘切不廢之惧顯顯如許

字堪共理之良伏望聖慈俯憐旧物許全終养
以金烏、之私級稗祝鳌少安麋鹿之性

開禧二年乞改仕狀十二月

右臣山檄之迹遭際聖時叨級從班曾无俯拔
憂患餘生自貽戾譴杜门省愆衰疾日甚重念
臣生于紹興七年今年及乙十撥之禮經实當
告老伏望睿慈許臣致仕于冒天威臣十情无
任祈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　聖旨太久者引年有
請循畢餘生賜音未俞敢伸再瀆仰動益高之
所冀垂從欲之仁窮以致為臣者实累哉之素
心不得謝者乃請朝之異數苟非宿望厥有彞
章如臣者少既無背今將安用不堪荷橐賦彭
澤之歸求但切杜門類介推之習隱子欲养而
親已矣老將知而耄及之而况拜不能与扶而
後起疊病体何必待年揆以礼經適當納祿
弗容自然非敢為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
畎畝遂終齒于草民許桂衣冠庶獲全于晚節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与復元職臣忽
闻帝復倍切驚惶伏念臣又遂退间曉更憂患
不知自謹宜得大何曲荷隆寛正従薄責既坐
靡于祠祿復進冒于昧封增衔圭腴方申謝牘
敢图春春尚及孤蹤未容掛神武之冠何為洗
丹書之籍寬还政職以貢餘生感生意之至優
恐与言之弗貸欲望　皇帝陛下鑒田中之悃
悃愚尽之年追寢誤恩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開禧三年四月

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龍圖閣直學
士依所乞致仕者闻命自天措躬无地窃以引
年我請方拜俞音進律过優几成誤寵重念臣
仕參法従即隱居多病暮衰久有掛衣冠之
志為貧急祿尚存恋栈豆之私不因及七十期之
期安敢為再三之瀆幸茲得謝何望叨榮矧惟
漢閣之班莫重河図之直當以處勛功之彥豈
在昇納祿之人伏望聖慈收还涣渥念臣素知
止足俾臣粗保始終惟旧貫之是仍庶餘生之
无愧臣除已遵奉　聖旨致仕外所有龍圖閣
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開禧三年十一日
右厶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召赴行在厶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厶本无可用老而益衰
既已引年方茲待盡忽蒙頒命不知所為況男
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為急有如厶者將為用之
輸忠竭識則已志回李陳力就列則又為庸人
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非敢飾辭以控免老自衷
誠而吐陳懇別用于員賢庶小安于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厶召赴行在即具奏辭
免恩命奉　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礼津遣
疾速赴行在又蒙賜臣詔書一道召命累亟
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
動九重之听伏念臣投閒已久昔老方新憂患
董心積有負薪之疾权豪樹日尤深拋莢之危
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忽聞　上聖當運之新復
見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声方物六為
之吐氣雖回杜門而待盡寧嘗俟駕而遂行矣
以蒲柳卷凋樂榆莫迫病纏双足時歷半年精
質既衰曾鍼砭文弗及余突未珍致墜捨之无
功已分終勞豈顧已望御蒙簡記与秀拔首已
掛衣冠敢奴從班之專達庫頒綸綍更加礼遺
之優恩薦瀝丹心仰干洪造伏望　皇帝陛下
恕其方命察此由衷略及汙之小嫌遂乞嚴之
素之故（遂）止多月俾息田庐悅拜起之粗堪豈奔
趨忠（或寬）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間又准尚
書省劄子奉　聖旨樓厶落致仕除翰林學士
日下前來供職臣控辭未允聞命兢驚伏念臣
性資顓蒙學殖荒淺仰逢休運屢踐周行本无
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宮之名表有媿
錦窠代而擬之王言久塵薇省揖承翰苑親与
梓書燕內外播告文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疾心
自兇血指知慚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
憂患嗟視前之凡何絕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
羽嬰沉痼期保余齡遠茲更化之初押奉趣得
之音循墻固請出綍又新揮虎門已掛之冠殊
乖素志正藝禁久虛之席尤俱非才伏望　皇
帝陛下俯察悃衷別求髦俊俾司是職大啟厥

辞慶德音昭示于方方雖武夫亦為之三歎獲
苟安于故里免有玷于隆知

再辞免状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学士继具奏辞免伏
准詔書不允屢辞召節已于方命之誅叠逊詔
綸文胄枕愚之惧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窃以起
廢湖江豈非臣之子大顧光负翰墨尤号儒生
之至荣而臣昔者拜空实田西省今為被命乃
自外方身已納禄而復齒垂细之間仰上思之
特異年过從心而使當視草之职貢近比之所
无臣自知其弗堪人亦以為不可進退之際局
蹐靡遑致望　皇帝陛下念及衰残許其引避
或不容于固請姑别处于閒曹雖怀知止之懇
犹有可勉之理

謝宣召入院状

右臣伏蒙　聖慈除臣翰林学士仍依故事本院
待詔李舜臣至臣所居宣入院者李士者遠頒
除命貢臨東海之濱甫覩威顏徑上北扉之直
重勤主眷申遣王人荷新渥以无堪扶旧游而
自失伏念臣李徒泥古仕本代耕素甘州縣之
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鵷序寢上螭坳紫
微久典于訓辞青瑣進司于封駁天官掌選兼
侍金華之殿史觀綴文久拜玉堂之邃投閒置
散已分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已矣寧知末路復
被優恩不容卧家趣使赴闕对延英之閣曲軫
淵衷登摛文之堂殆成陳迹自歎形容之尽变
况了掾録之游更已試圖功既衰焉用兹盖伏
遇　皇帝陛下才無終矣仁不遐解琴瑟堀
更張聿修治具出孫綸而弥大下取故臣欽以
隆知趋鸞郡听臣敢不勉尋末李增葺寡闕礎
為飄散之詞少答便著之寵

辞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学士兼侍
讀状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吏部尚書兼
翰林学士兼侍讀叠拜恩光深深震恐伏念臣
項者拜承文部兼直禁林進讀巷門无匪高華
之選退耕綿工不堪憂患之羅叠垂車以示子
孫辱賜骸而归田里致個出持復使彈冠况在
七旬之餘悉行三組之重不惟　二俱俾為貢
有如朽鈍之躍冒称便著之寵欲望　皇帝陛

下別國史俊无倫一夫念齒髮之衰衰森神精
之不及姑仍旧貫尚竭庸权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繼
山卷辭免狀准詔書不允詞禁再瀆甫祇官次
恩先三錫益震愚衷貢迸膽以來俞望宸居而
力請伏念臣才本无用病因易熏俗官方幸于
杜門承詔忽驚于赴闕尋塵玫之旧已惧不堪
居後稟之先尤為非擬況二遴並称于劇部而
九重泰侍于 述奂仍兼視草之司深切負芒之

光矣三者已難于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故望
皇帝陛下憫其已過于七旬察其難兼于數器
以國典為甚館掄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躬粗殫
駑力
乞賜莫叔光謚及錄用鄭鍔之後劄子
臣等竊惟為蔡潛邸者儒生之榮遇施恩旧李
者人君之盛德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圣敎日
躋而終始典學習与性成崇儒重道增光家法
凡臣子之执经于初潜輔導于太邸者寵數特

異仰見圣明不遺故旧之至仁其有身為侍從
而不及覩龍飛之盛終于庶寮而不得霑霈澤
之榮者二人焉竊見故吏部侍郎莫叔光性
行端良问李該洽立朝正色有仁者之勇始以
秘書郎兼 止陽郡三府教授後以著作佐郎
兼嘉 王府贊讀在 陛下左右四年嘗賜以
恬靜二字後雖免兼而朔望必見愛眷優渥
陛下閔其蚤世賜以金鑽而贈典之外未嘗加
以異恩易名定謚故也員外郎鄭鍔田秉明經
術通貫古今教導諸生者錄其中任秘書郎曰

惧欲望 皇帝陛下俯于誠悃曲軫積齡既知
澌澌以无他安得多多而益辭許客避寵庶免
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圣旨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修撰臣再入修門屢膺寵屋周章亟拜局
眷靡寧伏念臣項遴從班嘗共史職既典銓于
遴部仍視草于禁林茲皆遂于為貢又已參于
進讀更須思旨俾預史官比緣孤俎之煩痍于
本命乃若汗青之重无所措辞至今愧之況復

先帝時在東宮 陛下為英國公 孝宗擢埶
小學教授兼置一員與知樞密院何澹諭日入
侍首尾再朞嘗進功戒元亀一書无蒙褒美御
書无逸一篇及學问清修步寔守字以賜之
錫之身後无為褒贈 家可的一子遠宦奉九十
之母无以為养一子果奉未第无有為贰人言
者臣思臣果实与同朝而錫又臣果之師也臣
苛幸日侍経幄敢以奏聞伏望聖慈特加于念
使思逮泉壤澤及遺孙簪履不遺民德的厚实
有補于聖治

乞加贈彭亀年及錄用其後劄子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徵明皇幸蜀乃祭九齡
蓋忠臣之言當时或不見用事有其驗雖臨異
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即位之初一
时旧學多在外服惟彭亀年自起居舍人擢中
書舍人迁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見其无日不
蒙召見思至渥也韓侂胄方有竊权之漸亀年
知其必為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
而侂胄首為内祠是时臣为給事中林大中為
中書舍人同衔繳奏乞留亀年既不可以再奏

亀年義不苟言又不從三人相繼去国侂胄
固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
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与臣明自即蒙收召起
于既老獨亀年委殁不及覩更化之盛实可憐
惻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
則之亀年尤見之明耐言之力或加贈恤或錄
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之館上以廣聖君念旧
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实為幸甚

御筆彭亀年係朕潛藩旧學當权臣用事
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谋褒卹之典理宜
優異雖已追贈未称朕懷可特加贈龍圖
閣學士其子彭欽与寺監簿差遣

嘉定元年乞歸田里劄子七月
臣最傾識悃仰干天聽伏念臣孤危之蹤自慶
元改元以補外因遂投閑十有餘年而尚遭排根
不已屢欲陳乞致仕以年既未及恐涉矯激繼
遭内难即言之日甫及七十引経至再始遂掛
冠臣自去国即為終焉之計人所共知去冬仰
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収召是时非敢傒偽而
行实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徐曰下及于里门

郡守又從而津遣扶病赴闕再瞻清光游紫覲
擢加以蕙殿又且俾典貢舉非不願勉竭衰悴
少伸報效重念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
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文字之冗經筵史館皆
非所堪近以中暑拍臣不敢謁告步趨拜跪艱
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顛躓久妨美路且玷明
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祿仍老田園實
戴天地之恩敢忘君之賜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狀劄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
竊聞漢涇倚震危重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污朝
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它川樸忠
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爲奉親置散投閑久作山
林之計遷擬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推剝
之餘終不坐排根之甚幸逢睿化首辱召還既
叨長于六官且悉乃于中職重爲遷分何敢僥
求況已逾于從心比再祈于納祿不圖曆眷擢
置樞臣典選周雖尚能自勉本兵九重安得冒
居崇加祕殿之名并預儲察之列誤恩不逮群
聽皆驚殊非衰遲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
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納
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僥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
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臣紂衣金紫魚袋鞍馬豹以出珍服于尚方錫名駒于内廐臣應戢之始拜賜已踰豈應旬浹之間復冒恩榮之辱豈誠过厚必則靡遑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亂使之安分抑免復塵特降旨揮追还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依旧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謹思狎至小已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投閑荷散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筦文班仍領儲宮之客已為逾幸無愧弗堪曾爝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夲兵至重寧容濫吹之人偃伯云初蒸豈希癘之地尚幾一豪之效逐叨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況天下之逸民未夲不應迎列乃以序遷欲望　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叉汙遴選英才而圖任姑令旧著之少安亟錫俞音免貽群誚

辭免參知政事劄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命下陷抚躬若承惛惕豹以中書之本方化國資參預之良近弼之有二臣是称倚毗之重敢辛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存旦從班叨塵宥府才弃周于月踰已叠被于恩綸玩惕自慚于事功而何補衰疲既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施便請郎衣冠而退忽聲寵渥俾与政几哉放旧章問有三人之同列若指近此未闻兩地之贅員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四憐过分收还成涣領亟賜于俞吾茂柬英才以共扶

賀　東宮工御書居仁牌劄子

山谷留寵錫宸奎帝新户册前昰少海益炭壯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震享協吉日進无疆山叨与下寮欣聞盛事容卽陪于賀拔敢先貢于枕㯋伏望令慈俯垂監察

嘉定三年乞歸田里劄子

臣輒伸衷悃仰于天听臣聞七十而致仕礼之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聖朝三八周行寢歷法從年未六十即遂從閒屢恩納祿正恐或以為矯毋喪既終適當七十再疏得請自謂

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聖慈更化之日首賜
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尽畀旧物旋由樞筵
進式政机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歲月毫髮
无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
之晜而況筋力日衰每慶僵仆素有足疾曾為
麻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恋慕聖德願
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衰
悴許臣仍旧致仕歸耿田里門尽餘生不勝兢
幸

第二狀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章有
請輙致為臣煩詔旨益未容得謝敢瀆陳于恩
悃用仰冒于宸聽伏念臣少已無祿老將安用
傾枚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善參知
了无裨補弥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
强勉十當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好賢自知不可
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翔同召之三人今止存于
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尽鐘鳴夜行當已
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睿慈俯回淵听于歸
田里俾遂畀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臣叠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瀆煩渙渥未許告休三貢需章終期得
請敢冒益高之听仰于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
迂儒叨塵近掇上恩至厚加寵數之便蕃同列
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
年矣寖高夙昔負薪之疾位為甚遇了无橫草
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垂而再駕識分知足
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恋劇之識豈能戶曉久妨
賢路奚補公家屢屬望于皂囊終投誠于舟房

仰祈聰鑒俯察衰殘与其僵踣于朝重貽鐫誚
孰若曲從所請兇賜保全矣辭已肯屏忘以佚
御筆卿為時耆艾東国樞机進退之间重
輕所繫散領詔諭宜悉朕懷兇竭壯抚毋
庸遜去

嘉定四年乞致仕劄子閏二月

臣敢傾危悃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
道札之継也臣五十九而投閑十載而遭母喪
比及三年〻適七十運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
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

是歲一發數月甘為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
耆舊之旧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
又領延行之命扶憊造朝本擬一非清光歸安
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塗荏苒三載
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
遂七十有六矣既違古誼又乖初心筋力益衰
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撫事感傷久在朝假
不遑安處勉強參告趨陪是處茲敢投誠 君
父乞骸以歸非惟粗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 聖
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 皇惧祈
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跪力
陳頒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為難窮
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用
音辭眷寵之过優旧或施于策黜押之餘今乃四
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皇安伏念臣李術
素疎宦情尤薄禁路之時既從謝事之頹豈容
罔功況有微心已知其踰分政塗深愧于今日

猶玷近聯況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
列殆几貪祿以忘歸福过災生重以鶺原之感
日莫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趣
拜每虞于僵仆覯息影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
君父之前伏望 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
瘁思榮素辱非先犬馬戀軒之心志意已凋但
有麋鹿投林之想儻得退尋于醫藥庶几尚保
于桑榆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老引経
告老尚閟俞音遂郗陳情敢析恩許雅避再三
之瀆庶蒙万一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几成去
國投閑置散自分終焉避寵辭榮不啻足矣顛
童齒豁周知竟死以何裨漏盡鐘鳴焉可夜行
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雖粗逃
于瘝曠玩歲愒日恐徒積于悔尤久踰休致之
斯深有滿盈之惧弟兄𢈪中凋謝奚堪疾疢交
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祿或免招災伏望 皇帝
陛下洞鑒曲衷俾令得謝既不敢請麾符之寄
亦不應奉香火之祠掛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

樂清時之鍾皷尚佚餘生

嘉定四年再乞致仕劄子 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祿聖意眷留溫詔稠疊仰体隆寬復就班綴夲求敢再有陳請讀冒君父実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身思未振勉强奔走使其无病尚可東西臣近者四月十七日扈 駕朝獻 景灵宮乗騎拜跪几致顛踣望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議次之次方欲夙還緣積雨陰濕不惟發動足疾適苦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比亟相以下之所親見十日環視不可掩覆亟帰私第招医用藥僅得少定至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假深不遑安使當殿陛朝謁宗廟駿奔之際不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列必致倍費保全兾臣先已掛冠又过數歲强顏寢久自知人言不貸以為貪祿忘帰一旦疎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陛下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亦不敢又勞宣押之頻輒貢囊封觸天有請伏望眷慈矜其过老衰其由衷許臣依旧致仕放帰田里以畢餘年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啟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度老而去耗難以遍免趨走既忝恭預又不容安坐养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納老伏奉詔書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倚增震惕伏念臣舊有宿疾甘為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又延數年及見 聖君更化之初叨与明時共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强而中实枯心欲為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状乃无报效之勤立則欲僵生多假寐徒妨賢路难免人言况復近周風温之侵初為貪世之疾眩暈几成于顛仆推頹甚費于扶持維轄剗以復醒亟还家而均卧仰蒙手告得遂呼醫自嗟蒲柳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强勉更效驅馳一朝或作五周行万死难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耽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壑庶可訪尋藥石收聚精神苟徐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迦以衰病除乞致仕而奉詔書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愛護非敢益瀆高

之造受綠有未盡之誠輙于蕭斧之誅蕤動凝
旒之听伏念臣少无所用老則可知項叨獻納
之聯甘處蘇闾之惓屬　眷主當改絃之始俾
徹臣仍成履之餘擢寘樞庭遂進參于駿瑕重
麋廩粟增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誚于人自知非
久于世然而七旬以後三載于茲粗能力勉于
步趨因謂尚堪于驅役烏雖飛而宜下可不知
還燈欲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及未衰殘而告
還况今以疾病而有求慌遂伏于先廬庶少延
于暮景伏望　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

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勞其
力而臣力既勞難雖已殫情則甚切適凡重而
請命拆一札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祿在常情則然養老乞言稀
古人不廢况大臣之進退係朝眷之重輕
有如卿吳蔚為國老躬閔抗陈之奏殊乖
眷委之怀益務交修毋惡独善
親書奏謝　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榮上引年之請不蒙
陛下曲賜眷留本末敢荐冒天威進在堂中忽

作暈眩几至顛仆謁告呼醫尋即工韋求致其
事兩拜温詔尚闵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讀初
七日早仰荷至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
可主吉且聞右蒙引疾素先宣押之例皇惧承
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敵國天地之陰私中責
雲溪之韶札獎飾倫訓以去就之宜臣宜何
人叨被殊遇周章震悚無以自容危勉力就列
終懇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万一謹于中夜齋
祓躬伸奏謝表日自當倫伏覆陛控叙危衷臣
下情無任感天荷至激切屏營之至伏乞齋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
臣輙有微識仰于天听臣祖贈太師齊国公臣
山攻和中由御列權守御郡与利除害非止一
端無有奏聞隨即振可甘浚因任首尾五年宣
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应如杭婺処州皆
遭攻破越及温台僅保城郭外色亦多墜炭惟
臣祖中飭備禦多設方畧闔境凡屢就隆微獻
闻且奉士安墨其在前徒聖上褒美皆親灑宸
翰雲章照曲海邦增權城内一湖旧着十州三
島最南一处適另私家近相遂于其上建錦照

堂刻碑堂中以修工賜中更兵燹巋然独存是
時州治初復移為小厛碑石暴露隆興元二間
州郡方始再建及今又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
連歲暴風秋霖頹損尤甚臣自顧么微猥叨誤
恩實諸近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猜惟家世之
田不敢自然欽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
材植以時增葺俾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
許本家及官司措占安治居止庶可永久芳奉
先朝奎畫之榮抑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 東宮耕織圖劄子

臣衰遅之賤叨逾過分自塵梱範即備僚寀
蒙今慈眷顧加渥退念略无毫髮可以補报每
切慚悚臣伯父故淮東安抚璹嘗令於潛深念
農夫蚕婦之勞嘗畫成耕織二圖各為之詩尋
蒙 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加嘉獎宣示
後宮至今尚藏副本臣嘗書䟦其後仰惟 皇
太子殿下淵冲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
愛民固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為天
下大本或恐田里细故未能尽見臣輙不揆傳
寫田圖親书诗章併録䟦語裝為二軸伏望講
讀餘閒俯賜覽觀或可備知稼穡之艱難及蚕
桑之始末寘諸几案座右少裨聰明之万一亦
以見下臣拳拳之誠

乞録用陳傳良之後劄子

臣仰惟 陛下自更化以來校用人物凡曾被
遴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无不收召臣如荐
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溘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
際者或加贈謚録用其後而尤篤于旧學之臣
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錫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
傅良以一世名儒為 嘉邸直講最蒙恩遇
陛下践祚之初寘之邇列尒後困于排根几至
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
天長子師轍劳履孤独曾经一任改奏京秩年
过五十栖栖逆旅所尚不偶誠為可憫臣与傳
良為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
真是畏友其學问文章过臣遠寔不忍其後
之不振竊見紹熙中 陛下生辰傳良献詩文
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及以賜之臣嘗再
拜而為之䟦奎畫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
臣䟦語同以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睿覽其念舊

履之遺特降恩旨録其嗣子止以見聖主升盤
遐野之思下以慰傳良沈泉之痛不勝臣子之
幸

嘉定五年乞致仕劄子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聰臣聞之禮經自知孝以
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同之臣生而多幸年未
四十而仕遭除三朝四八周行年除歲迄寢至
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
蒙收召迫于感會扶病復來思渥益隆遂塵樞
筦進參嚴扱亦既一年中間屢嘗自列眷留再
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
允俞臣难以继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大矣齒
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痺隱痛交攻每趨朝
謁悉出勉强深惧僵踣于宗廟今同之際有玷
陛下保全之恩顧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
休官乃在其後又復过數年矣貪冒之譏难免
入言臣自知媿有靦面目伏望聖慈矜念衰殘
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
允臣竊惟皇朝忠厚尊以禮義厲恥養子夫之
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 先帝臨
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
省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
守是為愛養臣子不使犯礼經之戒伏自 陛
下改弦更張以求異念正元朝亡所餘无几又
多久厄于权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耋艾亦皆以
次收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之
人或去或亡几汙略盡猶臣久玷政塗未容得
謝誠不遑安迩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為禄已
視則昧止足之義无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
又曰路不妨賢則諂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
凡在朝列有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
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过期使其
精力尚强猶可圖報老而荒及將焉用之伏讀
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疎智短不足以任其政
之責所以切、求退非為圖山林间燕之適也
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
為使焉其後日徒費 陛下保全不若及令尚
可強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曉莫

崇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
足之義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告老将歸顧大有請蒙恩未允春地靡
建敢于方命之誅三貢乞身之悃伏念臣屏居
既久得謝復求初期一泝于天光經还鄉社豈
謂五經于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掛于衣冠亦
已疊勤于詔諭詞劳復止福过难安念久拠于
要津致坐妨于賢路況復衰頽益甚遂已至踰
七望八之年參預无聞何以佐咸五登三之治
爰自去冬而草奏祝期嗣岁以辞崇親奉玉音
謂正資于輔佐游頒綸命又有及于与刑仁慈
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尽下在微臣皆非
敢當不復更引礼经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痺
疾既交侵心志潰残事尤健忘信多則蹇于進
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間豈堪任責欲望
皇帝陛下特垂睿鑒洞察忱衷推從欲之至仁
使歸安于故里巢由長往執云堯帝之遺黄綺
終辞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竟費辞

嘉定五年再乞致仕劄子八月

臣輙瀝危衷仰干天听伏念臣衰痺至此実無
堪為世用仰蒙聖恩擢寘政路首尾五年平生
自知分量不敢貪崇久處于此日不違安是以
無岁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致請至再三率蒙
寵眷温詔由留不敢頻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
七十有六矣已无顏面尚玷延聯況自入春以
來屢以病告而嘗吐痢俱作再以淋澁為苦近
復以暴下累日苶然弗支形体瘦瘠飲食絶少
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僵仆大廷
万目並視徒為清朝之玷臣之護譴頗何足言
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造餘生
以全叢景実為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
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除四項指揮不
容引退臣感激思遇衰涕交横不免再有陳述
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式東
省三歷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
飢疫虫螟盗窃悉就消弭边陲寧謐年穀順成

此蓋國家運祚方興至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
員尸素于此豈不仰念明時而乃自未屏退況
今郊祀大禮在近千載際遇又將有駿奔之列
引疾向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因疾病筋力
頓衰精神恍惚不能自持止恐當　聖主精意
明禋之際昇降使令不足以效奔走万一顛沛
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
責是以不復隶畝引經據古直述情素控告
君父及此秋季祠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
桑梓得為太平之遺民免貽知人之聖鑒誠為
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无任俯伏感涕祈懇之
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
有臣伏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
茲焉三瀆于冕旒誠欲一歸于樊圃危衷傾叙
溫詔游頒已窮告老之辭深感百川之眷惟是
臣荏苒五載侵尋八旬略无横草之功固已难
居于迩列若匪頒薪之疾猶能殊處于周行誠
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凡往告假日姚空累近
雖勉起于昨朝實亦每懷于隱痛不知者尚謂
其貪祿旁觀者寧免于揶揄今則骨露神疲行
遲坐困髮種、以知許視茫、而愈昏孔子老
而戒得之言詮周孝則多學之訓留所當鑒不
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　君父惟乞　皇帝陛
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茲未至鎮沛之時使
得早遂叨休之請首在遲後當准酬重冒天
威臣下情无任皇懼殞俞之至

嘉定六年乞致仕劄　四月

至叔遷充觀于冒震所伏念臣衰荣无堪叨塵
政地四年于茲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眷眷詔旨
丁寧又復申止但歲多病由外交攻齒髮並侵
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止恐不任郊禋駿奔之勞
既不得請日夕就俱違　烈廟太宮因莅行礼
之際　陛下寅恭虔肅神示昭格而臣筋力弗
彊足軟俱憊傳祠跛倚几于偃仆臣實無以措
躬旁觀亦為臣危之迨以興事倫成恭謝日近
未敢奏陳雖幸俱免殊虞而深懷震悚所冀
堪訴起蹣跚有失臣子之于况今遂年七十有
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耻妄竊恋劇

之消長不追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难進
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无以自明足。
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
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
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賜黄臣昨者齋沐修寫奏劄只候恭謝礼
揭前控陳既而展日至再賤疾愈致
發動適值同列在告勉强陪班痛楚特甚
呻吟宛轉几不聊生无止朝謁使客在廷
皆弗獲預机務叢委非可恭病、倖支雖
豈堪任事雖欲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
殫瀝寸誠仰祈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在家
以俟威命伏乞恭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
頃自從班為親求歸继遭排根十有三載百謫
備矣不敢怨挂衣冠恐惑者以為躁憤其实无
所怨尤毋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號而後得
請自謂餘齡无几平生出處遂保始終敢圖着
恩起于既老擢寘近列皆出天地生成之賜職
高任重憂積日積倖夏分溢滿盈自畏况垂年
垂八袠衰疲交侵臣療未效坑溺溢溪合是數
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敢望聖慈察其真情檢會
繇奏亟賜一俞上以廣清朝恭老之懿下以全
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設當圖报于犯雷霆
之威席藁候譴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祿伏奉詔書不允不
得再有陳情臣自揆遇分不當更申瀆冒其情
迫切敢犯威严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
維新比年以求夫臣之進退尤太有全其終始
者殆非所以示四方也理宜如天保護臣下迹
辭求退率多面折固足以御見春注之深然如
臣者本之才術少人如人今為艾老頭何足算
力不度心既年以佐萬飢之殯年當戒得又年
以逃衆口之誚使其蹣跚後塵已為積妨賢路
翔後病若相纏雖欲竭有所不能曆數立朝
之人臣最衰老具為宜去六莫先于臣者是以
不避三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无
任惶恐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　祿准尚書者劄子倫奉　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荐有危悃
不容自己敢冒凟之臣竊惟仕而詩老古今之
通誼而在漢尤次二疏為美方又子相期俱功
移病賜金廣遂稱篤工疏乞骸面後許之又其
都门祖餞生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貴疾篤者
而宣帝不以為欺公议不以為過正以其年疏
篤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无能為後起
于排冠式改策岁矣路大妨一宜去年登七十
有乞理八十几何踰礼越法甚矣二宜去福过
失生拙恙交攻呻吟苑轉殂亡生意三宜去三
上封章皆出田衷之言不敢遽稱疾篤以欺
右又敢重丕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史臣庶
几一疏之風拆以示聖朝退人以礼之美僥得
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
紀無極若筋力尚可勉强扰當一軒陛之下
以承犬馬恋恋之心銘肌刻骨几殞不忘叠把
感頼臣下情无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詩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
可以感動宸聰仰蒙皇慈親御翰墨春首既遲
予告至再祗服異恩敢不退所初六日語幸得
畫旬休恭益近藥餌庶可勉强自振上副九重
之至意而空釜已久福过灾生终岁疾病入春
及深臣者枝劳假限將滿衰降痛焚愈难支吾
屢瀆　君父实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其
事歸伏田里消弭悔吝少延残喘不勝百生之
幸

第六劄

臣輙瀝危悃荐瀆宸听臣老朽抱疴五上乞身
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尊意匡杀又後許時拙急
曾无差減晝夜呻楚左右所不忍闻無絶之命
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来服膺息事之戒奔
走外郡凡公家参集之念未嘗托疾苟且況胃
居近職首尾六載日謹所諸退而替式政机在
酙度務延接賓客或通昏晚雖曰徒劳然竭其
區區之愚無敢但伸扠教犹以不称為惧今則
筋力已憊病又固之恭講之後元日朝賀使者
在廷皆阻于就列益兩月余不獲進瞻感頼豈

有高爵重祿忝此衰殘之人上孤任使下妨賢
路忝安尸廪負罪愈深雖聖眷之優加寔公言
之可畏內自掃度如臨淵谷假限既滿不容勉
強掺以漢法三月當勉揩諸著令止許百日是
敢申布悃衷控投 君父伏望睿慈察其迫切
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
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寔戴天地生成之德矣辞
已勞臣无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于天
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近列
于今五年自揣疏庸屢、求去奏牘徹聞无慮
數十荃度容納非直寬其譴何而又親灑宸藻
過形獎飾屢、所陳竟閟俞音使臣節力未愆
尚可勉強固當殫竭駑蹇以荅隆恩公論私計
統弗暇卹而今者一病累旬略无退證臣療倫
至不容措于惟有決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
負稍免憂懼庶几消弭灾咎假息余齡僥得畢
志丘壑則 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臣
九殞不足以論報矣于冒宸嚴臣无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体衰羸天氣向暄若俟假滿
有請必致重勞迎敌故不俟半月之限
獨其懇悃欲乞聖慈免再給假賜臣骸骨
及今得歸尚可生還故里不然則必致斃
踣于此情實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炤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倫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国
公臣山守明州日所建錦炤堂求遠奉 徽
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
乞身得歸掇遲恩誠欲望時羅 宸翰賜臣錦
炤二字庶几奎晝炤回庸修祖孫被遇榮耀春
荒之事以為樂里私家无窮之光不勝榮幸

乞東宮書牓護二字劄子

山昨者陳乞自倫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国
公山守明州日所建錦炤堂求遠奉 徽宗
皇帝御筆碑石已蒙 聖旨依山所奏了乞身
得歸欲于堂側立穰檢扁勝是敢仰于令慈欲
望賜、二大字以為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禱

攻 攻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狀劄

知溫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ㄙ伏覩本州士人胡宗應左朝散郎袁之孫修職郎亨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龍道七年為本州教授丞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向學日進有聲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臧言宗習左劄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益學有師承文先踏其傳考經傳有悉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智禀溫良家居孝友表裏先端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秀一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況遠嶷今具本人所習諷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臨安府監官縣尉莫光朝粹純先端危介自將種學績文足為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揚簡列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奏　奉聖旨今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

右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揚簡學問深博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源愛民之政著于劇邑足臣卿人素為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列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主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歷福州通判又有聞狀之舊此二人者實可應選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後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足道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沫師律狀

准尚書省劄子奏　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

右臣伏覩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自沐少登世
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寘朝
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寖高伏望速加進用儒
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學廉操
勸廉旧石師因嘗在江東與石孟明同為縣丞
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沉滯選調窮而益
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英才日衆臣
敢以此三人仰備選擇
除权吏部尚書李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
謝天錫往朔行修推重鄉田一入太學聲譽翕
然省試為上三名塵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
官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覩廸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
方學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頗故戶端
尚書孫覿所稱既謂世賞筆力愈高維名士交
稱而尚沉選調翔入京資寧靜吏事不苟臣實
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晴樓昉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
臺諫各許薦舉所知謂如人才可
任清要人材衛可任劇煩人剛正
人號通下至將才智謀勇略或有所
長亦各以名來上者
右臣伏覩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胜
行淳茂文詞現常真可以掌誥代言大流百僚
東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夆賜擢用如淳熙間
韓元吉列孝題之比從事郎江晴李同精博議
論閎放居為人師頃為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
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
事郎監行在点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雜場門樓
昉少負氣声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
誥之將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
方晴物二人陝臣皆同鄉曲昉姪氏偶同郎兆宗
黨如學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
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虎自
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新西浙京路安撫司幹辦公

事張虎操履至純表裏如一李問詞平識有過
人李以代臣実允公議
奉俞應符李並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攸察見任待
闕監司公共薦舉者
臣等仰惟國家多事亟於求才而監司所舉尤
重臣等即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
之權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
納之列不應身問考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
敢辭但以人既難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
舉復恐所見不齊既不敢從李肯淺之人又不
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權不敢有私親党合
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其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
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等舉
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充符奉繼世科
當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
朝請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李並請白承
家公廉錯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為攬
曹之行
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本
畝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
足有古循吏之功
右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薦沈瑞叔主度劄子洞從官
臣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吏最急得人不
多其大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東技器
使然以臣等耳目所接猶有遺才伏見承直郎
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瑞叔文李老成操行尤
粘自為諸生由舍選擇褐成均多世咸所推重
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鄉方其時權臣亂國
方席遂工對言事之人瑞叔奉檄校試廬陵乃
以材事誘本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路之通塞
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狗時好及在左
帑委蛇冗庫錢錄文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
今猶周遑皆瑞叔處之怡如也從事郎前安慶
府李教授王度性資粹如詞采藻麗馳声江
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歷更憂患凡二十年僅
有三考殖愈進之氣不衰為安慶府教授江
淮之于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

昔深致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薦賢
之責欲望朝廷擢用寘之館李實稱其選
李閣二德蔡奎趙積迪充边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 聖旨令侍從而省
臺諫各薦李边郡太守三二人姓名來
上者
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閣一德出自世
家慶良繁劇纂輯經史著右今政事錄以為觀
覽類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泰州以憂不赴
今經列院物養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
縣蔡奎名門之裔宦業可稱建陽數号劇邑奎
勤于撫字号稱治辦列劇政績未蒙擢用曾叔
祖故翰林李士宗礼建炎艱難之時以學書翰
著兵籌机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
可觀通直郎三省台州崇道觀趙積迪西洛故
家少年嘗寇銓闈方為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
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與前政美叔臣之黨月解
拖欠至多積迪方議良覚補解而郡不容積迪
謂一時奉命必致鑿空取辦慨然請祠而文人
咸惜之臣今並李充边郡一德奈經任使尤所

薦黃膚卿林椅劉子同視思
臣昔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既不勝愛君之心无
以效報國之志惟有奬提英俊振拔滞淹使其
人有執致身于時則臣昔可逭薦美之責今得
二人焉茍見從事郎前臨安府、李教授黃膚
卿志節有称詞章时出所著比奎人卷專論本
朝昔與契丹為鄰後與如虜所辱究切事實推
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北虜請康以來動皆
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刪削繁之極使
觀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 陛下
以之備之覽則必憤夷狄之世讎痛人謀之致辱
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為强國之謀
文林郎紹興府、李教授林椅淹貫經術搏考
古今所著周礼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
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既非
泥古以違今直可按經而從事自新莽比周名
其實發興寧新法皆以理財遂使指為虛言實
不可用惟椅之說鑿然可現二人者皆質財名
務為有用之李不惟編載有体其所著論又皆

明白洞達有益于世則其書各自徹進臣等仰惟聖孝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所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万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委可採錄乞加擢用以示褒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論實行空言　任勅令所刪定官輪對

臣聞善為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為空言而行可底績者方所以為實用号為實用而行之無益者適足以為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即位以來又開言路取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功于實用者此誠得帝王總攬之意而言者不思爭為實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往已陳而厭聞于是旁技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已繁而變更日增凡此皆号為實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為圖冊形數以美觀覽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堯舜之道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于搶攘日不暇給之時未嘗不牽于仁義掌 本朝陛下聰明英睿隆寬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經據古詩謨遠猷徒藉細故以為實用而售其

迎合之術臣竊惑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仁
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為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
自今觀之是為實用然太宗斷然行魏徵之言
而成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齎米斗三錢
凡至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
彝見之然則孰為實用孰為空言也臣誠不佞
瞻望清光之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据摭細故以
幸于施用其深懼六經致治之盛法寢為空言
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　陛下擇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聞為言李沆之相
真宗每奏不美之事此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
因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
論士日進佞說而直者亦唯不言祥瑞之出則
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
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　陛下之
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
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　陛下
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時出災
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間相去不遠　太戊

原缺

以著為定命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詳因循
至今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
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為成法則
事出于一无不平之議矣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論

論玉牒全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都俞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　陛下臨御以來言之聞于外者天下誦而鼓舞之臣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全而疏遠小臣无由時聞玉音既而蒙恩兼職玉牒始盡見紀注所載仰而歎曰　陛下之言隨事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稽之六經而暗合考諸三五而不謬倫在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　陛下嘗語侍臣曰声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宝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失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与人言未嘗不道　陛下曰人君所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爲罪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李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黄皓事　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紞沮張華事　陛下曰小人之諫君子其浸潤膚受委曲如此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旨令入內侍省權免進子陛下曰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居无事猶可漢唐之事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彥應兵將官有奏报文字及有陳乞並直付通進司投入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此方條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国之士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　陛下于從容答問之間形之于言可以大信于方策可以爲法于後世猗歟盛哉故耳声色異物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戒內侍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　陛下躬行之实心術之妙且其不假潤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巍也臣昧死不勝惓惓惟望　陛下待之以誠

守之以文曰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徵謂不及于正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　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苑囿未嘗興作禁籞游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寺校之崇飾府庫之闕官守之徒不肯輕用民力蓋　聖意深知土木之功定為官私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來二役相繼亦聞有不急而可以緩為之者土役之興勞擾非一畜材植者有攢買之煩事末作者有奇役之擾廣道路則判肆有毀撤之驚徹基址則連甍失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于贏貲而不關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歛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財乎贏貲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當如漢孝文帝而善于用儉者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家遂終罷之無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儉也以王府之費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之言深切似过　太宗时已為之一聞坦言歎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為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為資身之業土役之興費以千万計者不知可為几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号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万計者不知出于几人之輸此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姚坦之言為甚切　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　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至犹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　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过之臣遇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艰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　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

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于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閱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選分雖分條貫得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式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及其通習吏人久自行業又未必盡知源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為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業止係收掌文書即不共檢條法已將掌法案改為檢法案內已分並于太部大吏內選差請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通諳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式擬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陸續裁減吏額往往將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日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曰文法之人正是就本部遷補既非素習文牘迁徙棄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閱衣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效紹興元年指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迁補使專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几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垂慈採擇以為可行文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部則各置一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之吏使之守意可與長二郎官提綱于上法司守職于下則亦部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任宗正寺主簿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才長皆可以自見一之今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度是大倫道全美百行衆善無一毫之疑長處却須万几庶務無一事之失然後是以御四海而圖治功躋漢以來人主銳意修改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

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競畏踰于初載
臣下不足以望請光尚何俟于微臣之言獨惟
于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為諫悅蓋其心無期君
子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期
人主為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務致天下
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凡有无受
病之處天下之大无有无蠹弊之孳善養病者
不以无病而廢調揖善為国者不以无事而緩
戒惧然後為得也漢唐賢君用無可傳之烈如
高祖之好謀能听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
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自濟大業明
帝之尚枉必遠唐太宗之除乱致治明皇之房
精璨改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
功主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
厄亦有愛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
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
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万幾湯以文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
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故儆戒兢業在堯舜
為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无而聖帝
明王李其不必慮與其所无者日以自勉蓋不
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及
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請而
夷狄未賓紀綱雖舉而方日尚昧教厉士風而
靡弛不振搏節国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豊登民
力且困重以歲旱无雖支吾　陛下日異視朝
賡求民瘼无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窃聆古人
責難于君耻不及堯舜之意欲望　陛下遠稽
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並倫于今日
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
之所无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日新又
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
而求所欲為者无不濟矣臣不勝惓惓愛君之
心妄進芻荛之言惟　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　陛下臨政願治凜二十年孳孳万机
興利除害誠不為少臣愚无知窃有進焉凡天
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終于下大綱小
紀略已周偏而事之已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
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考求其故蓋朝廷議

之既塑成命一敛則謂事之施行下之人奉承
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其文告于工方
其補告之勑天下皆謂其又行書之記注亦曰
厶日行允事其實事未及免而止矣此所以事
緒技繁奉行者至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
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算計見效
未能其稱一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
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即羅行若事涉大体
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訓者之非磨以歲月亦見
其成其如此曰為富国之本水利為農事之要

陛下家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
之太遠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本緩者或至寢
而不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
陛下過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如材害計若慮其
行之終无益或利害微末而不足行者慈從簡
省若其又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紀其
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期
以時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為者皆有
端緒　陛下所納之勤圖治之妙日底于成而
後治效可睹矣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　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
无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華出　皇
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
孝者甲衆士夫敬御之不暇此皆　陛下聖德
感化之所致也然曰進士任子而為左選者當
除銓選各有成法无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
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无
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
限員不可多得惟特嶽廟以餬其口州縣又以

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无告
之人歷歲寖久負多淵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
降旨揮頒減負額大約四分中几減去其二三
凡宗室之願嶽廟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猥
損立見識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返不若无官
人孤遺請給之優　陛下富有四海寧肯于天
族較此尾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无由
上達況夫礼蕃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為
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无非所以愛之也臣
愚欲望聖慈深矜磐石之宗盡復嶽廟員闕廣

浮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幸甚倘或全意猶以為冗則乞明降指揮于前未所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文數亦可少寬目下眼窘之狀不為小補

論浙江渡舡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闊遠風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 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盖舟又哥利稛載以行拜櫂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牽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時宋司轉運司措置官造臣艦舟之愛又各有定數五旗蟲牌各有色別以蟲牌之入為警稍叉補足之費自此往來毒優所利甚傳成規其在可斈而行洵中一舟修葺近復麻壞不惟渡舟鋒滿成規亦不復遵守人警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覆溺之害郡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欲望全施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矜極聖狀悉舉先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易而夫之受实惠者不知其几雖朝廷亟圖之

論道斈朋黨任宗正丞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眛者忽焉不惟忽之復从察之為过迨其既成又已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党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謎唐之朋党始于李宗閔賢良之對 本朝元祐党籍始于二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横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日 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粗見端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忍自為緘默惟 陛下察之大道者天下之所常日斈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説祠斈去本稱遠 國家 累聖傳授敦尚斯文教風聿興名儒輩出講明紅浙究極精微然後培道者不涉于異端為斈者不至于無用恭惟 陛下天縱聖性帝斈高妙体斯道于己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濫施寬猛相濟無有駭故机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冬下有言又從克己之仁也雖、在宮臨朝尊嚴清閒之燕不見惰容謹独之戒也清心省事湛然凝静物未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斈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数者而 陛

下華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
不知仰而士大夫之間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
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独曰正心
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于
上而士大夫反諱言于下試考之十數年間章
奏无慮十万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
言孟子曰斉人无以仁義与王言者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以為斉人莫如我敬王者
而聖世乃有此風何耶故凡士之端謹好修
談論徃理者一切指之以為道學小則識笑大

則折肩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
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為士夫由學以進所謂同
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
雅之詩曰君子実維秉心無競誰生厉階至今
為梗詩人之意蓋曰厉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
為之也使士大夫操心无競則何自而至此耶
臣嘗求之牛李之爭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
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
至其不然則遂為敵仇嗚呼非競而生厉階者
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為近習之

排士夫非衰季之世无此若士夫之自相排継
盛時亦不能无之漢之黨錮权在宦官秉主之
昏而偉為之无足陸者若唐之朋党元祐之党
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為害尤
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從可以消弭于未于然而
使天下不至与甚弊惟士大夫能无競然後可
以衆覽和于朝而使国家不生于厉階今陛
下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自不應过慮而察士大
夫之聞未能无競向者执政以虚言相識詞而
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睿慈明詔中外咸

推无競之心勿狥一偏之見精白一豪以承明
主之休德臣前所过慮自可以消弭于冥冥之
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斉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斉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曰国家閑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為幾而孟子
以政刑為先人惑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
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礼為可忘蓋政刑不修
无以為国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

政顧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回日切今者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粗息外則邊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騖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廷登宰輔共圖治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必恬武熙視國之蠹弊為當然以民之疾若為細事置而不講趣了日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出倉猝死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位最久仁宗閑文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

務乃在慶曆三年太上逐权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政刑何事不奉臣愚过慮杭筠有言政刑二端所該甚廣无間內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負最多而足國用之材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實繁問食貨則國用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貪藉月困不能

安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之地斯民无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无制實甚于摧酤而京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多安得不為來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愁歎尚未安得不思預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之謨如以為小康則莫若无事誠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為公平人主无喜怒之私朝廷无風音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

然而四方寃獄尚多有之若无辜陷罪固當痛懲說法恐姦亦非令典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息故每使儒臣治獄謝讞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除德重辟強劫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姦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為陛下惜于閒暇故願陛下速為永圖雖未能無事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春慈探孟子之

至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祉之所與
苟且因循坐失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繁
瀆惟　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乞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在溫州日上）

臣仰惟　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亮陰瑞慶哀禮兼盡稱天定謚傳采衆說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敢妄議　宗廟以罪戾謫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為欺天臣切見近降音揮恭為　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　奉神靈臣不學亡術文在遠外適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嘗進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歎服粹中之深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敬之典禮稽之古誼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聽說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又復論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弅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

廖剛晏敦復王𥘉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
遠朱震傳申先何懋楊晨莊必彊李弼直皆是
其議趙渙奏陳尤力　太上皇帝擢渙為侍從
渙為監察御史言已り矣而一趙霈独不以為
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已横加沮抑然抗
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　徽宗在遠未當專議
遂寢其事淳熙元年辯中以當時群臣所奏悉
加銓次為　陛下言之絶蒙　睿旨下之礼官国
子司業戴几先並权礼部侍郎力沮其説而言
无經據辯中又進渊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
晚矣惟　陛下赫然英断奉而行之実　天下幸
甚
　　貼黄臣昭得辯中所集廟議及渊異等書
　又有雜説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内府深
　藏未易尋究臣嘗傳録副本乞降勅旨取
　索謹當繕寫投進
　臣伏以　宗廟之事大体重不敢聞于
　外庭如蒙　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
　辯中之書出自　聖意付三省施行
　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厥寀恭
行臣詳明之辯中言几先本不足以稽大事蓋
嘗密言于执政以為　太上皇帝萬寿之日未
應議此以致中輟今　大り太上皇帝方将祔
廟維其時矣　陛下親承付託以　太祖皇帝、
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礼之遺意取辯中所
進一書申命討論止　太祖東嚮之位参先朝
群臣之説定我　宋宗廟之礼省有司禬室之
役為万古不易之法以慰　列聖在天之灵臣
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実难言
使他日朱先狗馬塡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
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于劉害
　奏劉士大大白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
　拙敢循故事以劉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炤
　　論恢復劄温州被旨奏字
　臣仰惟　陛下親受　至尊寿皇聖帝付託之
重幾丶万几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
愚以為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
衛則先正名豈无他事可為蓋莫先于此也国
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

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彊為也
高宗立國于兵火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南
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 壽皇 壽皇即位之
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
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為正以 高祖年高厭
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
而傳之 陛下 陛下念 祖宗積累之業痛
二聖播遷之禍承 兩朝未集之勳憤夷狄亂
華之久軫遺黎陷溺之深今日之事豈復有先
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秘若自登極

以來詔令為民而下所以裁飭士夫警策將帥
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莧田之法人固已知
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功 陛下好兵
亟戰挑釁鄰開边釁從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
誠願 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旦、而思之
徹、而圖之 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之助
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 祖宗之陰祐則敬
祖宗之心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
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務
內修則政事日以举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

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
必備非儲蓄無以举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
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任使則讜論面諫凡可以
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
事机則要安嗜慾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
自定边防以修政以愛如此則遲以歲 月歲
甲兵未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
道好還天意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
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举于以 攄高皇之宿憤
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為 重華之壽而

後 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
及今而圖之事机之來豈能毋以一日之力而得
此哉臣區、愚衷犯分進說惟 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榷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田之
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
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歲久尺寸之地無非
斯民交易以為世業而出其租賦以供公上此
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
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榷貨之屬皆出于

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礼所以養老古惟以沈湎為禁而後世推之凡此數者国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与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以抑制豪强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為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与利聚斂之臣不思大体奇請他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困弊甚矣握手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姦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

蘇綽在西魏以国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為国家建画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体国家寛大之德于是数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法之外創意增添者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志言措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脉者或在是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无事兵備寢弛壽皇聖帝長慮卻顧外欲為恢復之圖内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為精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之兵盛今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格道故事月自按試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袍以禦敵馳逐以援險皆當習于无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沮其勇氣亦恐闕歲因循无所激勸日成廢墮万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砲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旨下三省樞

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旧創閱習于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任考功郎中）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无難者圣人之所惧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称太平之君子也国家以尭授舜、授禹所謂三圣而守一道揖遜之盛超迈千古　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济大業時尽東南限勤百為盖十余年而後小康既有年已之授兢晨克終以享九齡肆我　寿皇圣帝受禅之初鋭意有為勵精不測于戈相尋一人圖迴于上臣民寒心于下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议而経略之志不忘益勤万几圣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愁歎化為謳吟姦盗為之帖息脱履万乘以授圣子　二帝相傳体尭蹈舜冠德百王皆以兢、業、以致此崇高之盛　陛下承邇洽之運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诚千載之一時也縟仪鉅典次第蒐举又足以為太平之崇觀也中外静謐边鄙不聳庸使恭順文恬武熙夫何為哉况復仰遵　寿皇之詔日晏坐朝敦、听政講論経理篇帙有加為臣子者何以仰積聰明幽匪、愚忠于勝愛君憂国之心以為无難之世易于因循此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延齡而寿考者强壮之人未艾多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本形因謂之安此国良医之所惧也孟子曰国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无事実　陛下暇日之時也改元之初　三宫徽号之仪長秋冊宝之礼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礼文之事動有重費而无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实效无事虚文斆末而徹条之玄思大寒索爽之戒旦、而國之使事、有偹先為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札以保盈成之業于无穷天子之寿頼復有大于此者乎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无善状既自揣期誤蒙　陛下收召使偹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间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歳早禾成熟人心晏帖

蟲為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闕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為之減放苗米招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為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 本朝最為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盡迨麥熟而帰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做而行之右者後民寬鄉其被心有法其帰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攜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戚知識以為帰者无几率皆茫然遠去以僥倖万一未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失所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為盜賊則或為蹻淮姦人誘略北去以為奴婢无復生还之日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 睿慈矜其念愚民早賜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依未能自还者所其自便苟无所投告願帰而不得者量給貲粮使之復帰如此等人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迁甚願脩率伍者欲貸種粮老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收民心而鎮边服者于是乎在條目所其自為俟其事定各以給貸招抚之數中聞 處几官无重費而无知之民不致陷于飢餓之水夫实国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舡場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无用之官徒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為甚多貽害公私者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舡場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 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闕而良材興販自處过温州入于海者衆于是置舡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併省之錢可以支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識一時之利也尔後本司自有舡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舡足以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煩月削每年止造十舟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故其所謂益于官者不过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舡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為害者監官初止一員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為三員雖是宗子

添差而皆曠瘝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差土工匠則有米糧之費造船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既不可以進勢以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渡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援借請篙梢攜給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日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稍工輸差永嘉縣有田

產船户無船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細民為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為姦追擾追逼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卒以雇人之直納于稍工始得脫身方一船敗于海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間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胥吏之費錢之實及稍工者大止六貫有奇遂率一歲之數官為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人恐吏輩久復擾之盡取諸縣水手名籍候其齊足焚于公庭海瀕

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能終為勞費而于漕運尤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差之俸聽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既免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漸減省一州之煩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方一不勝幸願

貼黄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為錢三千六百貫有兵米七百餘石監官衣錦將校借請在外

伏乞睿照

轉運司若以為难乞令本州詳具细數除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費量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船之費

論寬刑罰轉对

臣聞刑罰所以懲姦也然聖王用之本以弼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寬 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 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 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 壽皇之心傳臨

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无外用刑之際尤軫聖
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
古以然唐太宗時自徵張古之刑法官以失出
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
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取
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
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辜失出更獲大
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敎使之然畏
罪故爾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
由是斷獄平允此誠千古之龜鑑也 壽皇聖

帝事寬恤尤謹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
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大輕 壽皇震
怒刑部侍郎王弗大理少卿陳良翰丁罷其餘
郎官寺官各鐫一秩天下咸以為當然在是時
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
至次年春三月 壽皇閔之亟下手詔曰獄重
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无所措手足比年以
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
之故有罪者畀歟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
寺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

又當罪用適乎刑之中勉之哉其聽朕命毋忽
大哉王言過乎太宗遠矣何時廢後刑寺之平
迺者科条之弊大甚ヽ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
之人之所欲也潘顥伯兄弟之獄若兄弟私情
則若可恕在貢舉除制則无所逃有司定罪太
輕至勤震斷所謂非常之斷入主專之衆論死
不稱快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蓋自 陛下龍飛
之初罪霈所及于民吏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
四方日有冤猜之望此雖至公之舉終是罪其
刑輕況復罰门近始宦絛之外上至刑寺之吏

下及刑寺之胥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姦矣而犹
有所慮者宦吏震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謝
議之際寧免傳致深文以圖自免昔唐太宗以
仁恕為先 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
如此則知 陛下雖本無尚嚴之心而天威所
加事迹相 或恐未免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
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对奏事无路自達
敢因轉对傾心獻忠欲望睿慈深加矜察鑒太
宗之吝詢於 壽皇之詔旨耐德威之至論審
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特賜處分或未欲顯頒

行天下以安民心之樂業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任國子司業

臣𠀋准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奏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闕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季省自覩雷雪之異竊考咎證无路進言伏讀明詔　陛下上畏天戒俯詢羣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　陛下承　列聖之正統受　壽皇之付託即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　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牽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為灾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　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対越上天然須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

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　陛下必已熟見
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數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
脒凡條具如左酒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
雖稍先時猶未為甚而中間有小雹人已
驚護至于庚辰之朔晡時雷電大至天地
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
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凡不
可曉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天道
也君子也中国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

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照然過于告語
惟　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
彰炯究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
陵乃至于此　不待屢數而後可知惟
陛下丕明黙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
然後可以消弭矣
自古人主遭値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
王之事明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
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願安得有
此六事而謂以　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
以消弭天變而反致勤興也宣王中興大
雅以雲漢為首寫嘗考之正言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若婦過于百神者蓋宣王之意
以為祀事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
此者必由于我其克責之深又過于成湯
反已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
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寔始于此臣願

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
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寔誠
反已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
令日之異適當為後日之祥也
臣仰惟　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
觀瞻甚聳比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　陛
下化日或過于剛茂圣李日新為明柔克
一于仁厚動以　仁宗為法率循寿皇之
訓天下涵泳聖化実宗社萬世之福也
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法天為先

臣竊 陛下体剛健以為本而以仁厚行
之剛則不為物所移健則不為慾所汩杜
請謁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
子之放鄭声則君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
於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遠之臣惟恐
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 陛下之逸
樂憂勤則出杜必遠下情得通而膏澤及
于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四私
意得以行矣 陛下自當璽之變必且憂
形于色霄時興歎連數日間于請乞少此

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思偉
自遠為日謹一日雍〻肅〻宸襟泰然淵
靜鑑明以照百官是視臺游之慾豈不相
万此非以剛健為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
為應天之要

一 臣仰惟 仁宗之治最為盛際 陛下所
願取法臣觀 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
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
或蒙于首肯内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
奬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

不敢以累歲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
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
封王德用適女王素敢言正為其親近此
班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王德
盖盛此其所以為 仁宗雖唐太宗之聽
諫弗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声而有
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
之罪然士氣銷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况
自去歲又開宣論之門夫封駮諫諍之職
正以維持国論王張公道于請攀援有出

于職例之外者 陛下聞亦有不得已應
之外廷有言遂与寢罷在 陛下不為傷
恩而有司得以執法〻者 陛下之所以
与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論之門則廢有
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為
紀綱耶臣願 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
宣論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為心則治
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 臣仰惟 孝皇之治始終不渝 陛下得
于親傳臣觀 孝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

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孝儉之德
家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為諱聞之
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縱救惟恐不多
至于竭倉廩傾囊藏以趨其急乃者水旱
連年人心惶惶若非 壽皇焦勞于上有
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
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為中
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群議積貯為
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隨是人心愛戴天
意協佑故致豐穰此其萬世之法臣願

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過戒而懼不以
為諱專法 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
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悅
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
臣嘗竊究 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
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為首京之誤國
非下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
三朝國得者 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
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 神宗作將
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足

時蔡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為
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
徽皇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居欲逢主意
固相位排同列倒分設行私心變法度崇
虛文遂創御筆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
于京而書出于 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
于 徽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愚民
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敢設者其
初猶有正人有朝聞有執奏京欲其必行
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即

致豪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為之未
至于甚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既不及
旧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縣立
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為矣敗國殄
民尚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 陛下
兢畏恭儉固知萬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
為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願
陛下一遵 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
章明備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
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有法在宸輪度分

謹之理之者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
褻乃所以彌天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家墻屋搖動蓋瓦散墜人人有震壓之懼燈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河机宜文字李復言于神臣湖宗回曰雷天威之号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宜蓋蟄矣非雷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為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役急相應援後九月羌果叛攻陷城 賴有預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為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万倍中青唐边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 陛下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速師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々々可以養生人、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而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冲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為能于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狗內外交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 陛下以天縱之資極盈成之從精一之妙固已得也 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主政用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隆寬盡下黜陟之際惟設公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窃究所自殆恐有差其所謂中者臣誤蒙睿思擢寘柱下所當罄竭以效万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听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為本視听言動

務减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害
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也事有可怒
從而怒之非吾之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
偏万几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陛下以
大中之道照臨可否一呼一命可以坐判聖心
休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
体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沴伏安能爲吾之患
哉臣言雖膚淺意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
陛下財幸

論郊廟之礼請莫奏事

臣竊惟郊廟之礼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
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
不諫也仰惟 神宗皇帝銳意作興與新百度
專置詳定郊廟礼文所命儒學之臣博致古今
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乙今日所行多
出于此臣嘗恭覩 神宗實錄元豐六年有大
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數之条事理甚明雖不見于
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 又以爲
是特未見于用亦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
謂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 景靈宮及 太
廟朝饗進膳 景靈宮諸殿朝謁而 天興殿
及 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待
之未盡爾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考
不聞爲祀天致齋乃于其間先饗宗廟者
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言至老子廟号
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饗
爲祝用青詞鑄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 太廟
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爲失礼然致其
所致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始且
五日猶得雍容勝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
其一中于大慶殿而用其二曰三行礼爲尤之
天祀未有不齋王日而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礼
于 天興殿殊者一日尔其之 太廟与郊宮
有祀之一日皆當用之矣謂之一日之者尚非
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
全日乎于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是等以奉上
帝則齋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礼未嘗親行
故因郊祀躬伸薦獻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
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盖後世之
失礼也又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可以爲郊

礼宜如故事致齊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
宮廟親饗並乞寢罷　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
候礼畢而恭謝別修　太廟朔祠之制每遇行
廟饗之時則罷　景靈一孟朝謁之礼廟饗致
齊元于內殿車駕出入如當儀如此則礼天饗
廟而得其當此皆卿之言也臣三仕于朝屢
祖祀事凡四大祀致齊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
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祀致
齊二日之內並與再動百官相祀倍祠發奔惟
謹上下俱不得尽致齊之義又　太廟行事極

于跛倚凡至還作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齊于郊
宮雖偃有力者亦若于窮頓而誠敬之心衰矣
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既得非卿之說敢
采之以獻于　陛下仍錄其全又及唐明皇變
礼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惟聖意謹垂
祖宗舊典不欲尽行非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
其說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礼用故事俟
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日行朝享　天興
之礼　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式與式
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　天先告二者致齊並

于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齊以
事上帝　陛下得以齊心養性对越上天居臣
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考古驗今于礼
為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侍從臺諫兩省礼
官及今禁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它赦宥
奏悉如田制革天寶之變礼以光　祖宗奉
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宜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
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　列聖

之極至者也呂臣々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
古今之事而後條陳當今之宜惟　陛下垂聽
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
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
故先王制之刑辟令之士師以臬之使應書之
詰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敢
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
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脫有錯誤臨之无及又况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服遂致冤濫此先
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

世必以省刑罰為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
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
圄空虛幾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
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
于約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
九人惟我國家　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
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　累朝仁厚度越千古
太祖常誦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
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

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
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
百八人　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歲
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
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辟則曰漢高祖約法
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强盜
則曰　太祖立法强盜贓滿一貫足皆處死今
强盜之法為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
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
棄市之類不知其凡有軼論因循水不赤豈皆

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
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
除去秦法則其它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
大說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强盜拾疋
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
之勅京兆府奏應擒獲强盜不論有贓無贓並
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勅應持杖行劫
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則又重矣　本朝制法
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　太祖之法為重
如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

皆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
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
其當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姦太甚然臣每
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
裁之獄悉以元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
反覆閱實然後奏聞擬决臣竊見之然恐事至
太繁又從而詰究其說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參
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
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收索本州
元案號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

隨即因申或見得碎欵情節与成案不同則當
懲治官吏情弊或罔奉之罪庶几間有冤者得
以平反实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
致車碎益廣　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益敢碎欵
者既得大体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為詳尽天
下幸甚
貼黄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
尽録元情碎欵列于成案之前若　陛下
更欲詳尽乞下刑部揀罰中奏案碎欵詳
備者鏤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様備録許

欽奉聞尤為幸甚
論君道難易　以引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又曰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
几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　陛下以一人之身
膺上天之眷命承　祖宗之基業上則奉　兩
宮之　眷下則應万机之繁在　陛下可謂至難
矣然　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
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彊虜恢復中原興起祖業
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　兩朝付託之
重保境而養民以為內治之事在　陛下福無

难者　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
如期尽礼則事親之道昭矣大略受群臣之朝
興居出入皆有定時民興听斷則居臨之道宜
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
精求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
明則下情通示廣耻則可以全士夫之義褒吏
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閑四方水旱之事勤而
撫之則可以潰弭盜賊之変知四方事机之萌
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姦雄之心　国家南渡以
來　高宗撥荊棘以立朝廷　孝皇振綱紀以

保治安危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庙之嚴餙百司
庶府之備具三軍万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
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难者天下當為之事
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　陛下念茲在茲
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
隨以奉矣臣之所陳　陛下勤而行之與為易
事捨而弗圖难斯至矣又况人心易感上德易
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識之眾心一
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日
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尚不

決迂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見听此在　陛下
尤不為難古人責难為恭而目頹以為易者非
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為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
陛下財幸察

論君心

臣一人孤遠比者待罪左史無補西掖感激恩
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
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譴何乃蒙聖慈俾遂為
冀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慚愧冒罷勉就職益
知之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
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报万一尚有
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諫愛君念切
尤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
社稷之重四方万里之遠繫于　陛下之一
身　陛下之身主乎　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
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
却顧若不能自已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
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為是者　陛下終以為
是公議之以為當然者　陛下終以為然　方其
未行人人顒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　陛
下晨興之後未御朝澄心靜慮以待机務天
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有官是非昭然此真社
稷之福也欲望審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盡善
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劳万机不老游息之時
退朝之暇從容良人吏以一二時晌凝神儲思
翻閱章奏孰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便擇
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　陛下之明
甚难者爾者聽所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伏惟　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
州軍六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為賑卹之備
此真為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恵不知其几然臣
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
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过撫之而已一旦
歲事不登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雖有
孔墨之智亦将不給若州縣之官尽心竭力、
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
堯舜其猶病諸况今州縣少有儲蓄倉弁無以
為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諸江等處流茅相望
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或肆欲攘竊失撫御起為盜賊特未可知
度穰之斂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徧及
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椿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
動椿積之歲久陳腐有相因欲望聖慈出自宸斷行
下諸路允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
見米隨宜糶賣以濟急闕隣近州郡亦許支移
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糴還今春幸得
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數
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民猶
不為過況賑糶于急闕之時收糴于秋成之後
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為經久之利
惟　陛下亟圖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請　車駕過　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　陛下承　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
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
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
衛冒風雪中外串歎仰以為天子之孝前古未
有淺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
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為
吾　君康復久矣　景靈所以四孟分請者道
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　重華既進會慶在近
鑾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又如平時乃二
十二日有司備武予宿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
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
失色謂近者　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群
所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
不可臣以侍立為職詣直前使是時得望清
光又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
泯默而退懷愧無地中外觖望歡意索然天氣

晴和又無雨雪杲與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
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
日本合與閣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
賀臣中夜起坐似候風與漏且盡矣又無所聞
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 陛下深思社稷
大計亟降旨擇若曰 壽皇聖躬偶以小事不
及上壽人以小日詣 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
疑議頓解 兩宮之聖意交驩孝治無虧固亦
愈隆雖復費錢百万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
上玉卮為千里壽未為晚也臣奉 愚忠惟
陛下財幸

第二劄

臣仰惟 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
而思之而惧今則憂矣敢為 陛下言之事有
至大而 陛下以為至小至重而以為至輕至
易而以為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
此臣之所以疑而惧惧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
日三武王師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為五日一
朝之禮已為疎闊 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
朝夕一再見 壽皇之事 高宗以相去之遠
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 陛下之
事 壽皇三年之間寧循舊典四海觀服去冬
聖躬違豫雖有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言
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
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在 陛下行之
為當然為甚易進者一出而人心歡然 會慶
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
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凡才雖矣朔望比
其它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 會慶冬至為
尤重姑以朔望為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
之至于聖政之成全載 壽皇一朝之事王牒
今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 陛下之所以奉貽
謀而鋪張 聖父之聞休者止有此一事可謂
尤重矣一展九月為十一月以聖躬之未安也
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
忽又改日万衆案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
知何故 陛下亦思改日之說平卜言既定豈
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
時御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伏衛羅列皆是五史
風雜万一又不或出則事体利害尤甚故不免

為此下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
旨揮若曰優蒙　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
今已奏請以〻日　过宮此念一出观声又聞是
日仍滑又出雨雪即賜雨與進書之前得再為
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
朝如旧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
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　陛下断然不疑実
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　过宮第一劄（同趙彥逾　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　車駕久不过宮乞宣引同班奏事
伏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階方寸之地臣等于初
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準降旨改用今
日臣等區〻之誠正以过宮一事欲得面陳悃
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　壽皇聖慈
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說〻冒瀆聖聰第以近
日之事观之　陛下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
不出許以上壽〻〻又復不出明降旨揮二十
八日又出万姓歡呼蹁躚以望翠華又復中輟
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放開展用月旦今又聞欲
用十五日仰惟　陛下臨御万方以信為本成
王翦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
况过宮美事孝道所繫四方所仰而又許至于
再三実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兆惟
陛下容納臣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
客而不行事欲济而復輟日復一日寖為常事
閔係非輕今東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
甚臣等幸甚不若一聖心未决姑亦順從使臣等
無辞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良可
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候職既蒙許以
宣引故遄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决臣
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致誅　仁誠
以三軍万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　聖父　仝
于慈孝本自無他然諸様生至不忍聞恐自此
不已馴致臣闕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嘆
正欲感格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
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　會慶聖節合俟过宮上
壽之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过宮遂行展
日若国循未出則錫宴難以奉行况天下
郡国皆已宴設而中都反未講礼闕典尤

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
今始深為　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十二日礼合進香都人
顒望翠華忽又得旨免过宮無不失望既而十
三日出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登躬親貼中
外益望　陛下必幸上玉庭之孝伏計聖心素
篤思孝知此礼至大至重決意又出回無待臣
等再三之請攺掾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
迂是以不免过慮酒至圖瀆臣等切惟人子事
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礼一也五日一
朝已為希簡今　陛下自　三月恭請之後
至今八閱月矣皆以　寿皇聖旨而免至于生
辰上寿恭想圣意必欲　陛下一來此人之至
情也　陛下重明圣節既受群臣万年之觴
聞今日　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寿觴之際父子
歡洽　陛下寧不動心上念　西宮延望之意
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过宮者或謂　陛
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　寿皇
既以神器親授　圣子方隆神冲澹尤牢固之
事悉不与聞五年之間初无纖芥新無可畏第
恐枕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搆造言語惑乱聖
聽全在　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
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
星掩心大星而又異极巨大下日發現熒惑
見八太微垣逼近内屛房心為明堂人属宋分
太微内屛如逆帝座此皆大変之大者也所臣
諸水為災衡嶽山推巨逼祠宇倒门峰僅塞斷
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　陛下本宿之時行都
地震有声如雷大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
所此者地变之大者也存于人情下而閭閻衆
而三軍近而禁衛以　陛下久闕定省之礼口
語籍籍讙譁紛紜不忍聞自府堂大臣至于
方辟數進苦言侵劳容貌竟于施行莫不憂悒
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
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变異必
銷人心之憂疑立解　陛下何憚而不為君
聖意因机又復遅疑則天地之変決非虚設人
心動揺尤至叵測又非弌歲之比矣臣昔蒙
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

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 君父伏望
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
不能感悟 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實難苟安
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
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為諫官上 皇帝
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
輒且奏劄上進 重華宮所有錄本併以
繳進伏乞睿照

上 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 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
光堯丕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
主上如事 壽皇所稱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
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興讓之盛而半載以
來 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暫免
蓋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寖
闕禮文觀瞻所繫馴致疑惑而 皇帝天資恭
謹兢業過甚深念東朝付託之重懷不自安鬱若
瘵憚懍非 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
恐漸成疑阻關繫非輕今茲 會慶節合上壽

伏望聖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 皇帝得以
躬率群臣展前殿玉巵之敬 三宮懽洽四海
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
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
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慰愛
勉以父事 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
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
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 兩宮奏疏

臣等昧死再拜上疏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

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
況萬乘之尊 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
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 英宗皇
帝嗣極之初 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
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憂君憂國之
心上疏 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 慈聖則專
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
一疏上之 慈聖之慈 英宗之孝終于無間
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助
臣等是敢仰慕先生正竭盡區區共為一疏上于

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得志
如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為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〻
之至也 高宗以天下授之 壽皇〻〻以
天下授之 皇帝為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
之大者也前則 壽皇盡孝于 高宗今則
皇帝盡孝子 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
四祥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
遜不得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夐若 壽皇享
為天下得人之福 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

天地 祖宗垂祐于上臣民戴狄厭服于下非
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
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
情 其略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
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積衷著明而它
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
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摩子尚敢錙銖之是
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未間本宗可
疑識冈寢久顯見刑迹臣等欲望 皇帝深思
孔子之言 壽皇忘忌孟子之戒万一無人欲

有間說澆于離間者顯行誅戮以明示天下曰
遣使介交馳兩間 重華篤慈愛之仁 南內
盡愛恭之實風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
講恭謁之禮或逢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
都人瞻覩万國騰踊破群情之惶惑銷衆口之
詼諧 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
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嘆為謳吟化驕陽為甘
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 兩宮司〻
旨揮指瞬動 壽皇為安設之具 皇帝當
奉眷之儀雖欲受道于未見之先慈孝俞合于

無疆之久于万斯年無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
幸甚
此受復有請 過宮五劄皆淵薦
敍明堂郎中集録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
既殯而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
已葬而祭鄭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戚
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祭也欲葬之時後啓殯以
後葬畢反哭以前哀極既見衰摧更甚故五祀
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又引鄭

云既殯以後未啓以前得行祭禮檢準　本朝
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
年之後別无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
已殯未啟可以祭祀　臣等竊見禮莫重于喪喪
莫重于斬斬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
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啓可以據經行
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設祭合俟　皇帝即喪
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御史臺集議

臣等竊見　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
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　大
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及祭引而大祀之期未
已迫考之典故　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
而通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祭引以前行事故實
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
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
事臣等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禋祀因
大喪而廢大祀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
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母
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之孝又曰祀乎明
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　皇帝之喪以日易月
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无數日而　皇帝
尚未有至宮行禮之日文所謂紼者乃挽靈
輴之索人子居喪不離殯所故大祀則越此紼
而行禮今　皇帝未嘗一至殿殯之則何紼之
可越臣等今議合俟　皇帝即次執喪之後或
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百而展大
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illegible]可以次第而行
矣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　陛下受　天明命膺　太上之付託以
承　列聖億万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
富閫　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礼大臣允
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即聽從
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
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
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作
代王言奏对之初欲效忠言以裨聖明之万一
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能自彊以銳意于治天
下往、稱誦望太平于旦夕必其富貴崇高安
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疎小人日
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人日奏偃然自以
為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
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
或及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為後世之笑者不知
其幾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閤
問民疾苦尊礼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
姓阜安有正觀之風而權移帝閫几覆宗明
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国之用珠玉錦繡焚于
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
採珠玉織繡錦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
樂以啟天寶之變德宗動遵礼法罷貢獻罷梨
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
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宗寬大藹然有正觀之風
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几不免其身而其
尤可恨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
諸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羅之命宦官
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為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
戒者也　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
以學問為急而不以位為樂臣豈當私憂至此
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
屬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
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為任者能為三年之
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
身正家慶事於政動為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

下　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
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參聞增益聖德
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
大自其迷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
以久而後治效可睹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
悠哉朕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惟
陛下財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準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
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
陽繆盭雷震非時隆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
咎未知其繇豈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可令
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
職司論駁雷雨為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
兢惶實以蕪直內制適當書詔慎委之時才短
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推陳兹敢一一
陳述伏惟　陛下揀擇伏自　陛下臨御之初
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　陛下又守之
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
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卹于民隱此宜
有嘉祥為之應而變異乃尔不惟冬雷無此蓋
雖暑雨曩霈亦未有震電連日夜不止如此者
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
詳序詩者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上曰嗚呼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遯
等語皆所謂遇災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
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曰祈年孔
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則若能天之不祐而終篇不見側身修
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為周家一歲祀
事為民而祈者不過　加前數事今我既一一為
之而旱災如此無所　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
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
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謂言之湯以六事禱于
桑林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
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逆聲色不殖貨

利禾事皆湯所無者猶奉々深自克責此宣王所以槩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它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偽為対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覇知以力假仁為偽則知以力行仁者為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声音笑貌為哉言不可以偽為也楊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

之偽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謹其獨也文王雝々在宮肅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閨門衽席之間一々以礼誠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揜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勿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蓋言之無不聞為之無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々々之發

眾庶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枕通籌無樂之可撤荒政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々之愚尚恐有声音笑貌之為有無人則輟之偽故敢僭越陳之　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閨門莊正而外聞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聞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　陛下罪己惟懼不及伏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

所無之心允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行之以久一如前日雷震轟々于上之時疎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横恩修明綱紀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睹矣　陛下視今日為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　陛下為千万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声音笑貌為之則忠直者日疎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揆

始也始即致而詰問于羣臣也曰於乎悠哉朕
未有之將柰就之繼猶津涉言天下之事悠遠
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涣然难合此武王之
所甚懼以保受成之業今日正是 陛下訪落
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為对補瀝愚悃
仰答清問伏惟 陛下財幸
議祧遷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視
臣等竊惟 宗廟至重祧遷之礼尤不可苟今
大行至尊寿皇聖帝祔廟有期礼官乞遷 宣
祖而祔寿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

熙應礼典施行與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二
復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亂乞王祧 僖祖此
事尤重非敢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
後以親抗未尽故虚東嚮之位以侍 太祖而
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 僖祖親尽而
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礼典直
以私意撓决柰宗廟之大経當時名臣与大紹
異之初董棻王普朱震等建議復熙初元趙粹
中尽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嘗采録皆
以備詞曲說祖抑至今仰惟 太祖肇造區夏

功邁百王廟號 太祖蓋以尊無与二非曰尊
議也今郊祀既以 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庙
独不得為始祖祫享独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
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
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礼経 僖祖親尽當祧
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况今日九廟既
备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
早正鉅典因 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万世不
礼慰 太祖在天之灵破熙寧不経之論関千
載之惑以昭示無窮 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黄曰古天子止祀七庙 太祖之庙居中
三昭三穆実為六世与太祖之庙而七本
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本之莫
可廢也今 太祖為始祖則 太宗為照
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 寿皇四昭四
穆与 太祖之庙而九上参古礼而不悖
崇寧九庙之制于義為允伏乞眷照
治平四年後張方平等議 僖祖當祧合
于礼典其年三月己自祧遷藏西夾室至
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

乃後祔 僖祖以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
欲罷 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
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 藝祖配
天建議以 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
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膺熙
議立 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 宗廟事重非可輕議兼學省劉鄰
文 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 僖祖 宣
祖既祧之主宜有所歸欲用朱震之說藏于夾
室則考之周制 僖祖 翼 宣之主不當藏

于 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說祔于 天興殿
則 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禘祫制事之儀不
同欲用郴晃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
之義以是三者今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
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禘廟
堂之序議恭惟 本朝去古既遠祀制不能盡
備于古參酌漢魏以來以至于唐考定為一代
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
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
至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元

王周祖后稷其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
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
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于太祖故也魏
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
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為太
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說
本朝之所當取也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嘗不
能祀七世而上之主 禧祖而止故用唐制
建四親廟以祀 僖 順 翼 宣四祖洎
太祖祔廟尊為 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

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為太祖唐自涼武昭王暠
而下至高祖為八世豈不能推暠為始祖而以
祖虎始封唐公又及已皆纍封于唐唐之建邦
啓土此之契稷故祖為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
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為四室之尊洪農
府君在太祖時為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為祧也
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 太祖
尊為 太祖而 禧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
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 僖祖為
始祖遂居 太祖不得東嚮之位以至于昤

今日既仰 太祖東嚮之礼 僖祖之主當再
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
行之礼然在今日則爲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
尊既久難以一日遽还夾室又考之周制后稷
之庙則先公之祧藏焉盖公刘不窋以至太王
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庙則先王之祧藏
焉盖自武王而下皆祔康有興聖庙以祀凉武
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
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 大
庙 順祖 翼祖及 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

猶曰 僖祖在第一室故 三祖之祔爲順今
太祖既入第一室則 僖祖 宣祖二主之祧
所以當議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
可用 景灵宫祭 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
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説築別庙以
居之韓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説焉謹按
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
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庙三曰遷于園寢
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之期
置之別庙則非礼経之文遷于寝園則乱宗庙

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至正元十九年左僕射
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户部尚
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庙議遂定由
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爲 僖祖當用
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以代夾室 順祖 翼
祖 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 僖祖自居別
庙之尊 三祖不祔于孫之庙自漢魏以來太
祖而上毀庙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庙而
享于礼尤称如朝廷以爲允當更乞行下礼部
太常等考訂制度施行

論 朱熹補外

臣窃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
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帰孟子所
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帰之者也晋元帝初
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
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窃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
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会風靡百姓帰心
焉比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人入蜀傳許靖而
不用法正曰靖有虛名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

可尸晚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礼而用
之夫太公伯夷周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
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主以其
虛譽猶礼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 陛下
不得已而嗣位蒞業當百倍于平時昔闢經筵
刻意與李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
自宸衷收召朱熹寘之講席獨于宸見如恐不
及次对之宠擢于中途當令人望儒宗與出真
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
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李非若許靖之虛譽

也故天下士夫觀其進退以為重輕及其來前
陛下倘待以礼、記一經又完今講大學之篇
李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
如振槁然本朝失色言之痿氣此非細故也
陛下之去留止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
又去黃度亦為之紛紜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
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李為之甚也取天下
之人望以收人心 陛下既已得之今日去之
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
知人
陛下所以去之者何故真無職事惟有論

議之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
者不以代言不以為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
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
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
関繫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以繳
奏禪祠聖眦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
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
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收其利害又甚于失
人望矣臣聞 太上皇帝論事勤至十數違忤
已甚而尊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

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進御鄭汝諧終于
外補陳源終不得除李逵原終不得告如此等
事尚能扶持不至傾危者此 大上皇帝之盛
德也今或命未至于後省而 御批已自別行
正使聖斷排遂姦邪猶不當爾況施于此乎此
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
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
礼之意與賜加卹際淵之說在 陛下若反掌
之易而氣象均遠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
有同兒戲猶譽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

無我臣實有望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伏惟
陛下財幸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大萬機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為者人君必戒之絶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為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秘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由以致此而人君厭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勢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絶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朴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考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於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與之爵賞稍過則為濫予怒人而加刑罰稍過則為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之言際于與否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豈艱哉伏惟　陛下天縱聖性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絶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足為君之服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徒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為煩瀆直以人情之所喜與夫可厭者為　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為君之難戒其可喜而又大可喜者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為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忝翰列無補事功謬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聰明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奉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為愚而力行之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　陛下財幸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　陛下務考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鑒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為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礼与名分最詳以為此書首篇誠是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紀傳之体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叙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〻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考獲麟而春秋絶筆〻〻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晉為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貞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大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黓在子　困敦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歲陽歲名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為泥古蓋其歲陽歲名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万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為高矣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為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為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其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臣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曰安汝止惟几
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
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
盡禮春秋專為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
于蹙路馬留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
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為惟后非
賢不乂后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為君之與臣相
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輿為下御坐為
起益為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体不事形
迹是以治功可與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还君
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
餘意 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
仰執敵于犯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
而至其家其相与何如也 累聖相承共由斯
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
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 三聖授受綿
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幬
講論經理日畏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 藝祖
神宗之家法也今日 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
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
尺之紙風動四方 方晓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
及臣恐欲望眷意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
隆堂陛之勢而阻否泰之道 陛下体天之下
濟而群臣得以卑而上下行使留覽之說不壅
于下狂矣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
隆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臣
言君过实切于治惟 陛下裁赦
論君心劄無開有辟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
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
守溫州號為煩劇君趣了目前傳書期會財賦
獄客之事亦可粗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
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顛水涯苟有一
夫之失所皆己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
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為明雖不設鉤距
不為巧術而下情粗通二年之間苟幸無事翊
今立朝七年蒙 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援以便
群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違
離君父之初尚欲論思獻納之益賴以消埃之
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 陛下為天之子

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　祖宗之所臨御陛
下以一身應之日晏朝坐影親聽斷大臣議政
羣下獻說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閣章奏坐判
可否況複聖性恭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爲
不至然臣切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致遠
治道多端未可以爲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
實恐日力不給　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
不知其幾四方所至隔頃動以數千万里必欲
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
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惟思天下之溺由己

溺之飢思天下之飢由己飢之人主用心不得
不然　陛下試于請問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
幾路今付之幾人爲監司帥臣幾州今付之幾
人爲太守幾軍今付之幾人爲將帥其人之才
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應
乎其可乎雖好要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
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
内每思有以革偏而補弊舍近而牽遠臣恐四
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　陛下如此存心則
不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

孝宗皇帝嘗謂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
遍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
此　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智效一官而推廣
事理敢以爲獻惟垂聽而赦其愚

論　本朝專尚忠厚　呂待制林李士

臣孤先之賤頃歲際遇　陛下踐祚之始獲侍
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
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
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告蓋當時七雄分據

專以殺人爲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强惟秦爲甚伊
闕之戰殺人二十四万華陽之戰殺人十五万
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万卒平六國
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
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
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
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
一之爲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　皇朝而後
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强世衆狼據不可動

極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
他鎮不能盡服權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
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舉至
我 太祖 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
洽綿百餘年人但知 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
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
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
厚開梅山刓夔沈起生事于南震童貫蔡攸起
釁于北虜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
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国使中原百年血塗天地
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 高宗教
剏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内有江湖
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
人天相人助以濟登茲是知 本朝家法專在
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 陛下立
書拜箸至于再三臣遠離闕庭十有三年屏居
畎畝不敢忘君惟 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
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祀之礼尚帝昭格
年谷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
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横挑疆近兵連禍結中外
塞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
惡殺我 宋立国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比
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輒佑
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
酋豪而糧道不繼為之退散今歲声言入寇卒
亦不能大入此固国家福亦無疆 陛下盛德
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
本実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效也臣衰老得
謝待盡朝夕御覧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
以久苦足疾趨拜実艱控辭不一而止迫于威
命趣行群守津遠踰茫之除下于里門皇恐離
道複覩請光誠為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
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
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先結前烈益恢遠
圖 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国家元氣全在風俗々々之本実繫紀
綱 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权
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
弛風俗陵夷凡不復可以為国矣天開聖明寵

延元悪黨与以次誅斥此如沈痾去体而元氣
未尽復調護保养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
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賄賂公行苞苴
之獘徧及中外任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
官可勉足而待兵官剋剥士卒以奉權臣則將
師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
盡籍其家数至鉅万俸禄有限何緣至此則其
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
所輸以為国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競辟
伏竭貪斂産不復知有廉耻之道至奴事其僕

隷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
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敢為否則為州
為縣公取竊取以自救奔前或少厚賂而後得
然則欲其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
勝誅 陛下寛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
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敝
縣官之不給而太山之積実出于鞭笞膏血之
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
垂之急今計九日奉以補大農之経費而稍寛
州縣之督責使 陛下恩奉之意曉然示于天下

而所以寿国脉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
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泰甚以懲其餘使自今
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
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内始故臣
拳拳首為 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
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
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武王
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

為德此万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
皆陽而君者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曰大有繫辞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与人君
一也雖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臣事
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接聞一紀再蒙收用日夕
思念顧有以裨益聖德之万一惟 国家寺聖
專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
窺 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猛之事
度亦非 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歷

漢祀四百　本朝累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
以維四精累之厚而周之世〻修德莫若文王
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　仁宗皇帝
尤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争至今人〻能稱頌之
文王徽柔懿恭視民如傷亹〻穆〻順帝之則
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　仁宗皇帝聖
度如天萬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為
謚者天寔命之夫以周漢盛　本朝盛隆自文
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刑德為稱而皆
本乎仁柔以出治　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

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為剛強之事亦
有所難識昔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
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決洽于上下則保治之
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
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　仁宗皇
帝平戈鈇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
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者也　陛下之所當法
也　陛下外鈕斂將內誅姦臣雖斷而謨天下
贊服臣願　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
吴去倿收攬威權懲艾姦惡時出聖斷以截之

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脉而威足以折姦詭之心
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臣竊惟　論內外之治
國家御夷狄之道與古不同　藝祖
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　太宗褒河東兵
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　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
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捷之覽表來
虜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屢
此危道自講解之後　累聖不復有攻伐之舉
宣和燕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攻文壞委于姦人

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
燕親見旧邊所謂白溝河者裊一衣帶水而安
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迹亦皆人力設險
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
不至此者蓋天設之險以限華夷秦之長城千
古以為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
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所以控
制戎狄者不復可為此如編民之家與盜為鄰
所恃以禦之惟恒限墻一旦盜入垣墻之內而置
平地以守其勢但多寡之金帛冀其勿擾亦

故雖以　本朝承平策止于此既自建炎以來
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
未悔禍虜未滅之　高宗　孝宗豈不痛念勢
既未順遵眷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几危社
稷　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之
成否尚未可必臣雖與未識非不知振發激烈
以攄宿憤勃勝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
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亦自不可
以為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　陛下
宵旰未忘積臣輩無有長策以盡雪　國家之
恥英辱性甚臣觀歐陽脩言于　仁宗曰元昊
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遣盟而
動其書侮慢至有責因祖宗之言　陛下憤恥
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与爭屈己買和莫大
之辱是時猶以為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
可為流涕太息而已　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姦
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己增幣尚未
保其必從則　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
以宗社為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
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無事則後日之害何
可勝言　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為
而迫邊事未靖欲為太可欲望聖慮先定規模
力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
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
冗費等事皆為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
仕敢竭愚衷以告　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
惟　陛下亟圖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四明樓　鑰　大防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
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
同一体而上之求于下之下進于上齟齬不一
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
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二則指摘敘驗為害實廣
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獻說者
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
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
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為災則
委罪于州縣始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
言一有直論稍高出言據止則或相牽以為過
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
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
王君臣一心不以為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
房之說元帝之言既大寤于君心又深中于時
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群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

目數諫敵敗矣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
諱思陷出臣子之非宜數之死地以鉗衆口由
今觀之驗以漢事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
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幸行則王
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
至于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敘驗
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
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
為格言如賈誼之論使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
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和可謂善乎
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面實必曰如是
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而為鑒或借秦而
為喻自是進言之体無非愛君之言止欲人主
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顧他日有悔後來知
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
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為過言不見其效成詭
夫凌闕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為君上
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
且如水旱之類皆謂盜賊可憂頼　陛下圖之
于初救之備至無饑饉者既得所養姦傑者無所

發端至于今日，寧以與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實有可慮者，謂大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豎戒之言，蓋博驗慎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措其妄，則言者悼矣。陛下慮著啟言之氣，深察群下之心，如陳所陳，又何足道。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故因奏對輒罄愚衷，僅聖明少賜採擇，不為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飢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 神宗皇帝垂意邊事而謀深遠，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俟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兵，部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捕逐。 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捍禦，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安危未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卑弱，而又隨宜選次，登陟險隘，脫有黠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攛出，以犯大帥之旗，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或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所傳，與事而言，似非特務愚者一得，願

君前伏惟俯務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於役法，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 陛下愛民如子，羅役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為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為之，必曰丙之增產。估我民之姦偽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為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為之，乙又訴于

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擾法擾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幸之豪猾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以氣相高往〻未破慳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新頒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為末腳口腳之法者有為畧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中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為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為之不容吏與其間而民亦無其力役之內無復訟訴為今者謂使它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為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為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數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此于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為均也各鄉既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歟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〻〻則訟繁〻〻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〻〻則訟清〻〻則吏無所措手為治者孰安從乎陛下如以為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宿猾預為後日之計爭挑前後成法以撓之者惟〻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一州〻〻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〻〻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天下矣

論軍器所究實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揭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竊以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律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〻輸常賦猶不能給況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為無用之工本所以

全指揮及東西作坊是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万緡約米四万余斛用人不為不多廩之不為不厚而猶以為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万餘緡米九千余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粮以贍給之此所謂蠹国者也 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以將諸路■前歲頷從抛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国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余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患于不辦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耗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孜軍器之程計工役之費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余人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还元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万緡米几万斛蠹国之害既袁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 陛下圖之

福建鹽法

臣仰惟 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厲精之明驗歟窃惟榷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羸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為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亮民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司取其數故般運之竊廢于中道支發柔光後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浸失古人立法之旨試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切一欲以推説之法齊之行之未几公私俱病賴 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日法之弊則米之講穴未為盡善也臣愚欲望 聖慈行下鹽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以聞參其偏而補其弊立為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閩粤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 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 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 聖恩 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當善所被实廣惟 陛

下財章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句簿書之稽考職允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群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為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訟撤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句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苟強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姦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牢于晚然則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　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校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　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瑣陋備員其間且得枕綴從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　陛下任使之意補　太子聰明之餘雖　太子天資敏門講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感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　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　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加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孔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切要以奉　太子則上惟愈明輔成儲德臣臣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且府僚屬亦做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勑朕退朝之餘務學爲急閲通與之閑肆於經
史之旨言行先進之圖概念　祖宗之美意正
有資於切磋何憚於增置具官某秀出天支
登取儒教禮闈平之奏久宣出藩入從之勞條
見董之言尤篤憂国愛君之意謹銓衡於選部
寔領袖於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莫於通鑑
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則於寳訓之書亦其国事
進觀書忠先隱翊是宗盟之秀俾陪經幄之游
尚服異恩以稱公選可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彦端
解帰吏部除帶御器械依旧幹辦
太乙宮

勑具官某爾拾使宮省謹而寡過肆还寓秩列
之銓選属韃九陛仍護紘官往哉維欽毋替予
旧可

武経郎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
率

勑具官某国家宗支視古爲盛然以屬近行尊
將奉朝請者亦鮮矣尓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辭
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尚勉之哉以求終譽可

許從善循修職郎

勑具官某爾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
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可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熙降兩資
放罷

勑具官某治獄之職惟公則平爾曲奉上官縱
吏爲偽以陷入於深文臺評太上罰其可逭再
鐫厥階俾務循省可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鎰
降兩官

勑具官某爾職權酤擅援田里寃暨按治篋訟
自解前秩免官以正名分可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勑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尓按吏
不審乃延爲理官偽爲文祀以傳致其罪彼罪
雖得爾其可決罰并褫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

可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
資
勅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
原以庠校之彥為之少從禮成而歸賞可後乎
可
何謙常盍孟循修職郎
勅具官某集故事以試書儒館之職也爾隸
省亦與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可轉秩
朝散郎溫州通判傅騆降一官放罷
勅具官某椎貨之禁至為嚴密諂中別駕實專
掌之爾職在是而不能戢吏卒之冒法豈惟閑
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無素肅秋免官以懲不
恪
福州觀察使王祚文康贈武功大大
咸州團練使
勅朕靡極南郊祗見上帝爰推需澤以及万方
仕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
有子以康章告爾婦亦與此卹典尚其有知欽
承休命可

寄資右武大夫選郡防禦使 皇子
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
京宮觀
勅官將授列使銜廷防是為右選之華用示內
班之寵具官某進謹恭慎之奉退於朱邸之勞
歷年寖多以疾來諗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祿于
真祠尚服殊恩以保終吉可
承節郎潘時英嫡母孔氏年九十一
歲封孺人
勅具官某嫡母孔氏此肆郊宗禋考〻之恩爾
年登九數子為命士子之湯沐以為晚歲之華
可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保常潛
心奉玉降一官
勅具引其數困難保于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
于定制具官某夙登膴仕屢薦小官遠歷歲之
既淺有字民之無狀按章不審雖多刻吏之文
具獄既成莫掩會夫之跡若尋牽將乃屬從任
以寬遇于需恩姑稍鐫于命秩尚為寬典毋有
遐心可

嘉王府議尚書撤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勑朕有日尤子教之以義方爾以名儒尊之以
經術既閱百篇之典可稽一秩之褒其官某道
理精深處心虔肅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
兒之游處寡旦久博文約禮歆著手心考古驗
今如指諸掌曰乃天資之美加之學力之優茲
焉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學非務爲章句之
徒發經史之微尚益明事物之要既上紫垣之
直仍先朱邸之僚進有賴於論思退尤資於講
習其祗朕命式究爾心可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艾朝奉
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勑其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游選宵友以
輔導之惟爾艾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兒游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既久以至終篇推爾賢
勞何憂一秩其益暨乃僚寀乃心相與發明經
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可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勑具官某朕肇禋南郊爰肆霈澤士有一眚咸
復厥初矧吾師臣起臨邊關日著聲績如爾之
望者何可後乎爾守襄陽物言甚至稍鐫需職
于今三年因予泰畤之恩歸汝寶奎之直其祗
寵渥益懋爾功可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　置使司
奏差知黔州
勑具官某蜀道万里士之負文武之才者朕何
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戰制使謂爾通練老
成速帥人稱其沉毅通敏朕以二日之言試爾
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負所舉則知所以報國矣
可
泉州同安縣靈溪廟神封威惠侯
勑具某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戢于幽
苟利吾民雖遠必録以爾神廟食海嶠久著靈
跡却蠻艘而張官軍格海寇而銷癘疫有司覈
實且以上聞錫爾嘉名歆予茂渥可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將益降一資
放罷
勑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右以總諸道之貨泉設
屬支郡以究山澤之遺利爾其屬也治工弗擾

至相戊教作実啓之勤章既闡其上一秩免所居官吏之不虞度乎知警可

此題後人割裂花庵并下為一卷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外制　四明樓鑰大防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降一等放罷

勑具官某爾筮仕之初寄在畿邑是何翁廣敢爾披猖鐫秩免歸尚為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哉可

入内内侍省御知御從訓謹奉工高宗皇帝徽號冊宝轉協忠大夫依前奉国軍承宣使

勑朕推尊烈祖務極崇名宝冊之嚴式資如護物行贊典祁則先之具官某服在禁庭恪共申職横班秩峻既異留務之華高廟礼成寔任其勞之宜爰加命秩用荅爾勤可

倪思等為保崇良孫峯主各降一官

礼部侍郎倪思

勑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于斯既駭予聞致貽伊感具官某夙推清望遍歷華途比因經監之过宴撻属案之舊家既傳子清議人亦謂其璐俱識隱慝之應遂彰何負心之已甚

若尋牽將乃屬縱任以其未脫于七階俾爾姑
鐫于一秩勿以懲姦之故而忘推轂之公可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沖
勅具官某人之雖知旧矣尔焉南蘭陵以戶官
為吳而奉之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牽將之罰
不可廢也其上一秩毋忘省循可
隆興府佳山字應廟神封忠諮侯
勅具某神國家褒崇爵賞非有功不係人神一
也以尔神生而不求聞達以忠孝而化人沒而
能著異響有功刹以及物宇植之槐犹在舟行
之祷必答子之好爵其尚欽承可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
勅具官某朕視嶺海猶畿甸也爾守蒼梧而郵
使者謂爾加賦于民且日遂祠請而未解閑劾
章而杜行莫已掛冠堂容幸免姑鐫一秩以示
薄懲可
從政郎錢迪降兩資候服闋日与遠
小監當
勅具官某細民以糞海為業私販冒禁或未能
免爾杜至邑令乃方振衰使者廉按稍稱為違
逃之伺藪何耶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駐
其尚何辭可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
轉歸吏部在京宫观
勅具官某服役內廷戲官王邸克勤所職以疾
亟閑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歉命以善爾躬
可
成鐫知雅州
勅具官某尔奮由武科累歷更事任然中土遠委
寄之於外控要地當一面俾爾作守凡牧民
固圉之事尚勉之哉可
寄資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
宫祗候董友閔轉歸吏部
勅具官某爾職中禁使領遠闉共事累年以
疾求退俾仍旧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
用可
秉義郎閤門看班祗候常琳报差
錯降一官
勅具官某朝儀尚肅實替尤嚴進退降登視以
為節抗聲失度贖侯之辜宴前一階以懲不恪

可

郭棣知廬州

勅掌殿巖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閫之碩憂茲
峭鎮撫睠予世將昕我訓詞具官某無實況雄
馭下嚴整出臨淮海嘗當一面之權入總貔貅
久護十席之容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廬川
控彼蜀道雖有變更之外悔何期蕭賊之內訌
狂卒稱兵中亢與者倪人假手天實誅之頃年
疇課郎之甚艰豈今日擇才之可後時堪于選
僉曰汝偕爾其設方畧以𥚃驚疑示寬大以安
反側凶徒既殄元魯閉從義士實多當行第賞
撿豪有寧遂令境內之清坐折遐衛益致王靈
之暢佇聞嘉績別議優恩可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勅具某神朕威民而致力于神隋本立都城萬
里蜀有利于民亦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靈
貺尚其歆奉服意遠祇可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護降
一資放罷

勅具官某爾以宗子居大郡幕府不能自潔其
身乃與胥徒共為姦利償券枝曆數蓋彌彰錫
黜示懲尚服寬典可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嚴持之降一資

勅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爾職其間乃爾
失當獨其非故姑示薄懲可

承信郎石璠文崇年九十五保義郎
致仕

勅具官某父某北界郊儒推老〻之恩爾年登
九齡子為命士擢之武爵以為晚歲之華可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
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

勅明神之祠率加以婦人之爵莫及于妃儷
非昊靈之若閩靈得恩崇之特異其某神靈異
素彰廟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鮐海之濱服朱衣
而護雞林之使舟車所至香火日嚴告賜便蕃
既極小君之寵椿祈昭答遂超侯國之封仍表
忠之田称示褒崇之新渥其祇朕命益利吾民
可

朝請郎張抑為係節光孝坐降兩官

勅具官某人之难知旧矣爾持江東使者節以

池陽郡博士為吳而本之閲歳已久乃以賄聞
比中李將之罰惟觧在泉瘢而未及既除喪矣
其上二秩毋憝省循可

遥郡刺史知和州某依旧武功大夫
初州團練使

勅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
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爾起自
西陲屬難九陛頃由選擇出守山阳雖边塵不
驚智勇充以目見而首尾五載國圉有劳從之
太邦陞以遥團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趋功名
毋忝爾祖可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帰吏部在京宮
觀

勅具官某服役禁庭歷更嚴斋恪勤厥職式閲
其劳禄以內祠秩之史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
可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光降兩資
放罷

勅具官某驗笑之盛莫如海陵積粟之深亦非
一日今昭中之藏至失十万白發吏姦汝之戒
也群寇始來失戒已多而又不能自别于貳貸
之塡舟鎬厥官帰務循省可

此毀為後人割裂不全二篇下為一卷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爲鄉
民詐水傷擅併死損八人降一官
勅具官某爾誠邑輔郡能聲徹聞秋潦爲災詐
者輒奏老羸贏蹈至有死傷爭非閔防所及各
將雖歸其上一階假我寬典可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祗應
人各轉一官資
內知客修武郎樵令摘秉義郎戴
勉
勅具官某賢王務學講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
坐閱八年之久凡与戰守咸進官聯爾起于諸
生班在上閤於事朱邸兄謂恪恭慎思所加勿
謂故事尙勉思所以稱此者哉可
使臣忠訓郎姜文閑孫昌祖忠翊
郎姚思正保義郎壹孜中徐椕
成允顯高珂指揮使義郎馮陘
王良講堂使臣秉義郎楊巨卿
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校
尉張枝承受所手分承信郎野
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
馮與祖客司成忠郎傅昌世前
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
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
成全郎陳翊
勅具官某等王邸談經閱歲滋久凡日執事咸
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恭恪可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
筭造
勅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爲之
星曆之學蓋士者可不務乎爾選於曆徹于朕
所用其所長俾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
稱朕欽天授時之意爾尙勉哉可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刊
選李端刑敘沈明黃毅杜椿吳珪
蔡顯右班王法之寗李鈞孫彬陳
琚曹煥三陝萬義陳注換武翼郎
添差諸州駐泊兵馬都監
勅具官某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擇其雄鼓之

尤者列在八門為予爪牙歷歲既久親赵挽强
之於超授武爵護衣方州錫之袍帶以寵爾行
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民之事尚勉之哉可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祥
坦聶崇明澤孫仲右班盛俊吳侑
郭錫換從義郎
勅具官某爾等以奉勇選客侍衆居有年于兹
矣觀閱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尚勉之哉毋怠
於事可
神騎廂副指揮使姜勝換秉義郎
宣武廂補指揮使徐成換從義郎
天武下利副指揮使呂俊換修武
郎
勅具官某仍昔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
而捲跂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
恪以稱所蒙可
趙令循從事郎
勅具官某爾以刀筆為冊府之吏周旋四庫其
職清矣又以奏篇之賞益進爵級其思所以稱
此者哉可

入内内侍省都知都提訓轉履正大
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勅禮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積列之班為進
伏具官某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習見
累朝之故實侍尋歲用亲提舉職之綱條爰因
酒之正修更陟武階之後勿忘近比思稱優恩
蕭應己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
轉官回授母淑人邢凍氏封郡夫
人
勅命婦之封率從於夫爵小君之號蓋越于郡
矣某人今婦名門之家同慕中華之義而朝示
寵名已著于鴻泉一子訖恩崇特頒于高秩往
服朕命益宜爾家可
朝奉大夫錢之望奏使回程轉一官
勅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抉疾處有
須事見大夫非死可使恐不及對以尔志存許
國寸足應變辭白边關俾將予指間命弭道礼
成未歸進之一秩姑以勞还使託外庸嗣有褒
擢可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

勑具官某朕嚴選使華往修鄰好必選上介以
輔其行爾以應衛之臣為行人之副中途易節
調護无虧惟尔之能應予之賚俾增爵秩其尚
欽承可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寀從事郎趙
令寬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御賜
孟忠訓郎黃冠迪訓武郎李邦安
忠翊郎楊祖烈吳良翰趙進承節
郎孫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
金彥達進武副尉王仲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嚴遣信使修好鄰邦比為假吏之行
李有後恩之及用酬勞勸毋替忠勤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都指揮
使郭果落階官

勑總十庐之衛久護戎貂頒一札之恩用申衰
律具官某器資沉鷙謀略雄深飭邊備於上游
生銷外侮肅軍容於中壘允藉壯猷朕慨宿將
之死多眷故家之可用繄尔昆弟為予爪牙茲
徹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
公其服澊榮益圖忠報可

閤門祗候副武郎李彥机從義郎李
翊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
一十番各轉正官

勑具官某等信使來建常在上閤窗替之職不
容虛糜之差祗事累年積勞可賞之進一秩益
務恪恭可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
官

勑具官某邊臣死小夭皆以忠实為先爾以逆
回受罰矣而又為鄭存劄一階用識來者可

皇叔祖士晛男大子右監門率府率
不佟轉一官

勑具官某國家以十階侍近屬必十載而後一
進其選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寵其子躋
等而授制曰近比实推異恩可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閤門宣替舍
人

勑具官某爾以名將諸孫中官兄子不患不致
屬者蘭所以將之者如何耳䧟墨吏役亦累
年察之益詳克自循省省賛之戒用以命吹

之戢知復詔鈌之艱難則知所以保其身矣可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啓儀
之追復中大夫
勑具官某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爾建收使
行其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尔既知其不可而
不能自已何也辭然更張事始少定擁官置散
以謝遠民而爾亦亡矣爾其歆害民者徒以昧
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竟其本心追復田秩能
体此意尚為有知可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
壽皇會要兼孔役使轉一官
勑朕寅紹丕圖推尊慈極纂修寿制尤嚴于五
載之余登奉宝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特近弼
藝總宗學期相礼以備成典睹屬之河後具官
某該通而知務端静而善謀陪上禁途居熙有
公輔之望迨非宥府是以致朝廷之尊伊參豫
于岐抗益茂明于国於舖成大典允藉宗工説
今獲役更資使範以啓　重華之盛以彰豐矩
之傳宴序進于崇階尚免徒于遜牘增塘求食
仍衍真食噫鋪張閎休实賛我顯親之志今行
故事而監而致主之心住服初詩川援寛遲可
從事郎趙彥适收使射中減磨勘浙
一資
勑具官某国家選士于廷又命以射求以宗支
之秀既擢儒科能游於藝且應省格何憂一階
以示劝奨可
從事郎王克位前任夔州司理載鈌
錢入銅錢界吴清監鈔降一資
勑具官某冒利犯禁有民則有之尔為獄掾乃
敢以身而試法稍鐫命秩兑為寛恩可
朝請郎尉閤詩前知永康軍把欠綱
運降兩官
勑具官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
餉則不容闕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為之
閫侵甚矣鐫之二秩以厲其餘而猶不奪爾合
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吳
而敢盈焉可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為提刑陳傅
中丞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
5郡

勑具官〻爾以選擇優與大藩四明富民之訟
使能俟爲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糾獄則晏然無
事矣部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鐫官一
等易地近方汝往哉其思有以靜鎮之可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徐竟上殿漫易
降一官
勑具官某爾以老書生獻箴于朝上意勤矣朝
儀肅肅乃爾失度雖欲宥過不應但已稍鐫命
秩以儆廷紳可
寄資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符謙降
兩官放罷
勑洒掃是職畀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從恕具
官某久以勤敏祗文禁嚴當克謹於官箴乃自
貽於罪咎命鐫換列尚畀遠園罷歸鍾部之班
顯示貶增之戒可
内侍高品李元美降忠翊郎放罷
勑具官某禁廷嚴肅三尺尤嚴爾敢其間而越
法度前官二等尚爲寬恩可
閤門祗候潘璐落看班
勑具官〻爾祗事東朝再吏歲會稽之故實盡
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于公可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勑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跡茲之于上
恩故具官妻許氏蚤嬪將家今爲后族康寧既
佳茂階偕老之宜戚同方興實歸懿親之長屬
褘衣之歸錫予石窌以號封尚惟法度之循以
對寵光之渥可
直敷文閣史彌正爲高夔奏厉雄公
事落職罷宮觀
勑具官某爾奉祠就恭宜先與于公府知篤蔭
鄰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涉相宜遂徹朕聽收
还延閣之直仍罷祠官之官尚其省循于不汝
棄可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国府
勑具官〻朕惟天子耳目之官與夫言語侍從
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
之大致存焉朕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雅望
國於三院有年矣憂国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
體義形于色豈綱斯振物論浩然權戚斂衡所
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宣城大邦

實　慈皇初潛之地儲直寶奎以寵爾行牧御之方无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猷政成來歸副我虛佇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知漳州鄧馹江東提刑

勅具官某入而居獻替之運出而任澄按之寄皆朕耳目之官也以爾端緒有守雅望甚隆權在諫垣出鎮南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命汝豈惟引以寖近亦爾之寵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垂意恤事至遣諫官以臨之書不云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朕將廣充焉可

知虔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勅具官某朕承累聖仁厚之餘蚤夜欽恤于庶獄而明罰勑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寄于中外矣爾以諫省之舊知予德意而敏明詳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閫用為廷尉之貳昔張釋之使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之民自以為不冤汝往哉其為朕持天下之平且以行汝學道愛人之志可

大理評事李珏再任

勅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于文法不以輕授非

遲以歲月不能通貫也尔以名家子虎賁既久
以其自到罢俾因任尚閣来效勿替厥初可
故太傅蒲察父妾女碩人乞用父遺
表恩澤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盡榮于夫爵小君之號或出于君
恩ゝ官女碩人蒲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謂
父兄即世惟一身之僅存而恩澤內天曾眾蔵
而來清乃即九閤之遠顧加列郡之稱亮其惸
嫠刻有近比特貺予寵用慰尔心可
忠翊郎興州遊奕軍權統領宮宗轉
一官
勅具官ゝ朕周知中外將士之才問使來前用
閱其実不以遠近為間也尔來自西陲人物可
採何愛一秩以寵尔歸益習戎韜以俟吾用可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副武郎刘舉步
軍司左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
放例覈數少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等歲分遣諸軍牧于淛右覓間之御
惟統御有方芻秣以時帰而閱实生全者來進
之一秩以為來者之功可

高夔知廬州
勅具官ゝ尔向守合肥嘗移之內郡近守四明
又易以边方乃自制司複分帥閫蓋以尔習熟
誰何有志事功故因以任爲內有以固吾圉外
有以寧主民尔尚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爲虧欠
官錢降一官与閒慢差遣
勅具官ゝ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
餉則不容闕也賡安岳小賦入有度及尔為之
朒借甚矣始鐫一秩以為罷軟之戒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ゝ州刺史多
孫多勒收使父居中奏表分轉遷
郡團練使
勅具官ゝ等朕親睦九族務從優恩而十皆之
進則謹守旧制未嘗茲也以尔父嘗建節旄不
及中壽遺奏之澤未諸于朝俾尔昆弟供領選
團之任朕之于尔厚矣尚推恪恭以綏寵祿可
林嶸閤門舍人
勅具官ゝ尔以武科首選充職上閤有年矣衔
恤告歸克卷入見俾还旧班益勤恭恪可

中大夫知寧國府符鐮周唐勳轄官

勅擁千里之麾方著民庸之茂考三載之績尚伸吏課之公具官ム被眷睿皇進班言路以中執法之舊為東諸侯之尊政最有聞尚有稽于褒表封章來上何屢請于歸休茲以年勞應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從棠之職大異庶工往祇哉遲可

知廣州岳霖家文閣待制致仕

勅師閫有嚴方任循良之寄褒封何遽亟騰告老之章驚予疾之寢深撫予衷而甚感具官某秉心綜覈遇事詳明出歷作勤恭而畏謹之性晚更事任卒有循良之稱念方虎之旧勳推毅魯之近侍一辭軒陛游閱歲時起分藩表之麾俄感瘴癘之疾宦游南海旨冗嫂席之凉以對西清用爾掛冠之寵尚勤自厚以異有瘳可

岳霖贈四官

勅掛冠有請方懸以對之班易簀可哀宜厚飾終之典云胡弗淑而至于斯具官某出自勳門勵進士檢攬書登車之寄風著兵符暨筆持橐之除實由親擢分五年而作牧擁駟馬以啓行何悲之深歎生逝已念世臣之无几愴長夜之不晨思開垂絕之言寧愛不背之寵蹤四階而進秩按三尺以疏恩用大爾家慶時予意可

知韶州趙彥操知廣州

勅具官某亦須為列卿拜民書錫京邑以才諸務今二十年矣屢城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實扼百粵去朝廷遠委任尤重軍實填池相接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方亦久聞爾之名矣庫以命亦莫為朕綏綸眡撫豈無使嶺海之間不畏鼓聞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可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勅具官某朕擇才而用諫帥尤艱廣右之朝廷遠二十五州綿地甚廣予以甘泉旧臣起家作牧而兩載之間内外宴然治行可睹矣方圖爾功而庾論已聞其力何即均逸祠度遂爾賦歸之志陛華綸復示予舊旧之恩尚勉壯毋忘忠報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式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四明樓鑰大防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勑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眡學宗伯當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付授之臣極三朝髦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諧具官某夲挺群書才兼數器被眷知于藝府參聯宗于儲宮出入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思之益有昔人之所難瑣闥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允以文昌職務名清實總夷夔之任謀猷可告尚俾稷契之忠可

中書舍人黄裳給事中

勑朕惟舜命龍出納朕命而名官以納言蓋人君之命不难于出而难其能納也瑣闥之職為朝廷唯務古詔明然尤當遴擇其官某天資直諒學乃精深處之王邸則有講導之益擢之詞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授尔以封駁之任非以序而遷也事有不可尔則盡言言而可從朕不吝改惟能知尊所以名官之意則能体朕所以命爾者矣可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勑具官某爾以掄魁之彦端序有聞進丞容臺乃職史筆工師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名流兼此數器俾貳戎監是曰序遷華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此亦急務尚勉之哉可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勑具官某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風察之分職非一人之可為汝觀在廷識擢自我以尔發先中後屢試長才風仪凛然有御史之望声著籍甚乃改授之官俾裁世官往贊而長屢更蘭郡尚何李邑之拘輟自名曾屬示簡條之重其祗朕命往振臺綱可

右正言胡琢左司諫

勑具官某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謹有守論事加詳蓋聞古者有爭臣七人尔独其勞念之久矣增置諫列俾正左垣之位其益寵乃心思乃條相与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有聞于世亦惟休哉可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勅具官云臺諫之選係為甚重而職務自有不
同豈任當糾官邪而諫省專裨主闕爾為大察
亦既年餘屢進封章凜有風采合予擢以拾遺
之職諫諍用矣以箴君之風盡告遒郄之益副朕
有听言之美爾而亦無愧于古爭臣矣可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爾家傳文法久任廷評遂爲同列之
首矣勞著矣丞貳之職命爾進與罪疑惟輕蓋
古之制移情就法尚戒于茲可

宣文閣直學士程八昌充圖閣直學

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勅朕收覽群才細懷耆德翔東宮賓友之舊游
從琳館之游冠西清學士之班爰峻何圖之直
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沖功學壯行曾
不渝于一節出當入從實有聞于三朝退食自
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羲經八卦之文畫地
成圖測禹貢九州之域茲繼廩人之粟益高延
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
室毋忘啟沃之忠可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

氏追封兩國夫人

勅伯父竹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盍疏二
國之封繼不待乎生榮顧可稽于即典其封鼎
起由戚閫歸哉宗英動惟圖史之遵居有珩璜
之飾少同母苦与能家人而忘貧朕被寵光圖
宜君子之偕老云胡不淑弗永其年賜湯沐之
大邦既屢頒于耀常翼公侯之兩社爰特畀于
寵章以伸抗儷之情以厚幽冥之澤尚惟精爽
式克歆承可

御史臺檢法官李禮太常丞六禮彭

邑年司農寺丞 元係封大中辟差大中 与本張叔椿再辟辞免

勅具官某等爾謹篤信好學表裏無玷不邑年
明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拳拳愛
君之心御史選也大中之辟叔椿之留豈其私
哉而列義凜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既不沒於
而高蹈非所以治之也容臺農扈分以命汝丞
哉兵少安之以俟遷擇可

都官員外郎趙謐户部員外郎主簿

左曹

勅具官某爾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廟子

孫荀在仕服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爾一人外
奏蜀阻之深内為秋官之屬恂恂自守尚有家
風迁寔女民毋懈于位可

趙思璐知德慶府

勑具官某海康雖遠以高南潛藩而增重選
侯亦不輕也爾以宗支之秀揚歷寖高往撫是
邦毋忽民事可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取廷年兩浙轉
運判官

勑具官某部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鎮總貨
泉之重在内則誠漕伍飛輓之繁皆選也爾
長于心計踐歷已深新安之政吳作植偉徽于
予听鼓鑄以佐用度又優為之計臺虛位亟以
命汝式遄其瑞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陳楊善知光州

勑具官某浮光旧為内郡今实疆边牧民之任
不輕畀也以爾當守補郡見稱而治行著節省
家食有年益膺授以左符往臨边徼抚民以宽
處事以静其庶幾乎古之折衝者矣可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勑具官某爾秀出宗支以才自奮嘗三試劇郡而
治有關惟時種官宠山澤之利吳鼓鑄之饒以
佐国用非心計優長風力强敏之士不足以當
之輟自吳興俾趣掌治檢柅吏奸導疏利源
亟匯緡推正之從則有之職舉矣可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勑具官某朕臨御至圖求賢如渴儲闈寮寀迭
用兵適羞奉予所知非止為旧故之恩也爾以
儒學奮身周旋清貫侍叢之餘迫配前良肆朕
纂承之初最先收召出守劇郡試之益詳矣僕
二千石有治理效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來邑由
此播入為大司農明其事也朕之待汝豈惟掌周
稷之事哉独秖成官洞有爽防所

呂大麟知常德州

勑具官某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墜
未有盛于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寖寥慨然
念之起爾于家以爾素守家法好善不衰守郡
有循良之稱在朝謹靖共之守去国既久退然
自安武陵湖右要区外捍五溪之徼憑得矣牧
以填安之故命以命爾、尚勉哉餘大其家則

為报国可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勑朕任相甚專處已以昕衆泰篇之賞盡階八
命之崇覽祖蹟之勤始進三孤之重乃稽故事
加賁曾門具官某生為吾人世載隱德傳芳中
石縣王国大夫之有瀾庫慶華宗出清源節度
之末遠惟躬行無娩于出顯欽家声大啓于孫
曾是生名儒敎位上宰閔書屢錫已登極品之
官公社肇開袤膺真阳之土尚惟精爽歆此寵
褒可

曾祖母周国夫人葉氏贈周国夫人

勑士有奮自而往至元臣推恩而爵及曾祖嘗
述所自必有其原宣惟奕世之吴仍多中積之
助夫或加寵婦則從之具封以以柔淑之晉嫡
儒素之族情切累行難有良人之繫処順安時
宜偕君子之老比及後裔是生上台封既至于
小君寵仍跣于大国不改周南之旧用配而侯
之邦其祇異恩以利後嗣可

祖贈太師沂国公寔追封福国公

勑德雖著州鄉而弗顯于朝廷身不及留賁而
乃施于子孫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
诬我有宗工思遠顯祖具官某坦坦出人之履
恂恂長者之風惟先世以來有功于国故餘慶
所及逸肥其家累見聞孫進登孤保屢頒霈澤
賁極師垣乃更沂水之旧封仍祚閩山之鄉国
九京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母楚国夫人洪氏贈南国夫人

勑婦道之修相夫以順家法之懿垂孫而興雖
寵榮不及于生前而恩渥屢加于身後具封某
以出閫之操崇節儉之風夫婦偕藏盖非一日
之積室家流慶遂見百年之會錫湯沐于南荊
易封沂于上路以顯倫泉之澤以慰含飴之恩
可

父贈太師衛国公鎔追封魏国公

勑朕惟東周大夫留氏歸称世矣子国子嗟之
父也俱不見用詩人惜之丘中有麻所由作
也朕之世矣則異于是其官其世有潛德生為
醇儒雖富貴不在其身而善慶乃積于後惟我

碩輔秉國之均尊顯其親貴極人臣斯敎忠之
效也既服武公之土復更畢万之封父子之矣
于是俱顯視東周之世爲盛生死而不忘其尚
知歆可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
母秦國夫人刘氏贈魏國夫人

勑婦齊從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春更大
國之封具封亡迪德靜畀父家幼素相夫以礼
躬蓋先奉業之勤敎子能矣慕軻母擇鄰之訓
相予初政致位上台扶既進于三孤貴遂登于
累業表茲聞禮用配禰宮改北國之舊新界東
藩之新邑（刘氏改以塞名旧封男大名之號）中加閔册增賁宗祧可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勑殁寵大臣踰崇孤秩爵既加于祖禰恩又
及其閨門無封亡生有令姿居循內則知臣源
之識度相待如賓勉仲卿以儆戒及見其貴翻
陽幽冥之際仍深伉儷之情夏崇通禮顯漢相
无動之重魚軒象服聞秦以大國之封九泉有
知千載无憾可

大理卿王尚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

勑具官亡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
爾生長浙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
聲聞藹然至今未忘矧明練憲章飾以儒術再
長廷尉佐留司矣抗章求外日說治民爲尓相
攸无踰于此界以盛藏圖之直用寵爾行宜唯不
成昔人書繡之榮更民聞之不戒以孚足以寬
吾顧憂矣可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勑具官某國家以累事付廷尉而立制視古爲
詳治獄者无与于定法斷刑者不使之鞫因而
卿實總之選循不重歟尓習于憲章而操心近
厚由廷評而上至于爲長踐副有年矣館建
之符持浙東之節又皆有稱焉律時已試還尓
旧物囹圄屢空病未能也尓能尽心使刑獄號
爲平則虛九乎在是矣可

知雅州宋南強知金州

勑具官某金誠外控邊陲內連巴蜀有民有兵
號爲价藩近婚之餘亡滴長才以任郡當擇人
于內豈曰无之臨遺而行慮不及事時當西南
之守就以遷焉以尓有志事功敏于從政其解

蒙山之纽往抚漢陰之民此而有闕朕将用汝

太侍閤知湖州

勅具官ㄙ儒科首選宦遠相望儲帯旧寮収用略尽　慈皇勑閤南省爾則為多士之冠冲人嗣居東宮爾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来欲仕輙乙朕嘗念之惟近臣為明當塗之証浮議遂定吴興闔郡視古左馮申所慄為本以試汝勿以多言為畏侍需最課之閑高齋美宦㒷于汝各可

肯培大理評事

勅具官ㄙ孝宦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对有司之間者易為ㄙ察庶獄之情者难于人ㄙ為廷評其以者之所習見于詳讞之際遍事加勉增益其所未至不倦以終之引為標戒可

福建提刑辛弃疾太府卿

勅具官ㄙ尔登以才智受知慈康盤根錯節不勞餘刃中更閑退老以其才養迂往之氣日趋于平雖精察之明務帰于恕朕則得今日之用焉君從閣部長我外府夫氣愈斂則全明愈晦則光于以見之事功氣能傑之哉可

商師魯知泉州

勅切洪真祠遂彭澤賦帰之志起臨田鎮慰韶川頼借之心匪曰朕私徒得君里既去家之不遠俾便道以有行具官某秀茂儒先剸推寿俊悦孔織之去合典外藩念阳城之労许还故里而遠毗懷其惠政胥胡服其真清犂轂莫留去滯相纏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為既徹听聞重增慕嘆古遴選惟良之守要先求已試之才追常袞之遺風當一変于閩洛用蔡襄之故事宜再銷于泉鹿式適其驕以副所望可

新寧国府林大中知贛州

勅具官某章甫居江右上流控楚粤之要民俗果悍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達世務者不在師帥之選爾以不群之資為有用之李治縣如古循吏入朝為才御史彈劾不避于权要論議率中于事礼横榻之風振于一時朕既分爾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鎮嵩地先声所臨百吏望風抚字南邦以寬憂顧朕望汝志哉可

廣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

勅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列郡之吏知爾德意多稱其職亦以端諒之質選在諫省立國大凡使于嶠南善最有聞俾之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留之意又以見朝廷不忘遠之仁毋替厥初嗣有褒寵可

宮人王安、韓郡夫人

勅朕涖乃儉德閨无逸色之私選于後宮六君富官叉遴宮人具稟賢妃懷德祇事靜專被椽木之恩登与內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躐升名郡之封其益習于壼彝庶克援于宠数可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万里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万壽宮

勅具官某朝廷之于賢者用而尽其方上也用未尽而勇退完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升堂而歸保守卑貴古郡卧治庶以優數抗章自引欵留不可畀真祠之佚非論撰之華 詩不云乎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可

秘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

勅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淮東既冀甲天下視他路尤重管泉所聚出入万計調度低昂在一路都使者事之棄爲爾起西蜀慨然有志于當世通諫閑敏遇事風生周旋清望名播宰掾踪綸省閱儲著兵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頃護使客經來淮壖歸輪利病如示諸掌茲用汝外遷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可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 壽皇聖政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惟 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溥祁蒐郎惟弗克堪院已申飭史臣理以事繫日之書又擬其大端可以爲法于万世者別爲一經追儷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佩儼然其爲論贊蓋先于中令增一秩以示儒者之崇尚惟欽哉可

浙東 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

衢江 浙東提舉

勅具官某華閩東郡刺史孝于會稽嶽迹行部
視它郡為重比以亦治之才為常平使者毗界
吳事任益高矣江以掄魁之彥欲准甸鹽筴改
授帥節地益近矣其尚乃職使刑罰無冤公
私要三以副朕選掄之意可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戰滿十
年轉一官 修武郎馬軍行司選鋒軍統制李都閏

勅具官某爾出自禁旅護戎泉南既歷十年內
外績謚懋功名無事以見日異勞著矣俾循故
實序進爾階益習韜鈴以俟選用可 李都改泉南為陪都

参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勅朕纂承丕緒圖任舊人一日萬几之繁既久
勤于禆補三軍五兵之本茲資厚于倚毗乃眷
綸言式彰揚用具官某氣全剛大識造精微以
猷請結慈皇之知以忠純為初獻之輔同心
同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日惟陳堯舜
之道居宜鎮于雅俗動有助于洪機察其所安
任以不貳斟一登于政地凡三入于樞庭除寬
度之愈明畀事權而增重噫予欲務孝宣之周
密以起治功爾其慕于務之從容用符眷意傾
惟宿望異俟多辭可

同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

勅贊本兵于右府方藉嘉猷圖共政于近聯尤
資宿望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某孝秩丞原
才周世務立朝謇諤素為君子之儒處事精詳
在有大臣之体升之當伯曜在机近陳告后之
謀猷簡而望如贊甚俞之有容靜以無華雅量
鎮浮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言以殺曾不俟于
暮年俾進陪于大政國以永賴人無異詞噫該
明鄉諧朕有望股肱之和任重道遠爾其推腹
心之忠永孚休以副所屬可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勅西漢以同姓既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王
親輔政厥由聲望之除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
則優加祿餼曾弗任于外庭後飭並用親賢亦
無喩于法廷茲閱宥府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
天潢望高國器適寒儒間首冠于儒科出任藩
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帷幄遂登貢闈嘗故帝之
所充在京身而善倚爰以樞机之害托之肺腑
之親必有君人攸堪大任匪同秋于異姓將深

甚于公言喨閫国以来未有今日非常之举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杜鄰城之势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刑部郎中沈桓度支郎中

勅具官某爾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為郎憲部恪守三尺司度之職凡軍国之用會其入出以周知經費之數歆得淸謹之士為之故以爾迁焉勿以郎潜為淹思所以稱其職者可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勅具官某郎官必由寺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而授衍之旧矣爾出名閥通習憲章久歷廷尉之屬冣右銓選向守丹丘曾不㬋席而去郡之日遮道借留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修門叅省外府而後迁焉朕之用爾審矣惟尽乃心以稱斯舉可

右司員外郎虞孟明左司吏部員外郎徐誼右司

勅具官某寺宰掾非官属也綱維闕決皆天下事非有才識可以為守文應變之助者疇克為之爾孟明介然有守練達民事尔誼能為可

用道貫治体一以序进一以選授朕方委政于
二三大臣惟尔分任其劳使大臣得以綱紀庶
務助朕求矣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可

○度支員外郎王雱之直秘閣兩浙路
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朕惟轉輸之任莫重于藏内祇承慈
訓柔用亡人比年以来多稱其職尔庠校諸生
故家人物好古博雅風裁素高究勤小物而知
大体領使淮西声望藉甚爲郎名曹恍然有守
还畀道山之直兼按浙河之間飛輓以時而用
不乏詞度有經而民不病表率諸道尚其勉哉
可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

勅具官某許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国家明慎
用刑遂以名李官之属近復定制審閲奏當尤
不可以輕授也尔以儒學旧奮通籍邑丞郡循
良有稱入班于朝靖共尔位選以命汝往哉
欽可

司農寺丞彭邑年秘書郎

勅具官某朝列多士皆以妙選雖不以日月爲
功要以使宿其業爾丞大農屬耳兹又冊典中
秘書朕不以爲煩人亦无得而言以爾之才望
有以當此也道山群玉之府涵養天下英才異
時臺閣高選于此乎取何止博未見之書而已
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繪太府卿四川
總領湖北轉運副使張杓太府少
卿湖廣總領

勅具官某等国家東処吳會宿兵楚蜀亦天下
以利勢給餉之任必選正人居之尔經營自西
南老成詳練福蜀寄標裡肋爲多開以蜀事了
辦知譽是用使尔于蜀尔杓起自故家見謂緯
給屢持使節所至可紀荆湖風土尤所諳歷是
用使尔于楚宅以外府長二之任將命以行尔
二人皆儒士其有以適設爲心之宜无忘興病
民使上下百城不擾而兼足相安而有情則朕
之顧憂可寬矣可

新知潮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勅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興爲輔藩制河以東婺
女爲名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尔少爲拳首声

振東南從吉春官偏察〻案僉校閱之既久命〻
起家而作牧引據白列易地為宜是行也非惟
不使汝遠去識向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論自
此而定用勝之春汝人无間言矣可

宣教郎史彌鄰係秀王孫女夫轉一
官

勑具官〻爾以師臣之子婿秀邸之孫不習貴
驕能勉家學惟思亦宜遂進以官往其欽承益
務修進可

朝奉郎給事中黄裳朝散大夫叔工
部侍郎謝溪甫應勤轉官

勑嚴吏銓之課所以示百僚之公儀法從之職
然不忘二轍之考具官〻再登朝署丞上禁近
未即橫經久藉講讓之益頗聞推動尤高論殿
之風（謝溪甫于翔閣制省恭初并進以翰政 清文目于釋要武錄江重无做于論思）諸以年勞應于
治典爰陟文階之等肆陞官傳之華其服恩榮
尚殫獻告可

張允中護修玉牒檢從事郎

勑具官〻惟皇宗牒之成一代之鉅典也爾
為胥吏與有勤勞既登仕版俾進二階可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

勑具官某爾守臨汀政最徹聞擢之嘉興尤歸
办治理財則不擾而集御吏則不忍而嚴民甚
安之湖右近輔最稱難就以畀汝近歲之士族人才
輩出爾宜在敬事之科益勉所長為諸郡舉儀
將有以表異之可

太常王穎成知常州无錫縣吳縣潭
州教授項安世呂誠並除秘書省
正字

勑具官〻朕國家開館閣以待天下士若必循
次而進非所以示招英之廣也肆采公言取以
數路爾捷自合沙宮孝省爾獨方牢肚縣爾安
世客校湖南一閱其矣俱爾給札爾此殆未有
也指陳時務蔚然可稱登之册府遂列英躔螢
惟養有用之才抑以為多士之勸庶幾嚴穴之
秀亦將樂從吾游焉可

戶部員外郎趙謐陞郎中

勑具官〻近歲郎選日重非外庸之著不在此
選非資歷之深雖員外亦以名臣之孫更職
蘭省積其吏考就正厥名官擇宜高益思加勉

蘇夫任太李正

勅具官某眉山蘇氏文獻相望爾雖決別以季
自奮朕覽薦牘召寘奎館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何樂如此暨勤教事勉繼前良可

趙不遼知西外宗正事

勅具官某國家宗支日盛散處郡國而盛陵長
樂於循南西二京之舊各有司存以尔行尊而
性淑奮由儒科練達吏事往典盟牒合族
拊摩孤弱而使之得所教模導秀以率其不良
振振麟趾之風庶有望焉可

江東提舉黃齱戶部郎中

勅具官某發天下英士列之朝行必更外庸而
後教用非惟欲重郎選亦以詳試人才寬途由
是而之焉不輕畀也以爾恥聲勝保道數而練
世故使行江左得部刺史之体召對便朝嘉其
忠蓋敷奏動關民事號為劇煩往既乃心以副
選擢之意可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
學士知建府

勅憑熊軾于上游久資須撫之略畀麟符于重
地尤藉保釐之方是為留鑰之司增峻寶儲之
職具官某性資閎敏智識縱橫樂父兄之風源
流有自登侍從之選揚歷已深遇事敢言詞鋒
甚厲臨機斷才夕有餘輒自又屢出當方面
果肅清于邊徼務宣暢于王靈矧是秣陵實雄
江左石城鍾阜六朝之風猶存大蘇高牙先
正之威名未遠俾居連帥益振家聲想具有于
成謨顧何俟于多訓可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董琳煥章閣
直學士知興元府

勅荊楚與區無若江陵之重巴蜀外蔽實翰漢
川之雄我有侍臣更此名鎮峻增延閣之職用
寵瞿戎之行具官某稟氣中和受材宏達登槐
知于慈素亟登仕于禁途司閫論于滑都既騰
善最遷高牙于南郡久殿上游眷炎劉始封之
邦為元德心膂之地雪比可蓋虎視三秦補武
侯出師之章語其素志寄漢將登壇之策勉爾
壯圖毋有遐心往祗成命可

王蘭知江陵府

勅運魁柄于西樞掌贊握中之畫閫帥藩于南
紀茲分閫外之权惟任旧人式孚群听具官某
器質鯁挺智識閎通世傳許國之忠躬有濟時
之畧明目張胆在朝廷无事不言聚精會神故
君臣不膠而固輔于初政正位本兵机謀楚以
折千里之衝文武足以、、万邦之憲退安祠館
寖閱歲華崇道登天之、、由從秋請荊州用武
之要勉為朕行諒无俟駕之淹待閫流印之根
憶比周家之分陝允屬宗工據天塹之上游是
為重鎮尚体規恢之志竝雄埃樹之圖可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
勅唐制以山南分東西二道西則漢中為巴蜀
之捍蔽東則襄陽為荊郢之北門以是俱號重
鎮而撫抚之要于今尤切選帥其可輕乎具官
某以鼎奮自世有名德 寿皇眷知擢寘華近
遂屠文昌八座之遂出鎮漢中于今五年撫安
軍民帖帖无事襄陽易地委任惟均方時小康
边鄙不聳輯衆緩帶折衝樽俎以追羊祜之遺
風不亦善乎可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吏部之司七而右選最為劇曹涉筆
終朝抚非不遑非夫疆敏詳練之士不足以察
吏姦而登弊源也爾明習吏事飾以儒雅分符
持節民庸茂焉為郎未几銜恤而歸不俟造朝
亟加選用靜以制動要以御繁汝知之矣尚其
勉哉可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黄器
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
勅具官〻等大農外府分領食貨之重各設之
丞以贊其長非才不授也爾大異殫記洽聞處
事有條尔三聘篤李方操持踰不苟簿正兩監
退然安之疑進厥官各任以事以才自覔合其
時矣可

秦熺知嚴州
勅具官〻尔生長大家少而穎悟夕拳進德畚
者突日者授之政无愧循良嚴陵為 高宗潛
藩客迩行闕選而用汝群試其才益撫吾民以
稱朕意可

吳宗旦知舒州
勅具官〻龍舒在淮右為名郡士大夫以劇符

為衆而朝廷必選才而後授之爾以孝自奮明
律憲章法家者流自以為不及也俾身乾俗清
裁可紀家食寖久精力未衰往居專城幾諸淮
服列卿之舊朕豈汝忘可
　　榷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
　　倪收趙增差各轉一官
勅具官〻等摘山鬻海之利榷之以佐用度其
數實廣爾等協心奉法歲有贏餘何愛一官以
勸來者可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勅具官某爾以王人綜鉤江淮才滑著稱俾之
將漕需次已久持節有行小疾未旋尤見康瘠
為爾易地以遂其私輸養精神庸俟器使可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
　　恬軍器監主簿
勅具官〻等爾等右太學為名流誠劇邑為良
吏以薦入朝歲月當遷分命[illegible]勾稽之職而處
三傑于大匠恬于戎監職清務簡益養其望
以俟甄拔可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勅具官〻尚書郎為當今妙選朝行雖有名士
必更外庸而後授之爾出寂曹冠冕有風來按
荊湖東將漕江右久攝帥閫所至有稱賜環而
歸數奏詳雅資望高矣然猶處之小選所以重
銓綜之任也其究乃心以贊而長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國子司業彭櫓年除祭酒

勅具官某祭酒尊者之稱也荀卿在齊最為老師孟三為之後世遂以名胄監之長非夫儒先哲艾德齒俱尊者豈能稱哉爾奮以文行表于諸生歷官朝行好禮不變權居小司成士論久矣厥服為國子師況以易汝往哉惟不言而躬行使人益觀感于規矩之餘則首善之風振矣可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

勅具官某成均教事師道貴尊近歲雖長貳不並除而為士擇師不廢以此為拘也爾肥奮勝庠見謂前輩之李行誼從朕中心諒直簡嚴不移素守節借以表著有師儒之望茲擢倫以少司成之職追還古風変而至道予以副朕作成之意尚勉之哉可

右司諫胡琢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朕之用人謹于威惠惟爾之用獨異它人始以編摩見于便朝奏對詳雅朕心器焉擢與中秘遂居太察居无幾何經登棘垣朗月之間屢獻忠讜引據自列執義不回俾貳大農豈朕初志往祇乃事庸俟甄升可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頭供奉官士虞贈太子少保

勅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憲王使相寵禮相望然雖在近屬兄于孫贈典之文惟爾孫曾遂東事樞追崇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實自汝始豈不榮哉正官某宮出與陵度錦漢部生長承平之日涵濡信厚之風不酌甚躬以壽于後本兵之任我得崇英推迹本原寵之宮保褒章之渥賁爾九京可

曾祖母婁氏贈高平郡夫人

勅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仍多內助之光翊在吾宗可無異渥具封恭娥媼之角閨之度克相大子懷大其家孫又生子起為公輔既錫曾門之寵併推婦齊之崇惟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兩祧之寵以

增層籍之光可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傳
勅廣之崇寔大閑若九人而孝遠之為稱首追
崇乃祖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通道路嘆著于史
牒今爾之寵祝右遇之具官某禀資甚異篤若
知樂能事功不見于世而隱行寔律于天是生
聞孫首致樞近既寔遠奉當捴所元用推黃壤
之恩爰授青宮之傅三錫之命尚其未央可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勅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數既
嚴壼彝可紀翊秉疑于天族乃深篤于義方宜
有後人克勤先世足封肖徐餙之訓益自家傳
采蘋之儀寔遵禮度翔夫以道躬德曜春宵之
勤有子甚仁篤仲由負米之養三遷之教兹及
元孫一命之榮胙之大郡是為所報尚服殊恩
父贈太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勅躬行之寔莫若于隱微天叙之昭殆同于影
響苟能用一日之力何必治十人而與惟深仁
厚誼有以过絕于人則陰功隱德終當暴白于
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罹險艱蔽水僅免而事
親有卧冰躍鯉之孝代賑未給而于人有解衣
推食之仁片言可質于神明一飯不忘于君父
教忠之訓既若于生前篤行之名遂彰于身後
朕方倚爾元子貳吾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
過庭之李寵之師範綏彼儲像豈惟稱廟之是
崇抑亦崇盟之未有尚其英蘇式謹歆承可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勅朕勤登樞筦既以崇趙氏之祀如貴出原其
可忘孟母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閥歸于吳宗秉
志靜專与巧文而協勉處宗約素為彭澤以忘
貧一門相勉以孝慈世世傳于清白是有吳
子為予輔佐爰潤順化之封用示追榮之寵毋
重杯圈之感庶寬霜露之思可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勅朕並用親吳廷登宥密雖由家傳之懿如
趾信厚之風亦惟閨門之良有雞鳴戒戒之道
宜与偕老胡不永年用加寵榮川貲冥漠其封
某夫人賁秉淑婦德慈祥與府道山才度見夫子
英游之際副朝翟茀傷不逮小君命服之榮結

惟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邊始封此郡尚慰爾
㚬可

知夔州趙肇江西路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第起書生有志當世明由名書出鎮
淮右孽孽邊陲論奏相繼易帥夔子民吏帖服
事有當辦不已于言可謂守公忘私者矣大江
之西書事為重列以澣近服意可知明流而歸
祗率厥職可

江西提刑列先祖知夔州

勅具官某要子之國介于楚蜀之間山川險固
民吏雜糅錤帥之重必惟通才爾正色立朝號
稱敢言出拊使軺威望日肇既授以江右之節
矣尚茲家食非以優賢分閫之寄易以爾汝亟
其洸節以安遠民可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

勅具官某瓊崖以四州之衆屹立海中實与番
禺相為引重大鵬獻琛鞫以為歸度符不輕界
也爾進由儒科練達吏事貳郡宥水承流昭潭
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往其懷輯寬恤撫循朝
以稱朕遐使之意可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勅具官某古者箴規之於下逮工瞽翔任于朝
孰不進言以諫名官視古已狹選用之際其可
不嚴爾發以論思從登華序清標直節默映周
行爲吏東現横經朱邸瑞靖无華物自宗之羅
辰陳恒兄協特望山甫補衮職之闕孟子格君
心之非尚惟勉稱以伸素蘊可

將作少監黄艾右正言

勅具官某諫省設官備具大夫而下凡于古爭
臣之目比方並建遴補俱以引裾而去妙選時
彥乃今得之爾槐貞不凡挙為有用言簡氣勁
宜備諫列轂因王命以拾遺爾其振厉風采
別白是非引經据古以佐朕之不逮將富之以
昕焉可

前正殿李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
致仕

勅朕聽言欲老方深及席之思遽覽封章乃有
垂車之請勉從所志殊喘予懷具官某洪毅而
格和閎深而肅昭擢儒科於紹興之際登朝時
于乾道之初自結主知蓋正人无待于助久司

言責使天下想聞其風遥歎論思獻納之班遂
參輔贊彌縫之用粤從去國亦既累年卧疾信
潭興鄰下文人之詠掛冠神武慕山中宰相之
高受存進於崇階以曲全於晚節憲嘆號知止
既衮歎於軒裳蕭傅素剛尚勉親於藥石可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

勅舊弼退休方徇辞榮之懇奏函遽至驚聞喪
悼之音撫往事之慨然愴古人之已矣具官ゝ
衣高二代仕歷三朝官以隸為名貴得事匪之
躰右非賢罔人俾參機嶽之尊為雖故里之疑
尚竹仕歛之言云何蜀疾亟匄身載覽遺章
尚想伏藩之氣優加卹典以彰告弟之恩膚寄
予悲務昌厥後憶求圖同仪形之見遂潟尤京
欽晉公柱石之衰重增一第可

知建康府余端禮吏部尚書

勅朝列選曹妙簡持衡之任侄登常伯尤高荷
棄之班茲得名臣式符時望具官ゝ稟資洪毅
履行精純蔚展結知發與計泉之傳儲衛列屬
久陪少海之游旋出鎮於雄藩實典司於留鑰
既闓报敕亟命述朝堋惟千載以來屡歷三銓

之劇士論風推于平允吏行素悍其嚴明乃于
畫棲之余宛以天官之日老成復進豈惟躬薄
書則會之頃忠蹇自將正有朝夕論思之益
其衹成德用副虛懷可

闔圮提舉張孝曾夔路提刑

勅具官某陵子一道視四川為差近而山川深
險雖以秉變民物凋隆困于征取典刑之使選
用不輕爾出自名家敏于吏事持節湖外欽教
以時往按蜀門布宣德意使深山穷谷夆无冤
民則虐乎得戚矣可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朕監視四方志不忘遠寄耳目于部
使者執恐不速故間遣諫官御史以臨之爾自
登朝竹雅有清望均因奏對擢居要堂丹之争
臣之列方有賴于規益刲媿求外授節湖湘典
司漕輸光華燁然夫以義膺伏蒲之風抗攬轡
登事之志揚清激濁在竹无有斁以告毋有
遐心可

四川制置使京鏜权刑部尚書

勅朕体列聖寬仁之訓務謹刑章求一時忠厚

之臣稗居司寇久處此位今得其人具官某器
度恢洪才猷挺特發結慈宸之眷亟登要路之
津修聘殊鄰壯蘇武持旄之節開藩全蜀既王
尊叱馭之行百城咸服其恩威四載備聞於勞
烈要示賜環之寵俾陞聽履之班錫以替書付
之臬又同兼庶獄服方推文王敬忌之心明用
五刑尔其慕臯陶邁種之德尚殫哀吾以副予
知可
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修
奉除集英殿修撰
勑懷會稽之章久煩撫循齊和之政可後褒
嘉具官某分派天潢脈休仁路頃由淮甸來仕
飛芻輓粟之司旋尹京都遂登瑣華拜案之選
起臨轄郡就擢帥垣迨茲踰年知職務之時奉
去此一求亦答言之日陛乃諭樞臣俾陞寓職
以璽書示勉勵之意毋曰暴華使田里亡愁嘆
之心尚圖來效可
梁季秘知光州
勑具官某尔文在紹興閒以才敏致位文昌其
後來有至二千石者尔守上饒收務簡靜衛恤
而去未究或業序光易治地則被邊奉以命汝
委寄為重尚其勉之毋忝前人可
李沐吏部郎官
勑具官某爾以回李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寅登
膴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為眷求歸嘉其靖退
畱接之頃處以名曹覬賡先德爾之遂遷郎乃
措承之日往祇厥職無復固辭可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勑閩藩蜀部當洗印之未閒易鎮邊陲又改轅
而于邁惟爾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
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仗禁路入陪豹尾之嚴
擢殿留都出擁麟綏之重由上流之奏課畀西
道以折衝十年而守漢中田叔固宜于久任五
月而渡瀘水武侯豈憚于遐征則群情安集之
初藉元帥撫按之力推君子之心置小人之腹
能相照而不疑脫慈毋之懷立嚴師之傍當翕
爾而自定亟祗成渙用寬顧憂可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勑開帥藩于閩嶠曾未踰年司留鑰于秦淮茲
為易鎮潛想仪刑之見亟令郵置之傳具官某

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論議遠追於晁董文章高
軌於漢周正色立朝尤推批勅之手至公典選
允藉持衡之權皂蓋朔春出臨千里錦衣行晝
就撫三山歘改畀於麟符仍從馳於馹騎朝受
命夕利道誅無憚於署行退補過進盡忠正有
資於晨告入奉受璽之對徐為分閫之行惟我
舊臣服茲休命可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勅具官某爾為御史直道而行出守信安旋使
南嶠皆有聲績可紀翊歸因於嶺海煙瘴之地
不憚深遠愛亦甚矣抗章求閑未應捨詎其與
臬文于大江之東少休馳驅而後攬轡以行亦
惟休哉可

太府卿李彥庚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勅具官某之閩與臣三山為一都會地大物阜
甲于東南負山並海綿亘數千里奉聽命於天
府運帥之選豈易哉爾以軼群之才叅著及
功　壽星三畀大藩寇以論譔之華于命幾二
十年召對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
溫粹之容朕心嘉焉比居外臺澈議從學問人

戶知之陛之集矣增重閩寄任其為朕布宣德
意撫吾赤子以寬一面之顧憂朕豈汝忘哉可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

勅具官某爾庭之選最為清高翊宗以倫魁之
英蹇諤之氣周旋三館于茲有年任上要津元
不可者然朝廷率進人物不厭于深薦紳歷
事任不以遲速計也進貳戎監仍梅閣書益恭
資望以俟器使可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

勅古有六官執為天官之重部分四選元如武
選之煩劇擇貳卿宜求吉士具官某高文贍嚴
古學精深司登周行雅有清望凡一時華要之
選以畀載周旋其間壁水道山為搢儒之領袖
搢察詞掖根六藝之英華屢垂上于禁途復掖
閣于郡深嶽自朕志召長大農宅之荷素之能
畀以典銓之寄惟公可以守成憲惟明可以察
弗欺侍聞標職之名用助官人之道可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

勅朕惟今日謀帥之難深以數易為戒卿有大
邦遺愛之舊无嫌改命之煩具官某李有家身

才為世用奮身西蜀膺
蒐皇特達之知累歲
中朝歷儒者清華之選佩印屢更于郡外分符
最久於漢中岷首名譜方尋羊叔子之遊遂寧
舊治更善鄭細侯之来謠去思之未忘宜外庸
之益著往祗戒與嗣有寵光可
知遂寧府單夔知建寧府
勅遂臨蜀部僉夠年跋履之勞易鎮閩邦亦卿
国旋歸之寵具官ㄙ受才通敏蒞政精明縣廷
尉之平蚤被慈宸之眷擢侍臣之列最居群考
之先祠庭優閑于十年帥閫雄閑于三峽旋更
會府聚著外庸仍以对之舊班畀建安之新組
山川伊邇諒少慰于遐心民社匪輕方有資于
善政惟時舊德服我茂恩可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勅具官ㄙ尒以季自奮吏治有聞三入劇行閲
歲滋久凡爾等夷騰上多矣退然請共物論歸
之茲以序迁旬稽農扈尚共乃事以就簪紱可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列事皆有丞惟廷尉之屬其選為尤
重必求通儒以治庶獄已試之效吾其捨諸尒
碩君是官兄謂稱職出守桐川又以最聞茲述
舊班進用无斁惟明克允以副朕好生之意可
中奉大夫知襄州府張杓大中大夫
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
勅風厳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枕不
忘三載之考具官某神机敏悟器度淵深禁路
升華久昭星辰之履飾藩固任益得江漢之心
陳居仁之卅奉表賜奉同奉清西淮代言植傳淡靜之依留卯是理允明寬猛之宜茲以年勞塵于治四夌
談文階之等益增侍從之光思称恩崇尚辟獻
告可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勘轉官
勅制祿以官式序百僚之進在法當從乃登四
品之崇具官ㄙ儒者老成文華高勝儒宗有批
經之舊詞臣推為誥之工屢結綬于朝行凡周
津于禁路橫歷民部吏一紀而有餘積累年勞
雖九遷而未艾茲擢天官之武始仲銓格之優
太中不易公卿庸表襃进之淮大夫既掌論議
益思獻納之忠可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依
舊　嘉王府翊善

勑朕惟国朝謹教子之法王府建翊善之官在
太宗務選於正人惟姚坦最称于真士自時厥
後何代無賢我有論思之臣俾專輔導之任畀
官以天下士從吾兒游自與秘書已參講席
雖寖歴瑣闈之貴曾不離朱邸之僚誦典謨百
篇之書既得坦明之制正春秋一王之法尤麦
深切之言力辞武部式卿之除俾就文謨次対
之秩于以究遺經之終始于以示朕意之眷留
尚服訓詞益殫猷告可

成忠郎邕州横山寨招馬営黄世明

轉兩官

勑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甸徼尔招誘尽力累
當日厚俸陞二秩以旌其労可

勑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勑具官某三歳大比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
藝祖皇帝有言曰国家設科取士本欲求賢以
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
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昔吳餘之書旋以論奏勤
慈宸之聽親閲大对嘉其淵源擢寘峯首殆留
以遺朕也苟循故事往佐帥幕盤桓遠業以淹
登用可

集英殿修撰敢叢权兵部侍郎

未長才被選嘗擢之侍從之聯求疾自言閑劳
以官職之事乃閑遐久簡記不忘既加畫樓之
餘復畀夏官之二具官某禀資端亮属操堅剛
篤志愛民雖細故以加遠慮推誠致至无一及
不以上聞屢布簡條率勝善最甫登禁路俄領
外祠乃俾賜環再趋文石之陛亟令持橐往題
武部之班益励壯猶以答降眷可

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

勑属近行尊富貴既無於危溢年高德邵允生
宜俗於哀崇具官某迪德忱恂怨必寔嬴分暉
帝藉桂生致於顯融席慶王門曾不形於驕吝
磊研雖城之望雍容鳴玉之班奉香火於內祠
允謂三朝之舊提節旄於輔郡更居亞保之尊
胡不百年困於一疾驚奉璽之上達愴遺老之
几何輟九陸之視制冠三孤而錫命嘆高爵厚
禄既以見於生前邮典優恩顧可忘於身後尚
惟英爽歆我寵靈可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
舉轉三官
勑具官厶國家分屯重兵列戍江淮申飭將帥
務嚴紀律爾居鄂渚實當上游緩帶輕裘如一
儒生而氣禀山西況鷙善斷軍政修整徹于朕
聞可爰一官以示表功益勵戎昭用肅爾功可
直秘閣京西運判朱梯剏直煥章閣
知靜江府
勑具官厶桂林為嶺右都會控制最遠帥閫久
虛掄擇尤選惟爾儒雅醇明練達世故甚當為
部使者矣當盜賊蠱變之後協心扶持民懷其
惠輟爾西發麾之重遷抗南方增竟章寓直之
名用為爾寵內安北俗外亂盜發人心知向俗
教易孚予自以為得人爾其有以稱此哉可
廣西運判方崧卿京西運判提舉張
僉廣西運判
勑具官其等嶺右分百越之半僻付匪輕爾西
總三司之繁事校尤重爾崧卿儒雅飾吏廉按
有稱是用易以褒漢之節爾益清白傳家欽教
惟謹是用圖爾桂林之居道里略同要寄然異
飛芻輓粟既習辦治之才攬轡登車益抗澄清
之志爾惟自勉朕不汝忘可
太常丞李謐浙東提舉
勑具官厶部使者任當平之寄一道之休戚繫
焉朕固不以輕畀而況於近歲乎爾篤志於學
力行其言弦歌之政見於已試愛國之心形於
顏色輟從朝行畀以使節早勞之余歲事未知
周爰咨詢先事而圖浙河以東汝其任是責哉
可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府
勑僕儒臣厚正實共理之良易鎮鄰邦允藉上
流之重惟時諸宿望聽我訓辭具官某經術融明
材猷挺特歷君言路秉乎中執法之威屢副郡
符俞肴東諸侯之最念千里相安之久為三年
報政之期乃勝當塗猶為重地民風淳靜素稱
道院於江東訟牒簡稀真是太平之官府更煩
舊德為撫吾民揚擊析之相聞亟驅車而及境
双溪疊嶂雖伸劇借之私五馬一驄又得宦游
之樂其國詳試遂說外庸可
木待問知寧國府

勑具官某朕念儲闈潛宗之旧圖厤及一時之
選既已延登四人為予宰輔其在外里居者亦
未嘗忘也尔事朕有素家食累年起為二千石
以示旧恩相攸久之藩馬始定究陵為江右名
郡以 壽皇潛藩地望尤崇爾其往為朕撫字
吾民篤志服仰以銷愁恨歎息之心豈惟有以
侈之意尔亦將由是而進焉可

成都提刑楊王休本路運判 知閬州

續眷成都路提刑

勑具官某等朕臨御方初寄耳目于部使者地
愈遠則任愈重蜀道万里成都與匠其選久可
知者爾王休移自潼川方祇臬事易以漕節就
按本道尔眷自守閬風勸著能稱俾秉憲車以
表列城使民之利病徹于朕聞而朕之德意布
于遐徼楊清敷蜀威崇與夆則為称職矣可

知常州凍謙湖北提舉

勑具官某為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
来輶示不忘遠尔服勤儒術抗志事功頃屈編
摩已著才望甫試剸劇俊有詔声往行重湖之
區典司義廩之政貿遷[illegible]鬻海之利務在通商鏹

靖摘山之後再致生事停觀戚績嗣有寵章可

吏部員外郎雷瀤直煥章閣知平江府

勑具官某姑蘇古郡號稱吳門密輔行都最為
重鎮地大物卑訟諜實繁衣冠走集應酬不暇
非寬惇疆敏之士其何以居師帥之任乎爾以
辯麗之才飾以儒雅嘗以一邑之長膺千里之
寄又以十里之師撫五羊之民召對便朝即擢
選部念未足以究尔之能也親升選侍為朕一
行如以竞牽之職用為臨遣之寵倚閣異政以
称所蒙可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

勑国家洪師崇命令之可移臣子徇公亦東西
而惟命閫閫有為未免從宜具官某文有右風
神無滯用以禁路論思之舊為藩方師帥之良
建節留都先藉保釐之略江陵臣屏久煩填撫
之威惟此梁寇抗于蜀道念閫藩之未及又易
鎮以有行不如舊貫之仍毋庸新丹之告漢中
地重宜形難助之書南国数明當息鼠牙之訟
尚國茂遲以答顯庸可

淮西提舉張同之奏修職郎安豐軍
六安縣令六子虚救活被水人一
十四百餘人循一資

勅具官某鼓鐘伐鼛淮有之洲詩人所謂吳嘆
也安豐之滁朕聞而念之部使者謂爾有字民
之能仍得救災之術進爾一階又以少愜父老
借留之意其亦寵矣益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知敘州計孝似老職作道
不能彈壓降一官

勅具官某輙道被遣都將實當控御之寄而威
令不申夷獠侵侮驚擾邊邑賊害及徼吏久而後
定是不於汝而誰責哉其上二秩尚思後圖可

朝散郎敘州通判李梗孫節制義軍
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

勅具官某遠夷既茹侵我王略爾為别駕受節
擒而不進擁義軍以自尊致此猖獗而又貪功
偉賞逆狀昭然削秩免官以示邊吏之戒尚為
寬典其務省循可

諸王宮教授楊大濩國子監丞黄度
並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等憲臺設屬實分大察之司御史盧
有當極一時之選孰堪此任今得其人以爾大
濩以端格之資而遇終時宜爾度以深沉之量
而敏於吏事舊臨劇縣俱著能聲嘗对便朝各
陳讜論尚忠而用夏政既已先明詔之頒約史
而作宋經亦已考遺編之載並加親擢益自簡
知爾其助正紀綱振揚風采務求稱職之實毋
負官人之能可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

勅具官某爾屢持使節為時老成暫居郎曹復
按閩部祥刑之寄方藉於平反將漕之司又煩
於調度不改山川之舊仍綰郡邑之條益靖吾
民以稱朕指可

知郴州吳鎡湖南提舉

勅具官某爾以冊府之英起當郡寄惠愛之政
徹于朕聞夫士之務本固將見之用也始以置
章之最俾任一州茲中郴陽之能得薦一道刺
是湖湘之遠方當旱潦之餘雖當年通雒使司
之甚重倉庾歛散充荒政之宜先爾能宅心郡
刺史之職則朕之用汝等而上之庸止此邪可

吳挹知瀘州

勅禁路通班久遂邇開之適舊方謀帥允資撫
御之良方起家而臨民諒闕命而引道具官ヽ
實出勳門而被服儒雅世傳戎韜而深涉藝文
澤笱彩纓舊為投於朝列擁麾持節屢宣力於
坤維眷此瀘川控彼南徼民生繁阜當勞來安
集之餘軍律申明嚴生作進退之節正賴中和
之政嫿宜寬大之書西平王之在唐固多賢子
諸葛侯之在漢自有英声益振尔家用固吾圉
可

知太平州葉翥知婺州

勅聽優而上星最納懷舊德把麾而去江海又
著殊庸錫以明倫処之籍郡具官ヽ性寬而有
制道廣而龍問為天子之從臣最先衆俊生國
家之大許始過十年謀謨倫齒於忠嘉仕已不
形於喜慍乃睠文昌之老俾為寶婺之臣姑熱
最閣未及錫金之寵枯蒼地近何殊衣繡之榮
倚觀中和樂職之詩益表平易近民之政其秘
豫春暉有優恩可

勅具官ヽ淮川左朝廷遠埛修葺岐部使者察
一道官吏之能否以屯水為最而闕于朝廷尔
逆階以示褒表可

徐元德知均州

勅具官某均之為州雖遠以其控制洞蠻置武
當之節使填撫一境任不輕矣參以經李教
授鄉里捨以声望登進朝行貳郡新安績圖塚
著部符茲上以惠遠民往就惟欽益行所李可

太常博士陳揀秘書丞著作佐郎李
唐卿著作郎秘書郎范仲黼著作
佐郎校書郎王爽秘書郎正字蔡
幼學校書郎

勅具官ヽ寺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俊甚閒
所以涵養器業以為進用之儲也尔楝以容堂
豫孔之旧方唐卿尔仲黼登瀛既久尔爽尔幼
學裕礼著闕或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
庭校讎未見之書不改共二之故職優選擇
近于此其意称崇獎之意以為邦家之光可

太學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曹秘國子
博士太學録雷孝友國子正周濬

並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等博士奉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
國朝稽古建官凡以博士名者皆清選也爾康李問統洽俾議禮于奉常爾祝齊純篤俾典教于胄子爾孝友爾彥俱以上庠升正之職陞教胄之任一日而拔士以十數亦足以知朕好賢之意也其祇明命毋曰序遷可

賁士寅藉田令

勅具官某朕立農元方視所為生苟得茂才多羽于朝爾以西州之儁奮然為孝首薦口陀雲又當有以表異之往司帝藉實与寮豈清華之選秋輿于此惟務靖安以俟甄拔可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易坊國子錄

勅具官某士修于家而仕于朝又此朕庠之教事可謂榮矣爾希點登上甲科久為掌故爾坊首冠南宮未登華途嘉其靜退之風俾參樂育之選繼有聲望司子戒貌子弟以身 時 敵帶恪

閩南選李郭德麟宗正少卿

勅具官某宗正一星在帝座之東朝廷以屬籍為重設官以象之卿少之選亞于太常非他寺比也爾以謀直周密久司六察之職出持使節深簡于東賜環東歸優寘少列豈徒為養望之地將有以進汝焉可

皇叔祖贈少師士晄追封郡王

勅冠三孤之位既領邮典之優跳千里之封更極真三之貴具官某分輝天派擢秀宗支瑤珩璜允矣朝儀之肅英瑩兒戢蘇君然將聞之崇雖平生坐致於美官而終老不懈於素履逮朕纂承之始方形親睦之風曾頒爵之未遑遽抱痾而自晦云胡不淑遂止於斯噫稽等垂紐懷典刑之安在分茅胙士尚冥漠之有知用慰爾靈益昌厥後可

士晄母三人並贈縣主

勅某人朕本慶基崇篤宗老凡今屬近行尊歷事三朝如爾文者幾人奄其告終遺奏來上燦然三女願賜湯沐朕何愛大邑之封不以慰爾父之意乎益懋壺儀以對隆遇可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初除封贈

曾祖度太子少保
勅士有致位在堂而光顯于時其上世終身常
布而退勞于後惟源流必有所自而貴賤亦豈
偶然其宦其樂道丘園德居閭里人無知者實
有保于天我白得之故死得于外比及三世乃
生彧極朕方以儲闈舊之臣擢居省府基命
之地首以宮保之亞用為曾門之光寵從顯爾
宗之祧柳以為善士之功可
曾祖母徐氏贈安郡夫人
勅朕延登儲寮進二極崇既已光及上世又念
伉儷之美必有以相之者故加以小君之號焉
其封之生太太之區蓋偃王之族嬪于良士記
以終身琴瑟之可稱至皆孫而遂顯揮黃閣
之佳郡開石窌之新封爾尔泉扃歆于渙握可
祖鐸太子少傅
勅君子之鐸既被于後人朝廷之恩宜及于先
世有德必大可考不誣其官其探六藝之道吾
為一邦之善士有文章行誼不見于用而孝悌
忠信躬行于家再傳而其致身樞近我踐光祖
之自欲充余氏之宗者宮大傅奉以命汝尚惟
不泯服茲寵靈可
祖母傅氏贈高平郡夫人
勅儒者篤行不顯于世而能垂裕子孫則亦惟
閨門能循法度以為之助追贈之寵殁宜共之
其封其謹蘋蘩之儀佩圖史之訓克事君子相
敬如賓是生賢孫為朕良佐以高都之名郡為
湯沐之新邑惟爾受其与享之可
父贈通議大夫贈太子少師
勅信安自趙於以來仕登宰輔不過三數人我
有今兵之異固由自致綿亘義方之教當撫所
光其信之秉心靜淵履行淳固分薛包之田而
愛形于兄弟於馮驩之參而義篤于朋閭積善
有餘固非一日之力延師不倦遂成令子之名
周旋清班登進省府容章加贈屢升品度之階
祢廟益親往遣宮師之遂以示教忠之效以寬
追遠之思可
母淑人虞氏贈咸寧郡夫人
勅士之家傳固出父師之訓古有賢教實由母
氏之美往繼頻于朝廷寵宜加于泉壤具封某
天資婉嫕婦德靜專莊以事夫遠近奉業之美

勤於教子不媿斷機之言雖魚軒不見於生前
而鸞誥屢頒於身後兹錫文川之號蓋由極寵
之恩慶則有余澤其未艾可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勅大臣許國能有蹇蹇正直之風夫人起家以
如鳲鳩均一之德既資內助之力宜啓小君之
稱具封々姍訓是遵壼晷其飾相尔夫子不以
事物嬰其心為時名卿得以肅白厲其操位登
西地之貴恩霈三世之光翔惟魚軒宜尔象服
視極臣而命爵就卿郡以疏封益肥安家庸稱
予渥可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轄朝奏郎一
官回授本生父翊贈承事郎
勅具官々故本生父某朕方以孝治天下凡以
親為請者曲從之尔世有令德彰履特操是
生賢子而嗣其兄既已能顯其父母矣顧於外
郎之一秩求贈本生之二親淳化浸興况有故
事是用寵尔以廷評之階詩不云乎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尔子方為部刺史以此風厲郡邑其
助吾風化多矣可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
孺人
勅具官々故本生母々氏爾有賢子出繼伯父
既顯其親父追其本生之重顧加贈典有司已
格舊皆旦言宦郎所係為重而其請於义可矜
是以勸臣子崇親之孝朕曰俞哉並進湯沐之
封以為泉壤之光可
胡瀅知光州趙彥珖知容州
勅具官々等光山之在淮右今為保障之區蒼
營之在廣西旧為經畧之所選侯而往寄任匪
輕以尔瀅起由名家嘗奏邵課尔彥珖秀出天
族蒞任藩條往分顧憂當體朕意有政可紀兄
遠不聞勉哉可
四川總領楊纮直寶文閣提舉四川
茶馬
勅具官々尔以宰掾之長往餉蜀門之師蓄里
馳驅之勞計當入境四川權牧之寄尤在得人
與其遴選於中朝孰若就煩於便道載緝荒蕩
寓直寶金積上以惠迹人市嚴以備戎事惟卿
闕之柱望宜利病之詳闡往既巧心用揚厥職

勑具官ㄙ朕嗣服之初首下寬大之詔俾部使者分察屬郡務寬民力尒守岳陽推誠奉行凡加賦橫斂之病吾民者悉加蠲除凡去歲糴之半蕭韋交上朕甚嘉之循海去朝廷遠异尒一郡專斂散之权推岳陽之意而行之遜减其息者于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勑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权專兵本豈以日月而為序式隆磐石之宗益係維城之望具官ㄙ仙源有自天分素高谷之以場之屋声名焯之以師友之間李倫思禁路有具争任之風埴抗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无不為卓尒古大夫之間君然公輔之器頃為儲宮已知許国之忠兹戴机廷克見愛君之篤俾陞右府之長密賛中宸之謀增衍其朕僻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间雖未至于右堂一日方几之禁正有資于帷幄朕方越拘來而附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既厥心同底于治可

吏部尚書余端礼同知樞密院事

勑朝建几廷实總事樞之要任專軍政尤資嗣戎之具乃图旧人用稱除委具官ㄙ氣和而有守資介而能通蚤濟慈辰之知徧仪請甘定列

儲闈之屬文事初潛裡自有肅哲之稱立朝奏
正直之德典銓衡於選部尤推鑒裁之公守藩
翰于留都尤藉保釐之略召還佐著益簡予衷
益君臣相知非一日之積而文武並用何二柄
之分憂登朝夕論思之班宜居夙夜宥密之地
啟侯封之土宇異采邑之生腴竟遐壽惟惟之
中當還追於前耦折衝樽俎之上正有望于壯
猶尚服寵光毋替朕命可

万鍾司農卿

敕其官ム尔以才諝登為九卿去國久之擢尉
宰椽任已之際不見凢微居対便朝奏論詳雅
文用命汝復長予周稷之任王城内外諸需動
以用万計上下仰給争明浩繁拄乱惟勞以称
朕命可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

敕三年補政是為朕股肱之良一旦乞身欲掛衣
冠而去勒從尔請深軫予衷具官ム迪德粹知
秉心正直尊賢容衆無一毫忌克之私舉道愛
人倫四時溫厚之氣察其有守仁以不疑與封
駁于東臺贊樞机于西府進参殿陛遂長本兵
方期竭節以相資乃以沉疴而有請任重道遠
知許國之未量名遂功成矣退身之太早允君
子者如蒼生何噫垂東而傳子孫頎莫回于雅
志就第而問筹策尚有冀于此犹其服寵光以
綏吉履可

胡晉臣贈金紫光禄大夫資政殿太

李士

敕犹章自列衔從納禄之言遺奏上聞犹篤愛
君之义驚柄臣之已矣犹任事以懷終具官ム
天賦純誠世推厚德仁必有勇立朝多蹇諤之
忠正而不它致主盡忠藎之節自登近列可謂
大臣何抱疾之遽深願辞榮而勇退始猶未許
遂不可馬愛之欲其生謂何意之不已死者如
可作微斯人而誰歸加秘殿之隆名極文陛之
三品俾昌厥後均賜以官噫尔方士而求馬周
宜軫如存之念擬餘生而奠如晦徒增追悼之
懷顧一鑑之既亡嗟九京之何及尚惟英爽歆
此寵靈可

潼川運判刘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
龍水縣楊安㫖賑濟有方循一資

曾集知嚴州

勅具官ゝ鄞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声績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於古試以郡嘗有志於民迺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寔高廟之潛藩公以左符用枕吾民由小州得大州蓋亦寵矣益勉厥職以大爾

沈樵知房州

勅具官ゝ尒以相家子明習文學自致膴仕蓋嘗久於廷評為丞為正又出為二千石矣中更閑退閱歲滋深起尒于家俾分房陵之符哉吏愛民省刑節用治郡之大端也爾脊知之矣俟多訓可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長卿廣西提刑

勅具官ゝ寺国家分道遣使以祥刑為重嶺海之遠尤遴於擇人爾師古奏潯陽之課尒長卿報廬陵之政俱以儒雅飾吏踐揚歲久授之軺傳其必能為朕審用刑章平反庶獄使百城之民自以為不冤亦惟休哉可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除郎中

勅具官其爾自淳熙初元攝事列曹今二十年矣三易州麾一擁使節凡今郎吏出入省戶未有如尒之久者也茲以積者始正其名資望俱高益秉詳練雖因余法尚服優恩可

新成都府司戶李僑乞將所得官資回授父証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人

勅具官ゝ士之登策決科以求仕也尒之于万里造庭得官名都而求致其爻以榮二親此郎追遠報本不可解於心者能之乎朕甚嘉之由從其請于以風厲四方使知慕焉可

新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張杓依舊知襄陽府

勅金陵為帝王之宅方藉於保釐筭祐得江漢之心更加於同任具官其忠嘉傳世才智絕人嶽言語政事之科何施不可更殫歷惠養之政易地皆然惟今襄陽在昔藩甸暢皇靈於邊徼推天塹於上游洪師留都已畀王麟之重遣車舊鎮該多符馬之迎惟昔公而忘私遂聞命而

引道吏民如故不煩條教之載碩誠郭重来但
覺精明之願改其祇茂遲以訖外庸可
左司應孟明中書门下省檢正右司
徐誼左司員外郎
勅具官々等宰掾之任重矣自尔二人為之実
能謹守程度參稽事宜佐吾二三大臣以平章
中書之務大臣亦言其能朕用嘉之以序而遷
滋觸於用益習天下之事以昌遠業尚勉之哉
可
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
勅某大夫之印方渴想於嘉猷分刺史之符尚
往臨於重鎮眷知有素中外惟均某官々名擅
倫魁望高風憲由辟水師儒之任歷騎省爭臣
之班被優而呈琅玕獨任憲刚之長把麾而去
江海更觀吏治之優剖是泉山实惟闽嶠徒得
君重冕為朕行嬉乎文章示西清李士之寵禦
然風采增南国諸侯之嚴倚闽振政之期其體
顧憂之竟可
樞密院编修官吕柴大常丞
勅具官々三丞號高選而容臺為最不惟礼樂

是司凡朝廷有大议必咨焉是可以輕畀哉以
爾奮自儒科又精吏事持論不苟塵直自将文
於編摩擢真華列惟寅惟清往贊而長可
國子監主簿王源国子監丞
勅具官々胄監以教養之才而全穀細務丞实
司之尔父溺在從班有枕勅之風能继世科夙
黙未遠父眼勾稽之歌執俾席遷資望高尚
思所以称其家者可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
都進奏院羅克開国子監主簿
勅具官々等国家銓擇人才進各有叙自稽之
職在寺則司宗為清在監則胄庠為重以尔友
直儒李光成旧傳於吉業爾克開士行修飭自
奮於世科進官于制雅有賢聲俱遷傳領実階
華途宗務靖共以祇朕命可以
潘景珪知湖州
勅具官々吳興名郡今為輔郡地大而民事賦
重而訟繁視邦選侯弗以輕畀爾練達吏事明
習憲章入從出藩踐持矣起家為二千石禎豈
擇地而後安移前日彈壓之威而為惠養之

改尚優為之以稱朕意可
沈瀛知江州
勅具官某大江之險鄱成重兵浔水之阳號称
要地軍民錯処駅御溜寸爾舊迹聠庠馳声揚
屋任官三已而无愠矛奮一端而取人既擢新
安之行復以共理之寄倭信十同之平撫安万
室之屯此而有称進圖未艾可
承節郎叙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吏
人作过被殺特贈兩官与一子進
武校尉
勅具官々爾為徼吏勇于捍禦而捐其軀操由
不是过于逗撓自全者遠矣以二秩告第而官
其子旌劝边臣之用命者可
湖南提刑孫逢吉秘書少監
勅具官々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才聞真必
又求才之傑然者領袖之遴選之久今得其人
以爾稟之資端方充之以學九流百氏之書稔練
死達良吏之才争臣之風爾寔兼之爾由少司成
出使湖湘刺舉惟公風采凜然是今日第一
流人物也还為少蓬拔石四逗来游未歌以副
虚佇可
楚州奏忠訓郎添差副將魏昌教習
效用弩手精一事
勅具官々爾以名將之子習于戎略練兵山陽
守将以告授之一秩以厉能者可
薛門卧公輸英士遜卧袁並大理評
事
勅具官々寺理官之属惟廷詳焉甚者獄成之
告必躬必親非習于文法者不在茲選今又試
以经術蓋欲兼用儒者也爾等與以揚屋之日
明司寇域上之書而中其科君任既久並奉而
用各揚乃職使人知引經决獄之效焉可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勅具官々朕以册府為重[illegible]甚嚴信宿之間
既得逢吉為之貳又畀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
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士論翕然朕
亦自樂于得矣也爾問學詞律論议明亦結知
慈皇擢在陳者有古事輔臣之風遠秉軺車帰載
帕臺物望無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
正此久虚之位表仪儁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

泰望以俟甄擢可
司農少卿唐倚仁太常少卿
勑具官ゝ奉常惟礼樂是司而去古寖遠放失
尚多非得博物洽聞麥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
尔少明经術務有為用探賾索隱耻一物之不
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二大農矣召对雍
容敷忠無隱其為朕典礼樂之事鍾鼓玉帛称
本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可
蔡戡司農少卿
勑具官某尔起由名家以甲科自奮登用最蚤
數歷已多深究之度廉退之節朕知之旧矣比
總軍儲掌武外府升之農扈讓于九卿朕欽收
拾人才共興治功覽而奏編又有得士之喜稍
豈犹望以周稷之事然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方
平糴以為備尚贊而長使事集而民不擾則予
汝嘉可
新知泉州何澹西易知明州
勑具起鎮泉山將趨于閩部易麾鄞水升護于瀛
壖寔開寔府之名增光制閫之寄具官ゝ受材
精敏履行粹和場屋文鳴登光于㠯後朝廷德

選寖歷于華途屬于纂紹之初輯爾論思之益
推居騎省緒有古争臣之風進長烏臺真得中
執法之体遽救朝請再更歲華薦畀郡符俾近
畿甸地當一面海布三番蔽遮湖河之東控御
島夷之外布宣德意豈惟歇田里愁恨之銷數
暢王灵正欲藉文武威風之重倚閫成績嗣有
殊褒可
知明州朱佺西易知泉州
勑具官ゝ才有小大之異而選用當適其宜郡
有遠近之殊而委寄之重則一尔详練世故敷
歷仕途節蔚分麾報政久矣温陵政鎮易地皆
然此則控東夷之要衝彼則據南海之都會内
修侯度外暢王灵諒无悼于僚違當復閫于善
最可
司農少卿胡豫湖北運判
勑具官ゝ朕臨御万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又以
遣使官御史為之俾遐陬之民如在畿甸湖
右實據上游而外臺當軍民錯處之地任顧不
重哉尔外静而内明言简而氣勁一見而决亟
寘瑣垣雍容論奏多所裨益乃因引嫌过二大

農内外再三察其實退茲用授爾以飛輓之寄為官擇人非以遂尓之私因事進規無忘凌君之意可

高文虎將作監丞

勅具官厶朕旁招俊乂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加恐不及矧予太史氏之舊引疾家居十有四年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尓博李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矣再轉為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

汪梓軍器監丞

勅具官厶尓舊游之子以才自見出臨邊郡綏靖有方奉最言歸論奏明辯丞于戎監執不謂宜矧尓久在塞垣有志事功除戎器以戒不虞固今之務也厶惟欽哉可

戶部侍郎趙彥逾工部尚書

勅考大典之言安重冬官之職總百工之事令惟起部之司乃得宗英俾居常伯具官厶聡休大派擢秀儒科立志孤高不鍾何加于我持身廉潔一介不取諸人令名遠紹于河平惠政栖加于楚蜀任國大計為予良臣朝夕論思有猷必告簿書期會惟正之供勤勞已著于累年寵數遂登于八座親吳並用朕方隆睦族之風技巧咸精尓尚敬若工之命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説友權戶
部侍郎

勅朕攬收人才思裕邦用足兵雖急要先足食
之言大計是謀當求大度之士是為儒者之效
孰曰民曹之難其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滞固登
登館甞擅武于華途旋歷麾符屢策勲于劇
部居輦轂殫壓之任知里閭銖兩之姦前張核
王声望相繼東曹西蒿豪猾自消盈庭盡接之
崇擢賁拖官之武指土益下朕欲圖加賦之寛理
財正辭尔尚明盡儆之意可

直秘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
知臨安府

勅具官某國家駐蹕吳會視古天府民日庶事
日繁師帥之寄尤難其人以尔先世掌為京尹
治行超卓如漢章尊汝實是似故以命汝自其
少時博雅爲李世味沖澹若將終身焉一行作
吏所至亦治然之以崇觀而超然拔之以劇繁
而不亂是宜居此官者轂自漕臺加昇延閣用
爲尔寵眷人有言輦轂之下先殫壓郡邑之治
本患養此言殆未然也五方之民固死雁雜九
縣之中尤須撫字咸惠交孚則爲稱職具稱其
家矣可

戶部員外郎黃黼直秘閣兩浙運判

勅具官某部使者之職重矣而鐵漕視它路尤
劇近歲率用儒者不惟職務整辦老愛遂及于
浙河之東西是不可改也以尔起由膠庠凝梓
而閣教當使江東浮斂散之宜澄按列城不苟
不阿茲由郎省付以漕事寓直延閣以示寵嘉
揚在御印周知利病尔能嚴行之下有月旦之
評上有公朝之論當不日而徽聞矣勉哉可

李大卞知洋州

勅具官某洋州在東蜀為望郡通儻谷駱谷之
道據黃金戍之險吳牧風流相傳左符不以輕
畀也以尔家世循良明習吏事雖安于閑退而
閲歲已多勉為一行以副朕選用之意可

虞槐實萬首成忠郎袁弄端　三年轉
一官

勑具官共国家銓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
乃得進秩三載考績不以施治庶僚也以尔募
義中華誓保西南塞下郡將有請朕亦一階益
賁乃心毋替于旧可

監建康府鎮貨務武翼郎趙公邁修
武郎丁昌時收趁增羨各轉一官

勑具官ゝ等権山鬻海之利権之以從貿頻其
数実繁尔能沿節歳課登衍何愛一秩以勸後
來可

周珌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李官之屬専以文法進求其持身无
玷鉄以儒術飾吏事者尤难其人尔起名家久
于棘寺尚為全為上矣試郡有称奉最来歸再
轉為丞復典其事雖若小遷而荣途自此興塵
矣可

随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陸安
轉遥郡刺史

勑具官ゝ尔事朕潜藩首尾三十載勤且久矣
然稍遷三尺則有司執法以裁止既進於資則
朕之寵命復行上下俱為得体而尔受之亦宜
往判一州益務忠恪可

浙西提刑葉通吏部員外郎

勑具官ゝ郎選在今為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
外府而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為之則又增重矣
爾博極群書洞視千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頭
曰冊府試以郡寄臨事知変就畀使節以寵之
天官名書実為显省之冠是不於爾而誰屬簡
要清通爾其共之可

判澤州周

勑詔起東山已报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尚提新
府之封乃賸元台載颺明訓具官某閑深而肅
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之納工尽轄賛彌縫
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朝進退百家聚英才而
在列總領衆職任大事以不疑方安藥館之閑
往鎮藩方之遠眷懐不替委寄則均政化流行
有類上公之分陝威名字治岂期大老之歸周
惟此南昌尤為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遷十乘
之行剏爾寓居之郷実今賜履之下既喜衮衣
之寖近抑知畫錦之有光先声所臨群醜自讋
隐念行庭户當還帯牛佩犢之風福及宗師更

信自葉流根之效來綏四国式憲方邦可

朱㙜知潭州

勅具官某十国為建師帥是寄玥長沙控湖湘之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使尤难其人以尔古學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師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德先相望士氣方振尔其為朕數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尔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冀佳多列可

陳公亮江西運副

勅具官某朕惟郡邑官吏至繁不勝其選故精擇部使者付以揚清激濁之寄以尔抗直而詳練由宰掾持七閩使者節按刑讞旬又有餘声是豈可一日使之家食而不在事易節待次姑以徇尔之私大江之西將輸事重益謹厥職以副眷懷可

吏部郎中林琨太府少卿

勅具官某版曹總国用之要而帑藏分之有司必以外府処其中所以撿挽財貨之出入不媿于擇其可以輕畀哉尔奮身儒生習于吏治在縣為贊大夫入朝為才御史澄按而遺捐承十連皆有声績徹于朕聞召寘郎闈講具尔猛選之少列以慰公言字属完心使土下無足尔其懋哉可

戶部郎中趙議軍器監

勅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已以尔舊猷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寬悔尤序進為長仍拊民瞥往其尔欽毋替于旧可

左司閣李士正改大夫韓彥直磨勘

轉官

勅風厲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持從臣兢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林歠通敏政術閎明歷事三朝蜀結紳之素望授閑千載締簪橐之旧人心安藥餌之居眠寫河圖之峻年勞既久官寖愈高用為晩節之華其服寵光之渥可

宝文閣李士大中大夫舶師魯轉一官致仕

勅奉系火于真祠方狗投閑之請掛衣冠于神武還勝吾老之章安歡撓留不如得謝具官某

性資剛毅政術疏通幼孝忱行書不渝子一鼓
出藩入從蓋課試者累年往使殊鄰抗節不撓
進登常伯典銓尤明一辭宸陛之嚴荐鎮泉山
之遠力求閑退方念儀刑不知何恙之深載覽
引年之奏俾升官傳以寵光往眷簡未忘始遂
明農之志始終无玷尚飾許国之忠服此恩光
棒予至意可

顏師魯贈四官

勅垂車得請尚想履声之命易簀有言猶存尸
諫之意韜光成之已矣悲冥漠以恍然具官上
受秉高明植操堅持從官行法所至有循吏之
風憂国愛君直欲任天下之重独辭崇丁八座
乃歛惠于一方身退而名益彰年高而德彌邵
眷旧臣之先几驚遺奏之遽聞超進文階仍延
世賞何死愧俯無作何慚古人生也榮死也哀
終念晚節眷惟英爽歆此寵靈可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礼部尚書
致仕

勅任列儀曹屢上求閑之請思隆儒家俯從納
祿之私茲焉告歸予以示寵具官某器資精敏
學業淹該隱恢奧篇了辯無爽瑯膺發雲丐
為予冊府道山極一時儒學之選詞垣翰苑其
兩朝制誥之工比紆外府進涖清崇命之久歸
有應人批勅之風擢以春官當虞典礼僉之任
乃因感疾遽欲辭榮俾涖崇階以華晚節李網
气嵗而去皆久於尚書孔戟得謝而歸仍加於
礼部尚祇漁渥無媿前良可

尤袤贈四官

勅旧老遺榮猶有留行之意表章戢覽恩形垂
絕之言夫不慭遺人所深惜具官某玖時耆德
孝朕初潜眷嵗官游茲乃主楊之接晚年貴重
遂從国論之招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大言小言
進必有補爰暨纂承之日首參侍從之班召自
藩方喜典刑之無改擢居瑣闥嘉悻直之不衰
圖任方深求歸何亟雖於至甘盤之間顧恨不
許旁憐之以閑衰此良臣勤予深念進四階而
命秩按三尺以號恩李嶠而後臣之正賴孟闕
之益死者如可作也抑惟斯人之歸或其有知
毋悼不幸可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

敕具官某言動是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為功拔之嘉祥告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自方在於布衣名已傳於海內外膚既諒衆望愈歸北再入於修門寖擢居於諸貫四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鑰陛直前善聞明於朕意鳳池夫二能震耀於王言擬義不回東必無饒稍遷厥職以重其官府徵朝知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慕高皇之典仍陪元子之游益啓乃心毋忘忠告可

秘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

敕具官某朕修明官制用之有條職技人材待以不俶惟昔柱下史在道列以允親取之中秘書通近時之稱有既云遴選安得異辭爾操守堅剛論議剴切端公辟屬聲亨究之光綱摠府為郎號士林之魁楚擢寘螭頭之直俾陪豹尾之班不循年限而授此官深得用起慕之意掌録時政以付國史尚克遵瘵室之規益效忠獻以酬異遷可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磨勘轉官

敕六卿之分職皆吾經綸之臣三載陟明俾爾史銓之制具官某謀謨宏遠識度恢洪間膺藩宸之知往上甘泉之列張旌而使百里折衝以不驕叱馭而鎮兩川撫民夷而威服咫登宸陛擢寘秋官並以年勞應予治典爰峻文階之崇益謂華路之光尚服恩榮式殫猷告可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

敕尚書古之納言以求德望之妙武部周之司馬實惟邦止之專肆時已試之良爰錫為真之寵具官某訏謨經遠雅量鎮浮登歷近臣自有老成之譽素孚仁聞仍全剛毅之資推愛人利物之心為致君澤民之業訓渡文推於閨色經帷尤賴詩明旅登聽履之聯無從典銓之重儀刑朝著踰歲已深領神從班俊賢可後有帶德與立武事正需舊秀之規以軍令而振國容方倚壯猶之助往祗成命式贊永圖可

兵部侍郎狀東落權字

敕朕旁招賢士遴選從臣惟我舊人載處立兵之貳不憚滿歲遂頒一札之書俾正厥名數若予衆具官某惟資剛果器識洪深風志功名善

談當世之務屢更事任專以斯民為憂故典州
則千里寧安而將命則列城蒙惠編仅業肯綬
簡于稟掄才甫上于禁廷引疾還杖于朝請勿
藥有喜盍歸乎東泊寘通聮方藉論思之益顧
金晚節尤高鄜退之風乃加真除俾換雅俗棠
方多久豈忘武備之脩持素甚休盍謹忠猷之
告尚承至意毋有遐心可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权字

勅朕昭德塞違臨政顧治乃選吉士薦英夕俾
之官樂聞嘉言俾丞冬官之二周云誠可實示
褒升具官〻性稟粹純行能膚敏破 聖父非
常之遇膺周行不次之除嗣服云初肯居郎著
量才既審擢寘諫垣颺〻朝望之益高寘〻奏
篇之切當晉登左陛咸推記注之功就丹中都
更資踐歷之重持橐僂迮子起部與銓仍領于
選曹載輸批勅之忠尤見愛君之篤豈應久次
宜遂為真時君予又匪求精於技巧毋替朕命
尚益致于論思可

汪德輔知崇慶府

勅具官〻 好吾 高宗開公社之封實自蜀國
尋以崇慶名軍盍久而後對以府號地望滋重
矣選使可輕乎惟爾祖肯戴元帥府以佐中興
爾為恂〻克守家法簡池之政平易見華畀以
左符往守益蜀念之哉无忝爾祖則不負寄委
此邦之意可

宮人符燕〻轉永寧郡夫人李進〻
轉通義郡夫人

勅朕飭修內治齊形色選之私周覽掖庭爰欽
婦官之季有嘉女德用錫命書且封某號嬉自
將柔良有素知小星盡心之美不見貽盈承樛
木逮下之思惟加肅謹寢歷歲時之久備殫夙
夜之勤兮樂王之以疏封貴小君而示寵其祇滌
遲益懋芳猷可

汪義端知舒州

勅具官某淮右諸郡戢優而事簡舒其尤也尔
發登中科蔚有時望近膺覩擢欲振臺綱引去
翩然留之不可爾才辭劇屢更盤錯是邦閒靜
游又有餘其与斯民相安于无事以稱朕安边
固圉之意可

吳英簡倫擬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

州趙彥橚戢事修舉並除煥章閣
待制
趙不流
勅板政輔藩人見期年之變號恩中宸載加禁
路之榮具官厶慶席仙源才優吏道頃由筆轂
彈壓之任遂為朝夕論思之臣寶發分符修藩
藩宣之效會稽奏課魯陛論譔之華自坐黃堂
庭无留事風行黔首特有審言登之持橐之聯
壯哉惟城之勢帥臨十國方嚮久任之圖位列
四松不減近班之寵尚祗明命以詑外庸可

趙彥橚
勅帥閫雄尊著南海子藩之號璽書勉勵陛西
清次對之華惟我宗英被茲渙渥具官厶才猷
敏劭奮識蹤通齊 聖父之邸超寘列卿之
長俾蕪天邑有趙張之威名進握地官抗研桑
之心一辭佐著久閱屋霜始藉宣三載之勞寧
貢總數用之重咱踰度嶺往鎮番禺撫雲徼
以不驚惡賈胡而無援載嘉善最俾㭊從臣望
雲以示達萊毋謂鵝行之遠把麾而去江海乃通
豹尾之班茲曰殊恩益圖來效可

爰陟公師之亞仍加世賞之延噫死生旦暮之
常固達人之所諒君臣始終之分豈卹典之可
稽慨想冥遥尚歆異渥可
湖北提刑孫垓江西提刑知池州丑
龔湖北提刑
勅具官厶等 祖禁哀矜庶獄分道置使前古
未有也朕承丕緒尤遴於擇人爾垓名臣之子
尚有家法爾讓儒林之秀尤專吏才大江之西
人以險訟為旅重湖之北民有敖捺之稜各務
澄按卹民之可務微吏之無良使遠方之人自
以為不冤朕將有以褒來之可
朝議大夫煥章閣待制馬大同磨勘
轉官
勅一麾出守皆吾從橐之臣三載陟明優爾吏
銓之制具官厶器資精敏心計疏通比從帷月
之班往上甘泉之對民曹治賦更豪敵幼之志
京口分符倫著藩宣之效平勞寢息治典可稽
俾序進於文階以增光於侯度往其祗命益務
昔猶可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

勅某官々天下之兵本於宥庭設屬掄才實視
客掾非夫詳練敏明之士不在茲選尔起于重
珪疊組之家而以書生自処登吏事任若老于
州縣者出入郎省殆二十年斂而不踈當而无
滞贊吾樞臣尔其選也益勉所長以俟登用可
太府丞曾三聘祕書郎
勅具官々道山蓬萊圖籍鉅万士夫仰望莫有
飈車羽輪之隔游其中者皆天下選也以尔力
学自奮持論不阿愛國之心如飢如渴擢自外
府徑登請貫益讀未見書以昌遠業且使四部
秋然有序是為稱職哉可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
之並太府寺丞
勅具官々專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獨詳焉
蓋歛上裨版曹之調度下梲有司之出納不可
以非其人也以尔寧文詞蔚然明習吏道勾稽
核焉平反為多爰俾序遷以酬労勤尔崇之声
称籍甚嘗登著庭出守边方治才尤敏使还朝
備以尉公言必書予儒者為其能通世務其以
所学見之事功勉哉可

宗正少卿鄭汝諧右文殿修撰知池
州
勅具官々尔以科級自奮以才諝見稱持節分
符俱有声績登之卿列進擢甚遽進命為真乃
有異論朕方遴論思之選屢欵留行爾乃陳去
就之义力求引退畀以右文論譔之職往抚池
陽凋瘵之餘式遏其行慰彼黎庶可
忠翊郎曆忠正監轄製造御前軍
器所實及五年轉一官
勅具官々除戎器以戒不虞国之務也尔職其
事遂閲五年何愛一官以奨労勤可
寿聖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陞朝
官并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重陳卿監郎官以上封祖父并父
勅具官々父々朕自侍　慈皇推尊　祖后母
儀備三朝之盛寿簡增八衮之崇奉徽称於日
至之長講慶礼於元正之始爰本親々之道用
推老々之恩以尔积善有余潜光不試粤有賢
子祖父云孫子揚於王庭豈官云列置曹中臺卿監三列在自牘即官云列存名書御司云當任是用肆觀
肆典之行覃後高年之渥爰隆命秩以示寵光

益務敎忠以用顯擢可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母并母
勅具官ㄙ母ㄙ氏朕日侍 慈皇推尊 祖后
母儀倫元朝之盛壽簡增入家之崇奉徽稱於
日至之辰講慶禮於正元之始爰本親親之道
用推老老之恩以爾婦道素全壺範甚飭學有
賢子（祖母云曾孫）揚于王庭（云宜某州屬卿某官或某某官子孫云某某官某有名曾孫某可云穹孫某云可）聿
觀綵典之行可後高年之遲爰加沐邑以示寵
光可（卿夫人更封名郡因夫人者封大国）
朕事郎內外陞朝官京局京官選
人在外京官選人封祖父母父
母
勅具官ㄙ父ㄙ朕以 祖后壽登八袠恭侍
慈皇奉上万年之觴爰推老老之恩以廣親親
之道以爾潛光不試積善有餘（祖母云母云壽曰母某信婦道有聞）子仕
朝行身逢慶霈（祖父稱仕朝行朝官云子宜朝稱某子京官選人云子仕中都在外京宜選人云子在仕途）
加異渥以慰高年可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亡贈太子太保
勅我有宗臣進止樞筦雖循墻而避寵終出綵

以就崇肯宸一時恩及三世具官ㄙ分暉帝胄
履善家庭九族序遷曾不登於膴仕百年隱行
乃有見於後人惟爾曾孫既登右府亞于官保
已貴由原爰加再命之崇遂列三師之重前無
舊比發有余光可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蔡氏文安郡
夫人
勅位尊任重必有家傳積厚流光亦由閨政恩
既加於曾祖封宜逮於小君具封ㄙ以柔淑之
資嬪信厚之族維中饋之職與顯於外而中則
之鑑（能）肥其家遂三葉而寖昌位元樞而鼎貴
載加名郡以表方歡可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勅榮樞元臣方隆於同姓青宮亞傅常寵於天
家位既愈崇恩亦宜稱具官ㄙ奕ㄙ帝王之胄
恂ㄙ儒者之風教子以經至孫而貴嘉封佩玉
雖不見於生前疊組重圭乃追榮於身後進登
一品以慰九京可
祖母咸寧郡夫人晁氏濟陽郡夫
人

勑世胄高華本由濟北之族慶源流衍寔自呂
南之風具封〻躬蘋蘩之勤遵圖史之訓功容
俱備典刑不渝教子有方能甘啜菽之養撫孫
甚愛真有含飴之歡茲錫樞庭以翊興運函嘗
涵於沐邑俾載益於郡封是分廣濟之名式慰
謹忠之意可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勑眷我維城固多將相侯王之胄惟爾有子遠
為股肱心膂之臣可無寵光載篤余慶具官〻
家法有自天資尤高及見太平猶記開元之際
結髮前輩尚聞正始之音躬嘗聞之矣欽慕開
平之儒雅克謹家庭之訓遂傳宮府之賢乃進
宮師以彰陰報其祇明命益啓後昆可

母安郡化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勑愛君憂國繫我本兵之良娩德娘賢可後榮
寵之源具封〻稟資柔懿植操幽閑以澤底之
名家歸天潢之支派中閨甚肅不肆奉宗之勤
令子著名端自斷機之訓云何不徽其後遂與
荐啓傳陵之封以示冥途之寵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权吏部侍郎致仕

勑侍朝甚喜方倚荷橐之賢何慿之深懇上挂
冠之請初不聞冒子之疾乃歎為疏傅之歸具
官〻文有菁華李稱傳雅頌屢登于位署列風
備于徽猷嗣服云初首詢于召節教邦既久終
入于從班謂其數器之無畀以二鑰之重稍修
史策功講茲惟造朝陳謨曾未扶日抗章告老
胡不待年許桑皇社之閑仍守天官之秩子蓍
之在汶上莫遂挽留公餘之閑淳濱往課懷田
尚祇澳涯以保修名可

沈揆贈四官

勑孟軻之致為臣方勤留行之念曾參之啓手
手忽聞將死之言撫往事以何追嗟若人之不
徽其官〻老于文李志在事功博極群書而餘
于美詞上下千載而見之焉論任樞節分符之
寄所在著積登替華侍案之班于時未久抱病

自列紬祿言帰當寵數以奏篇眷忠勤而陟擢
冥加卹典悉按彝章進官序以甚優畀肯延而
不吝尚惟英爽歆此寵靈可

皇太后慶壽武李生加封祖父母父
母之詞

上舍內舍生

勑具某人父某朕以　祖后春秋高乃月正
元日恭侍　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
外一命而上祖父母父母年登八十者始得與
此爾年方耋心以有子列存右庠嘗與舍選寵
以命秩（祖父存父云進士命秩　祖母存母云兄以恩封）最為優異其服明渙以
迪壽康可

外舍生

勑具某人父某朕以　祖后春秋當高乃月正
元日恭侍　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
外姓爾有子（孫父母云有孫）列在右庠年登八秩寵以恩
封（父母同詞加封云如進恩封）其服渙恩以綏吉履可

將提下名都虞侯楊彥換從義郎王摐
換秉義郎

勑具官某汝久隸刑林積勞可紀授以雋爵實
應簪章往其欽承益務忠恪可

正進之知紹慶府

勑具官某爾嚮以天府戚里任守武陵宜不得
縣已復被罷朕心憫焉晉康雖遠實　高皇興
王之地牽以換汝以現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
命可

大理寺丞林李友史部郎官主管侍郎

右選

勑具官某郎曹二十有八莫劇于武選文書盈
几雖以備索涉筆占位猶恐不暇非靜而敏者
未易得其要領也爾以儒術而通世務掄用奏
最再轉而丞于廷尉未久也遍居是者選典王
銓鸎弁之士性吏是殿矣有稽滯不能行伸爾
其念哉勉贊而長可

浙西提舉黃通本路提刑

勑具官某某三承出擁使節退為節書者多以吳
爾之吳列偃寬宦室承乏于中秘使事修奉宜俾表
帰渤河以西服爾清裁爾亦以靜退自處先是
于登仙就易祥刑之司以為畿甸之望表廬幹
徼情偷民以不完請我泉事朕宣使爾徒從于

外亂可

宗正丞邵公蜀浙西提舉

勅具官某朕惟倉庾斂散之法山海摘煮之利分道置使所任甚專纖悉之間選用尤重以爾秀穎而文敏外寬而內肅進承司宗華閥深暢兼掌名表屬詞嚴生持節有行去天尺五勵豐斂而賦政亦能否以簡僚惟爾之能思所以稱可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

勅引經告老爲神虎挂冠之歸念田疏宗峽尤焉胥同之我以優耆德以表高風具官某轗標堅明著書洞情咨游冊府擅溫學爾雅之文晚侍儲闈輔直離多聞之友十年筆橐入望素隆數路麾符民膺蘇著高躡蕭壓之表文從香火之閑年既及于從心志欲祈于納祿爾巽之留黄綺毋忘伐木之詩立鞋之有鼻瓊常遂考槃之樂尚祗朋渙式介蕃釐可

太府寺主簿林思齊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先王用刑之法莫詳乎甫刑一書有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人于民彝尋爾參殿經術先多士嘗誦其言矣入仕朝行有請共之書廷尉選丞以爾爲之其試所學以廣朕欽恤之意可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

勅具官某爾以甲科自奮用爲掌故之官中更艱棘養久而後浮之退然自收亦既再歲矣閱倩選爾宜居之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橋門之士將于爾觀焉可

修職郎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杞檜獲許伯詳等循兩資

勅具官某警捕尉曹職也奸民尉療爾能敘連師有言何愛旌賞可

余永錫知閬州

勅具官某閬風錦屏之勝士誦少陵之詩恨不得身到其地爾乃以二千石臨之豈易得哉爾起儒門万里入蜀蒞吏事任雖有能聲屏寄寢高事求蒞重先軫民事克勤小物則可以稱矣可

王寅知江州

勅具官某長江上游以潯陽為重鎮分屯禁旅
控禦一面守將非它郡比也求尔三領左符者
于吏治番易之政人多称之其弾抚字之心兄
故中和之旧使兵民晏然隱若敵国則不負選
侯之奉未可

丁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尔有志當世結知　慈皇守扬陽使
湖外又皆有声績可紀今日有用之才也東川
飛輓之重不以於畧比取而往毋惮馳驅抚摩
吾民廉察群吏以称外台再月之選是惟休哉
可

謝源明真煥章閣知温州

勅具官某陟遷遠謫往以庚虞覽尔均居九列
校冠寧様察其堅正擢在騎省論事不回方倚
于用御恤而歸念之不忘尔既即言起鎮東土
惟永嘉在左浙為望群山川秀夸衣冠最盛四
邑相云才百里而負山並海壤地深遠人物日
疾事亦滋繁非得精明郵忠之人未易办治尔
其人矣兖章寓職以克尔行侯施外庸叅進未
晚尚其欽哉可

幹办審計司范蓀太府寺主簿

勅具官某蜀之范氏如晋王謝人物輩出文獻
相望尔在今日又其翹楚也以世科發身以吏
課交薦其在朝列退然若无所除綜者而又自
称之句稽外府姑以序進勉紹家学以称所家
可

趙像之福建提刑

勅具官某七閩祥刑之寄選于家久矣以尔破
服儒雅屢杵使節往司宗盟声望日著雖无与
于吏治已習知其民風就乘軺車不俟臨遣吁
訟者犹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在人之言固未易
及得情勿喜尚惟勉旃可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

勅具官某朕惟　烈祖全李高妣昭回之先下
餙萬物煥乎文章尊閣雄譔寓直之寵不以輕
界也以尔天資警敏一日千里詞章精贍遍收
三科登著作之庭于今十有八年矣按刑將漕
績著外庸爰錫宠名以示褒表討論潤色豈其
合諸可

朱翱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蜀尔祖光輔　思陵尔父又登從列君子之澤未艾也尔被貫迹乃能明習之法致身迭踐出守辰陽奉最以歸進之棘丞崇路元塹益勉厥職无忝尔先可

淮西運副趙師羃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勑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布列江淮董餉之任必選朝士臨之而陵莫重焉尔決科自奮餙金以儒雅有志事功所至亦治嘗使京口見謂敏明淮甸錢幣更張之餘賴尔撫摩調護之力民情悅服民稱益彰茲以亞卿往司調度足兵足食復于尔覘焉尚殫尔心以副詳試之意可

廬州修城官脩武郎建康都統司中軍狀副將馬再興武翼郎左軍統領毛致通武經郎左軍統制馬通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等合肥當淮西一面俾葺堅城以圖吾圉卒衆克工訖底于成各進厥官庸功勞勸可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勑朕肅正宮闈日修於内則整齊品秩尤戒于私恩必有柔儀乃容序進具封某稟資婉嫕履行純和久承樛木之慈洊備貫魚之列疏封名郡錫號小君知閱時之滋深嘉率職之无怠登之女御亦我壹尊位凡近于九嬪齊亦倚于千石蒂弓前而侍君側吾豈務于燕游理絲枲而獻藏功尔尚勤于蠶織可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勑司筦籥予留都方資美牧與銓衡于選部當任舊人乃搢紳言載儀禁路具官某性資剛毅孝力精保深声華夙擅于倫魁名節尤持于傑特訓辭温厚信然步于一時朝夕論思卒主盟于公議施由夕祥進長天官閣部遴侯游更領撫秣陵謀師復肆保釐屬異宜室之思俾趣鋒車之召謁闕讜論日佇尚書之履声茲使郡才更頼山公之啓事毋庸僕駕亟遂帰班可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

勑具官某軔于簿領之官句稽之外職業兼閒惟理官設属則有近制延許奏當之成俾分考而訂正之遴選非他比也以尔天漢之秀儒雅

但將試邑佐州過事不苟且嘗列于朝　其服
朕命益觀政能可
翰林醫效王懋熏重華宮祗應　寔
及二年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祗事　重華尤謹于藥石之奉尔
以扁醫奉朕惟謹尔又再歲在法當遷俾陞爾
階其思所報可
俞傚知常德府
敕具官某武凌為例北名郡以　壽皇潛藩地
望增重總致州之戎事控五　之侯矜未嘗不
選侯而用焉尔出儒門明習文法有公康之操
渾温厚之稱嘗守高安政適其平郎曹卿寺踐
歷滋久起家剖符往鎮選派明听朕言无輕民
事可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佐
除勤轉官
敕一麾出守久著于民僅三載隨明適登于東
考乃頒恩命俾進文階具官某性識疏通材猷
敏敀西掖摛演論之美東臺高批勅之風易鎮
会稽暢　名于近甸分符鄂渚增形勢于上游

茲以年労應于治典雖曰有司之定制是為增
秩之殊榮益圖尔功以謹忠報可
知明州何澹母太淑人石氏議　慶
壽恩封齊安郡太夫人
敕朕禮皇　兩宮當累洽重熙之際年登八秩
奉　隆慈備福之尊乃推老老之心廣廣親親
之道具封某氏起自名族嬪于大门善相其夫
為鄂使者之寄親見吾子任中執法之屡方乘
軺軒以就祿養逢国家之慶需闓湯沐之新封
注正小君粤擇黄𡈽之勝恩隆晚歲式增彩管
之華益介壽祺以伏閭閻可
太府少卿吴璞太府卿淮東總領
敕具官某國家東屯吴会列戍江淮惟此舊治
尤為邊屏護倚既久可后寵昔尔儒雅忠克
勤吏道詳歷版曹司金之職遂登外府正卿之
華耑耑主供給軍食調娛酬酢上下帖然就
加惟月之班具服自天之寵向暫于旧益圖尔
功可
迪功郎李沉父仪甫議　慶壽恩封
承務郎致仕

勅具官𠆤尔積行有素年逾九齡有子在官实
應封典授之京秩以為尔寵可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
勅朕日聽外朝退修內治婦官具没尤資陸級
之分恩命所加必視功客之懿具位𠆤氏雅称
柔順選自良家奉宮壺以服勞閱歲時而滋久
啓封名郡進位小君仍絧祿秩之優庸示禁庭
之寵其祇漁渥益懋勞勲可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延轄巡捕梁青
違滞金字牌降一官
勅具官𠆤置郵所以傳命金遠章奏刻制關動
係边事可少稽乎尔怠于職行不以時奪尔一
階以懲不恪可
国子錄陳邕武學博士
勅具官𠆤尔掌教国子蔚然有称堂付便朝論
事尤嫻長于右學益观通才武尚安戈兵实資敭
其具以新意制造學士庶几得有用之才以備
將帥之選焉可
王谷国子錄
勅具官𠆤士登甲科立致朊仕亦惟行誼有以
称目浮之新繇異辞尔當聽之初居後李前列
刘輔邦入幕以儒雅飾吏是能称此科級者擢
居胄監典我教事又能称此使學者宗之則尔
之進未艾也可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
勅具官𠆤司宗育丞在須臺册府之間非列寺
比故其選甚高尔發擢一科嘗試劇縣慈皇
聞其善政就加增秩之寵再入儒門其才益著
比以編摩之職將郎省參穿掾夫茲登清途積
修實牒益謹厥職以寵尔長可
王既户部郎官
勅具官𠆤脈曹掌国之大計而左民尤為繁劇
州邑之訟有不得其平者率造焉思得疏通詳
練之士久矣尔原流家傳係飾吏事往使于蜀
精敏有余操蠹背以蘇疲瘵嘗加詔奬召对便
朝論其可用往振茲職益观汝能可
夔路運判馮震武户部郎官四川總
領
勅具官𠆤朕惟武王不忘遠之意西南万里選
才尤詳鎮總餉之寄動関軍国見大夫临遣而

行或不及事尔蜀閫之彦嘗列于朝觀風夔門能宣德意加以民曹之職就董五十余州之賦以給營壘之師民力用共軍須方繁足食足兵行現儒效可

太常寺主簿張肖謙司農寺丞

勅具官ㄙ尔斈術該通論議根劉一時清流也頃試劇邑乃有能声薦登晃于用実句稽掬臺進丞農扈雖田曹与礼樂制作之事安而詳試簿書期會之間尔惟通才其休此意可

太社令陳晃太斈博士

勅具官ㄙ尔以紹興法從之孫自奮宏博之科宜仕于朝久矣細翔幕府列屬容臺矣士之聞師儒處位晞㐱多士余曰汝宜温故知新尔其自勉可

判建康府葛邲改判隆興府

勅由端揆以殿扞允藩保釐之寄為上流而易鎮更資撫御之才爰授大符載揚明綍具官ㄙ謀猷宏達德度恢洪三世名儒益致家声之顯兩朝異眷遂寄图棟之隆翊惟旧斈之臣久處從橫之任嶅參西府既兼文武之資新陂政机遂付軍民之寄加延恩而寓職視上宰以殊榮祈陳義以甚堅爲相欲而改命雖襟江帶湖之地可以優矣皆耕田鑿井之民正宜生聚其爲十連之帥式遏千騎之行隐嘗本五丘弥覺偃藩之重聊知方務豈云叔患之難尚記外庸熙綏休寵可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斈士依旧知建康府

勅吕廷選部行鈹從臣之班居守陪京僕分方面之任選用之選出外朋均具官ㄙ望重兩朝才高衆後以三代之文掌載帝制以六經之斈格于君心晌由天官出鎮閩部旋畀休釐之寄実資鎮撫之功尚書喉舌之官固應圖旧河東淑胜之邵故特召君劇范政之方修尔遊章之指乏儕夠借留之志益高雅進之風龍閣陞華用爲尔寵麟符增重克成厥終益若外庸以綏渙渥可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

勅具官ㄙ惟尔先正光輔 高皇既燕廟廷燕及後裔惟尔昆第亟遷于朝社稷之司不以輕

授靖共尔位毋忝尔先可
新知達川府楊虞仲直祕閣知夔州
敕具官ㄥ夔子之国歸称夔门蓋蜀川之喉衿咲
也謀帥之寄實难其人尔西南望士三持使節
蜀之民服尔名已久尔亦習知風俗之詳矣達
川未行馬鎮從部富直中視以為尔先民生凋
瘵非他路比罷行刻害泛可小康其尚勉哉以
称推擇之意可
進士張昉陳宜咨販濟補承節郎
敕ㄥ人荒政之修功分為急尔出私儲以濟飢
民何愛一官用功來若可
承信郎權貨務提轄使臣錢焞收趂
增羡轉一官
敕具官ㄥ推山海之利以佐邦儲當典最厚
奔走其下亦循進官尚勉公勤思有以称可
陳撰夔路運判
敕具官ㄥ夔門為蜀要衝川陸險絶刀耕火種
民生甚艱餉輸之寄甚重郡計实仰給焉非通
敏之士不在兹選以尔有用之李屢試劇繁以
南蘭陵吏課之最頃湖右歛散之权兹為脱行
調度一道將惠疲瘵務去泰甚使田里得以安
其生則朕之顧憂寬矣可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
敕具官ㄥ朕念廣東憲臺之重疇咨其人思得
皆高而練事法明而尚寬者若之大臣謂尔篤
可且曰是嘗為卿為郡使者师惟揚矣中更退
閑起為瀕東南始韓安文之政民安而歌之使
持節以按嶺海其必有以恭欽恤之意朕曰俞
哉式遄其驅毋替朕命可
奉議郎提轄権貨務謝徽收趂增羡
轉一官
敕具官ㄥ推究之繁總于京邑尔不败于職済
以變通歲入之貲出数羨可無棄當以功後
來其祇增秩之恩益謹有司之守可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
敕具官ㄥ朕惟外臺飛輓之司莫如東淮委寄
之重寨憲使刑辟之任當使客冠蓋之衝繁尔
通才得我吴族以尔奮由科級尤精吏能摧魔
放於三州優當課最總貨泉於六道式是郄尉
俾行邊疆進界傳計尚思忠報益著外庸可

文思院造　皇太后尊号册寳鹽官
從政郎陳康監門佛林郎黄概各循
一資
勅具官々朕以月正元日奉徽称于　祖后白
玉之牒鏤刻甚工黄金之璽一鑄而就雖曰有
司之職實惟夜事之勤各進爾階庸示嘉獎可
幹辦審計司劉誠之大常寺主簿劉
德秀大理寺主簿
勅具官々等列寺之屬皆有句稽惟容臺礼樂
是司實與討論之事惟廷尉刑獄至重實分讞
議之司銓叙人才二者尤不可輕也以爾誠之
声称籍甚持以靖共爾德秀文采蔚然不事表
襮茲庸並命其進未安尚肆楙思各揚乃職可
福建提舉張濤提点坑冶鑄錢
勅具官々国家分道遣使各揚乃職惟貨泉之
寄總六道百郡之權歸于一大有司視漢之鍾
官辦銅其重甚矣非得通儒不以輕畀以爾抱
負不凡詞章精贍出入朝行見謂老成使于二
部皆有声績拳以命汝甚爲朕權調度察姦欺
使部財阜通朕宜久汝于外哉可

宋之瑞福建提舉
勅具官々爾以儒學之秀三仕于朝淹鬱於用
而又引去朕亦念之七閩斂散之司職繞而事
重晦啓屢使起爾于家士之官學不以仕已爲
喜遇上之用人豈以中外爲重輕爾尚勉旃以
俟光寵可
從政郎揚州司法林麟搜獲銅系偌
一資
勅具官々边郡教条禁之出而吏多不虔爾能
摘伏遂正其罪遷階之進以懋爾勤可
四川類試宗子伯揚時敏補承信郎
勅々人爾在屬籍遠處蜀道能以文藝優占科
級錫之武爵尚其勉旃可
鎮江都統司世雄管軍五年職事修
舉轉遥郡刺史
勅具官々国家分遣禁旅列戍江城京口得蔵
行都最爲要近爾以宿將學總戎韜威名隱然
壁壘清謐五年于兹宜當異賞遥刺優秩是爲
異寵益思忠報毋替厥初可
慈福宮内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厚

郡夫人古氏清河郡夫人鄧氏並
持同夫人胡氏蘇氏張氏並封群
夫人
勅朕承累給重熙之運參 隆慈備福之尊眄
咨女御之良爰畀思光之渥具位𠃍氏禀質姚
嬀積行𣏾小嘉選在掖廷登備婦官之列事𠃍
祖后寢更蔵篇之深屬慶典之當成演徃表倫而
建下逹封太國（胡氏蘇氏張氏ㄑ啓封ㄑ群）益懋小心可
煥章閣待制趙不流換正任承宣使
知大宗正事
勅攡東越之庵方勝於吏課𠊱成周之族有輔
於宗英復加當務之班式寵從臣之田具官某
氣和而智敏屬通而行尊夙分帝冑之華寔歷
仕途之久政成京邑當進式於司空貝度輔藩
說襄亦於次对未奉使朝之覲俾界屬籍之嚴
示我異恩超廉車而授職藉卿宿望比磐石以
承休是曰當才冀勞多訓可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旦使覲屬循一
資
勅具官𠃍尔父項𭁈敵國尔雖不与役而善

於子職使行者不內顧而居者得所安考之之
卭亦被醲賞奉行於今尚其祇服可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状官循兩資
勅具官𠃍歲遣信使修聘鄰邦与驅馳功自
劳述之賞𠛬以銓衆為職潤色使華盛進階
於汝何杏可
慶寿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
八十以上胡致仕者並轉一官定
詞
勅具官𠃍朕以正月上日春 祖后万年之觴
需澤四方及人之老尔在屬籍春秋益高進以
一階用華晩節（使臣天下在大𠃍引年吉名進官一等是歲老人）可
宗子汝神與防補承信郎
勅𠃍等尔在屬籍逢時事帝伍以文長自厲
致予之武爵而其勉旃可
淮東提舉陳捐之創立招巡堰除直
秘閣
勅具官𠃍水利本以恩農常平使者之職也尔
使雖東善於其職逹 任青近觀厥成俾未以
圖如指諸掌閑綏隨時條 有序綿亘及數百

里之遠灌溉為千万頃之利農商與済罕涉無
虞使客漕運之往來咸有賴焉謝安為據人以
召伯名之尔通敏有余不擾而辦各以總歷権
民不汝忘也寵直中秘以寵尔勤朕所以待汝
者何止是哉可
姚棨知邕州
勅具官〻南晋陳入嶺在控制蛮方唐明分建
五官今亦併護数州権任亞於連帥選保厥不
重哉以尔莅官不苟有趨事赴功之心治施与
績成有声績班〻可紀今又命尔以此邦固圉寧
民尚其勉哉可
大理少卿評及之權礼部侍郎
勅廷尉天下之平游居於卿列宗伯春官之式
經入於從班是曰異恩实由親擢具官〻才業
数卷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為有用之斈
方弾冠之伊始已曉穎而不凡集閣拾遺得真
諫官之香藩方作牧有古良将之風比同奉農
之歸俾還咏刺之任惟慶霈既行之後當郊禮
再奉之時仪曹久虚礼典誰膺釋尔平反之重
參予制作之司有功过于張之矣朕所知者虞
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吾北斯為称職
可
四川茶馬未致知京西運判
勅具官〻襄漢將漕之寄雖所部不过数州而实
兼諸使之職控制边要仍居上游不輕以授人也
尔起世家能以儒雅飾吏事嘗守中伯随保之
国又三使于蜀矣万里召还復畀華郡惟尔鼎
祖敦身九卿以桐鄉之書夫為漢世之循吏尔其
苗裔當慕前烈以此任而行志豈不易於一書
夫哉可
訓武郎監権貨務陳仲堅收趁增羨
轉一官
勅具官〻権筦之重总于中都尔能其官歲入
益羨如之命秩以功後来可
倉部郎中鄭昱大理少卿
勅具〻官国家刑辟之寄總於廷尉而職則分
任焉使習憲章者視獄之成而寄聽閱之命
儒者臨之其旨深矣尔少而發藻善為詞章立
朝有競亮之称治民有循良之效總餉江左威
咨曰俾郎潛張久罕尔臬事能深知設官分職

之旨斯無負今日推擇之意往贊而長亦惟欽
哉可
起居郎陳傅良秘閣修撰　嘉王府
敕具官々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
朕朗歎焉使高帝能以卑辭厚礼聘之以輔其
子則善矣尔以一世名儒羽儀于朝抗議不回
引去甚亟尔与吾兒游旧矣尔既厭直承明之
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華寵之祕援之宮職未
馬朱邸之賓僚尚逌其行屬副虛佇可
常御史楊准汝翼復元官轄觀察使
敕具官々侍御之臣有罪宥而必罰歲時既久
俾幸復以自新尔旧服禁嚴推稱詳謹佩侯邦
之組綬官傳宸高屬寮陛之綦鞭戒客甚肅洵
樂僈馳知務省循况更改與之修乾授康卑之
秩益思恭恪以對寵光可
文林郎張允中該修　壽皇玉牒循
一資
敕具官々宗牒成書嘗綴驂當汝彼力筆亦与
進官毋曰倒還其思所報可

前知建昌軍趙彦孔抵欠月椿各準
一官
敕具官某昕江本江右佳郡一人壞之毒痺孤至
今尔自力於政而承諸弊於二十余年之後鉛
餉有闕無所歸咎稍觧一秩以徵後來可
沈合知岳州
敕具官々岳所援荆楚之要郡雖小而地望莫
重焉尔清約詳練資歷寖深惟尔尤旧鎮長沙
威望凜然父老猶能道之試郡云　毋忝家吉
則知其理之意可
趙不遏江西提舉
敕具官某尔頃以吏課之優為郎起部出守輔
郡蔚然有聞江右歛散之重俾尔持節以臨之
昆弟三人少則俱列於儒科今又分道而為使
者遠有光華宗盟之美談也其勉尔事以稱所
蒙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知婺州葉翥知紹興府

勅輔郡奉祠久不聽尚書之履价藩淶州茲人惟太守之聿允謂才難莫先德選具官某智周庶表孝紹儒先践歷數既歷於三朝侍從亦踰於一紀愛人利物由天性之自然足國裕民處地宜而最久屢更劇部深恩疾抵不鋪愁恨歎息之心先見黄老安集之政眷惟東土密迩行都先帝上宮將奉園山之役大邦維屛益展分閫之除惟爾適林稱等條委規撫素定既所治而有声威信兼行當不撓而自辦俘聞成效冀褒多懌可

知紹興府觀思知婺州

勅具官某祝禁林之少丞籍於通儒分輔郡之符倚從於枕請相攸既當易地皆然爾寧俊而醇文麗以致登發宏博之選極上清華之産翰苑詞垣擅兩制絲綸之美維史館極一時筆橐之榮握式仗曹独司邦礼拭圭出使握節言旋會坐席之未溫繳統章而自列豈久勞侍從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主動再命俾東陽隱侯之詠去擁一麾勉為朕行毋軽民事詞人而任奇牧初忘內重之偏宣室之对兇神微俟政成之後可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勅具官某尔以君子儒為湖北常平使者委綜披稽省民瞥接船粟而往哺之尔之職也固播寵營併任其責就改方略遣以梳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好難者矣乃所帥臣之言姑輟夔門之役茲膺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奬尔勞某思永圖請以一方不汝忘也可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部使者之選以凡未為光所以寄吾耳目於千里之外不欲其數易也以尔志操不凡居有直氣其在郡邑声望赳然特寵湘西止欲倚重易節鄰郡非以便尔之私又特於尔手觀焉尚勉之哉可

判太史局降授夏官大夫吳擇降授中官大夫劉大声降授中官正列

奉常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友並
復元官
勑具官某等天道高遠王者欲求端於上必有
日官以司之尒善於覘象見謂老成頃以不謹
嘗鐫爵秩今期而叙法也勿以為宜得而忘所
報可
修武郎監建康府榷貨務門茅恭牧
趙増羨轉一官
勑具官某榷貨之在留都歲入甚夥増羨之賞
司從者亦与焉進尒一官蓋勉而職可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弼降兩官永
不得与親民差遣
勑具官某縣令於民最親獄事所宜深察也尒
為大邑以重辟告于郡郡兩復上几陷平民於
死顚冤狀既白而欲便文以自解乎外猶有言
奪汝二秩不復使任臨民之官尚為輕典也可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趙彥操轉一官
致仕
勑鎮五牙之地方通操纛之班叩九虎之關忽
上掛冠之請是為宗老宜厚寵章具官某受才
素優莅政尤敏早參民部旋司邊於燕閒晚歷
藩方嘗屢臨於畏景眷南海折衝之略朕西清
次對之聯闕因圄之屢空見里閭之不擾胡為
感疾遽欲乞身念帥閫之凡年進文階之四品
迺尚書之威信日侍春帷漢大夫之優游諒深
自得以華晚節以昉雅臣可
帶御器械知閤門事
勑設上閤之官堂惟掌朝會之事選名門之子
抑以儆將帥之才具官某志在事功家傳韜略
奏最於淮甸為侯之地易鎮於吳父所封之城闕
父表而棄官人皆其孝承君命而引遺榮賞
其忠釋其扶以趨班儤業鞬而衛上被之以仕
外圍之任可使當公西華之言惟子道臣道之
知方宜軍容國容之俱習是將用汝尚其勉歟
可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
總轄牧放合轉一官 久任有勞轉
行遥郡刺史
勑具官某兵久不用軍中累年勞以進武爵率
有此法先得騎烏以尒久任戎務率軍推其能

出視銅牧善修馬政寵以郡刺史之職益異恩
也其奮事功以图报稱可

侍御史張叔玠擢吏侍郎

勅朕祗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
之為重小宰之事實應冢宰之兼行敷而憲
之務司我銓衡之日其官其性資凝粹論議正
平發永嘉之儁乃參收於科級守文昌之家法
離擢於御辞吾果是於朝行而綱津於禁路進
班於吏君牽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君
於横榻以甫上於南臺當予御图三日之初俾
尔正位式崇之列規模素定要詢甄拔之尽公
藻鑒益明世侯吴愚之同滞副兹陞委成尔修
右可

左司諫章顗侍御史

勅具官云朕惟御之初精求政体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朕之所務也然一朝之綱
總于憲臺一臺之柄屬于端公茲待其人它可
猶奉以尔秉心篤上烛理融明存問之識察之
於未卽横经之日凡節之峻見之於諫省論事
之際不俟信宿擢之南牀其為朕别白正邪振
本豈禦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四方風動
而朝廷益尊於予初政豈曰小補之哉可

右正言黄艾左司諫

勅具官云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所後之諫官
不过一二葡非精擇正士何以補衮職之闕哉
朕御图伊始下詔以来直言曰孝之臣声名騎
省首俞存進以示四方尔發藻士林肯敢言之
氣事朕宗邸動有處规毅任拾遺兼侍諍惺風
采凛然聞於中外茲膺俞汝官以諫名予違
則汝弼汝言則予從要惟引處於寡过之地庶
几海内之士渊其風者有樂於以善道之益焉可

国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

勅具官云尔朴茂中恪見推士林嚮者司成季
者厥服益平日践履之效是可以声音笑貌為
既司宗少列位史容寬叙百世之本支修累朝
之史牒惟老於文章著述不倦者可以當之奉
以命尔公論惟允男退之志亦可以少回矣可

吏部郎官葉適国子司業

勅具官某国家举天下英才而置之李選於衆
而為之师位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细

故我朕御圖之初思欲作新孝者再目求當今
第一流豪為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帥席宜莫
如卿翔茲卿潛督望供稱故用之不宜傳不云
乎嘗侍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
小則小鳴惟汝是以當此就可

司農少卿蔡戡司業卿

勅具官某大農本周稷之業自漢名官以來惟
深邑若循吏鄭康成為大儒唐之段秀實以忠
節稱皆以人重顧不信歟爾以儒術治行選
為少列綱親朝行最為旧人進而為長雖日孝
迁葵勉所長以紹乃祖之風烈何止為此官之
重哉可

劉光祖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忠直之士為國之寶本朝名臣蓋多
以直道去國者旋復召用以至大位吹又 祖
宗之家法也況爾亦之旧孝相從稍年就法殿
中畧称塞諤雖嘗引去一至入任以外臺帥閫
之寄不使之一日家食也茲庸命爾為少列于
大農實為多士先尚遄爾驅以副朕顧溪之意
可

翰謀閣待制黃裳給事中

勅朕予冲人臨政伊始惟藏 太上知卿最深
朱卿謀經專任以輔導之事良是批勅又屬以
出納之書維抗論而迂顧官終當行而不使去
至今日而復用蓋人力之能為具官某孝貫
九流識通千古世居數外擅蜀士之雄文地迂
闕中找西人之勁氣是非邪正惟務体國利害禍
福不知有身久從吾游備見爾盡道此纂承之
日付之封駁之司將求多聞毋替諤諤之誨不
負所孝今觀諾諾之風高法方深權与於此可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

勅朕嗣膺大統收攬群才兼卿異傑蓋容就居
外紫垣老乎宜俾我為真具官某孝探聖泉文
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与
稽相從西載之餘信為三益之友謂左氏責得
春秋之旨謂周官實為太平之書推 祖宗之
本心明政事之要道皆信其說將行所言首畀
故官荐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
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為桂旧孝之遄方野其遂
來歸式遄爾驅以副朕望可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
敕中書造命之地實王政之所先內史代言之官
非吳才而起慶我有舊學時為名流擢登
詞垣實與國論亦官亦為有用之地抱軼群之才
惟其善養之氣剛遂使所居之官大班分構陛
視言動而必書顏卬危墀抗戚顏而不撓方朱
卬横經之日多赤心憂國之言造膺起除深允
衆望訓詞溫厚尔其根盤諸之文朝夕論思尔
毋廢箴規之益尚同忠報冀侯多辭可
將作監黃由起居郎

敕具官亦王者嗣曆丕衍首用舊僚非敢私我
所與而厚平日之恩蓋將舉吾所知以求當世
之士列尔二史聯于一人以尔登冠儒科夙仪
朝路不以仕已為意而益進於學不以利害為
計而務極其言囊封既數於忠嘉殿陛允加
於剴切被著知於衆庶為賓友於黃門迨初政之
方新與解冀而並進入則侍螭頭之左凡論事
而直前出則班鵷尾之中亦在法而當從是為
尔充斟懋于衆可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

敕具官亦朕踐阼之初涉道尚淺實賴二三元
老力濟於多艱更資左右近臣交修其不逮惟
平日賓僚之舊分一時言動之書匪予敢私惟
尔能稱尔詞華敏贍學術淹通登覽揚歷之声
名久歷膠庠之師表以蕭庭而秉史筆之重由
郎省而參寀掾之司洊從于游實自親擢孝為
可用潤義理以濡多中不自欺樂諸論之日益
其居柱下密侍朕前尚思嘉猷以助初政可
參知政事陳騤知樞密院可
敕九五正位方承 太上之傳二三大臣俱極

當今之選用人由舊錫命繼新既文二於政機
宜進專於宥府具官亦氣剛而不撓德盛而有
容以特學篤志而為世醇儒以正色直道而致
身近輔斯謀入告則惟后之德一交不獲則將
予之辜厚重君鋒俟而有多文之學弥縫若如
昭政造揚已之名朕念周業之艱難慕漢机之
周密隆我元龍長予本兵籍東甯之猷為鋪西
樞之方略事均一体威示四方億折千里之遐
衝稍置圖於道教建萬世之長策亦有賴於詩
讀其務用心以康庶事可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礼恭知政事

勑文武兩途实帰於一道東西二府允賴於兼資粤予蕃宣舊此付託以進鴻樞之二俾參融璣之柄具官某宅心粹美植操堅特凜凜有大臣之體謀謀得君子之風 壽皇知擘綵之名推居法從 太上眷侍從之舊俊以本兵帽然形愛國之誠卓尔任致君之責言嬈而切氣吻以溫故於省密之司率籍誦撲之力稽之公論茲自朕心欲卻政之說施宜田人之周任是資其二府賴同寅嘻朕方求內外之安經理於上尔尚慮軍民之要弥健兵關閫庶允有成其永究猷可

畢思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任并嶽廟循資定詞

勑具官某朕奉 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作之初大數霈澤京秩而上咸進厥官与選人在任者允選當有官守皆〻許序進厥官云食祠祿咸許序進蓋將樂与士大夫共起治功也爾揚乃職以稱異恩可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勑具官某朕仰惟 太上不俟倦勤傳祚聯躬畢露之領任若進秩雖致其事亦与此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王者之仁政也朕心焉几為可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藺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勑朕嗣居九重臨制方國君副史係令之衆本嚴寬詳惟方伯連率之功首當襄表眷時元老必秉鴻樞托荊楚者有年易湖湘之重鎮具官某交天間氣為世名臣直節高風真可立懦夫於百世之下崇論宏議將欲弇明主於三代之隆受知 兩朝數位四輔過江而見尊有国何憂奉衆而得皋陶不仁自遠控長江之都會建大將之鼓旗國邊圍以內周宣王荛而外湯惟予初政之急念茲舊弼之臣下詔求言方朔於樂咨視邦選牧有賴於元藩惟此昭潭時乎南服帶洞庭而有喬嶽限蔚嶠而震雲從藩鄉威名壯巍藩翰加以大學士之貴扣為東諸侯之先意閤公之討長沙是倚此江之重賈傳之對宣室已深蔺席之思尚遍十乘之行以慰一方之望可

知常德府表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

府、

勅兵官山荊州府居圖上游自古為用武之地謀
師之重每歎才難以尔鍊亮之資淵博之李養
氣以家不撓不阿有憂國愛君之心有憤世疾
邪之志一辞禁闥家食累年起鎮武陵治行昭
著寵以論選之職以斁是邪朕承丕圖惜制國
方万里之遠端斯民宅生於刺史故大明黜陟
以示好惡油夫郡而校閱寄尔其為初政第一
選圖圖靖民可不懋乱可
兵部尚書罗照文奉直大夫朝後

覃恩贈中憲大夫
勅朕祗荷慈漢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
中外之臣矧朕否是司燕銅與鉉之重而松楸
在遠方深陟岵之思乃分寵光用賁冥漢具官
禁天資純茂族系繁昌早為君子之儒称於里
社自樂先王之道久蜚丘園尚及郗起入幕之
賓不見杞隲偶扉之出業多隐行遂為大門兹
登此品之崇足慰九原之望吳君子用侯對未
央其歆綸誥之恩继有容章之渥可
参知政事陳駿識　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敎太子太保
勅朕祗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近臣共濟方几
之務爰曰恩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山積善素
深秉心忘鏡恂恂有守既高月旦之評坦坦忘
營因樂衡門之老傷厥余慶流于後昆進參政
地之崇迺膺僚之峻肆由無保存錫明綸用
昭寵靈以慰冥漢可
曾祖母始興郡夫人成氏可内郡
夫人
勅朕復位孔勤内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

曾门之光具封山生于儒家嬪此名族動遵珩
璜之飾克共蘋藻之仪是有闻孙晚叅大政曷
翁凉之旧壊開河内之新封用报万知宠光表
艾可
祖太子少付策太子太付
勅图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歛福实村共
政之臣爰奉彝章加崇先世具官山履行使圖
稟資粹和福祉未央見生于生孙之盛人门俱
勝忘懟鄉懟最之名中命九泉遂登太傳兹進
在前之職用為有復之宗尚維不忘其克祇服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人

勑惟時近臣謝手初政厥有需澤光尔前人某封ム素稟嫕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陽沐載啓博平之号益崇石窌之封是為異恩次詔尚穸可

父太子少師贈太子太師

勑朕予沖人嗣大歷服念疆維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崇其親矧二三大臣碩可後獻具官ム尚友古人為世善士安時處順不求聞達蘊蓄弗露是宜有子既執政柄寵及泉壤義方之訓蓋可驗矣乃進宮師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尚寵嘉之可

前母平樂郡夫人戴氏文安郡夫人曾氏咸寧郡夫人王氏信陽郡夫人

勑大宗是守輔茲臣鄰湛恩普覃無及稱岳其封ム克遵壼範能謹婦儀奉操事夫聿逌德雖之美斷机教子忘愧軻親之賢既陟近臣屢揚卹典茲載疏於新寵用如哭於小君以寬吹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可

此題為後人割裂者並不為一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外制

四明樓　鑰　大防

妻東平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勅丕緒隆方履豐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内助之恩庸頒寵誥之華以詔魚軒之貴具封某静專守儉約有閑作配名卿能勉以正克主中饋用肥其家視支爵以既封由霈恩而改命乃嘒曲阜載錫貲書尚迪令猷以祇茂渥可

礼部侍郎許及之該　覃恩封贈

父朝奉郎　擬贈朝請郎

勅朕祗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翊吾式卿欲寵先世可無渙渥以發潛光具官某坦坦幽人恂恂長者惟爾卿不變其素守吾教子能知於義方隱行有聞陰報如響親見儒科之擢繼欣宦牒之榮遠奉安輿既恰九源之養茲持禁橐何勝三釜之懷超宦簿以非陞冠部曹而視秩是為曠典少慰孝思可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勅九五正位方承与子之傳小大群臣俱有榮親之典載聆明命以示寵光具封淑静内時倫

柔嘉可度婦于善士克共蘋蘩之儀生此名卿從起棘薪之歎既更事任遂陟禁嚴爰蹔告第之恩以酬源泉之擇尚其冥漠式克欽承可

繼母太恭人任氏封太令人

勅同前具封某雅履壺彝恪循婦道儉勤自詔允為中饋之矣甘旨承顏必享安輿之奉既登留寺茂擁多祺乃因霈澤之行超示疏封之寵其祗朕命益修爾業可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勅朕我從臣均此大霈爰及閨房之秀並膺倫脩之華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發德名士将仰望於終身胡嗇永年曾不登於中壽迨踏顯用嘗肯卹章並超命服之崇用錫幽扃之寵始從吾弟以慰悼亡可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勅同前具封某安静專處已卹素動遵女戒克脩行傳之言躬習婦儀果見從夫之貴治祖付而有愛奉盈譜以尤恭象服是宜鸞牋增寵某服恩光之渥以彰内助之美可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立宮磨勘

轉官

勅具兵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侍從班秩不
忘王載之考爰稽舍簿俾進文階具官某以挍
華之才負夾邦之望進式民書之重心計有餘
出領井路之歷威名益遠方謀雖與適今年学
遂非漢大夫之名用爲蜀太守之寵其祗渙渥
嗣有殊褒可

見任侍從該　覃恩轉官

兵部尚書罗熙　前兄詞同

勅朕嗣膺鴻祚祗道燕謀九五正位之遵何德
以稱二首鈴年之業得人乃與眷惟禁路之英
皆我　慈皇之日爰同罪需首示優恩具官某
以效世之方爲致君之孝早登劇著益顯時名
久居侍從之班務謁論恩之寵表光之依日月
既親遇於　三朝听履而上星辰足仪刑於百
辟方藉嘉謀之宮亟陞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
光初政可

工部

具官某砥礪廉隅磨礲事業挺身徇国是爲貴
戚之卿止色立朝遂陟文昌之貴

憲之要兹法小天允致銓衡之重

户部侍郎袁説友

具官某器度恢宏風神峻整宣威大邑政允号
於神明掌計民書道深知於取予

礼部侍郎許及之

具官某智術疏通詞章精敏拾遺諫省雅有争
臣之風掌礼儀曹克守先王之典

起居郎黄由等該　覃恩轉官

起居郎黄由起居舍人沈有開　以下首尾同詞

勅具官某朕嗣膺鴻祚祗迓燕謀九五正位之
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與眷惟迎
任实有同季爰同罪需首示優恩爾早負時名
進多劇望既擢玉郎兼談藝之格言載筆殿
坳允謂三長之良史方藉嘉謨之益亟升命秩
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可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尔今貫古今識分邪正屿當言責是爲諫爭之
臣茲典選曹雅善銓衡之職

侍御史章穎右司諫黄文

翰林學士李黻
具官厶德必有言文斯貫道發放鵷序徑登紫
禁之華進直鑾坡久被金蓮之寵
刑部尚書京鏜
具官厶孝悌而智明才高而用大出分方面曾
遠矚於王畏入踐文昌實生司於邦典
兵部侍郎戴東
具官厶持論不阿修身克砥參華武部久役法
從之班共二瑣闥克振金帛之職
工部侍郎謝深甫
具官厶忠結主知才周世務班容禁橐屢形批
敕之風潤色邦條雅得絲綸之意
給事中黃裳
具官厶性稟精忠學窮奧義潛論妙得類請進
以敢侯瑣闥除官翼塗歸之如昔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具官厶學貫九流名滿四海彭龜年云紀明徐敞送遠李黻横經朱
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綱鼓風雷之號
吏部侍郎張杓椿
具官厶迪德粹和受才廣敏久君横榻實高風

爾早涉殊科進多雅望曳裾王邸熱陳六藝之
精微執法霜臺黃艾云陳埴獨振一時之風采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誄覃恩轉
官定詞
敕具官厶朕嗣服之初求是以自助御惟茲
皇祖徠褒俊賢在周行始留以遺朕也肇霈之
恩其可後乎爾職在大察秘書監天錫長道少卿王回在月卿郎官云列在郎曹李所以助我者以報可
進一階往其祗命尚思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誄
覃恩轉官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
翥以下皆尾詞用
敕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霈方
濟恩渾于海宇捌暑文昌之舊性宜屏翰之勞
爰錫明給俾循舍秩具官厶棣猷通敏德度恢
洪聽履禁塗步閱十年之久分麾帥閫實為九
牧之先方歌來勒之詩仍加進律之寵在漢比
千石之秩於今為四品之階其務欽承益思猶
告可
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知昉州何

潛

翊惟中執法之舊往爲東諸侯之行爰錫明倫
俾踐禽秩具官某學探蘊奥名冠掄魁入總臺
綱見蔡霍之不採出臨制閫致濤波之不驚方
歌永勵之詩仍加進秩之寵在隋始大夫之號
於今正三品之階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

陳居仁

翊是詞臣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門綸俾踐
僉秩具官某資端亮秉德忠純擅西掖之雄
文最宜爲誥眷南邦之畀謀尨號遂民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翊是瑣闈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明綸俾踐
僉秩具官某詞源浩博才及妖餘西掖東瑩堂
備更於淸選武昌夏口正荷重於出游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

馬大同

具官某性資沉毅政術淵明持橐禁途嘗生民
曹之大計分麾京口實當天塹之要津方歌求
勵之詩仍加進秩之寵昔倪寬則以誦書而擢
若昆錯則由對策而除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

鄭僑

具官某學通安百氏文根宇六經領豹尾之班
雅有公台之望分麟符之寄實爲方面之雄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

杓

具官某才高一世氣壓萬夫听履漢廷有張京
兆之英奮分麾峴首返羊太傅之流風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

夔

具官某材猷膺敏政術疏通持橐禁途坐閱十
九年之久分麾侯服屢部二千石之良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

章森

具官某風儀峻整學術疏通持橐禁途嘗与銓
衡之重分麾帥閫屢寄方面之雄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吳

揔

具官某家聲素著政術甚優四松而班殿廷寔

視從臣之清貴五月而渡瀘水止筍邊徼之威

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

蔣維周

具官某才名素著經術尤高寔膺宣威尚想聞
於風采復薦共理亦屢賦於中和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遂寧府

宇文价 知潼川府閻蒼舒同詞

具官某稟資庸鈍植行粹和所履某遠 閻蒼舒云侍從某遠
嘗出漢廷之右擁麾帥閫屢登蜀道之難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任宮觀謝覃
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彥直以下 蕭尾詞同

勅朕奉 上皇之慈訓承 列聖之丕圖霈乃
誕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屢徒閒燕之居
爰錫明綸俾躋命秩具官某才周庶務仕歷
四朝進長地官職論思而最久退安府館奉過
諸以甚恭方欽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爰陟
文階之等遂冠侍臣之班其務欽承益思往善
可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具官某執誠自守全德兼容所履而上星辰已
高勇退之節地庵而去江海竟尋嘉遯之風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翊足增潤之用及從藥鉞之名爰錫明綸俾躋
命秩具官某夫真通敏門地高華八處東瑩答

仪簪臺之列出臨西蜀遂安香火之閑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翊惟次对之旧久遂真祠之游爰錫明綸俾靖
命秩共官之稟資和粹植行端良比歲逮衣已
列甘泉之侍高怀去国惟求藥饍之閑
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刘国瑞
翊是論思之旧久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綸俾靖
命挟其官其衷心究競持論不阿横揭宣威往
上甘泉之列西清寓職遂安藥餕之游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具官某方周世務識照事機憲侍持平登列甘
泉之鑰闈山板政遂安燕敏之游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覃
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
詞首同尾
勑朕仰奉燕謨嗣膺丕緒肆頒太霈覃及万邦
當代英材雖賜环而罷至前朝故老乃上印以
言歸稍渥想之方深宜渙恩之可後其官之絶
疇而有施亮直而能容諫大夫之伏蒲明行甚
肅大堂伯之听履物望念高栖神虎挂冠之風
寓龍萬圖閣之職居然壽考見矣典刑比歌求
助之詩旋有乞言之福爰陟文階之峻用為晚
節之華其服寵光益介蕃祉可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具官某性道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簪橐之
班凡有謀而必告出入虎符之後乃來老而求
閑辞榮上比湖之章属職峻西清之旧
正议大夫宝文閣待制沈枢
具官之風猷高遠政術通揚歷禁從嘗任言
端之重周旋郡寄遂專連帥之推联次对之清
班樂辞榮之嘉遯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图
具官之才周通變氣禀直方登蜀道之难屢積
膺使出漢遷之右遂列從臣通次对之清班樂
辞榮之嘉遯
中奉大夫石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
仕
勑具官之朝廷用人豈容共年故而去臣子納
祿或遂其知止之高尔以文飭身以才用世外

臨邛郡既治行之有聞內列九卿非宦游之不
達方將執筆於左螭之陛乃欲掛冠於神虎之
門界以何周之華成而辭上之隱是成一道毋
有避心可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
棐湖北提舉

勅具官某等朕惟一人之聽明不能周知天下
之故分道遣使不惟寄耳目于外臨遣朝士又
得以宣布予之德意志慮於民常平以斂散為
職悟山澤之利常謂不重哉爾唐卿心平而論
篤久于著〻之庭爾器氣鈍而言忠丞于礼樂
之地俱以儒學老成是於有用得果称最實彼
周於輟從郎曹將我使指一往大江之左一往
重湖之北各揚乃職朕不汝忘可

知建康府鄭侍吏部尚書

勅金陵為王者之宅固有藉於保釐吏部有天
官之名尤欲精於流品自求〻德後領從班具
官〻執德不回秉心无競牽明主於三代之上
儒諸儒以六經之大論思不憚於犯顏封駁尤
高於批勅出臨鄉部載守昌都肆衆承丞祚之
叨乃董正治官之日丞須呂節方欲以尚書之
履声尽付銓曹宜令書于木之紙尾行削獻告
其疾尔亟可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

勅具官某容臺之礼樂外府之附用其實皆政
也後世海出於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礼以養
人為本又曰樂以植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爾
好古學而志於用嘗由道山冊府出為守使
者遠覆軍儲能声益昭歸慶少列明礼修樂實
惟其長予進行長工以佐民書之調度下以握
有司之出內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
用汝者焉可

監察御史曹三復太常少卿

勅具官〻某思府設為以六察為重容臺少列那
七寺之比　壽皇嚴朝士之數曷御史較為或
二三年而不遷若其察事能審敢言不阿擢居
礼樂之司不以為奢士亦以此競功朕之用爾
益此道也爾氣剛而克和才敏而能擇其在周
行表〻自主根政于補郡簡條于南床聊此臺
綱〻時最久朕知其有請出之意故擾而用之

礼方從宜大資伊近引经据古使礼行於上而
人孚于下朕於是望汝焉可

李壁秘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惟尔文尔兄並躋英俊之路有卓绝
之遺凡天下之異論能雜厥後尔惟其人自
登世科亟真冊府銜卹万里素耐三年召收來
歸復畀旧物寔惟以是正簡册望汝史事甚重
尔有家傳朕將於汝乎求之可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　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扆少保

勅朕祗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近臣共濟万几
之務爰因睿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璇
霄極蔓宗際少而從宦佳次政之莫施孝以宜
家諒躬行之元妣修歷餘福流于後昆進參宥
府之崇望青儲寮之峻茲時敏典遂躋孤卿用
昭寵光以慰冥漠可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婁氏崇國夫人

勅朕履位之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
曾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嫡我皇祖勳謹將
璜之飾克共蘋藻之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
啓封於大国以錫命於小君闡揚可知寵光來
艾可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得

勅国大宅中方布惟新之令逮極斂福実均其
政之臣爰舉異章加崇先世具官某慶衍洗国
稟資粹和生長承平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
厚遂孫後葉之繁昌進秩青宮申命黄壤茲以
推恩之節往踐更傳之崇尚惟不忘某克祇服
可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国夫人

勅惟特近臣謝予初政厥有霈澤光尔前人具
封某素稟婉嫕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
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濮陽之号益崇石窌
之封是為異恩以詔来方可

父太子太傅善應少師

勅惟予冲人嗣大歷服克纘維休均暨海宇凡
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祈可後缺
具官某孝友実根於天稟躬行克媲於古人為
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揮於搢紳即世之後德

然不忘是宜其有子也宠及泉壤遂延六傅兹
以周官二公之秩以告子弟且以慰雨露之感
英灵不昧其尚宠嘉可
母饶阳郡夫人李氏申国夫人
勑大宗嗣守朝荛臣郑继恩普覃燕及尔母具
封某克遵壸范能谨姆仪四德备全协山水之
高趣三迁垂教为南廓之矩矣屡锡恩封以昭
宠遇乃开中府之国载徽饶阳之封以宽吹棘
之思庸示偏泉之泽可
妻通义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勑不借绍隆方履重熙之运臣工翊赞宜均内
助之恩具官某婉娩将柔嘉可度克相夫子
遂为当代之名卿乃啬天年不见几迁之累数
重数宠渥宜开出明用畤疏水之封载徽眉山
之旧尚惟英灵歆此邺章可
签书枢密院事罗点初除封赠
曾祖赵太子少保
勑延登廷臣翊赞初政维时揆迓进参宥府之
爰膺锡明纶以厚宫门之宠具官某持身无玷
制行有要寡悔寡尤自洁出人之表以嗣以德
遂开余庆之源厥闻惟彰其后乃大发畀青宫
之秩用踪黄壤之恩尚惟不忘其克祇服可
曾祖母陈氏临川郡夫人
勑参宥密之司是谓百僚之表焕头扬之典宜
加三世之荣具封某妇德素克娴仪范备栢舟
自誓知鞠养以成家能发有光义方而教子
至孙曾而遂显信渥休之不诬锡命小君既封
御锡以侈偏泉之泽以彰告第之恩可
祖孙太子少傅
勑任有积德在躬弗见终用施及后嗣迄荣厥
先于百年之后岂人力所能致哉具官某孝友
天禀文采素笃人不间于其昆弟之言深谋不
亡安分知足长者之号著于乡党积此庆为
生枢臣申命九泉遂登东储六传之秩如有知
也庶克自慰可
祖母郑氏新兴郡夫人
勑登用大臣所以赉有谟也锡命之和则必有
以旌其先世又所以示优典也具封某勤俭柔
淑如古吴妇克相夫子以广家风为族姻之所
依赖含饴之爱素笃于生前虽不及亲见其贵

而易沐之循方來末艾榮亦云異新典名邦用
賁宜漢惟尔靈其与享之可
父贈中散大夫朝後太子少師
勅積厚流光既涉孔庭之峻位高明厚焊崇踰
府之恩歟有故常式昭渙渥具官某禪履純固
性資靖英共設對床素深同氣之愛指闲倒廩
九高周急之風是鍾令子之吴親見倫科之擢
遂起登於近蕃嘗屢被郊卿車進位宮師號崇
泉壤庸示教忠之効蘇寬追遠之思可
世秀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
人
勅遴選名儒密贊樞之省推恩吴世式循舊
語之章具封ㄙ性重吴明勤循蓬戚從夫協趣
克共蘋蘩之仪教子有方首擢桂林之秀承顏
甚樂執養有年受福祉而未艾見恩光之鉀至
茲易眉山之号用崇石窌之封其服異恩益介
遐壽可
妻贈淑人黃氏永嘉郡夫人
勅進東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閨
閫之矣具封ㄙ粟安懿柔處已莊靜婉度倘族

知女則之不踰作配名卿術卿仪而克謹云手佐
不淑弗見顯庸茲時敷海之雄用錫寵成之宠
姑從當第少愈悼亡可
此卷為後人割裂之存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勑具封某鍾慶相門儲秀女範氏逵夫子形鵲巢積累之風宜其宗人有鳴鳩均一之德克諧甘之奉在惟法度之循並開名郡之封用錫贊書之寵其祇異渥益懋芳猷可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

勑朕自臨帝位首闢經帷詳延舊學之臣不踰潛藩之舊具官某始以德選從吾游素知朕意之所安洎有詔書之備列不待多訓自應其知惟孟軻所著七篇之書非戰國以來諸子所及蓋嘗三復其辭間有一得于中若知言養氣之難存心養性之妙人無不善至可踐形止須反覆陳使于通徹无微若夫爵禄之制井地之規此諸所傳皆我當務食云則食生云則生朕當審尊其之方又莫不義仁莫不仁尔其務正君之學可

給事中黃裳禮部尚書

勑朕嗣膺大統首擢舊僚儼然建安七子之英先推徐幹南山四皓之盛最數黃公往躋八座之崇屬修一時之盛具官某學足以充其性辯足以達其心貫穿經史之言而纚纚可聽論議古今之變而亹亹如嗜自予幼學屢得良師若太上皇委任之專潛邸游從之久死間于我未有如卿規過學明何止如山之言執此道則不敢耶蕩之說闡性天之所蘊知學力之自東幸不容於盤遊野之行是宜被伯夷典禮之命孺子王矣方夕惕以愛勤良言言哉尤日省於獻納其祇予訓益勉尔忠可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秘書郎王奭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郎

勑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冊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尔容學博而文優尔仲黼忠信而意篤既皆升畬其長與之遠業力學之英才又均使為之依或以稱魁而聲稱聯翩于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其家足皆稱此選者朕寫意人材共興治功公卿將於此

爭取何此以史事而望汝哉可

秘書省正字顏械秘書郎周安世吳擴
並校書郎

勅具官某等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藏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械之声名發於上庠猿之才略著於據縣安世之節槩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於文李又與鍊於世故參而用之仍所不可况年皆自強而艾固藻涣乎著嚴之育也與令械典中秘書猿与安世爲校讎之職植以备選朕將有以用汝爲可

浙西提刑黃遹湖南運判江東運副
傳伯壽浙西提刑

勅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无不均尔遹以孫直之姿抗隆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傳引疾求退放罷尔以湖外書計少休其勞尔伯壽以精敏之才在父章之運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尔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轄繳猱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務以稱予選可

知樞密院事陳騤知院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叙少保

勅朕嗣守大宝懷季重寵依翰左右大臣輔其不逮乃由政地進陟樞庭追崇厥先是有彝典具官某隱德可耀躬行有餘祚于相承代傳清白之訓施及之世遂登廟堂雖恩界壞至于再三是必有嘅致然也兹李固賓孤卿之秩以告子弟尚惟歆承嘉命佑尔後人可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朕周夫
人

勅夫人之號古者諸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先因而得之者也其封某郡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以昭其家用功所昭至于孫曾而後見爲休錫光益崇歷始異河内之郡今兹封國同于齊楚庶几冥漠其克自慰可

祖太子太傅叙少傅

勅李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礼典之攸尚至於爲世勸人往往推述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庶不歷與仕甚出太丘之華胄仕亦誠之儒族

據遷衛說不以利欲或其心躬行之為見信鄉
黨雖不及施用於世而積學流光屢被追崇之
典茲登亜傳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可
祖母傅平郡夫人朱氏崇国夫人
勅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贵王
母非子府大臣則不与此具封上勤遵閨史雅
習祖訓婦道甚飭隱然恭陳之文好也含飴之宴
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
不可掩跳封一国以為在實之光可
父太子太師謹少師

勅陳氏者姓自媯汭之後歷三代建国不絕漢
以来多名卿大夫百世相望君子之澤未泯不
可謂或矣其官業以隆通遂其性以詩礼訓其
子由行之積既有以大其门閭而歆忠之效幸
為朝廷之端士存殁雖異哀榮則均夫二孤之
長二公俱已有子如此遂中命於九泉宜能慰
亦予深長之思亦所以示予欽究之意可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札国夫人
母播陽郡夫人王氏信国夫人
勅廷登拒臣所以背右漢也錫命之加必有大

寵其先世又所以示恩典也具封其稟婆掀懸
屬已儉約有光彤管之訓不愧来蘐之傳是有
吳子為吾近輔副弁六珈屢頒石窌之封吳茲
徽沐邑改命于杞伯所御之地王氏王命于廣信之原以功天
下之為大婦者可
妻魯郡夫人道氏胡魏郡夫人
勅朕初膺玉話晋用近弼惟東西二府兼以任
之夙夜匪懈是可不厚其内助之恩乎具封上
性資昊明雅循法度婦于名士名勤儉以起其
家閨閫之政不以累其使得一意于精白以承

休德是嘉者茲啓大名之郡以詔予寵其尚
祗服永綏燕喜可
知樞密院事陳騤該覃恩擇宫
勅朕孤藐忿謹欽承丕緒方几之務每懼于
弗堪其政之臣實資于夫輔因需恩而申命覧
近膺以力維序進一階謹閣百辟其官上恍惚
而至止罩學而溫恭久屢從班以嘉謀而入告
自居宥府任大事以不疑比當内禪之初尝亦
小心之助善調度事勤懷永圖執兼示公惟知
設甲国之利害忘自狗主寔後計官資之崇庳

乃詔攸司俾行故事不已循牆之避遂忘反汗
之嫌矧東府孰從之是庶尤當代觀瞻之所繫
姑循撝謙之志稍行進律之褒惟文武兼資而
淵思致遠用內外宣忠當益勉于交修惟有
心以翊予治可

参知政事余瑞礼讓　畢恩轉官

勅朕以寄昧之資傳泰安之孫既登九五之
正位允賴二三之大臣盡同寅協以既恩終以
讓辭而陟命其宜棄崇深而有裕莊肅而能容
知今古行終始靡渝於一節出藩入從精白不

形於二心比參鴻樞實資勤政俾進居于東府
仍兼領于密是一日萬幾之繁既調燮而出當
三軍五兵之間又復條以克道雖宸渥之當升
曾自謀之不顧命由中出事司公行何陳篆之
益高乃叔華而不已姑循三辭之請俾升一秩
之華寵許謙遠猷乃所望于兵輔爾辭厚懋賞
有吝於子懷其尚欽承以副隆委可

四川制置使丘崈煥章閣學士再任

勅朕乾德以御國於定四方之錯念坤維之作
牧以分一面之權眷藏忠之並行豈恩宗之可

復冠加延閣因任帥垣具宣上德而能周才
高而器下躬服休霜之操手揮河漢之文權節
摧魔所在著神明之政籌筆持囊周行推仁義
之言內出鎮於成都實總臨于諸道光聲所暨
遠俗自孚嚴川除暴之餘施當刑而西當武興
闕師之父籌方略以克虞兵民免不歸
為之破勝封疆安若政績烜然東西六十州歆
道若金湯自數千里無反羌騷寬朝廷之顧憂
治京師之流納克畢增煥止李士之清班蜀道
備當慰吾民之意望示予隆寵表爾異能德裕

籌邊何止山川之固見孔明識治或宜禮樂之
可興益懋前功以需登用可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勅朕初承天統未暇它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
眷儒宗之在外循召節以趣歸登從班以重
吾道具宜乃㕘六經之旨窮百氏之原具在兩
朝未為不同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久對之
班慶以述英之列若經帷之任元祐如尹焞之
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勤究爾正心誠意之
說豈惟經籍於士倫益將增益於朕躬邪不知

政化方行帅挺有輔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冀之
本朝君貫傳于長沙自當待以前席慰茲渴想
望尔邀驅可
翰林學士李𠑽寶文閣學士知婺州
勅登藝户以摛文久冒潤色分虎符而出守有
賴蕃宣中外雖殊眷倚无間具官某性質淵靜
學問該通視八代文章之工欽齊驅于藝苑歷
三朝詞命之選凡待步于禁林周旋十年終始
一致古事今事問先不知公門私門行皆可述
方進迁于鑾長何遽動於歸思宏西浙學士之
班仍寓宋奎之職為東方諸侯之長吏當宣婺
之疆是試安牧之用人宜有江山之爲助從得
居重其為朕行勉蕃民庸以現儒效可
撿正應孟昕太府卿
勅具官某尔以純一之德剛性之誠見於牧人
御衆之間循著實民利物之勤君由郎闈倫仪
寧根茲朝列之光成士林之標表也外府上法
大衆之調度下摠有司之出內卿士惟月實須
其選本以命之分設允諧同律要途自茲始矣
可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中
沈作賓檢詳
勅具官某等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
賴、樞乳丞東當先其大者寔可以細政崇之
是詳擇撰屬以次而進尔誼諒沉而善謀尔象
祖謀當而无滯不作宵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
為朕簡節晉目清東西府之務俾吾大臣惟摠
綱挈領以替于遠猷則尔為稱職矣可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
勅具官某吏部李同好李晏師同業不知為司
役卿之子具所成就復為李公尔以務臣之子
退然寒生卷耀四科仕進甚鋭文敏而蔚進企
古作郎潛既久避遠物劇慶之饌監以遂其志
泰尚如然遠業未可量也可
畢翁逸丞汪梓倉部郎官大理寺丞
周必邢部郎官
勅具官某等列曹為郎其選伍重以治粹有声
續者不与焉国家行之凡三十年弗可改也已
尔粹博涉久學有志事功出守郡課边防甚防

尔欲明習憲法恪恵採守湍洵之政田里安安
況模以名臣之子官在朝列参眾而帰丘登叙
選俾令兹侖以寛尔能精貯者天下之命寛仁
者　累聖之規深体至怀各替而長可
兵部侍郎取事煥章閣待制知太平
州
勅入而奉　上為言諸侍従之臣出司藩邦任寄
宣屏翰之寄士之從官是為通顯國之用人初
无重輕第于道之间贅惜老成之去具官某
夭資敏亮吏術精詳自其居下位之時已有澤
斯民之志功利及物既所至而可称惠𢗅愛君
見有猷而必告肯上世泉之列丞未欲里之帰
旋即賜環復令特橐為貴武部固有抑于論
思攄事瑣闥尤見推于抗直比力祈于補外亦深
察其由中畀以當塗實是太平之官府宠之次
对仍联两禁之清班用昭眷懷增重俟慶訪民
編之疾苦諫无假於剖辞桂天塹之要衝尚壯
圖于方略以在遠而忘猷言可
太宗正丞李大性卑品少监兼權
司封郎

勅具官厶朝士之職優而事简者先知二監郎
所以處才者然而銓衡人物其有差等不可廢
也尔一门競爽剗意記问出而丞边郡入而遣
周行心計有余遇事多辦進二或益仍擯而曾
益務靖共以俟選擇可
大理寺承彭演大宗正丞
勅具官厶朕惟国家本支百世繁衍盛大高出
近方既擇屬近行尊之吴者以糾合宗盟又選
李士大夫以式其事職雖請简不以輕畀也以
尔经術謹飭吏事精明丞于外府子廷尉践揚
既久而後登此益更于三丞之選仕益進矣浚
游卷望其進未央可
大理司直未致民大理寺丞陳謹大
理司直
勅具官某廷尉天下之平而国家設為尤為
因徒之聽曰昔以吉士臨之奏書之成今又使
分董而察焉以尔教民儒李先成久与眾事故
俾并而為丞尔朴才具皆品皆應近制故以為
邦之司直脚嗣服之始專以　祖宗家法為務
惟𠷖兼于庶獄惧不獲于一夫各既乃心毋憚

于位可
太府卿詹䑛仁旦左圖閣知福州
勅具官之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爲東
南一都會也牧守擇才初政爲急以爾孝問該
洽性識深明試之劇煩所在辦治入爲九卿嘗
于聞矣朝簡閩部求便其親往殊書綸之榮仍
界河閩之直寶明建邑要風氣之不殊並海自
山勸咸名而爲更倚觀政績以宪爾能可
廣西運判張叁直秘閣知廣州
勅具官之朕臨御万國一視同仁爾海之遠持
統撫甸羽者爲重鎮實控南服謀帥之際其何
可輕以爾器與田豫之孫以家孝登世科周歷
吏事所在稱辦湘山歙敵之道廣右漕臣衛
之要就移王寇之長以當一面之雄寄直道山
以爲爾宪爾其 填撫遠旅招徠海胥爾舍殘奬
廣介以称于倚注之 意曰之惟休孔可
知建寧府陳 居仁知鎮江府
勅四曰詞旋以隱藩久勝 邑分輔郡而易鎮用
賢吳帶宣錫明楷以照 克敷與安上風徽凝粹
心地平夷識者歎其遠到之當望而知爲大度
之士文華儒國久淫風詔以代言豈第宜民屢
以虎符而出守恩威並用寛猛適時不惟人樂
其中和所多藏爲之登熟眷茲京江控扼江淮
城郭增雄有山川之映發兵民雜處先謀講之
潜蟄飲翠魑之爲萬鞠吳侯之勤撫母屠殆遺
亟望遄驅坐理南徐其首修於荒政時登比圍
尚有賴於良籌惟服訓辭毋爾旌表可
瀘州安溪寒畜安王叁男天麟承襲
補承信郎
勅某國家填撫万邦旣及方外惟爾父祖恭順
相傳爾之承襲不請命于朝戎裔之循蓋務恩謹
可
江西運判趙善直學閣知隆興府
勅具官之朕國家選侯甚重謀帥尤艱既總數易
之繁重當迎新之費就移使節俾丕帥垣爾受
才甚高得叁最早以文參之彦爲莫患之師其
在合肥極論淮戟之弊遂徙漢子戴吉蜀戎之
謫主漕計以寛勞徠郡儲而攝事按節調療賑
枚西啚因江西領帝使之言念河内借寇君之
意往念洗印以逐閩藩侯諾外商成爾歸志可

沈溶臣江東提舉

勅：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遯于世而独樂山林，是雖出于一槩，校之得誼者相去遠矣，然有國者之所當為也。爾以古文學為任，不計時之用，擯遊游飯，奉從子階庸，課然自持，古之晨友也。蓋予寀弦急，爾退閑起以江右之節，用繼家食之以其尚少安，以俟思除，可。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講以下二首嘉定元年以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讀西掖先兼兩明故事，特詔供付出

勅：春秋天子之事，其存一國之書筆削垂人之公，定為万世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爾掉者儒密論，斯遊其官。具官某，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擢，掄魁士皆取則。既北而咨，朕任人以為近，近於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重，予歎學通乎天基，豈寒華措于一時，所以至日晏而不違，庶幾學古訓而有獲，經思劝善，是力宪于微言，考古驗今，將益明于大体，可。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勅：朕踐祚十五載，尤先講誦，較備照之益，從……

冕時，既定為勅，望踐揚已久，既昭著于外，庸獻納于今，書時陳于讜論，遂鳳掖代言之職，當垂華學業之時，存進文階，以酬儒獻，其蹇格心之學，用為報上之忠，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四明樓鑰大防

內制

明堂禮畢告謝天慶觀青詞

伏以祇祀合宮爰卜季秋之吉灵承上帝聿臻
興事之成丕擁神休实繁道蔭乃鳩羣士俾演
真科用伸告謝之誠益茂方來之祉更祈洪造
普施函生

滿散齋表

伏以虔祀總章獲全盛典蔵仪真宇用荅灵休
荷雲馭之來臨肅瓊章而上列受釐云始介福
無疆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伏以祇奉慈謨親行大饗多仪既備景貺孔
昭实惟山川之灵陰相馨香之薦而歆誠悃滋
介純禧

賜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
士并樞政恩數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起部大常伯領袖從班主耳忘身
与陰固論金陵居之北門固以謀帥為重文明
之峻職政府之異數所以寵卿之行今欲辭二
者而之鎮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
久而後發不容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為也

賜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
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肇禋重屋惟菲克堪爰予盛仪輯我
宗老首頒恭澤宜加於達尊者乃因旧鎮益以
漢東之大国備三公之典策兼两鎮之節旄光
正以為異數非如卿者其孰能當之何用撝謙
以避斯寵

賜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辭
免轉兩官不允詔

勅具悉卿傳家累世歷事三朝既忠力之備
宣豈褒崇之可後乃請真祠之佚却而後來俾
登留務之華成以為允亟其承命毋用牢辭

明堂禮畢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伏以肇祀合宮告成熙事惟二仪祖宗之礼
皆已備修凡五嶽河海之神悉均望恭雖灵祠
之尚遠顧處根之敢稽

明堂禮奏謝　諸陵表文

伏以嗣歷茲初奉先為大適三歲當郊之際祇
荐繞肇惟列圣在天之靈俯垂陰佑共襄齋之
粗備悃誠悃之未孚禱辱俯歆神明未格既於
成于匝事敢恭布于深衷遥望 陵宮不勝感
淨

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祝
壽道場青詞

伏以良月方中誕辰斯届惟華陽之洞府素隸靑
仙籙句曲之名山用祈眾既伏望三茅交会
聚圣凛臨節崇禧之宮俯歆淨供援長生之籙
加君盼躬上為介壽于 重親下以均禧于四
海

滿散宗表

伏以騰萬歲之呼首臨誕日望金陵二宇
之勝肅演丹科肆開蘭場既歆菲薦願共道陰
彌介大祺嘉与民編同臍壽域

賜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卿 三朝元老負佩安危退处東山直
欲棄置人間事倘豈以爵秩為心哉朕初臨御
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思進律亦可以見朕意

矣肇需之頌無遠弗届安有達尊如卿而可但
已保傅一渺不必固辞避章甚力非朕所望

賜趙汝愚再辞免提舉編修國朝会
要不允詔

敕具悉卿進專国秉總領中職無所不統国之
待于冢宮也国家以史事為重故必擇其尤重
者屬之上相疊畀三任既已再命而又欲辞其
一何耶会要之書故实所萃諸儒載筆生總宏
萃眾人之才岂復憚此其祇成渙以訖奏篇
安撫 安恭皇后改謚告 太廟祝
文

伏以仰惟 烈祖時祔太宮易別廟之旧稱從
成孝之尊謚先期以告英鑒其臨

大行至尊壽皇圣帝靈座祝文

伏以奠百官於南郊首定稱天之謚奉 二后
於太室改從祔廟之名將奉盛儀敢伸昭告

賜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塩公事陳
損之奨諭敕書 以常平司見在未支及收未 物斛公拵八旧羊助妻一 十万石

敕云云朕嗣服之始旱潦相仍宵旰興懷務

行實惠有形諮告所望卿使者推廣上恩初不
以東晉為悍也卿使淮堧益嘗以興水利茲又
能捴其餘蓄上不仰給于大農不有以平八郡
之難边民被患已廣而又將為後日之備有臣
如此安寬朝衷載覽奏章良深嘉歎

賜伯圭再辞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患于宗公務除于体貌相于肆
可後于恩褒位已極于人臣官盍加于師丹兼
授斋壇之鉞倍多井賦之租是曰彝章未為異
數儀刑所繫以為泰于衛偃之恭再斯可矣

口宣

有勑卿位冠三公望高九族茲初合宮之祀用
碩双節之華其服恩榮毋為謙避

賜吏部尚書鄭僑辞免兼實録院修撰不允詔

勑具悉 高宗中興臨御三紀一代之史簡冊
浩繁設官累年汗青無日朕既命大臣為之典
領思得鴻儒耆德為諸儒倡卿自陪都迩朝表
儀從班論撰之重非卿誰屬矧惟日物不待時

啓建上奏篇毋勞謙避

瑞慶節滿散道場賜乳香口宣

三省

有勑應鍾協呂孫月在辰嘉爾臣工共祝金仙
之祐用啟芬馥以為宗所之華

樞密院

有勑先英在俟初度用臨有嘉省府之吳同致
封人之祝載分宝篆用賁蘭場

殿前司

有勑良月斯臨誕辰方届乃率周庐之衛共伸
嵩嶽之呼爰錫名香用光法会

馬軍司

有勑律紀孟冬慶逢初度得驩心于騎士祝眉
壽于朕躬爰即旧章式敬宜娃

步軍司

有勑祈纂紹興節標瑞慶嘉爾熊羆之士首開
龍象之筵賁以芬薌助其蠲潔

瑞慶節万壽觀滿散道場青詞

伏以弥履慶圖方席延洪之運節臨良月初逢
震夙之期爰即珠庭肅陳淨供惟虛皇之來格

俚誠意之階通即冀重開同纖萬壽

滿散朱表

伏以蘭暘展采為初度而有祈室炬交輝昭昊
光之下炷奉蠢以告已事而後顧加佑于沖人
俾獲綏于繁祉

瑞慶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誕彌厥月或標瑞慶之名並愛日親先上
壽東之祝歆竹宮之邃宇演瓊笈之真科仰冀
俯歆淨供俾遂承顏之樂益綿過曆之期

滿散朱表

伏以祥開初度肅羽士以陳儀壽祝重覩望
龍樓而致禱肯衛來下景貺具臻顧與仝人之
年坐膺天下之養

賜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

勅具悉朕聞延英之閣瞻無逸之圖上參唐虞
近法祖宗止有賴于啟沃之助術以回孝之
臣功講多益升之進讀之惟序遷朕方汲汲于
李卿欲洛洛相從固往帷之美事也然雖有德
業之尊不曰新進莫如胥乎其毋固辭復循朕
命。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尊先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尚
窃慊然故因大饗之成由示異恩之渥載加少
府之節復登上將之壇城南天下稀旧臨樂上
濮東國為大併領名藩式慰具瞻益繁多祉
豈反汗之理莫事循墙之恭

口宣

有勅卿德崇供尊名位皆備欲修二鄉之完遂
毗兼郡之恩何必固辭亟臧成渙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膺丕緒肇祀合宫翊天地之灵譔百
神而物享辰祖宗之配錫萬世以承休惟時
大臣贊我禪礼肆頒祭澤敷告朝倫具官ム寬
博而崇深裕和而肅括奇造聖宗之蕴才兼文
武之優有経濟四海之志而行之以忠有酬酢
萬變之智而決之以果擢由樞宥進秉國鈞是
為社稷之元勲非止衣冠之盛事処心無競休
休多容物之仁守道不阿蹇蹇盡匪躬之節予所
毗倚国共庶几頃卜仲辛恭修大饗上稽皇

祐之故典近遵慈極之宏摹致精三日之齋虔
奉几筵之制惟辟公之显相厥有吴勞於與事
之備成敵云專卿增多釆𨪾併術员命以隆岩
石之瞻以壯雉城之勢於戲載貂蟬而展秉圭
宰路之所同被䆐繡以侍祠实宗盟之未有惟
親吴之並用于邦固以增光其服渙恩益圖治
績可
賜告以宣
有勑卿為時上相嘗我盛仪是宜与邑之多用
見畴庸之渥其祇成命毋事谢辞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 御筆
朕仰承付託嗣守邦图夙夜靡遑惕有祇𢧐迺
季秋之月陰氣為殄雨淫不止继之震電灾不
虚致朕实惧焉罪已責躬其咎敢後可令学士
院疾速降詔布告中外
詔
勑門下朕臨御以來三閏月雖逦者澤水為灾
歲旬尤甚夷意脈搖未知攸济而又陰氣為沴
天作淫雨继之震電信宿犹未已也時惟季秋
实已冬孟兹豈其時耶灾不虚致朕甚惧焉豈
朕之德薄不足以承祖宗之休烈抑𡍼躬有適
朝政或闕而致歟然雲漢之詩遇武而惧終篇
性及靡神不宰靡爱斯牲等語蓋言如此而天
降之灾罪必在我側身脩行之誠見于言外然
朕之所當勉也朕欽应天以实而方執 寿皇
之丧避殿撤樂皆妄以自見惟是罪已責躬其
咎敢後布告中外使知朕恐惧脩省之意
賜王蘭再辞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勑具悉性有周之显特以分陕為重任故姷旧
弼往鎮边陲升祉殿之除名易临潭之巨屏輿
言允協爱𢔶𢇁寬胡為再辞至勤三命粤漢詔
流行之既久諒楚人候望之已深倚洮叱馭之
行毋執循墻之避
賜新除四川安抚制置使趙彥逾辞
免不允詔
勑具悉蜀道險遠人所惮入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然朝廷為官擇人不免于推轂以遠忠往忠
身徇国豈难于叱馭而行昔趙𢇁以匹馬入蜀
為政簡易及其再命 神宗諭之曰近岁無自

政府復性者卿能為我行乎排曰陛下有言即
法也頗歪不倒乎今朕知卿清節著于蜀遂用
此寧故事卿能体排之忠其得辭行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内制

不允詔

門下朕嚴九廷之礼是曰肇禋延三神之重若
蒙昭答餞惠兩暨臣鄰斯均頒惟屬籍之尊可
後恩光之渥集廷邹而疑告示詔綍之逕私具
官某德性寬洪風猷端粹華珪叠組生長富貴
之中逌節駢
仰春秋之益高实長周家之宗盟是為刘氏之
祭酒茲崇宗祀与贊上仪冠班列于三孤導仪
刑于九族乃加井賦仍侈圭腴以表眷英以隆
孝治于戲祭有于倫之景莫加同姓之先備者
百順之名益介遐齡之永頤如考後奚假訓辭
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任魁孤卿望高宗老賦奉合宮之祀
加釆邑之封雖曰彝章是為新渥

郭師禹加食邑实封制

門下朕祇事總章荷神祇之来格廣施恩衛普

中外以惟均頒予元舅之親尝与屏工之相肆
加異数明告周行具官某迪德忱恂飭躬謙靖
祖后実為于同気　寿皇尤篤于優恩淑旂儀
章令渓斎壇之鉞纂車希冕迫升秩位之班疏
三呉公社之封廩万寿祠庭之禄能厚膏梁之
習旨忘圭組之崇比以季秋親祠重屋茂对三
神之祖冝先四姓之吴用衍宴田載加貞食于
戚競々業々以事上帝朕敢以卑卿之私恫々
屬々而存小心尔尚人万来之寵益昭吉履永
保脩名可

賜告口宣

有勅礼畢九筵恩均百辟賜予伯舅之昵均兹
宣室之召与邑既多頒倫可使
賀金国生辰使副梁揔戴勲到闕傳
宣押同并賜銀合茶薬口宣
有勅卿等遠聘殊鄰旋帰近境念舟車之労勩
頒茗劑之珍芳仍命行人往将予意
金国吊祭使人赴闕口宣
好昭軍傳宣押同賜御筵
有勅卿肅將使指来慰国哀眷入境之云初豈
肆筵之可後往宣予意以労爾勤
鎮江府賜銀合茶薬
有勅卿等肅擁使華遠将慰礼経鐵甕山川之
險錫出食茗劑之珍宜体眷怀用安旅次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来趍素幄行次丹陽雖渓衙恤之悲
不廢示慈之宴是將季意式寵行人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送巡軺近及呉門渓嘉唁問之勤
宜備宥筵之僐其承異眷益進来程

賜新知鄂州呉琚辞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奮自戚閭被服儒雅徂斎壇授鉞秩
位通班人終以用未尽其才為言鄂渚渓上游
営膳善景武昌重地宜分頒憂何必固辞亟其
祗命

周必大加食邑実封制

門丁朕嗣守邦圖肇修宗祀遂天地祭既重
于令祖尊　祖敬宗礼尤厳于並侑予一人
越佛以行事尔多士奉璋而侍祠眷旧弼以異
思頒慶條之可後誕敷謨号敷告昕庭具官某

簡重而閑深直方而肅敏輿譜上規于姚姒詞
章遠軼于漢周衡亮　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
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　侵蕃南國之維均逸東
山之勝比以霈恩之渥升之亞傳之崇生想不
忘先言方切屬伸大報爰諮合宫載謀載惟
聖父嘗頒于先甲式將式享季秋乃上於仲辛
朕事既成藩垂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真食
之封嗚呼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
天下之老宜先榮撫之施尚迪遠猷永綏休寵
可

賜告口宣

有勑卿嘗位冢司均休眞館属總章之竣事賦
多邑以示恩其即欽承以祗眷渥

賜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
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
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蜀遠天下之絶徼也然以為難則難于
上青天以為易則易于履平地是在人爾卿嘗
總軍餉調度五十餘州公廉明恕蜀人誦之茲
膺命以制閫之寄蜀父老閭鄉之來必有不待
教而爭者判規仗政地位望愈隆尤足以示朕
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益奚以易卿者矣

賜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
允詔

勑具悉朕祗事總章懼弗克堪卿以端揆寅奉
使領天地並既神明顧歆熙事備成顯相之力
也賦以多邑具有彝章旣免告廷之禮何事循
牆之避

金國吊祭使人赴闕口宣
赤岸賜酒果

有勑卿等遠將慰問來届近郊先之旨酒之頒
增以嘉殽之錫少安次舍用恩勤勞

賜御筵

有勑卿等握節載馳越疆來弔將展國喪之禮
宜先郊勞之儀其体眷私少休匪懈

賜被褥鈔鑼

有勑卿等遠致奠儀久勞客路爰厚寢衣之賜
仍分盥器之珍跋履之餘往存加護

密賜大銀器

有勑使華既接弔禮斯勤宴已備于饔餼寵仍

加于銀鑄星為異謹少慰美勞
賜生氣
有勑卿等少安賓館既畢吊仪特聘礼以受饗
命庖人而致餼諒均徒御咸体眷怀
賜内中酒果
有勑卿等礼謹吊表退將即次頒酒殺子内府
示恩宠于来賓意則有餘物惟俱弥
朝見訖歸馹賜御筵
有勑卿等慰此国哀見于表次爰暫休于燕餙
用和狄于賓筵首示殊私嗣如好賜
就馹特賜衣服金帯銀䉛衣箸
有勑卿等吊表自遠率礼是遵器分山藩之珍
衣有身章之宠雖云多品未尽至怀
賜内中酒果
有勑卿等甫將使卿来啓吊表帰嘉有容之多儀
出尚方之珍品甘芳俱厚宠眷弥加
在馹特賜射弓酒果
有勑卿等既甫哀仪准修賓射耀轂主皮之藝
何加設醴之勤殽核俱傾情文尤厚
特賜射弓御筵

有勑卿等交鄰有道厚賛以矣居當変
仍飭初筵之賜穿楊何取析俎惟優
特賜射弓例物
有勑卿等慰予国恤厚乃賓仪益覌射之未違
餽匪頒之可後悉從常礼以表眷怀
朝辞訖帰馹賜酒果
有勑卿等吊哀事畢贈賻礼成將遄車馬之帰
載厚壺簞之錫其承嘉貺復啓長途
賜御筵
有勑卿等既趍素幄遂别彤墀礼不替于杖輿
恩更加于觴豆尚安旅次徐啓帰程
回吊祭国書
望祖上仙宮馳赴問中人嗣位方服通喪荐信
使之遠来辱吊仪之加厚益堅盟好弥切感怀
哀疚既深數陳難究
回賀登宝位国書
祗奉慈謨勉承丕祚比飭行人之告茲勤信使
之来仪物有加書函尤備既荷礼文之厚益攸
盟好之堅爰謹报章用陳懺悃
报謝登宝位国書

祖武是繩孝思方切勤使華之遠暨知盟好之
彌隆品物具陳情文俱稱比已勝于報賚爰再
飭於行人仍致彝儀用將謝悃

賀慶元元年正旦国書

三陽他慶方風戒于行人万里交歡復遠勤于
信使恵以函書之厚加之篚幣之豊爰飭根章
備攄謝臆惟益堅于世好冀均介于春祺

奉上 孝宗皇帝謚冊宝 成穆
成恭皇后陵謚冊宝奏告天地社
稷十神太一祝文

伏以 寿皇即遂方尭于尊稱 祖后俱従當
更於旧謚将展宝冊敢告神祇

天慶覡报恩光孝覡青詞

伏以仰惟 烈祖将祔太宫集百官于圜丘既
奉稱天之禮逹二后于别庙併陳更謚之仪
祇率旧章恭修净供敢伸昭告仰冀洪休

賜新除刑部侍郎梁挹辞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少習憲章歴官棘寺為郎為卿皆以
政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特使節遂董
軍餉擢式民曹俱號稱職若今秋官虚負擔卿
尚誰属耶明允篤誠君自適然万里使还經俾
為貞僉曰汝諧何辞之有

賜具瑞再辞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以日古矣
而左戚也尔嘗主漕計總軍餉出師襄陽皆有
治状可紀而絶仕之餘使之奉祠燕處可乎鄂
渚兵民雜居号稱難治正倚才力勿復諫辞

賜主簡辞免畢恩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朕嗣位之初霈需四方小大之臣罔不
均被卿以元樞旧徳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
彝典忽披遜牘殊咈眷懷其服恩光毋煩朕命

師夔加食邑実封制

门下朕寅紹丕図慶修大饗親惟伯友既有助
于多仪神介蕃釐証敢云于專饗靈數命侍闱
崇斯達典寔兼廉粹和粛資婉請生長神明
之胄源流詩礼之傳出分穠愛篤民庸之甚茂
入趨班鐵奉朝謁以尤恭建署蘇以承家視三
孤而命秩属繡翟穠之礼追膺紱紼之行拜事
六宮陟登有慶陪祠重屋呈祠先遠廣推擇澤

之優可後宗盟之懿爰加井賦併仍畬租茲謂
恩褒式昭名教於戚恭犧牲粢盛而吉亨屡布
政之宮扬山川土田之封益示展親之義其祇
異渥以对灵貺可
賜告口宣 吳璟吳琚同
有勑礼成重屋賚及万方宜首及于懿親用申
加于乡邑載敘明命其服殊恩
吳璟加食邑実封制
門下朕禮卜季秋能修大祀灵祇稷欣率興事
之倚成多士在廷賴懿親之畐相宜敘惠術敷

告羣工具官某蛭是自得純和吾坮聯四姓小
侯之青承 三朝外戚之恩入侍中宸扃衆鞬
而甚肅進班王闈飭冠佩以尤虔頃建斎壇逮
安琳字從視孤卿之秩併開公社之封逮蔵礼
于几筵实均厘于可国乃增釆邑仍飭圭腴以
彰冠數之優興表肅雝之助於戲蒐工仪于暘
館蜚惟泰禋之馨錫蕃杞于后家可後服潘之
賜尚倭吉膺以服異章可
吳琚加食邑实封制
门下合宮肇祀安祇奉于慈謨宜室受重晏大

須于霈澤惟時懿戚夙著芳称庸奉徽章式孚
讜号具官某美由世濟才应时須登籌筭持橐
之联惟知避寵更移節摽麾之選不專為恩比
崇建于斎旋旋寅加于孤棘逮茲大报賛我上
仪礼既備于八階非惟優于四姓俾增多賦仍
衍真腴於戲又德以講明堂孝神祇之禎饗賀
慶以親異姓宜揚履之均霈継曰邦彝尚承恩
渥可
萬鶴巴加食邑安封制
門下奠玉瓚以薦誠既虔修于宗祀執豆還而

在列宜咸被于灵旋眷戎虎之壹茲羽衛厥有
渙恩之錫式彰畐相之勞具官某智略推汲性
贊沉驚望雲就日夙肩西内之誠建旄鼓指刺
致總戎之拜奉貢祠而均供視左株以號棠乃
因霈澤之行增 不忘田之賦申加真食用修神
休鳴呼亦異眷于 三朝蓋屡覩紗文之盛數
大賚于四海頗可喜寵數之優益繳令圖以保
終吉可
郭果加食邑实封制
门下朕頌闲盛秋虔修宗祀奉犧牲以薦攜陳

重屋之仪賴爪牙之良肅領千庐之衛既云竣
事可後均肇我有明倫告于列位其官其生貢
況殺世濟忠勤氣稟山西期遠過于趙翦書傳
紀上目有合于孫吴久專將閫之权入侍殿陛
之邃属社秀饗務璧斋誠奉璋惟多士之吴执
戟有元戎之重律畴釆邑仍啓侯封以介灵秋
以軫異屋嗚呼芽箸喬桂朕方彰大礼之叢王
節堈好爾尚体中权之寄益悉忠报欠答殊知
可

賜告曰宣蕭鶴巴同

有勅礼叢重屋添及羣工錫多邑于岩除啟新
封于優甸（蕭汝奎朱紹 臣晞在多藏）其祗明命益勵忠献
太上皇帝本命方孝現錢熙青詞
伏以離德继明方極慈闈之养日宫告厲載遊
辰次之周啓純福之殊庭演虚皇之妙旨宽桂
来下空烓之輝顧申異蔥之期長謹晨宵之拳
蕭撤朱表
伏以 辰燕處高鞲于希甍藥館陳仪用祈于
寿嘏純誠上達 灵鑒具孚冀福禄之来崇致庭
闈之同慶

侍講陳傅良朱熹宜赴任莚供職曲
謝宣答詞
有制朕務明政餘首闢经帷嘉旧夆之来歸喜
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畴咨
初講華案蕭致詞降殿曲謝
陳傅良
有制黃頌召命渴想忠猷昌明講貫之詳晓若
從游之旧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朱熹
有制久聞高誼傾倖嘉猷来侍邇英之辭講明

大聖之道庶哉于豁泥尉予懷
孝宗皇帝謚号下日改撰銘旌奏告
祝文
伏以 烈祖在天肅邦定謚既遵節惠之典載
飭神明之旌仰惟威靈俯鑒誠悃
孝宗皇帝攢宫神劉除去铺屋寞木
等奏告 壽慈聖獻皇后 永祐
永思陵祝文
伏以 皇祖上僊期方臨於七月稽山克挖
实迩於 諸陵暫撤庐稍開寧未懼有驚於

神御敏先叩于感靈仰冀浩慈俯加冥佑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霈澤溥及
羣下惟予元老之吳宜涉孤卿之秩偃息而藩
魏堂何久在遜寅亮而命周官是爲進律載殊
來養珠咈眷懷早於公尊于卿亦惟均耳一而
俯再而優何以多爲茲鞶具曉世膺固避
賜彙物辭免奉使回程特轉一官不
允詔
勅具悉卿數自從班遠使鄰國服勞已甚成禮
而還序進次階厥有舊典性形矣命何事謙辭
賜知明州何澹辭免書任薦郎請官
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卿頃以儒英擢結於朕逮予嗣服眷注
不忘求之舊比旨進而軼舊僚遜避俯循其請
在卿奚何辭爲資遜歟爾毋至再再
金國吊祭人使回程不宣
賜龍鳳茶并金鍍銀合
有勅遠修傾問惠遂旋歸茶分北苑之珍器備

南金之飾是爲異渥用慰遐征
赤岸賜浦果
有勅卿等途旅初出郊于延加六宄六逕之
鏤致三辭三揖之勤式慰爾歸用將予意
小賜御筵
有勅卿等成禮之歸將邁大遠意方勤于鄰送
恩宜視于賓初既厚奉私益堅信睦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吊儀既備使事言旋行已次於蘇臺
恩仍頒于鎬燕礼兼加厚容諸具宜
貽賜使副冬至節納
有勅使且北歸日方南至載命儐延之役俾加
舉牟之時其服恩榮高寬旅思
讀榮之官
有勅卿遠涉濱使偏過新陽虔領葉帛之温以
助重裘之煖益昭眷渥庸慰賢勞
三節人從
有勅長至雅時遠歸在道言念御賓之具特加
奕筵之珍資賜有差恩私宜異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勑卿等來修慰札既畢使絲望北薊以还朕
至南徐而懇節虜加燕御其悉眷私
　時賜渾賜御筵
有勑卿等來成使札屆汝邊疆更加宴豆之勤
不替權與之舊其承眷札遂訖征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制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祏室太廟殿
宇廊廡權人安祖宗神主於初
獻殿時前奏告祝文

伏以御尊烈祖將祔太宮奉二代之宗祧締
累朝之祏室暫遷神主敢告威靈

惟奉安神主祝文

伏以宗餙太宮奉遷神主少寓齋居之邃以
須祏室之成敢冀恩依用伸虔告

祭祀太廟土地祝文

伏以修崇清廟升祔孝宗念斤斧之文興懼
神示之威擾敢見昭告願祖多福

閤仲續康伯修奉攢宮使宣撫問
并賜銀合茶藥及喝賜一行官吏
工匠等獎諭口宣

有勑卿等視役山陵宣勤夙夜勞風寒之屢
薄獵為劑之珍若好賜有差王往無怠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啓攢
伏以 章陵既飾靈駕將 行遂從爲 穸之藏或
啓青極之鐘攀號何及昕告宜先
前夕日 初昏奏告
伏以 窀穸有期念終天之永訣靈輿即遠痛語
蓋之將行攀情分閒淚增孺慕
發引時前祭告
伏以六紼有行九京漸遠追念抱孫之愛阻伸
臨穴之勤之號頃臾不勝哀絕
啓奠行礼
伏以於穆 孝宗將適 神穴爰諏穀旦肅引靈
輀顧撫佛以推留逐道逆而即遠哥名愈邈慟
哭何堪
祖奠行礼
伏以 陵宮既備愴哉 祖之何之佛蔣磨行
痛仙游之不返仰龍輴而永訣駕輀恨以逖慮
祖祭是修哀號愈切
下皇堂時前奏告
伏以於皇 文祖將就窀愴永閟於衣冠
莫覩於九域式安玉櫬絶望天顏

掩攢畢迎奉 御容詣下宮奉安
伏以明時我 祖奉窀穸以既安雖睟在宮痛
威容之愈邈天顏惟肖神守具依不勝追遠之
悲敢致安靈之告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 天地社稷
太廟別廟太一宮祝文
伏以 烈祖上賓 章陵告備茲啓蕆塗之舊
將趨兆域之藏敢告先期仰祈陰佑
天慶覘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嗟嗟 烈祖遽臨同軌之期浩浩 昊天實
相回山之役遐消穀旦將啓蕆塗仰叩高真顧
神昭告伏願猶[illegible]
[illegible]惟卯九京之告
[illegible] 攢宮奏告 [illegible]
伏以本 皇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伏[illegible]

重感時之慕乃闢前殿俾展大齋伏願功濟無
邊神超有截冀慈悲之明證普垂陰以均霑万
國佛仁廟何賀於佛力九天垂祐期永固於邦
圖

賜知泰州韓同卿辞免改授正任觀
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免承丕祚肇正中宮爾為后父之親
合自誰倫之守丕惟相種本出儒門肩王姬下
嫁之見致武爵流傳之衆若優歲闊超授廉車
俾仍奉於內祠益一遵於故典是為允愜具又

表辭

報登宝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
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有勅卿等握節言旋及門伊邇亭府創於芳之
賜勞川途跋履之勤眷彼庶情用將予意

皇帝本命萬春觀青詞

伏以至翔同日方通新舊之考支十相生又逢
元命之吉乃躋琳宇大啓琅函恭顧高穹倘矜
忱悃兩宮同慶本万歲之主危兆枝均歆開
八紘之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我生之辰卜云其吉適際履長之慶又當
吉朔之初肅演員科庫陳淨供冀垂昭鑒式介
蕃禧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迎　重華宮
鼓吹導引曲道宮

孝宗純孝薦丕更何加為瑞露垂萃丹成仙去
駒驂遠越崖暮山遐波臣先為捲寒沙來往護
靈駕九霄孔孚神魂樂万世佑皇家

孝宗皇帝神主自　重華宮至太廟
祔廟鼓次導引曲

吾皇盡孝宗廟務崇尊能與偁彌文龍　東向
閟基主七世祔　神孫還思九開啓乾坤震宇
慕誠恩送今密通　高宗室千載事如存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祔廟祝文

伏以卑陵復土既修易奠之虞班祔有期遂卒
無之哭仰遵礼典莫究哀悰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　前成禮　成
恭皇后神主同時祔　謁升祔奉告
祖宗帝后祝文

伏以設兮 草陵既畢九虞之祭寔神祐宜實
司 二后之升 祖宗是依昭穆以序宜循礼
與敢告威靈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
藥詔
勅具服祗紹丕圖緬懷故老卿 前朝舊德佑
我 烈祖遺榮告歸世推典刑以進嘉言允見
忠盡一水間之日勞往想爰頒飲劑以示之一眷
問勞有加時予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太昌張大經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
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制
致仕既據數文閣待制致仕李昌
圖銀合茶藥詔
勅某躬膺寶祚之後悅思老成卿頃侍 孝宗風
著聲望引經告老循大經陛至典告老世推典刑遠予嗣承
渴於一見爰加問勞仍有匪頒體予至懷無忘
忠告
賜鄂合識藥勅書
荊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勅某卿西掖故老南國元侯念兹肅發之辰錫
以奇珍之劑翰予至意勉膺壯猷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勅具卿視儀兩地出鎮四川錫以刑之奇珍惡
風寒之虐薄益導暢養用寬顧憂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勅具卿肅鎮防兵分屯江國頒至尊之珍劑想
玉帳之疑寒甚勤眷懷益君忠盡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
張巖趙殿刻忠列宸
勅具等肅提禁旅列戍藩方念大處於轅門俾
匪頒於禽劑毋之例春君服思倫
御前諸軍制都統制馮湛張國玠
田世雄李世廣王宗康王知新
勅具等卿遠臨升戍審暫 中權念營壘之嚴寒
錫芝康之上藥尚思奮厲以答恩私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闕口宣
所賜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勅卿等持礼遠來入疆伊始念川途之歷層

加恩勞之優隆俾御少休眷保無斁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勑卿等來攄使華遠申盟好念卑之勞役頒羞賚之珍茗爰飾寶奩以迓玉節

賜御筵

有勑戒作雲程親仁是務肅使華於近鎮謹賓禮於初筵益屆來程以承眷渥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勑卿等遠持賀禮宗次轄邦再加慰犒之私庸示眷存之擬少休跋履且慰勤勞

赤岸賜酒果

有勑卿等來以邦國肅將賀禮嵗以上尊之賜加之碩果之珍式佇來驂以堅信好

賜御筵

有勑初御不圖遠勤信使既以邦閒之近載加燕至之優其體眷私以承處佇

賜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朕踐祚之初肆子遠上猶懷舊弼嘗下求言之詔矣乃周遵禪俾進文階固有彝章非

龍特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 烈祖上賓孝思日切仰威容之如在卑禮不遑念攀附之舊人獨汝先志爰自歷卑之秩特升留務之班其服異恩寧需交訴

春分前修飾 攢宮奏告 諸陵祝

又

伏以嵗序流易春陽正中既當雨露之濡益愴宮陵之念繕修惟謹種藝以時敢告先期尚祈昭格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 孝宗祔廟恩特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朕奉 皇祖無所不致其享而送終之禮尤為嚴卿以輔臣相此盛儀乙事而後可報褒賞進以一秩誠不為過嘗有先後既已均及卿可然辭乎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醮青詞

伏以鳳曆紀年方協仲春之序龍樓致養載屆元命之辰肸蠁禧之殊庭修朝真之淨供靈光下燭景貺來臻高視希夷弼衍万年之慶恪共福請益嚴五相之辭

有私於卿也其服例闕毋煩多避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傳不允不待再
有陳請款
勑具悉隱綱膺洪祚注想宗臣屢孤林之班寔
需壑藩之澤維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
近已行於一二顧朕所与復何至於再三若夫
肥爵之辭尤歷尊吳之意尚承眷遇毋事苦謙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口宣
躬欧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勑卿等遠將聘礼來賀歲元既加壹勞之勤
宜示畢足之渥其祗眷意益謹賓儀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勑玉節方來寔兼是錫爰雪芽於桃花穀珍
劑於尚方併寵行人用欧眷意
賜御筵
有勑卿等遠持華節近次東方行登象日之戒
重錫需雲之宴益加盛礼庸示眷私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勑履端之始修聘甚勤行既收於近藩礼宜
加於載燕是為異渥其服多儀

赤岸賜酒果
有勑卿等遠涉万里来賀三朝望覲闕以非遙
賜壺還而加䁥尚承眷渥以歸欢盟
賜御筵
有勑履端之始將命以来既聞戢甸之登宜厚
賓延之錫眷私所遠使介惟均
賜使副春幡勝
有勑綠狀土牛方奉春郊之礼寶幡金勝爰加
使客之恩和氣所鍾欢盟益厚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勑礼嚴修好時重履端爰加厚於使華乃分
頒於節物係雖轄等意則均優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有勑卿等既覲軒墀歸安次舍俾厚壺遵之賜
少休車馬之勞毋曰彝章寔維至意
賜生餼
有勑卿等進觴賀禮退休賓館既設豆籩之渥
仍加饔餼之頒尚體眷懷以須異數
賜內中酒果
有勑卿等來趍日止兹遇歲餘出御府之甘香

助鼎庭之宴集益修賞禮用介春祺
賜披襖鈔錁
有勅卿等來趁元日修覲大廷爰加賜於寢衣
仍介須於盤羅用安旅次以示恩私
入賀畢就邸賜酒果
有勅嚴律更新使軺遠暨涵致屠蘇之勝盤隨
椒朝之芬均受春陽益增和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有勅苑閱禁籞用設射候既覩舍矢之妙爰錫
在公之燕有發必中不醉無歸
有勅卿等甫辭嚴陛尚憩賓郵載為川陸之行
更厚壹遣之錫益祇眷遲以示和綏
賜大銀器
有勅卿等既成聘禮將治歸裝遠須付器之豐
皆用五宗之次是為異遲式助遐征
回程賜御筵
有勅卿等成禮言歸登途欲遠仍特迎於載燕
曾不替於初遲春日尚寒賓僚加厚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思皇一孝宗履行立教始
終純誠非曰咒挽於万斯年是則是傚
太廟修置 太祖至 高宗室 帝
后神主詣室畢工時肅奏告 還殿
室祝文
伏以班祔 孝宗肇新清廟備 累朝之祏室
奉 列聖之神靈敢告先期冀垂昭格
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 阜陵後事太室鳩工爰嚴禮於宮廷固
妥靈於宗祏以享以祀來寧
孝宗皇帝祔廟時再告遷 成穆
成恭皇后神主詣權次權行奉安
以侯同時祔謁升祔祝文
伏以 阜陵後事奉神主以即安宗祏敢嚴安
奉靈而並祔禱遷遂轄將奠太宮惟時之良敢
預以告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龍樓致養方安間燕之居鳳曆告辰仰獻
壽康之祝啓青蔡之秘字虔瓊笈之琳科敢冀
高靈俯歆誠意益介万年之慶恰逾五日之朝

滿散表

伏以歸尊於　父違逢元命之辰降康自天是
致脩齡之祝春陽伊邇熙事告成祈景貺之來
臻鞏皇圖於不拔

賜接伴使副泰爔勝口宣

有勑卿等往迓使軺行將位陽和之届律
加好賜之物傳其服味祕益祗厥事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

文

天地

伏以尊　祖祀嚴同山事畢用宏閟於宗祐將
升祔於靈儀佇宿之光賀齋以告仰祈昭鑒永
賴孚休

宗廟

伏以於皇　文祖既畢九虞爰考禮於前朝蓋
饗靈於太室仰瞻　列聖敢告先期冀永無疆
克昌厥後

別廟

伏以惟我　孝宗將登清廟肆九虞而既畢奉
二后以同亦承世是承前期敢告

太社太稷

伏以　永阜訖功　孝宗升祔惟億載万年之
鉅典告九土五穀之明神願鑒先期式垂孚佑

太一宮

伏以　烈祖上賓大宮引祔国之大事其敢弗
虔天之尊是當先告寔垂昭格用妥威靈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　阜陵復土既畢於九虞太室寧神將傳
於万世是為重事方講盛儀永惟尊祖之誠進
述敬天之先前期是告降鑒孔昭

改元慶元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
永祐陵　永思陵　永阜陵　成
穆　成恭皇后攢宮表文

伏以仰奉　慈謨勉承丕祚特與嗣歲首識嘉
名惟慶曆最為盛時而元祐尤仰公道獲端伊
邇數号云初敢告威靈式祈孚佑

賜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蓋大
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磨
勘同援不允詔

勑具悉朕佇徇羣臣之請歸安廣內之居顧棟

宇之崇成命工徒之劳正卿親臨督視祇事殿
巖乾役云初懋宵可從說有貽恩之命毋煩避
寵之詞
金國賀登宝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鈔鑼
有勅卿等肅將使指來賀居臨式頒盥洗之珍
仍致衾茵之麗用安次舍其服恩私
賜使副春幡勝
有勅卿等遠修邦好適遇春陽爰加邦物之頒
庸示使華之寵尚祇渙屋益締歡盟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有勅卿等適容于欵還朝有日當明親春之始
特加好賜之優其體眷懷益修使事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勅春起於東使来自北率緣枕王年之礼頒
宝幡金勝之華儀則有盈恩無所異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致賀儀歸安賓館念川途之劳勤
設樽俎之優隆庸示眷勤少休疲倦
賜酒果

有勅卿等梯山修聘時擧成儀爰加芳醞之須
仍享嘉殽之錫少休倦御以俟賓筵
密賜大銀器
有勅卿等陳儀既備執禮逾勤欲深示於情文
爰寄綏於用器非金之貴惟意之將
賜内中酒果
有勅卿等來修邦好克謹者儀分御府之甘芳
示使軺之華寵雖云例券益出殊恩
賜生餼
有勅卿等既謹朝儀退安賓次俾庖人之饋餼
冀使者之加餐異數特望眷懷增厚
特賜御筵
有勅卿等趣朝甚謹授館方安修客礼以無違
恢賓筵而有楚用將予意庸慰爾勤
特賜酒果
有勅卿等進謹朝儀退安賓館眷此壺尊之饌
加之肴核之珍盖示殊私尚承好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有勅卿等鼎駕使軺共慶賓射諒懸四方之志
想閑百發之能爰錫甘芳少休劳勤

賜射弓例物

有勅卿等講射宴津視儀相圃更前綱於弧矢

仍加賜於金縷張弛具宜品秩愈隆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勅卿等禮成無闕事畢言旋錫分甕之芳醪

洎加遂之珍果少休賓馭行屆歸途

賜御筵

有勅卿等慶勤入覲禮遂告歸更加籩豆之優

不替擁輿之故尚祗燕禮徐戒行裝

特賜銀

有勅卿等備成使事俟遂歸程將須山路之給

用助星馳之役毋云敉事蓋示優恩

回程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已祗將禮初計歸程遽馳賜於一勇

仍分頒於餚果少安旅次徐屆征途

賜御筵

有勅卿等特禮言迄戒途伊效夏勞在公之感

同華傳騎之歸既欵賽筵遂登客路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勅卿等卸好既修回途未遠珍羞是貢身之

賜土產分山澤之餘是曰殊恩用將厚意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賀禮既周歸程漫遠甫即蘇臺之近

載修錫燕之儀益向長途毋忘厚意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秉致慶修途言旋念撫客之跋轅

即而徐初錫爵脊私無替禮貌渠修

盱眙軍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持慶禮回次邊陲欲歸好於兩

朝復陳儀於四筵行當上道更視加餐

賜知樞密院事沈該乞歸休不允詔

勅具悉卿儒學老成有大臣器畀股肱方厚

倚毗何為露章遽祈閒退環觀元祐神明未衰

具瞻輔予毋事力請

皇帝本命萬壽境設醮青詞

伏以嗣位踰年方更歲紀之首履端猶是日遇

誕生之辰爰即琳宮式陳寶供冀高靈之垂答

介多福於方來上壽

三宮長遂康寧之樂均

垂萬宇咸與擊壤之熙

蒲散米表

伏以發春之初維戌之告方上椒觴之慶継陳
墳叕之科荷貞駁之湊臨喜休祥之來下既成
熙事敢薦忱衷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景靈宮天實現服思殿同

伏以纘緒何堪改元准謹稽　仁祖致平之盛
順　泰陵嗣德之初合取嘉名用綿丕緒敢伸
昭告仰冀歆休

宗廟景靈宮帝后諸陵表文同

伏以承　列聖之休謹踰年之制合太宗明皇
之号有唐実創於嘉名仰慶曆元祐之時我宋
尤稱於盛際肇新於歲紀敢虔告於威靈

社稷

伏以嗣位承休踰年改号取慶曆元祐之盛則
紹重規仰句龍后稷之神用伸昭告尚祈靈佑
益介炎圖

太一宮

伏以嗣歷之初紀年敢祓合兩朝之盛旻号
虔光告十神之靈用祈福佑尚惟昭鑒永劻丕
基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勅卿等持命言旋登途漸遠餙宝食而加惠
実珍羞以分頒深示恩私式安行役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來賀履端更勤歸報薦錫具門之宴
用津遙馳之行春日尚寒征途加護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肅持王節远以冊門仍優宴豆之儀用慰
川途之役其均既醉毋憚遄驅

盱眙軍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賀元正沆修使事爰俾迓於边服
將夙虞於歸途舉礼之私敍於無異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礼辭免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省廷之任事繫至嚴非長材不可
以濟時非壯猷不可以往遠卿兼資文武久贊
樞機輔政以來輸忠無隱擬自中臺之式進專
西府之權嚴自朕心益隆矣本是為妙選非以
叙遷公論具孚避章可略

在於廟堂尚究遠圖以裨寵命朕志決矣勿復
有辭
口宣
有勅卿精白承休勤勞歷揚爰自政堂之受職
登宥府之崇成命既行寧辭勿再
賜京鏜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本兵之任方倚於壯猶共政之求更
資於夾輔朕圖回治道選用柄臣眷一相之虞
中有嘉同德惟万衆之甚衆允藉協恭卿之長
才朕所深識奏陳剴切剖決精明從容嚴毅之
嚴益冀訏謨之告既頒再命毋事三辭
口宣
有勅卿召歸全蜀校貳洪樞亦膺共政之圖寔
倚告猷之益何勞謙避其遂欽承
賜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寄宣樞機周密用以中興運道
於今本兵之地尤号才難卿以魁碩之才為世
夫儀表發揚蔚久望寔具衆推焉登用朕非以
私於卿所以尊朝廷也朕方庶幾孝宣之待卿
志在所因其遂東德以陪朕翰言然執謙為矣
乎
口宣
有勅卿屢分帥閫三總吏銓務進武於禁廷方
之得稱以輿論丞其祗命何必固辭
賜宜州觀察使新除在京宮觀辭免
胄辭免特轉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卿起由勳閥歷事累朝司上閤之多
係承西樞之密旨肯極武班之選屢新珍館之
聞既察其誠俾從爾請复寵加於留務乃更上
於雲章其服恩榮毋為煩瀆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騤辭免不
允詔
勅具悉卿器宇剛毅經術該通久任事樞臨机
鉏斷力祈閑退異始以終況牌藩屏之除顧處
祠庭之秩由衆有之請許無嫌若規縱之陳不
永大臣之尊與再披遜牘殊怫眷懷门榮貫注
衣錦之歸毋作為父循牆之避
李宗相廟禮書

賜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通敏閎達之才受知　烈祖擢之
法從付以全蜀　太上召還文昌有意大用肆
朕纂服賞貳西樞閱實寖久惟勤歷服悉是用進
參机政究經濟之蘊鎮靜處實卿所優爲眷倚
方深毋庸多遜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卿以儀禁路人望最高暨上政途辭誠
帥閫天官之長更勤三入西樞爲二蓋已晚矣
朕訪落求助二三大臣更試以卿宏才素蘊練
達国体意於登用以襄治功其試成命以圖回
本兵之務勿以謙遜爲煩也

賜正議大夫陳騤辭免除職與郡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釋政机而行進者天官全進退之
宜畀華職以示寵者累朝篤始終之眷矧惟
書皆朕所倚毗專西樞本兵之權兼東府基命
之地俯徇悃請暫分外藩恩礼加優典章可考
少頃除命何用謙辭

賜王藺辭免畢思轉一官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紹承基緒猶懼弗堪實賴臣鄰相與
協濟不有近輔孰爲之贊襄不有价藩孰爲之
屏翰寵恩所逮中外惟均卿如田衡之奚方倚
上游之重需章游王渙号难回其遂欽承毋爲
固避

賜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
允詔
勅具悉進讀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
務詳延切律法從之臣不以輕畀以御筵賁端
亮參聞海鈙議論正平宴長風憲俾侍經帷士
莫之先胡爲引辭尚當朕命令行弗及佇聽嘉
猷

賜余端礼再辭免知樞密院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自遂本兵積除時望有歸居澤民
之先有憂邊恩識之勤造參政幾又朞共二其
於基命宥密之地群陳久矣猶時擬長非卿誰
當大本強則精神折衝制千里之勝者其机實

門下朕躬纘　祖武日懋孝思方邦之君允有
點孫之典七月而奚遽膺同軌之期長矣扳於
皇慈惟謹襄於大事卜夏爲兆猶之地迨　高
廟衣冠之藏載謀載惟既營神域又誠又信已
定寢輿迓吉伏以吉旋肅太宮而班稍循係之
循旧制可稽固已遵三年之通喪辭　累朝之
儀從蠲除浮費戒節虛文無令遂欲幼纒郡下
有奇另之優同山之陵　因人多供億之勤未免
煩會稽之役宜時俾祿旧之數神祇致惟咸饒
思封官吏宣勞　詔行賞賚寬月閏之賦蠲逋
國之徭因屬推澤物之仁用紓憂民之志於戲
蔡瘝不足人心惟慕於　重華德澤未歸陵邑
尚安於　永阜咨爾有衆服于無思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
邑實封制

門下朕纂　上皇之丕緒承　烈祖之通復
上告功既克襄於大事揔綱羅使實有頼於聽
親愛播明倫肆加殊寵具官某小心自牧吉德
善聞登庸慶於聯閥　寶陞華於輔佐惆　家法
府於金穴之屠儀　朝班久遂琳宮之適茲卜
會稽之麓佳營　永阜之陵靈駕徐驅飭厭儀
而肅請重臣主辦汔闕寢之周安粵惟元旧之
崇可忘酬賓之報嚳勞之獨匪朕敢私衰服命
主㝠冠孤卿之秩金印盭綬進封異姓之王仍
旌鉞於東泰徽土疆於南晉中階井賦併修隸
時以略口姓之章以篤　三朝之眷於戲節侯
仕漢得謙恭之聲尚父在唐有富貴繁衍
之盛宜某由兹見鋸其踵前人之休以爲
密戚之勸可

賜告口宣

有勑　阜陵從王元男某執既拜冠於孤卿仍
攽封於王爵其祗護遷程毋事謙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四十二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制
上辛祀感生帝以　太祖升侑奏告
祝文
天地
伏以祝感生之帝蓋已有年侑創業之君始從
今日敢伸昭告仰冀歆休
宗廟
伏以推功　藝祖既居東向之尊升侑感生並
謹上辛之祀仰膺　列聖預告先期
社稷
伏以感太微之精夙祇大祀推　藝祖之烈升
侑明神惟社稷之炳靈設至遵而致告
諸陵諸攢宮表文
伏以上辛款旦大旅盛儀爰推豐櫃之功克配
感生之祖追暗　陵域敢告吉期事體至嚴感
靈斯鑒
賜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般若天下之劇任也而卿為之之時尤
難向來國家多故事緒浩穰經費之外又增不
時之須屬歲大祲調度不給卿偶孝俊茂明歷
滴華通敏有餘独任大計內之無闕俱之急外
之無缺求之特滿歲有奇勞亦甚矣為貢已晚
又付辭焉
賜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
承允詔
勑具悉　阜陵之役重事也朕不待豹執紼之
勞祖遠有行既奏事已卿以王之元舅國之信
臣卿護宜勤為朕任遂終之重任來傾濟上下
無譁禮備安處歸祔太室卿得以報　孝宗之
恩朕可忘所以賜卿者敢進長孫錫仍加王爵
既涉告廷之命何煩避寵之詞亟其欽承朕言
不再
奉安祝文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遷殿
伏以新廟是營羣言允協爰卜太宮之右用安
四祖之靈敢冀威神式歆典祀
奏告　太廟祝文

伏以肇舉盛儀宏開別廟祧禧宣之祝視
夫室以尤嚴遷順冀之靈御先今而惟謹仰
祈列聖俯鑒忱衷

賜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惟三孤之貴卑於公尊於卿異姓
之王苴以茅胙以土皆本朝之所重非勳戚
而難居以鄉德量有餘忠誠歷懈受諒知於
烈祖不專為恩護大事於阜陵克勤乃職遷
茲帰報可復褒嘉就數號以明揭維循墻而安
避毋為辭乱徒拂眷懷

口宣

有勑位尊三少爵重異王用酬使鈞之勞已揩
廷揚之命恭校邇贈具服殊恩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
書令加食邑實封制十二月二十八日

門下朕祇紹炎圖適繩
祖武追仰推孫之愛
謹奉前望實歷同氣之吳武寄使領兗東大事
思按旧章昭示殊眷用孚群聽具官某聦體皇
極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載體坤文之二爵畫
方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哉孝宗最崇秀邸

眷乃象賢之鼎彝在開國之封數真所尊優其
所親今當推於宗老也如疑往也如暴吃蔡
讓於欽儀每入臨於朝晡不啻避於垒漆然以
繼心之歲劵為復上之動有司莫敢不衷行踏
為之戀動語必流涕雪報乎生之思實不踰時
律本非常之典是暴紫微令之重以為大父行
之華仍將叉田併寔貢食匯以爵而取貴根與
官以酬公於戲陰專席之崇益用祥符之數安
弟中書之考會參論文之勲名以增師尸之嚴
以侈邦家之盛益綏壽祺膺於寵光可

賜吉口宣

有勑卿貴隆人爵尊襲王封親臨永阜之歲
龍冠中台之列是為殊渥尚體眷懷

賜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
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世為勳戚任歷累朝惟孝宗
之恩每思所報故阜陵之從俾護其行人徒
見闈門而參威今可知任事而執辭位列三孤
之長封疏五等之崇揭于大廷協彼公論何為
固避屢卻陳其亟受於寵章毋重陳於遜牘

口宣

有勑　阜陵厄役摠使有行既授事以来歸乃
疏思而不寵其祇一乳何事三辭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己回程釗賜
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

有勑卿等摧節言旋聳識告至想風寒之屢薄
合川陸之艱勤着劑宜奮併加存撫

賜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勑具悉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清資華
重古人謂之鳳凰池者也　國朝之制率以寵
異親戚然釋肖天積以迄久不除此官矣惟公
明德懿親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爰本
曠典以寵宗正既無東晉內推之煩徒得老成
典刑之重煥汗大號毋膺固辭執謙雖勤紀班
碧綯

賜太府卿吳珽辭免換授正任觀察
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勑具悉卿生長戚閈儒雅自將佳公子也名實
信盟踐敭有年總饒朱方實陸卿列吳勞既久
寵以賜環虞車內祠用循故事非以為褒美也
春秋方富而才可用宜遂授閑孔姆事牢辭具
祇朕意

賜新除觀察使錢渊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祖后至親往為使命風埃万里
不憚馳驅成禮而還衰陸可錄康車之峻遂登
從班毋庸控辭思所以稱此則善矣

賜知紹興府秉彥辭免除龍圖閣學
士不允詔

勑具悉　孝宗閟山之　陵溥無曠不免奉大事
文昌老成尹臨東郡逐委已以聽焉神明不衰
心計有餘酬酢万變調度百出本之乳成而無
缺典用是而節撲貴朕心嘉之絕江不風入山
而雪爾非卿之力助進職隆圖始以示寵朕之
所以待卿者非止此也而又何辭焉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
持節導　孝宗寶冊足冕謚冊謚
寶監挽攢宮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以香宮園東越衆奉　阜陵卿以本兵
之柔親蹈積土之重往來供頓上下無釋塗潦

方深蹇蹇盡王臣之節顏色尤戚欒欒有棘人
之風朕方篤孝思卒周大事既襄送終之勛首
加進律之褒是所宜然無可辭者
賜郭師禹辭免備禮冊命宜允詔
勅具悉卿以祗奉 阜陵顯續制綍陞孤卿之
峻秩封異姓之真王冊命之儀朝廷當備控辭
甚力引義尤高雖欽徇於謙沖殆豈宜於嘉歎
賜伯達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名位已隆
而與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為侈之虞孝
康寧子孫蕃衍此於人習世尚何累爲然惟
報祖孝慈之至則及其兄昭追仰音容如在左
右祗者思其人循愛所憩之棠況 我祖同氣
之親乎是以因吏耗之勞加寵數之重夫高允
之在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
之崇蓋以德爲貴也惟我父師尚何辭於斯哉
口宣
有勅卿爵齒俱尊忠孝兼備茲授令旨之 秩宜
爲皇族之光毋復固辭亟宜祗命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聖人因親教愛蓋本於躬行大臣以道事
君莫先於協贊朕子遵 皇祖之訓刑四方之
風春戒宗英相予孝理惟忠勞之備肅繁命數
之宜加褒崇具僚戴申褒律具官某宗英而行
簡直疏而能容孝有淵源克前聖天人之蘊志
存節韻主本報社稷之勳相業素高民瞻允屬
自擢登於右揆獨光輔於沖人於皇 孝宗克
振炎緒朕既荷歸事之鍾愛遂語於重瑕卿亦
業冊辰之異知復垂於大任惟推心而相勉舍
圖報又尤難三年之喪服勤敢忘七月而葬宜
力居多因山爲陵渴丘原之奧壤論天定鍴極
室冊之鑄張進吉伏以來歸奉太宮而班祔識
情與悔哀礼有餘仰慰祀天之靈實由同德之
助是用超元肖之峻往授三階衍井賦之腴幾
盈萬戶勉從遐讀少屈忠倫於戲明德親親既
厚金鉉黃耳之貴勞謙終吉佳鉴銀章青綬之
聯益成康遐之名尚副渥眦之意可
賜告口宣
有勅卿祗奉 阜陵更加賞典班既高於百辟

任亦次於三公其醉眷懷並祇成命
賜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輔朕初政傳宣忠力茲奉 孝宗大
事厥功茂焉襄棠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
謙沖避遠權勢凡有進擢辭避過亂或至迫而
後受故尤思所以慶卿者初拜右揆已授此官
还以畀卿是不為過毋復牢辭朕又不為爽汗
也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
邑實封制
門下朕丕膺寶祚加厚皇支惟 我祖之居万
邦既訖図山之礼鎮天子之藩伯父實參置使
之行篆告状之言旋宣衮繡之可後視儀寧賂
數號廷錫具官某賦敏紋之資擅溫恭之青分
左符而出鎮書亭制閫之推易分務以歸班往
擢帝雍之峻迨沖人之臨御進孤卿以煩見夙
衞晨趨見朝儀之甚肅鯉庭日侍知家法之尤
嚴匪惟族姓之先允謂衣冠之盛比嘗東越宗
建 阜陵頽鼎隙道之勤推護成梁之役久安
閒燕退若無遷小試才能教無可觀宜加寵數
以荅異勞公府肇開遂擬三師之貴珍臺兼領
併增千戶之封用侈宗盟茲為使相於戲有是
父有是子便膺華衮之榮拜於後拜於前克紹
緇衣之美勉圖休問以對殊私可
賜告口宣
有勅惟子伯父表我宗盟屢歷衮鉞之華已攄
絲綸之寵其祇異數毋事謙辭
賜伯圭再辭免特授纂中書令加食
邑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考 図朝官制尤以中令為重視
呈加魏魯陳韓諸王為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
中曹佾以帝舅秉令有司詔無給俸之例則其
號閑又可知矣鄉為遽尊抑濟邸久虛之典
非卿尚親賢之近命元子冠兼家鉞思永之盛
華于一門鄉之榮懷匪自于私璧之至三斯可
已矣
口宣
有勅卿位極人臣德高帝胄旻拜中臺之長以
彰元老之尊寵命既頒謙辭旬再
賜宜州觀察使孫瑞辭免 孝宗遺

滿散未表

伏以春律方中物生咸遂演秋零琳琅之詔祝
壽康真翼之期已畢而瑗維天具名康修子職
永奉親歡

賜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
邑實封不允詔

勅其惡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未及
言親也惟公德明爵盛俱尊而又孝宗同氣
之親太上皇之伯父而朕之大父行也貴爵
人爵里所以尊異之非常曠典不足以稱尊嚴
令公既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乎不居之
禮蓋自尚父保衡以來實朝廷之殊禮前嗣當
以寵待親矣百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奉以命
卿人無異詞尚所遜避朕不敢違那之衷懷亦
非朕敢私也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

伏以尊居長樂方歆難老之詩時屆芳春適符
誕彌之節邦家均慶宮壼交欣中賀恭惟壽
成皇太后殿下德合坤元心同天大贊淳熙
之內治恭儉其孚命蒙賀以嗣興思私未報方
且游神淳泊玩志清虛益龜邁曆之期坐閱淺
天之算臣夙承大造獲奉慈顏含飴壽孫咸仰
善任之盛戲綵為樂惟祈萬萬之年

功德疏文

右伏以修闈序之禊事方樂春陽上賴殷之壽
觴仰尊祖后壽成皇太后殿下恭頤坐膺
多福日介修齡固符萬齊合三宮而同慶天長
地久見千載之太平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伏以季春主陽日食于朔側身修行朕不敢忽
伐鼓于社奏章其存尚仰羣陰以助陽德

濃雲不見祭謝祝文

伏以清臺獻占太陽當食引咎自省方切兢兢
東方未晞濃雲布護實維神賜敢忘天休

皇帝本命万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歲紀新元方履春陽之季日惟上已適屆
我生之辰敢肅高真祇陳清供闡純嘏之秘字
炳長生之宝灯恭願道應日增壽祺帝與奉重
門之養受福無疆均四表之北配天其永

滿散朱表

伏以季春之始元命斯臨正當禊事之辰爰諏
靈竹之寔茲焉成亂允矣垂憐冀益介於脩年
庶永依於妙道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礼辞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勅具悉朕圖回治功方倚二三大臣以為重卿
須自參預進長樞廷寔席偶虚俾衆政地茲惟
故典亦今之宜非卿適才何以任此亟其承命
無事謙辞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
愚辞免不允詔 二月二十四日
勅具悉卿以肺腑之戚為社稷之臣翊戴敢躬
輔相初政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衆忌
之疑倚毗方隆引去何速雖有議者亦無異詞
遂釋台符往分帥閫極秘殿之殊寵實 累朝
之旧章事居以忠卿既全出處之致退人以礼
朕嘗篤始終之思尚冀告猶毋庸辞命
賜余端礼辞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
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國家以史事為重典領之任必命

人臣宝牒之設盖古者書之於策之遺意日曆
則以事繫日後之信史實基於此卿聞學通博
攝行相事非卿其誰宜司之成命已行毋庸多
遜
賜參知政事京鏜辞免權提舉實録
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勅具悉 高皇帝中興之契當愈特書 累朝處
政之規尤宜分類故實録則取史遷之旧而會
要亦用唐室之餘爰命文臣職此二者卿素推
該洽俾提纂修具躬率於諸儒以趣成於大典
茲為故事何必謙辞
賜寶文閣學士知遂寧府宇文价乞
奉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文昌日德往鎮蜀藩居外數年所
在稱治方此改成於大府正賴卧護於遠民忽
騰論疾之章欲遂奉祠之請眷倚之重神明本
衆具龍外庸毋違朕志
賜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辞免
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

遇尤當示思祠唯宗工析解机政念忠勞之素
著曾倚注之未衰敦然賦歸若此勇決闕山旧
鎮既避寵之懷堅書殺隆名豈陛華之可已諒
述寓里暫伏貢祠其体眷懷毋爲多遜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陽居大夏而主嶽方敛長養之時予有天
下而帰尊仰視壽康之笑曰當元命礼厚貞
科逆颺馭之来臨歳仙班而就列伏頼屬椎道
蔭增介親年奉太上之玉色重見威儀之盛
琦斯民於壽域益錦熙洽之期

滿散米表

伏以律應黃鍾慶康萃霞福星君之衆演
瑤函瓊笈之文茲告礼成仰祈神貺庶自棲祠
之後獲修定省之恭

賜少保周必大辭免致仕依已降指
揮不允詔

勑具悉七十致仕雖著於礼經二三大臣難拘
於古制矧惟元老嘗在中台周旋兩朝負荷
重事既予藩於南国終退處於東山神明未衰
德望猶即奉貢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挂神武之
衣冠朝爲軍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雖狥於
師懷而少安於素履

賜宝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巘乞宮
觀不允詔

勑具悉卿光於文學久處禁林出守當塗日績
報政頃爲總疾欲遂求閑朕方念典刑之旧望
屏翰之良卿豈不能辭此眷懷爲斯民而少留
乎

知樞密院事余端礼特授銀青光祿
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 四月四日

門下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允
資揆路之得吳朕居御惟艱瞻咨敢忘夏命
樞之忠進居黃閣之崇延輯廷伸誕敷利告具
官某温恭而氣劬凝静而謹明智周万事之原
寧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於庶列出綍法從
之班聖父命之於留都遂處輔臣之任益殫忠
藎力贊政幾迨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
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内則參勿廟
論以應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情理足
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

鑒湖煖衆務究覌識治之才蔵自于衷表与之国
秉用上鈞衡之寄毋勞事卜之未越授文階増
倍井賦以示奮厲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風
夜基命而單殿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綱誨
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
瘼凡閭閻而修政刑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
和君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　祖宗之臨安
懋奉明謨對底成功可

賜告口宣

有勑卿比領樞廷兼行相事茲延登於右揆已
誕布於明綸注意方深拜恩可後

賜余端礼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承付託之重思紹　祖宗之大業志
勤道遠慫乱未艾置相之跰異何敢輕宰槐位
之暫虚必嚼咨而後授卿純明篤學秉德不回
入從出藩望実兼著本兵貳政三載于茲論事
有争臣之風謀国得宰相之体其曠位簡願拜
不疑惟今亦多故矣瞑欲賴卿以濟書所謂君
齊臣川同治作舟楫卿其以此自任副朕倚毗
方斛之載惟卿為宜而又何辭焉

佐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
詔

勑具悉朕惟聖人不思多難而畏無難于今雖
曰邊鄙不聳而府密之司正當為不虞之備無
綂繼人朕於是注意焉卿以慷慨宏遠之資有
志事功立節於殊鄰宣威於全蜀屡紹之始一
見而決擢式樞筦風采凜然与政未幾度為之
長逝若序進実録逐選當仁無遜其文之何辭

賜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寡昧嗣無疆大歷服惟二三大臣
是賴凡今日德望在人為国家用皆　所簡選
擢掄以遠朕者也卿周旋從班雅有公輔之范
登之樞筦人以為晚預宣以日月為功乎屡穰
政塗僉言為允宜遂佐遡朕宏濟多艱引避机章
非朕所望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始以縣大夫奏事　孝宗一見以為
有唐人風親擢再三如恐不及　上皇用卿於
諫省試卿於天府而登之從班肆朕屡承鞍株

陵之行而眞風憲之長進讀金華引以自近用
卿之意久矣寵加書殿升武戟廷卿豈未知朕
意耶何避寵之力也亟其祇命毋用貴辭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張杓辭免不
允詔

勅具悉卿出入侍從引嚴歷最深先今要途多出
卿後又昌入座乃爾世官端粹亮直之資視者
久以無愧臺綱諫省久矣吳芳進長夏官朕命
惟允往其專職何事謙辭

賜余端礼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君臣相遇謂之千載上下協濟小平
一心必能知風雲之徒斯可不膠漆而固惟卿
材學副朕倚毗雖累年稱譽於論思而近嚴尤
殫於忠力參政府樞廷之吏踐知文事武備之
該通係國老成宜置左右試之已久斷然不疑
惟昔宗盟實居家宰之任君時卿家亦應振漢
之祥尚與遠近於前人相与共興於大業朕所
望者卿何辭焉

口宣

有勅卿比握兵机兵事政柄乃往登於次相仍
累進於崇階其服寵光勿爲多遜

賜京鏜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本兵之司有國所重必得樞机
周密人可圖功自非智略縱橫何以稱職卿之
能事朕所素知分制閫則推師帥之良登政途則
著輔弼之望威名日起遐邇具瞻其勵壯猷益
運幄中之策坐銷外侮以收堂上之奇宜已需
章毋留朕命

口宣

有勅卿資兼之武望隱華夷東府之大臣長
西樞之重任明倚已篤避嫌毋煩

賜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修明庶政詳興起於事功圖任舊
人力布揚於命告卿行爲世表文擅國華擢閣
銓部則著忠蹇之名侍經帷則備思成之美
再係禁路博重綱行既擢貳於本兵茲進參於
駮繳其休貴成之重毋爲避寵之煩

口宣

有勑卿擢秘樞廷久隆人望茲進參於大政庶
益重於本朝荐貢忱辭亟祇明命
賜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
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九五正位每切圖安二三大臣
所當遴擇乃眷疑丞之貳必求孳棄之英卿外
寬而內明氣和而才邵允一時請切之選以數
載周旋其間封駁之嚴屢因主意拚彈之劾益
振臺綱勸論以來陳謨尤切發律循於一札俾
參掌於五兵出命惟稽抗章可已

口宣

有勑卿備歷華途寖高雅望茲自憲臺之長入
參樞筦之嚴朕命既孚卿辭毋費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商宗之命傅說也爰立之初訓告具
存惟說以天下自任祇若休命不敢辭也朕之
論相則文詳矣大号揭建衆聚共之需章之來
既已再卻而猶未已何卿朕之非宗有賴啓沃
式克欽承卿其可使古人專美于前乎三命而
僂其可已矣

口宣

有勑朕妙選儒臣俾登揆路欲專裁於庶務顧何
事於三辭惟徇勞謙亟祇成命
賜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講
不允詔
勑具悉惟卿先正以經術侍孝宗於潛藩逮
居文昌實兼露門卿之朝不阿繼有文風聽履
之初仍命進讀此屬紳美談也何辭之有
太一宮祝延太上皇帝聖壽設醮

青詞

伏以祠膺大寶日深綢各之虞密侍慈闈頗致
岡陵之祝演真科於秘殿於寧土於名山列洪
高靈普及三千之衆仰祈壽算延億万之年
敢冀恍惠康承道蔭冬溫夏靖早修問寢之儀
地久天長欣見奉危之樂

齋散朱表

伏以為天下君敢以位而為樂奉上皇壽惟
事親而解憂為藏琅函亟未備宣叙钜成盛禮卻
冀畢禧顏益延億毋之年庶竟備孝慈之道

賜右丞相余端礼辞免權提舉編脩
玉牒実録院編修国朝會要不允
詔
勅具悉史冊之成欲傳於万世国家所重奚啻
於三書大事則傳為鏤玉之編中興則未就汗
青之簡况攀細而録要欲理事以增華宜有宗
工併修鉅典卿嘗兼于斯未決四司既進秉於
鈞衡從容於東觀完書撰而興帝載惟乃之
休招衆職而循上心非卿孰可
賜参知政事鄭僑辞免權監修国史
日暦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史事至重所用浩博惟以事繫日
謹而書之則後之信史於此乎取分命諸儒而
領以大臣国家之令典也卿以儒英出入冊府
有年矣蘇参天政命摠宏摹良史之才加之學
識公議所屬尚何辞焉
賜銀合夏藥勅書
荊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勅某卿嘗位元樞継臨南楚爰錫珍芳之劑用
清暑惱之祥將以寶奩賁于帥閫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逾
勅某卿不辞叱馭誠已簡籓爰加珍劑之頒仍
賁宝奩之賜用示思於宗老期解愠於吾民
侍衛馬軍都虞候張師顔
勅某卿總提騎將往駐金陵當溽暑之在辰出
珍芳而分賚尚綏衆士如濯清風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張詔趙
廓刘忠刘震田世輔
勅某等汝分戎伍蕃撫安我圉出上方之涼劑
分内府之珍奩坐竟生風誼欣承命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国珍
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卓
勅某等汝分提禁旅密賛戎和乃馳賜於珍芳
冀遠清於炎鬱惟茲解暍可以忘勞
皇帝本命万寿観設醮青詞
伏以玉律正時屬端陽之伊邇請臺課曆逢元
命之斯臨闡万寿之殊庭演三天之秘蘊仰祈
通蔭加佑冲人俾益介於脩齡用克承於鴻祚
論散朱表
伏以雞寅把月方逢高明之居徙福陳儀仰祈

彤壝之峇蘭揚既飭飈馭來臨願垂覆露之仁
式燕簡儀之祉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　永阜陵攢宫

表詞

伏以念兹　皇祖遷駕新鼓之升時彼　阜陵
深切高山之仰恭惟　尊號皇帝恢宏帝業里
裕孫謀莅當祥練之初敢後馨香之薦馳誠惟
謹顒湯無從

賜户部侍郎表説夾辞免兼侍講不
允詔

勅具悉卿性資閎敏儒術該通雖當主計之繁
每切愛君之念方御図去歲首闢經帷而建議
独先能發朕意前所陳請旅已施行近因獻納
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嘉忠蓋俾与講明惟讜
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為遜亟就邇英之列以裨
典學之勤

賜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辞免不允
詔貴十一日

勅具悉卿天資鯁挺論事不回比以久居臺端
慈皇盖嘗命以小宰之職矢未爲劇郡召歸近
班陛埤批勅之勤庸昇典銓之任践歎惟旧選
用匪輕清吾文部以助官人之能不亦休哉歴
寵乞閒非朕所望

擬進郊杞　御札　紹熙五年

朕祗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錫休以綏四
海賴　祖宗之垂裕屢歷云年欲清長至之辰
載舉親郊之礼青霄可占於震庵信盟久缔於
郊歇訖可小康斂志昭報寧由旧典無事虚文
上万壽於　重親式嚴孝治均蕃釐於兆姓匪
御朕躬稽合甲以陳儀鬱光庭而申命朕以今
年十一月祗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目咸諭報
命之職其飭爾事毋恐于儀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擬五　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門下朕祗若大猷紹休　列聖念承祧之重允
属於元良惟主器之儀莫如於長子仰稽古制
詳考旧章匪予一人之私繫爾四海之望誕揚
明綍敷告大庭皇子某位某夙稟謙恭動循儀
法生長帝王之胄周旋詩礼之經迄于鑽承勉
尔諭敎宠閣番邸宠大弟土之封妙選英僚爲

之明翼之助而銳服勤講貫尚論古先闡義理
以涵多屏驕奢而不顧服惟儲貳不可以曠位
固本宜先於正名其從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
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錦宗祖之休為下得人
所以繫臣民之望云云可

擬進登極赦文 紹熙五年七月音

門下朕共為子職日守宗藩 烈祖上賓曾未
釋服 聖父違豫我不勝哀屬上意之倦勤屢
思退託 太皇之出令遵命纂承眇茲沖人
膺此大寵驚惶失次濡泣固辭謂二百年社稷
之傳豈容抗遜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心
仰有體於慈謨俯難違於衆志祗承丕祚以撫
万古自惟寡昧之資深思付託之重祈天永命
用符遠鼎之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
赦天下云云於戲泰三無以旁天下敢懷以位為
樂之心歛五福而錫庶民盍布與物惟新之澤
圖閭迓遐之衆咸聽曉諭之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內制 開禧三年十二月翰林學士知制誥

賜右丞相錢象祖襃詔 十二月二十四日

朕更化之初倫柄爲急注意已久無踰卿者大
臣義當體國勿爲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

劄子附

臣獲望清光仰蒙 聖慈開納舜堯之言不勝
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某襃詔進
上竊思制麻已宣無可辭之理臣退方供職所
有答詔章良能已撰述臣謹撰襃詔進呈更
合取自 聖裁

賜禮部尚書史彌遠乞待闕州郡差
遣不允詔

勅具悉卿世傳忠孝實壁粹純踵學自將而有
仁者之勇深沉不露乃先天下之憂密贊元良
與決大事朕心契合戚柄沒回不待崇朝之間
遂正權臣之罪狀奮身而不顧哉無害而可辭
力辭樞筦之除尤嘉靜退進陟儀曹之長少示
襃遷制造四時之游適欲一麾而去非介推之

不及詢啟耕緣上之田若子思之弗安豈無之人
輔公之側其安位著庸副春懷

賜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晏
抗辭免不允

敕具悉夫官二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宮中護之
職尤遴選掄卿性稟深淳才猷挺時以天下士
從吾兒游傾帚里社之閒久樂祠庭之適茲方
更化首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
亟頒召節重正從班毋循固辭式副虛佇

賜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
楊次山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朕維新庶政豫建儲闈屬時戚閫之良
久安均逸進視鼎司之貴豈曰示私卿素秉忠
勤居懷靜退謹容儀而就列允為耆艾之英眷
戚重以闔門尤服滿盈之戒遂茲持告曾靡異
辭覽奏驚之亟陳頒謙懷之雖徇其祇成命毋
拂予衷

賜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鎮象祖再
辭免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謨之丞相無所不統孝宗正名委
任深重朕更化而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
台輔之望蹤敬中外多歷年所適肅再頒啟沃
能斷國論去幽奔共人望僉歸播告逮紳士夫
至於相賀何嫌何疑固辭不已切是迫陳之來
請尤資右府之壯猷三命而俊執謙甚矣朕志
已定決無反汗之理卿其自任天下之重稱朕
意焉

口宣

有勅卿兼文武之資体宗国之重既已須於制
修何苟執於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賜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婦
倫魁之彥宦在邇聯贊決樞機擢升從業昇
洪樞之任仍參駿謨之嚴茲爲正名以贊台揆
内則百度之欽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為何時
而執故典莫体責成之意勿為遜避之煩

口宣

有勅卿近以樞庭遷參政地茲焉錫命止用正
名尚稽當軸之謙無執揖墻之謹

賜新除參知政事留孝友再辭免不
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服躬覽万機与民更始欲辭琴瑟之
旧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誓英居乌難進比屢
代言之任寔懷憤世之心頃同宥謀卒殄元惡
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欲新億兆之觀睹尤急仁
三之輔弼其祗予命亟贊政幾国事匪輕謙辭
可略

口宣
有敕卿由中執法爲吾大臣亟貫經世之猷以
賀濟時之相屈志先定卿辭勿煩

賜新除端明殿斈士簽書樞密院事
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卿養氣以剛秉心無競出諸入從榮
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觸朕一新治具急欲
求老成典刑以鎮服中外起旧德於輿車之後
还人望於特纛之班矢讜服蕾尤先克壯卒升
書殿進貳宥庭人無異辭国以增重時則可矣
尚何遜焉

口宣
有敕卿策班先成人望又屬擢寘虢庭之式正
資兵本之謀尚復其辭往其祗服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史彌遠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朕思先正位極師臣佑　列祖以格天
德實存於社稷知西平之有子業克紹於箕裘
卿父教之忠世濟其美立朝深父文詞俱見其
家傳遇事敢爲支旧不知其略聲尔謀猷之
告贊予父子之間發虎不疑抵龜而決即欲寘
紫樞膺盛之任仍俾居青宮賓友之聯人以爲
遲事惟由狗需章雖切朕意莫回三世本兵豈
特爲衣冠之盛四方傳命亦足示朝廷之尊勿
復重陳亟祗成渙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
免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嘉臣竊據上下蒙蔽遵肆敵侮習
以成風卿里朕前猶效忠讜詛氣足以激頹俗
英詞足以發壯懷鳳鳴朝陽何足以諭进茲更
化可後趣歸來对便朝言議益偉武部之長露

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欽命毋執牢辭
賜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
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風當青箱之彥來居紫禁之地兼直
北門典司東觀惟覩筆硯之務非待以詞翰
之臣儀曹既俾於多真經帷仍資於講說總
史變之任實親褚馬之吳僉謂訪諸卿毋多遜
賜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
允批荅
省表具之明愛惜名器惟吳是予由掌武之官
而視儀槃路品秩益崇其可輕畀卿以肺腑之
親服在鸕近請其自諳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
示至意而又何辭焉毋復重陳亟宜祗刻
口宣
有勑卿照若檄拔恂速琳宫爰開公府之華實
視台鑾之貴其祗茂渥毋事牢辭
賜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閤門事楊
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勑具悉爾惟賢貴當昭示於至公恩以及親遂
優加於彝典卿起由戚畹列在朝紳入儀賓閤
之司靖服家庭之訓克存孝謹不見驕盈爰踰
閱歲之旁趨進視風之秩需章來上猶不自勝
渙汗既頒固難曲徇其益堅於素履庶長保於
令猷
賜右武郎知閤門事楊谷辭免除觀
察使不允詔
勑具悉名器至嚴寔容於輕授恩榮加厚遷越
於常規卿毓秀后家通班朝路素有義方之訓
參參賛之司居存忠勤深避權勢爰致殊數
之旧隆升廉陛之華成命既行固難反汗遜辭
未諒尤見益恭其体至懷以永終譽
改嘉定元年詔 二十二日
勑門下朕嗣承大統勤恤庶邦更星紀之一周
見曆九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寨遽開
領生靈之何罪兵犇煌為蝗與旱荐以相仍皆
臣謀國之欽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
已正綱紀益張乃國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
誕揚大號宣告多方取爾字嘉靖之言暨周王
肯定之義用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宗
太平可望行見吾民之集得所為期衍丕祚於

無疆与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祗奉洪圖寔逾周紀曆時多故欲開嗣歲
之祥乃遥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
宏休

宗廟 諸陵

伏以承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
介春祺闢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耆定仰惟數
佑敢不欽承

太社太稷

伏以為国家者尤謹於紀年有社稷焉敢稽於
歲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
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国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嚴當昭告
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畀多祥以興
嗣歲

諸陵攢宮表文

伏以祗奉洪圖寔逾周紀曆時多故欲開嗣歲
之祥乃遥美名用冠新元之首恭以寧宗嘉靖之
旨歸武王耆定之功仰冀孚休敢伸虔告

賜史彌遠褒諭

卿善謀能斷克靖元忠貞国家之宝臣公師之
望嗣樞庭儲宰僉曰汝諧朕志不移固辞可已

賜兵部尚書倪思辞免兼脩国史兼
实録院脩撰不允詔

勑具悉国之大典尤貴於擇人史之良才當先
於求旧卿蚤膺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
作之庭先帝處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在
簡編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矣為喜式資班馬
之辞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賜礼部侍郎章良能辞免兼脩玉
牒官不允詔

勑具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王牒之所由起也
唐始建官而未著本朝之重寫之精練度之
邃嚴宅書莫嚴焉以卿比司記注起居史館是
用任以大事之筆凡例昭然具有書法罰填撮
要作宋一經以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
辞

賜吏部侍郎裘機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勅具悉召還棨戟固有賴於吏銓肇建青宮尤
遴求於端尹卿性姿凝遠問學老成久為寶善
之賓實謂甘泉之旧雖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
更化之初剏復建儲之重載煩将父以輔元良
毋廣固辭服我休命
賜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制使安丙
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沈毅善謀尤長將略内鉏巨姦外禦
強敵屢天下之至難為全蜀之司命虜寔畏卿
如所謂癸化門癸西門者然彼之技亦窮矣乃
捲西領嘉歎不忘方付書殿之班以專閫外之
寄胡為引疾願解印章朕方賴卿以當一面矣
於長城遠矣卿其自任保鄣之責以紓朕憂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彌望之愈隆豈
衆章之可後卿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譽報
於国恩尤欲仰遵於祖姓宣威边徼遠寬化禎

之憂寫直文學益峻西清之職尚殫忠藎嗣有
寵嘉毋事牢辭亟祗新渥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
觀朕心惟懌尚其協贊勵我緝熙
侍讀侍講官奏賀
有制朕日勤三接共講四詩既徹篇章實資問
學深賴主文之諫載嘉歸美之勤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樓討之勤終雅頌之業究觀六義用
蔽一言尚冀輸忠毋忘進戒
賜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
召赴行在不允詔
勅具悉朕志於有為心不忘遠翔惟藩橐之旧
具宣蕃翰之勞既績優思仍趣歸覲卿秉全忠
考備著事功豈惟勁草之知實障狂瀾之倒峻
西清之職未穩眷懷望東海之来方深酒想尚
膺邊牘未就鋒車式遄其驅勿重有請
閏四月起居諸 帝后表詞

諸帝旦表

伏為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
先王之典恭惟　謚號皇帝德參高厚仁及羣
我仰賴在天之靈益縣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
妥威神

諸后旦表

伏為元年建巳閏月定時既當視朔之初爰謹
奉先之禮恭惟　謚號皇后坤隆厚載母嗣徽
音慨莫覩於聲容尚永綿於慶羨式修孝敬
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為閏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既望敢修
朝廟之儀恭惟　謚號皇帝澤覆羣黎慶綿百
世望僊游而難邈席不祚於無疆爰薦孝思用
循彝典

諸后望表

伏為四月維夏閏式紀於歸餘　先后在天礼
用陳於朔望恭惟　諡號皇后母儀如在神御
即安永隋衣冠之游用縣宗社之慶奉承思孝
冀薦惟馨

戒飭貪吏詔 嘉定元年青書

勅門下朕臨御以來仰遵　壽皇朝恭儉之規非
食罕嘗靡敢忘遵厲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
道遠觀感未孚況以姦宄弄權故賄同惡上下
交利賄賂公行贓吏借師益無忌憚盡司為害
蹤按之官郡守受命民社之寄至相傚效貪婪
無厭久恃苞苴狼籍已甚席卷幣藏或盈鉅万
郡縣經費耗索殆盡軍民衣食推剝無餘積弊
有年雖悔何及大臣盡蓋不飭貽弗容遷就而
為之辭也朕方屬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
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
有並緣公家以濟其私尚為故態又罔討無赦至如
互送無藝展利切責遣古籍習曾不少悛亟
當禁戢或徹聽聞考驗有迹皆以贓坐嗚呼朕
以近於既往法欲勵於將來宜存羔絲之恩毋
貽覆車之轍使人知自愛罔或敢于冀民力之
少蘇期士風之益懲朕意厚矣尚其戒哉上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該洽通敏之才亦直蘩禁亦既二
載自兼敷奏宣勞翰墨之間彰矣更化之朕初

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賴於論思之助遽欲以
圖青求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欲奉身而去使朕
幾似於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戒飭四川將士詔 四月九日

勅門下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叛逆而志遠
虞一視以同仁自牧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
已講休兵之策冀緩儆戒之期惟是師徒屢更
征役暴露久矣風霜傷焉年歲饋餉之往仍飭
列屯之師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於無
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致命於多虞之日乃吏
士之當為僅領運之或懲及勤勞之弗恤罔孚
朕志其遣官常凡而在行亦宜深体其有狃於
姑息不知紀律之遵妄肆諠譁幾失等威之辨
或傳易惑闇繫匪輕爰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
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憲章

賜新除現文殿學士趙雄再辭免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初登用英才宗元與刑無如
卿者圖勞以官職之事雍容進讀以冀日新之
益進班延恩少示眷意一辭賛矣況於再乎身
其康體謀猶克壯少輓嘗鼎毋復重陳勉為朕
留以繫人望

賜侍讀趙雄遜倪思字文紹節侍講
章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一
官不允詔

勅具悉朕日御邇英講明經理三五百篇詩至是
終篇叙進官聯厥有故典卿為宗老（倪思章良能云卿居道引字文）
（紹節云卿雅當聞外）實勵鑽研毋事固辭益思所以輔朕之
不逮

賜新除刑部侍郎曾㬂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遴選貳卿久令
攝事次卿性資直諒器度寬洪承東魯之儒風
槃而量之家學比安閣外後使來歸入對便朝
嘉聞正論刑惟弼教方有望於老成德本好生
當務先於明恕亟祗隆委勿事牢辭

賜吏部侍郎梁季秘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惟卿先正受知高皇既登聽履之班
尤多注國之計是宜有子為予從臣此吏民曹
倍豫之司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為引疾乃欲
求閑而去安厥官以副眷倚之意

賜刑部侍郎曹輔辭免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先世嘗継列於史官而為近臣亦
嘗司於直筆周旋自逮更化推新召之獻納之
職兼畀纂修之舊茲特勅成於國典抑將大振
於家聲朕命既頒遜辭可帖

洞霄宮經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來甘澤未足
種才入土遺種已槁尚須興思旱氣世虞近稚
得雨猶未霑然遣官持祠齋心以俟庶祈響荅
三日為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

故皇子肅王咱興靈前又　勅祭
文

嗚呼哀哉頃欣嫡御得此誕育聆盤將設何志
之速情之所鍾念　犟慶苗而不秀無乃太促
一夢寓哀往從出卜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　永阜陵攢宮
香表詞

伏以　祖后上賓尚想含飴之愛歲華迅易忽
驚鑽燧之斯遷瞻　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
期已久矣儀進纂以如新緯而慨然須加臨而
敢忽輿陳坐姓用表哀誠

賜揚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兼知揚州事再遇乞奉
祠不允詔

勅具悉牧守之良方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遽
更惟卿沈鷙之質奮勇自奮身經數戰屢多折
馬之勞責不踰時丞上康車之峻領京口戒籓
之寄鎮淮甸制閫之雄深惟保障之圖日請宮
庇之策流民寖復信使旋通肅綠樓堞之期遷
上奉祠之請其安爾任以託升庸

兩浙運司奏告祝文青詞

天地十仰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
瀆

伏以旱魃為災聞有不免在於今歲利害尤深
疆埸甫事清徙未復中外空匱正望有秋屬茲
常暘種或未入為夫歲事何以有邦頓懇祝恒
久義數終高高在上皇地祇之室救俯鑒衷祈三日為
霖庶以活國側身引愿恭俟嘉應

宗廟　別廟

伏以時方常暘憂懼寔甚種未入土何望豐成
聞有一雨未能霑足齋心致禱靡神不宗在天
之靈顧垂矜憫有請于帝敕此下民沛為膏澤
俾及遐邇庶用康年以壽國脈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社稷與君以民為重民之司命以食為天
時方多艱仰望一稔久矣不雨一雨復霽傾心
禱祈顧垂嘉䘏廣布甘澤普濟羣生報以秋冬
其敢不飭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民生甚困正有望於秋成旱魃為妖膚仰
祈於帝力欽惟道祖寔協殊方沛甘雨於多稼
之時得豐年於大兵之後使農夫之有慶庶國
計之小康
賜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
立寧執趣資善堂會議不允詔 四月二十二日
勑具悉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闈共為子職寔
資主器之重推予元子篤意問學年未及冠綽
如成人朕欲俾爾習知國家之務侍立吾左右
聞政事師資會議習吾大臣朕方一新治辟兼
聽公言而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謳文之
德尚其勉旃毋事多遜
賜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
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
其有度越拘攣超資緣而授者非如卿之殊功
茂績不予也書殿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待卿
其內撫兵民外飭邊備捍使全蜀之境莫敢無虞
以稱朕委任之意以保功名之成可矣朕威
休命毋為固辭
勑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批
答
省表具之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綸大臣
集東宮而會議是為今與非用前規觀予教而
以義方俾而與聞於政理躬臨正學既親賢友
以交修益投九重具見居臣之父相與而能進德
收自是疑何以辭為毋斯可矣
口宣
有勑而為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於時朝且預

闕於幾務勉覩多益毋事牢辭

不雨求言敕 二十五日

敕門下朕惟祖宗傳祚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螟爲災久旣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暵澤揚塵種未入土夏且至矣祈禱不應聞有靡粟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於今茲闕繫實重迫卹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於宮中齋心默禱又將躬謁于靈祠且飭近畿廣求民瘼六官師僚各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解天變者矣載惟雲漢之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止祈於天以及父母先祖不見責躬之言蓋宣王謂周家祈穰之要既已備舉而旱既太甚是殆在我有以得罪於天其遇災而懼側身脩行之意藹然見於言外朕心慕焉因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人君不能自知其措告中外凡朕躬之不逮朝政之闕失與夫田里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庶幾以實應天冀消災沴以迓康年無小無大悉乃心稱朕意焉

賜皇伯嗣秀王師𢘆生日詔 五月十一日

敕云云薰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半望舒東出慶伯父之始生是日宗英宜膺天壽迺頒惟舊寵數益新

故茲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敕具悉卿以剛勁之資清以博洽之學爲吾翰臣仍兼數羅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獎嘉進式天官其以慶儀書者處之擬吏部明銓法庶使無吳愚同濟之嗟何爲固辭更欲求去非所望也

賜銀合夏藥敕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敕云云卿旧居兩社出撫東川後寄輕衆建蕃維之教宜奮珍劑往寬炎蒸之煩益謹節宣以綏寵渥

四川軍撫使安丙

敕云云卿仕聯執政職兼宣威蜀道籌邊想帥垣之多暇冒風雨保持班劑以分頒宣惟清退徼

之塵郗以解吾民之慍

江淮制置大使丘崈

勑某卿恩視政塗任分制閫交承將職念戎幕之𠫭勞疊劑歷頒均尚方之珍品庸昭諭渥以謀猷煩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獵

勑某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閫增雪山之重念撫御之良勞當南風之薰燠冀寓使之無虞爰頒珍劑庸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勑某名在經幃威宣將閫上流增重念祥暑之是勞京劑臣頒勑疊風之請穫其均此賜以慰彼民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趙淳

勑某卿職頒殿巖任兼制閫屬風候之肅定當溽暑之處陰爰錫珍奩用將寵劑出清燠對仍取節宣

侍衛步軍都虞候措置防扞江面王處久

勑云云蘄衛兵出臨天塹壘多暇請彼壁不驚屬當炎暑之隆宜厚醫芳之錫尚承殊屢以諮煩謀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事張良顯

勑某肅提精騎分駐當都當溽暑之處陰屬氣候之肅定爰頒珍劑用踰煩襟益遵節宣以圖綏輯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世輔王大才彭輅

勑云云等肅提戎律捷請邊陲當溽暑之處陰屬風候之肅定永懷勞勩宜助節宣爰畀珍芳以鎮煩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羅松何汝霖劉元鼎魏友諒薛九齡王鈜

勑云云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撫師徒而暫暇當炎暑之鬱陰緘寶劑以頒即御營而加勞

賜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

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赤心許國忠勇自將久播威嚴尤見
勞效步旅謀帥卿實宜之其為吾協和三軍訓
之以義審衛行闕以折遐衝胡為固辭其服休
命
賜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詩朕
勑某卿志樂燕閒躬持康靖時當初度宜介多
祥是為戚閈之華更厚尚方之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內制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再乞宮觀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卿任有府之兵柄參儲扃之實察恪恭
文子之間關係朝廷之重朔為自列遽欲求閑
迹其撥肝瀝膽於衆人不敢言之時捐軀犯難
於衆人不敢發之際特加超擢實稱異恩雖邊
事之粗寧屬旱蝗之未免方期協贊以究遠圖
不能者止而非謂不能知足不辱而未應知足
卿欲去與朕何望焉毋復重陳其安田著
賜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
罪不允詔
勑具悉朕臨御寖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屬精
深切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
旱魃為虐飛蝗肆孽方陽光之惺晝見太白之
爭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
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於不逮
騰章未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

涼德詎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庶以昊承于
上帝尚安厥位益遠乃猷

賜知閤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戚畹之良周行素謹職司賓閤各寵異
廉東忽求祠館之閒欲侍家庭之佚且弟兄並
列于朝著以何嫌傹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歉
惟益崇于謙靖亦奚慮于滿盈其服厥官毋庸
有請

賜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
楊輔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國家多難更化善治收用耆舊如
恐不及概念舊學存者几人就傅之初卿為首
選蓋吾 烈祖之所親擢向者特素來久翩然
而歸朕爲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閫之重有賴壯
猶而圖任之意則有所在召節既往注想待卿
控辭愈切殊用悵然載覽封章宣示通列備見
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學然與其獻
言於萬里孰若造鄉而陳前乃欲引疾求閒致
蜀藩之沈冥何耶矧西蜀之士卿為標表昔為
朕射則後生英俊將于于而來矣三命益勤朕
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遄爾驅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膺勳名之
會欲報家國之仇毅從經帷出撫邊徼倚好伊
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盡還舊署屬以緒倚儒
禦之未畢當求安集之方勤將圖甫切少俟其
定忽上真祠之請欲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
願為于朕則豈所望者其據表章毋有避心

賜左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勅具悉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
夙膺形于固避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
化云初而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
孝之家正使廣有未周力有弗及猶賴同心協
志求以尊主庇民而況翠鄉之舟為東府賜寵
以昏廷之拜宣曰歷階而升箏遙鄙之粗寧邊
事机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注主靡寄自安畢
勉既驅星夜未移日不暇給定何可言偶微熱
于節宣宜使加于調攝勿念去計其圖試功實

財

時宰勤篤實以位為樂燮調有賴安得养身而
歸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
新天下之耳目必遴求耳目之官輒顯亮之省
淵深之學自簪于東布之日有用才譜卿之儒
雖遍歷于清華亦屢更于夷險處身无拘疾惡
如風欲塑塞于佛門曾不辭于楚府彈擊之任
簡求宜其力辭于官不以是挾于固綸巷卿
所蘊助朕有為勿膺避盛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皇帝本命萬壽現設醮青詞

伏以陽主歲功方臨于大夏日當元命爰涓于
沖辰設事供于琳宮延高真于璇樞恭頓俯矜
愷悃加佑助躬斂五福以錫庶民綏四方而寧
中国

滿散朱表

季夏之月火德方昌元命之辰蘭場肆蔵荷多
祺之來介想上帝之居歆圖報共秋敢忘昭事

禳瘟祝文

天地

伏以稼穡維寶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為災備舉
禳禬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顧畿甸之尚繁遠邇
何殊焦勞則一敢祈上帝地祇俞斯民既勑醻
神盡屏衆多之害更全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焉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
蝗而為孽神既職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
爰致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螣而無迹庶稼穡之
有成

醻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嘗遍致典以祭醻都邑
頓清无非昭答郊圻未免敢忘祈禳惟冀尽除振
、擇、之災庶几有穀、芃、之望

賜知樞密院吳獨遠乞祠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机之柄逆先裂而
致和戎之福除禍今以成恩民之功方便介之
始通賴謀謨之有補朗為三請必欲一屏既知
公議之元公雖有陳言而自定朕正切宵衣之
慮卿乃欲盡備之行顧休用之兼屢宜為身而

求逸其安所戢勿復重陳

賜衛任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灾而憂何二三
之大臣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于卿矣安尚
賴同寅而協恭庶几轉禍而為福要須穡久或
可圖功雖屢請以难從毋再辭而為贅

賜衛任乞解罷机政不允仍断来章
批答

省表具之朕励精更化適時多虞延登後良列
在輔弼當佳倫之旅賴協力以共躋迨乎定之
初乃奉身而求退朕所未喻卿由免它知出處
之素明見忠勤之由尽五十而服官曰在古訓
以甚明三千而惟一心創大王之先間僅適敢
忘吾雖与居勿為封奏之煩尚体眷懷之注

口宣

有勅卿以同德任君大臣一為進退之圖实有
重軽之繫尚安位著慮副朕心

褒諭

卿戴政更化之初備宣忠蓋朕所眷倚人何兴
辭告帰無名理难曲狥

賜錢象祖乞帰田里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朕慨践祚之既久念治要之不進不惟
不進殆將阽危是以惕然改圖励精更化庶幾
更也人皆仰之一意首論一相得卿之矣旁於
後又如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
可以尽力内治自卿及执政以至論思之臣造
鄰而言无不傾听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守以
災異請告朕方側身自修不容重陳而數日以
來廟堂五臣而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
已不惟朕失所望四方傳闻其謂朕何卿以勤
勞致悉誠拜雖蠲謹粟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
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体一心勿致三
讀

褒諭

卿相子來久備罄忠勞方圖內倚正藉協贊知
卿小疾予告甚優得闻有瘳勿復言去

賜史彌遠再乞帰田里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敕具悉近者二三大臣更相求退大非朕所以
待卿等之意屢形訴荅詞不煋煩所冀相安以
慰輿望而卿又爾有請何邪先正兩慶相位歷
時兆久始其引去亦皆有辭世卿將其美以樞
覓儲賓游君父子之間方以輔汝責成何遽何
疑而致懇竭力乃至三四不已朕志已定斷然
不移既敕銀臺毋納章奏卿可以由矣

褒語

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機之寄方深眷倚何可退
休祈請屢煩曲而備盡其体予意毋爲固辭

賜刑部侍郎曹晦乞祠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耆隽列在通聯豈惟資獻替之
平真有賴論思之益卿夙高眷處久冠聞學
從一節之趣增重貳卿之選惟明克允方待遷
以責所非道不陳閱時之未久忽投來疏遽欲
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勉遷之意刑章方簡
講先將于過三史筆至嚴賊何妨于其二少安
定著難徇饒辭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辭不允詔

敕具思朕多收用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
容輔相與謀于廟堂侍從相與議于臺省無
過舜朕心以憚今茲未能略定而求去者紛然
從班亦有一二矣翊卿素為敢言自陳謹論不
畏彊禦不避怨仇歷、為朕陳之擢長儀曹以
示褒嘉亦為此舉何邪朕求其故寔朕有以致
然邪相應以文正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几
以一天下之視聽其体眷懷毋復有請

賜僉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田休
致不允詔

敕具悉朕更化之初未皇它務亟先甚急首名
耆英起自掛冠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樞筦
增重朝廷言必主乎忠心謀實稽乎古訓倚毗
方切而疾遽侵沖養有來何意不已胡爲騰奏
即欲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搢紳之望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 太宗室

伏以旱魃挺災猗而既應履出為虐其害愈探
莫即崇壇仰祈請昊 熙陵之德實配彼天顧
告威靈顧垂歆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旱氣方隆積陂如響飛蝗肆孽稼之亦消
奈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 祇被
郊丘謹脩雩祀仰祈上帝哀閔下民愈興雲雷
大沛雨澤無有遠邇均被滂沱生受吵年濩成
樂歲邦本所保惟天祐之

太宗

伏以天災流行周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
禱雨靡朔方幸周決暘君大夏蕤爲益驕更卽
秦壇特脩雩祭稽請故典作主脩神曹孫蒸涼
冀致祇膺抉及萬姓實惟恁心在天之靈顧壹
矜閔亟頒甘澤以延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
比雨愆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滌
山川物意焦灼罔有攸興禱旱以雩后土資生
敢伸虔告願垂大德勅使百神三咽為霖傳及
万域以蘇焦槁以致豐登庶几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 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菲凉負荷至重當暘之罰乃偏黎元
飛蝗未清雨旸復旱投誠 刋丕感灵在天閔
予稼穡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霖延用康
年保邦是賴 別廟云雨勿復旱蝗秋稼顧昭感通

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爲命聰明正直亦惟相佑
今茲旱災日既太甚側身致禱偏于百神仰冀
爲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實嘉振之敢藉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宗之致仕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屯禁兵百萬而迎都是虞閫幕府
四三而西都尤急畀以樞庭之寄增吾天塹之
雄卿文章閭里游分帥闈徒得君重肯爲朕行
上寬宵旰之憂外撫貔貅之衆尽護諸將獨當
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表虜想聞于風采乃稈
廟論兮請封匪人曾望帰家之則卿乃有掛冠
之請誠男叔之謀犹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
益堅体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賜宝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

詔

勅具悉詔細懷巴蜀之民未営忘遠夢想湖雲
之彦尤務於求卿吞輪魁久騰英譽游登朝蹟

蹟書為獻納之臣出殿侯邦允壽藩宣之績時
立搶攘之際寔增嘉勸之深升參士之班既以
旌其風節趣錚車之詔誠有望於密勿何辭之
煩以疾來論万里云遠當已戒塗三命滋恭諒
吾俟駕

賜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
實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
詔

勅具悉纂修史冊深類於公平會粹典章尤先
于鴻博允資碩輔坐總宏綱卿識洞古今學該
流略授詞筆于奕葉用則有餘考故實于累
朝盡其素習率以亞命了無異辭毋避職之重
陳期奏篇之俱上

賜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兼提舉監修國
史日曆不允詔

勅具悉密贊政塗日預万机之決參提史筆正
資數器之兼卿應冠詞場寖登冊府遍通班于
侍從已屢預于參修朕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
而坐領趣就　累朝之眾仍嚴繫日之書故事
當然謙辭可略

賜刑部侍郎曾𣓨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勅具悉朕遴選從臣方賴恩論之益精求儲寀
允資輔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翰積何止永
冠之傳寔為胄業之英擢處方端允符公論亟
承明命毋庸固辭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勅具悉文武一道古制何別東西二府近世乃
分朕方屬精圖治每求有以通之卿膚敏著謀
久在樞廷嚴承其二非卿孰宜既任大臣當以
身任天下之重顧何辭于此哉

賜史彌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勅具悉求賢和于朝清而相逢固治古之美
事然亦有不及深辭者國家有東西二府之
別事有關繫則奏請同之此祖宗之定制也
卿為吾樞臣備宣忠力與聞國論之久耳識政
機允以易覺往其欽承勿復引避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恩優長樂方深霜露之思節届中元普設
盂蘭之供祈覺皇之慈憫冀 祖禰之超昇伏
願衆聖来歆乃灵並享播茲洪量咸均福利之
霑俾我慈尊永快遐遙之境
賜安南国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月 日
勅書
勅安南国王 朕仰膺天運廸受民時爰分厝
翰之書偏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国世奉中朝封
疆雖遠于山川嗣歲克傾于正朔用均惠利尚
克欽承

賜觀文殿學士傳純適老逸乞歸田
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濱明陟
謨貌允成與刑趣行造朝國務增重訏謨遠慮
見于進讀圖任共政東于定制偃息藩翰人望
所歸小疾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
為朕留康几就得奉露門之從容也
賜史彌遠辭免兼提舉國史日曆
不允詔
勅具悉宵頒政機職兼史事紀國家之定制也

卿以樞筦而參機政位在同列之上從容相遜
規所甚休剏為世官可謂濟美録 累朝之典
謹繫日之書其事乃察趣就畢蔵而又何辭焉
賜吏部侍郎樂季玖乞侍次州郡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
可以去則亦雅以遷從卿為国宣劳既云彙歲
任于與選寔踐劇曹胡為抗章又欲求外蒐旅
參侍正有賴于協恭特對屢更頓吳煩于詳試
尚安義著以副眷懷

賜史彌遠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不
允詔
勅具悉金科玉條具有律文因時制宜條目浸
中不有以統一之則輕重出入非所以使人易
避而難犯也寧相既總其綱天命輔臣贊之此
国之重事也卿以資序蔵政 而且兼史事稽經
識律非卿誰屬往託法輔何事 多遜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
詔
勅具悉朕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奉 獻

納朕門衆聞何嫌何疑屢啟求外此固足以見
唯進易退之節非朕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
豈為卿輩設哉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崈再辭免召赴
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卿以超世之資爲濟時之志久安故里
奮不忘畎畝之忠薦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
文昔底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已著偃兵之
效聞命引通謂不應俟駕而行一歸凝丞之班
足為宗社之重既頒溫詔日俟來者共政而圖
舊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
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況閱老而益壯
氣不少衰式遄具驅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諮
訪而縉紳視為表儀務遠乃獻以辭于滬顧何
慕之不已採先猷之可辭

賜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
直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斯民完生于牧守苟有治理致者
激厲朝考績之法取宣帝曾秩之意不惟示切
抑以數易為重也卿以事臣出守吳會政声上
徹朕所深知進職西清當未褒表成命已頒尚
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八月十七日

勅々青顏中台元良初度賜生餼醴用為宴衎
之資按禮歲年仍厚匪頒之寵共期難老益侈
隆私

合同諭成使赴關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賜御筵

有勅卿等戴馳原隰始届疆陲當和議之既成
喜歡盟之遠修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持節嚴來揚舲既濟望信書之漸近
皆賓燕以加勤冀辭春晷式遄行邁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勅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孚寶匳之錫
用和珍品之繽盧滌煩勞式祇延佇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膚使之載馳
宜賓筵之三錫是為異數用賁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徒御遠來却忻款迎爰載纒于甘醴
仍分錫于嘉肴行色以休有儀是飭
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驅使傳切近国知楷修明旦之儀
重錫需雲之宴式昭眷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国書
使价載馳申請誕辰之慶郵音垂諭少延良月
之期度致函書遠将筵帑用祝先疆之年益堅
有永之盟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賜通奉大夫題師界辭免頒賓漢閣
直學士依所乞宫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起緒近司嘗著外庸既舞制閫之行
仍狗祠庭之請念宣芳于既国数華而帰俾需
直于而清但仍其旧卿毋多遜所不汝志
内中穰蝗設醮青詞
伏以旱魃訟初遂致飛蝗之作孽雨師既應不
圖遺種之滋蕃遂侵聞楚之疆延集却閿之内
遇突是惧惟帝爲依顓勅百灵尽除螟螣之害
俾令万国咸保稲梁之豊
賜觀文殿李士祈潛再辭免知建康
府仍奉祠禄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詔
勅具悉以金陵而爲陪都保釐素重夔天塹而
開制閫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爲予旧季乘膺
握任屢嘗入洗以尚藩尋遂登庸俾而二公而
洪化方叔臣之用事宜正論之多違久鎮三山
時稱治最言帰數載朕不汝忘属遼鄙之甫寧
擇邦侯而分寄惟大使又所在非良鄉其誰宜
朕方躬宵肝之勤卿當倚股肱之寄閫命列道
知已届于中逢奉親爲榮頼何妨于色養毋梓
成溪式遄而驅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青詞
天地
伏以涉春以来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
宵肝齋心日致忱禱望之后帝皇地祇之坤元后土寔賜鑒
臨曰雨而雨隨時字應登我黍稷漫成小康尽
被万物不足以報矢詞告謝少致素誠
宗廟
伏以危阨爲灾栽害稍事国計所係先所援祈
夙夜投誠　父母　先祖敢賴上徽在天之灵

霡霂滂沱幾先虛日旱魃退听良苗勃然所在
中熟實諭姑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爰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爲孚應
茲成中熟獲濟民生述費爲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爲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爲國
頃以旱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 十神禱于貴神）如響應聲隨乎滂
沛霈時雨若易歉爲豐敢殫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災虔誠禱祠靡神不舉
時雨之降寔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沾足之歲事
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顧惟菲德致此亢陽仰賴百神鑒于悱禱
風雨時至雷霆疾驅遠邇均霑成此中熟一祈
一報敢忘此誠尚惟居歆益加敷佑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積事方釁滅亢陽之爲孽恍哀攸禱紫上
聖之垂慈甘雨時行災歉寖消掃螟蝗之已甚

潤黍稷以有成别致小康敢忘虔報帝閽雖遠
信齋戒之可通國步甫寧冀休祥之滋至
祭告酺神
蟊賊爲災秉畀有資于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寔
賴于酺神既隨禱以盡消儻敢受而復生入心
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
我修祀事仰叩高靈俾食葉食心之妖罔存遺
類成多黍多稌之慶迄保豐登
賜鎮江都統制等再遇乞歸田里
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拳勇之資挾忠毅之氣撫士最爲
得衆遇敵几于无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內則里
閭之甚謐屬邊陲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諭將
于爲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
爲淮甸之要衝其爲朕以少留豈于卿爲獨後
總閫而入衛終當雖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
有日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守文縂節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功簡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

以靖邦好往修夏念異勞亟須命召何控辭之
未已又引疾以為言朕渴想風儀惠聞方略俟
交符于制閫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
佇

賜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
詔

勅具悉國家開邊輔臣往營邊事自從近代加
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寵疇
咨于衆喜得其人卿以舊鄉之吳畀留都之寄
英聲有素輿望已孚疆場甫寧允上宣威之任
江淮倚護再隆分閫之稱其為朕竹從得居重
地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
之下往祇成命毋數牢辭

賜新除煥章閣學士氏知江陵府充
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
恩奉祠不允詔

勅具悉謀帥以鎮上游素為重任分閫以藩兩
道尤賴長才卿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比奏三異
之課能擁七閫之麾方塞北之休兵實荊南之
缺守仁聲夙著僉論攸推進牽士之清班益隆
眷倚總邊庭之諸將咸從指呼引道既勿遙驅
毋後奚事循墻之避佇聞洗耳之期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崈辭免不
允詔八月十日

勅具悉朕勵精更化當饋思英樞庭既得于耆
英宣室實深于注想謂何悉之不已故申命以
益勤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剪須而可療亦所
當為倪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方瘳之藥
勿為三為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四明樓　鑰　大防

諡議

孝宗皇帝諡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列生則著見于天下而其流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无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无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明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

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无不諡帝為孝本朝　累聖相承皆用旧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則未有如　大行之盛者也恭惟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俺　藝祖之武重　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巍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容无辭方在初潛克德而隱李聚問辯師敬不煩日就月將居處晬看虛箋勞議共為子職日趨朝謁威儀雖肅雖莫窺其涯談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　光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来勵精庶政名收故老尊礼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綱以起偷墮之習事無小而不察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為後則以科舉為未盡則立待捕之法以蒐還才以武舉為未盛則優入士之級以收智勇年告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於冒還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為之限節改秩必使之作邑詔舉以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取之賢守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　又因糸建化必使試郎而後為郎以建用精華必使有功而後陞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耆老昏耄之人不得而隱藏姦贓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介潔廉之士則隨而援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次待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冗默賊吏之世貴進軍功於流內長慮却顧守之至堅故雖日不暇給而西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埸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蓋備邊陲張皇之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歸附之民無而有之還以為用天威既振戎虜畏讋雖犁庭掃閑太快初志而信使復通　臧郊穀禮至

今无烽火之警苟非雄斷遠略何以臻此臨政
既久治道愈明物無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
上陛下嬉於天地之間智慮所關六通四闢於
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
喜怒之私聞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
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達竭澤之數恐其不多傾
國儲廩以濟其急覈勤罰惰以勵其餘民不知
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秘省延策貢
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挽弓矢中嚴軍法
立武事以張國威內外小大之臣先不列之屏

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无不指諸掌以亟防
閑治其畢張化風已成方且玩意布夫而先奉
道之過游心舜禹而无係佛之迹作敬天之圖
乾惕愈深闢延和之殿頒訪愈切躬講讀之勤
設遺補之官其於保治有始有卒至於脫屣万
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為雍容嗚呼身退而
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万有千歲永慶慈
宸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於群臣萬姓所以攀
號擗踊泣尽而繼之以血也逮日有期恭定尊
謚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謚法曰能官賢才

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
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德夫知人
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
脩德以來遠人文以治四國非所謂帝德廣
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應変無
方乎妙斡器而不用兼聰明而不移致保大定
功乎守基圖之廣又延圖新於脩遠非持盈守
滿乎其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鋪贊雖考
之謚法求之六家謚其甚盛者曰以慈惠愛親而
已是則未足以彰 大行之孝也旅今反始而

奉郊禋尊 祖敬 宗而事廟饗雖 高宗為
天下而得人 太皇太母道以受子而 大行
天賦至性不可解於心僅四海九州之養謹立
日一朝之儀委曲周尽猶恐不及而宮闈終
無間言固已風動四方震服君旁 高宗晉疾
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
於口倚廬有過於哀袒漢文之短喪迺奮武之
無斷身服苴麻禮尽哀悼行有匹夫之所難哭
則哀動於左右屢使衆吊止辭剌於長次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屢使退而嘆曰 皇帝聖孝乃

如此大臣或進論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
難报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畢
之禮既畢孺慕无已追遠弗勝遂奉大寶以畀
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 先
帝之几筵郤行 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
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犂服柔于
乘輿尊几蘧于內殿退處聖室以終三年之喪
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欲事 慈福溫凊無違嗚
呼茲宜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
能盡也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 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偏唯
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止於之道王化之基
于是乎在鳥剏汾陽大家多為后族唐室憲宗
則有懿安之盛 皇朝 貢廟則有 章穆之
美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鐘咸閑寔嬪 壽皇
生不及榮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
將奉大官宜取尊稱以從帝謚恭惟 安穆皇
后柔明懿淑恩順溫恭吾禮王藩克盡婦道設
桑孤于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希弓韣于祺祠每
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追 毅祖之
御文卷元妃而退冊欲歌流荇傷不見于今婁
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穸固已嚴恭葬之奉崇
崇惠之名錦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万世 重
華厭代方服大喪吉驂因山猶當升祔念舊日
還弓之痛既切于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
于元志爰用 安穆之懿式遵 成孝之規謹
考謚法婦德均二曰成德化肅容曰穆 安穆
皇后端範好述有關雎之美用心專一有鳴鳩
之德非婦德均一乎克欽以奉舅姑和平以仪
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情改上謚號曰 成穆
皇后

成恭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竊惟 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 高
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
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郊卜吉考正古制聞建
長秋 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

述遵正乎内坤承乾而時行月繼日以爲明禘
榆盛服助成　九廟之春禴儀具礼欽承雨
宮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胄未數歲嫓徑
掖椒方者大練之飾終行素李之祥未定審官
來展閫而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筞同也
極褒崇之典謀　安恭之謚恭于别廟迨今二
十有八年矣　壽皇上賓万國起號弓之慕孝
孫盡礼七月克固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謚甸郢
二后在天胥應改號以從　成肅之名謹考之
謚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礼曰恭　安恭
皇后共蘭館之職以贊親耕之勤廷雞鳴之戒
以勉於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忻裏竊兹不曰夙
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却貢獻之
珍麗遵閫史之箴規兹不曰謙而好礼乎伏請
改上謚号曰　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覆謚議　大中

資政殿學士刘公輔死于紹興之年未几而覺
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权臣當國之久徽宗
泯然无聞公之子為趙丞於昂深知同寅之人尤
无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
明其立朝御國之大節謚以忠肅可謂當矣嗚
呼　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
時人物雖經筞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
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
甄拔人望布濡中外論思獻講皆極天下選由
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啓中興是宜推將帥
援却之功哉柳閣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　高
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為执政以自助乙人遂
並同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於
與膺通使而為備甚詳所謂行在所止為時廷
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　非若後日之晏然於此
也公之同心輔贊力卜止因本太常之言皆家世
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
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謚法之有益於天
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覆謚議　倫

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
非古先用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待奇才為用
益以此也靖康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

如雲習於奴兒安不知所為平時往明行修衣
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對其職至於助桀為虐
忌君賣國不恥言者樞密王公名臣緒孫跌蕩
不羈澤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
激烈謫章數宵　欽宗為之改容擢於布衣待
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為奇男子也師肩既建賛
為勸進之舉　高宗嘉其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
虜國有徇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帝
往來再三忠膽義膽折服偃蹇訖歸之成為力
最多公之志益未已也故每當控辭必以秉機
用兵為請旬復以臣為憂如其志宜止於和戎
哉再使敵番音問斷絕虜誘以高爵卹不就脅
以嚴誅而不懼引義而向伏劍以死郡邑為之
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國乖小康之士其能以忠
徇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大常易名曰節曰
愍無可疑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形士之無方不
塵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忠襄公覆謚議

謚所以易名也法為應謚雖功烈不見於世亦
必隨其人之所位而摘之此孔子之所以為文
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
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屑篤志問學隆師
親友者學好古若有不能自已者古人以公子
而厉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
第優游都城以徼顯位是時四方无事朝廷晉
安周施請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
言類先于世故者自號治民休有惠愛晚登禁
途益有志于致忠致〻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
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怨焉惜乎未見其止
也宮薄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礼官即其已行者
揆之以法猶以惠勲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几雖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太宗嘗賞其直言徵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不然臣敢數批逆鱗哉在憲宗時无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由人臣之情亦必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于九重之前者至難惟在人君有以導之憲宗有意正觀之治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屈其辭臣如此中興唐祚不在茲乎仰惟陛下和顏聽言好善忘勢凡有奏對無不俯納虛懷博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聞且聾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群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遽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刪暮減恐無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群臣為免煩瀆之故陛下因為无事可言秋憂過計昧死陳延頸 陛下屬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竭魏徵李絳之忠知无不言言无不盡上下交泰以興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今行之預何事之不濟哉竊見 陛下視朝之際宰執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 壽皇在御之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容詢訪此實 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八年房玄齡受言奏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凡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用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

以新舊為先後哉新而貴舊而不肖安可捨新
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
政之體乎
正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
宿衛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
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
朕德於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汚解任自陳嘗在
秦王幕府二備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
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恩是使為善者
懼上欲照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
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
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
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
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
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
功臣多矣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
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
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
世磨鈍鼓舞天下而天下為之服役者以其
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
于左右者往往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
出万死而得一生及見真王之盛者蓋凡
也太宗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舊勳而求遷
官者未始輕予新人衛者不肯偏用至于坐
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惟不忘而
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
正觀之治　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考　陛
下毓德春宮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
甚多既歷四年方枝援求請今他未已動煩
宸衷曲為遷就臣願　陛下遠鑒之星之公
以近遵　列聖之法裁抑僥倖各使安分
而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
明非為小補
唐鑑
太宗正觀三年命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
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面從不
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材也

房玄齡等皆植首獻

臣聞樞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已舜之命
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
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又先之曰命汝
作納言以納名官欲其能納已命令之通
于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
病命令不審則亦必傷人矣飲食也柔則當
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知剛柔知茹
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
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
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
者矣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欲責而使之言范
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
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
則是胥吏而已仰惟 陛下早悟知事虛已
聽言後者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
將躋隆大舜乎遠法衛之訓而臣猶以太宗
之事為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
執藝事以諫之意惟 陛下行事每每如此

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正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同封
駁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之
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
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
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
由尚書內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
而為姦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於
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
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
進司應詔敕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
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
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 太宗
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
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於始也
今之釋臣雖不牽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
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
弊也

臣竊維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

審則駮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
之塗歸李藩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
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
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遂失其職
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原特振其職業妙選
名臣為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
駮曰應該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爭
事無輕重改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駮詳覈是
其所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駮
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瀆宸聽伏
後省寖失其職紀綱廢壞所關者大是敢仰
請　太宗致治之要為　陛下言之庶使後
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
勝惓惓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故
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
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
師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
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文如
之文武雖曰積躬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
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
制焉　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　祖后
母后於宮中見之無時　至尊壽皇聖帝之
事　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倣從漢制
二十八年終始不倦　陛下今春過宮者再
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聲四起自茲以後積
兩既可出　拘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
月矣都人顒顒日望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
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風戒
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　兩宮之歡下以
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

資治通鑑

唐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
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
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
又今行計以成不可復止願速示還期以解
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太安宮

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爲車駕此行欲已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處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寤主聽垂憲後世仰惟 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日歲旦三詣 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猶未久也霜寒陰雨間雖屢出竊聞 壽皇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去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鳴蹕至近伏恐 壽皇思念誠望出自聖意亟修定省之禮安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獨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發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几廢建炎紹興之初 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力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論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季尤深于春秋其非深于此者嘗步綴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條統所在某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

泗之間在西狩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
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
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
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
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又以一
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
未幾去國而某亦歸雖君相忘于江湖而友朋
之來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號以請則曰
此某身後之書也迨辛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
出其門人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

轍與其徒往在友以一書來山名是如獲希世
之珍屏去官書旁屋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
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
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咒完經旨洋罔世變蓋
有所謂隱威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
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統知有天
子之命王室就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
復知有王矣威公之後齊不能而晉霸之以既
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與而復

徽吳出而盟諸夏于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
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矣
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
而為威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歟曰如諸侯
改元前所未有齊書諸大國凡數世間有世而
元年至記屬王命聯始有紀年古者諸侯各私
史乘與梼杌春秋皆專之進之史也書齊鄭盟于
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
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
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

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
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
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于天
下罪莫甚于鄭莊宋曹齊衛決之而父子兄弟
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
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表鄭為亂階侵蔡遂
伐楚以告齊威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告楚莊之
伯足以見衰盛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
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

厲之後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衰夏之亦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于戈兵所不貶于王帛之使則從其爵功懲著矣之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既不推其甚則于爭端餘實歸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讓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趙匡魯之周天子禮樂以周公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

說鄭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略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雖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徒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傳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作故之或以凡例為淺而不敢或以例非左氏之意書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竟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先傳疑有缺墜公之求于傳者

詳矣嗚呼吳止齋游前後二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既無珍齊之遺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於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學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李閣

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婿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以補上舍給與改元德音免廢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二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于上前擢貳卿將驟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中壽而没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荊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

程氏為本又傳採諸儒之說為之集說其說粹
然一出于正然猶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
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集川序某正長外家任
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林
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畧不以事物自
攖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
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
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
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
秋以來未有發此秘者公亦曰仲尼慨先王經
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
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為旦以文
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素望魯之子孫也
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
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
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
疑女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欲師也
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
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
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某何人而敢
與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
弗敢辭公諱夙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益
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
而頗逸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漢張禹等
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為之傳而
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多譏
及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
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為行孔而廢鄭
諸儒爭辨紛起明皇亦以今本註而序之書以
八分刻之石臺猶在長安學而習之皆此也司
馬文正公僅得古文於祕閣之藏為之指解書
以進 仁宗 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
竟自漢以來何甚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李
公大資純孝篤孝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
惟貫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
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忍
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
遺之識甚微而其効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

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
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證要非茍然者紹興五
年七月　皇帝踐祚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
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為之繳進於經
筵初欲刊于廣信而未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
未行將刊于家求為後序繼曰故自天子至於
庶人者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
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
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者此
說非也古文十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文

其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
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其禍敗
而益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李使君以明皇
之事證之是矣某竊以為猶未為詳且明敢申
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
在此數語發揮之蓋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於
孝本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為曾子發之言之
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
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

禍患者然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其述孝治
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於此
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
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上
為喪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
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
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乎以其能全而歸之自
以為知免矣然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丈夫
之置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
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某餘生無幾深知親懼

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
二公之說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
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史魚司馬子長之慕
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　本朝先正明德
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
善行皆當取則而匪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
忠宣范公言行錄又讀終始正季大節偉識宏
度賛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

蔿一而不可得也如奏歸田錄等書責人如青
已助虞成隱之計又君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讀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
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遠曾孫中書舍人之
菜兒過謁某曰忠宣文集未行于世晚而竊居
永州三年郡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析赴郡
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往以見
委某謹謝之且曰說者不爲害非晚進之事豈
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
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識

雖爲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泰山孫
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
益發爲詞章根柢本經切于論事與有長訣而
一出于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
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
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不歸于
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
某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處
謨相業其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于忠恕得
二者皆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

窺者隘恭雖謹先畏捆人過者當爲勇決過於
責齊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
度閎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慾不
止於不行色含人虞兄所通奧妙以其見於外
者一二言之鄭緒書參羅公襄州及言者攻緒
則極力爭之謂之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
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情朝廷事體
下以安人情又側蘇黃門擢揚畏擇章而公去
相位曰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爲解黃門
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待罪父年九十餘

尤一使郡公言當還性於而合其親公奉以歸
新法不命而去及溫公將盡改興豐之法公謂
待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偏盡從一事尤
不即果操心類如此公既盡明而貫知隨州尋
竄永州蓋子厚兄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
先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濤中覆舟於江
以救僅免拭面而謂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耶
嗚呼使之遂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
書此非它人所及也蔡新州至得罪公力救之
上仲庸中下遠同列贊如劉元城諸人以吳處

孝爲衆存居親而祇公亦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賁其无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自列忠肅呂汲公等雖終于貶所共得免于已甚者始知公之不負新州士元之力也汲公輩寘嶺表郅散未須先請難復恩宥公獨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痛何以自存迹其所處二固特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国害公慶卑可鑒也不惟欲寢 泰陵正欲感動孝肇使之革心而從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 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国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莫欽聖顯肅皇后與 徽皇倚公而爲政至建中使遠至湖外好賜帝復迎勞不絶公時在瘴癘風痺中知上寀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僅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改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国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偃君呂又爲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于此乎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紳書

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益薄以疾蚤歿忠宣與二季皆顯赫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益薄之曾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国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于史可知也元豐之初王德已成天容穆然群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嚴獨進一爲柱史許以直前而又尊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委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群一時才氣先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灾變警戒邊計饒之非實壯西師之舉李除吏易之罰息而別以內外獄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猿之明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要移主意而一出于義理之正言議風采凜凜生氣 神宗傾聽奬援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還

知
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聽
命元祐有所論議名蓋皆具臣不足以仇下風
耳不然火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
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某為序某
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魯南讀
為之序而陳後山繼之使某誦左丞之書則可
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某曰吾有以
應子之求矣田承君為天下士也送別鄭道鄉
之言可畏可仰是豈首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
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容微承君不足以

入公之幕也為公家傳其摘公之文則曰辭屬
駿發平歸宿于道制詰温潤豐美得中和之氣
而屬辭聽給成于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
通行者傳公為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蔡制尹
京者不行詞時高麗脩貢數以奏章上而所用
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為之批政欲人求
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既為丞
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名屬于公居翰苑
之妙畧五朝之大鄰皆竭：如丹人採長老之
論縉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書筆語直

鄰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槩整
峻如唐陽造昌黎有曰知其審可以信其重之知
其重可以信其客公之矣足以表于古承君之
言可以信後世某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改成暇日
以家藏男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某為序謝
不敢且曰濟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
敢題于後曰高我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
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為利此學者之

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避而不變者也君
夫平日之論高出于變爲之上而至其遇時之
事乃畏出于胥吏之下者此固今年之所鄙也
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而有犯
之以詠情性暢幽鬱盡其于道如此而其辭足
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有所畏避而不敢
盡言某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焉三復公之遺
文而得其為人若其抱負素已不群卒之忠義
先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為欣所友自東坡先
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方言之業經濟

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 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定異言尤激烈三上 英宗書又皆人所难言迨 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变至有遠在蜀万里外官為倫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膴仕者公方牢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蓋不苟以平進而挑章力辯徼纳名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庐山与刘公凝之騎牛松下穷幽尋勝以自娱

通嗚呼非疑之不足以當歐阳公之庐山高非公不足以俗凝之之剛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方老以死其子訴究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淳秋丞及刪定二公三傳而二卿出陳氏益大天云之振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犹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既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独為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 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首賦地均不特險阻莫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 祖宗仁澤深厚承千百年高檯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能继班張之作者 仁宗稱右有為最新百度之物彬彬鄉為盛際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為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十餘之勞指陳事实无夸羽之過賦奏天子嘆异之命近臣讀于邇英閣由諸生擢為李百声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几 神宗上賓公亦紙袖不自表暴 哲宗始異之文館 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 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殁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盖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為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它本間見手筆又得京本之選與公之曾孫鑄裒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结

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尚考其
歲月仕宦殊為流落吏既銓部試遠邑雖帰班
于朝坐視拔径不一遂爲三館卅應僅登松班
而旅死矣盖其孝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
木雞自以為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
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
能自已人必以為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
力學以寸進者及詳求其辭経史百家之言盤
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工之深而致力之
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机杼

見綉秋典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聲鏡烏
几之銘可与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精神之交則
送穷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
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為濫矣平居篇養
痾為之校讐三數過犹未敢以為尽方洪承季
左丞續賦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為考之群書
暴為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
自比張載劉逵為三都之訓詁也夕先世与公
家有事契且嘗受真為公之詩文章不泯沒山
之頓也 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亡自號歷官詳

見志銘云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判曾祖
賢良都官家集又以請真之文並傳以慰邦人
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數等類非文史之
所能為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擬前古 徽宗在御天下承
平上則日有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
朱草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无虛時文
士角立爭奮所長无不工緻形容鋪張以為盛
觀舍進策明州得杓杞宿根于土中其形契狀

仙家以為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于壬戌正
符所屬之辰尤以為善祥百寮欲以語朝奉表
諸公闔筆相視无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來
于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
來而无能應者時翰林學士慕公為諸生出慕
袖間无不驚服呈是已為學官有薦公名者延
致東閣校以觀意公從容屬辭妙絕一時首曰
靈根夜吠變異質于千年弱騎朝馳薦孕人之
万壽春意函池蔽之久实王炉恢復之初物豈
无知時若有待既進天子為之改容即日喧傳

宗師諸公咸自以為弗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濆蓄積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聲名日起遂登館殿未及施用而以內艱去吳建炎二年高宗駐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為郎明年擢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拜預聞召試中書之不加點上音擊賞即正西掖進用之捷未有近比者秉南渡之行必在帝側其代三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脩不屈廢指呂忠穆公以首相開督府訓辭流為宗佛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患歸揭暑奔宿將王淵之貴咸所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如盡公篤意儒術博覽強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尤時為世不為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嘗當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視然取青媲白以為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凡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為長句全引古語以為奇偶及累正氣況本以文法字順便于宣讀而一辭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為善也惟公與汪彥章追迹古作雖四六之體至于今稱之然此特公皆為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都退多制稟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為多焉公之薨于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稱相草麻之憾恨不得作心為至二十九年而後宗丞李公孟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嫌于集公之文為五十六卷藏于家公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贊仰丹丘始見家集益固當慶之詳晚而披閱有史生者以公之意孫奇有焉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為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才奉天豈可尤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屬謝詩工制稟具在蠹墜中更生欽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孟察遂文將遂版行願為之序公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千不朽不復固辭屬更憂患既免喪而後敢為下筆慎不足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愧而書之公諱崇礼字叔厚維州

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鄭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為難苟未見實行形貌言語名譽之華皆未知可以保其往如今人所以難知已又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失實不得其賢否之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至於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或溢美章跡多溢惡以為難考然其行事具見於己為文者皆出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備在粲然不誣考其所安斷可識矣鄭林居士向公實文簡公五世孫也垂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群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閒已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元〻閒為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偽楚之變即移之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挫其姦心聞者韙之高宗初聞元帥幕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手植者齎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功進切中事机　上深嘉之承制補植以

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実始于此及師長
沙磨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絶力不足而城
破就浸于城巷戰以挨斂矢退尽所以撫摩之
力楚又至今徳之尋改鄂州行欠衡阻曹成李
宏賊衆十万將肆侵攻公肩輿入書成賊壘撓
以大義不敢為暴遂獲鍾相降楊么表上眷顧
遷擢之序選入從出蒲蚓莫忠力凡至大用蜎
嫉者乘而公雖老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
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美香山自號
曰薌林有船回泛宅　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

字及企疎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同邑山連玉
笥觀淇如隱君子居壁嵒以山水木石門皆
棐以古刻灵龜者鶴刻搜其間自著五十詩以
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興寧之乙
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
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与淵
明同甲子歸林已後七年遅又言香山與潯陽
履道坊楊常侍旧宅薌林渴臨江五柳坊楊遵
道光祿别墅有詩云真同清江与洛阳山林總
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

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薌林相去已百祀江聲
有漂情市朝多見忘杭州倚看山蘇州堤边住
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上梁　文云坊名五柳
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
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英士大夫往来者必造見
又素善容相与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天
錄濟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
克次年三月復歸有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
終焉勤勞著於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無論
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

泉之記草木数十年来幾致傾圮復衰一時名
公書天刻為薌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而世
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為湖廣總屬
分司九江受知於使君表叔樊介以求序且
言也刊公之家傳行狀書志銘為一編又刊拘僑
楚撤稿及諸賢跋語它日又將刊　家集行於世
集生晩雖不及拜公林下生長外家　外祖汪公
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為汪氏及　恭堂生雲
閣賦詩老太師岐公初房晁正及趣事於吳門暴
崇香與故多見公之豪翰藝風高風今又盡得

公之詩又雜著知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事所贈多今乃知為公之詩公為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為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正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萬倫體制而又能出入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之簡典刑之存非由季之士所易及也某庸陋不佞何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加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尚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為謁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項元充筆江公書薌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諲字伯恭官至徽猷閣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易洪氏自忠宣公以文章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虜庭當干戈倥傯之際執節不屈追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與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　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況父子與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聞萃于一門赫然為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尤達者也公生於宣和二年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己罷中書舍人攝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使再拜西掖期歲為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門吳　高宗皇帝時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乃為翰林承旨擇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終至督未從容應之慕合辭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　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為敗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既而曰施於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又贍蓄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從字順隨物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某由鄉書就試公一見之卷見取寘之前列而弟二策中誤犯　泰陵舊諱公嘆惜不已為引吳若等例奏聞蒙借甚寵得旨降元末等首名某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也公之子二樞密守峽州將楚明至上饒而璵褘知餘姚縣又亡於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某為序未及也其婿汪君某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為言某方

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伷又面以為請某何敢當
他以卿恩未報人頗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
為右侍相謚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
士謚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
公諱遵字景嚴考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
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為　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
之在唐也光燄万丈又容贊歎諸子叔弼兄弟
咸得家傳季默之子徽猷閣待制遜孺則諸孫
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銖銘公之墓
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禀于自然不勞追琢
詩篇賦頌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体製不一
各極其妙而家法默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
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
得其全公之孫倣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千卷鋟
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身得六一
先生之傳而王蒙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
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
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為可惜然此足
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
皆當傳錄而况於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
能傳斯文于其家世尚勉之哉公諱慈溫孺其
字自號靜退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大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于後資禀有厚
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質器度過人則自
應焉勝有作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
道不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于太學一
身秦廁國有舍授課于梁闈公時年才十七八
暑無恨意丞醉其擊刖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
噓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詰其故孰報
齋中群士競籌人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
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為大觀三年上舍第
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眡之矣
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詳加以問學之懿其發
為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
舍人及契冊擢左史用許直眡宣和末知冀州
獨能堅壁以抗虜暴靖康初漕江東平利亭之
變入紹興為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

命雄藻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久論事封駁
當人所難又以力鬪和議蓋與時忤遷戶選國
外補去國之際犹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人討
為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
不復有仕宦意詠詩自娛筆力愈偉晨闇憂世
著詠古數十篇雖汎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
病深切著明有范大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
惜乎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班
以郎漕與大藩今府江西愚重方迎奉先親而
當冤懷舊危中渴力不少顧避湛以金玉魁決
斟克繼大門為京口戴東當有時名有以知公
之澤未艾也二孫以其游從之舊出公遺文三
十卷求序某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
日慕用之誠辛託名於不腐敬謹書之公諱循
道字仁之第仲六人兄弟為一門之盛凡尚書
彌天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公自號云

漕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曹公薨十月壬戌 追壽宮遣中使賜以
宸翰有曰歷事四 痒國事從 徽考北狩
至燕被密旨晝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继统
虜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兀术力陳禍福虜
退還淮繼令請 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
思使虜感動俾予毋子如初逆亮方圖南下今
往覘其意陳前後盟約声色俱厲亮令以縛禠
藉之終始一節英概不渝今讀告終為之惻然
因疏其行事大槩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嗚
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槩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
于時其殁也苟得名士巨公為之志亦足以垂
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殁才日而斯文生
于茲極隆耀一世先正諸公閒得碑銘多屬詞
臣為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奇妙之
簡事跡未有如斯之盛者碩雖刻銘彝鼎無以
尚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某于公二子俱
識於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厚公
薨十七年矣某公之文俾集序之且曰先公蚤
入大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于六藝
百家見一日輟吟而傳教也詩大至多界偷聚
体綜與乾道閒出入 兩宮奉請燕之閒最承
寵眷譴謹已甚先毫發之瑕一時筆墨類多出

其子易簀之際以藁屬紹白爾為我傳之涕泣
拜受槃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榮周已具于高
宗之褒賜文字未有以自表刻家世業儒大父
莫顯又父　參政上蔡謝公為之序引行于世自
度多病早　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李同郎者能
加一言于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衢州奏事
上記尹京時實在幕府間勞優渥遂留為郎庇
職未几他不暇問參參獨以遺文為言誠足以
攄其家矣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
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遠意有隱居子之風
又永易以一掃盡也蓋嘗登沖霄之庐既重趣
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是兵部之請故
為之書公諱動字功顯謚忠靖累贈太師拓隱
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詮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參院所為
詩文名曰詮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
曰公于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
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詮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
為詮衒賣也顔黃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
至無寸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
號為詅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辭耳公諱
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為長沙尉一
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牋翰委公從容談
應允不曲當時余伯父楊州為漕使公首以長
牋進謁有曰東懷錯落有秋風鱸鱠之界舊李
蕪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為賓
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復為
中司遂辟公檢法官迄六察為郎而歸自此三
數十年閒僅一再以蘆節出終不得為文字官
以展窺所長識者恨之余倅丹丘始得拜公之
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
居聚書數万卷于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
沉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
與之抗禮後進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
晚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為悽
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渊因求余序其首
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放藁盡出而
行於世以慰其平生事覘之功則箕裘可以不
墜矣陳子高克名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

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收拾于江右覩以貽過僊
旋而予高之詩益顯公亦將寄此望于後人乎
然續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所終窮學無止法自非全人誰能盡之觀志
學已至從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于斯道隨
造詣之淺深用功之多寡如織于山漁于海死
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人之蘊與君環溪者殆
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改齋漫錄筆書而知有
臨川吳虎臣之名際與敖元同年有二吳曰澥
曰鎰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曾嘗分衆陵之有澥
字德深終太學錄鎰字仲叔終湖南轉運判官
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
里中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
接從容于林酒間亦是族也既別去始得環溪
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
澧陽時所刊恨不及而與之商榷既老歷朝有
名大札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
併以江右諸奏請賜謚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
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為惜欲于科目之外
收嚴究之遺而下之有司夕未及報再見泣以
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齎
志以歿幾幽孤孫以其言至大暮依仲於身後
而事未有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亟懇請余於吳
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
傳也焉志好古盡孝事親固以師表鄉閭名聞
京師工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旋璣明大理
自然終歸之人事已微之應本制論期難々王
度者以身周旋從事於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
通言簡不及涵修不及凡學順而意宏辭麗而
理疏仲叔吏部云朱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
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
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於易執旁通於
百家而游藝于史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
深於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於禮故又二
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於世
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為
言之言亦不朽又曰孔聖之書無難讀之文
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於為
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登成而進修不自

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為言之言而壽正同於韓昌黎為可嘆也磨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於時徒以序而傳先生下視歷有餘棨溪之窈而深缭而曲又豈減於盤谷所歎于愿者時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夫甚別圖之。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為四庫尚矣　國家中秘之儲士大夫家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充棟汗牛不獻其多非特玩其辭也蓋嘗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詳然又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于胸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故其言則如生其時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養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翱翔未始一日去書及為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温淳姑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微意高遠而渾然不見圭角寔似其為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後徧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某嘗狀其行為詳然傳於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知筠州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藁為三十卷俾某序之某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藁沐三誦而後嘆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嘗問視草之體于魯公々曰穎長公才氣過往不可強追軌躅少公沈厚爾雅尚庶幾為其于公之文不敢輕為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道淳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公之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實某之姑之夫也其亡也某為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方輯其詩文若干卷號酌古堂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求序于某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此又奚忍辭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仕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宗正少卿欲命以官力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于科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其長弟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風公之自立者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幸不必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為舉子業而一意

于李忠貧溪居窮經閲史手自編輯及見王荼
微洋諸公作詩真欲追縱陳簡齋及方爲章一
詠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
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歎其業未嘗無為而作
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當時切于世務理
之所在无所回撓壓之以万鈞震之以雷霆不
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无益廣西論鹽法
之不可輕变其為害楊者冗四方章奏之類皆
如五穀桑石之適於実用若其王論謂　翼祖
雖已入桃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為嫌字及

庙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
是也若書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繞
不應自繙其言皆可以為後世風派醞藉如晋
宋閒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莅官而克勤
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閑見之讀者
自可得其為人又不待于贅辭自少至老聚書
六萬餘卷多自某校為之因甚詳名堂以酌古
鼎彝古刻分列其下某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
進不以前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閒偶未死不
可不為發其幽光餘以見其志銘者不復載公

諱正己字正足潜今丞總請能守先詞尚當勉
銘素風以允王氏之家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虎公以望郎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正之年
不以病不以放致為臣而歸天子既寵褒之朝
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為歌詩以餞其行郡
太守傳其事褒以為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
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詩公寄贈若山
園白題等益之為十卷所以顯揚光君子之清
風峻節歆動中外益其祖悵之盛如二疏歌詩

之多如楊巨源而其炭尚猪其去尤高雖時移
歲久一覽此編赫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
懦也現夫大篇短章鏗鏘暎見極其形容之美
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庶几公之所立也然而
至今未聞有継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
無其心有其心而无其決者哉其初謁公于堂
上實于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觴豆
于煙霏空翠之乘退而賦十三詩以歌其遺又
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為屬自惟宦情
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湮漶突視公不

侍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觀花為養尚得自恕也今兒衰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掛冠之章尠于得請是敢蕩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其子志銘在泉二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檗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結吳間名之後民者尚多俊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綉民平叔及其子咏皆有詩聲又有名璜字德劭者平原公之後孫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才而頹誕放恥從進士本里人或與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聞李雨曹魁舉又嘔哭之乃曰角書不信我將試矣一試果魁惟楊後寓四明筆力推邁人所罕及時初脫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沈公泰與念國公元奉綱潘公子賦良肯皆一時名公莫不倚譬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為教官與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晚多禪剎住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為婿資送特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夫乃復為此耶竟不報既不得志場屋窮數飢餓以終其身不娶死子晚從容志禪師于言下有省益耽內典以其

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香我爲鉊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邁為蓋則為叙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使是龐居士又却無人責罪雖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御言德劭病革猶假之問何為文用僧膳客為何事曰佳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爾出書一囊乃與蓮叢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之以為己作尹時相忘方釋惱時戲綢尚如其里人識伯與叔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大名從侍御諾子借囊出叢而手編之又多殘缺斷壞不可盡録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篇釐為十二卷俾余為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氏長慶詩譜録寄吳門使君李謙叔既為列于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迨為建寧當為版行余惜其文之將就泯沒而有傳也為序其大槩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皆欲有聞于世而困仍埋沒與草木俱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几德邵之集藏于侍御之家傳于伯與又因余與謙叔而行于

世𥘉非寧與若其詩句之工妙文体之高勝出入古今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槩菴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康熙五年余自刪定郎贊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行義高潔甑辭不與世合環堵蕭瑟恐窮如鐵石一郡人士都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間于是遂初尤公尚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為之序然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某景思笑不答而請不已余唶然曰吾知之矣君跡出入古今作者門戶善偏而体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体惟大篇為难非積學不可為而人非積學所斂到之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若放闊見層出如陰陽用兵多多益辨变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為不可及君盖于此有得者如羅漢鎖頭羅漢擲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集陵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頗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十年得此于人者盖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吏僕之以酒酣歌去遂書以遺之

静斋述論序

靜齋者君才翁自號也才翁其靜者也如歷根昔與其兄德翁相與為命窮　山嘗試流寓為飛壁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今丞相吳從之事才翁李子本原又自刻厉文章日高無倫與体嘗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依以金為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汙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援以官力辭白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舉矣援身之又不肯仕為求祠祿使耕此以試漕臺兩預薦書又不利于春官遂不為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文錢公亦歿亦不累為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約祖紛即止家死冠嘗通謁止孫長安李某白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已如康節之在洛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掛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

清談疊疊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以與之偕行
有直諒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于
世又不幸年九十八而殁書類皆嗟惜之有子
曰述丞相視之如子甞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
俾述來見出才翁所著述論五十餘篇求為序
引某曰聞才翁之名贊倅丹丘始交下風觴詠
相從欣然莫逆安情久尚罕篤聞往來都下飄
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消也嘗以詩贈君
歸有云文可演論詩更工悠然婢娩世塵中平
生不復過飄飛兩脚何妨類轉蓬彼哉勞心論

出處武今無夢卦窮通江神圖編撞撞者未往
無實只此翁才翁得之甚真回首三十年矣才
翁家長安大父及與穎渠淳沐諸公游號漓水
先生文集行于世多入陝西戎幕晚暢包事屬
大抵矣以抗疏不合坐廢歲久屬化國中年高
且病乃以為旧德知無提起以守秦州江城卒
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入
嶠南又又卒于獐鄉嶠愚何可堪邪才翁詩文
至多未暇編集述論則其所舉之著見者言緒
正大文詞溫博論治体則欲返本而不求于末

摘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反文
謂至人應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為詳
明既無科舉之累求責論以取富貴耶諸
胸中实見而筆之名曰述論而实非述也若言
情貴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又自其躬行
得之非貞靜者能及此邪余既為之序又念才
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
龜明延郎世其家今為丹丘人

放麑子集序

秦西巴不恐一麑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為子傅
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犹未及放麑之称至唐
陳子昂感遇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
後山託疾謁告擅去官詣以送坡公其詩有云
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恐正用此事然亦一時
之不恐耳吾友蔣仲武文質仁厚自號放麑子
蓋終身奉奉於此者其為人不言可知始與之
同從周先生仲宪之綱相与最厚余是時讀書
于蕉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廚仲武時時相
過清談借書動至終日以是知之益深余老矣
回首朋遊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稿求

序閱其名曰放麑子集讀之愴然是誠吾亡友之本心也仲武嗜孝如嗜美于書無所不讀于詩無所不記雖盡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得少見於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牘者與篇隱快緋官小說聞之如響少工詞賦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于有司以此窮老而不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斯人既不可復見撫遺編而歎息余同人之積德不及流于人而後共以救療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私中自力于季效張橫渠体以絕自發吾詩之微哉有父風又聞其三孫傾然有立且仲武之門者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旧矣曾叔祖丞議甘氣尤復佛不辟妙手決科剛介自守至平時寧貧戶以勢之不為動未几罷歸本不偶以歿時聞諸父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寅丞詠仲子火力李有父風言叔真祭寧傾坐人視功名若不足以覓爲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質庄一不恥與妻子郊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李往來江湖間止武昌浮彭蠡歷竟陵地極秀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石潭安貧樂如雅離剝門皆山俯溪如世所歷老廊之清寂至則情謎去則宴坐危閣老農來漁與同鐘恭樂易宗覓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教伊洛道德之書聲老請學之說讀之隨意手抄細書滿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進雖書生爲子以為难且勞者為之不少勸老成典刑今尤人之所畏服也其言永嘉一日以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餘舒錢閣方可文餘藏修遊自不出於此番易張紫微嘗有妙詩吾既與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益富每居閑勝事也汝爲我序之某謝不敢跋叔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旧聞荊国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季易先生礼公斯之辛雲齋韻始知紫微盖循諸公之旧非倡也併錄一詩以歸獨恨未見槩通之作耳某仲兄頃亦同賦存曰但愛窓間冬日煖不知門外北風涼叔祖擊節歎賞以爲正得我之意柳所

存之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誼先生以儒者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躡世科，助教最幼，家傳禮易而遂于以奉，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覧輒不忘，許叔重說文解字尋皆記誦。其于六經句讀點法尤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声，其字皆點平声，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為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為詳審，集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所不及。讀書者多自為觧，口口相授，遇有难字始為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以時皆讀之，自首至尾殆无遺失。其侍坐最久，粗傳緒餘，又以授兒曹，使不至於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尤篤，五鼓而興，灯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遍，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子不偶，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東，航辭寡合，独居郊外光庐中，諫肘處宿，精登場屋，年逾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蘇黄三家詩集，類以声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经四寫而後成書，以示某曰：此吾以通曉境者也，雖若无補，然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于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又以我為無所用心而為此，吾子其為吾言之。某曰：唯。旧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礼記二書，悉以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後生之偷墮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誼先生以儒者起家，仍三世登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子鎖試以来，鳴墙不書者至于五紀。從兄編脩景山始因太學舍選，与教授兄少盡同上舍，與三十年進士李又三年而後其継之。大學群試中入士庠，獨世科登朝，行揚州鹿，皆兄為之倡。兄少有場屋声，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学正字、正李主簿、星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以浴家闇，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逝已矣。門户不競，可勝嘆哉！遺文散失，未暇會粹，平日游戲為長短句甚多，収得廣人風韻，其

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壻黄定之安道偶得殘藁處敍之板而求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向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留之罷而有作長短句特詳之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工賦篇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為大字官輒退之云乃令吾姪掌帝之制翻閱此編為之于邑兄嘗以為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攻媿文集卷第四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為一日之力而後慶為有餘慶至于有餘而後能備能順哉恭惟致政太保左丞相魏公際遇真主于龍潛之日元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專國秉皇上篤日新之思二紀之間所以寵綏其身榮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上印後則賜第于京師掛衣冠則分湖之一曲雍容進退為國元老四方之人无不以備福為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始丞相事母齊国大夫人至孝足見大拜者數年九釋之養四班之儀照映今昔凡孝子親者親其身歆羨望萬一而不可得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年登八袠其女先八十有三四弟亦皆六十餘

矣一門同氣咸壽而康奇觴相屬朱顏華髮婍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欽仰盛事咸請繪而為圖丞相曰幸哉兄弟兄弟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以上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為歌詩播之樂府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礼部侍郎某以次对奉祠次子都官郎官集入制司議幕卑辟從子婦皆盛服環侍行酒稜囊鯀子弟職樂飲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者莫之集且有四人同生而午之歌熙皆合衆姓而盛之無出于一家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阳馬氏擅白眉之譽亦未聞以大耋之年而全對床共枕之樂而又得嬉戲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之有嘻兹於可謂備福也已固成遂得良工為之寫照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兄恂恂怡怡如啟咲諧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遇乎其容重然之態大學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為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德隱入行先生又以與季絶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于世福慶流演是生我公其右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絶口不道關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薦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凜已哭而日廬之今已厚而日增之閭門習成忠厚與一人而兢兢事者史氏之吳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為一善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然則蹈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茲圖乎丞相顧某曰子為我序以某不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与魯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闕歎而忘肉味與人歌而善又反之而後和之太師摯而下適齊適楚入河入海又謹識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散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吾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以胡虜而樂純已矣以 祖宗全盛之

時聚天下律治之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合于古而不可得盖其声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求之非黍是以量也未有能以律而求声者而况于今乎當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為宮之法益以變宮變徵而求八十四調調為七声其說甚備盖本出于龜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于世乃与周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礼部樂書講周礼正以圜鍾函鍾黄鍾為宮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声痛表樂之入中国 必欲尽去之蘇与其它論樂者異閑居无事讀之尽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胡當用舜曲无所不說其間重見者二多與可謂詳博矣求其所謂声者終不可得與合其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苦其舛誤无所放證閩建昌陳史為刊此書与礼書並傳取而校之類以改定者其中又亦互有得失備為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見畢又聞直齋士陳公之子芾為南豊寄因以寄之南豊欲刻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矣精力月衰而氣習未除強為少年書生事亦可笑矣校書如掃塵而况拙者尚望多聞之士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使後来者有攷焉亦區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奪而終无定論今之君子季此者益寡建安蔡季通従晦菴朱先生游學問該洽特論皆有依據一見而及此因得而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遍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証謂雅鄭固已遠絕而燕樂尤為混靡然推其所自实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与律呂同名而声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通謂律度量衡言益有叙者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為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声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為黄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為圖為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嘆曰為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后世耽玩而人心

日滴風俗日詩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
矣然各宮與調猶曰黃鐘中呂南呂以紀律本
意謂聲辭變而名尚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
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於學當先
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得樂之原此書之
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
不能自進于此李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
歲已棄科舉此老其遂甲午乎李通此行得一
覌頌臺之樂歸而益考諸書欲使樂書全備焉
矣然古詩妙者猶不知神解如爲蜀帶等人
亦能於神者恐非書所能盡李通用工已深更
加勉焉必無歉于我然後可傳諸又求大樂之
書而觀之當俟後日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
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
伯恭丈與某爲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
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摹宏大而克勤
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閫範之類不
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

于日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
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固雖委曲而体則
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己待人臨事
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
學者循循然如履平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
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
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某爲之
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之
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
不能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完非
嘉種然必藝于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于實善
必有諸己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聖神
此書識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益將以蓄
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有以諸
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不負矣此書初
以師初名後又改爲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爲
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
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

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礼註疏亦見其畧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合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小年之學非曰夲者之小事礼壞樂崩射御希習數夲六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説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畧惟許叔重著説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氷中興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澴此夲楚金在江南既為通釋部叙通論袪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文著韻譜備矣鼎臣入　本朝逮事　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尓後揚南仲章友直文勛邵餗陳稀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班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為書一編號曰復古用工數十年書成於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為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其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款言而未盡者謙中考証精諧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然有異論闕其疑筆作篆如真行然畧見根本之態惟体備而末重与人小異不入俗自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通傳于世款識銅字其休正尓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為之也魏字從委從嵬或省山以為韓魏之魏謙中為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巻字謙中以為當作闕而非于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雲篆揚亀山所作鍾息菴記終篇偶无此字碑額雖從　竟作隸体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異不能作篆心頗好之陽氷新篆猶為楚金所袪使二徐見此編於二先以譬之陽氷猶新而謙中一變于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丞命為講暇日以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用相与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寖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忍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去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不遠文章固非

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與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擇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摭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故論叢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今為一編定韻類分粲然可睹婁君之志勤矣盖孟堅生于東都傳承叔皮以成信史子長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舊失闕孟堅実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為知所本矣然亦有难辯者班之于馬時有遺失文意混沒如　有之不言坐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困然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為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指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為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此是可遺邪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于世現其趣向進進亦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丞俞喟然嘆曰婁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人有集以為盛事然自永嘉南渡以至有梁文氣日以卑弱所謂聯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公君舉為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子壽為其表兄秘閣角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編比類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膺延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為思叔之兄伯仲皆以詩書發身晚皆掛冠家居為鄉里標表已而思叔二子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做唐會要之体為西漢會要一書既為七十卷目錄二卷總為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秘閣是昆仲父子聯而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止如王氏詞華之比也三代之餘治效近古莫如西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映周密其言語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間讀者未易識其倫諸仲祥究心于此二十餘年无一事不錄无一語无據條列臚分秩然有

序閩卷一闋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古因其体
專以班氏為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考異同既
古之文類與近時漢雋博聞大略諸語字類等
書皆出其上士大夫好古者无不欲録而藏之
不患其不傳顧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
詩儒林之堂又錄秘閣之集思叔致書又以此
為屬為看其大畧惟老憊不能盡纂述之詳為
有娓云甯老名寧華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
名溥之益壁名肦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
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
為明廣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尚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
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為薦
紳先生難言之洛陽邵雍為皇極經世書以為
唐堯即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
宋之興年又畧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
之紀　運圖編年遍載紛要寶書最為優為給事
中晏公札嗜李如嗜炙手不釋卷尤長于考訂
著書不一嘗為資善堂教授輔導　帝子獨竭
心思去國二年青宮始建妙柬羣寀以吏部侍
郎召還首兼端尹　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
古札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千餘年興亡治
亂固已縱奔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根取平
時所纂帝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輯成四帙又
倫錄年號輔臣各為一編始自唐虞以至　光
宗皇帝凡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
畧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閏位五德之相生世系
之斷屬靡不提綱撮要又擇前賢立論精確者
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掌獻于儲扃
俾某序之某竊窺然書其曰彼瑤山玉彩之集
皆非此比也　皇太子講誦之餘重意閱習不
待編考史牒今古歷歷在目矣况公之持身挺
特論議直諒凡所著述皆有依據亦未嘗苟為
高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于正无可議者　皇
上崇建國本教以蒙可厭斋丞相為之少傅執
政大臣皆為賓客左右勸講開匯正大公為之
領袖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無窮之福也
某何敢贅辭

溫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向晉爲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者至天聖初來居士庶翕進士邦人榮之以名其閭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矣考鄉薦之額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縣大率外此以進一舉所第率過御薦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魁大廷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以倡李者此邦之士漸被爲多緣諸詞篇類有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其遺揆于哉樂儒風之方興爰致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

剡罝李官史訪其氏族鄉里別爲一編成盡其未以待來者雖然指氏之李大要在知本而敘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祿爵之得喪不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固故家之傳克而不止設流而達于源其爲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爲此邦書之集也斯撰而敘

送趙廉州序

趙史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李自少交名士寓居東嘉避寇置廬爲屋城西編環以竹樹如山中居擁書數千卷況酣其間客至則清談終日無倦色譚若與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論兵籌治道咸總：有端緒大自許以有用之才一時貴人爭薦之楊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致要津下並當在遠來過仙也自以家貧急養分合浦之符以歸正行領謂余當有言余曰本太夫人輕新遠遊嶺海挾宇之外惟謹視桑梓徑行佳山水有詩賦以寄哉此外尚何言然有一于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不及然史夫之誣觀柳子厚記零陵郡乳穴之復載穴人之言曰嚮吾以刺史之貪虐嗜利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且乳穴民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摩絕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其吾安得不以盡告讀之喟然笑曰是味返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寶者又在深險之地劉氏在嶠南役兵採珠至糜石于其足而絕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難不止如乳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然乎史君往矣自今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

民生
可樂矣當舉巵酒而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聲上庠僂在舍選又其間學
詩治其進々未已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寄授
歷陽舉子雲某凡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路諸公
非先知己而為江右曹幕之行君向欲入蜀嘗
為大篇復亦為詩以送歷陽之役老為此來月
不暇給何處有詩趣致呂祭先生以規之某為
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又欲求名也疾吾
無是實而致名也甚乎名箴之言曰內不足者
急於人知而然有餘厭聞四馳昔者子路性悲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令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
至則名隨之非可要於鄉黨朋友也非可以德
道而干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
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凡得於外者
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於我者則死止
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尚進德修業惟日
不足雖欲避名不可得也古之決科姑以進身
而已所過者化陳迹俟不足言世之為大魁甲
大科者是仕進第一塗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
此場屋之声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慶
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為雅醫家尤以治傷寒為雅仲景一書
千古不朽蓋聖於醫者也　本朝索丞禹意好
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
出如蘄春之龐泗水之楊孫兒張銳諸公表易
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
人書尤為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為士而習醫自
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為本又將取前輩諸書
閱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附各條之下
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
齒駸駸不敢為私藏將板行于世來求一言余
好醫而不能學與之論難皆有據依學者可按
而求我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為有功也然嘗
聞之神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
在藥局放官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
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即令頒行而國醫皆
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
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辞若許學士叔何近世雅

尊其術於事方之外為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
惟治人書最要而倫晃易曉最合于古典余平
昔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先求子所著可輕哉
乎因得書之

鄭屯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裔世居福州少時以
孝文集書囊為厳惟賦冠其鄉然以王路建太
常賦八大家人多傳誦尋窩四明閣門受徒來
者雲委躬者交之竹鼓貫群經多有講解旁通
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
倫最佳尤工于賦錦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
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謙思絶人異寄
高遠闡見唐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字安
古語隨用猶湊肇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既
祐有成中有四大先生作賦中四大主居一有
興議稱太平人能議其事先生有太平無象皆
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
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業年及弱冠
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
先生部將望洋向若而嘆一變模倣先生時枕

未嘗聞作一篇俾諸生既畢始出之迥出人上
視憧君千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
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
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思之致讀者先味雖舜
禁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枕曰後三韻皆空矣
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局
屬對可觀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
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胃歲舜弟多類
等賦以為韻韻有意然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
或有一事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
謂不若寘之遂從如以礼為翼之以翼星而配
礼之類先生作詩諸儒講五經則曰願從孝章
關白虎之名盍亦遵于此詩曹東周礼云不然
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礼之盡在魯
其服膺有素既沽殘膏以寓名第老就不能忘
命兒輩收纂先生旧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
其少作八篇綴于後此編不惟貧窮而已亦不
求傳于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
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鍔字剛中
官至屯田郎嘗為　主上小學教授近錄其後

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録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亦賴此為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於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與之語貫穿該衆聞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為序余笑曰黃面老子本不敢言大藏所見與夫龍宮海藏之所秘無邊無盡其實本不曾言況此經之外見于餘之餘者乎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所謂不已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游方它日一登寶所悟明本性豁然且將忘之而況此乎曉曰唯

聰老語録序

余頃投閑門可羅爵有僧以徑山聰老書來求言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聰先乎面負隱言務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歆與允鏤為寶坊 西宮錫予擅施山委旧觀鼎新又大建之宜得玉堂金閨之英為之登載顧乃訪老朽于寂寞之濱何耶僧曰吾儕神龍為命學衆致禱時響昭答欲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為之辭曉歸朝行故與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過忽已亡矣其後集大會請刊之求序余不能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楊岐之下白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者遠傳行雪堂行傳元晦菴以及師其相付囑又非他人爲然之此光將示寂以行所付法衣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巨耐吾宗滅汝边也哉今高抱了無憂聰子時挺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說法三十年自雪峰來此山法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為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參之

攻媿先生之集卷第五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記

中興顯應觀記　奉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某顯應觀為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為之記者涉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也而辰翰下頒昭回之光耀燿千載臣既家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百昭布森列　皇朝咸秩先文非有功不祀其間灵跡顯著遠近傳奏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下也真君崔姓而在磁州有為道觀河朔又準之五百余年矣靖康中　高宗旧康邸再使虜磁人留不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輿脫衛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　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祥服擁手之多生有神光地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舟駐蹕錢塘初置觀於城南尋徙於南湖之有分眾芝僧寺故基為之祠宇宏麗儼殺莊嚴長廊觀深中繪工繳鉄騎戎卒左　右旋戈旗蓋勢若飛動繳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為堂枯館以處羽衣之流稱其為大神之居　高宗稅駕万年堂閒　憲聖臨幸必升至故時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年以年矣　皇帝　皇后常追　祖宗之意載命典葺復賜緡每二万伊尸監右衛擊衆生官教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贈齋供之費所以安處內錫備斯民者甚至遂唯不處以矣紀也稽考神之所自亦知者以為比覿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從謹之子正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謂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正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州　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禮府君為威烈顯應公且言府君正觀中為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夫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回葬其地成平二年始賜庭君之廟而宗師比郊及群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勸而封崇之故語曰惠在滏邑思施蒲人又曰崇永世系師大達其傳尸枕正宵而民賴其德使其為子正身伯淵安祿謂史逸其傳祓元符二年即旧号封王大

靚賜廟額政和賜冠晃七年加封顯國顯應昭
惠王至和三年郡守韓宗朝碑述上命葺治祠
四數實觀四顯應目按旧碑為之記其說略矣
竊録周天言唐太宗事傳之俾黏入現剎滿州
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之又偏録神之灵迹五
十餘條闡於世淳熙十三年奉 光堯生六月陵
封具君照至今以府君為号者尤見其本於為
会也初命送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為
提舉官像子及於此處復自此敢宣力於靚為
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盈以衆田止百餘畝今
益以廣啓觀一而新士庶祈禬成者定期季夏
六月相傳以為府君生朝都人无不歸鄉新擁
竟夕光為乙时之敬益冬十月人謂為府君朝
元之節或去以是日上休禁庭皆欲齊雖比人
之寓居若是日朩至又乾道六年遣使賀金
國正旦且以假使從行退猶使人而下祠棊望
拜於驛中盖往来者亦致敬行則先祷於西湖
之祠歸則潔薦以謝之且謹摭其始末之实為
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孝通愛於相鄉使妥我於相前

必定時之今堂㝵神之仕兮于濱之陽惠及斯
民兮久而念彰旌剌深中有任河北之採訪生
則祠於田身兮殁又家於其家神之飲遠兮雖
尊以姓物遠其君神之威灵兮信千數之流芳
謂子世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沙苑獨 昭陵之
詔録兮戲韵未之為詳此方之人兮謹廟食而
自唐虞 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冠光功在
社稷兮著明叙於靖康神馬聿興兮尝顯祐於
高皇始 孝宗之方振兮羹終夜而擁手迎家
風之夕兮又神光而徐祥啟祠宮之百楹兮綠
千丈之周墻俟像設之雄尊兮焕金碧之焜煌
御皇以之臨觀兮木堂求福而專鄉農金蚕以
寵嘉兮煤鳳翥以飛翔前三茅而後太一兮身
四全而相望國陰陰而默相兮凡國势於无疆
上宫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休而擒福佛明神之
莫測兮夫豈歆惠於一方顧獨于上帝兮帰擒
擒而給財 吾君時中天下而王兮開壽域於
八荒神亦帰其所兮復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礼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礼曰夙夜

性寅直孔惟清允亮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
及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諧无
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夫曰
戛擊鳴球以主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来儀
何樂之卑也三礼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
礼春官掌邦礼而大司樂以下僅為明夷夔之
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
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又其間上中下瞽至
三百人眡瞭又三百人而舞者衆寡而无數抑
何其清也孔子之時礼書已闕其獻於周而歷

聘諸國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切於二者故
問於老聃問於萇弘正以論語一書救之仇礼
固所雅言而言樂為尤中至聞韶而不知肉味
再日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所感深矣与人歌
而善人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
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韶多采其声為關
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
之声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礼樂自此所得而述
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

為云乎代自太師摯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
於海亦多不得其說摯而亦皆樂工散之四方
大子雖志之如有歌用則皆知其所之指所謂
樂美永諧矣若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礼夫人而
能知之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可不求其
故於今又見二十年有餘旣多廢凡在夫之皇
朝業至卦不據以所謂礼者而可求之簡冊一
時雖人論樂甚盛乎不可也復古蓋其本亡矣
樂之本在声尤今之者何力求人尺度矩黍之
來為可嘆也近世渾食兄弟礼樂二書流傳於

世礼尚可考 亦石其器向已亡 高宗嗣歷
儒事草他而鄉則不以一日廢迨駐蹕天香以
法惠檜侍東編轉他為勅令所又衞之東則為
容臺尚不足以令設礼樂之器適閣習則判宣
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二年少卿主公普始
請易地會初南中廢遂迁焉中為寓請堂眈
夏屋於是為轉法惠既廢為據遠驛又以為堂
棟官舍物而再建於寺之旧久而容臺不移於
今五十年矣梁棟皆旧日有覆廢之露卿少久
闕嘉定一年小廣張唐釣為主得已嘆其不可

居既坐曹監入轉而　於此時尋累天府供舍旧於趙新或謂未可迁矣君曰此礼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業嚴不應輊乎列盜泉勝每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庭材於天色凡而叢賈取其貲而覩出納之耳下之煩未事曹之設歎一切霜華之手賦工苴豢其勤惰情者至鞭扑以一抶勤者或釀酒以勞百堵皆允衆衆鋭現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直百有奇向内外壁肇冊樂標爭於旧有加而先不及現者駭嘆謂工於營和君未必如是之敏且亦也盆地淨泉石刻名曰觀音泉言沒者可以愈疾既是泣恣之旧塞而湮之衆日且列結亭其上爲以汲者皆不在調度之數而宜集夫有不足而支因樽節之有方餘乎十万歸之府中而寺有勤臣書像及書旧歲久脱落又歎爲一碑未能也府師将作監生君相獲以爲助今既如所圖不懲乎素而未記於言自念思矣豈復爲文嗚歲嘗叨淳正傳士步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致不得進退周旋於其閣茲告寺之新因君之請人歎以乎日所聞者自見故帝所居飽今工詞章流悉靜室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謹之什則劇邑也亦治有餘力今日莘理官革朝論翕然歸之每言前後同庚協力以濟登莪不自以爲勞共事曰今之天下雖不易於爲而於其尚可爲之中率至於不可爲者意其先不思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在者如此宜乎先諸實用者有此也幸允它碑乾道七年黄公鈞爲殿記謂後世以儀爲礼以器爲樂其於先賢之遂遠矣惟儀與器又皆用陋就寡寢非士經之政蓋堂誦其言尚歎息今鍾鼓玉帛其在而官重又備美君安上綏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永其待佛於古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太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垸蜒委地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爲危碩之山与城檬其下官所在焉城西南隅古像門百許丈爲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者人相攸而爲此也不苟也有司不敬日就荒圮危垣成蹊騎牧先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丞沈信被選來守

仲春行祀慨然觀其像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
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趣玩治於壞敗之
餘侯知其才奉以往為晉攷圖籍井作地之田餘
以周備數十百炎洛始地掃作碑亦中洗而讀
史益政知中所頌社稷壇我也制度於交横列
三壝門各四出中其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
雨師居西亦各為壇壇之高二尺不半交為燎
壇於風師之西南壝外禱為於諸侯於是悉敬
名數用其俱而增準之故有屋而壇為視饗祷
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齋潔之地其匽
北出實以三莊中送臺門戾門鍵以守之作於
六月謂惠又云每有七年告成靡金子五千万
有南民不知役士不告到達者肅然於知有地
主之敬侯命之書之之聞古通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侯之于草訪民隱飭吏否廉廉乎循既
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小帶江水旱
仍歲天閔有斷討伐之災謂馱諸避者非人力所
及致於神先所不救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
秋社辰礼氣象一新不颯棕珪閣亶迎静嘉神敬
昭荅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淋民知順賜時若其
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致力
於神者凡所以成民也侯名樂字虞卿秀之嘉
興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於是太平
五侯实父以書　來為記且曰澧之為州始於
開皇後雖廢置不一而柳河東謂自強以南州
之著者十七八莫若澧州在唐已為名郡國
朝建隆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為王之紀德二
年始隸荊湖北路東接洞庭回遶施黔武陵桂
其前昭陵在其北為湖廣之孔道承平日久戶
口滋蕃歲輸米以斛計者今五万餘丘旋至三
千有畸盛矣建炎之寇妖民弄兵倡亂始以劉
寇一再數踰民居官府蕩為　因以亂離凡
無燼類蓋六年而後定　陰侯勒招集流散佳
復城易之國今六年餘年矣米輸視不及盛時
十一屯兵餘百人而郡於尤倫士黃堂之所重
門相之不能守吏外過郡城又有　坊相互繞
於東墻啓一門以通出入无暢溢之語諸敢
我因頑跡之後旧為城門無擬以來閉塞至今

儀屏而新之郡之氣直伸吾民其廢凡乎士民
樓以詩為告予餘使者如作新門酒坊既亦新
其故基則古甃宛然吾其有驗節費以為貢募
民以兵工官吏勸趣日以執绪外鑿城雖上建
事屋即前日之外一為儀門而徹其旧於是治
事之所始得軒説寬敞而前尤嚴肅肅以祀也東
江之秀凡佳明之湖雖始於去年十二月庚申
至是訖工合樂以飲之氣象始然物還旧規多
敢自以為功也要亦可以不紀今因為之太息
曰今之為郡者或勸以應自自凡則於嘗始之

事一切置之惡以擾民而招謗亦可異夢之當
為參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香名士樓之於儀
陽是事也乎余身值世有適爰之好人為世間
彼之某凡皆承詩白之傳僕里居時前、然一
長者而花宮遇一入有難及萬曰劇邑味哭亦
冶稅試郡郡謂侍日不暇給而能捲起回隨人
五紀之關典闕一郡之得日是可紀也又考之
地志是邦有爭血子竹藥之仙葦李卿玉蒲書
之適跡之號之中明以忠孝　萬之卒盛于以
今衛師皆以郡太也凡是雷城横前重倘雖底

士氣亦因以亦揚是役也豈惟於陰揚家之
有關於郡其必有考士為時而為者侯於是時
勤在以至其慶而徐以益其富闢廩庫以教之
後來者又能使此時凌復次平之盛而矣能以
身實自侯發之侯名平功四明人丞父其字也

真州儀城記

真之為州永遠也有唐末淳中始祈江月置永
正縣南唐為迎鑾鎮　皇朝乾德二年升建安
軍人中祥符六年以金像下鑄而成遂以名州
而實當江淮之安會大漕廷臺江湖未運轉輸

京師盛以千古討惟揚凡泗供祥繁盛而以置
為自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泰之
鹽浙江高王尚書翰奏院為淮凡大郡佛祖之
駐紮安遠在六合之境迸亮之至儀州去此兄
數十里郡居三者之宜故六寺羅索揚餘遠以
保障之未固屢銜守臣築城壁池以為淮滄之
計休君伯成與發於前及四百餘丈鎮江遊变
統制郭碧超繼之僅八百丈雖務欲速未成于
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滿君被命出守
當兵荒飢饉之餘凡以成邦既屬以勞來安集

之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子自
摩撫左餐右弼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翅收身
之苦視人之飢其若由己食寢為廢此意孚乎
上下通於幽明斯民感銳鳴有生意和氣致群
年較順成郡署通甯寢漢日現為大旧其力於
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今四百六十余丈基厚
六丈上居三之一可列之騎為八十二尺淡濠
五百余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称之安堞為土
以覺瓦鵝臺抱臺武臺角臺仍城為面堂甓結
堅緻金湯之固巋然自推務相為長推足為通

庭之壯現既久與造葺理田儀門黄堂凡官府
公宇大小二十八所合為屋二百二十六楹郡
之內外為之一新朝家以給多十万米七千斛
庚費而所用亦皆不復自續惟以推贏之餘及
撙節用度以充之朝已勤矣敗之井市多潛基
皆在城南大江之浜據者狀如瓜州之城期為
兩翼自城到江以敝遏之事重費多未易繼季
余邂記未冠時侍親泊江于登鑑遠亭坊之旁
民猶其前日頃有可市者墜于渊江外有沙渊
數十里雖隔皇天蕩之風多而廢小比來初侵

未已不數年間之寢游者則鑑遠不為墊矣是
知兩翼之城不直江濤則亦是以岸既善濤不
知所止人何守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回當
計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緣築歲久增葺
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甓土於師漕主司而工
役則又全使戎師任之以濟登發山陽歷賜哭
寔頼此人是郡城郭從新而方有兩翼之儀又
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騶也尚須隨處稍
益又別儲二万緍預為後日一时之備繼此者
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可則當多鳴卯

和楚蘋蔾相貫而椅角之勢已矣推濡氏自紫
微令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貴
庭俱為　文師先正村山使君能推附重義君
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思闕季有不可
解於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邑之
日先以結念及碑亲以七荒政自任民以父母
称之令則以之而以之比舉無亦知君各制師
既以治最上聞士大夫公勝莫不以為朝臣之
冠君則退然未嘗曰退也使宇邊者誠心体國
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我官休以郡人公書

求記為書大槩尚勉其後云君秀父文字文叔
婺之金華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州為文号朝治然俗南氣而服義
秀士尤多治之渾其通作難也　神又在位郡
國始是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敗落秀惟漢
祠音中部廊而是邑由孔謂相國清河公士逃
出鎮林陵為推輪之始孟宾先切秘書丞于君
房為重明右夫人之廟為栗李自為之記云然
且曰碩以李川為縣學始三可必知吾邑儒風
之女旧夫宣和中國君傳徒於邑治之家南力
益勝未几舍吃離黍為亭傳文連弄兵秀燈畜
紹興凡事宗君樂復新之於金五紀郁宇寢壞
化隨已可復文永嘉薛君始至謁奠傾瞻剝像
愀然曰教化昭令之他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
日欲訟焉未遑以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國團
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又饑愈不解給文戌欽云
介、君不滿邑士汪君教素好為鄉宝義事
之謂兴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功卒不推於
教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禮廣旧址不日而成
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為久遠計
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兩作
前有墨池蹲内廣之方正清深水畫澄澈南山
十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為貴不貫
曹先吾邑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大夫揖榮
李宮用以揚虔妥靈現者加　驚嘆翁美以為
前此未有内民不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
祠徐知松等三十有二人身趨親功相為尋達
篤既之堂使以直序傍列許齋危論會庫器刑
畢備凡為屋四十楹又以去歲知有日右李登
忖者為潤体國以勵方來李梁云和侍云為之
文今既業成又託以記〃世居奉甬高祖正謙
先生啟使邑十宝元李記与名刻石曾掌鄉校
前後凡三十年始為郡人然五世皆又矣嘵而
匡、封邑猶不敢於亂亦後命敢苦子里人曰
金尹泊諸美新以志吾邑者生矣自原必能相
勉以李相高以文躍儒符登脫仕使吾邑簪纓
日盛為少方宗現則今曰之奉斯為標矣然盡
子有曰維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故吾今人論李也同不同

何邪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盖庠序所以申孝悌〻〻之義明則老而負戴
於道首少者安從而識之以此為庠序之教亦
為　緑池也誠能因今之學以古文忠白言學
故不宮進取而父兄之吉吾師友之講習率以
孝悌為先此義既明則正學於此者施於家則
為孝子慎孫出而仕則為忠臣良吏余〻洒〻
化及皇闕痛有亦鄙戴之風比於一變而至道
者惟以此望昔黨之士豈直為是覌貢而已哉
宋君名普之字正卿椆艢兄弟三為邑長皆次
儒術即及事者欲毋令迄於有成邑大夫之實
公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庠舒之地於今最為佳制陽皖之勝欽脩
而不遵見從宮惟魔而之為者微化果如登僊
然嘉泰二年康陵廣傷下車以寬所之賢臨漳
古之俗平易近民洇其俗而施之政未几生以
先事碩謂適當曰宜府與務而廣舍不稱茲亦
可後乃即其旧而增葺之各論達於諸典八年
中更搶修歲久圯壞以乙年尼工至乙月日記

後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亦及我而深登茲傾有
以紀之教授士君〻玉受以書來余文掃僕俱
惜子氏而俟為尊日知　賢有年矣以炳摭之
子攝郡康介所至者聲頌而飭以儒雅燧紅既
以政茲頌使尤闡清節謂大翁與學為蜀變已
矣如都書篇室詩人尤敬慕之故永鄉宅事而
首當克於庠教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特付
以很之禮郡有報於很也惟尔父兄相與率其
子弟益進於學亦同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
術不必以酘秩級之多寡為輕重大翁既於也

學如僕大司農未也以一唐天而道處傳子與子
戴角瑜以文武才略接幸江湖百其君老高皆
郡人也誠使其能之士百出為國家用如前數
公豈非嗟之望於斯郡者尚勉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住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而并武昌夏
口為立相望其在會朝玉蘇二翰林一以州
牝右一以政身命皆于戎傑特之偉人竹攏雪
堂既壞復葺風流未獻至今增卓近時郎太守
博士皆不輕謀選秀士亦㩀然出矣達災共墩

以來秋賦多附宅郡乾道七年始試本州而固陋就簡寓貢闈於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既非所以作士氣而李宮寖以頹靡州人病之嘉定二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亟闢隙地成之餘四年暇給皆謁夫子廟嘆其弊葺已甚未遑它務乃啟後李君宗勉鋤而新之廊廡齋舍以次興立而大比之天適方可復踵前轍亟相與以得驛舍遂袪獨二調度分委參屬版貢院五十余楹億工於二月丙寅訖役於五月己丑重一正所考試公位左右長廊廡湢夾舍偏具屏墻貲用為五百有奇二百餘卷出於撙節之餘民不知役又非若前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之先謂迺早始亦不及其學顧齋氣象依然且講記之仲遠有今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來要且曰去中秋十月余領郡為筆以慰十里之望余為之欣然且日何遠長余一歲徇徇似不能言有人謂如怨傷之月評以居者稱而葉秋事能後試郡既宇固門長不惜依延事功每办如此高氏益者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於塘始建太學妙選師儒元侍郎當為國子司業宜作文行經李足以表學士林馳名京師規繩其本末凡車駕幸李視武儀曹至今四海專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佐故為政凋郡知所先後士子尚勉進李業以稱使君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靈實施嘉之仲遠若得令朝散大夫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為孝宗皇帝龍潛之舊雖宦遊不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奇秀武夷諸山皆非塵境蓋八州之門戶也鍾為英傑古今相望士大夫多擢擢尚氣節教賦勤輸万數為送學八十餘人儒風彬彬受生徒三百八十二亦既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宜諸縣直李世謙緣李公鎮臨以東治行稱最百廢具興切秋支物不可以數計周知而尤篤意方教命、瞻府庠惠力華治杭以為未能慰稱凡事之意主範寮之守張亨大鼓庠序資泛眾貲一出殆相心一而偏廣為四奇鳩工於嘉定三十以丈叙旦記事系之乃捐俸米三千餘緡度地於李之東西役於明年二月之望修廊廣之事不可而矣

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揭紫芝之峯扁曰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於官歛不及於民博弟子員又廣田疇以充其儲本縣之士歆畲感勵咸請記之又學有家傳伯仲競與公業子傳洽當於文詞不以自有乃列敘副博士暨學職諸生二百餘人之請貽書以屬於予頃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為之言曰諫議此峯固已甚偉書屢書以傳後君名齋之義其侍學者尤深矣是以君出於先聖之言學之大端莫近於是道者百條之所傳非可以須臾離於志

於此則易以流遁以至惑於異端德者據也經之言德必以為對之以斷決知德之為獄據此一試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苟能依之形於學問之際非學之要乎德不可言志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也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為可輕是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文藝禮樂射御書數古所謂之藝也猶之禮經各有名數先王致散古人之幼少真淳未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能為全

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事為武事數亦不復見惟六書可傳士又罕重意焉夫謂之小學謂小耳，所當學非曰學之細也灑掃進退尚由此可以上達而況六藝乎苟能盡力於三者曰游於此射為士處凡於偏處學者其毋忽於名齋之義勉比進之以答諫議之賜豈以科舉利祿為吾儒之盛衰耶、夲翰屢推校，兵平雖瀕嗣音乎如廟室元中詔建州立學賜田五頃上慶曆四年郡邑始得立學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教授一員諸郡可表之有元豐大賜四十頃則

知是郡之學固冢畏所屬意尤在它郡之先也或曰郡既有學而復有書院不幾多乎是又不然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此類也古者黨不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今準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為學當有凡所而謂此為多乎始誦所聞以謝陳諫議又多士之意君名餘猶學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學之士則諫議之任也、故敢贊為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四明樓　鑰　大防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爲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廢壇記南城令傳建爲軍邵人祠公于儒都觀中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武又發明邪正禍福之説尤爲著明張南軒已謂尤可言者於是系之以辞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曆元年觀遭大災祠宇灰燼巨石皆燬裂大鍾亦融銘不可讀而公之碑屹儼然人益敬之太令李君居麻姑山下望硯相望慕公之爲人以殘祠撤而新之求記於余又以李斯作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雖不識李君而嘉其好古以和山即尚書仲公公曰山與吾同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於觀門之西藏書万卷餘以教李公擇山房也因白亦與齋氏游且從余紀之嘗公事業校所旧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山光發越不容声詞然佳公既新爲廢焔公可以可之神仙之説故博會者亦未始以爲作尉時或謂子有金試可以爲僊不謂希烈使人制之公曰吾㬀殷也七丹在項解金帶與之故得縊死而金其首領又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説皆方士之言尤所無據國史必亦觀公視烈大袖抗志憤一發從歎收其中賊健掖而得免當足時豈暇顧身首之全否耶因誦平月所聞以復寄吉使郎之以袪世人之惑亦不凡曾張二公之本意又与則紅一賦詞青暗金去寄君各武縣族廟中又多爲儒齋氏未文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許緣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圮不修從弟𨽻以嘉定二年爲郡博士徹而新之求記於余諗之曰文正公盛德絶勝才兼文武非留鑰所能冬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身方在貧約則朝夕甘蓬中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爲一倉官而築行堤數百里在桐川爲一微椽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徽矣居則衛以恭士去又衛之徒步而歸其服乞來銘

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讀書不經非所謂
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
諫惟能見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顯如此〻其
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令之自处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
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李既奉公之祠
則為士者元從慕公之名往當求其所以致此
者去既為推公之所以欲此者而為之記又因
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〻云老尚當相與思古
人與稽之義云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曆七年荊國王文公出明之鄞縣嘉祐中
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首公之像而祠
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於紹興淳熙内又
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蒲陽吳君泰相新之起
於立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復還而有加焉
求記於郡人樓〻〻以史謀致之公為縣時也
當承平公方讀書為文章三日一治縣事壅
意斯民為之起堤〻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
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又
刻著敵古互縣門外邑人使之比相業之推鑿
也公之於鄞屢更觀子微之記皆為農田而以
歷東西十有四鄉〻〻之民畢也乎事而遂歸上
書外臺極論後河捕塩利害則公之為政可知
詩文之傳於世為鄞而作者班〻也鄉有五先
生二五世祖於三公杜公皆与之定交是以散
化興行李者〻勸後有憶鄞及德東吳太白山
等詩則又知公之戀〻於鄞也熙寧逮五十載
一時盡次所行於勸者雖廣之鳴呼使一時奉
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為病哉天
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於公不敢忘也故君而
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声
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於人之樂輸以其餘材
人為此奉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於慰父老甘
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且非
直為是觀美而已也

定海縣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鎮海樓成
至諱陳君廣称求記於余曰樓何以名曰秦公
少海初並之地也舊有此樓碎於建炎正火至

是始得再作退而考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謫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託先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不自所不接不可得而考矣公受知於東坡王荊公本欲以文科發身而脩就進士舉宝与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藏小錄淮海独掌肢表益其布表時名已重矣然亦不聞仕鄉邑之詳謂公鄙吏吾鄉内取出一語邪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於此独尔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求边沙外之詞後人作為鶯花亭登臨賦詠猶使人想見風度樓今在謫官舍余來又登也間其東望大海浮天浴日之波濤元洋注夾江日東而南西抵郡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舶尤為壯觀北有蛟門招宝伏龙之山南有長山太白諸峰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詩文而遺佚不傳邪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雋其問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藁於篋中得數百篇辞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豈後來亦嘗取少作而刪之邪陳君元摇之子宜季有家法知所向慕故一官雖小概念前聞人而與斯樓及攸且去矣以歉記此余既喜其意因又念一時知公与公同時秉鈞持權當貴隆盛者旻矣由今觀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ゝ歸於盡彼或甚遂而民无稱至有搢紳所羞道者以以蚊犀可才為蘇一工客賦以屈家詩凌勉謝壯猶顏盡直欲鞭笞三唐而困於煩言陷于黨人僅得一校勘黃紙書籍為正字史院編修官遂停抗州監処州讫竄郴及橫雷坎壈流离醉卧古藤一笑而終亦可悲已而声名至今暴白家有其書誦之如神仙然其所経行之地与元片言可寻猶当士夫愛矣如此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不知所擇乎鶯花亭詩祭江蔣公同器一章最佳人言多彼亦多叢隨意文章乃秦上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讀而悲之因併記焉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间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者述為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ゝ其傳

蓋未艾也先生為文請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
而下名德儒起又為文請魯公之外孫淵源固
也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
於公之孫游李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傳極群書
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融著於原至忘寢
食年二十有七禮闈既擢前列又中傳李宏詞
科聲名震于戶城山既吞同登續姚齊年意其
為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穎然似亦能言者殊
不稱其名年之坐而斂為不惟使人意消欽嘆
擊報雖定交於是日終亦敢以友友也公入館

李公在救局又都居于百官宅聽教為多亦寧
造發之獨居留連夜話凡至遣旦又六年而再
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為之歎息曰少為國器長
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廓凡直道之
行也而公已矣世百萬物自害之外元六万勤
其思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於迂蓋排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於甚愛惜士友如將子
姓而持論不阿剖白是古如持於鈍而亦事於
祭著書立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勤小物雖使
之仕於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海本末具

舉用志不分必欲至於聖賢闡誠諦學不見其
止也其數人則以孝弟忠信為先以窮經躬行
為務於登其門者隨其姓質咸有得焉自建吳
南渡父祖始寓於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先孝
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
之日最多四方學者九於靈集橫經受業增班
於此晚始買屋於城之北陽必旧居歸之官舍
之已既二十有七載是西郡籍之三年郡之士
夫又其四人請於郡欲以旧居之年為堂以祠
先至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人出緡五

十万屬學書記宣君縉經理其事前增城至簿
潘君旧於實董斯役郡察及其一人合力以佐
費凡二之初祠塋特竹還以楊焉嘉定改元之
秋為屋幾十餘楹外門五百祠堂度前軒各三
間又欲前為一堂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必之旧
且為後來講習之地後為遺書閣以度平日所
著如大易記讀詩記閫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
議家塾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遂壘
後而工費猶未備國子司業王公介為其閑力
友生謂記于山感念疇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

為之亦亦謂公之發殘也老矣公之墓木拱矣雖欲一拜祠下内不可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毋忘先生之激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賢使君所以風后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乎先生諱祖謙字伯恭其季曰祖儉字子約雄家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生書貶死江右主上更化念其困於權倖之季贈直秘閣擇一子季衡操行亞於先生恐久而泯沒敢衆聯書之

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若容治行載聞浙東使者合詞以最課褒于朝厶日甲子有旨除直秘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纘祚以來重意民瘼郡太守以異等效廣亦次之寵宜自公始四方流得莫不從動而公之名益顯矣之地天物夥郡務又十倍於西安固嘗聞矣中士大夫言者稱使君當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錢書理獄訟聽民訟公典之乃可以治且若戲言為甚言其日不暇給也公精力絕人年優而彊直亦衰今蒙人與親擢以年日臨予不苟之意竊日夜之力以從事於簿書期會宜視前後數公愈勞而无頃刻之閒然下車未几而治聲已隨用率而東矣一日貽書於厶謂郡中自至道以迄于今更郡守一事五十人率有繪像舊在齊雲樓兩廡紹興末年洪公樞密以內相出守嘗建瞻像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參政為之記今又三十六年繪事欲暗裝潢寖以隱脫欲畫圖于壁曾長工名筆一并生而以舊像度之吾上廣几可久子為我記之厶嘗曰以繪事為甘棠固也郡以死於詰轅勝樓中予餘豐豫雍容及此非身兼數器之才寧能爾耶舉此一事可以知予之政下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厶祖父宣和中嘗以徽猷閣直學士為守遺像在諸公列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照因託公是正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五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子廟成邑令朱君堂求記於鄞人樓厶以傳記圖經參考之孝子諱黯字叔達之字人治會稽

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傭
養甘藂羙味奉歡於母：甚肥悦比舍有上寄
者罵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罵而御之伺孝
子出若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亦言
母既葬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
釋其罪召為郎亦就以孝終自章今之鄮縣地
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亦以時得於
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於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
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文葬於鄮
：：為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

城之祠字即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
中康憲元公德迎歸于廟：親於其墓寧矛猶
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会稽典
錄亦載其事但言會敬覓而亦言為郎之詳然
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申廟也莫之虞翻稱其
只心色养貴致其哀单身林野寫歎帰懷怨親
之辱白日氣侻海內百名始然光者以為會稽
英俊之首唐大曆中剌史崔教作碣徐浩書之
亦去其徒居也庭出宮泉其執喪也林集枰烏
先貽一日之憂終報其天之能又載其六代祖

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字春頃廬江太守世爲
郡中名族既亦可詳考又言環諸已芝廷記將
落意前此必有碑版今亦得見矣若董孝名鄉
慈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符元年
冬真宗皇帝封岱礼畢語賜号純德徵君或
云起於永康寔之諸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
發故至誠自亦可捬生當和帝之恩越元百載
而胥章丕之寵然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
我唐神龍中有張孝子老擇墓在慈溪之虎脚
山諸廬員士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

比郡中有楊孝子度白紹聖至宣和針股割乱
以愈父母元疾者至子吾六年旌表其一孝秀
相望蔚為慕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百登君
次仲為大書書董溪歹于碑了建炎陵元林君
收剔捆於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户椽董君鄭攝
邑又崇大之為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处具
母於內今六十五年矣寖以圯壞朱君始至進
謁慨然以為改益風化所繫宜為先務觸荒陋
如許是闕典也君既以儒雅飾吏割决如流縣
務畢舉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旧增閎首捐

俸予助以餘帑斂亦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役見輪奐之美而不知役莫亦謳歌稱服又華邑之士夫酌莫以落之是足以仰贊天子之孝治而示邦人於无窮皆可言故備書之

嵊縣嶀浦廟記

剡壯縣也土大一方自古記之晉家名勝遺跡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西國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許而山相向愈迫剡之谿易於暴漲者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為壯縣也西曰嵊山巨石突踞水上其下曰噴滴巖壑奇聳尤為勝絕溪多補沙深淺亦等惟此數里目渊渟澄澈不知為几尋丈潭在石下為羣魚渊藪相傳中有神物无敢能犯亦險絕之地也上善濟物徒廟貌像嚴教風著威靈據山瞰谿路其為明神之居谿通昔城又口少為台越孔道舟車所經无亦致敬書山簪蒼求享尤應遠近以雨暘祈禱家賜為深时節報謝者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谿民悉為廟支有吴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士何滄為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為記

亦云侯姓陳氏為吾之仙居今始过此陰有卜居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極之復溺死爲自尔顯靈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郡道元之注水經出於後魏已言為如此有嶀浦〻口有府〻甚靈驗行人及推犯者皆先家為若𫑱盜竊必為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況台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 皇朝景祐而年始改為仙居亦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為求安縣今說入誤承仙居之名耶正如磁州崔府君 國家奉之甚嚴曾要以為後漢之崔子玉 孝宗聖德事跡謂賜名從玉從愛益以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 昭陵實録乃謂唐正觀中登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記亦有謂靈祠間有以門古之士代之者惟其血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報與臣子以殊也建炎虜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亟相大觀文鄭公布衣時因丹丘赴南宮神已告之甫貴之期之年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無犯覽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對為請慶元改元

賜廟額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支八十為一鄉之老既莫敢力新其祠兩公之子渭適為巡介以請記惟神之姓氏事跡著耳已久渭又能道祠寧祈禬之祥且科請私財而刻石併為記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棨先以十丁各示材魏君以寧未助之用合君悅敢以建殿宇沒於慶元四年十一月成於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君也

桐廬縣祠君祠記

荊州多荊蘭州多蘭豫章以木氏卩酸棗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文無益如廬古有隱者椽藥求道於此或曰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為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既以為縣又因以名郡為大谿瀅澈描真前又一谿古文日至此而會一山歸然據於谿之東林札秀逕號小金山上有祠宇有君之儀盍一方之絕境也新安州式車磨君又民以書來曰家本嚴陵郡十慕祠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荒廢思有以興起元末能已邑尉趙君亦以餘力一新之士民稱美思有以發氣傳後求記於余

昔桑苧翁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以尤靖澈曾不能登嘯巉以致一觴之為捷誦唐公贊元招隱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者正欲逃名於古嚴之高士有三人焉曰陵隱於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古千隱於唐又以詩顯祠君不知為何人身既隱而姓氏竟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既嘉唐趙二君之好事有契風心因併書之俾刻焉

遂寧府中應用真人祠記

神僊之說茫乎邈哉有和无知不可得而知也以為无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多求之而不得故以為必无云殆未必然以為有者則指傳記以為仙傳記雖多喜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无之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內翰志夷堅言遂之曰生事以為冊殺成而久之出神往來而魔且因之勸家人又其已而死所歸又請巷山識隨非神僊所居也嘉定五年季壯院技直真希元建人也為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於余且示以真人之弟侍制公昉為行狀文事略先生陳公師錫容堂何博士去非所出除何當

同卿始末甚明始知内相得於傳聞而未見此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袖既授之又加以真精力久之功其妻楊氏友公之孫亦有隱操相与結耦於山林之深又其垂成猶未三於形神俱妙輕舉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廷而遂羽化者文雖美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者靈響水旱有祷至今猶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祈禱之明驗耳于府于省自以徹于朝封沖應真人旧有相字因而異焉以修工賜而真人之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深秀非他郡比近現閩志戴夷之外名山无數造化豈故私於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時多人才方異而未艾益山止神德道家之盛世余家干勤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溫台粗窮東甬之勝欲入閩而終不遂先矣方乞身以歸持隱於四明山中望建安无万到之期第切悵歎而已既而書此且嘱希元併与祠之亦之之到之此亦復其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乞若德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記　四明樓鑰大防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永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中有蒼顏白髮月光搖然者心竊敬之人曰此高密郡王曾孫榮道公也遲回傢楊移相訪字呼叔翁太師留於君何屬某拱而对曰先大父也因言在京師時相予游從如昨日予媿晚出亦及知自尔時々造一耳話言祖宗承平餘百年多之廢興人物之賢否肖內之朝廷典章近之干戈轉徙之請歷々言之漢整不暇者眾正屬籍之盛它人楷圖莫能究牽以叩之了亦如響年踰八十視听亦少衰氣節剛到门无雜賓独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謂ム日予家素貧僑居佛庐他无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永日迎闢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牘以遺老子盍為我記之ム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詭姓適身以逃鉤黨之既晚焉著書乱思遺老雇豈得已公以當世宗英嘗馳々戎馬冒得处要領歸鍛德齒

俾尊為趙氏祭酒者堂之象亦應起出漢子政
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冬今天子廣覽兼所
先閣琉廠親親贖贖无所為意一日平文懿追先
遺贊書於古事令事閒无不知豈不能為吏生
之為而以臺鄉白処即公一足併以為記

會稽縣寬簡堂記

會稽縣治之東有地三ム所旧有一堂以涖後
晉魯公嘗為之革名曰衣儒歲久化壞知縣事
歐陽李思似撤而新之前軒後廠度為亭三間
以臨河上嚴桂官梅分植其間棟宇宏敞丹堊
煥然經始於慶元四年孟秋落成於十月之望
求名於余為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
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為郡以寬簡不擾
為意似所主民使既来民退或問公為政寬簡
而事亦施廢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各為簡則
施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亦為前急亦
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出士吏均所處治也君
承家傳為以居甲政而今之往任脈者才一二
君任中都以才猜自見緒以責人吝之朝来涖
劇邑其可不以此言為法乎因為書其為記其
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咸
重民為之困官不勝繁君能以劇劇之餘力及
此且再書考夫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
忘此言後來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
之言可宝万世邑之民其庶几乎或曰臨下以
簡御衆以寬此下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
星出入焚膏繼晷猶恐不逮寬簡之說果可行
乎晉亦知為單父者彈琴而治寧山獲者畫而
無廢其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為青州揚州而宗
皆弓大郎云逐三五日閒事已十減五六一兩
月閒官府如僧舍重非明效大驗乎文忠之軍
夷陵為至喜堂記有曰所事之束以作斯堂慶
為琉累高而尚日居之以依其心君於公述之
餘吏散庭空休心亭中以養培之神以待事作
之至推寬与簡特自此云亦无二道也

昌國縣令中義堂記

東陽曹容火洪為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
中義永書其初余既嘉曹君知政之先務又樂
其君之佳大書以道之兄欲為之記余分教永
嘉時嘗作序遠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称甚

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々如也說者謂斷々焉相近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大洙泗之間行孝相近何以為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有於道路之負戴者及究其說漬也里丘云魯類洙泗之民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倦既息濟長老不自安身幼者相避也徐賁又曰益幼者患苦長者長者愧自守故斷々爭辭所以為衰也想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役子弟先後相遜乎所謂老者安之殆為此也孟子亦謂孝悌之義既申則頒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矣噫後世教養士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為庠校之盛衰者歟右邑遠甚昌國故亦東之他氏以漁鹽為業近歲儒風自興而俗未盛嘗々歎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意也始令從弟鏞射東陽而歸令設得人之間以容父為孫前茲為鄉邑治聲卓然文特只舉化民以凡古人之意織非文法吏所能為者奇吏主魯々吏主道頗不在茲乎々既為之記而命鏞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比因掃松見趙令尺會方詩而相與過恕堂上益服以使坐具新徹之他也棟宇一新而户珠亦稱令請改書之旦出曰記相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因於此也孔門之徒最為喜問子貢作然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所行之者乎亦唯乎其恕矣夫子不曰仁不曰義不及其它而曰其恕乎蓋豈夫子一時始以應弟子之叩擊哉蓋其平日踐履之實故其言簡切歷可以終身以易此文從而言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哉恕乎曰違道不遠曰求仁莫近一貫之 亦曰忠恕而已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為恕大學以我之心如彼之心則為恕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天下豈復有它事哉世之言恕者曰我能臨民而難其罰筆述料而後其節目是皆恕之一端何足以言恕之大全也君子學道則愛人々能言之小人學道則易使則鮮有敢恕者此亦恕之說耳君子使人者也以吾之心如彼之心安得亦以愛人為務小人役於人者也以其心如

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羞欲之事言之令君
坐官舍而有以謂入者心款部之蜀泗陵之來
亦良難豈非有忍以相援有事以相豈邪則吾
之迎之也必不以為捍蔽專以書謁款見主人
而不出心必惱之蜀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
始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此以往仁不勝
以寧後有飛事陵犯之患哉今居曰所未聞也
方歌以記為詩頌諸書堂中諸以詒後之人曰
白邑有吳氏恕者既以一力葺理室戶內外俱
備又以其餘材重建此堂顏號石鳥令君君秀
績秘閣修撰右司公之子以儒謹于家於以儒
雅飾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為邑中建惠政
石梅分為双羽壯應絕出吏民以為昔所未有
緘信友民上下譽吝此堂其餘事也

沖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吳數札經全人之用意深
矣陽漢同存後廟碑後有宗簿宗尉課陽吏氏
皆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職益是時宗法
猶在患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為之君有司無
餘姚虞氏實世而之蜀有為眾者故譜而存自
吳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譙吳之翻凡有名
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當
上於朝而自為之修纂亦則王僧修之書走
類是聞玉山吳氏有譜亦無唐史所載甚祥至
我氏而譜法又壞唐人雖能各守其閥閱今則
已矣今朝惟一二名門如佳郡公上世自三
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蘇老
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親見乎服服盡則親盡親
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本之身也應夫一人之身公而至
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嘗讀而重悲其
言故族黨矣千縱亦能與之如同義率休者泉
之言以待之山谷先生文章妙天下吾問黃百
家而至佳元為記人東坡先生為之曰孝友之
行追配古人其見於時如食違有則等詩皆稱
然仁義之言於元明知命情義尤篤曉論宜判
悲難極矣吾道統熟亦知有死生之變與再往
弟猜氏判官書有曰吾欽所以弦亂而仕宦者
豈已力我習自高祖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
在此一族其家相去不遠幸保念之嗚呼此言

之發出於中心其視摩從功捷之親豈有原謂
之間紙此一語可以曉宗當可以厚風俗可以
覺御而崇讚本人宗法之意尽在是矣先生之
諸孫攀既刻之名、曰沖和帖又遂堂於家仍
以沖和額之 皇太子為之大書掌又求、為
之記锁先龍之詞何足以發揚堂佩服斯言敬
勉書之簡以才宗之美由郎曹等擢為直墨護
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其它在仕籍者多以治行
見倖故家譜牒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黄氏者茲
非沖和一枝之餘慶耶

清谷堂記

皇朝以忠厚為家法規脾凡積高視千古 高
宗中興收用周宗以孫王室加令時令汕子族
子畫子卷皆列之次從或紹爵郡王士㑺士㺟
芳文皆極禄位之豐更化之後尚擢令衿衆封
安定郡鎮諸光凡春淪淦時許非時見 晋安
郡王偲和勤盈卷軸王圣花高逸參陶風成篇
章曜训房聯尤五其間理趣精深非若文士徒
為華藻而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受內禪而
令衿不及見矣一子、覺以御書詩二軸裝潢

以進 孝宗復親洒翰墨並其一之賦在藩邸
令衿以宗室老本朝請時有唱酬子覺仝標軸
案上想清谷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之此卷皆
賦与令衿唱和詩令衿之美覺之悕然无足
拾後、解諫官江公望以抗直敢言有重名於時、
而又参佛超諸每謂与吾道合令衿旧与之相
好深其四書便是理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
甚衆堂以進呈 孝宗又書其後有曰觀江公
之言具利濟方便超脫生死佛道蓋如是欲超
然居士粟能免煏卓示不羣信乎宗藩之領袖

也鳥山仰止卿書卷末詩及此跋又書曰譜至
士有一超然蓋令衿自号也子覺之長子伯禽
秘藏于家幸譴適于卷尾伯禽之子師清奉以
示某、獸某魏再拜而讀之仰而嘆曰是乎盛
哉某子之家宝先曰所得金書者有之矣未有
炳曜傑時昭回之光連篇舉牘如此之夥者也
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學所交多世之名勝
樂善好施貴次裕然中間嘗以忤得禍終亦自
恒忠人利物不負公望之言宗居柯山謂外祖
今府少卿福思温為守方之友善公望所謂事

萬方便物、利益者外祖蚤終身䘏之後二十
年先臣贈太師岐國公、為監征公知兵貴而
秉發殺不三十万以濟臣家之婦先臣一介不
取每已償之至今懷感終不敢忘此國公之細
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實行也師
濟特取請答三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於
臣、先天今落亦能馳騁於藝文之圃鄉里書
紿來以著君臣相與之深厚諸後世為安定子
孫無窮之榮且以先前良謀論詞來吏相映發
為一時文獻之盛云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而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惟泉筍先
山處皆以得名于岩陡山在己郡何昇白泗上
南來者望而百浔之政未宜晋府弟子山人詠
儀真洒此登高見連郎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
州大明寺所謂白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无
鎮略之者六山居士一覽而得之徽憎序之歐
壘作為所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以為占
勝獨江南諸山一日千里而盡荊公亦謂一堂
寫視而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大而發除之醉

翁峽之事書留以公得名而揚天居南北之衝
士大夫往來者至其下白堂之成所謂迷樓螢苑
蕪城九曲之田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
峴益毋之小者而其名時為豈非以其人哉并
叔子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此者四後世慕
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几是耶然而物
有廢興承平不更、之年而堂已圮壞直天錫
刁公約新之沈及翰林為之記紹興末年發於
兵燹周葵卿得起其廢而洪內翰適紀之近歲
趙龍圖子潚常加葺治鄭興宣與為更敞而增

大之閎瑰迤灑之趣跟揚之境本元侵軼而唐
人備師長驅天甚始以大言自詭事未迎而歛
遂遁徵諸野之右縱火于外身郭室屋迄墻一
空而堂遂為荊榛瓦礫之場于茲數年矣嘉定
三年冠衆既息而畢煌鉋飢之餘瘡痍蓋甚
皇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若以閣
僚之郡侯吠于淮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于
揚遂使叔祖龍圖之執下車之初日亦暇給簡
郡琥回思處蕃蓋用教條弗、軍民帖服迄郡既
已亦集而年矣嗚我淺陵樂土之田神城堡寨

未曾有禽魚下上咸有喜色師聞名於雪花瑤
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瀾林錦鏡者也遂以
錦鏡名而諧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
天下之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脈絡或
融或泄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迷銳山之
氣予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靈之氣得
以秩身砌礴於籍奏德自今其必有卓然起徽
之士渾藏若廬出於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判
而已哉余嘗一再游焉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
索輪囷圓自亦愿推積而暴漲則尤為壯偉可

觀願安得每每如詩父今過之既生亭上徐徽
之散水則大至悲待之雷凌篤衣疊素現万數
嗜嘯會出美天下之奇觀也始惟見寒沙野寺
絲綜相應少鳥覺兩涯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
此非能登其上深瞻而騁觀者不足可知此美
公正謂亦好飛雪之勝不如此施之成閣机閣
開乃大有乃於瀑泉也是處傳洞下心宗精鍊
刻苦等慈接鈞法施不容所而領動猫句數生
麼利皆立與之壯年嘗士力年比以家東緣晚
坐道場筆驗八十適丁歉歲觀俞之餘他人支

傾補懷枕棋不御乃於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鑱
百千外亦以謂諸人內亦以貴諸節傾囊備遂
一力為之信有大過人者是役也僧德亶實相
其事妙有智思親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覃永
亮割膏腴以補田之發此池蓋可以久矣故併
書之以告來者云

望春山蓬萊觀記

老子佛之教行於世尚矣未知孰為輕重然以
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
百其居財十數而佛廬至不可數何邪蓋嘗聞

之歐陽公吳大略以為佛能籍人情而敍以禍
福大之超者東而識老氏独好言清淨灵仙之
術其事宴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而作
為力甚易而道家相遭全之好尚不能待其
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
哉明之四山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之
山嵩然秀出此為最還者名曰望春舊有靈官
廟以祠曰庵政宣間有陳教者始崇以殿碑道
院於京俾道一馮立推奉香火祖父少師與鄉
邦因斑之遊請于朝而田之歲得穀七處四十

万年和主是剎百廢具舉追跡二先而才傳之閣歲久寖圮其特未支猶以前人規模為未足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旧閣及前二閣之上念以為惟師之念亦田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佐師榮西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方年為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為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此者乎吾歸國去近屬它日歸國當致即材以為助師曰惟未見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

之木凡若干枝大舶泛鯨波而至爲千夫咸集浮江蔽河達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於是鳩工度材雲秀山精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於境内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兩中才三年吉畢費緡錢二万有奇是歲海莊僧悰鼐敷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以迄于成化為閣七間高為三層棟二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棟楹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為藻井井而上十有四丈為虎座大木交貫堅緻完密不可搖上層大爲

万斛父老以為德主之祠其中又請道士何思遠居之於是觀宇益具廊廡略備思遠滌心鍊氣得黃老之真能驅役鬼物其通有不可稱當之京師有運船數百千艘欲絕渦而渡不登為作法於其喚未几颶濤欻聲如雷恙輒以濟發運使以聞敕差明州管內副道正當發精詮寺郡山谷間多悟應者祖父大防守滿郡以死忠思遠亦有陰助始祀存焉紹興癸卯太守黃公特命釋重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乎書備請以究異之具後主者謁文以傳益前

功今知觀吴君詢律師志清之後里之巨室房氏兄弟相與一夕其遠又得曾氏割谷嶺行祠於山麓遂為一方勝地由歐陽公之言觀之諸君可謂能自為而又於其後者矣矣自念生既亦逢事祖父堂拜祠下猶佩然知年及議何君能記其道觀能歷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數吴嗣法於何為樵以鍾行乃祖之誌以人其居是為能負荷者故身之遊一日來請曰觀之興才六十餘年據兄以傳遠久輒記之應曰傳之久亦久正亦在記而說幽闡微之文乎世之棟

梁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